

第一章

“塔里娜！”

一个年轻的声音叫着，接着门猛地被推开了，一位姑娘匆匆忙忙地进入屋子。

“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她大声说。“我遇上了交通事故，警察为了写下详细情况，花了不知多久的时间。”

塔里娜放下正在收拾的箱子抬起头望着她。

“哎呀，吉蒂，难道你又出事啦？”

吉蒂点了点她那浅发的头。

“对，又出事了，”她说。“这是这学期的第三辆自行车。”

塔里娜笑了。

“你真难改呀，”她说。“我看保险公司今后不会再为你担风险了。”

“既然有七千个大学生在剑桥校园里来来去去，他们又能指望什么别的结果呢？”吉蒂问道。

“但是，事实上这次是卡车司机的过失。”“当然不怪你，”塔里娜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可不是吗，”吉蒂轻松地说，接着她把外衣扔在地板上，安安逸逸地在靠背椅上坐下来。

“别再谈这事了吧，”她说。“它简直叫我厌烦。明年我得搞部汽车才行。”

“愿上天保佑我们大家吧！”塔里娜喊道。

“我一想到那个警察在那儿舔舔铅笔头，磨磨蹭蹭地拼出字母来，我就心烦。我一直担心赶不上送你走，”吉蒂不理睬她朋友的叫喊，继续往下讲，“我记得你说过乘坐下午的火车动身。”

“啊，我决定搭乘更晚的一班车走，”塔里娜答道，“我昨天晚上没有来得及把东西收拾好。”

“你参加晚会了吗？”吉蒂问道。

塔里娜摇摇头。

“没有，我在工作。”

“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吉蒂喊叫起来，“说真的，塔里娜，你除了工作以外没有想过别的事。”

“听起来好象很可怕，”塔里娜抱歉地说，“可是，你知道在假期内我可能不会有更多学习的机会了。”

“挺有意思，”吉蒂问道，“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干什么？”塔里娜说，“啊，当然是找活干了。”

“干活！干什么样的活？”吉蒂突然坐起身来，注视着她的朋友。

塔里娜仿佛在思考。

“我真的还不知道。去年假期我在一家店里当过店员。我每星期大约赚五镑。可是工作非常辛苦。有个姑娘告诉我说当女招待有小费，可以赚得多些。”

“可是，你会恨这种工作的。你想想，把一份肉，两份菜端给那些叫人恶心的旅行推销员，而他们把你呼来唤去叫唤着‘咻，小姐’，你受得了吗？”

“我倒真的不在乎，只要钱来得正当就行。”塔里娜答道。

“难道钱就是那么重要吗？”

塔里娜转过身去看着窗外楼下冷清的院子，她的脸侧了过去。吉蒂顿时想到这是一张非常可爱的脸，多么纤细娇嫩，黑色的头发从椭圆的前额波浪般地而后卷曲，在这张脸里蕴藏着一种心灵的美。

“对，钱是非常重要的，”她停了一下，把每个字慢慢地从她口里吐出来。

“妈妈爹爹为了送我来念书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唉，我知道我得到了奖学金，可那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假如我不到剑桥来，我就可以赚钱，每个星期都可以送点钱给家里。”

“可是，塔里娜，你父亲肯定有薪水吧？”吉蒂大声说。

“当然有，”塔里娜答道，“他是伦敦东头的教区牧师，这教区很穷，捐款少得可怜，父亲付完教区地方税及其它强制性的捐款后，充其量他每年还剩下四百镑，当然还得付所得税，不仅牧师薪水要付税，连他收来的复活节捐款也要付税。”

塔里娜的声音里突然出现了辛酸的语调，这时吉蒂忽然激动地站起身来跑到她身边。

“唉，塔里娜，我很抱歉，”她一把抱住了她的朋友说，“我不应该提这些问题，我太粗心，太娇生惯养了——钱把我惯坏了。要是你能让我帮你就好了。”

“喂，吉蒂，这事我们以前也争论过，你老是这样讲，可我有我的自尊心。”

塔里娜又笑了一下，她从窗边转身走到五屉柜前拿出衣服放进手提箱。

“我明白，”吉蒂若有所思地说。“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叫人讨厌的老顽固，尽说什么自尊自重啦，不白吃别人的饭啦，要自食其力啦，诸如此类的讨厌的老古板规矩。”

现在连想也没有人这样想了。”

“只有格雷兹布鲁克一家是例外，”塔里娜又说。“他们都很特别——父亲，母亲，唐纳德、埃德温娜和我。我们都有自尊心。”

她摆出姿势，把她刚从抽屉里拿出的一个白布假领戴在头上，扮成女招待的样子。

“你看，我这不是在酒店里吗？”她说。“哦，先生，请尝尝马铃薯肉馅饼，是昨天的剩菜，味道可美啦。”

吉蒂突然尖声大叫起来，叫得那么刺耳，那么突然，塔里娜吓得连白布假领也掉在地上，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吉蒂，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吓着了 you 吗？”

“不，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吉蒂喘不过气来似地说。“听着，塔里娜，你听我说，我给你找到了一件工作。”

“找到了工作？”塔里娜问道。

“对！塔里娜，请你答应一定听我的。这是我想出的最好的主意。”

“到底是什么？”塔里娜怀疑地问。

“好吧，听我从头说起，”吉蒂说。“你知道我在家里是多么难受，我告诉过你好多次了。”

“是的，我知道你告诉过我的那些事，”塔里娜同意说。“不过，我一直不十分相信。”

“那么，我保证对你说的是真话，完全是真话，”吉蒂答道。“我恨我的继母，她也恨我。父亲总是太忙顾不上我，说真的，我一想到回家，心里就厌恶。在十月开学前这段时期，我真不知怎么过才好。我来到剑桥，只是为了能离开家。”

“可怜的吉蒂，”塔里娜同情地微笑了一下。

“同情也没有用，是我不得不过这种日子，反正不是你，”吉蒂说。“我刚才想到，为什么你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呢？两天前，我收到继母的信，说她很忙，如果我能带个好朋友回家跟我作伴，倒是个好主意。现在你懂了吗？”

“我不知道你的继母会不会认为我还好，”塔里娜说。“如果是你想请我去住，吉蒂，那么，就谢谢你了。然而我还得找工作。”

“可这就是你的工作，你还不明白吗？你陪我回去，我付你钱。哎呀，塔里娜，请别太死心眼了。这不仅为你找到工作，而且还救了我的命。”

“别傻了，吉蒂。另外找个好朋友，让她陪你吧。”

“可是，除了你我没有别的朋友，那是你知道的。在这里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人。”

“你不一定非要在剑桥找一个朋友呀，”塔里娜说。“你在伦敦认识的那些人怎么样？”

“她们都是我继母的朋友，大多数姑娘都是势利的糊涂虫。我讨厌她们。如果你要知道实情，我觉得她们看不起我。”

“吉蒂，你尽说假话！”

“这是真的，”吉蒂突然激动地说。“你想我有那么笨，连他们把我们当作暴发户都看不出来吗，唉，我知道我父亲可以买到他要买的任何东西——房屋，游艇，轿车，飞机，可是用钱是买不到社会地位的——至少买不到真正的社会地位。我继母是厚脸皮，我可不是。我听说过别人议论我们，我看见过他们是怎样看我的。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

“唉，吉蒂，你别这么讲。我肯定这不是真实的。你是这么漂亮，这么快活，你……你有一切。”

“一切！”吉蒂叫喊道：“你讲什么一切呀；你有一个疼爱你的家庭，他们爱你，关心你的一切，需要你和他们在一起。我除了钱什么也没有。钱！钱！老实说，你没法爱它、吻它。它不过是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吉蒂的声音突然变了；塔里娜看着她，在她黑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真不愿意见到你这样难过，吉蒂，”她同情地说。“你知道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

“如果你请愿，你是能帮忙的。”吉蒂答道：“去到我那象地狱的家，来看看我是怎样受罪的！来帮助我勇敢地面对继母对我的冷嘲热讽，仆人们的厚颜无耻。在那里除了拼命想爬过那个不欢迎我的上层社会外没有其它事可干。”

“但是，吉蒂……”塔里娜开口说道。

“不要老是说‘但是’，也不要光表示同情，如果你真正关心我，那就看你的行动了。”

“我是真正关心你的，你是知道的，”塔里娜说。

吉蒂不耐烦地顿了一下脚，用手帕擦擦眼泪。

“这难道就是你表示同情的方法？”她说。“你宁可去酒店干活，也不愿帮我的忙。”

“明确地讲，你要我干什么吧？”塔里娜说。

“我要你陪我回家去。只要你肯去，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每星期十镑，二十镑都行。”

“可是，我不能要你的钱，”塔里娜说。

“为什么不？”吉蒂绷着脸问道。“你可以拿别人的钱。难道我的钱是脏的，或者是不配，所以你不屑于碰它？”

“唉，吉蒂，吉蒂，别对我那么讲吧！”

“我很抱歉，塔里娜，但是钱总是妨碍我得到在生活中想得到的东西，现在又不让我得到你。”

吉蒂突然痛哭起来，眼泪象泛滥的河水从她那双大眼睛流淌下来。

“哎呀，不，不要这样，”塔里娜请求说。“别哭了，吉蒂，只要你不哭，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我真受不了。”

眼泪止住了，声音还有点哽咽，吉蒂说：

“你答应？你答应和我一起回去。”

“我试试看……不，我答应你，”塔里娜急忙改口说，害怕吉蒂又哭起来。仿佛云散天开，太阳又出来了。不一会儿吉蒂的红唇边露出了笑容，眼睛闪亮起来，尽管睫毛还是湿的。她以坚定的姿势翘了一下那小而翘起的鼻子。

“你答应啦，”她得意洋洋地说。

“是的，我知道，”塔里娜不无后悔地答道：“我陪你回去，但是我不要钱。”

“你一定得拿钱，”吉蒂叫道：“不然我把钱全都花了，买一只钻石手圈或者别的什么对你毫无用处的东西送给你。”

“好吧，”塔里娜勉强同意。“你每星期给我五镑。我陪你住三个星期，以后我再去找工作。”

“我不会让你走的，”吉蒂说。“只要一旦你看到了你所要看的，你就会明白，你不能离开我。”

“嗯，我们走着瞧吧，”塔里娜答道，“不过，要提醒你，我真的不要你的钱。”

“你不要钱，可是你父母需要，还有唐纳德和埃德温娜——你不能否认吧。”

“不，我不否认，”塔里娜说。“好，吉蒂，你赢了。不过，我想你继母不一定会高兴见到我。”

“等一下，我有个主意了！”吉蒂大声说。“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要告诉我继母说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她喜欢让我结交的人。唉，塔里娜。别做出不赞成的样子。”

我了解伊琳而你了解。我想她大概是世界上最势利的人。”

“老是那样，”塔里娜笑着说。“对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牧师的女儿，她是不会刮目相看的。”

“她不会知道他是个为生活而奋斗的牧师，除非你告诉她，”吉蒂答道：“毕竟，格雷兹布鲁克还是个很不错的名字。”

塔里娜不知不觉地翘起了下巴。

“这个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做过许多贡献。”

“嗯，正是那样，”吉蒂得意地说。“我们可以对她这么讲。还可以讲讲你的祖母，你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塔里娜伯爵夫人……她娘家姓什么呀？”

“巴夫托伊斯基，”塔里娜答道：“可是，这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十月革命后，白俄是不值一文的。我祖母来到这边是想找个管家的工作，这样，我祖父就遇见了她。”

“家丑不可外扬，”吉蒂笑起来了。“要么，只告诉伊琳你祖母是白俄，是沙皇的密友。”

“她的父亲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塔里娜更正说。

“这更好了！”吉蒂赞许地说。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使我变成上流社会的小姐。”

“哦，当然可以，”吉蒂纠正说。“我要告诉她你非常有钱，你家住在加拿大——这样无论如何不会让我们把你家里人请出来了——在你准备花费你的百万家产之前，你只不过是来到剑桥消磨消磨时间而已。”

“噢，你真荒唐！”塔里娜笑着说。“好象别人会相信似的。”

“为什么不会呢？”吉蒂说，“而且伊琳是够笨的。”

“她一看见我穿的衣服，即使再笨也不会相信我有钱，”塔里娜嘲笑地说。吉蒂用手捂住了嘴。

“我倒没有想到这件事，我多笨呀！这倒是真的；伊琳和她的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贴身女仆一见到你进屋子，马上就会围着你窥视你衣服上的商标的。”

“看，正是这样，”塔里娜说，“一位给我父亲打扫教堂的老太婆常讲：‘说出真话，羞杀魔鬼。’”

“不，别急，我还有主意，”吉蒂说。“我会告诉伊琳说你准备乘船回加拿大去，行李先运走了；正在你要搭火车去利物浦转船时，我没让你去，把你请来我家了。”

“那有什么用呢？”塔里娜讽刺地问。“我现在穿的这套衣服三年前只值三镑十先令。连你的继母也不会相信这是在哈代？阿迈斯商店买的。”

“你穿的这套衣服正是在哈代？阿迈斯买的，”吉蒂回答说：“因为是我自己在那里买的。”

“哎，吉蒂……”塔里娜刚开口说话，可吉蒂的声音盖过了她。

“你还不明白吗，设想你的衣服运回加拿大了，你得穿我的。我们两人恰好同一尺码。说真的，我有许多新衣服伊琳从未见过，所以不管怎样我能给你装一手提箱——就是你随身带着过夜的那类东西。啊，塔里娜！一切真太简单了。我全都想出来了，你用不着反对。”

“哼，我有充份理由反对，”塔里娜叫道。“我不想欺骗你的继母，也不想撒谎。”

“求求你，求求你，”吉蒂请求说。“只是为了让我高兴，只是为了把事情弄得好办些。如果我回去讲我从剑桥带回一个朋友，她马上就会开始提出各种问题。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接着她会瞧不起你，还会以势利眼光看你，对你嗤之以鼻。她私下还会对我说这是白费钱，好象我找不到他们所想的象样的朋友。”

吉蒂摊开了双臂。

“塔里娜，别让我受罪吧。在过去的假期里我受够了。我真太苦了，我

发过誓再也不回家，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呀！”

吉蒂的蓝眼睛里又充满泪水，她见塔里娜没有开口，便继续说道：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情况是那么不同，父亲也不是现在这样，他更容易亲近而且慈祥多了，虽然我有点怕他，我更爱他。要是母亲还在，我什么也不会在乎。”

吉蒂深深叹了口气。

“后来，”她接着说，“母亲去世了，事情都变了。父亲只是拼命工作，越来越有钱了。我只有佣人陪着，一天一天地、一周又一周地感到空虚寂寞。那时我有保姆，管家，家庭教师和游戏老师，可没有人能帮我免除寂寞的感觉，也没有人理解我在母亲死后对生活消沉的心情。”

泪水顺着吉蒂的脸颊流下来。她毫不理会，继续往下讲。

“这事太带讽刺意味了，是不是？你希望和家人在一起，可你没钱，而我买得起世界上一切东西，但是却不能买回在另一世界的母亲。”

塔里娜一下子跑过去抱住了吉蒂。

“我决心和你一起回去，”她安慰地说。“也许我不近情理，大自私了，在你要干什么时总是迟疑不决。你一定要快快活活的，吉蒂。你母亲一定不喜欢看到你这么烦恼忧伤的，世上有那么多幸福，只要你愿意，一定会找到的。”

吉蒂紧紧搂了搂塔里娜，擦干了眼泪。

“好，我们得订出计划，”她实事求是地说。

塔里娜看了一下她那装了一半的提箱。

“我还是宁可讲真话，”她说。

“假如你那样做，就会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堪，”吉蒂反驳说，“不，你一定得照我说的去做。你必须是个加拿大富翁的女儿。你母亲可以是英国人，因为从你的口音可以认出。我父亲去过美国好多次，但从未听他说到过加拿大，这样

就排除了他见过你的父亲的可能性。你来到英国是要得到一个学位。可是，当然你将来是不准备当医生什么的。你回家后就只是过享受的生活了。”

“你要我扮演的角色大难了，”塔里娜说。

“啊，别担心。一旦伊琳对你印象不错，她就不会多提问题了。她太自私了，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如果她提的问题使你不舒服，就用话把她扯开，不妨问问她的首饰或她的时装。这是除了社交以外她唯一感兴趣的事。”

“噢，对社交我实在一无所知。”

“那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吉蒂说。“你就说在英国你没有认识的人，因为在这里只呆了两个学期。”

“再说，对加拿大我知道得更少了。如果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应该说我住在哪个地方呢？”

“嗯，在蒙特利尔，”吉蒂答道。“你记得那个红头发的一年级学生，她是从蒙特利尔来，她的名字叫迈克考尔。”

“可她是本乡本土的，我们没法学她，所以她也帮不上忙，”塔里娜笑着说。

“你老是唱反调吧，塔里娜！”

“我自己的衣服怎么办？”

“为什么不先托运回家呢？”

“这个办法不错，”塔里娜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回去了。”她顿了一下又突然继续说下去。“可你继母，她会怎样想呢？说真的，她长得什么模样呀？”

“我给你看看她是什么模样，”吉蒂回答道。

她拉开门，塔里娜听见她跑下走廊进了一个女大学生的房间。塔里娜叹了口气，接着自言自语说，

“我做错了吗？我应该拒绝这样做吗？”

她对吉蒂为她安排的角色踌躇不安。同时她又感到，自从她们初次在剑桥车站见面后，她就喜欢上了这个浅黄头发的姑娘。

那是十月里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她那天曾经感到既有点胆怯而又有点紧张。她得到奖学金来剑桥上学，可她完全意识到她之所以能上这儿来，她父母承担了多大的牺牲。

她能到吉尔敦求学，想起来又高兴又激动；可是她走出剑桥车站站台时，她顿时觉得自己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她到底只是一个小姑娘，一个无知的、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她注定会不及格，会不光彩地退学的。

这时，她看见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里着她，两片红嘴唇对着她笑，听见一个声音说：

“我看出你要去吉尔敦。你也是一年级新生吗？”

塔里娜的眼睛转到刚才对她讲话的那个姑娘的提箱的标记上，就在那时，两人之间产生了友情。在陌生面孔的人海裡，在奇风异俗的海洋中，在冷漠无情、忙乱喧闹的世界上，她们人地生疏，什么都不懂，这些就使这两个年轻姑娘紧紧连在一起了。

自那以后，塔里娜渐渐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豪放不羁的吉蒂。这姑娘的情绪时而狂欢，时而沮丧，时而对人慷慨大方，时而对不满意的事深恶痛绝；家有万贯家财，对金钱却又表示出厌恶和轻视。

象吉蒂这样类型的人物，塔里娜一生从未遇见过。说也奇怪，也许在某些方面，她们非常相似，所以至少就剑桥而言，她们成了难以分离的伙伴。

塔里娜的情绪稳定得多。她有个深深内在的信念，这是吉蒂所缺少的。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她们对彼此的交往是完全满意的。

吉蒂匆忙地回到了房里。

“我知道米丽生特存有《闲谈者报》，”她说。“上星期报上刊登了伊琳的相片。

你问我她象什么模样，就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她打开报纸，一下扔在桌上。塔里娜弯下腰看去，一这是一张在舞会上用闪光灯拍的照片。标题是：

美丽的纽百里夫人和

迈克尔·塔兰特先生共进晚餐。

塔里娜仔细看了。纽百里太太确实非常漂亮，衣着极为精致。“这是一张冷酷的脸，”她想。但也许她错看了她，从一张报纸上的照片很难看出真面目。她的继母的容貌显然是美的。

仅仅是她这一身时装所花的钱就够格雷兹布鲁克一家过一年的了，塔里娜心里想，接着，她抑制了自己这种想法，意识到这是妒忌。她的眼光从纽百里太太移到相片中她的同伴那里——那是一个有一张清瘦，漂亮的脸，

方方的下巴，高高的颧骨的年轻人。

这是一张非常吸引人的面孔，她几乎是不由自主地问道：

“迈克尔？塔兰特是什么样的人？”

吉蒂耸了耸肩。

“我想是伊琳的一个追随者。伊琳和父亲刚结婚时，伊琳坚持继续保持她所谓的‘男朋友’。起初，他们常为这而争吵，后来父亲不再管了。我想他除了赚钱以外什么也不关心了。这样，这些骗女人的骗子和吃白食的食客就当成了没有人理解的、寂寞、可怜的纽百里太太的寄生虫。”

吉蒂不愉快地冷笑了一声。

“哦，她能得到大量的同情，我敢说，这些同情不断涌来，都是父亲最好的香槟酒和最粗的雪茄烟招引的。”

“别，吉蒂，别这么讲。”

塔里娜严厉地说。吉蒂睁大眼睛转身望着她。

“怎么啦？”

“我讨厌你这样讲话，”塔里娜说：“这会损害你的。这么多挖苦话象毒药一样会腐蚀你的。你不必去想那些事。”

“可是，那都是真的，”吉蒂坚持说。

“你怎么知道呢？就拿这个人来说吧，看起来他不像是那样的人。看看他的脸就知道。”

“我不想看，”吉蒂使性子地说：“只要是他陪着伊琳，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

等着瞧吧。”

“我不相信，”塔里娜说。

她的声音很低，几乎象是对自己说的。

“你会发现我讲的全是真话！”吉蒂说：“好了，来吧，汽车在下午三点来接我。”

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糟透的旅行了。这意味着还得在伦敦换车。我带着那么多行李，几乎没法换车。所以我告诉他们派一辆罗埃斯轿车来。”

“吉蒂，我真害怕。别让我去吧。”

“你答应过了。”吉蒂说：“你不能反悔。”

“我要打电话给我妈，解释一下我要做什么。”塔里娜说：“他们是指望我回家的。”

我还打算在家无论如何也要住上两三天哩。”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但是我敢说他们不会生气的。唐纳德正在出麻疹，克里斯汀姨妈也去了，再多一个人，就会添许多麻烦。”

“把第一个星期的工资寄给他们，”吉蒂说。

她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取出一只装得满满的皮夹子。

“我刚兑了一张支票，准备给服务员小费，”她说：“我还要付书店的帐。不过，那可以缓一点。这是一张五镑的钞票，由邮局寄出比较方便些。”

她把钱递给塔里娜，可她把手藏在背后。

“我不要你的钱，吉蒂。”

“那好，”吉蒂答道：“我去打电话给花店，叫他们给你母亲送五镑钱的花。我知道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她毫不动摇地向门口走去，塔里娜急忙伸手拦住了她。

“不，吉蒂，不。我相信你真去那样做。这样浪费钱，我简直受不了。”

塔里娜从吉蒂手里接过钱，轻轻在她脸上吻了一下，接着走到写字台那里。她写了一封短信，连同五镑钱装进了信封，写好她母亲的地址。

“现在，我要下楼去打电话，”她说。

“我也要去收拾一下。”吉蒂对她说，她从地板上拾起长大衣，搭在肩上。

“我现在真正盼望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她说：“有你在那里，简直太好了。”

她走出房门后，塔里娜打开钱包准备找点零钱去打电话。她把钱包拿在手里，转向房门，接着犹豫了一下。

《闲谈者报》还摊开在桌上。仿佛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慢慢地把她吸引到了报纸上。

她站住了，低头看着这两个坐在一起吃晚餐的人——这个雅致老练的妇女和一个面孔清秀眼睛深邃的青年人。

“他长相很聪明，”塔里娜想。他果真象吉蒂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食客，是一个江湖骗子吗？

她想到这里，顿时觉得难受和厌恶。她有点气愤地一下掩上了《闲谈者报》，穿过房间，把它扔进了废纸篓。

假如照片上的人对任何人、对自己都是废物，全都没有好处，那么废纸篓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第二章

“我真不该来的。”

塔里娜几乎说出声来。轿车驶离了大路，穿过了两侧有守门人小屋的宅第大门，驶向远处那所大厦。

她是被吉蒂的恳求拉到这里来的。现在她觉得她同意这样轻率的计划，该有多蠢啊。

可是太迟了。这所大厦已在眼前——它新而低，白得耀目，比她预料的要大得多了。

“我真害怕，”她轻轻对吉蒂说，好叫司机无法听见。

“胡说，”吉蒂答，“这才有趣哩。”

这所大厦被称为厄尔利伍德，是一所有立柱的意大利式建筑物，底层房间的窗外便是阳台。屋顶是低而平的。它是那么巨大，大得不是引起赞叹，而是使人生畏。由于房屋漆成了白色，也许还由于它周围的植物是精心培植以供观赏的，使塔里娜觉得是在看一张广告画，而不是在看真的东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称作是一个普通的家。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仆跑下台阶打开了车门。

“来吧，”吉蒂不耐烦地说。

她跳下汽车，塔里娜跟着下来。她们走进大厅，这间方形的大厅给了她一个惊人的印象，仿佛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发亮，地板、家俱、穿衣镜、银器、铜器——一切都在反射、再反射，使她眼花撩乱。

“我父亲在家吗，莫理斯？”她听见吉蒂在问管家。

“纽百里先生在伦敦，吉蒂小姐，太太在下面游泳池里。”

“她收到我的信没有，就是关于格雷兹布鲁克小姐陪我回家的事？”吉蒂问。

“收到了，小姐，是我自己送给她的。她说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将住在紫丁香房，靠近你的房间。”

“那就行了，”吉蒂说。“来吧，塔里娜。”

她带路走进了一个长长的房间，几乎有整幢房子的一半长。它非常精致，简直是太奢华大浪费了。这不仅是由于塔里娜习惯了朴素的东西，而是因为她觉得沙发上的锦缎太富丽了，丝绸窗帘太厚实了，坐垫的刺绣太讲究了，仿佛像是博物院的陈列品。那些地毯、家俱和绘画都使她产生了同样的印象。

吉蒂瞧着她四处张望。

“父亲说古董摆设也是一种投资，”她过了一会再说。

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愤慨的味道，塔里娜不得不避开她的眼睛。她不能理解一个人布置屋子只是为了多少年后它们本身的价值会大大增加。

“我们到游泳池去吧，”吉蒂考虑了一下说。“让伊琳看看你是多么时髦。随后我们就换上轻便舒适的衣服。我有些非常漂亮的棉布衣服放在楼上，伊琳从来没有见过。”

塔里娜忽然抓住了椅背。

“让我走，吉蒂，”她请求说。“本来我觉得到这里来很有趣，所有的安排也很有意思，可是我害怕极了。我要回到伯蒙德赛的牧师住宅，宁可看到家里楼梯上的旧地毯，褪了色的椅套，剥落了油漆，可是觉得自己是在家里，我要还我本来的面目。我并不觉得我是有钱有势的人。”

“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吉蒂说。

她挽住塔里娜的肩膀，把她带到两扇窗子中间的一面安妮女王式大镜子前面。

塔里娜仔细照了一下镜子。她看见一张显得特别娇嫩秀丽的小脸，和一个尖尖的下巴。一点不错，正是她自己。但其余的显然是属于别人的：一顶用羽毛点缀的俊俏的小红帽，非常时髦地戴在她的黑发上，可以使整条的邦德大街为之倾倒。一会轻软的红色花呢衣服——上衣、手套和提包配上了丝绒钮扣——这副行头衬出了她苗条的身段，简直像妇女杂志封面上的人物。

“我的天哪，这完全不像我啦！”塔里娜说。吉蒂也笑起来了。

“美丽和富有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她说：“你真相信在他们看到你时还会不承认吗？”

老实讲，塔里娜自己也无法否认。她确实很难辨认出自己了。吉蒂的衣服使她变了样。她原来一直穿的是不合身的衣服，把她那苗条的臀部，纤细的腰肢和丰满柔软的胸脯都掩盖住了。现在在大镜子前面，她看出衣着能叫人完全变个样子。

“跟我来，”她说：“我们必须给伊琳一个好印象。”

塔里娜默默无言，因为她没法再争辩了。她随着她来到窗外的阳台上。那里有台阶通向咤紫嫣红的花园——那里有所有能想象出的不同颜色的玫瑰，花园里种着长方条的青草，镶成花边，颜色是这样鲜艳，使人惊叹不已。

它们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正如太阳光一样使人陶醉。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地方，”塔里娜说。

“父亲布置这个花园花费了很多钱，”吉蒂用生硬刺耳的声音回答说。

她们沿着小径走去，弯弯曲曲地穿过鲜花盛开的灌木丛，再越过设计精巧配有水池的花园，直到走近游泳池。

塔里娜从未见过面积有这么大、水有这么蓝的私人游泳池。在一个颇有点儿好莱坞气派的大帐篷前面，有许多塑料气垫床，可供人们游泳后躺着晾晒休息之用。

一台电唱机在放着轻音乐。这时有个男人从大帐篷里出来给一个躺在阳光下的妇女递上一大杯饮料，杯中的冰块在叮叮作响。

“嗨，伊琳！”

吉蒂的声音在呼唤，那个女人抬起头来。她很漂亮，这是毫无疑问的。她有金黄色的头发，灵活的蓝眼睛，穿着一件白缎子的游泳衣，镶着蓝边，剪裁得十分合身。

她慢吞吞地坐了起来，在有点苍白的面孔上她的嘴唇显得格外鲜红；她的足趾也涂上了同样鲜艳的颜色。

“哦，你回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奇特，与她的美貌完全不相称。这声音很难听，并且拉得有点长，她的发音也使人感到有一种不愉快的吸引力。

“她象一只美丽的猫，”塔里娜跟着吉蒂绕过游泳池，突然这么想。

“是的，我们来了，”吉蒂说：“这是我的朋友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

伊琳伸出手来，尽管在阳光下，她的手指还是冰冷的。

“我很高兴你能和吉蒂一起来，”伊琳有礼貌地说；“我收到她的信说你本来要回加拿大，可她说服了你来我家作客。”

“我非常感谢你的接待，”塔里娜有点腴地说。

“贵客越多越受欢迎，这是这家的格言，”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塔里娜吃了一惊，她忘记了这就是她扫了一眼的那个端来饮料的人。这时她仔细看着他，几乎叫喊出来。

他非常象《闲谈者报》上刊登的他的照片，然而他本人可比照片漂亮得多了。他的皮肤是黄褐色的，看来好象他有许多时间是躺在阳光下消磨过去的。他的眼珠是黑色的，炯炯有光，他的嘴坚实有力，衬托着一个方方的下巴。

“他很可爱，”她本能地想到，接着她立刻记起吉蒂告诉过她的事，突然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一种几乎是厌恶的情绪掠过她的心头。

“你的冷饮，”迈克尔？塔兰特说，几乎是很客气地把它放在伊琳前面。

“姑娘们想要点什么吗？”

“当然，”吉蒂答道：“我也要一林真正调得很好的鸡尾酒，塔里娜也一样，不过我们得先换衣服。”

“吉蒂告诉我说你父亲在加拿大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伊琳说。

塔里娜觉得自己脸红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讲哩，”她答道。

“他当然是，”吉蒂说：“一提到她父亲，她总很谦虚。但是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玩起‘我的爸爸比你的有钱’的古老的儿童游戏时，塔里娜老是赢，这太不公平了。”

“你得告诉瓦尔特快加把劲，”伊琳慢吞吞地说。“来个小小的竞争对他

有好处。”

“你是从加拿大那地方来的？”迈克尔·塔兰特问道。

“在没有给你介绍以前，不许你提问，”吉蒂对他说：“现在我介绍，这是塔兰特先生，这是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塔里娜，这是迈克尔。”

“你好！”迈克尔有点好笑地说，并伸出手来。

塔里娜握住了他的手，她一接触到他，不知怎么便觉得温暖和安慰。她不由自主地发觉自己的畏惧心理逐渐烟消云散了。不过伊琳向她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使她的心又飞快地跳了起来。

“你本来打算乘坐‘不列颠皇后号’回家吗？”

“当然是的，订的是皇家套间，”吉蒂代她答道。“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行李统统运到利物浦去了。但是那没关系。她和我同一尺码，我们经常换着衣服穿的。”

“如果它们都像你从剑桥回家时那样弄得一团糟，那就对不起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了。”伊琳板着脸说。

“好吧，我打算给她找点凉爽的衣服穿，”吉蒂答道：“别忘了在我们回来时，把鸡尾酒给我准备好啊。”

“我不会忘记的，”迈克尔·塔兰特回答说。

塔里娜很快转身走了。她感觉他是想表示友好，她不想作出反应。然而，当她绕着游泳池走过去时，虽然没有朝后看，她却清晰地意识到他的眼睛在跟着她转。

他在想什么呢？她感到纳闷。他在估计她究竟有多富么？或者他担心她是另一个寄生虫想钻进来坏他的事？

她的嘴唇突然向上一翘显出蔑视的样子。她多么厌恶那样的人！她想到父亲如何辛勤地工作，想着父亲干了一个星期教区工作后的瘦弱身体和满脸的皱纹。她想到那些日夜不停地访问他的人，想到他怎样顶风冒雪去探望垂死的病人。他买不起汽车。他时常因为时间太晚，公共汽车停驶，只好长途跋涉。

这时，她看不见花园里百花盛开，听不到丛林中的百鸟争鸣。她只听到母亲对她说：“亲爱的，你的鞋还得再穿上几个月，我简直省不出钱来买新的”。她的鞋漏水，坐下时，就必须把脚藏在椅子下，怕别人看见鞋子的裂口。

这些人能知道什么是生活吗？他们知道买双新鞋就意味着省吃俭用，得小心地节省每一个便士，这些他们能体会吗？

她们进了屋子，塔里娜努力摆脱刚才所想的一切。

“来看看我的房间，”吉蒂说：“它确实很漂亮。”

她们跑上了楼，吉蒂的卧室非常精致。全部窗帘是粉红色的，一张小小的有四根立柱的床，上面铺着法国软缎床罩。

“暖，吉蒂，让我讲真话吧，”塔里娜请求说：“我知道我会被揭露的。在塔兰特先生问我从加拿大什么地方来的时候，他脸上的神色我可不爱看”

“别理他，”吉蒂答道：“他跟伊琳那些听谁的猫儿没有两样。还有比利，他蠢极了。如果你一下子问他加拿大在地图上什么地方，他一定说不出来。艾立克也差不多一样糟，不过他参过军，走的地方要多些。当然，他有办法让人每年请他到拿骚这个地方去玩，总有人准备给他付船费。”

“不知怎么的，我认为塔兰特先生并不是那样的，”塔里娜说。

“叫他迈克尔，”吉蒂告诫说。“我从来不记住他们的姓。他们只是伊琳寻欢作乐的朋友，只配用教名——除非你象伊琳那样，喜欢都叫他们‘亲爱的’”

“你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塔里娜问：“你继母似乎还挺不错的嘛。”

“不错？”吉蒂笑了一下，却没有高兴的样子。“你还不知道她哩。只要她以为你是有地位的，她就会对你很好。我在电话上给她带去非常详细的口信。她的一个秘书贝利小姐用速记记了下来，所以我知道伊琳会一字不漏地收到它。”

“我想要是你没有打电话该多好，”塔里娜说。

“反正是打了，”吉蒂得意洋洋地说，“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穿什么好。”

一刻钟以后，她们走回了游泳池。塔里娜穿着一件红珊瑚色柞丝绸衣，下摆非常宽大。裙子的下面有好几层衬裙。这衣服使她的腰肢更显得纤细并且显出她那未经风吹日晒的白嫩颈项和手臂的美。

吉蒂穿了蓝色衣服，远较红珊瑚色更为适合她那白皙的皮肤。

“我爱鲜明的颜色，所以我买了那套红衣服，”她说：“可是我知道我应该坚持穿蓝色和绿色，虽然它们不知怎么地总好象有点乏味。”

“在你身上并不乏味，”塔里娜微笑说：“它适合你的眼睛。可是我仍然高兴你买了这套火红色的衣服，”她用手摸了一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衣服。”

“你应该穿这个颜色，”吉蒂说。

“我知道，”塔里娜答道：“但它容易脏。”

她刚说完这话，就感到懊悔。这些话不知怎么地使她产生不快的感觉，使她清晰地回想到她应该穿带有塑料围裙的衣服，好下厨帮助妈妈做饭。

她们走到了游泳池，吉蒂年轻的声音从水上传来。

“我们来了。我们的鸡尾酒呢？”

她们的到来明显地惊扰了坐在池边的两个人。迈克尔的脸正紧紧靠着伊琳的脸。塔里娜觉得他两人都有点吓了一跳，很快就分开了。迈克尔顿了一下赶忙站起来。

“鸡尾酒放在冰上了，”他高声说道：“我调的鸡尾酒可以说是智能的结晶，既有诱惑力又很好喝。”

“最好尝了再锐，”吉蒂快活地说。

“是这样，”迈克尔回答道。

“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调和鸡尾酒比迈克尔调得更好，”伊琳说，她的话听起来有些过份亲密。

“她爱上了他，”塔里娜瞧着她，心里想道。

这是毫无疑问的。伊琳正注视着迈克尔，看他进帐篷去又回转来，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

“她很美，”塔里娜想，然而在仔细端详以后，她认为这个形容词用在伊琳身上并不是那么恰当。严格地说她并不那么美。可是她给人一个美的印象。毕竟她的容貌似乎有点平凡，似乎缺少了什么似的。

很难看出缺少了什么，因为除了她的外表叫人赞叹外，人们也记不起什么别的方面了。

从她头上每根头发到手上最小的指甲，每样东西都是那样讲究，都经过精心的修饰、勾画、烫卷和打扮，直到她这件成品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现在尝尝吧。”

迈克尔正站在塔里娜的身后，她抬头看看他。他们两人的眼睛相遇在一起。她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深深地注视着她的脸，是想寻找什么似的，究竟是什么，她也拿不准，不过她有点害怕。她垂下了眼睛。

“唔，真好喝，”吉蒂喊了起来。“用什么调的。”

“爱情果，杜松子酒和我的一种秘密配料，”迈克尔答道：“是什么秘方我不想说出来，因为我想申请专利。我将把它称作‘迈克尔的吻’，或者类似这样令人作呕的名字，这样，销路肯定会好的。”

“说不定真的会销路好呢，”伊琳说。“如果你能帮我推销，无疑会风行全世界，”迈克尔答道。

她从她的黑睫毛下看了看他，她的目光很清楚地表明她十分愿意为他效劳。他还没有回答，吉蒂就用不自然的尖声说。

“父亲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也不在家？”

“我想他在忙，”伊琳慢吞吞地说。“要赚钱，就得花掉很多时间。”

“看来是这样，”吉蒂答道。

她一边说一边恶意地扫了迈克尔一眼，然后站起身来。

“来吧，塔里娜。我带你去看花园里另外的地方。”

她走开了，意思让塔里娜跟着她走。吉蒂显然是故意表现得没有礼貌。但是伊琳难以察觉地微微耸了耸肩，扬了扬眉毛，暗示着她这样粗鲁无礼全在自己意料之中，这细节没有逃过塔里娜的眼睛。

她们走到了别人听不见的地方，塔里娜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

“做什么呀？”吉蒂问道。

“象那样讲话，多么难听。”

“我就是这意思，”吉蒂温怒地反驳说。“你把我当作那样的傻瓜，连他们在想干什么我都看不出吗？伊琳爱上了迈克尔。她准备大把大把地花掉父亲的钱，而他也会受之无愧。这真叫我恶心。”

“我想她只是让你觉得受不了罢了，”塔里娜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吉蒂，那会伤身体的。忘记你的继母吧。只当她是另外一个人。别让她的所作所为伤害你。”

“可是它们确实伤害了我，你还不明白吗？确实是那样，我实在没有办法，”吉蒂踩着脚回答说。

塔里娜挽住吉蒂的手臂，轻轻地压了一下，表示同情。

“我真高兴有你来陪我，”吉蒂接着说。“因为有你在这里，一切都变得好多了，你明白吗？要是只有我独自一人，又没有人跟我谈心，我会忍受不了的。”

“但是，你有你的……”塔里娜开始说，只是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就听得吉蒂大声叫唤。

“父亲！”她叫喊着从塔里娜身边跑开，向花园那头跑去。

有个男人正从住宅的阶梯上走下来。他穿着一身黑色服装，好象刚从办公室出来。

他长得矮小，有点发胖了，灰白头发。塔里娜顿时觉得一阵失望。

她不知怎么地指望吉蒂的父亲长得很漂亮，能和美貌的伊琳相配，而这个中年人长得很老，而且当她走近他身边时，她即刻产生了一种不喜欢他

的感觉。为什么呢，她也不知道。

“父亲，这是塔里娜，”吉蒂介绍说。

一只粗大的手向塔里娜伸过来。

“我非常高兴欢迎我女儿的朋友，”纽百里先生说。

在他说话的声音里显然有一种不太清楚的，很模糊的语调，使塔里娜听出他不是英国人。

“谢谢你的接待，”塔里娜说得很快，尽管面带笑容对他表示友好，然而他们中间似乎存在无形的障碍。

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它们是冷淡，隐秘和精明的。她感觉地企图看透她，要看见表面下更深的东西。

“吉蒂很少告诉我她在剑桥的事，”他说。“现在你可以对我们讲讲她的情况了。”

她这个学期学得如何？”

“我觉得她学习十分用功，”塔里娜很快地说。

吉蒂笑出声来了。

“别相信她。我才不那样子哩，可我过得很快活。我宁可呆在吉尔敦，也不愿意像伊琳要求我的那样：跑到伦敦跟在别人后面游荡。我讨厌社交舞会，更讨厌那些参加舞会的年轻人。”

纽百里微笑地看着塔里娜。

“她是像我那样喜欢工作吗？”他问。“还是说，她只是想逃避社交生活，觉得它冷漠无情呢？”

他不等问题得到回答，就转身向游泳池走去。

“我要去找伊琳，”他说。

“她在池子边……和迈克尔在一起，”吉蒂说。

在她着重说出这名字以前，她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她父亲望着她淡淡地一笑。

“我已经料到了，”他说着就走开了。

塔里娜注视了他一会，然后转过身向着吉蒂。她正在看着她的父亲的背影。她脸上显露出空虚的神色，她的嘴角突然愁闷地垂了下来，她似乎感到失望。

“他使她失望了，”塔里娜忽然这样想。她不禁对她的朋友产生了怜悯心情。她开始理解，吉蒂的抱怨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她开始看出情况是远比她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她需要有人爱她，”塔里娜想。“可是没有一个人爱她，甚至连父亲也不是很爱她。”

她激动地抱住了吉蒂。

“带我到屋子别处看看吧，”她说。“我已经充满了好奇心。”

吉蒂立刻高兴起来。仿佛不仅她自己相信，也要使塔里娜信服：这幢房子值得一看，所有的陈设确实有价值。

她们看了客厅，在图书室里排满了书，全都是用昂贵的皮革精装的，可是塔里娜觉得从来没有人读过这些书。她们又看了大舞厅，吉蒂告诉她这是五年前纽百里先生为了使伊琳高兴而修建的。它是用金色和黄色材料装饰的，天花板上垂下的绞形大吊灯是按照凡尔赛它的吊灯仿制的。

她们还看了餐厅，它是从原来的奥地利皇帝弗兰兹·约瑟夫的一座漂

亮的城堡里整个拆卸下来，运到这里的。她们也仔细看了音乐室，纸牌室，地图室，还有几间小的休息室。它们都是相通的，从房子的一边一直通向另一边。

“这些是秘书用的房间，”她们从台球室走下走廊时，吉蒂说。

“你父亲雇了多少秘书呢？”塔里娜问道。

“这里雇了三个，”一个声音在她们后面回答。“可是，在伦敦还有许多个。”

两个姑娘吓了一跳。

“哦，是你呀，柯里亚先生！”吉蒂叫道。这时一个戴着眼镜面孔白白的小瘦个子，从走廊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走了过来。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吉蒂小姐，”他说：“剑桥放暑假了吗？”

“是的，今天刚回来，”吉蒂答道：“你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什么也瞒不过你。”

“你过奖了，”柯里亚先生弯了弯腰，带着显而易见的讽刺口吻，答道。

“这位是我的朋友，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吉蒂说：“可别装作不知道她来了，因为我敢说贝利小姐在把我的口信告诉我的继母之前会先给你看的。”

“你好，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柯里亚先生说：“你可以猜到吉蒂小姐和我是老对头。”

他鞠了一躬，轻轻地把门关上，正如他的出现一样，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呸！”

吉蒂晃了晃身子。

“那是父亲的秘书头儿。你看清了他的模样吧。这个讨厌的癞蛤蟆！”

“嘘！”塔里娜说，怕他会听见，但是吉蒂只耸耸肩而已。

“他知道我对他的想法，”她反驳说：“即使他不知道，他的探子们也会报告他的。”

在这屋子里每个钥匙孔后面都有他的耳目。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在我还是小孩时，只要我一调皮，他总是抢在保姆前面向父亲报告。你瞧，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她快步穿过走廊，塔里娜跟在她后面。

“让我们赶快走开吧！”她说：“要是我早知道会遇见他，我就不来了。”

“你讨厌的人太多了，”塔里娜劝告说。

“如果你在这屋里住久了，你也会一样，”吉蒂答道。

这次塔里娜觉得她没有夸张。她默然地随着吉蒂下了楼。

她们穿过卧室的一扇窗子走到阳台上。她极目远眺，一副宏伟壮丽的景色展现在她眼前。到处是绿色的树木和闪烁的湖光水波，还有小小的村庄，在那更遥远的地方，仿佛是大海，灿烂的海波在闪耀。

塔里娜深深地吸了口气。不论美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使她受到激励。有时她觉得这是她的俄国血统在起作用，使她对于美，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呈现在她的面前，不论它表现了什么情绪，都不由自主地作出反应。

她把眼睛从面前的美景转到底下的花园。纽百里先生挽着伊琳从游泳池回来了。迈克尔·塔兰特跟在后面，挟着几本杂志。

“看那个正在伺候的跟班，”吉蒂讥笑说。

“他看起来真像，”塔里娜想。然而，她同时又恨他怎么会把自己降低到

这种位置上。到现在为止，在厄尔利伍德她所见到的所有人中间，她认为只有他是有出息的。

“一个跟班，”吉蒂重复说。

她转身离开阳台，回到了房间。

“现在他们都走了，我们到游泳池去玩玩，好吗？”她问。

“那可一定会很有趣的，”塔里娜谨慎地说。

“那么，来吧，”吉蒂叫道。

她们沿着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间。吉蒂扔给塔里娜一件游泳衣。她只花了几分钟就换上了。它紧紧绷在她十分苗条的身材上，还有一顶白帽戴在她的黑头发上。

“在屋子里更衣要方便多了，”吉蒂在她的卧室里叫喊道。“你可以在小柜里找出一条浴巾穿上。”

不一会儿，她们便跑着穿过了花园。游泳池既凉爽又安静。塔里娜爬上了跳板，游泳池的水在阳光的照映下闪烁着缤纷的色彩。她知道水一定是暖和的，然而在她投入水里以前，她稍停了一下；她渴望畅游一番，但是在跳入闪闪发光的水面沉到蓝色池底的时刻，又感到有点害怕。

随后，她很快吸了一口气，跳入水中。她一直往下沉，似乎她会永远沉下去，把一切抛在后面，似乎她开始了一场新的冒险。然后她浮上了水面。

阳光在她潮湿的睫毛上闪闪发亮。她甩了甩头发看清楚些。她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她正对着迈克尔·塔兰特的脸。他也在水里，正好在她旁边。他的脸和肩膀晒成了深褐色。他看到她吃惊的样子，眼睛闪闪发亮了。

“我想再回来游一会，”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要专用这个池子，”吉蒂在池子另一头粗暴地叫喊说。

“请别太自私了，”他反驳说。

“你敢对我这样！”吉蒂气急败坏地说。

迈克尔转身向着塔里娜。

“我真太冒失了吗？”他问道。

她觉得他问这话完全是真心诚意的。由于这问题使她十分为难，她不知怎样说才好。

她的脸开始发红了，她的眼睛在他的目光下低了下来。他看人的样子真叫人狼狈，她想到，他似乎急于知道你在想什么。

她意识到他正在等待她的答复。

“不……当然不，”她结结巴巴地说，然后赶紧离开他向吉蒂游去，仿佛她急需得到庇护。

迈克尔爬出了水面，又重新跳入水中，其姿势之美连吉蒂也惊叹不已。

“你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她问道。

“在我旅行时，”他回答说。

“瞧，你跳得很好，真是太好了。”

“你这么夸赞，我真受宠若惊了。”

“你可以教我吗？”吉蒂问他。

“当然，”他答道。

他教了她好几次，但和他相比，她显得很笨。他那瘦瘦的身材跳得轻盈优美，好象在空中飞翔。

“这需要很多的练习，”他说，“这个池子，说真的，还不够深。最好是

到热带的大海去游泳。”

“啊，原来你是在那里学的呀！”吉蒂说。“是西印度群岛吗？”

“我不告诉你，”他回答说：“你太爱打听了。”他看了一下池子那边的塔里娜。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跳不好，”塔里娜答道。“我没有多少游泳的机会。”

“让我教你几个简单的跳水方法，”他提议说，可是塔里娜摇摇头。

她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腴，她说不清为什么。她不愿意让迈克尔碰她，象地碰着吉蒂那样。他把她的两手合在一起，在狭窄的跳板上，他站在她身旁，他们的身体互相碰着。

“再来一次，”迈克尔对吉蒂说，“然后我们该回去了。我们可别误了午餐。”

仿佛伊琳的影子降落在他们中间。吉蒂立刻说：

“不，我不跳了。”

她拉下游泳帽，摇摇头让头发散开。塔里娜跑到池子的另一头拿起她放在那里的浴巾，把它披在肩上，又拿起了吉蒂的浴巾。

“让我们看谁先跑回家，”吉蒂说，急忙换上一双她用来走过花园的宽大的毛巾拖鞋。

塔里娜还没有准备好，她就跑开了。塔里娜的拖鞋背面忽然折迭起来了，她只好低下头去拉鞋。当她站在那里整理拖鞋时，迈克尔一下子游过了池子，扶着大理石池边，把头伸出了水面。

“塔里娜，”他说。

她转过来看着他。感到意外地发现他的脸正在她下面，离她只有一尺左右。

“嗯？”她答道。

“让我明天来教你，”他说。“我会很高兴的。”

“也许，”她答道。“不过，我想我做不好这些复杂的跳水动作，弄不好我会摔伤的。”

“我不会让你伤着的。”

这话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使她询问他看着他。

“我会照顾你的，”他温柔地说道，“你可以完全放心。”

她的眼睛碰上了他的目光，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它是如此强烈，如此扣人心弦，只听见她的心怦怦乱跳。

顷刻之间她几乎完全被他俘获了。接着她突然跑了起来——在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

第三章

塔里娜睡醒了，躺在床上看见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倾泻在浅色地毯上。

“这个地方的气氛怎么有些不正常呢？”她感到纳闷。

昨天晚餐时她对自己提出过同样问题。吃饭时来了三位外面来的客人就餐，气氛应该是欢乐而有趣的。可是莫名其妙地好象有股令人不安的暗流，她也无法解释。

纽百里先生直挺挺坐在餐桌的一头，是他在燕会上造成拘束的气氛吗？不能指责伊琳没有尽到女主人的责任。她穿着一件淡蓝色软缎长裙，她的每个姿势似乎都打着“巴黎”的标记。当她在餐前步入客厅时她确实华丽得叫人惊叹。蓝宝石和钻石在她的脖子和手腕上闪闪发光，她还带着一条白貂皮披肩，准备晚上用。

塔里娜毫不掩饰地瞪视着伊琳。她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见一个穿着如此漂亮、戴着如此豪华的珠宝的人，直到伊琳进餐厅以前，她还觉得自己打扮得太显眼了。

吉蒂给她穿上一件鲜绿色绸长裙，还硬给她戴上了一小串钻石项练。

“看起来我象是赴舞会哩，”塔里娜不以为然地说。

“等你看到了伊琳再说，”吉蒂答道。于是塔里娜意识到，只要伊琳在场，就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装饰太入时了。

客人们——三个商人——都老于世故地对伊琳客客气气地大大恭维了一番，可是塔里娜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伊琳只是转向迈克尔，似乎想得到他的称赞。

“你喜欢我这套新衣服吗，迈克尔？”她故意问道。她的声音里有点不同的调子，似乎要让大家都听见，她只看重他的意见。

“你所有的衣服我都喜欢，”他回答说：“或者我可以这样说，贝利？波尔梅因裁缝店的手艺是值得称赞的。”

伊琳撅起嘴来。

“你从来没有称赞过我自己的才能，”她说。

“是吗？”他问。

她注视着他，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这使塔里娜突然感到恼火。“他敢当着丈夫的面和伊琳调情吗？”她自己问自己，然后，她又奇怪自己是否真的在为纽百里先生的感情而担忧。

他似乎除了和客人中的一个谈话外，其它什么也不在意。他嘴上叼着一支雪茄，一只手深深地插进晚礼服的口袋。“他看起来像个歹徒，”塔里娜想。接着她又因为自己批评了吉蒂的父亲感到惭愧。

晚餐后太太小姐们回到客厅时，吉蒂一下子坐进靠椅说：

“唉。好不容易熬过来了！父亲的朋友总是使人厌烦。”

“你也没有对他们表示过好感，”伊琳严厉地说。

“可我是那样做了，”吉蒂两眼睁很大大地说。“我谈了政治局势，或者不如说他们讲了政治局势。他们指点我经济危机和种种细节。我想我们还涉及到了打猎和射击。”

“你完全懂得我指的是什么，”伊琳发脾气说。“你一向是这样，你从来没有做好你份内的工作。”

“如果塔里娜和我有别的和我们谈得来的人聊聊，而不用去招待像父亲那些讨厌的朋友和你的随从那样的人，我们就会干得好些，”吉蒂粗鲁地说。

伊琳起身走到桌边去找香烟。她拿了一支放在嘴边然后说：

“你所需要的是教养。要是你在伦敦过一个季节，一定会比你在剑桥一团糟要强得多。”

“你那种说法我不接受，”吉蒂说。“你想去结交那些正在把女儿送进上流社会的夫人太太们。你想参加上流社会活动，而唯一的办法是靠我的帮助，哼，办不到。”

“我认为你是个可恶的惯坏了的孩子。”伊琳说。她猛地一下关上烟盒，走出房间，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唉，我知道我很没有礼貌，”吉蒂厌倦地说。“但是我恨她。她老是找我的岔儿，其实她一点儿也不关心我的任何事情，她只是想把我当作她的一项社会资本。”

“我觉得你未免有点太刻薄了。”塔里娜说。

“对伊琳这并不过份刻薄，”吉蒂说。“她的脸皮厚得象犀牛皮。”

“我不相信有人真会那样，”塔里娜答道：“大多数人的感情都会受伤害的，而且可能伤害得很厉害。不过他们不一定表现在外面罢了。你一定要改一改，好好对待她。”

“我才不呢，”吉蒂固执地说。接着她笑了起来，“啊，你是想在我身上试试你说服人的本领，你这个人实在太好了。塔里娜，那是实在的。在许多方面，我都不好，而且我还自暴自弃。伊琳只是一个愚蠢的势利小人，值得放在心上。”

“你终归得和她一起生活呀，”塔里娜温和地说。“看来，你们最好还是成为朋友。”

“我怎能和那个愚蠢的讲究打扮的家伙做朋友呢？”吉蒂答道。

塔里娜叹了口气。她喜欢吉蒂，但她知道当她犯起了那种倔劲的时候，任何话都无法叫她改变的。

遗憾得很，没有时间让她们谈下去。男人们离开餐厅来到了客厅和女士们在一起，伊琳也回到了她刚才生过气的地方。大家在谈话，所以塔里娜乘机从一扇落地窗溜到外边阳台上。

快到黄昏时刻了。太阳渐渐下沉，天空中晚霞射出火红的光辉。花园里一切依然清晰可见。花儿将花瓣闭合起来。蝙蝠低低地来回盘旋。

“喂，你看这里景色怎样？”一个声音在她身旁问道。

她转身一看，迈克尔站在那里，她没有听见他走过阳台来到她的身边的声音。

“很美，美极了！”她说。

“美的是宁静，是景色还是人呢？”

“也许二者都是，”她有点笨拙地回答。

“你没有完全说真话，对吗？”迈克尔问道。“然而我可以肯定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为什么你会那样想呢？”塔里娜问。

“那是因为你的眼睛，”他答。“人们不是一致认为，眼睛是灵魂的窗子吗？”

他讲话有点嘲弄，但是塔里娜严肃地回答他说：

“我不认为眼睛象一般人想的那样总能说明真诚，”她答道：“我记得有一个和我同学的女孩子常常讲些最令人吃惊的谎话，可是她总是敢正面看着你的眼睛。”

“可是我有把握不仅能从你的眼睛而且能从你的嘴看出你的性格来，”迈克尔说。

“我的嘴！”

塔里娜感到惊异。

“对，”他说：“一张非常吸引人的嘴。在你觉得什么东西很有趣时，你的嘴角会微微颤动一下，在你受惊时，你的嘴巴紧闭。”

塔里娜把头转了过去。她听见他用低而深沉的音调说出这些话时，不知怎么的有点局促不安。

“你一定非常仔细地观察过我，”她轻松地说道。“我感到荣幸。”

“谈谈你自己吧，”他提议说。“你觉得蒙特利尔市怎样？”

塔里娜立刻有点紧张。

“我想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家乡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她回避了正面的答复，说道。

“确实是这样，”他同意说。“只要你有个家的话。”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家吗？”她问道。

他摇摇头。

“我没有。几年前我母亲去世了，而两个月前我父亲也在车祸中丧生。”

“我很难过，”她简单地说。

“这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虚，对吗？”迈克尔问道。她知道，他的话虽然简短，但他的心里却怀着痛苦和哀悼。“然而我想有些人认为坏事也不一定全是坏的一面，”他继续说。“现在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高兴上哪儿去就上哪去。

没有人为我操心。”

“你的朋友会操心的，”塔里娜纠正说。

“也许我没有朋友，”他说：“或者，可以说，只有少数几个吧？我真象那不生苔草的滚动的石头。”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真机灵，真委婉，我要你谈你自己，你反而尽让我一个人谈了。”

“我对自己不感兴趣，”塔里娜赶忙说。

“告诉我你到过些什么地方，见过些什么世面。”

他摇摇头，眼睛带笑地看着她。

“不，你别避而不谈。告诉我你家里有哪些人？”

“有父亲、母亲、一个十六岁的弟弟和一个十岁的妹妹，”塔里娜回答道。

“你弟弟在加拿大上学吗？”

这个问题难答，但是她讲了真话。

“不，他在英国上学。”

“多么有见识！在任何国家受教育都比不上在这个古老国家好，”迈克尔说。“那么，现在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个地方怎样？”

不知怎么回事，好象是他在强迫她讲，塔里娜还是答复了。

“这个地方非常奢侈，非常豪华。”

“是吗？”他催促说。“往下讲。”

“你还要我说什么呢？”

“你的印象怎样？比方说，你对今晚的晚餐有什么想法？”

“你为什么这样盘问我？”塔里娜问道，“我想你是企图让我背叛这里的男女主人，让我指责他们。我受的教育告诉我，一个人决不应该在人家家里作客的同时又去侮辱他。”

她说得有些激动。这时迈克尔把头向后一扬，大笑起来。

“说得好，”他喊道，“并且也顺带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也已经注意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静和愉快？”

“我什么也没讲，”塔里娜反驳说。“你是想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认为对纽百里先生和夫人的殷勤款待以怨报德你应该是最后一个人对。”

她不加思索就说出了口，她马上就意识到她在暗示什么。话既然已经溜出了口，她便冲动地伸出手来。

“我很抱歉，”她说。“我是无意的，这话太没礼貌了，可我不是有意的。”

迈克尔看来并不特别生气。他面部的表情似乎在对这话进行估量。

“你不是个傻瓜，”他说着转身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塔里娜站在阳台上觉得她的心怦怦直跳。她为什么会这样粗鲁无礼呢？她扪心自问。

由于困窘异常，她不禁脸上一阵发热。她还没有走开，吉蒂便从客厅跑到她身边。

“来玩卡纳斯塔纸牌吧，”她说。“伊琳要你来凑一桌。”

没有时间谈话，也没有时间反省，塔里娜跟着吉蒂进去了。谢天谢地，她发现她不用坐在迈克尔旁边。

在他和她互道晚安时，她避开了他的眼睛。但是当她最后上床时，她仍然感到自己很难入睡。她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那样说。以往她很少对人无礼或不客气。这次肯定她不仅是无礼而且是在不择手段地伤人。她觉得羞愧。

她终于睡着了，做了一些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的梦。在梦中她奋力想抓住某件东西，可总是离得太远抓不到。

“我必须想法赔罪，”她这样想，在她躺着时把经过的事思索了一番。她不知道该不该道歉，可又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吉蒂是对的，她说他算不了什么。然而，反正塔里娜不能不觉得是应该认真对待他的。

门开了，吉蒂闯进房来。

“你醒了吗？”

“嗯，当然醒了，”塔里娜答道。“什么时候吃早餐？”

“啊，随时按铃都行，”吉蒂回答说。“我就是来和你一起吃早餐的。”

“那太好了，”塔里娜笑着说。“我可以拉开窗帘吗？”

“不，让我来，”吉蒂说。“只要按按你身边的铃。她们从来不来叫醒我们的，我们可以消消停停，直到睡醒为止。这是伊琳的主意。她最重视前半夜的酣睡。”

她拉开窗帘，阳光涌进了房间。吉蒂的头发变成了金黄色。她穿着一件衣领和袖口有花边的浅蓝色软缎晨衣，显得格外年轻可爱。

“我们是在这里吃早餐还是在阳台上吃呢？”吉蒂问道。

“哦，还是在阳台上吧，那太美了！”塔里娜喊道。

她从床上跳起来，套上一件吉蒂借给她的晨衣。它几乎同吉蒂穿的那件一模一样，只是衣领是柔和的桃红色，口袋是蓝宝石色，还有一双配套的小小的跟拖鞋。

“你说昨晚过得是不是死气沉沉呢？”在她们走上阳台等候早餐时吉蒂问道。

“我过得很愉快，”塔里娜答道。

“可是，你没法愉快呀！”吉蒂大声说。“父亲那些生意朋友总是惹人讨

厌。”

“我们今天打算干什么呢？”塔里娜换个话题，问道。

“我们今天早点去游泳，抢在别人前面好好玩一下，”吉蒂回答：“然后我们去打网球。”

她高高地伸出双手，举过头顶。

“好了，现在我倒有点高兴，不用去听那些讨厌的课了。假如你不在这里，我真要急着回剑桥去啦。”

“你没有想到你有点不知好歹吗？你享受得那么多，”塔里娜平静地说。

吉蒂从阳台上望着下面的花园。她举目眺望更远处的景色。地平线虽然被晨雾遮蔽着，但是景色仍然是异乎寻常地美妙。

“那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吉蒂终于说道：“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用钱为我买来的东西。”

“真正的家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不是恨，”塔里娜说。

“那我该爱谁呢？”吉蒂问道。

塔里娜用双手做了个手势。事情是明摆着的，说也没有用。吉蒂恨这里的每个人，现在是无法改变她的，只希望日子长了，她会逐渐转变对事物的看法。

“你看，我说对了吧，”吉蒂得意洋洋地说，好象比赛她赢了一分。“来，吃早餐吧，谢天谢地！”

塔里娜也和吉蒂一样饿了，可是同时她禁不住欣赏起了桌上的银茶壶，它擦得锃亮，可以照见她的脸，还有像纸一般薄的瓷器；三盘精致的小菜；从杰西牧场运来的金黄色牛油；带花边的细麻布托盘布，配上同样的餐巾。

她几乎想站起来推推吉蒂让她也欣赏一下。虽然她得不到爱，失去了母亲，可她仍然得到补偿，可以享受四周各色各样美好的事物。

吉蒂放下了杯子。

“我要去换游泳衣，”她说。“我们得赶在别的讨厌的人以前。大清早去游泳一定很愉快。”

“我一会就来，”塔里娜答应说。

她走到梳妆台前，刷了刷头发，不论怎么忙，她总是花些时间把头发刷好。她的头发很厚，自然地卷曲着，黑得像寓言上的乌鸦翅膀。

“你的头发是从你俄国祖母那里遗传来的，”她的母亲常常这样讲，她的面貌跟她父亲书房挂的祖母的肖像也非常相似。

塔里娜伯爵夫人从俄国逃到英国，她所有贵重和常用的东西都丢下了。身上不名一文而且人地生疏，她那时一定是多么孤单和恐惧啊！那真是多灾多难啊，比她和吉蒂所忍受的不幸都要大得多。接着，她转身从穿衣镜里看见她的脸是那么严肃，望着自己不禁笑了。

“如果老像这样叨念自己如何幸运，简直要变成一个惹人厌烦的家伙了。”她说的大笑起来。

她发现她昨天穿过的游泳衣被女仆收走了，换上了另外一件。今天是件白色的，非常合身，配上一双红鞋，红帽，和镶着红边的毛巾晨衣。

塔里娜把帽子拿在手里，打开房门。这时，一个女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走了出来。

“我正是来找你的，小姐，”她说。“纽百里太太想和你谈谈。”

她拉开了她身后的门，塔里娜走了进去。在房间尽头的一个小隔间里

有张高出地面的大床，由台阶上去。床的形式像个贝壳，用白软缎复盖着，白缎子床单镶着金色的边缘。

整个房间的基本色调是白色和金色，显得有些单调。全部家俱都是精美的十八世纪标本，但是它们如此笨重，使人有些手足无措。房间里还有些白色的沙发，白色的靠椅和白色的地毯，白得使人不敢在上面走动。

伊琳躺在这张巨大的床中间，象贝壳里的一颗大珍珠。她穿着一件透明的睡衣，使她的身材毫无隐蔽地显露出来，她的嘴唇涂得很红。她靠在一只有着古色古香花边的巨大的软垫上。

“你和吉蒂今天打算做什么呢？”她问道。

“我们刚才正准备去游泳，”塔里娜回答说。

“嗯，我请了几个人吃午餐，你们一定得来。你告诉吉蒂，好吗？她有个怪脾气，老是突然开车走了，也不先告诉我一声。”

“好，当然我会告诉她的。”

塔里娜对伊琳笑了一笑，使她放心，但她似乎没有注意。

“要是你下楼，请你带个信给秘书，”她说，“告诉贝利小姐马上打个电话，不然我们就会成了十三个人了。”

“我会告诉她的，”塔里娜答道。

她走到床边，从伊琳手里接过一张纸条。

“安排这些事情十分麻烦，”伊琳抱怨说。“我从来没有得到吉蒂的任何帮助。我是个傻瓜，总是为她做牛做马。”

“我肯定她是真心地感激你的，”塔里娜笑着说。

伊琳敏锐地望着她。

“你知道她才不感激呢。她有了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她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如果她不小心，她遇见的人又都是些讨厌的专骗女人钱的骗子，那么一定会惹出许多麻烦。”

塔里娜觉得很不自在。

“我要走了，把信带给贝利小姐，”她说。

“还要催她快点，”伊琳又说。

“我会的。”

塔里娜赶紧离开房间，非常高兴能从对吉蒂的争论中脱身出来。她跑下前面的楼梯，回忆着秘书的房间在哪个方向，吉蒂昨天给她看过的。她打算找个男仆问问，可时间太早，附近没有人。

过了一会，她记起来了。经过音乐室，先向右转再向左转。对，这些就是秘书们的房间。那次柯利亚先生正是从对面一间轻轻走出来，吓了她一跳。

她抬起手正想敲门的时候，听见了说话的声音，是男人们在谈话的声音。一时间她踌躇着。假如纽百里先生在办公或在接见客人，她要是闯过去，他会生气的。这是他的声音在讲话，然后是另一个男人。接着她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正在谈一些琐碎的小事，然后一阵大笑。纽百里先生又讲话了，这个女人回答了他。

塔里娜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她简直不能相信她的耳朵。她一定是在做梦。随后她同时听见了打字的声音。另外有人也在讲话，还有别人。她听出了这个声音，恰恰是昨晚坐在她旁边的人，在仔细听了他讲话以后，她确实知道她既不是在做梦，也没有神经错乱。她听见了她自己的声音在重复她昨

晚的讲话。

她停住仔细地听，她简直什么事也不能做。语句一字不漏地传进了她的耳朵，她知道她所听到的一切完全重复了昨晚的谈话。这是晚餐时的谈话。

“我们现在要离开你了。”

这是伊琳讲话的声音。

“别呆得太久，瓦尔特。我知道你们男人都一样，见着葡萄酒就不想动了。”

塔里娜记得，这些话是伊琳、吉蒂和她自己离开餐厅时说的。

这时听到把靠椅向后推开的声音。

“我答应你，亲爱的，我们都急于过来和你们呆在一起”

门关上了，后来纽百里先生接着说。

“请移到桌子这头坐，先生们，少校，你要点核桃吗？”

“不，谢谢。”

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

“我看你不打算喝葡萄酒，迈克尔。你能帮我一下忙吗？请你顺便下楼到汽车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今天下午留在汽车袋子里的一些文件。我原想让仆人去取的，但它们有保密性质，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当然行。”

这是迈克尔的声音。

“你用的车是卡迪纳克吧？”他又说。

“对。它们在汽车后座的口袋里。我想不到我这么傻，把它们忘了。我真不应该把它们留在那里。”

“那好，你可以相信我，至少我希望如此。”

在迈克尔的声音里带着笑。门关上了。

“这倒是个好借口，把他支使开了。”纽百里先生说。“再晚些时候，等我妻子在床上休息后，我们还可以再谈。但是现在我有一点要说明的那就是……”

“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有什么要吩咐我做的吗？”

塔里娜匆忙转过身来。柯利亚先生从走廊另一头他的房间走了出来，一双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眼睛注视。

“我……我正在……找贝利小姐。”塔里娜结结巴巴地说，怀疑他到底站了多久。

“你有信带给她吗？”柯利亚先生问道。

“是的，纽百里太太派我来的。”

塔里娜拿出一张字条，柯利亚先生看了一眼。

“啊，是给戴维逊少校。我知道了，我马上给他去电话。我想，贝利小姐现在正忙着。”

“我……我搞不清她在哪个房间办公。”

“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你只是昨天才来的。”

“是的，当然，”塔里娜同意说。

“那么，行了，一切我会办的，你放心好了，”柯利亚先生说。

塔里娜不知怎么地觉得他的话里有点含糊的恐吓口气，然而主要的是她简直不想跟他谈下去，于是她急忙沿着走廊走开了。当她觉得出了他的视线之外以后，她开始跑了起来。

她跑出这所房子到了花园里，她只在这时才停了下来，好让她那怦怦直跳受了惊吓的心平静一下。说来似乎荒诞无稽，然而听见自己的声音，听见餐桌的谈话，以及柯利亚先生的突然出现都叫她心惊肉跳。

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她靠着玫瑰花丛，稍稍停了一会儿，想猜出其中的道理。在桌子下面有一台录音机！她听说过这类事，但从未想到过它真会发生。在剑桥有个男学生一天晚上对她讲解在俄国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对有点想革命的同志进行检查的，那时他们都笑起来，说要是把所有的话全录下来，该是多么使人难为情。

“想想看，你和一个姑娘每一次谈情说爱都得由某个公务员记入档案以供将来参考。真是异想天开。”女学生们大笑起来。

“如果调查的是你，那么每个星期一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起悔婚的案件，”有人这么说。

他们又大笑了起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是一种想入非非的事情，在别的国家会发生而却不可能在这个国家。然而正是在这里，在厄尔利伍德，事情竟在充满了像她一样的普通人的房子里发生了。

她一定在做梦。但是她知道她没有。那么为什么要把迈克尔支使走呢？要是那时候柯利亚先生没有出来就好了。接着，塔里娜突然毛骨悚然。她并不想知道纽百里先生的秘密，也不想听见她无意中听到的东西。最好能摆脱一切是非。但是她仍然不能不感到好奇。

她走到了游泳池，还不知道她的脚是怎样把她带来的。

“来呀，我的慢性子，”吉蒂喊道。“你上哪儿去了？”

“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吉蒂，”塔里娜回答说：“你的继母派我带信给贝利小姐，我走到她那里，在门口不觉犹豫了一下，这时我听见……哦，你猜我听见什么？”

“我猜不出，”吉蒂说。“告诉我吧。”

“正好，也告诉我，”一个声音从游泳池里传出来。

塔里娜往下看，吓了一跳。迈克尔在水里，她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碰见他。她只看见吉蒂在帐篷前晒日光浴。

面对这个问题，她在那里犹豫不决。刹那间她认识到她永远也不应该告诉吉蒂。毕竟这是她父亲的秘密，至少可以说，去揭露那些她并不想要知道的事是有失忠厚的，况且她是碰巧遇上的。

她觉得她的脸一下子红起来。她真希望能收回刚才讲过的话。

“讲呀，”吉蒂说。“你听见什么呢？”

塔里娜往下看着迈克尔的眼睛。他在等她讲，从他那晒黑脸上的表情她什么也揣摩不出。他不知怎么地很警觉，仿佛急于想知道她讲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把他支开呢？他们要讲些什么；不让他听见？那为什么又信任他去取机密文件而不让外人去呢？

她觉得自己有点发抖。这里面的奥秘是她想象不到的，她太笨了，几乎脱口说出她听到自己声音的意外事件，即使她要告诉吉蒂，也该私下讲。只能在迈克尔不在时再讲。

她知道他们两人都在等着。

“没有什么，”她笨拙地说。“我给纽百里太太带了信。她是怕午餐会有十三个人。”

“唉，塔里娜，那不是你要讲的，”吉蒂责怪说。“你是想告诉我真正有

趣味的事。

“这只能怪他太讨厌，所以你不讲了。走开，迈克尔。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自个儿呆在游泳池里。”

“你不是太自私了吗？”他问。“再说，我也很想听听塔里娜听到的事。”

“没有……没有什么，”塔里娜结结巴巴地说。“确实没有什么，我带了信，至少我想交给贝利小姐，但是，柯利亚先生从他的房间走出来，让我给他去转交。”

迈克尔转身到游泳池那边去了。

“我十分清楚，我是不受欢迎的。”他说。

“我不想妨碍小姑娘们谈她们的秘密。”

塔里娜挨着吉蒂在塑料大气垫上坐了下来。她觉得心慌意乱，几乎有点害怕。

“哎，别理会他，”吉蒂说。“我就讨厌喜欢逗弄人的家伙。你要说什么呢？”

“没什么，”塔里娜说。“真的，什么也没有。”

吉蒂站起身来，拉下游泳帽盖住她的卷发。

“你简直太神秘了，塔里娜，”她说。“我想这都得怪迈克尔。没关系，让我们去游泳吧，再晚一点，就会太热了。”

她从池边跳入水里。塔里娜坐了一会，看见她游向浅水那边，迈克尔在那里坐在池边上用脚扑打水。后来，她觉得一定要振作起来，便抛去了浴巾，慢慢地爬上跳板。

当她到达跳板顶端时，她发现迈克尔也跟着她来了。他本来是在下面池子里，他一定游得非常快。然而他上了跳板靠拢地站着，一点也不显得匆忙。

“你改变了主意，要学跳水吗？”他问道。

“不，”她任性地说。“如果你要跳水，就先跳吧。要是有人在后面等着，我会紧张的。”

“好吧，如果你要那样，”他说着就越过了她，就在此刻他们的身子相碰了。

她觉得他冰凉的身子擦过她的手臂和臀部，后来他站住了，低头看着她。

“你说谎说得不高明，是吗？”他问道。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她举止失措地说。

“我想你懂，”他答。

他仿佛飞向空中，姿势优美，象一只飞燕一样，然后他消失在蓝蓝的水中。几秒钟后，塔里娜也跟着他跳下了水，看过了迈克尔完美的动作之后，她觉得自己显得太笨拙迟钝了。

她慢慢向池子那一头游去，刚刚游到一半，大帐篷的电话铃突然尖声响起来了。吉蒂正坐在那一头地边，她向着迈克尔望去，他正在又一次爬上跳板。

“你去接电话，好吗？”吉蒂问道。

“为什么我应该去呢？”他答道：“它不象是找我的。”

“哼，真讨厌！”吉蒂咕哝说。

她起身走进大帐篷的玻璃门。她讲的每句话都穿过水面传出了回声。

“喂……啊，喂，父亲！是，是。当然。我非常喜欢，好，我去告诉塔里娜。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大约三点钟。太美了。对，迈克尔在这里，他也去吗？……当然她会……啊，谢谢你，美妙极了。”

吉蒂放下话筒，走出门跑到游泳池那里。

“听着，塔里娜，”她说，“太好了，太叫人兴奋了。我们今晚要到杜维尔去。我们乘游艇去。到了那儿，我们就住在旅馆里——那里更舒服。”

“杜维尔！”塔里娜茫然说。

“对，多开心呀！”

“但——但是我——我不能，”塔里娜说，扶着池沿顺着石阶走了上来。

“别傻，”吉蒂答道，“当然你要同我一块去。父亲特别要你去。”

“也许她怕晕船，”迈克尔说。

吉蒂轻蔑地转过身去看了他一眼。

“你也要去，伊琳特别要你去。真令人吃惊，不是吗？”

“我不胜荣幸之至。”迈克尔用讥笑的口气回答。

“我想你会的，”吉蒂转过身来背对着他。“好，塔里娜，别那么古怪，你会喜欢的。这艘游艇太好了，说真的。”

“但是，吉蒂，我怎么能去呢？我的衣服！”

“我知道衣服由海上运走了。可是我还有衣服呀，”吉蒂答道。“实际上留在这里和去杜维尔不会有什么区别。”

“如果住旅馆，我不能让你为我付钱，”塔里娜坚持说。

“别那么荒谬了，”吉蒂答道，接着她大声说，“当然，如果你要，你可以自己付钱。”她背朝着迈克尔，她说话时对塔里娜皱皱眉头，以示警告。

“对，当然，”塔里娜勉强说。“谢谢你父亲的好意，我……我从未到过杜维尔哩。”

“你会过得非常愉快的，”吉蒂说。

她显得喜气洋洋。

“来吧，让我们回到屋里去。”

她给塔里娜使了个警告的眼色，然后，以激动和兴奋的口气轻轻说：

“我有件极其惊人的事告诉你！”

第四章

塔里娜没有讲话，直到她们走出游泳池到了别人听不见的地方，她看出吉蒂非常激动，这时，她说：

“你想到没有，去法国我需要一张护照呢？”

吉蒂用手捂住了脸。

“哎呀，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你没有护照吗？”

“事实上我有，”塔里娜答。“去年夏季我想法找到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一些儿童送到以色列和母亲团聚，但是到了最后，这些人又变卦了，我想他们认为我太年轻。”

“那么，如果你有一张护照，那就没有问题了。”吉蒂说。

“别傻了，”塔里娜答道：“你清楚我是冒充加拿大人，但我的护照却是

一张普通英国护照。我碰巧知道，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不能有英国护照，除非我能证明我父亲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

吉蒂呆呆地站了一会，咬着嘴唇，塔里娜含着一丝幽默的微笑注视着她，她完全知道，吉蒂正在尽力运用她丰富的想象力为这个显然难以应付的局面，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办法了！”吉蒂突然叫道。

“我肯定你没有办法。”塔里娜说道，“不过，你说说看。”

“我们丝毫用不着担心。”吉蒂叫喊说。“柯利亚先生一向办理护照这一类的东西。

不管是父亲或伊琳，对这样的琐事从来不操心。我会告诉那个矮个子说你的护照是通过秘密途径得来的。叫他不要告诉伊琳，因为这是秘密，那以后他会闭口不讲的。他最恨伊琳了。”

“他才不会相信那些胡说八道哩，”塔里娜笑着说。

“嗯，可是他会的。”吉蒂答道，“那不是什么胡说八道，柯利亚会以为你是通过地下活动弄来的护照，正如他自己一样。”

“他自己一样！”塔里娜重复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是这样，我知道他可以用某种非法手段为别人搞到护照，”吉蒂有点辩解似地说。

“我不相信。”她表示怀疑。

“这是真的，”吉蒂断言说。“有天父亲在书房里和他谈话，他们不知道我在那里。

他们正在谈论父亲的一个捷克朋友遇到了麻烦的事。当时父亲对柯利亚说；‘马上给他弄一张护照，而且一定要比你上次弄的那张好些。’”

“‘我很抱歉上次那张，因为经常做护照的那个人生病了，’柯利亚先生对他说。”

“‘我不听任何借口，’父亲吼叫说：‘我要的是效率。给我把护照弄来，注意要十分可靠。’”

塔里娜用惊奇的眼色看着她的朋友。“你是说柯利亚先生弄到的护照是伪造的吗？”

“那还用说。”吉蒂答道：“别做出那样天真的样子。塔里娜，你知道在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人都去弄假护照，我们还为我们的间谍，伪造了法国和德国的护照。几星期前我读过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女情报人员被空降到德国的德占区的故事。难道你认为她的护照除了伪造以外，还能是别样的吗？”

“不，当然不，”塔里娜犹豫地说。“我可不喜欢有人把我看成女情报人员哩。”

“他们不会的，”吉蒂保证说。“我已经编好了整个故事。你的父亲不愿你来英国，引起一场争吵，他威胁要拿走你的护照，因此你自己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什么办法我们不细讲了，总之你搞到了一张英国护照，以防万一你的加拿大护照被父亲没收。”

“他们不会相信的，”塔里娜无精打采地说。

“他会的。这个故事编得很好，很有趣，”吉蒂反驳说。“再说，他自己是个喜欢搞鬼的人，他总以为别人会跟他一样。你知道这个原则：‘做贼的最会抓贼。’”

“我觉得这太吓人了。”塔里娜说，“反正我不太想把事搅得那么复杂。”

“其实并没有那么糟，”吉蒂指出，“即使事情搞糟了，我们总来得及讲真话的。”

伊琳也许会发脾气，认为受了骗。别人都丝毫不会在乎的。”

塔里娜突然想起了迈克尔注视着她并且说她有一双诚实的眼睛时的样子，她极力排除了这种想法。

“嗯，我想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她满心不情愿地说。“可是，现在看出爹爹说得对，撒了一次谎就得撒第二次。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现在开始有点搞糊涂了。”

“什么是真的，就是你要跟我一同去杜维尔。”吉蒂说。“我们乘游艇去。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那件事。”

“游艇！”塔里娜重复说。“那就是作为什么那么高兴吗？”

“对，那正是我高兴的原因。”吉蒂答道。

“一定是和男朋友有关，”塔里娜猜道。“为什么你没有对我讲过？”

塔里娜回头看着她。

“因为我害怕，”她说。“因为我觉得即使是你，也不一定会理解我。然而，现在你要见到他了，见了他以后你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为什么我爱上了他。”

吉蒂讲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很轻，好象它太宝贵了，不容她高声地讲。

“哦，吉蒂，你该不是爱上了一个不合适的人，是吗？”

“这就要看不合适的含义是什么了，”吉蒂口气生硬地说。“别告诉我你象别的人一样。象父亲，他对一切都是用钱来衡量的，而伊琳想到的只是社会地位，高贵血统和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我爱上一个真正的人，同时我认为——只是我还拿不准——他也爱上了我。”

“他是谁？”塔里娜问道。

她们已经走到了池畔花园的矮墙边，她们可以看得见那所房子，但是没有人能听得见她们讲话。她们坐了下来。

“把事情全讲给我听，吉蒂，”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告诉我？”

“我是想告诉你的，”吉蒂答道：“我不止一次几乎脱口说出来，但是我又害怕。”

在你一生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事，既感到兴奋而又害怕，唯恐别人知道后来破坏呢？这就是我对乔克的爱所感受到的。”

“他叫什么名字？”塔里娜问道。

“乔克？麦克唐纳，”吉蒂说。“他是父亲游艇上的大副。”

“大副！”塔里娜重复说。“吉蒂，你永远不会被允许和他结婚的。”

“我正是害怕你会这样讲，”吉蒂回答说：“如果他爱我，我想他是爱我的——那么，我准备和他结婚。”

自从她认识吉蒂以来，塔里娜第一次注意到在她下了决心时她的下巴变得坚定有力，她的嘴唇紧紧地闭成一条顽强的直线。她把手放在她的朋友的手臂上。

“我希望你幸福，吉蒂，”她说，“我只希望如此，你是知道的。告诉我有关这个人的事吧。”

“那是在去年放假时，我开始认识了他。”吉蒂说。“我们乘游艇在地中海航行，游览了巴利阿里群岛、西西里岛、喀普里岛以及所有那些地方。”

她得意地作了个怪相。

“在开始时我觉得极其无聊，”吉蒂接着说，“伊琳有比利陪她玩，父亲似乎整天在工作，口授信稿呀，拍发电报呀——事实上我很少见到他。”

塔里娜似乎清晰地看见了这幅图画。

“我觉得我是没有人要的，象过去一样，”她继续说：“但是这时，我躺在甲板上开始注意到这个大副，他看来跟别的船员不同，反正他的长相比别人强得多了。我渐渐惯于找些借口和他谈话。船长不在驾驶台上时，我常常溜上去，乔克在午餐后似乎总在甲板上，而别人都在大厅里坐着。我突然认识到，我爱上了他。”

“那么，他爱你吗？”

“他还没有这么讲，”吉蒂说。“不过，我心里觉得他爱我，他总是很有礼貌，对我讲话象对待老板的女儿。可是，我肯定他心里是爱我的。——我从他的眼睛看得出来，对这类事，人们是不会弄错的。”

“但是，吉蒂，自从复活节以来你还没有见过他……”

“我给他写过信，”吉蒂说。“他写过回信。写得有点生硬，很有礼貌，如果不是我了解他的话，从他的信里简直看不出什么来，我要改掉他那苏格兰人式的自我克制态度，我要跟他结婚。”

“真是胡思乱想，”塔里娜说。“你并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你不仅要对付伊琳，更重要的是要对付你父亲。他决不会容忍你嫁给一个他认为是……”

“他的仆人的，”吉蒂插入说。“这我知道。有一次在我们谈到这件事时，乔克也是那样说的。‘我是你父亲的仆人，’他说，我知道他是在警告我，说我的家里会有这种看法的。”

“别那样匆匆忙忙吧。”塔里娜请求说。

“匆忙！”吉蒂喊叫说。“我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见着他了，那算是匆忙吗？我曾经想找个借口到南安普敦去一趟哩。不，我一点也没有匆忙，现在可太好了，今晚我会见到他；即使我们到达了杜维尔，不住在游艇上，乔克也会呆在港口的。”

塔里娜从吉蒂头顶仰望那所房屋。它洁白闪亮，代表着荣华和财富。使她想到，它与大副的微薄工资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如果你没有得到许可就和地结婚，你父亲会怎样呢？”

“我猜想他会切断供应给我的几个臭钱。”吉蒂说。“那也难不着我。”

“你从来不知道受穷的滋味，”塔里娜说，“你从来没有做过饭，没有用最便宜的肉和菜做过饭，这些肉和菜都是放陈了，弄脏了的，因此便宜一两个便士。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房子漏了没有钱来修补，或是冬天出外没有大衣。这样的问题多得不胜枚举，你连想也没有想过。”

“我能学，”吉蒂固执地说。“我并不比别人笨。”

“这不是笨不笨的问题，”塔里娜说。她再一次注视着这所房屋，然后说：“我不想和一个很有钱的人结婚，我也不需要像你那样有许多的钱，但是我害怕一辈子过贫困的生活。我厌恶贫穷，它使人感到卑微，难以振作；它剥夺了一切美的享受，而换来的只是破灭的幻想。”

吉蒂大惑不解地看着她。

“塔里娜，你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也许我那时不够真诚。”塔里娜说。“我听说过你咒骂自己的钱，对你

的家吹毛求疵。虽然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的家庭是非常幸福的，我父亲和母亲彼此相爱，我们彼此间都很亲热，然而像我们所忍受的那种贫困可能会毁掉亲人的爱，假如他们不是圣人的话。”她几乎带着呜咽地说出了这句话。

“我父亲和母亲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就是……圣人。然而我知道我母亲责怪过教会的委员们，因为牧师薪金太少。我常见她眼里含着泪，因为她缺钱，不得不拒绝我想买件新衣服的要求，即使那衣服是我非常需要的。当我父亲在吃饭时推开盘子不想吃下去了，我曾见过她痛苦的脸色。因为我们只能买便宜菜吃，有时菜很糟，简直叫人难以下咽。”

当塔里娜说完这话时，她的两眼已充满了泪水。吉蒂也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她慢慢地说：“象那样的事我没有想到过，我只想到住小房子，也许还得做饭，为了自己心爱的人，我可不在乎。”

“如果厨房地板很脏，而你还得自己去刷的时候，你会在乎的。”塔里娜告诉她说。

“当煤气或电费的账单是那么惊人，你不得不一星期一星期地节约开支，直到你简直不敢做饭的时候，当你的墙上油漆剥落了而你无力装修的时候，你是会在乎的。”

塔里娜挖苦地接着说：“你现在想的是一间美国式的高级厨房，你穿着一条精美的围裙，在发亮的炉子和嵌在墙里的食橱前，到处掸掸拂拂；甚至垃圾也是由高级机器清除的。可是靠一个大副的工资，你是买不起这些设备的。”

“父亲不可能把我所有的钱都拿走呀，”吉蒂反驳说。“母亲给我留了些钱。”

“你怎么知道乔克？麦克唐纳愿意靠你的钱过活呢？”塔里娜问。“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他会拒绝的；他一定要靠自己赚钱谋生。”

吉蒂用手遮住了眼睛。

“塔里娜，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不支持我，”她说。“这关系到我的整个生命，现在你是想破坏它，在我还没有得到幸福以前，就破坏它。”

塔里娜低叫了一声。

“我不是那个意思，吉蒂，我向你保证，我只是想让你面对这个问题，不仅要用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要用理智。你一定要用常识来判断，你不能匆匆忙忙行事。”

“现在我唯一要匆忙去做的，”吉蒂有点动摇地说，“是利用这机会再去看看他。”

也许在我们见面时，他不再爱我了——常有那种可能性存在。”

她脸上显出一副可怜相，塔里娜只好劝她安心。

“如果他真的爱你，他是不会忘记你的。”她柔和地说。

“他是爱我的，我肯定他是。”吉蒂喊道。“啊，塔里娜！我太爱他了。”

她的话显然出自她内心深处，对此，塔里娜出于善意，克制住自己不再讲了。

“让我们回屋去换衣服吧，”吉蒂提议说。

“我们要把需要装箱的东西清理出来。”

她尽量把话说得轻快些，但是显然地她那喜悦和兴奋的神情消失了，她清醒多了，信心不足了。这时塔里娜感到内疚，她的挑剔，害得吉蒂失去了期望的欢乐。

她们进了住宅，上楼到了吉蒂的卧房。

“把你的护照给我。”她说话又有点带劲了。

“我幸好带上了，”塔里娜说。“我差点把它装进衣箱送回家了，后来我怕在火车上或在别处丢失，我领到这张护照是很激动的，所以放在身边作为护身符，相信有一天我会走好运，到国外去旅行的。”

“你从来没有出过国吗？”吉蒂问。

塔里娜摇摇头。

“没有，”她回答道，“所以我非常想做工，能带那些儿童回以色列。但是，我想，由于我缺乏经验，那些父母亲吓得不敢让我带了。”

她从抽屉里拉出一个廉价的文具盒。

“就在这里面，”她说。“和作业放在一起，都是我早该做的作业，可从这里以后我连看也没有看过。”

“到了杜维尔你不会有学习时间。”吉蒂笑着说。

“我一定挤出时间来，”塔里娜道。“为了取得学位，我不敢落后。”

“你取得学位后，打算干什么呢？”吉蒂问道。

“当教师。我想，”塔里娜答道，“在吉尔敦念完后，我如果能得到助学金，那么我就上师范学院。”

“早在那以前你一定结婚啦。”吉蒂肯定地说。

塔里娜摇摇头。

“不，”她说。“我似乎不是那种急于结婚的人。我告诉过你，我害怕贫穷，再说，我也不会遇见百万富翁。”她在开玩笑，而吉蒂却认真了。

“你同我们在一起会遇见许多百万富翁的，”她说。“但我得警告你，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我猜想我们所要的东西恰恰总是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相反。”塔里娜说。

“是的，我想那是真的。”吉蒂答道：“所以，我要爱情和贫穷，而你要财富和保障。”

“我也要爱情，”塔里娜急忙说。“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爱情，超过了世上的一切东西。但是我们有些人找不到合适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得工作，事业能弥补找不到合适丈夫的损失——至少我是这样希望的。”

“事业是弥补不了的，你知道，”吉蒂坦白说。“我不相信任何东西能弥补失去的爱情，因此我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

“但是，你说他还没有向你求婚呢。”塔里娜说。

“他一定会，”吉蒂自信地答道。她的眼睛扫过这间房，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容貌。“他一定会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怎么反对，我现在既然找上了他，就不让他从我这里溜走。”

有人在敲门。

“进来。”塔里娜说。

进来的是吉蒂的女仆。

“你准备带些什么到杜维尔去，小姐？”她说。“另外，我给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整理些什么呢？我现在就得开始。他们说箱子要在两点半钟送到楼下去。”

“快来吧，”吉蒂说。

她抓住了塔里娜的手，拖着塔里娜到她的房间去。好几只轻便小提箱打开着放在地板上。吉蒂跑到衣柜那里，开始把衣服一件件拉出来，分成两堆，扔在床上。

“把那些给格雷兹布鲁克小组装箱，再把这些给我装，”她吩咐女仆说。

“别忘了把帽子装进去，还有腰带、提包和鞋子。这些棉布衣服差不多都有羊毛衫配套的。去年夏天你不在这里，是吗？不然，你会记得的。”

“不在，但是萝莎说她会帮助我。”女仆回答说：“她嘱咐我有许多零星东西得记住放进去。”

“我们需要晚上用的毛皮披肩。”吉蒂说：“还有白天用的暖和外衣，在另一间房里你会找到的。你最好为格雷兹布鲁克小姐装进一件蓝色和一件白色的外衣，给我装上一件粉红色的和一件绿色的。”

“这几只箱子装不了这些衣服。”女仆答道。

“那么，吩咐再送几只来。”吉蒂吩咐说。“箱子房里有的是箱子。”

塔里娜注视着这堆衣服，好象是在梦中。纯棉布衣衫、绸衣、厚毛衣、女裙、漂亮的羊毛衫、游泳衣、浴巾——似乎无止无休地堆上去，这些都是吉蒂分给她的。

“我们穿的是同一个尺码，这真是好运气！”吉蒂突然说道：“想起来实在很有意思，因为虽然我们的尺码一样，你甚至能穿我的鞋，可是我们的相貌却完全相反。”

她伸出手来摸摸塔里娜的头发。

“黑色和金色，那是我们合在一块儿的颜色，要是在赛马时有这种颜色的马，我们就买它的票。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吧，然后，我拿你的护照下楼去找柯利亚先生。”

她给了塔里娜一个告诫的眼色，提醒她不要当着女仆讲什么。塔里娜慢慢走回她的卧室，关上了门，把她放在梳妆台上的护照拿起来，看了看上面她自己的照片和填写的有关她的记载。

“这是不对的，”她说。“我不应该答应这么做。”

然而不知怎的她无法反对，她渴望跟着吉蒂出国游玩。从前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迫切地渴望着得到什么东西。

“杜维尔。”她轻轻地自有自语，这个名字对她仿佛有一种魔力。

反正伪装已经把她带到这里，再懊悔也无益了，除非吉蒂过于乐观，这个假面具又有可能使她伴着纽百里一家，渡过英伦海峡到欧洲最豪华的游览胜地之一去游玩。

她还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护照。几分钟后，吉蒂闯进房来。

“啊，塔里娜，你还没有换衣服。”她说。

“喂，把你的护照给我，我正是想找它，我这就拿去给柯利亚先生。”

“我最好还是等你回来再换衣服，”塔里娜回答。“如果柯利亚先生不相信你所讲的，我就搭火车去伦敦。”

“他会相信的。”吉蒂笑了。

她走过塔里娜身边时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象一只忙碌的蜂鸟跑出了房间。

塔里娜脱下内衣，穿上吉蒂提供给她的精致的镶花边的内衣。过了一会，她走到衣柜前看看挂着的衣服。

那里有一件白的亚麻布衫镶着蓝边，配上一件小小的短上衣，它似乎

有点儿象航海穿的。塔里娜把它穿上了。

她刚准备好了，吉蒂就回来了。

“他遇事从不动声色，”她说，并很快关上了门。“我告诉他说你父亲是个很难应付的人，甚至威胁要剥夺你的继承权。我对他说这事无论如何也不要告诉伊琳。他觉得能够骗骗她就感到高兴。他甚至显出点人情味，并且说：‘吉蒂小姐，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遇事决不向别人吐露。’”

吉蒂学着柯利亚先生说话的腔调，塔里娜忍不住大笑起来。

“反正，一切都妥当，这类的事他从来不会去打扰父亲的，除了小小的柯利亚自己外，任何人也不会知道你感到内疚的秘密。”

“甚至对他，我也不喜欢说谎。”塔里娜诉苦说。但同时她听说一切妥当，就忍不住兴奋得心口直跳。她能去杜维尔了，今晚她能跟吉蒂一起航行，能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外国的海岸。

“我有件事必须要做，”她急切地说。“那就是让我妈妈和爹爹知道我上哪儿去了，我打个电话行吗？”

吉蒂很震惊。

“但是，你不能从这里打电话出去，”她答道，“那些秘书注意收听所有的谈话。”

“他们为什么要收听呢？”塔里娜问。

“我不知道，”吉蒂答道。“可是，他们肯定会有的，这类事我见过。而且，在电话里我和朋友商量的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可父亲都知道。”

塔里娜想起餐桌下安装录音机重放谈话的事。既然如此，那些秘书奉命收听电话谈话，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我一定要让妈妈知道。”她说。

“我们得在午餐前找时间溜到村里去，”吉蒂告诉她。“我先去弄一辆车，别人不会问的。在我开车走后大约三分钟，你在小路的中途等候我。”

“我同你一道去吗？”

“不，最好我一个人去，”吉蒂回答说，“你不知道那些七嘴八舌的人在屋子里会怎样讲。”

她讲完话就走了。塔里娜叹了口气。总有这么多的神秘的事出现。她怀疑这些事是不是能得到颇为合理的解释。

她仍然不能忘却她听见从秘书办公室门背后传出来她自己说话的声音。无疑的，任何人记录下在他自己餐桌上说的一切话，总还是很寻常的事情呀。

她想回忆那三个来进午餐的人是谁，那个靠着她坐的是威廉爵士，但他姓什么可不知道，另一个是少校，第三个她十分肯定，有个很庸俗的名字叫霍布金生。

为这伤脑筋没有用。塔里娜想，她是不会找出答案的。说真的这不关她的事。

她下了楼梯，走出了大门，匆忙地跑下台阶，快步走上了车道。她没有走多远，吉蒂的车就赶上了她。

“跳上来。”她坐的是一辆时髦的双座美国跑车。说着就开了车门。

塔里娜上了车。

“你看见了什么人吗？”吉蒂问道。

“除了一个男仆外，我没有看见别人。”塔里娜答道。

“那好，”吉蒂说。“我只怕你碰见伊琳或迈克尔。我们不好说我们是到外面去打电话的，可是他们知道我们在村子里没有什么需要买的。”

“为什么没有呢？”塔里娜答。“我们可以说我们要买些丝带或邮票或别的東西。”

“邮票是由男管家摩理斯供给的。如果我需要扣子、丝带一类的东西，向伊琳的女仆去取就行了，她存放得很多。”

塔里娜大笑起来。

“这真是荒谬可笑。”她说。“那么，不经过军事法庭，我们是不能到村里去了。”

吉蒂也笑起来，但接着又认真地说：“正是那样，总有那么多的问题，问我去干什么呀，为什么呀，这都是因为每个人闲得没事干。”

“这倒象是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塔里娜说。

“那里有电话间。”吉蒂急忙刹住车叫喊说。她们刚好到村子边上。

塔里娜下了车。

“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办。”吉蒂说。“我把车子往前开再转回来。我还要去村子店里买些酸水果糖，我只是觉得这样东西在家里还没有，要是有人问起的话，这倒是个比较好的借口。”

“好吧。”塔里娜答道。

她走进电话间把钱准备好了。接着，她向接线员要了教区的电话号码。她能听见电话铃断断续续地响。她想，跟平时一样，家里的电话在父亲的书房里，她母亲这时会在厨房里，在她听电话前，得花点时间等。

终于，听筒拿起来了，她的母亲的声音讲：“喂。”

“喂。妈妈！”塔里娜叫喊道。可又被接线员打断了。

“请按钮A。”她叫喊说。

塔里娜照她讲的办了。

“妈妈，我是塔里娜。”她叫道。

“喂，亲爱的，我一直盼着你来电话。你过得快活吗？”

“是的，我过得好极了。”塔里娜答。“妈妈，你猜猜看？我们今天下午要到杜维尔去。”

“到杜维尔！”

格雷兹布鲁克太太感到意外。

“对，纽百里先生带着我们坐他的游艇去。”

“塔里娜，你的衣服怎么办？我肯定在那种地方你不会有合适的衣服穿的。”

“一切都好，别担心。”塔里娜说，“吉蒂和我穿同一个尺码，凡是我需要的，她都借给我。”

“我奇怪为什么你几乎把所有的衣服都送回家来。”格雷兹布鲁克太太告诉她说。

“我不能想象你现在穿什么。”

“吉蒂有那么多东西，我无论需要什么，她只用叫我从她的衣柜去取就行了。”

塔里娜觉得自己脸红了。对外人弄虚作假是一回事，要是对自己母亲，则是另一回事了。

“那就好了。”格雷兹布鲁克太太说。从她的声音听出她放心了。“我一

直在为你担心，我还想把钱退给你。你太好了，给我寄来这些钱。亲爱的，这阵子我们的日子可非常难过，唐纳德自从生病以来特别需要调养，你知道他多么爱吃水果啊！”

“是的。我知道，妈妈。我现在好得很，什么也不缺，事实上我希望能够多给你寄点什么……我……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工作。”

塔里娜觉得她不能告诉母亲，钱是她最好的朋友给她的。她能肯定她父亲不会让她接受的，他宁可受穷，也要维持他的无上的自尊。

“太好了，你可别为我们担心。”格雷兹布鲁克太太说。“我们会安排的，无论如何，你赚的钱你自己也要用呀。你还得给许多人小费。”

“一切都非常好，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当了。”塔里娜说。

“你的游泳衣怎么样？要不要带你的那件去？”

塔里娜眼前出现了她那件便宜的旧游泳衣，她几乎穿了五个暑天了。它已经补过，还褪了色。只要一想到她穿这件旧游泳衣到杜维尔去游泳，就叫她发抖。

“不用了，行了，妈妈，我可以向吉蒂借一件穿。”

“哦，别忘了谢谢她的款待。谢谢她让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格雷兹布鲁克太太说。“我们也为你非常高兴，爹爹昨晚刚说过，你和有钱的人相处，机会太好了，你不必急于直接离开剑桥去找工作干。”

“我在这里每分钟都过得快活。”塔里娜说，“向唐纳德和埃德温娜问好。”

“我会的。”她母亲答应说。

“代我给爹爹一个亲吻，你别太劳累了，好吗，妈妈。”

“我不会的。”

在格雷兹布鲁克太太的声音里听得出她有点觉得好笑。

“再见吧，亲爱的。愿上帝保佑你。”

塔里娜挂上了听筒。她对着电话间墙上的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的脸，她注视着自己的眼睛，感到羞愧。

假如她母亲见到她穿着吉蒂的衣服，假如她知道她讲的是谎话，而且不惜弄虚作假继续扮作有钱有地位的人，她一定会非常难受的。

“决不能让她知道。”她下决心说。随后打开电话间的门，溜了出来，走到阳光下面。

她以为路上没有人，但是她立刻看见右边不远处树荫下有一辆车在等候着，那是一辆灰色敞篷车，里面坐着一个人，正是迈克尔。塔里娜瞧着他愣住了。

“我可以用车送你回去吗？”他问。

“不……不，谢谢，一会儿吉蒂会来接我的。”

“啊，我看见她到村子里去了。我正在奇怪她怎么把你撇下了。后来我经过电话间时，发觉我不会看错了人，你是有紧急事打电话吗？”

塔里娜简直呆住了。她觉得非常尴尬，首先是因为碰见了她；其次是因为认识到他公开而毫不羞愧地表示了极大的好奇。

“我突然想起有点事还没有办。”她说，“我要找的这个人在我回去以前可能会出门。”

“原来是那样。”他微笑说。

“嗯，正是那样。”她答道。

他们在互相敷衍，她想。但不知为什么她一点也不怕，反而觉得兴奋。

“你正在愉快地期待着这次航行吧？”他问。

“非常愉快地。”

“你不怕晕船吗？”

“我……”塔里娜及时发现自己正准备说不知道，她突然刹住了并且改口说：“那要看海上的情况了。今晚无论怎样应该是风平浪静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迈克尔说，“晚餐后如果你到甲板上来，我要指给你看古老英国的万盏灯火，它们是非常美的，我想你一定知道。”

“是的，当然。”塔里娜有点心虚地说。

她不大懂他讲的是什麼。接着她松了一口气，看见吉蒂飞快地把汽车开来，在村子里的街道上激起了飞扬的尘土，在一阵尖锐的刹车声中，她把车停下来。

“很抱歉使你久等了。”她说。这时她看见了迈克尔。“你在这里干什么？”

“和你一样，我想。”迈克尔答道。

“你在监视我们，”吉蒂说，“我不会让你这样子的，我们干什么和去什么地方完全与你无关。”

塔里娜惊愕地从吉蒂怒容满面的脸转到迈克尔惊奇的脸，“他是当真感到意外了。”她对自己说，她希望吉蒂没有那么冲动地向迈克尔发脾气。

“我到村里来给自己买几片刀片。”迈克尔说，“如果我在无意中偶然发现了我不应当知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的行动是十分清白的，我并不想冒犯任何人。”

“那么，我来是买酸水果糖的，”吉蒂示意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糖就在我身边座位上。”

“我当然相信你，”迈克尔和蔼地说。“我为什么不呢？”

塔里娜跨进了吉蒂的车。

“别多说了，”吉蒂低声地说。

吉蒂猛地推动排档，没有再看迈克尔一眼，把车开走了。

“老是这样。”她怒气冲冲地说。“伊琳派出年轻人来监视我，只是为了满足她自己，让我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小孩，不论干什么，上哪儿去，都得先问过她。”

“我相信这次你错了。”塔里娜说。

“你不了解她。”吉蒂反驳说。“要是你和我们一块呆得久些，就会看出我是怎样看待伊琳的。我恨她，我也恨迈克尔。”

塔里娜默默不言。她觉得自己应该对她的那些感情作出积极反响；她应该讲她也恨迈克尔，她也怕他。但是，她没法强迫自己把话说出口。

她很奇怪他答应带她去看英伦的灯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无疑的，她一点也不恨他。

第五章

塔里娜站在船舱里，倾听海水拍击船体的声音。船航行得很慢。因为纽百里先生吩咐过要用差不多整夜的时间穿过海峡，这样，当船在特鲁维尔靠岸时，女士们用不着早起床。

“我们必须要在特鲁维尔港靠岸，”吉蒂告诉她。“因为杜维尔没有港口，不过两地相隔只有一英里左右。遗憾的是伊琳认为特鲁维尔太嘈杂，我们不能留在游艇上，只好去住旅馆。”

就塔里娜而言，只要他们能到达，她根本不在乎早起床或在哪里住宿。她简直难以相信航行已真的开始，英国已被抛在后面，而在她前面就是法国。

当他们乘车驶下南安普顿时，她一直觉得仿佛会发生什么事情阻止她前往法国，她简直难以相信最后她所有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她是在出国途中了。

这次旅行是由纽百里先生带领，一切经过了精心安排并布置得很奢华。吉蒂、塔里娜、伊琳和迈克尔乘一辆罗尔斯豪华轿车，纽百里先生带着柯利亚先生和他的秘书主任乘坐另一辆启程，跟随着的还有两辆车，装着佣人和行李。女佣人中有伊琳的女仆和吉蒂的女仆，她同时也侍候塔里娜；另外有纽百里先生的跟班；有二等厨师，每次出海他总是跟随他们的；有两个男仆充任游艇上的服务员；此外还有固定的游艇上的工作人员。

“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对我是多么新鲜啊！”塔里娜想。她看见了吉蒂供给她的时髦的行装，几十个手提箱、化妆盒、帽盒都放在南安普顿港的码头上。

港口里有许许多多的船只。塔里娜突然希望能乘上大海轮横渡大西洋。要是她真的能够去加拿大旅行，那该多好啊。这时，一个声音好象代替她高声说出了她的想法，在她身旁说道：“你是在想家吗？”

是迈克尔在问她，但是一时她换不清他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会呢？”她问。

“在你注视着伊丽莎白皇后号时，我看出你的眼睛带有怀乡的神色。”他说。

“那是……”她开始说。只是控制住自己不再发问。她知道她既然在大西洋上往返航行过多次，应该见过伊丽莎白皇后号的。

“对，那是伊丽莎白皇后号，”他答道，好象她已经提完了这个问题。“你不认识它吗？”

“一时没有看出，”塔里娜冷淡地回答，“况且我从来不善于识别船。”

她很快转身走开了，害怕迈克尔会再找她谈别的事，几分钟后，她走上了“苍鹭号”。

这是塔里娜所见过的游艇中最漂亮的一艘……不过她暗自想道，她可没有标准，由于她看见过的船实在太少了。

首先，她从来没有料到纽百里先生的游艇会有这么大，它似乎象一艘小海轮。其次它的全身白得耀眼。尽管她决心要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还是禁不住叫喊道：

“这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吉蒂使个眼色提醒她，但是纽百里先生感到很高兴。

“它是很舒适的。我看应该这样讲。”他说。“它应该是舒适的，只要看它化了多少钱就知道了。”

“父亲花的钱总是值得的。”吉蒂用嘲笑的口气说。但是没有通常那样多

的抱怨情绪，她很快向甲板周围看了一眼，塔里娜心里明白，她在寻找她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就是那张她梦寐以求的亲切的面孔。

“唉，我这个人就是厌恶大海。”伊琳使性子地说，“答应我，瓦尔特，不到晚餐后我们不开船。”

“行，当然行，”纽百里先生回答：“直到你上床睡觉，我们不会开船的，如果你服用安眠药，那么船把你带到海峡对岸，你还会什么也不知道哩”

伊琳走到下面去了，塔里娜靠着栏杆看海鸥在天空盘旋，在海洛里呈现灰色而且很脏的海水，在这里经过阳光的照射变成了金色的海洋。

她感到一阵兴奋透过全身，这是一场冒险的开始，现在，在她生命中终于有令人兴奋的事发生了，而在昨天她的生活好象还是那么沉闷和沮丧。

“我们去找自己的舱房吧。”吉蒂说，塔里娜从她的声音里察觉出她失望了。“我哪儿也找不到他。”她们走下去时，她轻声说道。

“可能他在岸上。”塔里娜提醒她说。

“我总以为他一定会到这里来见我们的。”吉蒂说。

船舱跟游艇的其它部份一样豪华，舱内装饰得非常漂亮，真正的床代替了船上的铺位，还有小巧的梳妆台，上面有精巧的暗藏的灯光和镜子，无论什么人坐在那里都会显得特别漂亮。浴室是通到塔里娜睡觉的舱房的，在房内床边有收音机和各种取暖设备和通风设备。

“我相信我一定会按错按钮的。”她笑着说，“说不定会给我自己来个淋浴。”

吉蒂上去按住了她的嘴。

“天哪，别看到什么东西都那么高兴，记住你有钱，非常有钱，你父亲很可能有六艘这样的游艇。”

塔里娜开始大笑起来。

“全都是那么荒谬可笑。”她说，“我一点也不相信任何人会被这样笨拙的玩笑骗过去，我应该对你父亲和继母说出真话。”

“如果你讲了真话，要是你还能跟我们一起到杜维尔去，那才叫稀奇呢。”吉蒂警告说。

“你真的是那样想吗？”塔里娜问道。

“你还没有看透伊琳的为人吗？在我说她是从来未见过的最势利的人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吉蒂说，“如果她知道你只是一个穷牧师的女儿，她会不准我父亲花一个便士带你到任何地方去的，她还要说你不会给我带来好的影响，说我应该只在我自己这个阶层里交朋友。”

吉蒂苦笑了。

“真可笑，不是吗？我自己的阶层！要是那样，我只能和酒吧女招待或工厂女工交朋友了。”

塔里娜扬起眉毛，吃惊地问：“你为什么那样讲？”

“因为那是真的。”吉蒂答道；“要是伊琳知道我把事情真相讲了出去，她准会宰了我。事实上我祖父从欧洲来到英国时口袋里不名分文，他是捷克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他不在乎做任何苦工，只要能赚钱。他起初在鞋厂里扫地，每星期只有五先令。”

“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塔里娜说。

“我是这样，”吉蒂答道：“可伊琳总是谎称父亲出生于贵族家庭，统治着几千名不驯服的农奴，天哪，她真是骗子！”

“忘掉她吧。”塔里娜简单地说。

“那正是我要努力做的。”吉蒂答道：“我要四处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乔克。你来吗？”

“我要在这儿呆一会。”塔里娜说：“我要看着所有的小玩意，拧拧它们，看看是不是真的。”

吉蒂笑了一下，走出舱房，把门关上了。

塔里娜走到舷窗那里，向外凝视，她似乎看到了从牧师住宅的后窗口望出去的景色。

污秽的房屋靠得很紧，急待修理，一排排湿衣服迎着微风飘动，儿童们在泥泞的街道上边跑边互相叫唤，翻腾打闹，瘦瘦的饿得半死的猫在垃圾堆里爬来爬去。

她叹了口气，转身走开，要是她父亲和母亲现在能和她在一起，要是她能把一部份的假期让给他们，这该是多么有意思啊。她想起在她家门前不断有人来探访。

“请让我和牧师讲句话，好吗？”

“可以请牧师来看看我的祖母吗？医生认为她活不长了。”

“牧师能帮我说说吗？”

“牧师能不能……”

“牧师可不可以。”

没完没了的请求，从来没有一个被拒绝或被推掉。她想到母亲整天擦这擦那，洗衣服，打扫房子，做饭，有时她急忙地出门去，说“我不会耽误太久的，下午三点我参加母亲联合会，开完会我马上得去看看鲁宾逊太太。”

电话铃响了，门铃响了，人们在找她。格雷兹布鲁克太太总是面带笑容表示同情。

每一个人离开牧师住宅时都感到在世界上还有人了解他们所受的痛苦。

塔里娜用手抚摸着椅背，这把椅子的价钱足以抵上她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余。

“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她扪心自问，但是她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住在破旧又忙碌的小小牧师住宅里的人却比在这美丽豪华的游艇上的人要幸福愉快得多，幸福是举足轻重的，是人人所寻求的，而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到的。

“不过金钱可以叫人觉得又舒服又漂亮。”塔里娜低声说，她在镜子里注视着自己，她认识到吉蒂的衣服使她变了样。

“好漂亮的衣服。”她自言自语，抿着嘴轻轻笑了。然后她跑上了升降梯，她刚刚跨上甲板，吉蒂就来了，她的眼睛在发亮。

她转头看看，肯定别人听不见时，使低声说。

“一切都好，他在这儿！”

“他高兴见到你吗？”塔里娜说。

“我想是的，”吉蒂回答说，“他完全是苏格兰人的脾气，遇事不流露，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他一定是高兴的，因为我很高兴见到他。”

塔里娜暗自思量，认为这不大合乎逻辑，但她没有这样讲，只是注意看着吉蒂富于表情的脸，它好象突然活跃起来。

“我爱他，”吉蒂说，“我能肯定这点。以前也没有怀疑过，但我很久没有见他，现在我又见到了他，我更深信不疑了。”

“唉，吉蒂，别过早下结论。”塔里娜请求说，“在你还不十分确切地知道是爱他以前，说什么你爱某人，那很容易。但是爱情是能用很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的爱包括了所有各个方面。”吉蒂粗野地说。

“你怎能那么肯定呢？”塔里娜说。

“我能肯定。”吉蒂答道，“你见到乔克，就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此刻他正忙着，不过我想过一刻钟以后能找到机会跟他谈话，我们在这儿等着，然后我们可以到前面去看看。”

塔里娜不再说话了，她为吉蒂担忧，她知道这个姑娘忍受了多少孤独，在家庭里是多么郁郁寡欢。她没法不觉得，他是她所遇见的第一个与那些他们硬要介绍给她的人迥然不同的男人，所以她迷恋上了他，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是能有机会谈谈该多好啊。”吉蒂说，“他害怕船长和别的船员的闲言闲语。我害怕父亲和伊琳，一切是这么困难，不过在我们到达杜维尔以后，也许我们去找到机会见面的。”

塔里娜心想那是不大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她以前从未到过杜维尔，她很难预料他们在那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刻钟以后，吉蒂侦察了一番，又回来了。

“他现在正在前面。”她说，“快来，附近没有人。”

塔里娜从安乐椅里跳了起来，随着吉蒂转到船的那一边，她看见一个身材结实，晒黑了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他外表英俊，粗犷甚至带点野性，他有一双深陷的蓝眼睛，眼睛里不知怎么的，有种莫测高深的难以捉摸的神色。

“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乔克。”吉蒂说，“我已经告诉她所有关于……我们的事。”

塔里娜看出乔克？麦克唐纳有点紧张了。

“没有什么可讲的。”他有点生硬地说。

“我知道。”塔里娜回答说，好让他放心。

他似乎放松了些。

“吉蒂小姐是我雇主的女儿。”他说。

“唉呀，别讲那一套，乔克。”吉蒂大声喊道。

“然而这是真的。”乔克？麦克唐纳毫不妥协地说。

“嗯，我知道。”吉蒂说，“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没有什么关系。”

“它肯定会有关系。”他答，“如果这次航行中有人见到我常跟你谈话，那就会意出麻烦来的，现在我得走了。”

“请，请别……”吉蒂恳求说。可他举手到帽沿上行了个礼就走开了。这使塔里娜看出，一个男人如果穿上了制服，会显得英俊得多。

“让他走吧。”她对吉蒂说，“他知道怎样做最好，你一定不想给他添麻烦吧？”

“不，不，当然不。”吉蒂回答说，她很快地平静下来。“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我们有很多事要商量。”

“当他忙的时候，你们是不能商量的。”塔里娜反驳说，“你必须记住他的好名声跟你的名声同样重要。”

“我从来没有想到。”吉蒂说。

“我不想对你说教。”塔里娜笑着说。“不过，我觉得你相当自私。”

吉蒂紧紧握了握她的手臂。

“我不在乎你对我说教，要是伊琳对我这样，只能让我发脾气。现在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以后得多留意。”

塔里娜低下头吻了吻她的面颊，但是当她独自回到舱房更在准备就餐时，她理解到吉蒂不仅要隐藏她的情感还要控制她的冲动，这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希望他是好样的。”塔里娜想，“为了吉蒂，我希望他是的。”她不能不认识到：在吉蒂和乔克的不同社会地位之间，横着一条鸿沟。

她可以想象。如果伊琳知道了所发生的事，她会多么震惊。现在她对纽百里先生也有了足够的认识，所以她很清楚，他一定会很不高兴的。

她换好了衣服，正在想纽百里先生的时候，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进来。”她叫了一声，以为是女仆敲门。接着门开了，出乎意料之外，是纽百里先生在门口。

“我可以进来吗？”他问。

“当然。”塔里娜答道。

他走进舱房，小心地把门关上。

“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

“帮忙！”她应声说。

“对，”他笑着说。“你可以为我做件事吗？”

“当然，”塔里娜答道，“任何事都行。”

“其实这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他说，“你瞧，下星期四是吉蒂的生日，我给她买了一件小礼物，在我们到达特鲁维尔港时，海关人员要上船检查，有时他们会把整个船搜查一遍。”

“总之，我不愿意让他们发现吉蒂的礼物。我并不在乎海关税，也许要付的，但是我不想让她早知道我给她买了件什么礼物，这样到时候她会感到又惊又喜。”

“当然，我明白。”塔里娜说，“但是，你要我干什么呢？”

“我要你把它藏在你自己的东西里的某个地方，”他答，“你是一个客人，所以他们不会对你感兴趣的，而对我就不同了。我作为游艇的主人，总是他们怀疑走私违禁钻石或枪支的对象。”

他被自己开的玩笑逗笑了。

“行，我会把它藏起来的。”塔里娜说。“我还不知道藏在哪里好，但是我肯定他们不会发现的。”

“谢谢你的好意。”纽百里先生说。“还要请你注意，这是个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除了吉蒂以外还包括伊琳和迈克尔。我总是喜欢假装不给人送生日礼物，然后在每个人得到后，都感到惊喜。”

“啊，那正像我父亲一样，”塔里娜说。“他没有时间，也不能花……”她支吾了一下，然后很快接着说：“……花时间上街采购，然而在圣诞节他总是有漂亮的礼物送给每个人。”

“嗯。我看他和我是一个类型的。”纽百里先生笑着说。“谢谢你，塔里娜，仔细收藏好。”

他把一包很小的东西放过她手里，不知怎么的，她原料想这包东西会大得多，她几乎困惑不解地向它看了一眼，这小包非常轻，包装得很仔细，

并用好几小团火漆牢牢封住。

“谢谢你。”纽百里先生又说。他走出了舱房，把门关上。

塔里娜站在那里凝视着手中的小包，里面是什么呢？她感到奇怪，当然是珠宝，可是它无疑是很轻很小。

她向舱房四周看了一下，想找一个藏东西的最好地方，她记起了一个侦探故事里写的是把东西藏在女主人公的鞋尖里，但是把东西藏在衣服之类里的想法立刻被排除了，因为女仆艾拉会收抢她所穿的每件衣服，因而会很容易发现它的。

不，一定要找出个更好的地方，碗柜和抽屉都安装在墙里，海关人员要是找什么，碗柜和抽屉都是他们首先要检查的地方。

塔里娜站在那里动开了脑筋，要找到这种既不显眼又可以把东西藏得好的地方，比她当初想的要困难得多。

随后，她想出了一个主意，悬挂在洗手盆的架子上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海绵袋，艾拉把海绵和法兰绒面巾都装进了袋里，除了海绵袋就只有发刷、梳子和牙刷这几样东西是她自己的，是从剑桥带来的。

这只粉红色海绵袋实际上是她妹妹埃德温娜去年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她一便士一便士积攒下钱来买的。塔里娜很喜欢它，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妹妹做了无数小小的牺牲，才能积累到两先令十一便士，买到了这件礼物。

艾拉已经从袋里取出了海绵和法兰绒面巾，把它们放在盆子旁边，海绵袋空空地挂着。塑料是不透明的，也很厚，可以收藏纽百里先生那只很小的包。她拉开袋口的带子把小包悄悄放了进去。没有人会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它在镀铬的金属架上轻轻地晃来晃去。

塔里娜得意地微笑了。“应该把东西收藏在最显眼的地方，最好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谁这样讲过呢？或是她在哪本书上读过的？反正这是她能想出隐藏纽百里先生小包的最好的地方。

她蓦地想起，到了晚餐时间了。她从舱房跑了出去；过了差不多三小时以后，她又回到了房里。她首先想到的是收藏在塑料袋里吉蒂的礼物。

她摸了一下，它还是安安稳稳地在那里。当她站在那里听外面海水发出的声音时，她发觉自己突然想起了这天迈克尔对她讲过的话。

“我要指给你看英国的灯火。”

自从他们上船以来，她还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她觉得，即使他们单独在一起，他也不会再提到他所讲过的话了。

他是真心讲的，还是仅仅出于礼貌，到后来又后悔提出过这样的邀请呢？对这个谜，她得不到答案。

在大客厅里，当他们互道晚安时，在他的眼色中没有任何表示，他的声音也没有表达出什么。

“晚安，塔里娜。晚安，吉蒂。”

仅此而且。接着她便回到了船舱，一直到现在，才记起他对她提过的事。

伊琳大约在十点钟便回房就寝了。纽百里先生把他们留下来玩桥牌，他说他喜欢晚餐后玩一盘。塔里娜和他配成一对，吉蒂和迈克尔配成另一对。塔里娜没有经验，出了许多差错，当他指出她的差错时，他还是很爽快的，对她的笨拙一点不恼火。

她的思想全集中在打牌上面，没有空去想别的事。可是，现在她记起来了，当然，这有点可笑，她应该象别人那样立即回房睡觉。现在已经很晚了——差不多十一点钟了。

没有人会料到这时她还会走上甲板。

她开始慢慢地解开衣服的腰带。这是件漂亮的衣服，有着宽大松散的下摆，配上浅蓝宝石色花边和粉红色丝绒裙带，她刚解下腰带又把它穿上了。她不想睡，她肯定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她自己不可以去到甲板上观察那些灯火呢？

她并不是希望迈克尔也在那里，她对自己说，是他才使她脑子里出现这个念头的，可是他自己却忘掉了。她突然产生了不惜冒险活动的想法。这时回房上床睡觉该是多么扫兴啊！她随时都能睡，只是现在不行，现在有那么东西可看啦。

她走到衣柜前，取出吉蒂借给她的外衣，这是一件柔软的蓝色羊毛衫，非常暖和、舒适。她把胳膊套了进去，把毛衣拉下紧贴着她的身子，她对镜子照了照，看见自己的眼睛晶亮发光。

“我并不打算去和谁见面。”她高声说。“我只要去看看大海，不管怎样，看一会儿也行。”

她关上了舱房的灯，轻轻地穿过铺着厚地毯的走道，从宽宽的升降梯爬上甲板。这时四下无人，她也并不期望有人，船在黑夜中缓缓向前行驶。她走到船头，靠着擦得发亮的栏杆向后眺望。她觉得微风轻轻地把她的头发从前额拂起。

她看见了海岸的非常模糊的轮廓。沿着海岸她看见了一片灯火，几乎象黑暗中的萤火虫一样。远处悬崖峭壁上的灯火在上下闪动，仿佛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还有往来船只的灯光；那些高悬在头顶上飞机的灯光也夹杂在星光点缀的天空中缓缓运行。

这一切是无比美妙的。她觉得它们简直象一条项链环绕着一个安全和坚强的整体，那就是英国。突然，一个声音在她身边响起。

“我说过我要把它们指给你看的，它们真美，是吗？”

她没有听见迈克尔走上甲板，但是这时，他并没有使她感到吃惊。似乎她一直知道他会来的。

“是的，非常美。”她说，“美得令人难以相信是真的。”

“但它们确实是真的。”他说，“每一个灯光代表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孩子；代表一个家庭，一个人在工作，在奋斗，在挣扎，企图到达某个地方；代表着一个人在恋爱，在生活，在死亡。每个灯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它们全是属于英国的。”

塔里娜没有转身去看他，她不加思索地说：

“我没有想到你竟能有这样的见解。”

“难道我那么象蠢材吗？”他说，“或者是因为你觉得处在我们这样地位的男人，除了金钱，对任何别的事都不会有感情。”

“我没有那样讲。”她说。

“没有，可是你是那样想的。”

“不，我也没有。”塔里娜否认说，“我刚才完全没有想到你，我想到的是这些灯火，而你却用言语把我所想的全都说了出来。我还不够聪明，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

“用言语说出你的想法。”他温和地说。“是那样吗？”

“对，是那样。”她答道。

“而你不希望我糟蹋掉这片美景和这个时刻？”

这是一个问题。停顿片刻后，她几乎是用耳语般的低声说道：

“不，请不要。”

他们默默无语站在那里，塔里娜似乎觉得站了很久。一条船从陆上的避风处驶了出来，它灯火通明，转了个弯，向南方驶去。还有一艘拖船转向了北方。塔里娜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里简直是神仙境界。”

“我记起了第一次见到蒙特卡洛的灯光的情景。”迈克尔说。

“我从没去过蒙特卡洛。”塔里娜答道。“但是，我不相信别的地方会比这儿更美。”

“美对我来说是非常孤单的东西。”迈克尔说。“我思想和别人一起分享，我希望知道别人所感觉的正是和我感觉的一样。否则，总有点不完美。我非常想说，‘你也是这样感觉吗？’或者‘你也是这样想的吗？’有时没有人回答我，只有风和太阳，可是他们都是非常冷寞的伙伴。”

“听你这么说，你一定非常寂寞。”她脱口说道。

“我有时寂寞得简直无法忍受。”迈克尔答。“然而，我还得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寂寞决不会真正持续下去，总会有某件事、某个人来解脱它。那时候，我们会非常感激的，因为我们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寂寞和不寂寞的区别。”

他的声音里有种语调告诉她，他是痛苦的。她怀疑地问：“那就是为什么你今晚要和我在一起观看这些灯火吗？”

“让我独自一人看。我实在受不了。”迈克尔回答道，“所以我要你也在这里。”

“谢谢你的好意。”

“好意？”在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你认为我是出于好心？”

“不是吗？我想全靠你非常好心地把它们引给我看了这些东西，不然，我决不会发现它们。”

“你真太天真了。”

她头一次转过脸去看他，天色很黑，但她还能看出他脸部的轮廓，深沉的眼睛。使她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向她微笑。

“天真？”她询问说。“在哪方面？”

“我不了解你，”他回答道。“但是我想了解。”

他低头看着她，在她脸上搜寻着。这时她突然发觉月亮正在从云后面露出来，她的脸一定很清晰地朝着他，而他的脸仍在阴影里。

她站在那里注视着他，试图弄清他的意思，也想领悟自己内心某些奇怪的感情，这几乎是一种高昂的激情，一种突如其来的紧张穿过她全身，她在期待仿佛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你非常美！”

他的声音如此低，他的话如此突然，使她喘不过气来。

但她只能看着他，后来她仿佛想摆脱掉那使她着迷的魔力，把头掉了过去。

“你是在胡说。”

她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并不真诚。

“我是在说真话，你很美，我想不到有哪个姑娘能这么美。”

“你不可能见过许多姑娘哩。”

塔里娜想把话说得轻松些。她仿佛觉得迈克尔更靠近了，他的手臂贴近了她靠在栏杆上的手臂。

“塔里娜，这名字对你很合适。”

她没有回答。他说出了她的名字，象是在呼唤。接着他又讲下去。“现在，”他继续强调说，“我们正处在无人地带。昨天我们在英国，明天我们将要在法国。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正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只有你和我——塔里娜和迈克尔！”

“过去和未来。”塔里娜柔和地重复说。

“然而，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现在一定会变成过去。”

“它也会变成未来。”他温和地说。“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会带来什么吗？”

“我想过，但是我不想知道。”塔里娜答道。

“你不想吗？我却很想知道，我很好奇。不过，大概因为我住在东方的时间太久，所以也变得相信宿命论了。天意不可违抗，而且它越来越近了，你感觉到了吗？”

塔里娜觉得一阵颤抖透过全身，究竟是恐惧还是狂喜，她不能肯定。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她轻声说。

“我想你知道。”他说。“它越来越近了，小塔里娜。我们无法躲避。有的东西太重要了——命运和爱情，我们不能逃避它们。”

“我们想逃避吗？”

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她只知道他对她施加了魔力，他使她着迷了，使她越来越靠近了自己，她避不开他的声音，也避不开他就在她身边这一事实。

“我不想逃避。”他答道。“但是你可能有不同的感觉。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逃避的。这就是命运和爱情。”

她觉得他的手触摸着她的手，突然她感到一阵惊慌失措，可是太迟了，他的另一只手臂已经伸出，他紧紧地拥抱着她了。

她犹豫不决地移动了一下，好象是想躲开，然而他的嘴唇已经吻着她的嘴唇，他征服了她，吻着她的嘴唇不放，他的吻是那么狂热，使她慑服，使她困扰，她成了他的俘虏。

第六章

塔里娜一时由于感到意外和震惊，几乎呆若木鸡。接着迈克尔嘴唇的压力和手臂有力的拥抱唤醒了她心中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仿佛有团火焰穿过她的全身，留下一种强烈的狂喜，并且越来越强烈，一直到她整个身体在这种刺激下战栗不已。

时间过去了很久，他们还紧紧拥抱着在一起。塔里娜觉得似乎深深地陷

入了奇妙的爱的海洋里，她不加思索地沉浸在里面，除了内心的欢乐外，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最后他们轻轻地叹了口气，嘴唇分开了。她的头向后靠在迈克尔的肩头上。在银灰色的月光下，他低下头来看着她。

“我的爱人！”

他高声说道，他的话含着深沉、激昂的热情。

直到这时，塔里娜才突然察觉到发生了什么。她发出有点不连贯的喘息声，转过来把脸藏在他肩膀里。

他默默无语，只是把她抱得更紧。她紧紧地偎依在他有力的怀抱里，有种说不出的安慰的感觉。她要更紧地依偎着他，永远不要再尝到独自一人的孤单的滋味。

“塔里娜！”

她听见了他那迫切而激情的声音。她稍稍把头抬起，似乎在倾听，她腴地避开了他的眼睛。

“你真大可爱了，”他说。“我刚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我一生中所要找的姑娘。

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的模样，那么年轻，那么娇艳，那么迷人，简直太迷人了。”

塔里娜的头脑里回忆起了一幅情景：迈克尔正给伊琳端去饮料，奢侈豪华的游泳池，伊琳的金发上闪烁着阳光。

几乎还没有意识到她在干什么，塔里娜变得僵硬了。伊琳和迈克尔！迈克尔和伊琳：这两人在她的思想里是不可分割地连系在一起的。

“我爱你！”

他说出来了。迈克尔的声音是如此低沉，如此动人，这个声音使她一听见就倾心于他了。

“啊，我爱你！”

这句话，她没想到过会有任何男人对她讲，更不用说迈克尔了。

“为什么？”

她问得非常轻，可他一下就听见了。

“我刚才说过，因为你是那么可爱呀。你用你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那样瞧着我，我就简直没法解释你使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你的嘴唇微笑时微微向上弯起；我知道你有点害羞，有点害怕。天哪，如今最难找到的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在害羞的时候充满了女性的魅力。”

塔里娜慢慢地从他身边缩开身子。“伊……琳，”她颤抖地说。

于是她知道促使他们把一切都忘了而投入彼此怀抱中去的那股魔力已经消失了。痛苦使得她几乎哭了出来，她知道它必然会消失，她不想让它消失。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伊琳挡在他们中间，非常清楚，好象就是她本人当真站在他们中间一样。

“伊琳怎么啦？”

迈克尔的声音突然变得严酷起来，那种深沉的感情的共鸣也听不见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塔里娜讲得那么低那么轻，可还是不得不说出来。

“她对你和我两人是毫无关系的。这只是我和你两人之间的事。这是我们的秘密，塔里娜。”

她觉得自己在颤抖。他们在谈些什么呢？难道他不懂得秘密是该隐藏起来的事，对这些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而且不说出来。

“我得走了。”

她突然迫切地希望离开这里。

“不，不，别离开我。”

他伸开手臂又拖住了她；随后当她想挣脱时，他有力的身子靠得更紧了，他拖得这么紧，使她无法抗拒。她只能把头摆开，不让他接触到她嘴唇。

尽管如此，他还是吻了她。他又一次吻她，这次更为激动，更为疯狂，好象对她有点生气。

“不，不行。”

她想要制止他，可是太迟了。心醉神迷的情绪已经偷偷地透过她的全身，侵蚀了她的意志，耗掉她的力量，因而她只能紧紧抱住他，在他的嘴唇下面，她的嘴唇变得柔软了。她在发抖，她全身软弱顺从；后来突然间她挣脱了。

“我爱你，永远不要忘记。”他说。

她站了片刻，喘了口气，准备走开。接着，她跑起来，跑过甲板，从升降梯下去回到了自己的舱房。

她关上舱门，把它锁上，然后站在那里，双手捧住发烧的双颊。她扑倒在床上想思索一下，平静一下她心里翻腾起伏的狂乱思绪。

“我爱你！”

她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她还能听见这句话一再重复发出回响；接着她本能地提出了问题：“为什么？”

情感的浪潮在她全身汹涌翻腾，她感到自己的嘴唇热情饱满，自己的乳房丰满坚实。

然而，她知道除了脑子里想的问题外别的都无关紧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爱她。

在她眼前突然出现一幅幅图景：迈克尔和伊琳正坐在游泳池旁谈话，两人的脸靠得很紧；他在餐桌上对着伊琳微笑；他为她去取披肩；他握住了她的手。伊琳和迈克尔！

然而，她是个结过婚的女人，而且……很有钱！现在，这个想法终于呈现出来了。

她一直躲开这个想法，竭尽全力想向自己隐瞒这个想法，但是它还是冒出来了。

迈克尔认为她很有钱。她，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一分钱也没有，却假装是个大富翁的女儿，是个有着百万财产的姑娘。就财富而论她与伊琳不相上下——而且她没有结过婚！

塔里娜把头更深地埋进了枕头里，这不可能是真的。难道有人装假装得那么象？难道有人能使她产生那么强烈的感情，象迈克尔那样，而同时却又是个伪君子？

她让疑心的毒汁深深浸入她心里，决心扫除使她神魂颠倒地投入他的怀抱中的那种魔力的最后一点残余。

迈克尔以为她有钱，有钱，有钱。

她想起在剑桥大学她房间桌上的《闲谈者报》。上面刊载的他的相片仿佛又在看着她。她记起吉蒂刺耳的话：“浪子！帮闲！伊琳的宫廷侍从！反

正他们靠父亲的钱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吉蒂蔑视的声音仍在耳边鸣响，此刻听起来象丧钟在塔里娜耳边敲起。

有钱！有钱！她的虚构的财富成了圈套，把她自己陷进去了，不过，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塔里娜试着问她自己，在两个年轻男女之间接一个吻到底有多大关系？吉蒂和她的其它女朋友们吻过几十个男人，有时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

这次可不同，这完全不是那回事，塔里娜对自己说。然而，再一次，同样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

就在这时，她得出了答案，泪水慢慢地涌上来了，她难过得无法止住；这个答案使她胆颤心惊，她知道无法躲开它，但还不得不承认它是事实。

她爱他。当她第一次见到他，发现他有张特别吸引人的脸时，她就爱上了他。甚至就在厄尔利伍德游泳池边他们会见的时候，那时她虽说想去恨他，实际上却已经爱上了他。当他们在走廊上谈话的时候；当她从电话间出来被他看见而大吃一惊的时候，她就已经爱上了他。今晚当她来到甲板上，明知他会在那里的时候，她就已经爱上了他。

情况变成这样，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然而，不管怎么说，任何事都不能影响真理。

她的爱情早已在她心里萌发了。

“我必须恨他，”塔里娜高声说，“我应该认清他究竟是什么样人，并且鄙视他。

我应该正视事实：他向我求爱是为我的钱。”

然而恰恰在她试着激起自己的满腔怒火的时候，她明白这是毫无希望的。她爱他；她爱那张黑黑的奇妙莫测的脸，那双深沉的眼睛和在他微笑时那意外出现的带着幽默感的皱纹。她爱他那张坚实的嘴——曾经吻过她的嘴，那嘴唇曾俘获她的心。

一回忆到他的狂吻，她突然感到一阵喜悦袭来，使她止不住颤抖，于是她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无论他干过什么，无论他讲过什么，她还会继续爱他。

几个钟头过去了，塔里娜拖着身子走下床来，开始脱掉衣服。她整个人好象分成两半。一半是失望、怀疑和羞辱；另一半是狂喜、欢乐和盲目乐观，认为反正事情会顺利的。

“你多么笨呀！”她对着镜自问。不一会她感到双颊涨起了红晕，因为她记起了他对她讲过她那羞怯的眼色和微微向上翘的嘴角。

“我再也不要见他了，”塔里娜高声地说，于是她上了床，祈祷黑夜快快过去，这样明天又会把迈克尔带到她身边来。

她以为她会很难入睡，但是她一定是累了，不知不觉很快地睡着了。

她一觉醒来已经快九点钟了。船上引擎已停下来，她甚至没有察觉到游艇已经进港了。

她从床上跳下来，拉开舷窗的窗帘，她看到了外边的码头，绿色树木和树下的红色小卖亭，人们漫步行走——他们看来和她刚离开海峡那边的人很不相同。

她到了法国！她极其高兴地叫了一声，抓起晨衣跑下走道来到吉蒂的舱房。

吉蒂正坐在床上，早餐在托盘内，摆在她前面。

“喂，你起晚了，”她喊道。“我以为天一亮你会起床来看我们的船进港的。”

“没看到进港真叫我生气，”塔里娜说，“吉蒂，我们到了法国，真的到法国了！”

我没想到我居然会来到这里。”

“嘘，嘘，”吉蒂说，“引擎没有开动时，在船上讲点什么话几乎谁都听得到。别忘记你是什么地方都玩腻了的旅客。”

她的话又把塔里娜带回到她睡了一觉后忘得一干二净的那种处境。一个玩腻了的游客！她，这个没有机会旅行的寡见少闻的穷牧师女儿，这样笨拙的欺骗把戏她怎么能继续玩下去呢？

她又一次想恳求吉蒂让她讲出真话，然而她想起吉蒂有她自己的难处，同时她知道如果她珍惜她们的友谊的话，她必须忘掉她自己，去帮她的朋友。

“昨晚你找到机会跟乔克？麦克唐纳谈过话了吗？”她问道，她想暂时忘掉一切涉及迈克尔和自己情感的念头。

吉蒂点点头。

“顺利极啦！”她低声说。“我知道他正在当班，我溜进了驾驶台，除了我们两人外没有别人。我们谈了很久。他爱我，塔里娜。”

她讲这话时比较严肃，没有吉蒂以前谈到乔克？麦克唐纳时那种兴奋。

“你也爱他？”塔里娜柔和地说。

吉蒂点点头。

“当然，”她说，接着，她轻声呜咽道。“乔克说他不愿跟我结婚。”

“为什么不肯？”塔里娜上前抓住吉蒂的手问道。

“因为我那该死的钱！”吉蒂答道。“他说他永远不要靠老婆养活他。他要我作出选择：要么放弃他，以后再也不跟他讲话；要么跟他结婚，靠他的收入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你怎样回答的呢？”塔里娜问道。

“我当然说，金钱对我来说除了不幸，什么也没有带来。他不要听。他说我必须严肃地考虑，不要像我做别的事那样一时冲动。他还说，直到他绝对相信他能够靠他自己使我得到幸福，否则就不和我结婚。”

“这话我听起来很不错呀，”塔里娜说。“为什么你是那样不快活呢？”

“因为我害怕，”吉蒂说。“我害怕我没法使他相信，我确实是爱他的。除非……啊，塔里娜。说老实话，我真有点害怕他算不上真爱我。如果他爱我就像我爱他那么深，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逃跑，今天就逃走呢？”

“我想他是很理智的，”塔里娜说。“这样犯错误没有好处。此外，你有没有想过你必须得到你父亲的允许呢？”

吉蒂点点头。

“我没有想过，但乔克想到了。那就是为什么乔克不同意逃跑的缘故。照他的话说，我必须勇于承担后果，必须告诉父亲，我准备跟他结婚，并且，不要一分钱。倘若我那样做了，你也知道，父亲和伊琳一定会想出对策叫我们分开，因为他们比我们要狡猾无情得多，我们斗不过他们。”

“我看这倒不一定，”塔里娜说。“或许你父亲会尊重你和乔克自力更生的要求。”

“你还不了解父亲，”吉蒂轻蔑地说，“他正和伊琳一样也有他自己的抱负。他是从底层爬上来的，所以他要我上层开始向上爬。在我进剑桥大学

以前，他老是介绍他的朋友们的儿子给我，提出举行社交聚会等等。只是因为我对这些人很没礼貌，让他感到难为情，所以他不再这样干了。不过我知道他居心何在。”

塔里娜笑了一下。

“哎呀，吉蒂，你一定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女儿。你处世接物都是那么苛求，为什么不肯随和一点呢？”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什么，”吉蒂回答。“我需要乔克，我要把他得到手。”

这时她看起来特别像她父亲。后来，挑趔的神气消逝了，泪水充满了眼眶，她说：

“首先我得说服乔克。唉，塔里娜，帮帮我吧。”

“当然，我一定帮忙，”塔里娜安慰地说。

“你一定行！”吉蒂充满了信心。“你能找他谈一次话吗？你告诉他说你知道我爱上了他。你知道我只要能做他的妻子，可以毫不考虑地放弃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能告诉他这些吗？”

“我怀疑我能真的这样对他讲吗？”塔里娜说。

突然她想起了迈克尔。她想，她愿为他放弃世上的一切，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吉蒂可就完全不同啦！

她一眼扫过豪华的舱房，梳妆台上金的梳妆用具，钻石手镯，宝石和钻石耳环，都是吉蒂晚上戴过，在上床时随手扔在那里的。她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抛在靠背椅上——单是一件在巴黎时髦女服商店缝制的蓝雪纺绸的短衫，价格就抵得上乔克半年多的工资。

塔里娜想，目前吉蒂也许看不起这一切，但总有一天她会非常想再得到这些东西，以及更多的东西。

“你在想什么？”吉蒂问她。

“我在设想你和乔克在一起的生活。”塔里娜答道。

吉蒂笑了。

“能跟乔克结婚该多好呀！”她说。

“你有把握吗？”塔里娜问道。

“我有这种感觉。”吉蒂答道，“我要在他身旁，我要听他对我说话。塔里娜，你知道他从未吻过我呢？我知道这是因为在游艇上他不愿意，而在别的地方又没有会面的机会，我已经让他答应我在今晚见面。不论怎样，我总能想办法脱开身。”

“今晚我们要去住旅馆吗？”塔里娜问她。

“我想是这样，海关检查过了就会。”吉蒂说。

这时有人敲了一下门。

“进来，”她叫道。

门开了，纽百里先生穿着一件镀金扣的游艇外套走进房来。

“早晨好，姑娘们！”他说。“你们瞧，我们进港了，一次非常平稳的航行，甚至伊琳都睡得很好。”

“我睡过了头，真是羞死人，”塔里娜说。“我本来要看船进港的。”

“这说明船长多么高明，没有把你弄醒。”纽百里先生答道。

“你要上岸去吗，父亲？”吉蒂问他。

“海关人员马上就上船来了，”纽百里先生答道。“我听说他们要在船上进行一次相当彻底的搜查。他们似乎怀疑有些水手携带了违禁品。无论怎样，

假使他们闯进你的房间，也不必奇怪。”

“我最好还是起床，”吉蒂说，“在我还穿着睡衣的时候，我不喜欢好多男人在我房间里到处嗅来嗅去。”

“我也是一样，”塔里娜说着就回了自己的舱房。

她很快把衣服穿好了。如今事到临头，她对藏在海绵袋里那个小纸包倒真有点担心了。假如她当真辜负了纽百里先生的重托呢？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事，他完全有能力付出罚款。不过这是他唯一求她办的事，她希望使他满意。

这天显然是个炎热的日子，她穿上吉蒂借给她的一件凉爽的打着宽带的棉布衣裙，又取出一件短袖羊毛衫套在衣裙上。海风吹来天会凉的。

她开了门，最后一次向舱内四周看了一眼。海绵袋依然无恙地挂在镀铬的金属架上。

这时她非常想取出那小包放在手提包里，这样会好些吗？后来她决定不这么干，听其自然。第二次想法往往是错的。

正在这时，吉蒂走出了她的舱房。

“我们没费多少时间，对吗？”她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没有见到任何人，也没有听到什么，”塔里娜回答。

“让我上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吉蒂说。“我想他们一定会象用蓖子那样检查水手宿舍。”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塔里娜问她。

“哦，当然！今年春天我们到达蒙特卡洛后，他们也小题大做折腾了半天。父亲说他们对船上水手有怀疑，可是他们把我的舱房也检查得乱七八糟”

“这种事肯定不寻常吧？”塔里娜又问道。

吉蒂耸耸肩。

“啊，我看是这样的。一旦他们咬住你，就从不轻易放过。”

她们看见纽百里先生坐在甲板上天篷下的一张靠椅上，一张报纸放在他膝上。

“你们不能上岸，”他说，“所以还不加舒舒服服地坐一会。”

吉蒂和塔里娜坐下了。没多久，塔里娜的心猛地跳跃起来。迈克尔从甲板的另一头逍遥自在地走了过来，双手插在口袋里，衬衣的领口敞开着。他看起来很轻松愉快。当他转过身来朝着她时，她察觉到他的眼色突然亮了起来，好象他正在想念她，一见到她就象是实现了他的美梦。

“早晨好！”

他的声音低而深沉。

“睡得好吗？”

他的问话象是对所有三个人讲的，可是塔里娜明白，他要的只是她的回答。她试着对他硬下心肠，去恨他，但是发现这不可能。他太吸引人了，太使人无法抗拒——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的。

她控制不住自己，微笑了一下，在他的注视下她的面颊红了起来。她的眼睛羞怯地闪烁着。

“塔里娜一直睡到九点钟才醒，”吉蒂带点指责的口气说。

“那么，她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罗。船上的引擎一停下来我就醒了，那正是六点三十五分，”迈克尔说。

“那么你是很惊醒的啦，”吉蒂说。

“当然，”他答道，“在海上我总是非常警觉的。”

“是害怕吗？”吉蒂有点嘲笑地问。

“在苍鹰号上是不会害怕的，”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但是在别种船上，坦率地说，我有时真害怕极了。”

“怕什么呢？”吉蒂问他。

但是迈克尔已经转过身去，从那堆报纸里拿起一张，似乎全神贯注地读起那些大标题。

“真是神秘的小伙子，”吉蒂压低声音对塔里娜说。

塔里娜没吭声。她正在琢磨他是不是在海军呆过，他讲的船是哪种船。她觉得她对他确实一无所知。她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她还认识的人。而这个人有这么大的魅力，把她整个地迷住了，只要他一出现，她就全身颤抖，心跳个不停。

“他在想些什么呢？”她非常想知道。“他是在回想昨晚的每个时刻，每句讲过的话，每一次触摸，每一个感受吗？”

她渴望跑到他身边问问他这是不是真的，真的吻过她，真的讲过他爱她。可是她不能动弹，只能紧张地坐在那里回想，思考，感受，一直到她觉得感到痛苦而不能哭出来，实在太难受了。

一个侍者来到甲板上。他对纽百里先生讲了几句话，他听了以后就下去了。

“海关人员正在执行他们的任务，”迈克尔说。“看来他们似乎找出了什么。”

“你怎么会那样想呢？”塔里娜尖刻地问。

“侍者说那个海关长官，或者不管怎样称呼他的官衔吧，要求见老板。”迈克尔简短地说。

“那么你认为他们查到了什么呢？”他好象有点诧异。“你看来有点担心，”他说，“可别告诉我你私带了两块金条或这一类的东西。”

“不，不，当然没有，”塔里娜答道。

“也许他们在货舱里找出一箱枪枝。”吉蒂说，“要是那样，我们都得去坐牢。法国人最恼火偷运军火。”

“多半是他们找出了钻石啊，”迈克尔回答说。“这是既轻巧方便而又容易携带的值钱东西。可以把它随便塞进任何地方——塞进牙膏，剃须膏，或者甚至放进糖罐里。”

“哦，你说的是哪种钻石，”吉蒂说，“我想你指的是伊琳的印度大钻石吧。”

“法国人从不为一个漂亮女人的首饰操心的，”迈克尔笑着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真的检查牙膏，糖缸和这类地方吗？”塔里娜问道。

“你似乎有点担心，”迈克尔说，“我相信你一定偷运了什么东西。”

他的声音里有点严肃的味道。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我……我不担心。”塔里娜说，挂念着架子上的粉红色海绵袋子。

她想假若那不是给吉蒂的礼物，而是纽百里先生从一个国家私运到另一个国家去的钻石呢？假若，这些被查获了，他否认他知道这件事的话，谁会相信她呢？他们会送她去坐牢吗？她猜度着。

她突然意识到迈克尔正在注视着她。正在那时，伊琳也走上了甲板。她穿着一件白色紧身上衣，带着沉重的结实的金首饰，一走动便闪闪放光，

发出了响声。她看起来比平时更为雍容华贵。

“我不得不起床，”她烦恼地说，“我的舱房挤满了人，在床底下和橱柜里到处窥探。我想不出他们在找什么。”

“过来坐下吧，”迈克尔安慰她说。

他赶紧站起来，拿来一把带有脚垫的舒适的靠椅。伊琳坐下以后，他在她背后放好一块椅垫。他似乎很热心，有骑士风度，在塔里娜眼里，他对她的照料几乎是阿谀奉承。

“她为他付钱，当然她有权享受，”塔里娜想，马上她就很起自己来了，因为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对人怀有恶意和不够厚道。以前吉蒂也对她说起过这类事，她总是表示不信。

“我们都在奇怪发生了什么大事，”迈克尔说。“我刚才打过赌说，这全部要怪塔里娜偷带了几块金条。”

“我们只好解释说，她是把它们当作镇纸用的，”伊琳被自己的笑话说得笑起来了。

“这些无谓的折腾真是可笑。”

“说起这类事，只有像我们这种人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偷运，”吉蒂说。“普通人渡过海峡作一天的旅行不可能偷运多少东西，他们能吗？再说他们也没有钱经常旅行。

显然我们才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嗯，对我来讲，我才不会费神搞偷运，”伊琳说。“这太麻烦了。无论什么时候，我要在巴黎买什么，我总是给柯利亚先生开个条，他申报海关，包括所有的东西——每一滴香水，以及所有的东西，甚至一双新手套，瓦尔特总是坚决主张我不要弄虚作假。”

“哦，这么说，爹爹是最诚实的罗，是吗？”吉蒂说。她话里似乎是说伊琳并不诚实。

“诚实总是值得的。”纽百里先生走下舷梯大声说。“你们听说现在一切已经正常，我们随时可以上岸，一定很高兴吧。”

“现在还太早了，”伊琳使性子说，“你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安排好，让他们在中午来折腾一通？”

“我们最好别跟他们争吵，”纽百里先生用十分快乐的声音说。“这些海军长官们正在高兴地喝酒，我提议我们也来点酒。我已经告诉了侍者拿一瓶香槟酒上来。”

“香槟酒！”吉蒂叫道。“我们在庆贺什么吗？”

“只是庆祝我们到达法国，亲爱的，”纽百里先生答道。

“一个挺不错的借口，”迈克尔说。他看了一眼还没有坐下的纽百里先生又问：“他们没有找到什么吗？”

纽百里先生摇摇头。

“没有，”他回答说。“我自己也给弄胡涂了，不知他们要找什么。”

“他们没有告诉你吗？”迈克尔问道。

“一个字也没讲，”纽百里先生说。“他们当然用的是例行检查这个词，译成法文可难听了。可是我又不是个傻瓜！”

“你不是个傻瓜，这是什么意思？”伊琳问道。“难道你是说在今天早晨这场折腾背后还有文章吗？”

“不，不，亲爱的，就当地官员而言，这不过是一次过份积极的搜查，

我觉得遗憾的只是在某些地方使你感到不方便。”

侍者送来了香槟酒，小心地把它打开了，然后递给每人一浅杯金色的酒。纽百里先生举起了他的杯子。

“为苍鹰号上三位美丽的女士干杯！”他说。

“我不能想象为什么我们要喝莫埃特牌的酒？你知道我从来不爱这种牌子的酒。”伊琳皱皱鼻子抱怨说。

“我有个不同的建议，”迈克尔说，他举起杯子，阳光洒满杯里，似乎他举着一杯流动的黄金。“为英国之光干杯——为钓爱情之光干杯。”

塔里娜觉得她喘不过气来了。她避开了他的眼睛。但是伊琳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我从没听过这样的祝酒辞。”

“英国之光正如爱情之光一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迈克尔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对我来说，它们意味着梦里所求的一定会实现。它们指的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一切，在他心里有个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它会实现的。”

“听起来很动人的，”吉蒂说。“我要为英国之光和爱情之光干杯，愿我们在法国两样都能找到。”

她举杯一饮而尽。她的父亲以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她，但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吉蒂站起来了。

“来吧，塔里娜，我们上岸去。”

“我们要在诺曼底酒家的花园里进午餐，”伊琳说，“你们最好在一点半钟左右到那里找我们。”

“好，”吉蒂回答说。

她走下了甲板，塔里娜跟着她。当她走上刚刚搭在码头上的跳板时，她忍不回头看看迈克尔是不是跟着来了。她一回头，心里便冷了半截。迈克尔甚至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而他坐在伊琳跟前，正在一心一意地跟她谈话。

不知怎么日光仿佛在白天消失了。但是吉蒂没有看出塔里娜这时多么无精打采。当她们乘车从特鲁维尔港口到距离只有一哩的杜维尔去时，一路上吉蒂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个小小的城市。

这里有豪华的别墅，宏伟的旅馆，一个小得象一块冰糕般的赌场，还有狭窄的街道，挤满了引人入胜的华丽的商店，排列得整整齐齐，吸引着有钱的游客。

“我们到酒吧间去喝杯咖啡吧，”吉蒂说，她敲了敲出租汽车的窗子，告诉司机停下来。

她付了车费，然后她们坐到人行道旁的一张小红桌子旁，头顶上撑了一把彩条的太阳伞。

“请来两杯黑咖啡，”吉蒂用法语对待者说，接着她两只胳膊放在桌上，双手支住面颊，望着塔里娜笑起来。

“真好玩，”她说。“假若你不在这里，我一定会感到寂寞难受的。现在我要带你看看杜维尔的风光。”

她们喝完了咖啡，塔里娜的眼里慢慢露出了高兴的样子。她极力不去想迈克尔，也不去回忆他紧靠着伊琳的脸。他们曾为英国之光和爱情之光而举杯祝酒，她非常清楚这个信息只是给她一个人的，可也不知怎么地她不能信任他。

“你对迈克尔怎么看法？”她们走在通向海边的两边排满商店的街道上，

她问吉蒂。

“我比以前要喜欢他些，”吉蒂答道。“当然，我恨伊琳身边所有的那些听话的猫，但我应该说直到现在他是这伙人里最好的一个。”

“你真的以为他只是那样的角色吗？”塔里娜低声问道。

“还能是别的吗？”吉蒂答。“问问他的打算是什么。问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干。”

我可以跟你打赌，他会象所有那些人一样避而不答。”

塔里娜默默不语。一刹那间，鲜明的蓝色的海仿佛变成了灰色的。这时她强迫自己集中思想去看那沿着沙滩延伸下去栽满树木的海滨，看那鲜明的红红绿绿的帐篷，看那一排排游泳者的更衣室，吉蒂解释说它们是按星期或按月出租的。

她们看着欢快的室外鸡尾酒吧间，那里有许多女人穿着精心裁制的华丽游泳衣，可是她们从没有下过海，只是在晒黑了的年轻男人旁边啜饮开胃酒，看来这些年轻人除了躺在太阳下面外，这辈子没有于过别的事。

一切都这么令人兴奋和富于异国情调。阳光照在大地上，她们沿着海滨走着，有些人坐在道旁的躺椅上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塔里娜能听见他们用法语对她两人发出赞美之词。

“多么漂亮的英国女人呀！”

能引得许多法国人转身来看她们，并且发现她不再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是人们颇感兴趣的对象，是个引起别人好奇心的对象，这使她颇有点儿兴奋。

她们坐了一会儿，听乐队演奏最新的流行歌曲，后来吉蒂看了一下她的钻石手表。

“我们该回去了，”她说。“我饿了，不知你怎样。”

“我不饿，”塔里娜说，不过她还是站起身来了。

她突然觉得非常想回去。她知道只有一个原因——她渴望见到迈克尔。她真想严厉地责骂自己，凭什么要喜欢他呢？她甚至爱他，真是太苦了。她总该有些自尊心吧，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去抗拒这种吞蚀了她的感情吧。这种爱情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既不是建立在尊敬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爱慕的基础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虽说这时她的思想在否定她的爱情，她的身体却大声疾呼反对她的思想。她告诫自己：“我应该坚决些。我应该恨他。我应该下决心和他一刀两断。”

她有意让自己记住他似乎特别靠拢伊琳和特别向伊琳献殷勤的时刻。她有意在心里描绘他们俩人的图象，让它呈现在她的眼前。

“你能够爱那样的人吗？”她严厉地问自己。

“怎么啦？”吉蒂询问。“你非常沉默，看来很不快活。你该不是玩得不高兴吧？”

“当然不是，”塔里娜答道：“我一直玩得很好。我很感激你把我带来，吉蒂。我从来没有想到一切会这样美好的。”

“的确出人意外，是吗？”吉蒂说，“你快看看诺曼底饭店那可爱的蓝绿色屋顶，那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你发现了那个尖屋顶上有个相当奇怪的东西吗？”

“看见了，那是什么？”塔里娜问。“啊，那是一只猫！”

“一只瓷做的猫，可能是为了吉祥才放在那儿的，”吉蒂说。“真不寻常，是吗？杜维尔充满了不寻常的事。也许我们也会碰到的。”

她说话时眼光非常柔和，塔里娜知道她这时想的是乔克？麦克唐纳。

她们走进了旅馆。她一眼便看见迈克尔正同伊琳坐在前厅里。塔里娜对自己说：“我应该恨他。”

她们走了过去。他站起身来，塔里娜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相遇在一起。她只坚持了一下，就知道这是无法抗拒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管他怎样坏，她还是爱他！

第七章

“等别人上床以后，你跟我来，我要带你去看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声音轻柔地说。

塔里娜目瞪口呆地环顾四周。刚才她正注视着轮盘赌的桌子，滚珠在盘里旋转。收赌钱的人低声吆喝，筹码被铲入庄家的钱匣里，发出卡嘈卡哈的声音，一时间她简直看得象着魔似地呆住了。

“没有更好的了。”

一阵寂静。塔里娜觉得这时她最好别说话。接着她听见收赔钱的声音说：

“黑的一对，三十六。”

谈话的声音又爆发出来了。

“你说什么呀？”塔里娜问道。

“我说我要带你去一个真正有趣的地方。”迈克尔答道：“这儿太无聊了，除非你急于想把钱扔掉。”

塔里娜的眼光顺着迈克尔的眼睛穿过桌子，她看见伊琳坐在那里，一大堆筹码放在她的面前。她看来是赢了，不过这也很难说，因为她在管赌台的人那儿换了好多法郎。

“你玩不玩？”塔里娜问迈克尔。

迈克尔摇摇头。

“我玩不起，”他说，“但是我奇怪你怎么不试一下”

塔里娜的脸有点红了。

“我不懂赌钱，”她支吾道。“我也不敢肯定我是不是赞成赌钱。”

“你愿意让我教你玩吗？”

“不，不。”

回答脱口而出，几乎是太快了。

“那么，好吧，照我的提议做吧。伊琳就要回去了，纽百里先生也要走。在你道过晚安以后，就到大厅里来，我等着你。”

塔里娜本能地想拒绝他。她知道当她的男女主人以为她已上了床的时候，她却和迈克尔出去，这样做不仅从世俗观点看来是错误的，并且是她的父母绝对不会赞成的行为。

“我想也许……，”她犹豫地说，后来她感觉到迈克尔的手碰了碰她。

“请你来吧，”他恳求说。

她的抵触消失了。突然间她很想去。她问她自己，为什么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享受一下呢。虽然赌场很有趣，但是连着两三个小时看着别人输赢，这种兴奋感也渐渐变淡了。

吉蒂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随便下着赌注。

“我是不在乎的，”她说，塔里娜发现吉蒂喜欢自己一个人赌；不喜欢别人注意她。

所以她有时没事干，只是各处站站，不知怎么地迈克尔的建议提出来恰恰是时候。

“我应该拒绝，”塔里娜象是对自己的良心说，而不是对迈克尔说。

“可是，你不会的，”他回答说。“我等着你。”

他对她一笑，使得她的心一下子翻腾起来，随后他离开了她，又回到伊琳背后站着。

轮盘又转动了两三次，后来伊琳起身离开了台子。

“把我的筹码收起来，迈克尔，”她吩咐道，带着一种罗马女皇对奴隶惯用的语调。

塔里娜不太情愿地走到伊琳身旁。

“你准备回家吗，纽百里太太！”她问。

“是的，我累了，”伊琳说道。“另外，最好在我赢钱的时候离开。”

“你赢了很多钱吗？”塔里娜问，觉得有义务表示一点兴趣。

伊琳耸耸她赤裸的双肩。

“我搞不清有多少，”她答。“不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睡觉了。”

她被自己的笑话招得笑了。这时迈克尔走到她们跟前，晚礼服口袋里装满了小筹码，手里还拿着许多大筹码。

“你想把它们兑换了吗？”他问。

“好的，请换吧！”

他走到出纳员那儿。伊琳到处找吉蒂。

“我们最好一道回去，”她说。“我想我丈夫不会呆得太久的。”

“他在酒吧间和几个刚才跟我们一块吃晚饭的先生在谈话，”塔里娜说，“要我去叫他吗？”

“好，就说我要回家，”伊琳吩咐她说。

有两个肤色相当黝黑的人和纽百里先生坐在一起。他们都在抽大雪茄烟，在他们旁边有一瓶放在冰块里的香槟酒。塔里娜有点犹豫地在桌子旁边站住了。

“喂，塔里娜，有事吗？”纽百里先生问。

“纽百里太太要回家。”

“正好我也要回去，”他边说边站了起来。

他同他的朋友们握了握手，并和他们用一种塔里娜听不懂的语言讲了几句话。随即挽住她的手臂，穿过赌台，来到站在桌子边的伊琳和迈克尔身旁。

当他们快要走到两人身边时，纽百里先生停下跟一个熟人讲起话来，塔里娜独自向前走去，伊琳和迈克尔都没有看见她走过来。迈克尔这时转身离开桌子，手里拿着一大札钞票。她听见伊琳说：“啊，真讨厌！在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个筹码，是一万法郎的。”

“我拿去换了它吧，”迈克尔说。

“不，你留着，”伊琳答。“这是你该得到的，你今晚给我带来了好运气。”

塔里娜觉得迈克尔仿佛犹豫了一会，接着他从伊琳手里接过了筹码，顺手放进他的衣袋。

“谢谢你。”他说。

塔里娜简直不相信她看到和听到的是真的。她踌躇一下，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迈克尔往下讲。她心乱如麻地想道，他一定会讲完这句话：“谢谢你，但是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给你换好了，”或者是，“谢谢你，可我真的不能接受这类的礼物。”

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把手插在晚礼服的口袋里，他抬起头来，看见塔里娜正在注视着他。

“塔里娜来了，”他对伊琳说。“她把纽百里先生找回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啦，”伊琳打了个哈欠说。

“吉蒂呢？”迈克尔问道。

伊琳回头看了看赌台。

“老实讲，这个孩子太叫人操心了。你找她，她总是不在。”

“我能找到她，”塔里娜勉强开了口，“我去把她找回来。”

她走开了，她觉得没法再看着伊琳和迈克尔，“多么可耻呀！多么丢脸呀！”她想，“一个男人接受女人的礼物和金钱，特别是象伊琳这样的女人。”

她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这个插曲比长期以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要使她震惊。她现在明白了吉蒂为什么把迈克尔叫作拆白党，叫作听话的猫。她本以为他会接受汽车、赛马这一类的礼物，显然比利和埃里克就是那样做的。可是塔里娜从没想到他居然会卑躬屈膝接受十镑钱，象小学生或佣人那样接受赏钱。

她还没有走到吉蒂身边就已经开始为迈克尔找借口了。他来到这样的地方，一定有许多东西要他花钱，虽然纽百里先生已经供给他吃和住了。

接受的礼物是实物或是现钱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塔里娜知道其中有很大的和根本的区别，然而她还是不肯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她只知道她痛恨他口袋里的那一万法郎的筹码。

“他们走了吗？”吉蒂来到她身边，问道。“唉！我的运气真糟透了。我输得精光。”

“啊，吉蒂，不会是真的吧！”塔里娜叫道。

“当然，只是输光了我带来的钱。”吉蒂答道。“我想大约有二十五镑吧。但是，我一向讨厌输钱。”

“谁不是这样呢？”塔里娜问道。

她不让自己想这二十五镑用在别的地方该能做多少事呀。

“伊琳赢了吗？”吉蒂在问她。

“我想是的，”塔里娜答。“她说她不耐烦点数。”

“那就是说她赢了一大笔，”吉蒂说。“她在赢钱的时候不敢对钱表示过份的兴趣，害怕这会带来坏运气。因为每当你想赢你反而会输。不过，我高兴她赢钱，这可以让她的脾气好些。”

“听起来你好象特别希望她情绪好些，”塔里娜说。

吉蒂点点头。

“我今晚要去见乔克，”她悄悄地说。

这时塔里娜几乎吐露了她自己的计划，接着她又怀疑她是否会跟迈克尔去。他们怎能偷偷摸摸用这样的方式花伊琳的钱呢，假使她知道了，肯定不会赞同。

“我不去。”就在她们赶上了纽百里夫妇和迈克尔的时候塔里娜对自己说。

“快来吧，吉蒂，”伊琳说。“你老是让你父亲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纽百里先生并不在乎等待吉蒂，实际上不高兴的是伊琳自己；可谁也没讲什么，而吉蒂既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就得多多少少表示一下歉意。

“好了，我们走吧，”伊琳说。

她带头走出小客厅，穿过正在表演歌舞节目的舞厅。他们走下了通向赌场大门的楼梯。

在门外迈克尔召来一辆纽百里先生私人雇用的大轿车。伊琳一言不发地踏进了汽车，吉蒂跟着过去，纽百里先生绕过去坐在司机旁边。

“半小时以后，”迈克尔在塔里娜走过他身边时悄悄地说。

“我不来。”

没有时间多说了。她跨进汽车挨着伊琳、吉蒂坐在后座上。迈克尔坐在另一个窄一点的座位上。

不到一会车就开到了诺曼底旅馆。当他们到后，伊琳冲了进去，用专横的姿态让大家马上回房睡觉。

“你可别在楼下门厅里闲逛，吉蒂，”她说，“一个年轻姑娘那样做很不合适，希思柯特夫人今天晚上还在对我说，她绝对不让她的女儿没有女伴陪同就到处闲逛。”

“哪怕是让简？希思柯特独个地光着身子呆在皮卡迪利广场的中心，她也会是绝对安全的。”吉蒂答道。

“她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姑娘，认识许多正派人，”伊琳反驳说。

尽管她决心不看他一眼，塔里娜和迈克尔的目光还是相遇了。

“请一定来，”在他眼色中无疑是带有恳求，这是他想传达的信息。她几乎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

“来呀，来呀。”

伊琳叫他们跟着她走进电梯。没有迈克尔的地方了；电梯关门时，他向他们挥挥手。

“晚安。”

“晚安，迈克尔，明早见，”伊琳叫道。

电梯停在三层楼。他们都迈出电梯，穿过宽宽的走廊走向大套房。这大套间是伊琳和纽百里先生用的。吉蒂和塔里娜的房间在同一条走廊上，两间房换在一起。

“晚安，吉蒂，晚安，塔里娜。”

伊琳不愿多花时间，只是做做样子亲了一下她的继女，然后走进了套房的门。

“晚安，父亲。”

吉蒂吻了吻纽百里先生，比平时更带感情。他跟塔里娜握了握手。

“我希望你今晚过得不太沉闷吧，”他说。“我注意到你没有赌钱。”

“我喜欢看别人玩，”塔里娜很快地回答。

“明天我一定要说服你去小赌一下，”纽百里先生温和地说。“大概我那个会花钱的女儿明天早晨会向我要一张支票。”

“完全正确。”吉蒂答道。

他对她们两人笑了一笑，便走进了套房。吉蒂来到了塔里娜的房间。

“我现在马上就要走了，”她说，“乔克在旅馆外面等着我。”

“假若伊琳要找你说说话，那怎么办呢？”

塔里娜担心地问。

“不会的，”吉蒂乐呵呵地说。“她见到我就厌烦。再说，乔克等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原来希望能象昨晚那样早些离开赌场的。”她轻轻在塔里娜脸上吻了一下，便溜出房间，匆忙穿过了走廊。塔里娜关上房门坐在梳妆台旁。她也想往楼下跑去，她突然急于想见到迈克尔并且和他谈谈话。就在这时她想起了一万法郎的筹码。她的心硬了起来。她为他感到羞愧，可是她心里知道她非常想去找他。

她一想到昨晚他的吻，突然觉得自己全身发热。不论他干了什么，不论他的行为怎样，她无法否认她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她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她朝房门看去，眼睛睁得大大的。难道迈克尔竟上楼来和她争论，不顾伊琳差不多就在隔壁房间里的事了吗？假如他们被发现了，这会是她陷进难以忍受的尴尬处境里。

她对他很恼火，急躁地穿过房间，打开房门，准备怒气冲冲地吩咐他立即走开。使她大吃一惊的是：站在门口的是纽百里先生。

“哦，是你呀！”塔里娜喊道。

纽百里先生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几乎是踮着脚走进房间，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不愿叫吉蒂听见，”他说。“我是来取她的礼物的，承你的好意帮我收藏了它。”

“啊，好的，当然可以，”塔里娜说。

她整天忙于别的事情几乎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她快步走到和卧房相连的浴室里。艾拉已经打开了她的行李，正如她所料到的，这个粉红色海绵袋已经挂在浴室洗脸盆旁的钩子上了，里面装着海绵浴擦，法兰绒面巾和肥皂，是她离开游艇前自己把它们收拾进去的。

她一件一件地把它扯了出来，最下面是纽百里先生交给她的那个小包。她把它拿进卧室里。

“它在这儿。”她说。“不过有点潮湿，你知道我把它放在海绵袋里了。”

纽百里先生笑了。她觉得他原来有点担心，现在他笑了，放心了。

“在你的海绵袋里，”他喊道。“一个非常巧妙的藏东西的地方。挂在那里每个人都看得见，可是没有人会注意。”

“我正是这样想的，”塔里娜说。“我记得有一次读过一本书说要藏好一件东西就应该把它放在找东西的人的鼻子底下。”

“你是个非常有头脑的年轻姑娘，我能看出来，”纽百里先生赞扬她说。

“你一定得让我送你一件小礼物，表示我的谢意，因为你能够打败那些好管闲事的海关官员。”

“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来查我的舱房，”塔里娜说。“事实上，从没有人问过我有什么东西要申报海关的。”

“他们检查了他们想看的每件东西，”纽百里先生说。“好啦，吉蒂的礼

物会使她非常高兴的。一切都谢谢你啦。”

“后天就是她的生日，是吗？”塔里娜说。

“对了”

“我应该送给她一点东西，”塔里娜说。

“你也应该让我送你一件礼物，”纽百里先生坚持说。

“哦，不必了，谢谢你，”塔里娜说。

他拍拍她的肩膀。

“我一定送一件非常好的东西，”他说。“你最好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们干得多么巧妙的事，假若传到海关官员耳朵里，下次他们甚至会更仔细地搜查我们。”

“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塔里娜说。

“请不要说出去，”他说。“女人，即使是最好的女人，像我妻子和女儿，也难免爱多讲话。一讲就泄露出去了，你懂得吗？”

“是的，我当然明白，”塔里娜答道。

他又拍拍她的肩膀，走出了房间。塔里娜觉得奇怪，这样魁梧身材的人能有这么轻得出奇脚步声。

只有她独自一人时，她的思想又闪电式地回到了迈克尔那里。他会等她多久呀？她怀疑。她看了下表。时间刚刚过午夜。

突然电话铃响了，她惊得跳起来，几乎本能地跑去制止这喧闹的铃声。她一拿起话筒就知道是谁在另一头讲话。

“喂！”

“是你吗，塔里娜？”

“是的，迈克尔。”

“我在等着你呀。”

“我告诉过你我不来。”

“可是，为什么呢？”

“哦，我只是想到那会好些。”

“我可要你来，只呆一会儿也行。我们只到特鲁维尔去，我知道那里有许多小的不显眼的地方，不过在晚上这个时候那里总是非常热闹、非常有趣。”

塔里娜有点动心了。

“不，迈克尔！”

“那你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呢？”

“因为……啊，我也不能解释是什么原风。”

“听着，”迈克尔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了。“我要见到你。这非常重要，对你我都重要，明白吗？”

“但是，那怎么……那怎么可能呢？”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别那么别扭，下楼来。我保证一切都好。”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塔里娜原是坐在床上的，但现在她站起来了。

“好吧，”她忽然说，“我一定来。”

她拾起一条围巾披在她的肩头上。她身上穿是白色透明硬纱的晚礼服，镶着一大串珊瑚花的边缘，缝着金属小亮片。在她走过房间时，它们不停地闪烁发光。她关上了房门，跑下走廊，好象害怕被人拦住一样。

她没有乘电梯，是走下楼来的。迈克尔站在大厅中间，他以为她是从另一边下来，所以他的背对着她。在他没有提防的时候，她突然一眼看见了他。他那宽宽的肩膀，坚实的头部和他站立的姿态看来似乎可以完全信赖，使人绝对放心。她觉得无论他干什么无论他举动怎样，她都可以信赖他。

她本能地告诉自己他是可以信赖的，尽管她的头脑却不相信这是真的，认为自己是受骗的。然而她知道她的本能是正确的。她到了他的身边。他转过身来，脸上充满了衷心的喜悦。

“你到底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他抓起她的双手举到他的唇边，然后挽着她的胳膊，领着她走出大门，来到户外温暖的黑夜里。他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扶她进去，给了司机一个地址，然后上车坐在她的身边。汽车开动后。塔里娜突然感到害羞。她现在是单独和迈克尔在一起。两人单独乘车出游，也算是一种冒险。

“谢谢你来了。”他的活简单而十分诚恳。

“我不应该来的。”

“为什么不呢？你自己能作主。”

“我是纽百里先生和太太的客人。”

“虽然这样，他们并不是你的保护人。假若你愿意出来，有什么不应该的呢？再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讲。我不愿让我的尸体被人在海边的某个海滩上发现。”

“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迈克尔说。“只要有我在，就不会发生。”

塔里娜听见他自信的语调，不禁微笑了。“听起来你倒象是兰斯洛特爵士与贾利古柏两人合二为一啦，”她逗笑说。

“也许我觉得我像他们两个，因为你今晚这么可爱。”

“瞎说。”

“这不是瞎说，你明明知道。你没有注意赌场里所有的人都在看你吗？”

“当然没有，”塔里娜说。“谁也没有看我一眼。他们全都聚精会神地望着轮子或看着牌。我肯定无论哪个女人都没法和命运女神竞争。”

“假如这个女人美得象个女神呢？”

塔里娜感觉到他伸出手来碰了碰她的手。她想他大概要吻她了，便转过脸去。

“不，请不要，”她喃喃说道。

“为什么？”他问道，“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你吗？”

她想起了躺在他口袋里的一万法郎筹码，同时也因为她不习惯于撒谎，因而她没法轻率地对待他的问题。

“看起来确实是有的，”他停了一会儿说。

“不，没有什么……我没有……权利，”塔里娜结结巴巴地说。

“你完全有权利，”他低声说道。

他弯身向前推开了和司机隔开的玻璃，用法语对司机讲了些什么。他讲的非常快，塔里娜不十分懂，也没有时间翻译过来，但是，她看见出租汽车改变了方向，转进一条小街，往回开了一段路。

起初她以为迈克尔要送她回家，随后车子停下来，出乎她意料之外，她看见汽车是停在一座教堂门口。

“干什么？”塔里娜问。“我们干嘛到这儿来？”

“你马上就知道了。”迈克尔答道。

他打开车门扶她出去。她惊奇跟着他走，想要问他一些问题，然而不知怎么觉得很难明确地表达出来。她只好沉默不语。

他们走上了教堂的台阶。迈克尔拉开一扇镶有皮革的门，他们走了进去。迎面扑来一阵焚香的气味。教堂里没有点灯，只有几十支蜡烛在圣徒神像前燃烧。屋顶和侧廊漆黑一片，只有一闪一闪的烛光和烛光下圣徒慈祥温柔的面孔。

迈克尔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侧廊。他们来到了右边的圣坛前面，那里有座神像四周的蜡烛比任何一座神像都多，有高大的蜡烛，也有细小的蜡烛；有些快要熄灭了，它们忽闪忽闪地燃着，象是在为一个即将悄悄地进入永恒的灵魂祈祷上帝。

迈克尔停在神像前面，于是塔里娜看出那个耸立在他们前面的神像是圣苦菜莎·利西尤。她穿着黑袍，手臂里捧着一束玫瑰，她那可爱的年轻的脸庞在喜悦地仰望着天国。

他们在那里静默地站了一会，然后迈克尔从口袋里抽出一件东西。他什么也没讲，只是把它拿在手上，让塔里娜好好看个清楚——它就是伊琳给他的那个一万法郎的筹码。

她只好呆呆地注视着它，后来在烛光下她抬起头来，遇上了他的目光。

“献给那位把穷人所需要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赐给他们的圣徒。”他不动声色地说道。

他伸手把筹码投进神像脚下的捐献箱。只听见扑通一声，接着是一片沉静。

“现在这件事处理完了，”迈克尔平心静气地说。“我们可以无牵无挂了。”

他挽着她的手走下侧廊，经过一座座烛光照亮的神像，穿过镶着皮革的大门，走出了教堂的台阶。

汽车司机在等候他们。他手上拿着便帽，很恭敬地请他们上车，然后他们又上路了。

出租汽车再一次向着特鲁维尔方向驶去。

塔里娜没有说话。反正也不需要语言。她只是奇怪他怎么这样清楚地了解她，怎么知道她的想法和她的感受，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并且一下子就扫除了她所有的反感，和对他的一切讨厌和憎恶的想法。

“现在我们可以心情舒畅了，”他宁静地说。

他并不打算亲吻她，塔里娜也知道这是他和她之间的一种默契。教堂的气氛，神像前的烛光不知怎么使她沉浸在非常不同的心境里。她对迈克尔的感情不需要用抚摸或者亲吻来表达。这种感情更加深刻、更加辉煌宏大，因此也更加震撼着她的心。

他们过了桥进入特鲁维尔，迈克尔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说：“我们要去一个十分便宜的地方，是我自己能够出得起钱的地方。”

“那也正是我喜欢的地方，”塔里娜说。

出租汽车驶上小坡，停在一家小小的明亮的餐馆前。塔里娜走出汽车，看见这家餐馆叫“幻想”餐馆。门一开就传出一阵音乐和欢笑的声音——这种欢乐，即使是初次尝试，也使人觉得比美酒还令人陶醉。

餐馆是一间长长的狭窄的屋子，酒吧占了房间的整个一面墙，再过去

是阳台，摆着许多张小桌子，可以眺望大海。一对对男女在跳舞，可是更多的男女只是手拉着手坐在桌旁，显然是沉溺在迷恋之中，除了彼此和夜晚的魔力外，忘记了外界的一切。

迈克尔和塔里娜被领到靠近阳台边缘的一张桌子上。他们坐下以后，塔里娜头一次发现整个饭馆布置得相当朴素。阳台过去显然是这幢房子的后花园，修建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很好地观看大海的景色。餐馆乐队由三个黑人组成；桌子都是铁制的，但是铺上了清洁的桌布；女服务员都是面带笑容的年轻姑娘，她们的父亲则站在酒柜后面招待客人。

迈克尔叫了一瓶白葡萄酒，然后对塔里娜说。“待会儿我们再要吃的，”他说，“现在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呢？”她有点迷迷糊糊地问道。

“谈我们两人，”他回答说，“难道这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话题吗？”

“讲讲你自己吧，”塔里娜突然感兴趣地说。

“女士们先讲，”他回答说。

“不，这不公平，”她说道，“是我先问你的。”

“可是我真想知道关于你的事。”他说。

塔里娜转眼看着别的地方。她听见远方海水缓缓地拍打着海岸，发出美妙神秘的声音。似乎和她刚才离开的教堂里的平安和宁静难以解释地联系在一起。她不愿意对他说谎，然而她又必须回答他的问题。

“好吧，”她带点挑战的口气说。“让我告诉你我的事吧，其实并没有多少好讲的。

你是知道的，我在剑桥上学，和吉蒂是同学。我打算回家度假，吉蒂说服了我，和她一齐回厄尔利位德，其实我不太愿意来。其余的你都知道了。”

“其余我都知道，”迈克尔有点讽刺地重复说。“那么，你当然是非常有钱罗。”

“钱有什么关系呢？”塔里娜问道。

“唉，那可有很大关系啊，”迈克尔说，“特别是在你没有钱的时候。”

“哦，你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塔里娜问道。

“今天晚上吉蒂也刚好问过我这个问题，”迈克尔答道，“不过问得不太客气，事实上她问得相当粗暴。”

“那是吉蒂的错儿，”塔里娜马上接口道，“不过她对伊琳身边所有那些年轻人都有一种说不出道理的憎恶心情。”

“你也是那样称呼我的吗？”迈克尔问道，“伊琳身边的年轻人！”

“嗯，你是不是呢？”塔里娜问他。

他笑了一下。“我希望你能用非常不同的眼光来看我。”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塔里娜认真地说。

他朝屋子那边望过去，但是显然他不是在看那些合着乐队欢乐的拍子跳着舞的人们。

“不，我不是的，”他说，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抓住了她的手，“让我们忘记这些吧，至少只在今天晚上。让我们忘记你对我的看法或者我对你的看法吧。让我们装作是两个一见钟情的恋人，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我们尽情地相爱。我们不要提问题了，除了我们心里的感情以外，不要再对任何事情感到好奇。让我们记住爱情之光吧，同意吗？”

他的狂热充满了感染力。塔里娜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她的呼吸

渐渐急促起来。

“我爱你，”迈克尔用突然低沉起来的激动声调说：“我爱你，让我们忘记别的一切吧。”

“忘记一切，”塔里娜回答道，“除了此时此刻以外。”

“来跳舞吧。”

迈克尔跳起身来把她带到舞场上。乐队正在演奏一支轻柔的、梦幻般的乐曲，可是塔里娜非常担心她会跳不好。她很少跳舞，一点也不象吉蒂，吉蒂一有机会就上各式各样的夜总会啦、舞会啦去跳舞。

吉蒂在剑桥每星期也总有两三次跟别的姑娘和几个大学生去跳舞。但是塔里娜总是呆在房里学习。现在她想，平时该多练习练习就好了，但是这些想法刚一冒出来，她就知道她是用不着担心的。

迈克尔的手臂刚刚绕着她，他刚刚紧紧抱住她，他们就成一个人，翩翩起舞，彼此十分合拍。塔里娜明白，无论他怎样跳，也不管他的舞步多么复杂，她都能本能地、毫不困难地跟他一起跳舞。

“我想跳舞，是为了能够拥抱你，”迈克尔说。

他的面颊贴住了她的胳膊，他的手紧紧地拥抱着她。她和他靠得这么紧，简直快活得浑身颤抖。

“你跳起舞来这么轻盈，好象我是在和幽灵在跳舞。据说她是随着海雾来到陆地上的。”

“这话听起来真叫人发抖，”塔里娜笑着说，她的心随着他讲话的魔力而激烈地跳动着。

“我不会让你发抖的，”迈克尔答道。“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多么温暖多么活跃？哦，塔里娜！我一直睡不着，躺在床上想念你在月光下的嘴唇和脸蛋。”

他们又一次绕着房间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们的桌子上。

“现在我们要谈话了，”他说。“我想瞧着你的脸，告诉你，你是多么可爱。”

“我怀疑你在一星期前是不是这样想的，”塔里娜答道。

“为什么要在一星期前呢？”他追问。

“因为我从那以后就变了，”塔里娜答。“吉蒂给我剪了头发，梳了个新的式样。

她借给我这些衣服穿，因为我的衣服已经送回家了。那时我真的有些土气。”

“你不管怎么打扮都美，”迈克尔答道。“你的眼睛是那么富于表情；那么神秘，黝黑黝黑，叫人激动，它们使我随时都在猜想你在想些什么。当你对我生气时，我真害怕。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那样害怕。”

“你是在说笑话，”塔里娜说，但是她的声调泄露了她讲话时情感上的激动。

“亲爱的，看着我，”迈克尔命令她说。

尽管感到一阵害羞，她还是转过脸来向着他。他眼里流露出的表情把她完全征服了。

“我只能不停地说我爱你，”迈克尔说。“同时我要使得你也爱我。我要你感觉到——感觉到我对你的全部感情。我全身心地爱你，用我全部思想爱你。我渴望占有你，我要你属于我。这就是爱情，塔里娜。但是爱情是这样

狂热，这样使人销魂，我几乎感到害怕了。”

“我也……害怕，”塔里娜低声说。

“假若我失去了你，或者你失去了我，我们会怎样呢？”迈克尔问道。

塔里娜没有回答，因为她认为目前不会得到答案的。既然她并不是他心里所想象的那样的人，她怎么能够说他们没有理由会失去自己的心上人呢？

他是在向她求爱吗？她突然颤抖了一下，感到有点怀疑，可不可以说他是向加拿大来的富有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求爱呢，那位小姐衣着华丽，发式优美，家庭富裕和豪华的程度至少并不比纽百里家里差。

“有什么办法呢，”她无可奈何地想道。他并不是真爱她。那是不可能的。他爱的是富有的、雍容华贵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并不是出生在牧师家庭的贫穷的小塔里娜。

由于她爱他，由于她年轻，由于她坐在他身边，这些事实便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魔力，使得她脱口说道：

“让我们继续假装吧，假装今晚这一切才是最重要的。”

“别的都无关紧要，”迈克尔说。“只有你我在一起，我们知道彼此相爱，这就是一切。这是真的，对吗，塔里娜？你真的有点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塔里娜答道，她说话时带着呜咽声。

第八章

“我们该回去了。”

“是的，我知道。”

两人都一动不动。他们站在防波墙边，双肘靠在墙上，看着早晨的第一条太阳光线开始照耀在灰色的海面上。

一切都结束了，塔里娜想道，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夜晚，它将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

他们一直在“幻想”餐馆跳舞，直到连面带笑容的女招待也感到疲倦了，除了乐队和他们两人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客人了。后来他们兴致勃勃地走下了铺着鹅卵石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去寻找别的娱乐场所。

但是黑夜已经过去，他们没法再找夜游场所了；于是他们走过海港，苍鹰号正停靠在那里，笼罩在一片阴影中。他们走上那块从杜维尔一直延伸到特鲁维尔的宽广的金色沙滩。

起初他们在沙滩上奔跑，迈克尔追逐着塔里娜。他抓住了她，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

后来他们手挽着手慢慢向前走着，直到诺曼底旅馆出现在他们眼前。

星光已经消失在天空里，一道耀眼的金色晨曦出现在东方。

“我得走了。”

塔里娜又一次对他说，但是迈克尔转身拖住了她。

“我真不愿意夜晚就这样快地结束了。”他说。

“我希望夜晚永远不会结束，”塔里娜答道，“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实

中去。”

迈克尔把面颊贴着她，他并没有吻她。

“以后就可能难找这样的机会了，”他说。“你懂得吗？”

“为什么？”她问。

他犹豫了一会，接着说：“伊琳很少这么早睡觉，通常是早上四、五点钟才离开赌场。”

塔里娜觉得自己僵硬起来。这是几个钟头以来在他们中间第一次提到伊琳的名字。

现在似乎伊琳正站在他们中间——她的美貌，珠宝和金钱形成了一道金色的障碍。

“难道你打算永远对伊琳俯首贴耳吗？”

她本来没有意思提这问题，可是她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

她感觉到他似乎叹了口气。迈克尔松开了抱住她的胳膊。

“目前是这样，”他回答。

“为什么呢？你能解释一下吗？或者用不着解释？”

“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不打算作解释？”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我明白了。”

塔里娜转身向旅馆走去。几百扇窗子，只是偶尔一两扇还亮着。三角屋顶在闪光的天空下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轮廓。

“你没有明白，”迈克尔说。“塔里娜，别这样子离开我。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有些事是我不能答应的。”

“其中之一是得罪纽百里太太！”塔里娜说。“另外一件大概是找个工作。”

他停了一刻没有讲话，后来他突然一把把她抱在怀里。

“你就这么想吧，”他说。“你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你不能否认你爱我。我知道，它就流露在你的嘴唇上，你眼睛里，在你的呼吸里。”

他说完便弯下身子去吻她。她没有拒绝——实际上她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时他充满了怒气和欲望，被一阵狂热的激情所驱使，使她无法抗拒。

他吻着她的嘴唇，他的吻越来越强烈，越带有占有欲。然后他吻她的双眼，她的颈项，回头来又一次吻着她的嘴唇，直到她叫饶起来。

“请别这样，迈克尔！请别，你弄痛了我。”

他好象没有听见一样。他的吻象暴雨般地袭击她，更为凶猛、更为强烈，直到她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瘫软无力地躺在他的怀抱里。

当他最后从她面孔上抬起头来时，她倒在他怀里几乎站不住了。太阳渐渐升高起来，他可以看清楚她的脸了。

他低头望着她，眼睛里几乎现出凶狠的神色。他盯住她那受了折磨的软绵绵的嘴唇，眼睛下的黑圈，面颊上的潮红。

“你爱我！”他得意洋洋地说。“现在你还能否认吗？”

“请别再这样了，迈克尔。”

他的嘴唇又靠近了她。她举起手想拦住他，他急躁地把她的手推开。

“对我说你爱我，”他吩咐说，“说呀，我要听你说。”

“我……爱……你。”

她没有力量和他争辩，她太软弱了，只能听从他的吩咐。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他命令她。

“迈克尔，我们必须走了。”

“等到你再告诉我你爱我以后，不管我是怎样的人，不管你在某些方面多么轻视我，你仍然爱我，因为你没法不爱我，你讲吧。”

“不……我……”

“讲吧，”他指示说。

“我……爱你。”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她觉得他宽慰地叹了口气。然后他弯腰又一次吻她，可非常柔和，带着从未有过的温柔神情。

“可怜的宝贝，我让你受累了。回到旅馆去。你得上床休息。”

他搂住她的肩膀，两人走上空荡荡的马路。

“你也应该睡一下，”塔里娜说。

迈克尔摇摇头。“不，我睡不着。我太幸福了。我要去游泳。”

“现在吗？”

“现在，此时此刻；我送你上了床以后就去。这是最好的时刻，那些傻瓜们都还没有起床。”

“但是，那可能有点危险。假使你遇上腿抽筋之类的事。”

他微笑了。“别为我担心，”他说，“我总是能逢凶化吉。而且说不定有很多双眼睛在密切注视着，想发现自杀的人或者谈情说爱的人。”

塔里娜有点担心地看了看旅馆。“我希望没有人看见我们，”她说。

“你是希望那些和我们有关系的人不要看见我们。”迈克尔纠正她说。

他们来到转向大门的侧路，迈克尔停下了。“晚安，我的亲爱的，”他说。“谢谢你让我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也过得很快活，”塔里娜若有所思地说。

她停了一会，希望他说他会想法在白天单独和她见面，或者，也许约会她晚上在外边见面，假如伊琳上床早的话。但是迈克尔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又一次吻了她，随后沉默地引她转到旅馆的大门，走进那扇大玻璃门。

晚班看门人向他们道了个昏昏欲睡的晚安。“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们在赌场呆了一整夜。”塔里娜说。

“他只会想到他的早餐和舒服的床铺，”迈克尔答道。

他们走进了大厅，塔里娜向楼梯走去。“晚安。”

塔里娜在灯光下有点害羞地扫了迈克尔一眼，似乎他们两人现在都变了，他们又回到文明社会了。

塔里娜突然觉得迈克尔看起来象个陌生人。她跑上了楼梯，他注视着她离去。当她走到楼梯的中间时，转身挥了挥手。他没有表示，只是注视着她，直到她消失不见。

她到达卧室时已经喘不过气来了。钥匙在门上，她尽量轻轻地开了门，她奇怪吉蒂是否已经回来了。

她只花了几秒钟便脱下了衣服。她以为她一定很累了。可是当她躺在宽大舒适的床上时，一想到昨晚发生的事情，她的思绪便奔驰起来，心脏在飞快地跳动。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幸福。

“你多迷人，”她能听见迈克尔低沉的声音，他注视着她的眼睛这样对她说。“你身上有许多神秘的地方，我想你大概是个女巫，应该在木桩上烧死。”

“即使我是，我也不会伤害你的。”她不相信她自己的声音会容纳这么强烈的感情。

“你已经打垮了我。你不知道爱情就是一种最危险的武器吗？”

几个小时以后她似乎仍然听见自己在问：“什么是爱情？”

“这是一种疯狂的、着迷的幸福感，像我们现在一样。这是一种绝望的恐怖感，害怕失去自己所爱的人。这是一种最高的自信感，相信自己如果需要的话，能够征服世界。

这是完全的绝望，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配得到刚刚到手的爱情。”

塔里娜想道，迈克尔说出了多么奇妙的话！阳光已经穿过窗子射进来了；她想到他这时正在海边游泳，他的头衬着碧绿的海浪，他青铜色的皮肤象太阳一样金黄。

她爱他。她记起了他那抚摸着她的手，她想到她怎样把脸藏在他的肩上。她想到他的嘴唇的亲吻是那么有力和热情，她感到自己又在颤抖，充满了激情。

她用手指摸摸自己的嘴唇，它给吻得发疼，但是连疼痛也不知怎么地使她感到极度的愉快。

“我爱他，”这句话她至少说了十多遍才沉沉睡去。

她突然惊醒过来，看见吉蒂坐在她的床边。

“我以为你睡死了，”吉蒂对她笑了。“你知道现在十一点钟了吗？我从来不知道你醒得这么晚。”

“我是不习惯睡得晚的，”塔里娜昏昏沉沉地说。

“啊，醒醒吧，”吉蒂请求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塔里娜勉强睁开了眼睛。

“十一点不算晚啦，”她说。“至少在杜维尔并不算晚。”

“瞧瞧我们，变得多么老练罗，”吉蒂逗笑说。“哦，一星期以前，假如我提议睡到十点钟，你会大吃一惊的。”

“一星期前，你还没有惯坏我呗。”

她坐起来，把枕头推到背后，穿上吉蒂扔给她的一件马拉布生丝和软缎交织的短晨衫。

“现在要早餐吧，”吉蒂说。“然后我要跟你谈谈。”

塔里娜顺从地按了一下床边的红色按钮，几秒钟后侍者敲门进来。她点完了咖啡和面包卷以后说道。

“现在我在注意听了。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乔克和我走到海边坐下了，”吉蒂说。“我们谈了又谈。跟他在一起真是快活极了。可是，似乎我们没什么进展。”

“为什么？”塔里娜问。

“乔克要我去跟父亲讲，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那只会使我被送回家或者送去旅游世界，乔克则会被开除。我建议和他私奔。我们可以去苏格兰的格列特纳？，虚报年龄，弄张特别结婚证。这可以办得到。要是不行，我准备还是跟他走，逼父亲不得不让我们结婚。”

“假如父亲不理你呢？”塔里娜问她。

“乔克就是那么说的。但是我告诉他，我们只要等一年，我就满二十一岁了。”

“那么乔克怎样讲呢？”

“他太守旧，太不灵活了，”吉蒂悻悻地说，“苏格兰人就是太固执，他们一旦下定了决心，说什么也推动不了他们。乔克说他正大光明，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不明白假如父亲和伊琳对这事有一点怀疑的话，他们是决不会容许的。”

“真没有别的选择吗？”塔里娜问道。

“再等一年，”吉蒂悲观地说。

“也许他是对的，”塔里娜说。“至少你就有机会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了。”

“难道现在我还没考虑成熟吗？”吉蒂回答说。“问题就在于我没法说服他。我确实知道我只想嫁给他一个人，什么也制止不了我嫁给他。”

“那么，为什么不照他提议的办呢？去告诉你的父亲，看看会发生什么。”

吉蒂从床上下来朝房门走去。使塔里娜惊讶的是，她突然打开门朝外边看了一下，又把门关好。

“我只是瞧瞧外边有没有人偷听。”她说。“塔里娜，劝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怕得要死。”

“怕什么呀？”塔里娜问。

“怕父亲，”吉蒂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乔克。”

塔里娜想取笑吉蒂，说她“尽说废话”，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她记起了她是怎样听见从秘书的房里传来自己说话的声音的事。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吉蒂压低了自己的声音。“父亲要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完全冷酷无情的，”她说。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和他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我完全知道他在许多方面都变了。他变得更冷酷，更专横，有时我几乎觉得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

“哦，吉蒂，你太夸张了，”塔里娜说。

“但愿如此，”吉蒂回答：“有些事总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他强迫人家照他的意思去干。有时他贿赂他们，有时他恐吓他们。我不愿意乔克受到恐吓，更不愿意地发生更可怕的事。”

“吉蒂，你不是在暗示……”塔里娜用震惊的口气说。

吉蒂躲开了她的目光。“我并没有暗示什么，”她说。“我只是说我为乔克和我自己担心。”

塔里娜默默不语。

“帮帮我，塔里娜，”吉蒂恳求说。

“怎么帮法？”塔里娜问道：“我能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吉蒂回答说：“我不知道别人能帮什么忙，也许你可以和乔克谈谈，让他理智一些。”

“我真的看不出你的建议是理智的，”塔里娜答道。“假如你没有得到父亲的准许就和他结了婚，那么你就得撒谎，他会被控告，上法庭，结果婚姻会被宣告无效。假如你和乔克私奔同居，即使他答应你这样干，你父亲也能根据法律强迫你回到他的身边。”

“他一定不愿意把事情张扬出去，”吉蒂说。“想想这样的报纸标题：百万富翁的女儿和游艇水手私奔。伊琳害怕报纸会那样讲，永远不会让他逼我回来的。”

“假如你跟他给了婚，报纸也会同样报导的，”塔里娜说。“今晚你还要和他见面吗？”

吉蒂点点头。

“是的。他说大约九点钟可以下班。我要对伊琳说我头痛。反正她昨晚也头痛。”

“假若她到你房间里来呢？”

“如果我挂上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她不会进来的，再说，一个人总得冒点险。”吉蒂达观地说。

她笑了一下。“昨夜我们下去吃晚饭以前，伊琳给我上了一课，让我对夸里爵士表示点好感。你见过他吗？一个有个大喉结，戴着眼镜的自命不凡的蠢家伙。听说，他是个破落户，在多塞特有一大片破烂不堪的房产。伊琳给他的母亲出了个好主意，她们以为父亲的钱和我的嫁妆能帮他们重新发家。”

“哦，吉蒂，我真不能相信。”塔里娜说。

“这完全是真的，”吉蒂答道：“我听她对夸里夫人说过：‘我的继女对令郎非常爱慕，她常对我讲他是多么聪明。’”

“她怎能这样讲呢？”塔里娜问。

“只要能达到目的，伊琳什么都能讲，”吉蒂回答说；“凡是对她没有好处的，她就闭口不提。你还不明白，塔里娜。你太单纯了。人们要得到什么时，总是不惜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得到它。”

“嗯，我想那样做没有错呀，”塔里娜说。“爹爹急于想得到什么时，他总是祈祷。”

“祈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吉蒂不耐烦地说。“那是依靠比个人力量大得多的力量。可是父亲和伊琳以及他们那一类人只信赖他们自己。他们要干就干到底——欺诈，哄骗，用他们能使用的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一旦他们下决心想得到什么，十拿九稳他们是会成功的。”

“我们要当心，”塔里娜说。

她突然预感到她们面对的敌对力量是强大的，她又一次想起那个放在餐桌下面的阴险的录音机，想起纽百里先生听取他的生意合伙人发言时的眼色。这个人在一定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她非常怀疑她们现在讲的话是否也被人窃听。这间卧室是否也装上了录音机？要不，纽百里先生也许找出了别的方法窃听女儿和她的朋友的谈话。

“怎么啦？”吉蒂问她，“为什么你那样东张西望？”

“我只是在思索，”塔里娜急忙回答。她觉得她不能对吉蒂泄露自己在厄尔利伍德的发现。一个主人进行偷听和安装录音机偷录客人的谈话，这是件极不名誉的事。

有人在敲门。她们两人都吓了一跳。塔里娜说了声‘进来’，伊琳的女佣人进了门。

“我在找你，吉蒂小姐，”她说。“太太现在就要见你。”

吉蒂带着询问的眼色看了塔里娜一眼，随着女佣人出去了。

她去了很久。塔里娜起了床，洗了澡。当吉蒂回来，闯进门来时，她差不多已经穿好了衣服。吉蒂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然后猛地坐在梳妆台旁的靠椅里。

“伊琳给我上了最糟糕的一课，”她说。

“谈什么呢？”

“当然是夸里爵士！她说我对他不够友好。我说对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年轻人，我已经够友好的了。随后她发脾气了，并且恶语伤人。她说我令人失望，给家里丢了脸。”

她说自从她和父亲结婚以来，我除了和她作对以外什么事也没干，并且说如果不是因为她有责任感的话，她早就不管我的事了。”

“我告诉她我并不要她对我负责。但是当然，这没有用。她愤怒地讲了好几个小时，可是最后又回到原题——她已经订出计划要我和这个没有头脑的白痴结婚，就我所了解，父亲是十分同意的。”

“他不能让你同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塔里娜说。

“我想他早忘掉这个词的意思了，”吉蒂答道：“此外，从伊琳讲话的口气，我推测父亲认为夸里爵士在他的某些董事会上是很有用处的。他的有些公司是靠不住的，一个爵士会使它们听起来神气多了，只要他们看不见他本人的话。”

吉蒂讲得这么辛酸，使得塔里娜低下头去吻了吻她的脸。“别担心，”她说。“反正我们会找出一条出路的。”

“伊琳说的唯一一句好听的话是说可惜我不大像你，”吉蒂接着说，“她顺便问起了你父亲的教名，我想她打算送一条吹嘘性的小消息给某家报纸，说我们这儿正举行着重要的社交集会，还要列入有钱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的名字。”

塔里娜用双手捂住脸。“哦，别让她那样做！假如爹爹和妈妈看见怎么办？”

“他们会吗？”吉蒂问道。“这消息只会登在社交栏里。”

“不，大概不会的，”塔里娜没有把握地说。“但是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某些爱管闲事的人传给他们，他们知道了我撒谎骗人的事，一定会大发雷霆——父亲一定会要我立刻把一切都告诉你的父亲的。”

“那简直是火上加油啦，”吉蒂高兴地说。“伊琳曾经说过你的好话，假如你是装假的，她会觉得她公开上当了。”

“在事情暴露以前，”塔里娜说，“我最好先溜掉。”

不过，她并没有说得十分肯定。她想留在这里，要挨近迈克尔，要见着他，虽然她心里知道这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昨晚她避开了她所面对的真理。她爱他，可是他们的爱情必须隐蔽而不能公开，她不知道这种隐蔽的爱情多么难受啊，到什么时候才有个结束。

迈克尔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爱她。即使有时他没有说出来，可他的眼睛和他的嘴唇比他的语言更有说服力。但他从没有支言词组提到结婚的事。他从未有一刻提出过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将永远不变。

她想用这种想法鼓励自己：不管他是怎样爱她，现在就谈到结婚的事未免太早，然而她知道那是在欺骗她自己。

迈克尔为什么没有提到婚事，因为他并没有把爱情当作一回事——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只是一次美妙的昙花一现的恋爱，在他们生命之中象流星一样一闪而过，肯定会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塔里娜想到这里几乎大声呼喊起来。她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直到此刻她才知道，为了她的欺骗她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啊。

“不论什么时候你做了错事，就会受到惩罚，不管你怎样聪明想逃避它。”她记得父亲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这样教导过她，而现在她比以前任何时候更

懂得了这句话的真谛。

她为了取悦于吉蒂而撒谎，她知道这是错误的，这是她得到的惩罚。迈克尔爱她，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自己，却是另一个人，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虚伪的基础上的。

是不是因为他以为她有钱才没有向她求婚呢？或者，相反是不是因为她有钱他才爱她呢？如果他知道了她的真实面目——知道她是吉蒂的贫穷，褴褛，破衣烂衫的朋友——他还会象昨晚那么说吗？或者，他不但会那样说，还会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那些都是不可思议的问题，她知道她自己无法回答，然而，问题的回答是明摆在那儿的。惩罚是残酷的，可她知道她罪有应得。

“你现在当然不能离开我，”吉蒂说。“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你不必为伊琳的话担心。假如我放机灵点，她不会发现的。”

“那么，我们得非常机灵才行，”塔里娜说，“因为有许多许多事决不能让伊琳和你父亲发现。”

“是，我知道，”吉蒂认真地说。“但是，今晚你能同我一道去和乔克见面吗？”

“我们那样做妥当吗？”塔里娜问道。

吉蒂耸耸肩。“有时我们得冒点险。我想到了赌场以后，我去告诉伊琳说我头疼。

只要她一坐上台子，她对别的事就不会感兴趣了。你应该说，你愿意陪

我回来。”

“行，”塔里娜说。

一整天吉蒂都焦急地等待黄昏的来临。这种心情不知怎么也传给了塔里娜。这里举行了大型的午餐宴会。餐后他们走下海滩，纽百里先生在那里租用了两座色彩鲜艳的帐篷，备有靠椅，坐垫和各种舒适的设备。

他们一大群人都去游泳了，只有伊琳躺在那里，穿着精致漂亮的缎子游泳衣，配上披肩，游泳鞋以及配套的海滩用的珠宝首饰，看起来简直漂亮得过了分。

迈克尔也正在游泳，但是，塔里娜看见他早在别人出水以前就上了岸坐在伊琳身边，一面晒太阳一面和她谈天。她注视着他们，觉得妒火中焚，在她胸膛里引起剧烈的疼痛。

在傍晚的时候，她们要去参加另一个盛大的宴会，她突然听见伊琳在讲话，不觉感到一阵窒息。

“迈克尔，亲爱的，今晚你要受到优待，坐在我的旁边。午餐时我尽了主人的义务。

今晚我要免掉礼仪，抽签就坐。但是我已经抽走你的座位，你不需要再抽签了，只是请你把名字送给每一个人去抽签。

“那不是玩花招吗？”他的背正对着塔里娜，他没有看见她进来。她怀疑当他低下头看伊琳时，他眼中的表情会不会同昨晚他看她时的眼色一样。

“玩花招在某些情况下是允许的，”伊琳反驳说。“至于是哪些情况呢，你肯定猜不着。”

塔里娜觉得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正要悄悄地走上前去声称她来了的时候，吉蒂匆匆忙忙地来到了鸡尾酒厅。

“我来晚了吗？”她问道。迈克尔和伊琳正在屋角谈话，屋角上有许多张专为燕会而订下的桌子，这时他们转过身来看见了吉蒂和塔里娜两人。

“来吧，姑娘们，”伊琳高兴地说。“我刚才告诉迈克尔今天晚上我们要抽签配对。

我已经抽过了。”

在她说话时，伊琳有点腼腆地看了迈克尔一眼，在她的嘴唇上现出一丝高兴和引人注目的微笑。迈克尔拿着一只装着折叠好的名字的小碗，走到吉蒂面前，她取出一张。

“该死！”她大叫说。“这是夸里爵士。我相信是你故意把它放在上面的。我还能抽一次吗？”

“当然不行，”伊琳说。“我们应该一视同仁。而且，我也希望你坐在夸里爵士旁边。”

“这太明显了，”吉蒂说。“你抽到了谁，塔里娜？”

“你的父亲，”塔里娜答。

“好，他整天在发脾气，我希望你会帮他改好点，”伊琳说。“我真不知道瓦尔特这些日子是怎么回事？”

塔里娜有点畏惧，但是她的忧虑没有减轻，因为纽百里先生很迟才来参加正餐。所有别的用餐者——大约二十个人，在他到达以前已经喝完了鸡尾酒。

“你上哪儿去了，瓦尔特？”伊琳使性子地说。

“对不起，我有几个长途电话要接，”他回答说：“我们进去进餐，好吗？我在楼下已经喝过鸡尾酒了。”

“很好，”伊琳说着就站起身来，对夸里爵士这类最尊贵的宾客招招手，让他们先走。

塔里娜走在最后，在她就坐前，绝大多数别的客人都已坐下了。很明显她的主人心事重重。省酒的侍者已经提醒他两次，他才意识到他必须吩咐拿香槟酒了。随后他坐下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并且鼓出了下嘴唇，似乎在高度集中地思索着什么。

塔里娜不喜欢用某些无意义的话来打断他的思想，所以她默不出声，一直到上过了鱼并且撤走以后，纽百里先生在递给她盐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她坐在他的旁边。

“你今天过得好吗？”他敷衍地问。

“是的，好得很，谢谢你，”塔里娜答道：“海水十分暖和，我真没有想到它会有那样暖和。”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说错了。她装作是个经常旅行的人，这话可露了馅。纽百里先生似乎倒没有注意到。

“我工作太多，”他说。“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工作。让我给你一个忠告，你一定不要把度假和工作搅在一起，那会得不偿失的。”

“哦，我相信是这样的。”塔里娜说。“你能不能停止几天的工作呢？告诉你下面的人不要打电话给你，让你的办公室自己作出决定，不要打扰你。”

纽百里先生笑了。“听起来很简单，”他说。“我真希望这是可能的，也许我的工作效率低。他们总是说，一个辛辛苦苦干活的人往往不善于使用别人。另一方面，也没有人会肯像我那样拼命干。”

“假如这不能使你幸福的话，那么拼命干有什么意思呢？”

纽百里先生一时注视着她，似乎她的问题使他吃了一惊。接着他说：“除了做自己所想做的事以外，什么叫做幸福呢！再说，我爱工作。”

“但是，你必须要有休息，”塔里娜坚持说。

他摇摇头，接着又说：“你无须为我担忧。我不是像你那样美貌，有闲的年轻姑娘。”

你要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我的工作象一条章鱼，它的触手盘绕着我，使我无法逃脱。”

“听起来挺吓人的，”塔里娜说。

“这里面也有乐趣，”纽百里先生回答道，“让我给你敲个警钟。在你有可能时，在你无拘无束时，在你自由自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时，你应当尽情享受，过得快活。当你渐渐老起来时，你就会成为自己的金钱利益的奴隶的。”

他边说边笑，一会儿笑容消失了。“说真的，”他说，几乎象是对他自己讲的。

“你爱去哪儿就到哪儿，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他说：“明天是吉蒂的生日，你没有忘记吧？”

“没有，当然没有，”塔里娜答道：“今天下午我给她买了一件礼物，只是一件小小的礼物，”她连忙说：“在店铺里的每样东西都那样……”，她是想说‘那样贵’，但很快转口说成“那样普通”，“我想在我回英国后再给她买点东西。”

“暖，暖，我明白。”纽百里先生显然又在出神想别的事了。他突然说：“你想在什么时候离开我们？”

他的问题使塔里娜感到意外。

“我……哦不……知道，”她结结巴巴地说。“我还没有跟吉蒂商量过。”

“你并不急于要走吗？”

“不，不急着走。”

“我是说，一星期或两个星期。也许更长些，对你不会有什么区别吧？”

“不会……我的意思是……嗯，当然到时我得回去。”

“对，当然，不过，此刻你的时间是你自己支配的，像我们刚才谈过的，你是自由自在的。”

“是的，”塔里娜同意说，感到有点迷惑不解。

“我想和你谈一下，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他说，“我认为你大概能帮助我——事实上，我肯定你能够。”

“在哪方面？”塔里娜问道。

“那是个秘密，”他有点深沉地说。“但是，我不会忘记。有件事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这要看是什么事，”塔里娜谨慎地回答说。“可是，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会很高兴帮忙的。”

“是真的吗？”

他转过身来瞧着她，她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目光多么锋利，多么尖锐！它们似乎一直扎进了她的心里。

“是的……那自然，”她呐呐地说。

“好！那正是我希望你讲的。你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塔里娜，你是个非常聪明的，机灵的姑娘，我没有看错吧？”

塔里娜笑了。“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肯定我是对的，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少会错。很好，我不但要请你帮忙，还要信任你。”

“你要我做什么呢？”塔里娜问道。

她模模糊糊地猜想，是不是有事要她和吉蒂一同去做，是不是纽百里先生想请她去给吉蒂当个合格的女伴？不论是哪种情况，她既然知道了内情，又该怎么回答呢？

正在这时在桌子另一头的伊琳站起身来。“假如我们不早点去赌场，我们在大台子上就会很难找到座位了。我感觉今晚我会交好运气。”

“我希望我也能这样，”夸里夫人慢吞吞地说。“我每天晚上都在输钱——不太多，但也够烦人的了。”

塔里娜把她的椅子推开。太太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穿过餐室走向休息室。男人跟在她们后面，塔里娜想去跟在太太们后面走，纽百里先生伸出手拉住了她的胳膊。

“稍等一下，”他说。

她停下来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等到这伙人中最后一个掉队的人走到听不见的地方，他说：“你能为我到法国南方去一趟吗？带一个包里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塔里娜是那样地惊诧，只能睁大眼睛看着他。

“嗯，行还是不行？”纽百里先生说。“要求你做的并不是很大的事。由于我自己的某些原因，我不愿派别的我认识的人去。你能帮我的忙吗？”

“可是怎样做？我的意思是……”

“所有细节以后可以谈，”他说。“我现在要你做的就是告诉我，你肯不肯干。”

“是的……我想可以……假如你要我去。”塔里娜答道。

她觉得似乎没法做别的回答。虽然一切是如此突然，她却立刻想到她受了这个人的恩惠。他是她的东道主；他款待了她。为什么不应该为他做点事呢？

“谢谢你，”纽百里先生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你一定不要对任何人讲，行吗？”

“行，当然行，”塔里娜允诺说。

他让开了路让她走过去。她穿过餐室走在最后一个客人的后面，相隔只有一点点远，客人们刚刚走出大门。通过一块隔开餐厅和休息室的玻璃门，她看见了迈克尔。他正在那边注视着她。

第九章

伊琳和她的客人在大厅外面取她们的披肩。“天气这么热，我们真的不需要穿什么了。”吉蒂对塔里娜说。“不过我带了一条围巾，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披上。”

她说话时，对她眨眨眼睛。塔里娜几乎机械地接过了围巾。“围巾”这名称太老式了，这其实是一条精致的、配有珠宝的镶着貂皮边的缎子披肩。

她随手把它披在肩头上。

“别忘了，我犯了头痛病，”吉蒂悄悄地说，一边走去帮助夸里夫人披上她的皮披肩。塔里娜突然不知所措了。纽百里先生真的要请她为他到法国南方去一趟吗？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除非她疯了，否则这完全是千真万确的。

她向休息室望去，看见迈克尔还在注视她。他同几位先生站在一起，他们一边谈话一边点燃了雪茄，可是他没有参加谈话。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猛然觉得困窘不堪，简直有点害怕了；但是，她对自己也难以说清这种感觉。

“汽车在外边等着啦，”伊琳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们还是步行吧，”有人提议。“象这样美好的晚上，关在汽车里真太遗憾了。”

“我要步行，”吉蒂同意说。“我觉得头痛，不知怎么搞的。”

“也许，中了点暑，”夸里夫人同情地说。“我老是警告我的儿子在游泳时要当心。”

中暑太讨厌了。中暑比大家想象的更容易得多。”

“也许就是中暑了，”吉蒂揉了揉她的前额说道。

“同夸里爵士跳一次舞马上就会好的，”伊琳刻薄地说。“都来吧，我们不必等那些先生们。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找借口躲开太太们。”

她朝着男宾客那边扫了一眼，便急急忙忙地穿过休息室，身后留下一股高级香水气味。女士们都跟随在她后边。

伊琳来到外面，进了等候着的高级大轿车。除非万不得已，她从来不行步行。虽然赌场只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她却打算让自己显得格外体面排场地到达那里。

夸里夫人和另一个年龄大些的妇人上车坐在她的旁边。其余的人在星光照耀的街道上走着去。当塔里娜发现迈克尔走在她旁边时，她并不感到意外。

“纽百里先生对你讲了什么？”他低声问道。

“没什么，”她很快地说，她不得不撒谎，心里感到羞愧，可是除此别无其它办法。

“他一定跟你讲过了什么，”他坚持地说。

塔里娜用眼角扫了他一眼，他在妒忌吗？她思忖着，这个想法太可笑了。纽百里先生已经年老了，而且似乎从来没有对女人发生过兴趣。但是迈克尔显然非常好奇，同时他的声音是咄咄逼人的。

“他是在讲……吉蒂的生日，”塔里娜最后说。

她觉得迈克尔看来松了口气，可那大概是她的想象。

“吉蒂的生日，”他答道。“什么时候？”

“明天，”塔里娜答。“纽百里先生请我……”她突然停住了。她带着沮丧的感觉意识到她几乎讲出了纽百里先生是怎样请她从英国为吉蒂带来一件包里的事。她吃力地回忆起，那也是个秘密。

“你是在说？”迈克尔说。

“只是说……”塔里娜回答得有点结结巴巴，“纽百里先生……告诉我他有件礼物要送给吉蒂。”

“她满了二十岁了，是吗？”

塔里娜点头。

“还有一年她才能够结婚。”迈克尔说。“这是件好事，假如你问我的话。”

塔里娜惊愕地瞧着他。是什么使他提到了结婚的问题呢？

“你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想说的是，”他答。“吉蒂应该等一等，假如她犯了错误，那就太遗憾了。”

塔里娜盯着他。但是正在这时，吉蒂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唉，迈克尔，我头痛得厉害，”她大声说，并且挽起了塔里娜的手臂。

“是吗？”他说，“很遗憾。”

他的声音听来富于同情，并且一点没有怀疑，但是塔里娜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注视他。他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错误！他知道了什么吗？难道他开始怀疑乔克？麦克唐纳了吗？要不就是碰巧说了那些话？

没有时间再说什么了。他们到了卡新话赌场，吉蒂仍然反复说她头痛。她在伊琳身边，伊琳她们只比步行的人早到一点点儿。

“如果头痛厉害了，我就回家去。”吉蒂说。

“我同你一起去，”塔里娜插话说。

“说真的，吉蒂，你仿佛只担心你的健康，”伊琳尖锐地说道：“这对一个姑娘来说是不恰当的。男人最讨厌生病。他们认为，如果必须有人生病的话，最好生病的人是他们自己。”

伊琳通常找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一次她说话没有带刺。她的思想早已飞到了那碰运气的赌场上了。她从手提袋里抽出一大迭一千法郎的钞票递给迈克尔去换成筹码。塔里娜在伊琳的眼里看见了兴奋的光芒，她在别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兴奋。

这家赌场有许多扇窗子可以眺望大海，赌场里面挤满了人。这是一个充满时髦气息的夜晚，穿着华丽的电影明星与穿着闪光的精致莎丽的印度女郎在争芳斗艳。

还有些年老的英国贵妇戴着需要打磨的古老的家藏的美丽珠宝饰物，法国实业家的太太们则戴着卡提尔最新出产的金光灿灿的指环和项圈。当然也有几个平常的投机赌客，手里拿着十先令的筹码，从一个台子逛到另一个台子，他们不想冒险，只是在有把握时才下注。他们也会侧身站在大银行家或别的运气好的人后面，试着把他们一点宝贵的小赌注放在某个幸运儿的巨大的筹码旁边。

伊琳在赌场是个有名人物，一个服务员找来一把椅子赶紧给她放在高台旁边。她一下坐进椅子，对一两个向她道晚安的赌友随便地点点头，而对几个比较有名望的而她又刻意结交的人则巴结地打着招呼。

迈克尔规规矩矩地站在她椅子后面，随时听她吩咐。晚上的赌博开始了。

“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一等到伊琳已经在绿色粗呢台面旁安下了营寨，吉蒂便说。

她走上去拍拍迈克尔的手臂。“我的头更疼了，”她用一种勇敢地忍受着痛苦的声调说。“我不想打扰伊琳，你告诉她我已经回家了，好吗？”

“你同塔里娜一起走吗？”他问道。

吉蒂点点头。“是的，我想让她留下，但是她不答应。”

“我宁愿跟吉蒂一块儿走。”塔里娜说。

她想看看他的眼睛，但他没有看她。她非常希望他会提出再次见见面，哪怕只几秒钟，也许他能在伊琳赌钱时溜出去。也许他能够到另一个房间，他们可以在一起谈谈。

塔里娜突然迫切地想对他说：“你忘记了昨天晚上吗？你一定愿意再和我单独在一起吧？你没有忘记吗？”

然而她什么也不能表示。这并不是那个曾经拥抱她并且狂吻过她脸庞的迈克尔。这是另一个人，她似乎觉得他能对她镇静地，毫不颤抖地谈话，在他眼里也没有丝毫闪烁的火光。

她祈求他那怕是稍稍表示出她在他心中的地位，表示出在她胸膛里燃烧着的对他的想法，在他心里也在共鸣、也在燃烧。但是她失望了。

“我会告诉伊琳的，”迈克尔对吉蒂说，“愿你晚上过得好。晚安，塔里娜。”

他毫无拘束地迷人地微笑了，但是塔里娜觉得那笑容里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随后他转过身去，回到台子跟前。

“来吧，”吉蒂说，她拉起了塔里娜的手。

她们绕着台子穿过人群走了出去，这时赌台的情绪正处于低潮。他们刚刚走到小客厅的门口，正好接上了纽百里先生。

“喂，你们去哪儿？”他问道。

“我头痛得受不了，父亲，”吉蒂回答道，“我准备回旅馆去。我一定是有点中暑了。我今天在水里泡了好长时间。”

“你离开这里是不是太早了些了”纽百里先生问道。

“我知道，可是不舒服。留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吉蒂问他。

“塔里娜也跟你一道去吗？”

“她想跟我走，”吉蒂答道，“她不习惯玩得很晚。我们在睡觉以前，还要闲扯一会。”

吉蒂为了消除父亲的怀疑，她对他笑了一下，但是他却皱着眉头。塔里娜注意到在他的粗粗的眉毛下，他的一双眼睛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厉害更加尖锐。她觉得他在犹豫不决，好象不想让她们走。后来他改变了主意。

“那好，明天早上见。”

塔里娜明白这是对她讲的。吉蒂却认为她得到了允许，可以离开了。

“晚安，父亲，”她很快地说。“来吧，塔里娜。”

她们赶紧穿过台球桌，绕过了舞厅，走出赌场，进入暖和清新的薄暮空气中。

“嘿！”吉蒂抽了一口长气。“我觉得象是在尼加拉瀑布上走钢丝绳。”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回旅馆？”正当吉蒂转身朝着旅馆相反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塔里娜问道。

“不必要，”吉蒂答道。“他们不大可能去那儿找我们。而且乔克在等着我们呢。”

“你安排在什么地方见他呢？”

“在海边，”吉蒂回答说，“就是我们昨晚去的地方。这时候没有人到那儿去。我非常希望你跟他彻底谈一下。你一定能想出什么主意，让我们能够结婚。”

“我敢肯定不会想出什么你没想到的办法，”塔里娜说。

她们急忙走着，舞鞋的高跟在石铺路上响出了奇妙的节奏。她们到了海滨大道。潮水已经退了。有点阴暗的天空下伸展开了一长条平坦广阔的沙地。今晚没有星光，空气有些沉闷，似乎过一会就会有雷雨。

塔里娜突然觉得心情不安起来，她盼望迈克尔宣布对她的爱情，可是那一来别人会猜疑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她知道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然而正是因为她爱他，她才希望他对她有爱慕的表现，表明他仍然爱她。

她不知怎么想流泪。她尽力强迫自己注意听吉蒂说话。

“我们一定得想出办法来，塔里娜，至少你得想出来。你知道我全都靠你哪，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

她忽然打断了话头，高兴地叫了一声。“他在那儿，”她说就沿着海滨大道，朝远处的一个男人奔去。

乔克？麦克唐纳坐在那边的一张椅子上等她们。他站了起来，吉蒂跑到他身边，投进了他的怀抱。他拥抱着她，低下头对她微笑。

“我很抱歉我们来迟了，”吉蒂说，“但是我们吃完晚餐已经是九点半了。你知道我一定会来吧？”

“我肯定你迟早会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说。

“喂，这是塔里娜，”吉蒂说。“我装作头痛，她说她要跟我作伴和我一道回旅馆。”

乔克？麦克唐纳伸出手来。“很高兴见到你，”他对塔里娜说。

他们在长凳上坐下了，塔里娜注意看他。她感到奇怪：是不是迈克尔讲过的话使她更带批判性，或者第二次会见她，对他的印象没有第一次会见时那样好呢？

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反正他看起来有些不同——粗俗些，同时也不像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吸引人。她想，也许是因为他用手臂相当随便地搂住吉蒂的腰的那种姿势，使她突然想起她看见周末晚上从牧师住宅的窗下走过的女店员，而乔克同那些殷勤陪伴着女店员的年轻工人肯定不会有多大区别。

他脱下便帽，面孔变得难看多了。他的额头太低，他的头发剪得相当短，相当难看，衬在他的粗颈项上显得又黑又粗糙。

“我想吉蒂已经把我们的事告诉过你了吧？”乔克。麦克唐纳对塔里娜说。

“是的，”塔里娜回答。

“她很固执，我希望你能够使她理智些，”他接着说：“我已经告诉过她，唯一的办法是告诉她的爹爹。私奔以后又被抓回来是不理智的。我们要在桌面上摊牌，正大光明地进行斗争。”

“那样做有什么用呢？”吉蒂说。“我告诉过你，他们会把我送到天涯海角去，而你会被开除。”

“这一点我倒不敢肯定，”乔克说。“有时候把人开除是并不明智的。”

“你是什么意思，明智？”塔里娜说。

“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了，”他说，并且对她眨了眨眼。

塔里娜转过眼去看着海面。此刻她清楚地和本能地意识到他不是吉蒂恰当的对象。

她对纽百里先生的所作所为是有所了解的，听了乔克所做的暗示，她的心猛地一跳。

纽百里先生做过某些事，而乔克？麦克唐纳完全准备用它来威胁他。这些事也许是小事，象瞒过海关人员走私了一点东西啦，也可能是些更糟糕的事，但是不管怎样，游艇上雇用的这个人现在正准备充份利用它为自己谋取好处。

渐渐地，一种不信任和厌恶的感觉涌上了她的心头，好似一股浪头从海裡冲上来。

她开始看出：乔克？麦克唐纳坚持要吉蒂去请求她的父亲让他们俩结婚，也许另有别的原因。

纽百里先生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乔克？麦克唐纳想狠狠地敲他一笔竹杠。“或许我对他不太公平，我不应该这么快得出结论。”塔里娜想，可是这个想法，依然存在。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她睁大眼睛装出头脑简单的样子慢慢吞吞地说。“纽百里先生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使他不敢开除你呀？”

“哦，我只是随便讲讲，”乔克假装快活地说。

“告诉我们吧，哦，请告诉我们，”吉蒂说。“他是否搞了走私还是别的什么？”“也许有，”乔克？麦克唐纳躲躲闪闪地说，“也许没有。我不想说什么给他找麻烦的话。同时，我自己也不想惹麻烦。”

“不，当然不，”吉蒂说，“不过，不管你怎样讲，假如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要结婚，我知道他一定会大发雷霆。”

“你还是去告诉他吧，让我来承担后果，”乔克？麦克唐纳说。“我知道怎样对付他。”

“我们一定能想出别的好办法，”吉蒂说。“想想吧，塔里娜，你比我要聪明得多。”

“我认为麦克唐纳先生说得对，”塔里娜说。“不过，我认为不应该由你去告诉你父亲。我想应该他去说。”

她马上看见他脸上露出警惕的神情，她明白，这个主意不合他的口味。

“对我来说有点尴尬，不是吗？”他问。“我经常见到这个老人。如果，比方说，你们都在游艇上，那就不同了。现在你们都住在旅馆里——唉，这便不那么容易了。”

“你可以写封信早上送去。”

“再说，那个叫柯利亚的家伙老是跟着他，”乔克说。“他总是轻手轻脚地到处走，我简直受不了他。他给人的印象就象是他随时都准备猛扑过来袭击，他简直叫我毛骨悚然。”

“你可以请求单独会见父亲，”吉蒂犹豫地说。

“不，这件事该由你去办，”乔克说。

“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人不能一走了事。”

“嗯，为了一个很充份的理由——我们没有钱，”乔克答道。

“那么，我有些，”吉蒂说。

“有多少？”

在这句问话里，塔里娜感到带着贪婪的成份。

“我不知道这会儿在我的存折里有多少，”吉蒂答，“快到月底了，我想还剩下大约一百镑。”

“一百镑！”乔克？麦克唐纳大笑起来。“要像你原来喜欢的那样过日子的话，那根本不能维持多久。”

“可是，乔克，你不是说过不要我的钱；你说要让我靠你的收入过活呀！”

乔克看起来有点害臊。“光说不做是挺浪漫的。但是只要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完全行不通了，这你完全知道。你从来没有做过饭，扫过地，洗过衣服。不，如果我们结婚，我要让你过得舒适，过很快活，否则就不公平。”

塔里娜握紧了拳头。一切都非常明显了，她明白了乔克？麦克唐纳究竟想得到什么。

要嘛，纽百里先生把他解雇，付给他一大笔钱，不然，就得给他们夫妇足够的钱，让乔克可以一辈子吃吉蒂的。

她突然觉得恶心和厌恶，也非常为她的朋友担心，她想到，吉蒂不可能爱上这样的人。她只是为了爱而恋爱——这种爱，从她母亲死后她一直在寻求。

可怜的小吉蒂——孤单，愁闷，只要有人对她表示爱慕，她就会爱上他。

“但是，乔克，我不明白，”吉蒂说。

“别想了，”乔克答道：“一切交给我好了，也许你的朋友会想出好的主意。你只要理智些，听我的话就行了。”

“嗯，但是，乔克……”

塔里娜跳了起来，她觉得再也忍不住了。“我们该走了，吉蒂！你可以改天晚上再见麦克唐纳先生。现在这儿不安全。”

“最好照她说的办，”乔克？麦克唐纳很快地说。“我们办事不能操之过急。最好事先不要让你父亲知道，要让他感到出乎意外。”

“好吧，”吉蒂勉强说。“只是我不明白塔里娜为什么也觉得这样好。晚安，乔克。”

她抬起头来让乔克吻她，塔里娜看着别处。这时她唯一想干的事就是狠狠揍这个人，他在利用吉蒂年轻和脆弱的性格欺骗她。

她想到，他并不年轻，他一定超过三十了。她相信，他如此不择手段地去赢得一个孩子的爱情和信任，只是为了她有太多的钱。她还没有证据，只是凭她的直觉而已。迈克尔也许是无意的，但是却给她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再见，希望很快再见到你，”乔克说。

“明天我要到游艇上去，”吉蒂告诉他。“我会找个借口，说我要回到舱房去取点东西，到那时，我们再安排明晚见面吧。”

“行。好好保重，吉蒂。”

她们离开了，他问她们挥挥手。塔里娜只是加快了步伐。

“你怎么啦？”当她们走到别人听不见的地方，吉蒂问道。“你完全和我一样知道，这个时候伊琳是不可能回旅馆去的。”

“我们一定得回去，”塔里娜严厉地说。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吉蒂问道，“昨天晚上我在外面一直呆到两点，也没有人操心。”

“我们不要存侥幸的心理，”塔里娜说，“还有，女仆们可能会怀疑，假如纽百里太太告诉她我们早就回旅馆的话。”

“对，那倒是真的，”吉蒂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萝莎总是充当伊琳的耳目。”

“我抓住过她一两次了。”

“好，那么，我们应该当心点，”塔里娜说。

她们急急忙忙从海滩回到旅馆。一路上，她们没有讲什么话。在吉蒂的卧室里，床已经铺好了。但是一个人影也没有。

“你看，”吉蒂说。“两个女佣人都下楼自己玩去了。我敢肯定她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

她一下子扑倒在床上。“说真的，塔里娜，你老是大惊小怪。我们本来可以和乔克多呆一会。”

她把双手紧扣在脑后，斜倚在枕头上。“现在，告诉我，你觉得他怎么样？”她说。

“他多大年纪？”塔里娜回避了问题。

“我不知道，”吉蒂答道，“我没有问过他，我想大约二十五、六岁吧，他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周游过世界，见过世面。”

“大战时他在干什么呢？”塔里娜问道。

“他在海军商船队工作，所以他才能在游艇上找到工作。”

塔里娜沉默了一会儿，她想找些别的什么问问她。但是，不管答案是什么，她知道那都不会影响她的决定。她不相信乔克。困难的是如何把这点透露给吉蒂。

她知道公开攻击这个人将是不明智的。那不会有什么用处，只会引起吉蒂的反感。

这位姑娘很明显地迷恋着他。除开她所过的生活，对后娘的憎恶和父女之间的很脆弱的感情联系之外，没有什么能冲淡这种迷恋，尽管这种迷恋是疯狂的和不明智的。

“我有个主意了，”塔里娜说。“现在还非常早——刚过十一点。让我们回到赌场去。你可以说，你服了两片阿司匹林，你的头疼好多了。如果我们留在这里，你只会觉得沮丧，烦恼，有时一个人脑子里有问题要解决，他同时做点别的事情，比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要好些。”

吉蒂在床上坐起来了。“我看就这么办吧，”她说。“赌场今晚看上去确实相当热闹。”

“我相信那儿一定很有意思，”塔里娜说。“在我把对乔克的看法告诉你以前，我要先考虑一下。我要对事情的整体作个全盘的观察。”吉蒂对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一定能找出解决的方法，”她信任地说。“你非常聪明，塔里娜。乔克好极了，这你看得出来。我决定跟他结婚，不管父亲或是别人怎样讲。但是我相信他有一点看错了，他简直不了解父亲和伊琳。要是人们不熟悉他们，又怎么会了解他们呢？”

“是的，我想在这点上你是对的，而乔克是错了，”塔里娜慢吞吞地说。

“但是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不谈吧，”吉蒂说。“我们要回到赌场去看伊琳是否交了好运。”

“她怎么能有那么多的钱去赌呢？”塔里娜问道。“我以为每个在国外旅行的人花钱是有一定限制的。”

“哦，父亲不用怕限制，”吉蒂说。“他在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产业，我知道他在法国也有买卖。在西班牙也有。我老实告诉你，这很方便。不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高兴花多少钱都行。”

“那肯定很方便，”塔里娜同意说。同时也怀疑他做的是哪些买卖，乔克知道不知道呢？

在到赌场去的路上，她的脑子飞快地转动，一再思考着吉蒂的问题，想找到一条出路，怎样才能使她看出他的庸俗和虚情假意，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使她看出他实际上真正感兴趣的是她的钱呢？

“我没法证明这点，我没法证明。”她想去想来，知道如果现在去指责他，那会是非常糟糕的，除非她掌握了背信弃义的真凭实据。

赌场比她们离开时要拥挤得多了。她们花了点时间才穿过房间走到她们原来离开伊琳的地方。

伊琳还坐在台子旁边，可是迈克尔已经不在她身旁。她们没有出声，转身走过房间去找另一伙人。

塔里娜首先看见了迈克尔。他正靠着柜台跟两个人在谈话。在她们走近时，他抬头看见了，随即向和他谈话的人打了个招呼，便转身向她们走来。

“你们回来了！”他大声说。“出了什么事吗？”

塔里娜摇摇头。“吉蒂的头痛好多了，”她说。“我们想这边这么热闹，我们那么早上床，岂不是太可惜了。”

“是吗？”

迈克尔在这两人脸上看来看去，好象要找出别的原因。塔里娜突然想出了个主意。

“我们去跳跳舞吧，那一定很有趣，”她说。“刚才跟你谈话的那几位朋友呢？他们肯和我们一块去吗？”

她的话一说出口，她就觉得这个提议似乎太大胆了。可是，象往常一样，只要她一出主意，吉蒂总是同意的。

“哦，行。让我们去请他们吧，”她对迈克尔说。

迈克尔似乎犹豫了一会，接着，他转身向站在柜台边的人走去。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吉蒂？纽百里小姐和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他说。

“这是特德？伯林顿和吉姆？卡森。”

他们握了握手。这两人都很年轻，晒得黑黑的，带着那种上过私立学校的英国人身上才能见到的从容自若的神态。

“你们是在赌钱吗？”塔里娜问道。她对自己采取主动的行为也感到惊讶。不过，她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吉蒂不再去想坐在海边的那个人。

“我们把钱全输光了。”特德答道。

他是两人中稍高的一个，有金黄色头发和一双闪闪发光的灰眼睛。

“我们还是去跳舞吧！”迈克尔提议。“那可不用花多少钱。”

“好主意，”吉姆？卡森说。

“你去找一张桌子，”迈克尔对吉蒂说。“我最好去告诉伊琳一声。”

“好，去报告吧，”吉蒂冷淡地说，随后对特德？伯林顿笑了笑。他俩领先来到跳舞厅，后面跟着塔里娜和吉姆？卡森。

他们找到一张桌子，既方便跳舞又能听酒吧音乐。塔里娜强迫自己喋喋不休地闲谈，谈些这两人认为上流社会的小姐应该谈的话题。但是她觉得谈得很吃力。

她尽量不看那个通向小客厅的门。她尽量不让谈话停下来，她等候着迈克尔来参加他们的谈话。但他一直不来！

塔里娜仿佛觉得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这时特德，柏林顿建议到夜总会去。

“只要走过马路就行了，”他说，“相当有趣。”

“那儿一定好玩，”吉蒂说。“我玩得真开心。你呢，塔里娜？”

“我也是。”塔里娜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诚恳，可总觉得奇怪，为什么有块石头般的东西重重压在她心上。她又一次强迫自己，不要回头看迈克尔是否跟来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伊琳一声我们上哪儿去了？”在男人们付款时，她怀着一线希望问道。

吉蒂摇摇头。“为什么我们应该操那份心呢？她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心上，不然她就会让迈克尔带个信指示我们不许做这，不许做那。”

“也许他会奇怪我们上哪儿了。”塔里娜说。

“如果他关心的话，他会来找我们的。”

这个答案是明摆着的，塔里娜只好承认，可是她的心情更为低落，更不快活了。但她还是打算享受一下夜总会的娱乐。

她从没有去过夜总会。那非常豪华的暗淡灯光，那摆设着舒适的软沙发的桌子以及乐队奏出的使人全身震颤的旋律，这种种感受使她无法不兴奋起来。

乐队演奏着异国情调的动人音乐，灯光越来越暗了，直到每个桌子上只有烛光在闪闪发亮，音乐变得更富于诱惑力。人们纷纷跟着旋律翩翩起舞。

“你真可爱，”吉姆·卡森对塔里娜说。

他紧紧抱住了她，想把脸紧贴着她的脸。不知怎么地，塔里娜觉得如果拒绝他就显得没有礼貌，太刻板了。他们脸靠近脸，跳了一会儿。随后，吉姆说：“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见过你，这个季度我在伦敦经常参加舞会，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不在伦敦，”她答道：“我在剑桥。”

“你是大学生！老天爷！我看你并不象是个女学究！”

“我学习很努力，争取得到学位，”塔里娜回答说。

“你要学位干什么？”他问道，“你总会结婚的，那么要学位有什么用处。”

“也许，我不想结婚，”塔里娜回答。

“那决不会是因为没有人追求你，”他说。“你是多年来我见过的姑娘中最漂亮的。”

“谢谢你，”她笑了一下回答说。

“会见你真是幸运，”他继续说。“特德和我在这里认识的人不多。我们是来参加马球周的。明天开始比赛。我们两人以前都没有到过特鲁维尔。”

“我觉得这里很愉快，”塔里娜说。“我从前也没有来过。”

“那么，我们彼此结伴逛逛，好吗？”他紧紧抓住她的手说。

“我不知道，”塔里娜答道，“我是同纽百里先生和太太一起来的，吉蒂是我的朋友，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

“我想你不必为你的朋友担心，”吉姆回答道，“特德是个快攻手，只要他对谁发生了兴趣，用不了多久就会讲出来的。假如你问我的话，我认为他爱上了你的那位吉蒂，完完全全迷上了她。”

塔里娜朝屋子另一边望去。吉蒂和特德正坐在桌子边，头靠得很拢。吉蒂面部的表情，眼睫毛的闪动，嘴唇上的微笑，都非常明显地说明特德讲的话给了她很大的乐趣。

塔里娜想道，当有人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时，在这个女人的脸上一定看得出来，这是不会错的。她突然感到一阵兴奋，因为她的计划可能行得通了。

她让迈克尔给她们介绍正在和他谈话的两个朋友只是出于本能，只是出于一种搭救吉蒂的盲目的愿望——她为此才抓住了她能想到的第一个救生圈——另外一个男人。

“爱情的解毒药只有一种，那就是另外一个情人。”塔里娜忘记在什么地方读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她认为这是挖苦人的，是十分不切合生活实际的。现在她却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

她想，即使吉蒂没有对特德·柏林顿产生爱情，她也能够看出他和他的朋友跟乔克·麦克唐纳是多么不同啊，在他们身上见不到那种粗鲁，在他们的谈话中也看不出那种狡猾和欺诈。

“哦，上帝呀，请成全这事吧！”塔里娜发觉自己在祈祷了，随后她听见吉姆的声音焦急地说，

“你看来有很重的心事。到底有什么事使你这样不安？”

“不，我真的觉得很快活，”塔里娜答道。

就在这同时，她觉得她虽然为吉蒂而高兴，但她自己的不幸仍然深深地藏在心里。

迈克尔走开了。他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具体说，另两个男人——然后就毫不考虑地离开了她。

她闭上眼睛跳舞，幻想她又回到了“幻想饭店”。这是她知道的最靠近天堂的地方。

迈克尔说的那些话难道不是真情实意吗？在他脸上和声音里流露出的热情是假装出来的吗？在她和他中间交流着的激情只是她的幻觉吗？

不，那都是真的。她毫不怀疑。那么，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避开她呢？为什么一句话也没讲呢？为什么他只提出关于纽百里先生的问题而没有说到别的呢？

她转身向着吉姆冲动地问。“你跟迈克尔·塔兰特很熟悉吗？”她问。

“我们上学时在一起，”他答道，“但是，很难说我跟他很熟。他是个古怪的家伙，似乎总是在最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老是一文不名。不过，今天有人告诉我，他交上了好运。他找到了一个女继承人。我只希望他能获得成功。”

吉姆·卡森讲完后，塔里娜没有吭声，他看了她一眼，接着叫了一声。“哎呀，”他陷入了狼狈惊讶之中。“我说错了话吗？你该不是那个女继承人吧？”

第十章

塔里娜被耳边尖锐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一时间，她以为是在自己家里，接着她认识到了她在哪里。

她很快在床上坐起来，取下话筒，同时看了看钟，从窗帘缝透过的光里，看出只是八点半钟。

“早安，格雷兹布鲁克小姐。”

她吃了一惊，这是柯利亚先生的声音。从他准确的、过于讲究的发音，不难听出来。

“早安，柯利亚先生，现在还很早，是吗？”

“我很抱歉把你给闹醒了，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但是纽百里先生想见你。他建议你起床后不要叫醒吉蒂，自己一个人到海滩上去。在你们昨天用过的帐篷里，你会见到他。”

“很好，柯利亚先生。我会尽快地到那里去。”

她挂上了电话，然后坐了一会，打着呵欠。她们很晚才上床睡觉，尽管那样，她没有能够睡好。事实上她躺下哭了好一阵子，热泪从她脸上不住地流淌下来。她知道她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时更痛苦。

她尽力不去面对事实。她自言自语地说，吉姆所讲的只是重复了一个谣言，一句赌场的闲扯。他所说的迈克尔，“找到了一个女继承人”可能是指伊琳并且不知道她结了婚，或者，很可能是指吉蒂。她本人是个无名的陌生人；虽然纽百里先生认为她是个有钱的加拿大人，但是在社交界里许多别的人对她很可能丝毫不感兴趣。

不管塔里娜对自己作出怎样的解释，她仍然明白吉姆·卡森的话对她是个很大的打击。她越是仔细思考越是觉得痛苦，因为它们无论如何也影响不了她自己对迈克尔的爱。

她爱迈克尔，那简直太真了。

昨晚他们跳舞时，她一直注视着门口，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她仍然希望他会来。

她想他一定会劝说伊琳来参加他们；要不就是，当他们准备在那里呆到更晚的时候，他还会在伊琳睡觉以后赶来的。

吉蒂显然过得很快活，她并不打算回旅馆去。塔里娜也乐于等待，因为她心里祈求迈克尔会到来，那怕只是短短的片刻。

在夜总会里，人们几乎都离去了。吉蒂最后勉强提出他们应该走了，这时她才确实认识到他是不会来了。

“玩得真不错，”吉蒂说。两位男人把她送回旅馆，说了声晚安就走了。

“我觉得柏林顿先生很不错”塔里娜说。

“哦，别那么古板，叫他特德，”吉蒂说。“现在大家除了教名以外从来不用别的名字会称呼人。”

“好吧，那么叫特德，”塔里娜笑了。

“他真是个出色的人，”吉蒂说。“而且他的舞跳得好极了。”

她的热情是无可怀疑的，塔里娜虽然心情不佳，也不能不为吉蒂而高兴。至少在目前，她似乎是忘记了乔克·麦克唐纳。

“特德提议明天在马球赛前我们和他们共进午餐，”在她们到达卧室门口时，吉蒂说道。“我说我们会去的。晚安，塔里娜。我想你是累了，但是今天玩得好极了。”

“对，好极了，”塔里娜应付地说，尽管她心里知道今晚她简直是难以忍受。

只是当她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时，她才勉强松弛下来，她嘴唇边装出的微笑消失了，她用手搵着脸坐了一会儿，开始脱衣服。

现在，在她拉开窗帘时，阳光倾泻在她身上，一股暖热抚摸着她赤裸

的双肩，她怀疑她是否夸大了她的愁苦。说不定在他们离开夜总会时伊琳可能还在赌场，因而迈克尔不可能走脱。到底他对她的女主人还是要尽一定的义务的。除此以外，他也许为了某些进一步的不那么平常的原因，也必须做伊琳吩咐他做的事。

在外边，太阳在海上闪烁发光，象地中海那样出现深蓝的颜色；各种旗帜沿着海边在飘扬，帐篷、太阳伞与下面的花朵和花圃形成一片灿烂的色彩。

这里一带都是如此地美丽，塔里娜对自己讲，在这样的环境里她还要觉得难受，实在太忘恩负义了。

“他爱我！他爱我！”她轻轻说出了声，想抵制脑海裡发出的讽刺的问号“是你还是你的钱？”

这时她想起了纽百里先生在等着她。于是她从抽屉里拉出一件游泳衣赶紧穿上。这是一件新的游泳衣，吉蒂一定要借给她穿。它是用白鲨鱼皮缝制的，配上红的背带，红的腰带和红鞋。

塔里娜在鼻子上扑了点粉，在嘴唇上抹上了唇膏，她发觉在她眼睛下面有黑晕，面色苍白。昨晚的眼泪无疑使她变难看了。

不过，很难想象除了迈克尔外还有什么重要的。看来在午餐前是不会见到他了。

塔里娜拾起她的游泳浴巾披在肩上。她打开了门，轻轻把它关上。有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吉蒂的房门上。走道上还没有人，在早上这时候旅馆本身是死气沉沉，寂静无声的。

塔里娜急忙走到电梯那里等着，开电梯的小伙子吹着口哨，打开门看见了她。

“今天是游泳的好天气，小姐，”他说着，电梯下到了底层。

“对，好天气，”她随口同意说。

休息室空无一人，她从通向海边的那扇门走出去。离开海边大道只有短短的一点距离，塔里娜低着头慢慢向前走去。

在海滨附近只有少数几个人——几个晒黑了的青年人在玩一个巨大的橡皮球，还有一两个风雨无阻的游泳人已经下海了。

塔里娜穿过五颜六色的帐篷走向他们昨天用过的帐篷。她刚走到那里，就看见纽百里先生已经在那里了。他躺在一个甲板靠椅里，穿着一件毛巾晨衣，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不知怎么有点不相称。他正在读报纸，另外还有一堆报纸放在膝上。他手指里夹着一支大雪茄烟。

“早安，纽百里先生！”

他听见塔里娜对他讲话，便抬起头来，放下了报纸。

“早安，塔里娜，”他庄重地说。“请原谅我没有起身。在这样的甲板椅里我不论起身、坐下总是觉得为难。”

“哦，当然，请别动，”塔里娜说。

她从帐篷里取来一个舒适的橡皮坐垫放在纽百里先生的椅子旁边。

“我是不是把你叫醒得太早了？”他问道，“我猜想你们年轻人昨晚玩得很晚。”

“的确是很晚，”塔里娜承认说，“可是我们在夜总会里玩得非常高兴。”

“我听说你们很晚没有回去睡觉，”纽百里先生说。

塔里娜止不住锐利地扫了他一眼。她怀疑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柯

利亚先生和他的窥探系统甚至在赌场里也在活动吗？

“我想现在是个好机会，”纽百里先生继续说。“来谈谈我昨晚对你提到的事。”

“关于到法国南方去的事吗？”塔里娜说：“我……我想我不能。”

“你答应过我你会帮助我的，”纽百里先生说。“我一定要请你遵守诺言。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是的，请讲，”塔里娜说。她满肚子犹疑，不知道如何才能拒绝他要求她办的事。

“你当然知道，我经营着各种各样的生意，”纽百里先生说。“我的工作就是促进我的业务，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的话。在生意中我经常会遇到某些彻底改革的想法。通常这些发明，也就是那些改革的想法，是很不切合实际的，要不就是在世界别的地方、别的人也恰恰在改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稍停了一会，喷出一口雪茄烟。“这实际上并不象听起来那么奇怪，”他说，“因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始终是根据或多或少同样的思路在工作的。唯一的问题是谁能有惊人的幸运，象一般人所讲的，抢在别人前面发现恰恰同样的一瓦罐金子。”

纽百里先生咯咯地轻声笑了。“我的话听起来有点不太具体吧？”他说。“现在我要讲得更明确些，当前发生的事是某个人发明了某件东西，确实和别人的不同——事实上他不只是抢在前面一步而是抢前了很多步，你懂得吗？”

“是的，我想我懂得，”塔里娜回答道，“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你帮助我把这个新发明的计划送给一个人，他能充份利用它，”纽百里先生说。

“为什么要我送呢？”塔里娜问道。

“因为我的竞争者同敌人都跟上了我，”纽百里先生回答说，“他们认为，虽然还不敢肯定，我已经掌握了某件东西，可以在竞赛中打败他们。他们决心在可能范围内掌握这个秘密并且利用它为他们自己谋利。”

“但是，无疑的，”塔里娜问。“他们不能制止你把计划邮寄出去，可以挂号或是保险呀！”

纽百里先生笑了。“让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他拿起那堆报纸，从最下面取出了一份，打开报纸翻了几页，然后递给塔里娜，并用手指指出这页下面的某一小段报导。“你能读法文吧？”他说。

“能，”塔里娜答。她读了他指示的那段，把它慢慢译出来：“亨刮？比埃罗特，邮差，最近刚庆祝过他在邮政局服务二十五周年纪念，星期四他在奚纳投递邮件时受到袭击。窃贼逃走。所有邮件散落在路的四周。亨利因脑震荡在冥纳医院就医，据说他没有看清袭击者的面貌。一般认为这次暴行可能是一场恶作剧，因为在拣回邮件时没有发现任何丢失。几件挂号包里也完整无损。”

塔里娜读完这段新闻，用询问的眼光看看纽百里先生，正好与他那冷酷的黑眼睛相遇。

“亨利？比埃罗特，”他安静地说，“正准备送信给我一个住在别墅里的朋友。”

“这个朋友就是你想送给他计划的那个人吗？”塔里娜问道。

“正是，”他说。“在拣齐别的信件时，邮袋里有一封信没有找到。幸而这信一点也不重要。事实上寄出这封信的唯一目的是看看它是否能安全投到。”

“可那……真是不可思议，”塔里娜说。

纽百里先生点了点头。“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讲，人们对法律和对人类的文明行为都有一种真诚的信心。不幸的是，贪婪是一种很强烈的刺激，会使人无法无天，我说的这项发明对那些能首先利用它的人要值数百万元哩。”

“我懂了，”塔里娜慢慢地说。

“那就是我请你帮忙的原因，”纽百里先生接着说。“我和我家里人都是受到怀疑的。我离开旅馆后总是担心我的房间在我又回来以前是否被搜查过。柯利亚是个能干的看家狗，但是，他有时也得休息一下，这里没有多少人是我信赖得过的。”

“那么你认为你能相信我吗？”塔里娜问他。

“我肯定能，”他明确地答道。“再者对于我的计划你是最完美无缺的人选。你认识的人不多，假如你突然到法国南方去一两天，没有人会奇怪的。”

“但是……我怎么能呢？”塔里娜问。

“一切都会安排好的，”纽百里先生答道，“我想象大多数年轻姑娘一样，你有一笔零花钱，即使最有钱的父亲也会让他的儿女对金钱产生一种责任感。我对吉蒂也是一样，虽然我承认这并不很成功。”

“不完全是那样，”塔里娜说。

“你也正在考虑找什么借口吧，”纽百里先生说。“你的父亲或母亲有什么直系亲属，有弟兄和姐妹吗？”

他非常突然地对她抛出这个问题，使她几乎不经思考地回答出来。“我母亲有个妹妹”她说，“她喜欢隐居。不大外出。”

“好极了，她叫什么名字？”

“简？伍德鲁夫，”塔里娜答。“可是……，”

“她行，”纽百里先生说。“现在听着，我们时间不多了。今天早晨再过一会将有一封信跟平时一样塞到你的门下面。这信是你姨妈简·伍德鲁夫寄来的。她是在塞纳的卡尔登旅馆写的信。她邀请你去住几天——只住几天，因为她要上意大利去。你将要回一封电报给她，说你明天到达。我给你安排轿车送你到巴黎，从那里赶乘今晚八点半的卧车。”

“可是……我不能……”塔里娜开始说，但是纽百里先生用手傲慢地一挥使她止住了。

“你要告诉我妻子和吉蒂，说你一定得去看看你的姨妈。你把那封从她那里收到的信留在你的房间里。这很重要，把信封也留下。上面会有一个正确的日期戳子，因为那是昨天从塞纳寄来的。”

纽百里先生抽了一口雪茄。“你要照我讲的到塞纳去，”他继续说，“你明天早晨大约十一点钟到达。你的姨妈会在车站接你。你会认出她来的，除了吻她，别的没有什么要做的，对来接你的妇女要装得亲热点，然后跟她回到旅馆。你明天和后天由她陪着你，然后你回到我们这里。”

塔里娜着了迷似地坐在那里。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些指示是对她讲的。这听起来象个神话故事，一个杂志上的故事，它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迟早会涉及谋杀案件。

“可是，这个……这个装作是我姨妈的妇女，”她说。

“她将是一个普通的可尊敬的加拿大中年妇女，”纽百里先生答道。

加拿大这个名字好象使塔里娜恢复了理智。她想这太离奇了。她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讲些什么来制止他。他怎么可能让这荒谬绝伦的弄虚作假的事干下去。让一个妇女在塞纳伪装成她的简姨！

要是纽百里先生能看见简？伍德鲁夫的话，她想，一个被生活压垮了的小小的老处女，她安静地独居在德文郡，有时为她的朋友编织些工作服和便装袜，好赚点零用钱。

简姨简直没有听过塞纳这个名字，更不用说梦想到那儿去了。

“我必须告诉他我真的是什么人，”塔里娜想着，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她突然想到了吉蒂。吉蒂害怕她的父亲，吉蒂很明显牵涉到了令人讨厌的爱情事件中，吉蒂必须受到保护，因为她极其需要爱，而在生活中又没法得到。

还有迈克尔。但想到这里，塔里娜把他抛得远远的，不再去想他。

“我不再找你谈话了，”纽百里先生说。“当然，除了在公共场所和说再见外。那么这是你的指示。”

他边说边回头看。在五十码内没有任何人，在她注意看他时，塔里娜忽然有种几乎是惊骇的感觉，因为甚至纽百里先生，一个吓人的专横的生意人，也露出了畏惧的神情。

“你要注意，在谈到你姨妈时要表现得十分自然，同时要十分肯定，使每个人认为你想这是很讨厌的事，可是由于你的责任感使你不得不去。这不是一个去享乐的问题，你懂得吗？”

“懂，懂，”塔里娜喃喃地说。

“吉蒂一定会阻止你去，”纽百里先生说。“你一定得答应她尽快地赶回来。我将要说我很遗憾吉蒂留不住你。正在你跨上轿车去巴黎前，柯利亚会送给你一束兰花表示我的敬意。你要把花别在你的外衣上一直别在那里，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一定不要把它取下来。”

他降低了嗓音继续说道：“一直等你到达塞纳以后，决不能在这以前，你必须取下兰花，然后在更衣时，将它们丢在你的卧室内的废纸篓里。听清楚了吗？”

“是的，十分清楚，”塔里娜带着迷惑不解的口气答道。“但是我……”

“那就是你全部要做的事，”纽百里先生尖锐地说。“我十分真诚地对待你，塔里娜，因为我觉得你是个有头脑的姑娘。除非你知道我要你做什么，否则我不会冒昧地请求你做什么事。现在我要请你用名誉担保并用你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发誓不对任何人讲我告诉过你的事，你能答应遵守诺言吗？”

他伸出手来，塔里娜几乎机械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里。她感到他的手指紧紧握着她，强壮、坚硬而不知怎么地特别令人反感。

“答应我吧，”纽百里先生坚持说。“我知道我能信任你，对大多数妇女我肯定不会这样讲的。”

“我……我答应，”塔里娜低声说。她觉得这几个字似乎是从她身上硬拽出来的，可她反正无法可想，只好答应了，因为是他要求她。

“你可以对我发誓吗？”他重复说。

“我……发誓。”

他松开了她的手，坐了起来。“谢谢你，塔里娜。”他说：“你不会后悔的。在你回来后，我要找个借口送给你一件最美的礼物，希望是你从未有过

的。它应该是红宝石一类——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宝石，正好配得上你面孔的颜色。”

他站起把晨衣拉拢，向她点点头然后走开了。

“唉，纽百里先生……”她声音微弱地说，伸出手来想要阻止他。

“去游泳吧，塔里娜，”他吩咐说。“那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记住——因为你醒得根早，想游游泳。”

他低头望着她有点担心和焦急的脸，随后又说：“谢谢你，亲爱的。你真正帮了我的忙。我只希望在你需要时有人会照样帮你的忙。”

没有别的话能比这个更直接打动塔里娜的心。它扫除了她过多的担心和焦虑。她是在帮助一个人。这一点她至少是清楚的，而她知道帮助人总是对的。

同时，她还是不得不感到这整个计划太异想天开了，似乎是她想象中虚构的事物。

什么简姨！什么塞纳！什么卧车！什么兰花！象这类的事能与伯蒙德赛的牧师住宅，或者与住在德文郡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小村庄里中国别墅二号的住户简姨完全无关吗？

“这简直是发疯，发疯！”塔里娜自言自语，同时她明白过来：只是因为她过着那样安静平常的生活，所以整个这样的事，她才觉得离奇。而对纽百里先生，吉蒂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一会儿跳上飞机，一会儿奔向法国南方，一会驾车穿过整个欧洲去看一个朋友，就跟她和母亲乘四个便士的公共汽车或者到伦敦西头采购一天一样轻松。

“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多么离奇啊！”塔里娜想，她又一次怀疑自己究竟应不应该讲真话。

“这就是说谎话的下场！”她严厉地责备自己。“你现在越来越受牵连，越来越深地陷进了泥坑。”

她奇怪到底纽百里先生是否清楚：派她去执行他的指示是完全不适宜的。她从未到过巴黎，从未乘坐卧车旅行过。塞纳对她只是一个地图上的名字。虽然他说过已经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安排，她还是希望他不会忘记给她带上足够的钱。她的钱甚至连给卧车服务员的小费都不够。

她把她身上剩下的最后几个法郎买了一件生日礼物送给吉蒂。它只是一条绣得很精致的腰带，可是花了差不多两个法郎，所以她完全成了一文不名的人，一直要等到吉蒂付给她下周的工资才有钱。塔里娜笑了一笑，想到吉蒂完全有可能把这件事忘掉了。

她叹了口气，她出来为游泳的时间快过去了，她脱下她的游泳浴巾和鞋子，跑进海裡去了。海水很冷，可是使人精神焕发。她朝大海游了一段路，然后又回到海滩上。

她想，游了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使她编的借口显得真实了。她拉下游泳帽，用手指梳理一下头发，慢慢走回帐篷去。她没有走到，就看见有个人躺在甲板靠椅上，是刚才纽百里先生坐过的地方。在她看清了他是谁以前，她几乎撞上了他。她的心似乎在她胸膛里翻了个。

“迈克尔！”她觉得她的嘴唇张开，念着这名字，虽然没有发出声来。

“早上好，亲爱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并拾起她的浴巾围在她的肩头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塔里娜问。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是下来游泳的，见到了你的浴巾。你很早呀。”

“对，我是，”塔里娜说。

她走进帐篷，脱下湿的游泳衣，随后把毛巾浴披紧紧围住了腰，又回来坐在日光下。

“你非常可爱，”他柔情地说。

她把头转过去了。“别这样，”她不情愿地说。

他对她转过去的侧面注视一会儿，然后他在她身旁的橡皮坐垫上坐了下来。“你生我的气了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道，在回答时发出一声呜咽。

他握住她的手，海水使它变得很凉，他用手指让它暖和起来。

“我的亲爱的，我们都不要生气，”他说。“我的事情很困难，比我所能解释的更为困难。但是我爱你。你能想法肯定这点吗？”

“我怎么能呢？”塔里娜问道。

“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是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他说。“看着我。”

她摇摇头，因为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这时他伸出手来托着她的下巴，把她的脸转了过来。她挣扎了一会，后来突然屈服了。

她发现自己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这眼色又把她给迷住了。

“我可怜的小宝宝，”他温情地说。“别不快活。我不值得你那样。唯一能肯定的是我爱你，真的，是那样。无论我做过什么，或说过什么相反的话，我爱你，塔里娜。”

“但是昨天……”塔里娜开始说。

“是，是，我知道，”他说。“我们不谈那些吧。让我们回到我们渡过的那个晚上。”

“我们都在假装，你不记得吗？在这世界上没有别的人，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只有我们——你和我。”

他的声音显得深切，引起了共鸣，使她忘记了昨晚不愉快的事，忘记了她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他，希望他能来到夜总会，忘记了她所忍受的痛苦。他有魔力引她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装假的世界，正如他说过的，在那里只有他们俩人，任何其它的事都无关紧要。

“你看上去真年轻，头发没有梳好，穿着白浴披，简直象个小孩。”他说。

“或者是因为你有一种特别天真无邪的神情，恰恰象个头发蓬乱的唱诗班儿童，或者是一个误入人间的小天使。”

“你又在运弄我了，”她说。

“我没有，”他答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你的容貌是那么纯洁，是那么天真无邪，对于你全世界一半是叫人迷惑的，另一半是使人兴奋的冒险。”

绝大多数妇女都厌倦于享乐了。她们什么事也干过，什么地方也去过，一个男人能对她们讲的任何事，对她们都算不了新鲜，没有什么事是她没有听过的。”

塔里娜在他的眼光下低下了眼睛。她想，她怎么能告诉他，他的感觉都是那么真实呢？她没有到过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什么。他讲的和做的每件事对她都是很新鲜和令人心醉的。

“你太可爱了，”迈克尔说。“我要吻你的足尖，那些纤细得出奇脚呀。我也要吻你的手指，最想要的，亲爱的，是吻你的嘴唇。”

塔里娜觉得浑身在颤抖，一股强烈兴奋的火焰突然迅速穿过她的全身。

“告诉我，”迈克尔说，“从那天晚上以来我一直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塔里娜问。

“我是曾经吻过你的第一个人吗？”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似乎他有点担心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她不禁有点高兴，因为她知道，这次她至少可以真诚地回答他，而不需要装假。

“只有你一个人，”她告诉他说。

“哦。我亲爱的。”

他低下头，打开了她的手心，把他的嘴唇无限缠绵地、长时间地紧紧贴在她的手心上。他接着吻了她的手腕，使她的脉搏跳得飞快。

“你叫我发疯了，”他说，这时他的声音更为深沉，她见到一般情欲的火焰突然出现在他的眼睛里。

“我要正正轻轻地吻你，”他说。“我要象那天晚上那样抱住你。我要你让我觉得你也在吻我。”

“别那样，”塔里娜又一遍说，这次，可是一种很不同的请求。

“别怎样？”他温和地问，好象他已经知道答案。

“别让我爱你太过价了，”塔里娜请求说。“我心里根怕。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也从不知道一个人会觉得这样……”

“觉得怎样？”迈克尔催问。

“这样……疯狂，这样……毫无约束，”塔里娜结结巴巴地说。

他嘲笑了，但很柔情，好象她的每个字都带来了乐趣。

“你猜猜我想干什么？”他说，“我想到海边找到一条小船，载着你离开这里。我要一直划去，一直划到一个除了我们两人外无人居住的小岛。我要和你整天躺在那里，并且知道只有我们两人，不会有别的人来打扰我们。”

“我要用这个机会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你对我是多么重要。我要抚摸你，吻你，我要把我的脸埋在你的头发里。我要听你说‘不要’，恰恰是那样的声音使我销魂，以前从没有什么使我这样销魂。”

塔里娜的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她接着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她似乎觉得他确实在吻她，似乎他们彼此结合起来成了一体，直到他们完全不可分离。

“亲爱的，亲爱的，”迈克尔说，他的声音断断续续。

一个大的橡皮球飞了过来，从他们身边滚过去，惊醒了他的梦境。一个正在玩球的晒黑了的年轻人冲过来追球，把球拾了回去。他的一双赤脚把地下的沙土在他的身后溅了起来。

“我必须回去了。”塔里娜突然说。

“为什么你是一个人来的？”迈克尔问。“你为什么不带吉蒂一道来？”

“她睡着了，”塔里娜答道，“我不想叫醒她。”

“你来的时候这里有人吗？”迈克尔问道。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问题里有特别的含意。迈克尔说这话的样子是有所指的，但态度却故意装作无所谓。然而这就是刚刚跟她谈过话的人，他的声音和刚才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起初她想没有人，纽百里先生一定会要她这样讲的。可是，忽然她的眼角扫见了一件东西，它有一半埋在沙里，而且很明显昨夜它并不在那里。这就是纽百里先生抽雪茄时丢下的烟头。

“哦，纽百里先生刚才在这里，”塔里娜说。“我看见他很奇怪。我从没

有想到他也来游泳。”

“我也是一样。”迈克尔说。

于是她知道他看见了那烟头，可是，假如那样，她暗自思量，为什么还要问她这个问题呢？是他有意想套出她的话来吗？她排除了这种想法。

这个阴谋开始刺激了她的神经了，她想。她在怀疑每个人，每件事。即使迈克尔看见了烟头，或是纽百里先生在回到旅馆的路上遇见了他，那也没有理由怀疑他认为纽百里先生和塔里娜见过面。他们可能不是从一条路来的，那是很简单的事，她甚至可以在纽百里先生去后几秒钟内到达，甚至还不知道他曾经到过那里。

“他是个古怪的人。”他沉思地说。“他跟你谈过什么？”

“哦，他问我昨晚是不是睡得很晚，”塔里娜如实地答道。

“你喜欢吉姆和特德吗？”迈克尔问她。

“很喜欢。”塔里娜答道。

不知怎么地她觉得他的话很生硬，同时昨晚在夜总会不愉快的经历也清晰地涌上心头。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我应该走了。”她说着，可还是犹豫不决。

“我要留下游泳，”他笑着说。“请原谅我不能送你回旅馆。”

她感觉到那不是他不陪她回去的原因，她又一次心里想她是多么可笑呀。伊琳还不会醒来，也不可能从窗子向外看，然而如果有人看见他们肩并肩地走回旅馆，他一定很愿意饶舌去报告伊琳说迈克尔和塔里娜一起去了海滩。

“海水相当凉，”塔里娜找点话说。

“啊，我亲爱的，宽恕我，”迈克尔低声说。“我知道我使你失望。我知道我使你很不愉快。我也无法可想，只求你继续相信我，继续装假吧，你答应吗？”

在他的问话里有如此动人的恳求，使她无法拒绝。

“我尽量试试看，”她慌乱地答道。

“相信我，只求你相信我，”他请求说。他低下头去吻她的手，她知道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于是转身走开了。

她知道他在注视着她，可她硬是不回头看他。她拿着湿的游泳衣和帽子慢慢走过沙地，进了海滨的小树林。

她穿过马路，开始朝着旅馆走去。在她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以后，她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回头望去。她看见他正在向海湮跑去，她见他走进水里猛地游了出去。蔚蓝的海水里显现出他头部的黑色轮廓。

她叹了口气。转身继续向前走。她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迈克尔正朝着他讲过的那个海岛游去，而她却转身向相反方向走开了。

为什么她不能告诉他，她就要离开呢？为什么不告诉他今晚她要去塞纳呢？她想到了她曾经对纽百里先生作出的许诺。她几乎恨死了他，因为他从她那里榨取了诺言。

庞大的旅馆赫然耸现在她前面，突然使她害怕起来。在那里等候着她的事将会推动一连串的新的事件。

她突然希望她能信任迈克尔。无论怎样，不管他对她做的所有的事，不管他怎样摇摆不定，怎样使人难以理解，他比起任何人任何事，似乎更使她觉得稳当和有保障。

她的卧室和她离开时一样。她洗了个澡，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发。正在这时她听到门外响起了轻微的沙沙声。她站了起来，正如她所料到的，在地板上有了一份每日邮报和一封信。

她盯着它看了一会，几乎害怕去拾起信来。她想这简直太离奇了。然后她勉强用手把它拾了起来。有人把她的名字用一种圆润和女性的手笔清晰地写在信封上，在上面盖了前一天的塞纳邮戳。

她翻过信来非常仔细地看看封口，它伪装得非常好，但是她能看出它是拆开过的。

她用颤抖的手指胡乱撕开封口。在里面信纸上端印着：辉煌大旅馆塞纳。信内称呼是：“我的亲爱的塔里娜……”

她不由得止不住只想大笑——几乎是狂笑。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然而她却十分肯定纽百里先生所说的一切一定会发生。这和黑夜必然降临的事实没有两样。

只听得门上钥匙一声转动，接着吉蒂闯了进来。

“你醒了吗？”她问。“我想我应该多睡一会，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你也是吗？”

“不，”塔里娜答道。

“你收到了一封信吗？”

塔里娜把信放在梳妆台上。“吉蒂，我出了这样的麻烦。”

“天哪，出了什么事啦？”吉蒂问，一下子坐在床上。

“这关系到你父亲，”塔里娜答道：“我想我应该对你父亲讲实话，除此别无他法。”

“你不能那样做，”吉蒂迅即说道：“昨晚我还在想，有你在一起过得多快活呀。”

如果我们不是假装说你是阔人，那么昨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要不然伊琳永远也不会让我带你来。”

“可是，比那重要得多的事发生了，”塔里娜说，“你父亲要我到他到塞纳去一趟。”

昨晚他求我的。这封信假说是我姨妈寄来的，我要到那里去会见她。”

“他究竟要你去干什么呢？”吉蒂问道。

“我不知道，”塔里娜撒谎说，她知道说到这里她必须十分小心，因为她决不能让吉蒂怀疑她知道的事比她准备告诉她的要多得多。

“他问我是否能去，不知怎么地因为我有许多事要隐瞒，所以我不想要他提太多的问题，我真的想见到你问问我应该怎样做才好。”

“他要你去塞纳！”吉蒂怀疑地重复说。

“对，”塔里娜答道：“去会我的一个姨妈，当然会是一个加拿大人。她用我姨妈的真名字，哦，在他提出这事时我只觉得，不知怎地我不能告诉他我们做的一切。经常要撒那么多的谎，确实很糟糕。”

“你当然决不能告诉他，”她踌躇地说。“他要你去多久？”

“啊，只两个晚上，”塔里娜回答。

“那行，”吉蒂说，她的脸舒畅起来，“那么，照他讲的办吧。我想他一定有充份的理由的。使我诧异的只是他派你去而不派柯利亚。”

“他似乎觉得我恰当些，”她谦卑地说。

“嗯，那太好了，”她满意地说。“如果爹爹看中了你，那么事情就好办

多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塔里娜请求说，“这事那么别扭，因为我得假装没有告诉你。

这封信，”她抬起来，“是让你的继母相信我是被叫走，去看一个亲戚的。”

“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关系，”吉蒂答道：“你一定得去，这是有点叫人恼火的，我完全同意。我见不着你了，即使只有两个晚上，我也会难过的。但是这能使爹爹脾气好些，而且伊琳说，我们以后还要到比阿里兹去玩，当然，我要你同我们一道去。”

“不过，吉蒂，我不能……”

“现在听着，塔里娜，”吉蒂打断了她的话。“你现在已经看见我的一家了，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做到了别人所不能帮我做的、最友好最无私的事，你把情况变得更顺利更好，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她停了一下，显然想起了什么，又说下去。“我已经答应过送钱给你父亲和母亲。

如果我请求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你和我在一起，而不愿意你在一家肮脏的咖啡馆工作，或者同一些讨厌的家伙在一起，只不过因为他们也准备给你钱，跟我一样。”

塔里娜本来想说，她认为她在这里被牵连到一些非常麻烦的事件中去了，可是她忍住了没讲出口。她知道吉蒂刚才拐弯抹角地讲出的话也是实情。她的母亲真的宁可她在杜维尔或比阿里兹渡假——哪个做母亲的会不愿意呢——？也不愿她在伦敦的小街上到处徘徊着寻找工作。当然她母亲更希望她有丰衣美食以及各种豪华的娱乐。

她完全用不着假装认为她父亲不会对撒谎和弄虚作假表示震惊。可是塔里娜发现她的母亲在和蔼的性情和自我牺牲的性格后面还有一些老于世故的特色。她无疑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或者怎么做了？”

“那太简单了，”吉蒂回答说，“照父亲说的去做，一切事情就会十全十美，直到假期结束。如果你跑去乱说一通，告诉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撒了谎，说你是个骗子，他们肯定会大发雷霆，把你送回家，我的日子也会过得非常不舒服，非常难过了。”

她注意着塔里娜的脸色，接着说。“嗯，假如你真的告诉他们，我就逼着乔克和我逃跑，不管他愿不愿意。我说话是算数的。”

“哦，吉蒂，别把事情做绝了，”塔里娜立刻说。

“唉，我会的，如果你是那么做，”吉蒂反驳说。“我的话听起来象是恐吓，可我是说到做到的。有你在这一我玩得可高兴啦，我们在一起能把事情办好，没有你，我总难办到。就拿昨天晚上说吧，要是没有你，我永远不会见到那两个可爱的男人。凡是伊琳介绍给我的人都是害人的家伙。”

“我觉得你还没有见到他们以前就有了偏见，”塔里娜说。“这是实话，对吗？”

吉蒂笑起来了。“我想是的，”她同意说。“我非常厌恶伊琳，凡是她说好的人，我打心眼里都讨厌。我对她正如你说过的那样有着一种变态心理。”

“你一定不要对任何人都有变态心理，”塔里娜说。

“好吧，不论怎样，反正特德没有受到伊琳的污染，”吉蒂答道：“我们

约了地方，你什么时候出发？”

“我是赶今晚从巴黎开出的卧车，”塔里娜说，“表面上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实际你父亲准备派车送我到巴黎。”

“嗯，”吉蒂回答，“那么，你可以呆到下午三点钟才离开，那我们还是有时间一起吃午餐的。”

“在我离开的时候，”塔里娜说。“你要答应我对乔克决不要做任何蠢事。答应我吧，吉蒂。”

“我答应你，”吉蒂回答说。

塔里娜顿时感到宽慰。不过她知道，这全靠特德，才使吉蒂答应得这么轻松而又毫无保留。假如她今晚不走就好了。

要是她在这里，这种友谊就会增进得顺利多了。她下决心偷偷地请特德照顾好吉蒂，一直等她回来。她突然灵机一动，想道，要是她能使特德感觉到吉蒂需要保护，那么他就会抓紧一切机会去见她，于是就可以使她不去想乔克？麦克唐纳了。

她低头看看那封信，突然感到厌恶。要是在生活中不出现那么多的复杂情况，该多么顺遂呀，可是那又会多么单调无聊啊？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吉蒂说，“是去打电话，打给柯利亚先生，把编的那一套告诉他，那么，一切马上就会办好的。”

“看在上天的面上请当心点，”塔里娜说。“对于我的离开，只应该有一个人感到惊奇和困扰不安，那就是你。”

“我知道而且我是那样感觉的，”吉蒂说。

“你的父亲……”塔里娜刚说着，就大叫一声，“啊，吉蒂，我忘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她从抽屉里取出礼物放在吉蒂的手里。

“太美了，”吉蒂叫喊说。“你不应该花钱买这个。但这正是我想要的。”

她把它套在她晨衣外面，在衣镜前踮着足尖试着。塔里娜走到电话机前取下话筒。

她接通了柯利亚先生，对他说：“哦，柯利亚先生，我收到了塞纳那里的姨妈的一封信，她要我马上去见她，住两个晚上。你能不能为我安排一下？”

“当然，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我想你得赶从巴黎开的八点四十五分的车。我要问问纽百里先生看看能不能派一辆车送你去，那是一条方便得多的旅程。”

“非常感谢你，”塔里娜一本正经地说。她放下了话筒，向吉蒂做了个鬼脸。“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人。”

“现在我们得去告诉伊琳，”吉蒂说。“我希望你的姨妈有钱有地位。”

“她一定是，”塔里娜说。“她住在塞纳的辉煌大旅馆。”

她突然大笑起来，她想到简姨，带着针线活，带着眼镜，满头凌乱的灰白头发，现在将由某人扮演她并代替她住在漂亮的大旅馆里。这真是荒谬可笑。

吉蒂也跟着大笑起来，她们两人禁不住咯咯地笑，一直笑得瘫倒在那里。

“你知道，”吉蒂喘过气来，说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能够让父亲和伊琳受了骗，占了他们的上风。当然，也包括迈克尔。我从来还没有做过

任何比这更愉快的事。”

塔里娜沉默了一会，然后用一种不同的声音说：“嗯，当然，我们同时也骗了迈克尔。”

第十一章

“我得换好衣服，”吉蒂说。“你最好也去换去。伊琳一醒来你就去告诉她你要离开。”

“我去换好衣服就回来，”塔里娜说，她知道自己会比吉蒂换得快多了。

当她一个人在房间时，她很快就换好了，并且有条理地从衣柜里挑选出一件漂亮、鲜艳的棉布衣服，它非常朴素，会使旁观者误认为它是件便宜货，其实这是从巴黎一家最昂贵的服装商店买来的。

塔里娜在衣镜前看着自己，她禁不住想迈克尔会不会说她漂亮。一想到迈克尔，她就皱起眉头来，然后她坚定地向门口走去，决定不让自己再有时间想他。

正如她所料的，吉蒂只穿好了一半衣服。

“你真快呀！”她叫喊说。

“你的继母是不是已经叫过了佣人？”塔里娜问道。

“我想她一定叫过了，”吉蒂回答说，“打个电话给她的女仆萝莎吧，如果她不在，那就是说她在伊琳的房间里。”

塔里娜转身走到电话机前，恰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我可以接吗？”她问吉蒂说。

“可以，”吉蒂答道。

塔里娜拿起话筒。

“我可以跟纽百里小姐讲话吗？”一个深沉的、颇为动人的声音说。

“请稍候一下，好吗？”塔里娜规规矩矩地说。

她把手按住了听筒。“我想是特德，”她低声说。

吉蒂的眼睛发亮了。她跑过房间，从塔里娜手里拿过了话筒。

“喂。”

塔里娜注意看着吉蒂的脸。她对电话里讲话的那个人很高兴，很感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忽然想到要是他能认真对待她就好了；她默默地祈祷：特德？柏林顿会爱上吉蒂。

“她所需要的只是爱情，”塔里娜想。“只是要有人关心地，只要使她想到自己在某人心目中是最重要的。”

“好极了，”吉蒂对电话说，“是的，我要告诉塔里娜，但是她暂时恐怕不能来，不管怎样，我在十分钟内下来，我们在大厅见。”

她放下了话筒。“是特德，”她多余地低声说道，“他约我们同他和吉姆一块去打网球。我说你不能马上一一起去。可那没有关系，因为吉姆也有点事，我和特德先去打单打。”

“那太好了，”塔里娜说。

“然后我们还要去游泳，”吉蒂接着说。“在午餐前，他们准备带我们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去，那是他们熟悉的一个靠近马球场下面的地方。他说那

个餐馆并不讲究，可我说我们并不在乎。”

“不，当然不，”塔里娜同意说。

“我要带上我的游泳衣，”吉蒂说，她打开了一个抽屉，翻来翻去把东西抛得到处都是。“我有一件从来没有穿过的新游泳衣和帽子，不知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让我帮你穿好衣服吧。”塔里娜说。

“谢谢，”吉蒂答道，“如果我按铃叫艾拉，她得半小时才来，我不想让特德等我。”

“不，你不必那样，”塔里娜微笑说。

吉蒂梳了一下头发，并加上一点口红。“你看我行吗？”

“你很美，”塔里娜认真地说。

这是真的。吉蒂，在生气勃勃和快活的时候，看起来象春天的化身。

吉蒂拾起了她的游泳衣和帽子，扔在手臂上。

“我的网球拍，”她说。

“就在角上，”塔里娜叫道，抓起网球拍给她。

“别呆太久了，”吉蒂说，“吉姆来了以后我们打双打更有趣。”

“我一定尽快来，”塔里娜答应说，她想到在她和吉姆到来以前，特德和吉蒂能有点时间单独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安排得更合适的了。

“打电话叫艾拉收拾一下，好吗？”吉蒂打开了门说。

她没有等塔里娜回答就匆匆忙忙地到走廊上去了。塔里娜向房间四周一看，笑了一下。看起来象是一颗炸弹在房里爆开了。这里肯定需要艾拉把东西整理妥当，把吉蒂在找游泳衣时从抽屉里抛出来的衣物一一地收拾起来。

正当她要拿起电话筒时，电话铃声又一次响了。

“喂！”塔里娜说。

“是你吗，吉蒂？”

一听就知道谁在讲话，那是不会错的。塔里娜立刻认出了苏格兰人相当刺耳的口音。

“不是，麦克唐纳先生，”她说。“这是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吉蒂出去了。”

“喂，我一定要找她讲话，请快点。”

“我怕办不到，”塔里娜说，她下定决心一定不让乔克·麦克唐纳损坏吉蒂跟特德·柏林顿的美好时刻。

“我有要紧的事，你能找着她吗？”

“我想此刻不行，”塔里娜说。“要我带个口信吗？”

乔克·麦克唐纳犹豫了一下，然后非常勉强地说：“那我只好讲了。是这么回事，我出了点麻烦。”

“是哪样的麻烦？”塔里娜问道。

“严重的麻烦。”

塔里娜等候着，过了一会，她说：“你最好能确切地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乔克·麦克唐纳答道。“我昨晚出去，跟人打起来了，是在附近的一个下等娱乐场所，有一个下流坏子的老板张口骂人，我猛打了他一拳……唉，我想是打得太重了。”

这时停顿了一会。

“他死了吗？”塔里娜问道。

“不，我想没有吧，但是他伤得相当重，他们送他去医院了，而我被捕了。”

“你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的呢？”塔里娜问他。

“从警察局。在我说出我要跟谁通话以后，他们就让我打电话了。吉蒂一定得帮助我，而且要快。”

“那么你想要她干什么呢？”

“当然是告诉老头子啦。我早就告诉过她，现在是吐露真情的时候了。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并且告诉他一定得把我保释出来，还要请一个真正好的律师——反正按法国的规矩办。我的情况很不妙。”

“是为什么事争吵呢？”塔里娜问道。

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觉得这问题的答案是重要的。很明显，乔克·麦克唐纳在回答前犹豫了。

“好吧，我想你迟早会知道的。”他说。“是为着一个女人，也并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不过只是一个女的，我请她去吃一点点晚餐。”

“我明白了，”塔里娜的声音是冷冰冰的。“你要我把这也告诉她吗？”

“啊，见鬼！她就是知道了实情也没有关系。反正，只不过是消磨一个夜晚的问题。”

不管怎样，这不是要点。老头子一定得为我出钱，清楚吗？”

乔克·麦克唐纳的嗓音强硬起来，塔里娜觉得自己有点发抖。吉蒂真的能爱上这个人吗？她能听到他的声音，嗓子里带点害怕和粗鲁，显得蛮不讲理，要人照着他的意图去办。在他声音里还有别的，那是自负，使得他认为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吉蒂都一定会依着他。

“假使纽百里先生不相信吉蒂的话呢？”塔里娜突然说。“假使他拒绝帮助你呢？”

“他不会拒绝的，”乔克·麦克唐纳匆忙地回答。“我保存着吉蒂给我的信——这些信要是送给报纸，读起来一点也不会使人感到愉快的。报纸是喜欢这类事的，不是吗？‘女继承人爱上了游艇水手！’纽百里先生不会受得了的。”

“你全都策划好了。是不是？”塔里娜责备他道。“我想你从一开始就希望纽百里先生在知道吉蒂爱上你的时候，会任凭你摆布的。”

“你少管闲事，”乔克·麦克唐纳威胁说，“我想什么或不想什么都不关你的事，我请你去办的，就是告诉吉蒂出了什么事，叫她快点办；并且把钱带来。我可一刻也不想关在这个发臭的监狱里”

“假使那个人死了，我料想你在那里呆好久哩，”塔里娜反驳说。

“不论他是死是活，老头子纽百里会把我弄出去的，只要他愿意，”乔克·麦克唐纳答道。“我对他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不论是谋杀或更坏的事他都能逃脱，只要中他的意。哼，这次他同样会高兴来救我的，你懂吗？”

“对，我懂，”塔里娜说。

“那么，动手干吧，”乔克·麦克唐纳吩咐说。“吉蒂不会愿意见到一个她喜欢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在一个法国监牢里被整垮的。万一遇到困难，你提到那些信就行了。”

“你把信带在身边了吗？”塔里娜问道。

“没有，它们在……”他突然住了口，“它们稳当得很，你不用多操心。你照我说的动手干吧。”

“很好，”塔里娜勉强让自己说得温顺些。

她放下话筒，呆呆地凝视前方，想知道她应该怎么办。她对这个平庸粗暴的人产生了一种几乎是一种尖锐的憎恨，这个人正玷污着吉蒂的青春和人生欢乐。

她干了什么，该遇到这样不幸的事？塔里娜想。她现在十分肯定乔克？麦克唐纳蓄意地使吉蒂爱上了他。无疑地，吉蒂是太乐意有一个知心朋友，想要有个人爱护她。由于她明白，伊琳假如知道了这件事该多么恼怒，便更使她的迷恋增添了刺激因素。

可是目前发生的事是太可怕了。塔里娜不忍想象吉蒂听见以后会多么伤她的心。她相信这个人。而她认为她爱的这个人，竟在晚上带着一个他在街上碰见的下贱女人到一个下流酒吧间，随后惹起一场争吵。塔里娜可以清楚地想象这一切，而且能想象出当她父亲知道这样一个人就是吉蒂初恋的恋人时，这会给吉蒂带来多么深沉的奇耻大辱。

伊琳会讲什么呢？塔里娜几乎可以听见从伊琳口里吐出的讽刺、咆哮的言词。对于吉蒂，情况不能再坏了，她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反对她，而乔克？麦克唐纳看中她也只是为了她的钱。

“我怎样才能挽救她呢？我能做什么呢？”塔里娜急切地自己问自己。她忘记了自己面对的问题。她想到的只是吉蒂——如此可爱、如此脆弱、如此孤独的吉蒂，她早就憎恨社会和它代表的一切。这只会使她产生更坏的变态心理，因而她可能想到所有男人都是坏的，想到在全世界没有正派的或者真正的感情。

也许金钱是真正可咒的，塔里娜想道。它肯定没有给可怜的吉蒂带来欢乐，它恰好证实了她的信念：她同别的人不同，是因为大量的财富包围着她，使她受到沾染而失去了光泽。

“我一定不能袖手旁观，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她低声自言自语说，接着几乎不知不觉地穿过房间走到门口。

她打开门正要走向自己的房间，突然看见柯利亚先生正在她卧室外面举起手想要敲她的门。

“哦，你在那里，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他叫喊说。“我给你送车票来了。我可以进房吗？”

“当然可以，”塔里娜说，并打开了她卧室的门。

“这是你的卧车票，”柯利亚先生用他那准确无误的口音说，“另外一张是你的回程票。这里有点钱，是纽百里先生想到你要零用的钱。”

他把一个厚厚的信封连同车票放在桌上。

塔里娜突然下了决心。“柯利亚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在他厚厚的眼镜后面一双眼睛无疑地显出惊惑的眼色。“我愿意为你效劳，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他规规矩矩地说。

“这是关于纽百里小姐的事，”她开始说，接着有点冲动地往下讲。“柯利亚先生，我能信赖你办事不会引起麻烦吗？”

柯利亚先生似乎犹豫了一下。“这要看是什么事，格雷兹布鲁克小姐。纽百里先生是我的东家，我对他是忠心耿耿的。”

“是，是，我知道，”塔里娜说。“我也一样希望保护纽百里先生不受到

伤害和不幸。”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回事吗？”柯利亚先生问道。

他的声音仍然是干巴巴的，难以理解地缺乏感情，然而不知怎地塔里娜觉得他有点同情，好象在他身上还有一丝丝的人情味。

她很注意地选择自己的词句。

“在游艇上有一个人——实际是大副——出了麻烦，”塔里娜说。“他刚才打电话要我捎个信给纽百里小姐。他……的话说得很难听，好象他想要……恫吓她。”

柯利亚先生的眉头扬起来了。无疑他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恫吓！”他重复说。

塔里娜点点头。“是的，他想逼着她去求纽百里先生帮助他。他卷入一场争吵，打伤了一个人。那人伤势很重，被送进了医院。警察把他抓起来了。”

“这很严重，”柯利亚先生说。“我奇怪船长没有报告这件事。”

“我想他会有的，”塔里娜回答。“请求你，柯利亚先生，船长报告了以后，你能不能想法不让吉蒂的名字牵涉过去呢？”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提到纽百里小姐，”柯利亚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毕竟她不十分认识这个人。”

“那正是关键所在，”塔里娜有点气急败坏地告诉他说。“他说他手里有她写给他的信，并且威胁说如果纽百里先生不把他保释出来，或者至少在受审时没去帮助他，他就把信送给报社。”

柯利亚先生没有动，但是塔里娜确信他那灵活和敏捷的脑子在领会着每个细节。

“你知不知道这些信可能在什么地方？”他稍稍停顿一会问。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它们是在游艇上。”塔里娜答道。

柯利亚先生点点头。

“那就好办了，”他简短地说。

“还有一件事，”塔里娜说，“我不愿意让纽百里小姐知道这件事，你懂吗？任何人也不要告诉她。要是这个人从监牢里写信给她，也不能让她收到信。万一报纸上登了什么，也不能给她见到。不管怎样，你能保证吗？”

“那太容易了，”柯利亚先生回答道。“就纽百里小姐来说，这个人从此就算失踪了，再也没有人会听见他了。纽百里先生听见他的游艇上有个水手有这样的行为，他会怎样办，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是会不高兴的。事实上这个人从来没有令人很满意过。

由于原来给我们工作过一些时候的大副生了病，我们临时雇用了他。我并不觉得他走了，别人会感到遗憾的。”

“我猜想他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她说。

“我想你不用再为那事操心了，”他答道；“无疑他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至于其它方面的事，请不要为它担心，吉蒂小姐什么也不会知道。”

“谢谢你，”塔里娜叹了口气说。

“那么，请原谅，我走了……”柯利亚稍稍欠身，走出了房间。

在他走后，塔里娜宽慰地轻轻舒了口气。不管他的样子多么干瘪，而且据吉蒂讲他对家庭别的成员进行窥探的手段多么令人厌恶，可是，毫无疑问，遇到这样的紧急关头，他是可以信赖得过的。

塔里娜十分肯定吉蒂那些轻率的信再也不会出现了，再也不会有人看

见了。她知道除非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吉蒂永远也不会听到乔克·麦克唐纳的消息了。

她的思想一阵混乱，她怀疑她做得对不对。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干涉他们的爱慕之情是很可怕的。但是在这里，她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乔克·麦克唐纳对吉蒂干不出好事，只会伤害她。

塔里娜的眼睛落在放在桌上的票上。时间过得很快，她必须赶紧做好旅行的准备。

她毫不迟疑，穿过房间，走到走廊，敲敲伊琳套间的门。罗莎立刻把门打开了。

“纽百里太太醒了吗？”塔里娜问她。

“太太正在用早餐。”

塔里娜走过穿堂，打开起居室的门。这个大房间沉浸在阳光中。到处放着大盆的花，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它们和伊琳惯用的外国香水混合起来，显得香气太浓了。

伊琳坐在窗边。她穿着一件镶花边的长睡衣，看起来象个时髦女郎，而坐在她对面桌子旁边的则是迈克尔。

他们两人在塔里娜进来时都抬起头来，她当时的印象是她打断了他们的秘密谈话。

“早安，塔里娜！有事吗？”

在伊琳的声音里十分明显地流露了她不高兴这种干扰。

“我是来告诉你，”塔里娜说，“我今天下午要离开这里到法国南方去。”

“真的！”

伊琳的声音显然是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塔里娜虽没有去看迈克尔，可听见他把椅子向后推开。她知道他站起来注视着她。她觉得很难只瞅着伊琳而对迈克尔瞧也不瞧一眼。

“是这样，我的姨妈从塞纳给我来信，要我去看看她，”塔里娜继续说。

“我必须立刻动身，因为她就要去意大利了。那么，假如你们还想留我的话，我在星期一就能回来。”

“当然，我们非常高兴你能再来，”伊琳敷衍地说。“吉蒂有你这个朋友真好。可惜你要离开我们一个短时期。那你最好去见柯利亚，他会作好安排的。”

“非常感谢，”塔里娜说。“谢谢你的好意。”

“不要客气，”伊琳答道。

“事情很重要吗？一定得要你去看姨妈吗？”迈克尔突然说。

塔里娜转过身向着他。她立即察觉到他的眼睛似乎带着怒意。

“她……她是我唯一的姨妈，”她结结巴巴地应付说。

“说实在的，迈克尔：”伊琳插嘴说。“如果塔里娜想去看她的姨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阻止她去。”

伊琳的声音很刺耳，无疑地她对他的异议非常恼火。

“哦，不，当然不，”迈克尔用完全不同的语调说。“我只是想她走这么远的路程去，为什么只呆这么短的时间。”

“我猜想她是喜欢旅行的。”伊琳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伊琳又说。“你是要到吉蒂那儿去吧，去呀。”

“非常感激你，再见，”塔里娜说，觉得自己象个学生被校长打发走了。

她偷着看了迈克尔一眼，随即走出房间。哎呀，算是过来了。一直到门外，她发觉自己有点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感到紧张：她知道迈克尔在想什么，可她又不能对他作解释。

然而，当他十分明显在对伊琳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为什么应该对她行动的权利提出问题呢？难道他的爱情也是假装的吗？她似乎再一次听见吉姆？卡森在说：“他在追求一个女继承人，我希望他成功。”

她是女继承人吗？是吉蒂？还是伊琳呢？迈克尔认为她们三个人都有钱。

塔里娜用手捂住了脸。每当她想着迈克尔时，她的思想老是在兜着圈子，使她无法摆脱。

她吃力地收拾了她的游泳衣，借了吉蒂的一只网球拍，走下球场去了。

吉姆已经在那里坐着看特德和吉蒂打一盘兴高采烈的、十分高级的单打。塔里娜一来，他一下子跳了起来，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说。

“很抱歉，我有事耽误了，”塔里娜答道。

“我还以为你在床上睡懒觉哩，”他开玩笑说。

“我敢向你保证，我起来好几个钟头了。”

“我也一样，”他说：“今天早上你应该跟我一起玩。我骑上了我的一匹打马球的马，沿着沙滩来回跑，玩得可高兴了。”

“我也很早去游泳了，”塔里娜说。

她在他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们一直谈到单打打完。随后他们紧张地打起了双打，直到吉蒂说天气太热，她必须去洗澡凉快一下。塔里娜立刻同意了。她们跑到帐篷里，吉蒂和塔里娜更换衣服。特德和吉姆也回到他们自己在海滨的更衣棚去了。

“你对伊琳讲过了吗？”吉蒂边问边脱下她的衣服。

“讲过了，”塔里娜答道。

她非常不愿意多说，害怕吉蒂会问起迈克尔是不是在那里。此刻塔里娜甚至害怕提到他的名字。只要想一想他当时的神情，就仿佛像自体的创伤那样叫她难受。

“她觉得奇怪吗？”吉蒂问道。

“不，并不十分奇怪，”塔里娜答道：

“那是好事，假如她猜想到是父亲派你去的，她会开始到处嗅探找出原因来。”

“我认为她并不感兴趣，”塔里娜说道。“要特别当心，吉蒂。可能帐篷外面有人偷听。”

“我希望不会，”吉蒂很快地说，她向外面扫了一眼，没有看见人，就低声说：“我说，塔里娜，特德今晚请我和他单独吃晚餐。他要带我去离这儿十一公里的地方。

我怎样才能让伊琳不知道我去干什么了呢？”

“即使她知道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塔里娜答道。

“关系倒没有，只不过她老是发些令人恶心的议论，她会问特德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少钱。你知道她对每个人的评价，是看他拥有多少财产而定。这种态度真糟透了。我不要她碰我的朋友。”

塔里娜禁不住感到高兴，吉蒂已经把特德认作是她的朋友，准备不顾

一切地去保护他了。

“为什么不说是和吉姆一道出去的呢？”她说。“那将会使她的查询转移目标。”

同时如果你走的早一点，在她还在换衣服吃午餐时，她就不会看见他来找你。”

“塔里娜，你太机灵了。”

塔里娜摇摇头。

“我看我越来越不老实了，”她伤感地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自从来到这儿，我仿佛对待事物是从另外角度看的。在家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吉格说，“是为了帮助我吗？或者你还有某些瞒着我的秘密吗？”“有许多，”塔里娜说了真话，但是她知道吉蒂不会相信她的。

“你要是不走该多好，”吉蒂说。“不过你星期一就回来，那时我将会有一大堆的事告诉你。我喜欢特德，你呢？”

“我觉得他很有风度，”塔里娜热忱地说，“象个真诚的人。”

“他也很有钱，”吉蒂说。“所以我不会觉得由于我有钱才引起了他的注目。”

“我并不认为许多人计较钱有你想的一半那么多，”塔里娜说。

“至少象特德那样人不会，”吉蒂愉快地说。

她打开帐篷走到沙滩上。

“我要和你赛跑下海去，”塔里娜听见她对特德说。于是她放慢了步子，和吉姆一起走去。

早晨很快过去了。他们在一家餐馆吃午餐。据吉姆和特德说，这里的酒糟淡菜比沿海别处地方做得都要好。这里显然很热闹有趣。铺着方格台布的桌子放在外面的一个小花园里，有几个流浪音乐家从街上漫步进来唱唱歌，弹弹曲子，讨几个小钱币。

“这种音乐表演真不寻常，”吉蒂笑着说。

“这些人从一家餐馆到另一家餐馆，”吉姆说。“我有时也想去干这一行。我想他们总有办法会发财的。”

“可是季节很短，”特德笑着说，“冬天他们只能到渔民酒吧间去演奏，我想，要讨渔民的钱，可就不太容易了。”

在整个午餐时，那两个男人胡扯一气，吉蒂和塔里娜边笑边煽动他们多来些胡话。

“真有趣，”塔里娜想道，这跟那些隆重而正式的午餐和正餐多么不同。在那些正式的燕会上，只要有纽百里先生和伊琳在座，他们总需要勉强忍受。

她突然极其想念迈克尔。她知道他很适合这个场合。这时咖啡送上了桌子，塔里娜看了看表。

“我一定得回去了，”她说。“三点三十分我要动身。”

“你到底还是要走吗？真是叫人烦死了，”吉蒂说道。

“你能够不走吗？”吉姆向她。

他的眼色使塔里娜清楚地看出，他要求她留下。

“我也希望我能够不走，”她答道，“我星期一就回来。”

“等你回来以后，我们要为你举办一次晚会，”吉姆说。“说定了，好吗？”

“当然好，”塔里娜还没有开口，吉蒂便大声说道。“我们要办得欢乐些，

带点刺激。别让她知道，我们在她走后，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我们今晚再商量吧，”特德用只有吉蒂能听见的旁白说。

“那好极了，”吉蒂回答说。她的目光和他的相遇了。

“我必须走了，”塔里娜说。“请别送我。”

“我开我的车送你，”吉姆说。

“你一定不让我送你吗？”吉蒂问她。

“决定不让，”塔里娜回答道。

她吻了吉蒂，并向特德伸出手去。“请你代我照看她，”她请求说。

“你用不着担心，”他回答道：“只要我能够的话，我一刻也不会离开她身边。”

吉蒂离开他们走下花园，同吉姆走到汽车边。特德转身用眼睛盯着她，塔里娜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她渴望看见的东西。

“她过的日子并不很顺遂。”她温和地说。

“不论多么不顺遂，”他答道：“她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可爱的姑娘。”

“她正是象那样的，”塔里娜答道。

她匆忙跟上了吉蒂和吉姆。

“再见，亲爱的，”吉蒂又说。“一定快回来。我一想到你在这大热天走这么远的路，我就受不了。”

“再见。”塔里娜回答。

她上了车，吉姆开着车，很快就送她回到了旅馆。纽百里先生经常用的大轿车停在大门外。

塔里娜匆忙地回到她的房间。艾拉已经把她的东西收拾好了，并已把箱子送下了楼。

塔里娜把车票和仍然封在信封里的钱放进手提包，然后换上一套整洁的柞丝绸衣服，这是几天前吉蒂认为适宜于旅行穿着用的，还配上一顶粉红色帽子和一件同样颜色的短外套，不过料子比较厚，以便在晚上转凉时穿的。

“我想东西都带齐了，”塔里娜自言自语说。

她仿佛觉得带些什么或留下什么反正没有关系。她讨厌此刻离开，不仅是为了吉蒂，更是因为要离开迈克尔而有点伤感。不过她也不敢肯定她是不是在怨恨他。

她拿起手提包，乘电梯下了楼。她没有盼望到再见着纽百里先生和伊琳，然而使她感到惊愕的是，她看见他们两人，背后还跟着一伙人，正在走进休息室。

他们刚刚在花园里用完了午餐。塔里娜抱怨地想，真是够讨厌的，要是她早两分钟来，就不会碰上他们了。

纽百里先生首先见到她。“呀，塔里娜！”他叫喊说，向着她走去。“我听说你要离开两个晚上。我很遗憾。吉蒂会想念你的。祝你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你，”塔里娜答道：“也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她转过身对伊琳说：“再见，纽百里太太！非常感谢你。”

“再见，塔里娜。”

伊琳的告别是敷衍了事的。她正忙着跟一个灰白头发带独眼镜的相当有身份的人谈话，这人显然是个重要人物。

“我送你上车吧，”纽百里先生对塔里娜说。

“让我来送她，先生。”

迈克尔从一群客人中走出来。他们穿过外厅来到停车的地方。塔里娜试着不去看他。

“再见，亲爱的！”纽百里先生重复说。

“再见，”塔里娜说，并同他握握手，然后转过身对着迈克尔，把手放进他的手里。

她觉得他的手指紧紧地、很快地压了一下她的手，同时察觉到在他的手心里有件东西紧紧塞进了她的手心。

“再见，塔里娜！一路顺风，”他笑着说，“请代我向‘蓝色的海岸’致意。”

她的手指几乎自动地紧紧抓住了他传给她的东西。她转身朝着轿车走去。正在此时，她看见柯利亚先生从大厅里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那是什么，柯利亚？”她听见纽百里先生问。“啊，对了！花，当然，我几乎忘掉了。”

他从柯利亚先生手里拿过花来，并把银色的包皮纸取掉。

“这是吉蒂和我送给你的一件小礼物，”纽百里先生说。

“啊，太谢谢了，”塔里娜装作惊喜地说。

“把它别在你的外衣上，颜色正好配得上，”纽百里先生说。

柯利亚先生赶紧递上一枚别针。“啊，谢谢，”塔里娜笑着说。“这些花太可爱了。”

“谢谢你的好意，能想到这事。”

“你应该谢的是吉蒂。”纽百里先生说。

塔里娜把兰花别在肩头上并上了车。在他们走开并回头望时，她挥了挥手。她看出在纽百里先生脸上有担优的神情，但迈克尔没有挥手。他注视着地走。她仿佛觉得他的脸色格外严肃。

她叹了一口气，向后靠去。然后她偷偷地，不让司机看见，把抓在手掌心的一张小纸条打开，并把它摊平，她念道：“告诉司机在布里昂的旅馆那儿停一下。”

只此而已，没有签名——只是写得相当整齐，反正，笔迹没有特点。

为什么迈克尔一定要她停一下呢？她不清楚。他想给她一封信吗？后来她猜出了原因。他准备给她打电话到那里。

她突然觉得高兴极了，象腾云驾雾一般。在他没有对她说声再见以前，他是不会让她走的。

在布里昂的旅馆那儿停一下。奇怪的是，只有寥寥几个字，竟然改变了全世界，使它金色灿烂，光彩夺目，使她充满了几乎难以控制的欢乐。

汽车很快地穿过树篱围住的小路，弯弯曲曲地拐来拐去，终于开上了通向巴黎的大道。由于路上车辆不多，现在他们一直快速前进，经过一村又一村，塔里娜一直在注意路旁的标志。

终于她见到她所盼望的标志：距布里昂十公里。

她弯腰向前对司机说：“请你在布里昂的旅馆停一下。”

他似乎并不惊奇，虽然她怀疑他在想什么。“很好，小姐。”

他只说了这句话。于是她开始一公里一公里的计数：五、四、三、二。他们到了布里昂。这只是一个小镇，在这里有家旅馆，很吸引人，在大道后不远的地方。

汽车开到门外。这旅馆在中午这个时间看来没有人。门外有两辆车，

一部大的雷诺特，另一部小的布满了灰尘的菲埃特。

塔里娜走进旅馆，有点害羞又有点害怕地想试试她的法语能否派上用场。在大厅的接待柜台上没有人。她穿过大厅，走进一间有着很低的天花板和橡木横梁的休息室，屋里有一个古色古香的火炉，周围放着舒适的靠椅。

这儿也没有人，她准备转身再到接待柜台去，这时从通向花园的落地窗里进来了一个人。塔里娜起初只是呆若水鸡地看着他，接着，又惊奇又高兴地叫了一声。这是迈克尔！

“你高兴见到我吗？”他问道。

“可你是怎样来的？”她询问他。

“我是乘一辆又小又快的菲埃特来的，”他说，“我在大约二十分钟以前就超过你了。你那时看来相当愁闷。我不想让司机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停车。”

“啊，迈克尔，为什么你事先不告诉我呢？”

“我不能确定我能否脱身，”他说。“我想我也许不得不打电话给你。”

“我也是认为你会那样的。”

“来坐下吧。”

他拉着她的手引她来到阳台上。它显然是为了防御寒风而修建的。它的下面有一座种满鲜花的花园，更远处有一条小溪弯曲地流过树木成荫的两岸。他们在一张有软垫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亲爱的，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不向你告别就让你走吗？”迈克尔问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塔里娜回答说。

“我告诉过你要相信我，”迈克尔答道。“可是，为什么今天早晨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去塞纳呢？”

“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塔里娜很快地回答说。“我只是在回到旅馆后才收到信。”

“我也想一定是那样，”迈克尔说。“我不相信你会欺骗我。”

塔里娜的眼睛垂下了。“为什么我要呢？”她结结巴巴地说。

迈克尔伸出手臂把她抱住。“我太爱你了，”他直率地说。“要是事情顺当些，要是我能向你解释该多好。但是我不能。可别折磨我了，我的亲爱的。”

“你是什么意思？”塔里娜问他。

“今晚你一定要走吗？”

“我一定得走，”她答道。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我真想陪你去。你独自一人旅行还太年轻了。

“我觉得你随时都需要保护。”

“我会很好的，”塔里娜说。

“星期一你一定回来吗？嗯，无论如何，这总还能叫人放心。不过我有一个荒谬的感觉，我应该不让你去。”

“那不是太荒谬了吗？”塔里娜说，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我想那是因为我一刻也舍不得和你分离，”迈克尔说。

他低头看着她的脸，用手托住她的下巴，慢慢把她的头向后倾倒过来，让它紧紧靠在他的肩上。

“啊，我的亲爱的，”他说，他的声音若断若续，随后他亲吻了她。

塔里娜想要抵挡他，不让他的吻的魔力和欢乐的感觉使她更为激动。然而，她不得不向他贡献自己的整个生命，她觉得她自己也紧紧抱住了他，

她的嘴唇迎上去一再吻他。

她的身体在他手臂里颤动和发抖。

“我爱你。”

这句话似乎从他身体内猛抓出来，仿佛它是誓言而不是陈述。随后，他有点摇晃地站立起来。

“你应该走了，我心爱的，我也要回去了。”

伊琳的影子又重现在他们中间。

“他们……会……找你吗？”塔里娜问他。

“我想不会，”他说。“我讲过我要去理发。”

他又一次吻她，可不知怎么的，热情已在消失。这个吻和他以前的吻相比只是一个幽灵般的吻。

“再会！”

她把手放在他的手里，抬起头来望着他。“你更可爱了，”他说，“可惜我没有想到送给你这些花。”

他边说边摸摸那束兰花。然而，因为她太想留下来，她咬紧牙关从他身边走开了。

她走过短短的走廊，没有回头看一下。在她走到接待柜台前时，她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她看见他站在阳台原地方，只是看着她走。

她踌躇不决，她想跑回他身旁抱住他，要求他和她一道走。不过，她仿佛用了超人的力量，迫使自己把头抬得高高的，镇静地走到车前。

第十二章

塔里娜在卧车上睡不着觉，她长时间地坐在窗边，把窗帘拉起来观望
着黑夜飞越而过。最后，她脱下衣服躺在柔和舒适的床上，可怎么也睡不着。

过去四十八小时发生的事跟踪而来，在她心里翻来复去，直到她似乎
觉得无法理出事实和幻想的来龙去脉。

她觉得整个事件在许多方面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是那么希奇古怪。
她要是去告诉某个不带偏见的局外人，他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每件事似乎
是那样不必要地富于戏剧性，使得她一再扪心自问，到底是不是她自己想象
出来的。然而，她知道，纽百里先生提议她到法国南方去，或提议她应该在
身上戴上一束兰花，都不是出于她的想象，何况在火车加快速度时，她能看
见这兰花在她挂着的外衣上摆动哩。

当她独自一人在卧车里时，她忍不住要仔细地看看这束花，在她看来
它跟别的兰花是一样的。她以前没有机会细看过这样的花束，只有有钱的女
人才戴得起这种热带的花朵。这儿有两朵紫色的大花——听说它的名字是卡
特雅——在它茎上用一条恰恰与花同样颜色的紫色丝带缠在一起并卷得很
紧，简直无法猜出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藏在下面。

不过，她知道那些计划当然会藏在那儿，这卷丝带肯定比一般的要厚
些，还能想得出有比这更好更巧妙的地方吗？

除了兰花，除了纽百里先生关于计划和间谍活动的离奇故事以外，还

有许多别的问题使她睡不着。

吉蒂的事怎么样了呢？要是她不来这里，要是她能留下保护她该多好，然而，虽然有点出奇，但她已经完全信赖柯利亚先生了。他是这样的能干，同时采用的方法又是这么不择手段。塔里娜不得不确信，吉蒂不会得到任何消息，也收不到任何信件，即使法国报纸上登载了什么，这张报纸也没有机会在纽百里先生的房间里出现。

假使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吉蒂会开始怀疑乔克？麦克唐纳出了什么事，如果她写信去游艇，那是十分安全的——这封信会被截下来，万一她到艇上去探望他，询问别的水手——那会怎样呢？

塔里娜只求新近对特德？柏林顿所产生的兴趣会使她暂时忘记那个她曾以为她爱过的人，她父亲雇用的水手。

假如她嫁给乔克？假使她和他私奔？塔里娜一想到她的幻灭和不幸，就感到一阵战栗，那将是她的举动会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吉蒂得救了——至少塔里娜暗中祈求，自己果真救了她。接着，她知道有一件事是自己试图不去想的，可是。她终于还是想起了，那就是迈克尔。

她觉得她的嘴唇在发烧，正如他吻她时，他俩的嘴唇都在发烧；她一想到眼睛里充满着火样的热情的他，她就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沉重起来；她感到一股微微的火焰闪烁不定在她内心升起，她回忆起了他的嘴吻着她的颈项，他的手紧紧抱住她。

我爱他！我爱他！

火车仿佛也在不停地重复说：“我爱他！我爱他！”

继续，继续，不断下去，象乐曲的一段迭句震动和拍打着她身体的每根神经。

她一定睡了一会，因为她突然被猛的一下颠簸惊醒，听见法国服务员在叫喊，她跳起来向窗外看去，景色简直太美了，使她深深吸了口气。思想和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了，留下的只是眼前的美景所引起的强烈感情。

大海呈现出蔚蓝色，没有什么能和它相比，只有剑桥皇家学院大窗的玻璃也许比得上。太阳虽然刚出来，却已发出了耀目的光彩。塔里娜觉得仿佛到处是鲜花——深紫色的、绯红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在围墙外和花园里盛开着，一直伸延到海边，到处是平顶的白色别墅，金黄色的沙滩，在炎热空气中，天空似乎是半透明的，这里每样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塔里娜似乎觉得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她着了迷似地坐在窗边，仿佛像一个小孩把鼻子贴着糖果店的玻璃窗，向内盯着看，直到服务员敲门送来一杯茶，她才意识到该是更衣时候了。

她急忙地穿上衣服，而一刻也没有把眼睛从窗外的美丽景色移开。火车沿着海岸慢慢行驶，她看见游泳的人在水中溅起了水花，微波细浪拍打着红色岩石，挂起彩色篷帆的小船从海港慢慢地驶出。

“这正是我所梦想见到的。”塔里娜暗自说道，这时她丢掉了摆在面前的一切事，以及对于她到达塞纳后即将发生的事的一切忧虑，而是尽情享受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她从没想到会有机缘见到这一切。

“塞纳！塞纳！”

服务员们唱起了这个名字，他们轻快而有节奏地唱着。塔里娜急忙戴上帽子，关上衣箱，她抬起手提箱和手套，在镜子前面照了一下，尽管她晚上没有睡好，她看上去不显得疲倦——事实上她感到兴奋，脸色喜气洋洋，

眼睛闪闪发光。

“我看来象是会情人去的，”她想入非非地对自己说。她突然感到一阵剧痛，想到迈克尔远在法国北方，她肩上的兰花在车上过了一夜，好象有点蔫了，它们也许失去了鲜嫩，但还是使她显出阔绰和异国的情调，她慢慢地走到站台上。

一时她站在那里，犹豫不决。

“小姐要出租汽车吗？”服务员用法语问道。

“我想有人来接我，谢谢。”塔里娜说。

他领她沿着站台走去，塔里娜突然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面带欢迎的笑容迎面而来，一秒钟后，她毫不怀疑这就是那个假装的简·伍德鲁夫。

“亲爱的塔里娜！”这个妇人挥动手臂抱住塔里娜，吻着她的双颊说，“你能这么远来看我，真太好了！我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见到你。”

她说话声音很高，带着明显的加拿大的口音。随后她挽住塔里娜的手臂，用相当差的法语告诉服务员说，她有车在外面。

“我的确愿你一路安适。”她说，她们一直走下去。“我老是想着你得旅行这么远的路，我觉得我太狠心了，在这大热的天气请你来。”

“我很舒适，谢谢你，”塔里娜相当生硬地低声说。

她不能不觉得很难为情，同时又几乎很害怕，这整个的事是那么的真实；她偷看了她的同伴一眼，似乎更是难以相信这个伶俐的、衣着人时的妇女竟冒充贫穷寒酸的简姨。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给你弄了一间房。”这个伪装者说，“辉煌大旅馆每年这时都住得满满的，当然我知道你想要一间向阳的房间，他们想给一间后房，但我马上制止了他们。我告诉接待经理说，‘我的侄女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要住最好的房间。’我大闹一场以后，他们马上发现了一间空房——在四楼，还有单独的阳台。”

“那太好了。”塔里娜好不容易装出热心的样子说。

“现在，我想听听所有家里的消息。”她的同伴接着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一切关于你亲爱的妈妈的事，去年冬天我很担心她的身体。”

塔里娜正要突然说出“为什么？”马上她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得太不慎重，幸亏这时她们已经到了车站大门口了。服务员提起小提箱放进了在门外等候的一辆非常时髦的轿车内。

她正要给服务员小费，但她的假姨妈挥开了她。

“给你，”她说。

她给了他一笔在塔里娜看来是多得不正常的小费，这人显然非常高兴，口里说：“十分感谢夫人，”车子开动后还跟了一段路。

当他们驶离车站后，这个妇女俯身向前，查看她们和司机之间的玻璃窗是否关紧了，然后她似乎才舒了口气。

“真见鬼。”她说，“我非常害怕你不会来。”

塔里娜没有吭声，她不知要讲什么。她有她的指示，她想，她会不折不扣地执行。

她不愿意对这个妇女提到计划或别的事情。

“你一点也不像我盼望见到的人。”这个中年妇女说。“我想会是一个年龄大得多的相当老练的人，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可是你还只是一个孩子呢。”

“我快二十一岁了。”塔里娜说。

“那对我来说，只是个抱在怀里的婴儿。”这妇女答道。“天哪！要是我能讲我差不多二十一岁该多好。我真希望我再活转去一次。”

她显然不希望塔里娜问为什么，所以当她们的车向海边开去的时候，她们的谈话又一次暂停下来。

“这真是太美了、”在她们驶上海滨时，塔里娜用种肃然的赞美口气说，她看见长排的梧桐树和精心布置的花床，还有一大群衣着艳丽多来的寻欢作乐的游客在沙滩上玩耍。

“你以前到过这儿吗？”这个妇人问她。

塔里娜摇摇头。

“啊，那么这算是一次体验吧，纵然我想你一定经常到各处旅行的。”

塔里娜没有说话，反正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对这个妇女撒谎，但是她想一定已经有人讲过，她是有钱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

“我们被派去的地方并不总是这么好。”这妇人说，在她的声音中，塔里娜听出她似乎渴望得着什么。“通常是派到胡衿里的小酒吧间去或者派到东德，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在德国吗？”塔里娜问道。

这妇女似乎感到有点不自在。“别讲我说过什么，好吗？”她说，“我们不应该讲出我们到过什么地方，你是知道的。”

“我怕我还不知道哩。”塔里娜说。

“哎呀，那么，既然如此，我对你讲过的任何事，都请你忘掉它。”这妇女恳求说。

她似乎突然畏缩了，也不那么自大了。“你不会希望我惹出麻烦，对吗？”她问道，“帮帮忙吧。”

“我什么也不会讲，”塔里娜答道：“当然不会讲。”

事情变得更离奇了，她暗自思忖，这个妇女是谁？是哪种人雇用了她呢？反正她觉得不只有纽百里先生一个人在后台主持一切，但也许他比她所想象的更为冷酷无情。

她一想起了在厄尔利伍德的谈话录音，就感到颤抖。

“喂，”她突然说，“我今晚要回去，那行吗？”

“除非给你的指示是那样讲的，”这妇人回答说。声音中带着严厉的语调。

“我宁可回去，假如能办到的活。”她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她受不了这妇女长久跟她作伴，她对自己周围的神秘事件感到好奇，可是，她并不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切都令人讨厌，令人不快。

“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为什么我不应该回去，”她有点固执地坚持说，“一旦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当然，一切都由你。”这妇人答道，“不过，假如你肯听我的忠告，你决不要做他们不想要你做的事，万一你要做，通常会惹出非常大的麻烦。”

“跟谁惹麻烦？”

这个妇人把眼睛转向别处。“你是知道答案的。”她说。

“今天还有一次晚班火车吗？”塔里娜问她。

“当然有，”这个妇人厉声说，“如果你要的话，有的是火车、飞机、轮船，但是，假若有人吩咐你呆在这里一直到明天，那么，你最好照办，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能叫你非常不愉快。”

她再一次感到颤栗，这一切都难以形容，无法理解，她暗自下了决心要给纽百里先生打电话，大约在六点钟她能够通话，假使他不喜欢这样，嗯，她又能怎么办呢？

她突然想放声大笑，她竟会害怕某件事或某个人，听起来该是多么荒谬呀，毕竟她是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在家里有父亲、母亲、埃德温娜和唐纳德，还有个破旧的牧师住宅可去，家里的人都在等待她回去。

他们可能对她发脾气，因为她撒了一大堆谎。但是同时。不管她干了些什么，不管她多么愚蠢，他们和她是站在一起的，她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她，就是那么回事。

这个妇人站在她身旁，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她。

“你在想什么使你快乐的事吗？”她问道。

“我在想我的家庭，”塔里娜答道：

“他们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叫你看起来那样快乐。”她有点尖酸地说。

“事实是这样，”塔里娜回答。

“好，这就是辉煌大旅馆。”这妇人说，她们的车已经离开大路转入一条很短的个弯道，开到一个有门廊的大门口。

服务员们跑了上来，塔里娜慢慢走下车，她的同伴高声谈着话。服务员们恭敬地领她们进了门。

“这位是我的侄女，平安到达了。”她说，“火车这次是正点到站，我原以为在车站还要等半小时。请把她送到她的房间，把行李也送上去吧！”

她转身朝着塔里娜。“我猜想你要换衣服，亲爱的，是吗？换上凉爽一点的，我坐在酒吧外边的太阳下面，你会在那儿找到我的。我为你准备了可口的冷饮，等着你，别太久了。”

“不，我不会太久的，”塔里娜随口说。

她走进电梯，她的假姨妈挥挥手，转身走了，塔里娜听见她滔滔不绝地跟柜台上的一个男人谈了起来。

她的房间在四楼，是一间大屋子，比她在杜维尔的房间甚至更为华丽，遮太阳的天篷拉下来遮住了阳台，房间里似乎仍然充满阳光，靠窗的桌子上摆着一大束粉红色的康乃馨花。

服务员把塔里娜的手提箱放在固定箱架上。他等着她给小费，然后在道谢后走出房间并轻轻带上了房门。

塔里娜向房间四周看了一会儿。多么不可思议啊！她居然来到了这里。然而她还是忍不住跑到窗前观看远处的大海。

她来到了塞纳！嗯。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任何人因为她的冒险行为而向她动怒。

至少她游玩了她从来没有想到能去的两个地方。

她清醒过来，记起了那个在楼下等着她的妇人。她想她该换衣服，下楼去会她了。

在此地有一个人时刻陪着她，真是太扫兴了。要是只有她自己一个人，会玩得更痛快些——随后她想到了花费，于是做了一个鬼脸。

她打开手提箱取出衣服，她只带了两套——一套是粉红色点缀着少许白点；另一件是凉爽的绿色，当然，还有一套晚礼服、便鞋以及游泳衣和各种零星东西，都是艾拉最后装进去的，而塔里娜则认为这么短期旅行不可能用得上的。

无论如何，该谢谢吉蒂，使她不必为自己的外貌而感到害臊。她慢慢地解开那套她旅行时穿的粉红色衣服的钮扣，接着她又解下别在肩上的兰花。她把它们放在手里翻转过来，几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使她想把系在花茎上的丝带解开，看看里面是什么，还想试试能不能解释或弄懂别人托付给她的这件重要秘密。

然而，她明白这是背叛了纽百里先生对她的信任。不管她觉得他为人怎样，她曾经对他发过誓。不管她对他和他的同伙如何怀疑，至少他对她是盛情款待和慷慨大方的。

她把花拿在手里，呆了一会，随即，她象做了一件无可更改的事一样，按照给她的指示，把兰花丢在废纸篓里。

在那以后，她开始忙了起来。她急于离开房间，好让人把兰花取走，在她再回房时，事情就会办妥了。她把衣服脱下，挂在衣柜内，换上绿色连衣裙。这衣服很适合她的身材，紧紧贴住她的腰肢，领口开得很低，双臂赤裸着。这是一套很简朴的服装，使她看起来非常年轻。

要是迈克尔在这儿该多好！她几乎高声说出了口。

接着她跺了跺脚，她差不多能听到自己责骂自己愚蠢的声音。

“下楼去尽情享受吧。塔里娜，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你曾盼望了多年想要出国去，你现在是在这儿了，可是你什么也不干，只是为了你只见过几次的某个蠢人而悲叹，快下去看看大海，快活些，即使只有二十四小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至少你已经有了这二十四小时，并得到充份的享受，这是永远不会有人来攫取的。”

她从梳妆台旁走开，几乎跑出了房门，她要接受自己的劝告，她要忘记一切的懊虑，猜疑和痛苦，要好好欣赏塞纳，正是因为它是塞纳。

她接了一下电梯的铃，等待了一会儿，电梯开门后司机道歉说，他刚把一位坐轮椅的太太送到顶层。

“天气真好呀，小姐！”他又说，塔里娜对他一笑。

“对，天气好极了，不是吗？”她说，并觉得情绪很高，毕竟她会玩得很有趣的。

他们开到了底层，正当电梯停下时，她喊叫了一声。

“我多么笨呀。”她说，“我把手提包放在房间了，我很抱歉，你不会在意把我再带上去吗？”

电梯司机关上门，他们又开上去了。上，上，一直上到四楼。

“我要不了多久。”塔里娜说。

她把房门钥匙拿在手里，跑下走道到房门口，她很快把钥匙插入匙孔把门打开，走了进去。

刚开始时她没有看见他。他正站在门的左边，在衣柜里寻找什么。然后，她看见了有个人在那儿。她一时喘不过气来了，一半由于愤怒，一半由于恐惧。

“你在那儿干什么？”她问，她忘记了应该用法语。

这个人关上板门，转身对着她，这是迈克尔。

她一下子以为她一定是发疯了，她呆住了，只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象停了摆似的。这时，由于他只是盯着她，她退后了一步，伸出有点颤动的手抓住了床栏杆。

“迈克尔！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想最好还是你告诉我。”他回答道。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知道的。”他说。

她凝视着他，在她看来他仿佛老了点，更认真了，或许只是他的声音有点变。

“迈克尔，我不明白。”塔里娜说。

“你告诉我你是来会见你的姨妈的。”迈克尔说。“那是撒谎。”

“你怎么知道呢？”塔里娜问他。

“因为我看见了。”他答道，“她呀，谁的姨妈也不是，要是说她是，至少她的侄女肯定一点也不像你。”

“哦！”

塔里娜一时好象什么话也说不出。她在床的一头坐了下来。

“你最好立刻把它们拿出来交给我。”迈克尔说。

“交出什么？”

“塔里娜，别玩弄我吧，”他说，“你太聪明了，我完全上了你的当，不管怎样，我要它们，并决心取得它们。”

“我不明白你讲些什么呀？”

她说话时没有看他，反正她觉得她一定要拼搏，无论她将会输得多么惨，因为直到现在显得不那么重要的伪装，现在却是那样可怕，那样吓人。

迈克尔来到床头把手放在发亮的床板上。

“你是怎样卷进去的呀？”他说。

“我想你没有任何权利来询问我。”塔里娜有点卤莽地说。“你是谁竟敢闯进我的房间，搜查我的东西，还当面向我提问题呢？为什么我该告诉你呢？”

“你要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迈克尔说。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毫不妥协的决心。

塔里娜从未听过比这更为威胁的语调。

“你是谁？”她问道，“谁给你权力来盘问我？”

“我以后可以告诉你。”迈克尔回答说，“在目前，让我们先谈谈这件重要的事情吧，你把它们放到哪里去了？”

“我不明白你说的‘它们’是指什么？”

“那么好，假若用简单的英语讲的话，就是这些计划。”

塔里娜从床边站起来，走到窗边，仿佛一幅七巧板一块一块都拼对了地方。纽百里先生讲过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他利用她为他的计划作掩护，他的对手，不管他们是谁，则利用迈克尔作掩护。他是站在另一边的，因此，他是纽百里先生的敌人，无论她的心有什么感觉，她一定要忠于这个人，她答应过要为他服务。

她转过身面向着他。“我怕你犯了个极大的错误。”她说，“我来到塞纳，只是因为我要来，我并不是来看我的姨妈，像你那样聪明地发现的，而是去会一个我特别想要看的人。”

她似乎觉得迈克尔的嘴抿紧了，但她不敢肯定。

“一个男人？”他问道。

塔里娜微微一笑，垂下了眼睛。“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她说。

“我不相信你，假使你说是真话，那你和基蒂？马娄在一块干什么

呢？”

“基蒂？马娄！”

塔里娜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天真的神态。“就是那个很愿意把自己登记为简？伍德鲁夫的女人。”

“啊，她只是一个借口，这样我才能离开社维尔，来到这里。”

迈克尔突然走到塔里娜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别瞎扯了，”他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蹩脚的说谎者，虽然我太傻了，受了你的骗，我还是不相信你会真正卷进去，把实话告诉我吧。塔里娜，告诉我吧！”

他的手触摸着她，她感到自己在颤抖，她抬起头望着他，差一点她就要屈服了，她一生中从没有比这时更迫切想要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把整个事情告诉他，把她是谁和如何卷进去的统统告诉他。

然而，她知道她不能这样做，为了她自己的原因，她什么也不能讲，她只能看着他，随后她想转过头去。

“嗯？”迈克尔说。

“我不能，”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你宁可让我作出我自己的猜测？”

“这一点我可以完全绝对真实地告诉你。”塔里娜说。她的声音有点变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怎样猜测的。”

他放下了他的手。“你真叫人气恼。”他说。“我得追查到底，我一定要。”

他们两人沉默了一会，然后迈克尔激动地说：“听着，塔里娜！现在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在你昨晚离开杜维尔时，你身上带了一些计划，那是非常重要的计划——由于太重要了，所以我必须要求你告诉我它们放在什么地方，或是你把它们怎么办了。

请别让我太为难了，你知道，我爱你。”

他的话是那么突然，她很快吸了一口气。“我怎么能相信你呢？”她问道，“你来到这里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你来威胁我，想要我告诉你我所不能告诉你的事。”

“你害怕吗？”

“不，我不怕。”塔里娜答道。

“那么，告诉我吧。”他说，“我们两人在一起可以很容易解决这件事。”

“为谁来解决？”

他看了她一下，然后平静地说：“为那些最有关系的人，为了跟你有关系也跟我有关的人——大不列颠和法兰西。”

塔里娜突然呆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我指的是，”迈克尔回答说，“这两个国家对你这么巧妙地藏着的东西都极为关怀。”

“那么那些计划是什么呢？”塔里娜问道，“它们是关于武器或导弹的计划吗？”

“难道你是真的不知道。”迈克尔有点讥笑地说：“嗯，简单的说：不是的！”

塔里娜觉得她的紧张情绪缓和了一点。在刚才那可怕的一刻，她以为她对祖国扮演了叛徒的角色。在恐怖小说里往往描写某个原子武器工厂的计

划被人横跨半个欧洲大陆带走了。这些故事一下子涌上她的心头。

可是，现在她知道她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纽百里先生讲的是真话，正如他所说的，这计划只是关于商业方面的事，代表另一个敌对公司的迈克尔完全没有理由去买那些属于纽百里先生的东西。

“我很抱歉，迈克尔。”她平静地说。“我想我现在明白你所讲的了，我想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属于敌对公司的人，他们没有权利得到这些计划，由于他们不能用公开合法的办法取得，所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那又错了，计划比你说的要重要得多了。”迈克尔说。“听着，亲爱的，我仍然不明白你是怎样牵连进来的。可是你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所以你得用你自己的常识去判断。”

“不，我不，”塔里娜飞快地说。“我想假如你想哄骗我，让我把那些你我都知道了的东西给你，那你就错了，而且可鄙。这完全不是我的东西，可以随便给你。走吧，迈克尔，我以为我爱过你，我看出我是错了。”

“我也以为我爱过你。”他回答道，“我仍然爱你——即使我不明白，即使我害怕去想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假使你把我看成那个样子，我就不要你爱我了。”塔里娜发火地说。

迈克尔向着她迈了一步，塔里娜本能地向后退，要离开他远一点。

“别碰我，”她说。“你太不正经了。我看不起你。快离开我的房间，我要和你下楼去谈。”

迈克尔仍然朝着她走去。“我不会走开，一直等到你告诉我计划放在哪儿。”他说。

“我一定要得着，即使挤也得把它们从你身上挤出来。”

“哼，你就是这样爱我的呀。”她昂起头来盯着他的眼睛说。

“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他严厉地说。“我才不愿让你做任何会使你悔恨一辈子的事。”

塔里娜与迈克尔的目光碰上了。她知道他们两人都真正生气了。她紧握双拳，感到怒火上升，准备去反抗他，假使照他讲过的，他想把它们从她身上挤出来的话。从他眼里钢铁般的闪光、方方的下巴、紧绷的嘴唇就可看出他在发怒。

“该死的！你快把我逼疯了。”

他向她走过来，她张口正要喊叫。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门开了。

几乎出自本能，他们两人都站着不动了。这只是收拾房间的男仆，穿着熟悉的灰色背心和黑色围腰的制服。

“请原谅，夫人；请原谅，先生！”

他穿过房间，这时，塔里娜已经知道他为什么到房间来，他来是为了废纸篓里的兰花的。他抬起簏子并假装把梳妆台上的灰尘轻轻掸向篓内。然后朝门口转过身。

“早安，夫人！早安，先生。”他说着，向门口走去。

或许塔里娜脸上露出了什么，或许出于本能，使迈克尔认为这件事有些不寻常，不管是什么，他飞快地行动起来。

“等一下！”

他的声音象一发手枪子弹发射出来，接着他跨了两大步，穿过房间，从男仆手里拿过废纸篓。

这个人似乎在争夺它，他用力拉住篮子。由于迈克尔也在拉，他突然转身跑出了房间，门砰的关上了。

迈克尔手拿篮子站在那里往里面窥视，接着只听见轻轻的一声响，他扔下了废纸篓，取出了那束兰花，他把花拿在手里，不一会他就飞快地开始解开包在花茎上的紫色丝带。

“哦，你是这么干的。”他说，“巧妙！非常巧妙！”

丝带越拉越长，塔里娜瞧着他的手指在动，似乎着了迷，一卷胶卷紧紧绕在花茎上，它大约有两寸宽。在迈克尔拿起它对着光亮时，看来它约有一尺长。

他对着胶片看了一会儿，在他脸上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随即把它放进自己的外衣口袋里。

“谢谢你。”他说。

她知道他在挖苦她。反正，他再也不能惹她发怒了。她就那样站着，觉得浑身无力，垂头丧气，仿佛一个小女孩没有完成派给她的任务，由于不够聪明，没能执行好颇为复杂的指示，现在正等候处罚。

她忽然觉察到迈克尔在注视她，在他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他柔和地说：“你为什么干这事呢，塔里娜？”

“因为纽百里先生请求我干的，”塔里娜答道，“我怎能拒绝呢？我是他的客人，我完全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不该来法国南方的。反正，我要是说个不，似乎太忘恩负义了。”

迈克尔迅速地走到她身边。“这是真话？完全是真话吗？”他说。

他把手放在她的下巴下面，把她的脸转向着他。

“当然这是真话，”塔里娜答道：“你的怀疑，你的含沙射影以及你的所作所为，我统统感到厌烦，我想你是个贼，是个强盗，我恨你。”

她的话如此突然，她自己也感到惊奇，她的眼泪直往下淌，迈克尔伸出手臂抱住了她。

“我的愚蠢的，亲爱的傻瓜。”他说，“我相信你刚才确实讲了真话。”

“当然我是，”她抽泣道。“他信任我，我完全是照他告诉我的去做，可现在，你插进来了，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嗷，可怜的纽百里先生，迈克尔，你会把那些计划还给他吗？”

“可怜的纽百里先生，真的？”迈克尔笑着说。

这声音听起来不大愉快。“你想听听纽百里先生的真实情况吗？”

“假若那是真实的，”塔里娜说，她正在抽噎。

“好吧，事实上我们的纽百里先生是个非常贪婪的人。”迈克尔说，“在他一生中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钱，他才不管是怎样还是从谁那里弄到它的。他显然告诉过你……”

他停了一下，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擦去了塔里娜的眼泪。“他显然告诉过你。”他重复说。“这些计划是个工业设计，确实，它们是革新机械和保障煤矿安全的设计，这是由一个非常聪明的捷克人发明的，此人自从大战以来，一直在英国工作。”

“嗯，我们知道他在干什么。还知道他在某些时候接受过各种工业团体的金钱援助，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设计是完全成功的并且已经完成了。”

“至于纽百里先生是如何跟他联系上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无论怎样，我猜想象那样的人，不论什么地方有钱，他是问得出来的，无论如何，我们

发现的第一个迹象就是：纽百里先生开始向英国煤炭部提出问题，询问他们为了得到新的设计愿出多少钱。

后来在法国他又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两个国家一起商量，决定分享这些计划，因为，新的发明如果安装在我们的煤矿里，不论是欧洲或英国，每个人都会受益。”

“纽百里先生知道这些吗？”

“啊，他知道各方都需要。”迈克尔说：“但是他只是在价格上坚持不让，这个捷克人把整个生意的安排交给他了，我想他们打算对半分利润。”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塔里娜问道。

“另一个国家对此感到兴趣，”迈克尔回答说，“你可以猜出那是哪个国家，但是纽百里先生玩得非常狡猾，他要那个国家付出高于他向英法讨价的三倍，因为他知道他对英法的要价已达到最高限度，不可能再加了。”“可是他一定有权这样做罗，”塔里娜说。

迈克尔点点头。“是的，从行为准则和理论上来说，当然他是可以的，但是从道义上是不行的，这个发明是由一个在英国庇护下的人制成，试验是英国花钱搞的，虽然我们让法国加入，我们并不准备让欧洲所有别的国家首先利用它们，但是他正在对我们拦路进行敲诈，这又是英国白厅决不会善罢干休的。”

“后来又怎样呢？”塔里娜问道。

“嗯，我们得知纽百里先生不能肯定那个国家能出多少钱，除非他们先看看这些计划。他们经过通信安排在法国南部某地会晤，我们非常幸运地截获了他们的通信。”

“困难的是要确定在什么地方？有个人，我想大概是纽百里先生，出了一个好主意，安排在塞纳，这里经常有飞机停靠，多一架少一架都不会引起特殊的注意，特别是从维也纳或南斯拉夫来的飞机。”

“就纽百里先生而言，那么现在困难的是如何把计划送来塞纳，他知道我们盯上了他，他知道我们决心不管怎样也不让敌对组织见到这些计划，同时也不让他们给他出巨额价格，因为他对计划没有作出丝毫的贡献。”

塔里娜叹了一口气。“我开始明白了。”

“我想你也应该明白，”迈克尔温和地说。他走到床边拿起了电话筒。“请给我接巴黎警察厅，”他说。

塔里娜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两手捧着面颊。发生的一切事是真的吗？这是真实的事吗？她看着迈克尔，他对着话筒，正在专心地用非常流畅和迅速的法语讲着话，她知道这是真的。

那么，迈克尔又是什么人呢？他怎么会发现她呢？她突然感到惊恐。她害怕他发现了她没有告诉他的一切，知道了她的欺骗。

迈克尔放下了话筒。“他们派了警车来取计划，”他说，“今天下午将用专机空运回伦敦。”

他向她走过去，伸出手去握着她的手。“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能考虑我们自己的事了。”

她的手不知不觉地紧紧握住了他的。“哪方面的？”她有点紧张地问。

“首先，我能告诉你的是我爱你，”他说。“亲爱的，你得宽恕我委屈了你，使你太难堪了，只是一时由于证据太确凿了，以致于我以为你真的卷进去了，并且接受了纽百里先生给你的钱，或者你的身份是假装出来的。可是，

我一看见你的眼睛，顿时就觉得我该多傻呀，你唯一的假装是我们之间的假装，是我俩的，亲爱的。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不彼此相爱。”

他突然把她紧紧抱在自己的怀里。“一切都过去了，”他说。“假装已不再需要，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像我们总是想的那样。”

塔里娜觉得自己开始哆嗦，他的嘴唇渐渐靠拢她的，她要告诉他实话，这正是时候，她觉得正如他讲过的，他们彼此之间不再需要装假了。

可是，不知怎么的，她下不了决心把一切讲出来。她一定要讲，一定一定！然而迈克尔的嘴唇已经差不多碰到了她，她需要他的吻，比她一生中需要任何东西更为迫切。

“我爱你！啊，我的亲爱的，我爱你！”

他吻着她，太迟了，她沉没在爱情的海洋里，更深更深地坠入在欺骗的大海之中，只知道为了爱情的缘故，整个世界都沉没了。

第十三章

大门的门铃响了，塔里娜放下手里的活，擦擦手，走去看看是谁来了。

一个小孩在门廊前气喘吁吁地等着。“请牧师到水牛路二十二号去一下，小姐，妈妈说告诉他，我祖父活不过今晚了。”

“牧师此刻不在家，”塔里娜说，“等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水牛路二十二号，你是吉米？郝金主，不是吗？”

“对的，小姐。”这小孩顽皮地笑了一下，接着象一道闪光奔驰而去，显然由于完成了任务而感到松快。

塔里娜关上前门，把这事写在专放在大厅里的一本拍纸簿上，然后回到厨房里。

她正在做蛋糕，可在她搅拌奶油并加过鸡蛋时，她的思想早已飞到远方了。她想起了在蔚蓝大海上的阳光，在她周围的花朵和棕榈树，同时她还听到迈克尔的声音说。

“现在我们可以谈我们自己的事了。你什么时候准备跟我结婚？”

整个世界似乎翻了一个跟斗，围着她旋转，就在那时，她知道她不能吐露真情，她不能破坏那迷人的和灿烂的时刻，去承认她说过谎话——不止一次而是上千次。

她觉得她不能忍受从他脸上看出他的醒悟，从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柔情，只看见他以鄙视的目光瞄着她。

她忘不了第一次在她房间里见到他对，他脸上流露的冷酷神情。那时他对她就有所怀疑，不过，不知怎地她又使他信服了，但是现在她没有出路，也无法证明她是无辜的——因为她不是的。

她一再撒谎，她一想起就觉得脸红，假使我不得不告诉他：“我并不是真正的我，甚至我穿的衣服也不是我自己的，我口袋里连一个便士也没有，有的只是属于纽百里先生的钱。”那是多么低下，多么卑鄙。

正是为着这点，不为别的，她才决定不能告诉他真话，那时她尽力控制了手指的哆嗦，嘴唇的颤动，说：“请原谅，我们不能在这儿谈。”

“为什么不呢？”迈克尔面带笑容地问。

对她来说，也实在说不出理由来，所有邻近桌上的人都在一心一意地谈话，她和迈克尔看起来似乎是单独地、与别人离得很开地、坐在软垫靠椅上，前面放了一张白色的小桌子，忘却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爱你，你很清楚，不是吗？”

她不敢望着他，以免他看出她受折磨的眼色，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承认她是冒充者，那么她能说什么，能做什么呢？

“谢天谢地，任务总算完成了。”迈克尔接着说，“我本来真不想承担它的，我曾经在国外，在非洲呆过——具体说是在苏丹——当我回来后，我本应享受一段长时期的休假，这时外交部请我帮他们干这件事，我不太好推辞。”

“外交部？”塔里娜眼睛睁得大大地问。

“当然不是正式的，”迈克尔说，“假使我失败了或遇到麻烦，他们会不承认的，可是，说真的，他们非常担心，不愿让这个发明落在坏人手里。”

“现在他们对你一定会非常感激了？”塔里娜问。

“他们不会给我发奖章或那类东西的，”迈克尔开玩笑地说，“他们只会说：‘干得不赖，老伙计，我们可能在六个月内还会有别的什么事托给你办的。’”

“什么事呢？”塔里娜问他。

“那现在要看你罗！”迈克尔答道。

她又突然感到惊慌，他们所谈的一切难道只能有一个结局吗？她怀疑他最后一句话的含义是否是指：假使他有一个有钱的妻子，他就会得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接着，她又为这个想法而看不起自己，然而联想到自己冒充而带来的痛苦，她回忆起使她耿耿于怀的吉姆·卡森所说的那句话：他现在交上了好运。

可惜迈克尔不知道，她想：由于这想法是如此难以忍受，如此毫不可笑，她真想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

“为什么他不能爱上吉蒂呢？”她扪心自问，对他来说这会是十全十美的，然而一想到他会爱上另一个女人，她又觉得嫉妒的心情爬上了心头。她几乎苦恼得喊叫起来。

“再来一杯吧！”迈克尔正在说。她这时才知道她喝了一杯香槟鸡尾酒而竟没有尝出味道来。

“不，谢谢你。”

“那么，让我们找个有阳光的露天地方一起吃午餐吧。”

他们沿着棕榈树散着步，到了一个他们能在彩条太阳伞下用餐的好地方。海溼的波浪几乎在他们脚边轻拍，这一切都使人销魂，象个迷人的梦境，但是她知道迟早她会醒过来的。

几乎就在她察觉以前，下午就消逝了，迈克的谈情说爱和甜言蜜语，使她眼帘下垂，脸色鲜红；迈克尔激情的隐密私语在她心里燃起爱情火花来，答复了他眼里流露出的情感。

不知不觉突然快到了傍晚的时刻了。“我要离开你一两个小时，”迈克尔说。“我必须到警察局去一趟，打个电话给伦敦，了解一下飞机是否安全到达了，同时还得为明天作点安排，我想你可以搭早车走。”

“到哪里？”塔里娜几乎无法可想地问道。

“回到杜维尔去，到吉蒂那里去，”迈克尔回答道，“当然，除非你觉得无法去见那个老人，那么，我想你可以回家去。”

家！这正是她等着要听的字，塔里娜想。现在她知道该怎么干了——而且要快。

“你不需要匆忙地作出决定，”迈克尔继续说，“我现在带你回旅馆去，你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要是你在九点钟准备好了，我们将到一个安静地方吃晚餐，也许再去跳舞。”

塔里娜不能肯定该说什么和怎样回答他，她只知道在他们乘坐敞篷出租汽车回旅馆去后就是告别。

他握着她的手，他们到达辉煌大旅馆的庄严的大门后，他把她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她的手指。

“九点钟见，”他说，“别让我等。”

她觉得他的嘴唇温暖而坚实，她看着他的眼睛，然后低声不连贯地说了声再见。他转身走开了。

她一直等到他的出租汽车开走以后，立即走到服务员那里。

“我必须马上离开，”她说，“请派服务员在五分钟内上楼把我的行李取下来，并给我叫一辆出租汽车。”

她故意不说往哪里去，因为她知道迈克尔以后会查问的，她匆忙上楼装好手提箱，并给迈克尔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

“我回家去了，”她说，“请别设法找我，把发生过的一切都忘掉吧，尽管这样终结，仍然是非常美好的，塔里娜。”

她把信装进信封，下楼后交给了大厅服务员。

“有位先生九点钟要来找我，”她说，“你可以告诉他，有人把她叫走了，并给他这封信，好吗？”

“很好，小姐。”

她坐上出租汽车，并告诉司机沿着海滨驶去，当他们离开辉煌大旅馆，来到别人听不见的地方，她才叫他开往飞机场。

她很感谢纽百里先生给她的钱还有多余可以购买飞机票，“我一定把所有的钱，每个便士都还清，”她发誓。但她心情很沉重，想到她得用多长时间啊。

旅馆帐单和小费虽说只是住这么短时间，却简直大得惊人，这些费用和买到伦敦的飞机票使她想到要是花费省一点，她可以作几十次的旅行。

可是她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考虑节约钱的办法，她马上要做的事是离开迈克尔，离开塞纳，并排除一切使她回忆起他和他的生活的事。

然而，当她飞上了法国天空时，她知道她永远不能忘掉留在记忆中的事。在回家的路上，她只是想到他的声音在说，“我爱你！”想到他看着她的那双眼睛，他那张靠近她嘴唇的嘴。

“我爱你！我爱你！”

她发觉自己念这句话念得出声了，直到空中小姐站在她面前说：“你要什么吗？小姐。”

她脸红了，急忙回答：“不，谢谢你。”

飞机坐满了乘客，她很幸运地遇上有人退票。“在每年的这个时期，我们通常没有空座位。”航空公司职员告诉她。

但是，塔里娜觉得不论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无法制止她从迈克尔身边逃

走，正因为她迫切期望和他在一块儿，因而她知道命运会不可避免地强迫他们分开。

“我爱你！”她仍然能听见这句话，在她的记忆和心中发生回响，这时她正在牧师住宅的黑暗的老式厨房里搅拌蛋糕。她把搅拌好了的面团放在铁罐内，上面覆盖了防油纸，然后放在火炉上，正在这时，她听见前面的铃又响了。

“哎呀，讨厌！”她高声说，她用扑面的手将头发从前额向后推去，匆忙穿过铺着陈旧油毡的小厅走到门口。

她打开门，是迈克尔站在那里。

“啊！”

她只能站在那里呆呆看着他，从她嘴唇里发出的声音既不是惊讶又不是叹息，也许是两者的混合。

“我能进来吗？”

他已经脱下了帽子，站在那里，在他晒黑的脸上他的眼睛显得很黑，很漂亮，不知怎的又带上一点无法解释的恳求神情。

“是，我想可以。”塔里娜说，在她声音里带了点哭声。

他走进小厅，她在他后面关上了门。“请到起居室来，好吗？”她问道。

她在印花小围裙上擦了擦手，在前面引路，然后脱下围裙放在门边的靠椅上。

她穿的是一件旧的棉布长外衣，由于经常洗，颜色已经褪了，并且裁剪得也不合体。

虽给如此，但也未能完全掩盖她那苗条的身材和隆起的丰满的胸部，虽说当她穿上吉蒂借给她的制作昂贵的时髦服装时，她的线条更显得突出。

起居室看来破旧，有点简陋。她母亲的针线筐放在沙发椅旁边，还有一堆准备织补的袜子放在盆子上。有一张埃德温娜只画了一半的油画，四周还有颜料盒、画笔、抹布，统统放在一张桌子上，有些零乱的教会刊物，有为老人捐款义卖的做好了一半的物品，还有父亲用的参考书放在靠椅和家具上，到处都是东西。

“我很抱歉这房间太不整洁了……”塔里娜几乎无意识地说，随即她的声音慢慢变得听不见了，她站在那里瞧着迈克尔。

他背靠着空火炉台站着，在他脸上有某种表情使她摸不着头脑。

“你是怎样找着我的？”她突然问道。

“我打电话给吉蒂，硬要她告诉我你的地址，我肯定你回家了。”

“那，你为什么来呢？”她询问。

“来看你。”他答道，“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得到一个解释。”

她害怕的正是他会这样说，她感到自己在发抖。她把脸转开了，扶着一张椅子站在那里。她感到难受，希望房子坍下来，或大地裂开，把她吞进去。

“你没有想到你还欠我一个解释吧？”迈克尔温和地问。

“我……想是的。”

“为什么你不信任我？”

“我怎么能呢？事情做得太过份了。”

“那就更应该信任我。更应该对我讲真话。”

“我不能。”塔里娜激动地说。“我不能。”

“好，你现在能告诉我吗？”

她在痛苦中激出了强烈的自尊心，她发出了满腔怒火。

“你自己不能看吗？”她问道。“你难道不能看出，我并不是我假装的那个有钱的女继承人吗？我是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一个伯蒙德赛的牧师女儿，这是我的家，你所想到关于我的一切，以及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假的。”

她讲话非常冲动。接着，过了一会迈克尔说：“一切吗？”

“一切有关紧要的事，”塔里娜答道。

他没有动，可是，她觉得他靠近了她，她紧紧抓住靠椅，直到她的手指关节发白了。

最后她说：“现在你知道了真实情况，我不名一文，为什么你不走呢？”

她讲话时闭上了眼睛，一半指望听见他从她身边走过去，听见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

“那么你真以为我是对你的钱感兴趣吗？”迈克尔说着，音声里带点嘲笑口气。

“你认为我有钱，而你需要钱。”塔里娜有点不连贯地说。

“谁告诉你的？”

“吉姆？卡森就讲过。”

“我要是见着他，我得拧断他的脖子。”迈克尔开玩笑地说。“吉姆一向是个不可救药的爱讲闲话的家伙，那么，你认为我是一个骗女人钱的拆白党吗？”

“当然，吉蒂也是那么说的，那就是为什么你总和伊琳在一起。”

“对，逻辑上是那样。”迈克尔让步说。“这似乎是我能打进纽百里家的唯一办法，但是，你和我情况不同，至少我是那样想的。”

在一阵沉默之后，他接着说。“假使我告诉你我不把钱放在心上，又怎么样呢？”

“你总是考虑钱的。”塔里娜答道：“纵然你自己也许不要钱，但你认为我是一个被钱包围了的人，穿衣是钱，读书是钱，有一个富有、豪华的家庭背景。你认为你是在和那种人在恋爱，而我一样也不是，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人是你从来没有遇见的。”

“那么，认识你就更有意思了。”

“不，不会的。”塔里娜反驳说。

她终于转身离开了他，穿过房间站在书桌旁边。“你不了解。”她说。“我和你认识的人或你感兴趣的人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我对那个世界也不了解，虽然在那里一时会使人兴奋。可我不能那样生活下去，我不能长久扮演下去，事情总会揭穿的。”

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接着是一阵沉默。后来迈克尔非常温柔地说：“我们可以一起假装喜欢那样的生活。”

在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种柔情，使她渴望跑过去，向他伸出手臂，并告诉他说只要他继续爱她，她愿做任何的事。然而她决不能；她应该挽救他，不是从他自己而是从她身边，从他以为她象的那个人身边。

“请走开，”她说。“你不明白你在讲些什么，在干些什么，你和我，我们彼此都毫不相干，你爱上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那你怎样呢？”迈克尔说。“你是爱上了谁呢？”

任凭她如何坚决，塔里娜感到自己眼睛中满含着泪水。“我还有我的工作，”她有点哽咽地说。

“那就够了吗？”迈克尔问道，“你会真正甘愿忘记那晚在游艇上我初次吻你吗？那天晚上我们在特鲁维尔的那个奇妙的饭馆里一起跳过舞，我们沿着海岸走回来，在旅馆的阴影下我吻了你，这一切你都忘记了吗，塔里娜？”

“别讲了。”塔里娜转过身面对着他。

“你在折磨我，”她说。“你是故意这样做的，你想叫我软下来，想叫我……”她的声音很悲伤，“我不知道你打算干什么，现在请走开，快走。”

眼泪不断沿着她的脸颊淌下来，迈克尔突然来到了她身旁。“啊，亲爱的！”他说。

“你是多么不明白，多么愚蠢和糊涂，你没有意识到我爱你吗？”

“但是你不爱我，”塔里娜啜泣说。“不是我，不是真的我。”

他把她抱得紧紧地，使她喘不过气来。“我爱一个人，名叫塔里娜。”他说。“她有乌黑的头发，一双困惑、忠实的眼睛。在笑的时候面颊上有两个酒窝，和一张动人的嘴，逗引我无法不吻它。我知道我并不喜欢吻那含着咸咸泪水的嘴，但是我愿意冒点风险。”

他低下头，在她能阻止他以前，他的嘴唇已经吻着她的了，她想把他推开，可是她的手软弱无力地拍打着，终于突然不动了。

他使劲抱着她，紧紧靠着自己，他的嘴唇完全控制了她的，所以她只能躺在他的手臂里，四肢瘫软，无能为力，完全凭他摆布。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她面色绯红，颤抖地靠在他的肩上。

“你为什么要和命里注定的事对抗呢？”他问道。

“啊，迈克尔。”她的声音低得象是耳语，她觉得没有多的话好讲，一切都在吻中表达明白了。

“我爱你，我要和你结婚，”迈克尔说。接着，他又吻她了，那样的狂热，那样的深情，塔里娜觉得整个房间在旋转，似乎充满了阳光和星星，充满了地中海的光辉。她知道除了她紧贴着迈克尔和他爱她以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了。

后来，好象已经过了多少年，他们手拉手地坐在沙发里。她问道：“是什么使你对我起了疑心呢？你为什么来到塞纳呢？”

“我猜想你会问这个问题。”迈克尔回答说，“我告诉你，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和你在布里昂分手以后，我返回杜维尔，到了旅馆，我到柯利亚先生的房间去看看每个人都在什么地方，我想假使伊琳走了，她会给秘书留下口信的。”

“柯利亚不在，只有哈里斯小姐在那儿——我不知道你见过她没有，她是个地位相当低的秘书，不太聪明。我问她：‘纽百里太太留了口信给我吗？’她告诉我，‘她到皇家酒店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去了，塔兰特先生，她要你尽快去会她’”。

“‘我马上就去。’我说。随后我走到门口，我猛的想起了：‘格雷兹布鲁克小姐记得带上她的护照吗？’我问。‘她走得那么急，可能会忘记带上。’

‘啊，我相信柯利亚先生会记住的。’哈里斯小姐问答说。”

“她起身打开一个写字会的抽屉。‘那一定是一张加拿大护照。’我怕她不知道她要找什么，便提醒她说，‘哦，不是！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有一张普

通的英国护照。’哈里斯小姐回答说，‘在我们上游艇时只有两张外国护照，一张是纽百里太太的女仆萝莎的，另一张是一个男仆的，他是波兰人。’”

“我没有和她争辩，因为我看出她讲的是真话。我恍然大悟，你不是加拿大人，从来也不是，我记起在谈到蒙特利尔时你是多么勉强，在南安普敦郡时你谈到的琐事，说明你很少旅行，我突然开始责怪自己轻易上当受骗，让你和计划从我手投下溜走了。”

“我走到我的房间里，收拾好提包，然后回到办公室告诉哈里斯小姐说我接到电话说我叔父病重，我必须马上去。我随后到机场乘飞机来到塞纳。”

“所以你在我以前好久就到了。”塔里娜说。

“对的。”迈克尔说，“那样我就能够找出那个冒充简·伍德鲁夫小姐的人，我以前认识她，那时她参加了另一次骗局。在那些日子里，钻石走私是常见的。”

“她没有认出你吗？”塔里娜问道。

“没有，我很当心没有让她看见我，我派了两个便衣警察跟着她。在我从你那里得到胶卷以后，他们便通知她马上离开，不许她再回来。法国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对不受欢迎的人绝不容情。”

“我对纽百里先生该怎么办呢？”塔里娜问道，“我要找个工作，把我欠他的钱设法还给他。”

“让我来办，”迈克尔说。“实际上你用不着担心，纽百里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商人，不会不知道他已经被击败了，当你再次见到他时，你见着的无疑还是吉蒂的父亲，你会发现他还是象过去那样和蔼和具有魅力。不用怕，他不会过多地遭受损失的。如果他有哪一项计划遭受失败的话，他还会有半打其它的计划获得成功。正如谚语讲的：他比满满一车猴子还要机灵。”

“那么吉蒂？我必须告诉吉蒂。”

“你今晚可以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你和我订婚了。”迈克尔说，“这会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但是假若她对你讲了她和特德订婚的同样喜讯，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啊，但愿如此！”塔里娜叫喊说，她仿佛已经确切知道吉蒂会和特德结婚，而他们四人将会永远是朋友。

“可是，伊琳怎么办？”她高声问道。

“我怕她对我不会很高兴的。”迈克尔回答。“但是，到底她总还有比利和埃里克可以和她作伴。也许吉姆可以做个替补者，直到那两个人里的一个到达为止。”

塔里娜笑了。“你对任何问题都有个答案，是吗？”

“我同意这点，因此你何必费神提问题呢？”迈克尔回答说。“不过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你爱我吗？”

在他问话时，他伸出手臂又一次把她紧紧抱在自己胸前。

“你知道我爱你。”塔里娜回答说，“你能十分肯定你确实不在乎我穷，没有地位而且还是个骗子吗？”

“钱财并不特别使我担优。”迈克尔说，“我敢说我们总能勉强糊口。至于说到没有地位，嗯，你在我心目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再说到骗子，我能原谅，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塔里娜问道，她的嘴唇紧紧贴拢了他的嘴。

“那就是你永远不再对我假装了。”迈克尔答说。“只有这样的事是我不

能原谅的，那就是当你不爱我时，假装爱我。”

“我向你保证。在这件事上我永远不对你假装。”塔里娜答道：“因为我爱你。啊，迈克尔！我真是太爱你了。”

他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法回答，他的嘴唇找到她的嘴唇。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忘记了门还是开着的，这时威廉·格雷兹布鲁克牧师走了进来。他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感到有点惊奇，接着门关上了，从窗口带来一阵风。他们吓了一跳，立即有点内疚地分开了。

“爹爹！”塔里娜叫喊说。她立即站起来，跑到他身边。“啊，爹爹：这是迈克尔，我们订婚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牧师说，他伸出手来向迈克尔走去。

“你好，先生。”迈克尔说。“我恐怕塔里娜的介绍不很清楚，我的全名是迈克尔·塔兰特。”

牧师和他握了握手，接着说：“塔兰特！让我想想，有一位塔兰特在牛津大学和我同过学，他的名字是史提芬·塔兰特，你跟他有亲戚关系吗？”

“他是我的父亲，先生，现在我记起来了，我曾听他说过你，我不知怎么从来没有把这名字和塔里娜连到一起。”

“说真的，史提芬·塔兰特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牧师说：“事实上我们有一次计划一起周游世界，我们打算采用徒步旅游的方式，可以看看沿途每样东西。然而就在出发前你的祖父去世了，史提芬继承了他的头衔，他得赶回去照看他在多塞特郡的产业。我记得他很失望，我也一样。”

“嗯，对的，先生。”迈克尔说，“我记得他讲过这事。”

“我知道他两个月前去世了。”牧师说。“虽说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我觉得他要是活着，我们的友谊是决不会改变的。”

牧师转过身看了迈克尔又看看塔里娜。“哦，原来你要嫁的就是这位年轻人。是吗，塔里娜？”他说。

“是的，爹爹。”

“好，我们去告诉你的母亲。”牧师说。和他平时一样，他高兴卸下所有的责任。

“同时，我想大概迈克尔爵士可以喝点茶，我知道我就想喝。”

塔里娜转身看着迈克尔，眼睛睁得大大的。“迈克尔爵士？”她问道。

“我想是的，真没办法。”他回答说，“你很在乎吗？”

“在乎——”她开口说，忽然用手捂住了嘴。“茶——哎呀，我的蛋糕，我简直忘得一干二净，它一定全完蛋了。”

她从房里冲进厨房。过了一会，她从炉子里拉出一块烘得有点过火的蛋糕。她发现迈克尔站在她身旁。

“我是来帮你忙的。”他说。“你父亲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哎，迈克尔，你不应该来这儿。”塔里娜说。

“为什么不？”他问。“说起来，我还是个极好的厨子呢。我想我会比你好些。”

“可你是什么人呀。”她说。“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没有想到我要做一位从男爵的妻子，我会害怕的。”

“只要有我在那里照看着你，你什么也用不着害怕。”迈克尔答道。

他把蛋糕从她手上接过来放在桌上。“我爱你，”他说。“我太爱你了，除了我需要爱你以外，我别的什么也不能想，啊，塔里娜！快点和我结婚，

我们还有许多事要一起干。”

她想说什么，可是不知怎地觉得很困难，这是由于他的嘴唇紧紧吻着她，他的手臂紧紧抱着她，一种奇异的紧张兴奋的感情穿过她的全身，使她靠在他身上不停地颤抖。

“说你爱我。”他命令说。“我怎么也听不厌，你还记得爱情之光吗？我非常担心它们不会实现，担心你会变心。说吧，塔里娜。”

“我爱你。”塔里娜低声说。这时牧师先生在起居室里正等着喝茶，可是总不见端来。

（全书完）

第一章

修道院院长费玛丽向来深信奇迹的存在，只是她活到六十七高龄仍未亲眼目睹，直到一八二零年一个严寒的二月天那封来自英格兰的信抵达。

起初院长不敢相信这个可喜的消息，害怕那是撒旦先使她充满希望，继而将之摔个粉碎的诡计。然而她尽责地回了信，又接到盖有威廉郡公爵印玺的第二封信时，她终于接受了事实。

一桩奇迹。

她们终于要摆脱那小坏蛋了。第二天晨祷时，院长把好消息告诉其它的修女，当天晚上她们以鸭肉汤及新鲜的黑面包应祝一番。晚祷时高兴得过了头的蕾秋修女甚至因轻浮地笑出声而两度被训戒。

小坏蛋 或者说得更精确些：莉雅公主 在第二天下午被召进院长一丝不苟的办公室里。她被告知以离开修道院的消息的同时，蕾秋修女已忙着整理她的行李了。

院长坐在一张伤痕累累、看来几乎和她一般年老的大书桌后的高背椅上，一面数着木质念珠默念玫瑰经，一面等着应付她对这消息的强烈反应。

莉雅公主被这消息弄得一阵愕然。她握紧双拳，低头不让院长见到她眼中的泪水。

“坐下吧，莉雅，我不想对着你的头顶讲话。”

“是，院长。”她坐在硬梆梆的椅子边缘，挺直腰杆以取悦院长，双手交握放在膝上。

“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呢？”院长问道。

“它就是我的磨难对不对，院长？您还没有为那件不幸的事原谅我。”

“胡说，”院长答道。“我一个月前就原谅你轻率的行为了。”

“是蕾秋修女说服您把我送走的吗？我已经跟她道过歉，而她的脸也几乎不是绿色的了。”

院长摇头，同时也皱紧眉头，因为莉雅一不留意就又使她想起她那些稀奇古怪的举止。

“你会相信面团能去除雀斑这事我是怎么也想不通。然而话说回来，蕾秋修女的确同意做这个实验……而且也不……太怪你。”她赶紧修正，她扯这个谎在上帝眼里不那么严重。“莉雅，我并未写信给你的监护人要求要你离开，是他写给我的。这就是威廉郡公爵的来信，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莉雅发颤的手接过信件，飞快地看过内容后又交回给院长。

“你能了解事态的紧急吧，孩子？你的监护人提到的这位雷将军听来十分声名狼藉，你记得曾见过他吗？”

莉雅摇头。“我们回父亲的祖国好几次，但我那时太小，根本不记得见过他。他究竟为什么想娶我呢？”

“你的监护人了解将军的动机，”院长的指尖轻点着信件“你父亲的臣民仍未忘记你，你依旧是他们爱戴的公主。将军的想法是如果他娶了你，便能在人民的支持下接管整个王国。这是个聪明的计划。”

“我不想嫁给他呀。”莉雅喃喃道。

“你的监护人也不要你嫁给他的，孩子。然而他也深信将军不会接受拒绝，而为了一逞私欲更可能强行带走你。而那正是威谦郡公爵要求要有护卫一路伴你到英格兰的原因。”

“但是院长，我并不想离开这里的，真的。”

她痛苦的声音撕扯着院长的心，使她暂时忘了莉雅公主这些年来的淘气顽皮。院长还记得她和她病重的母亲初来时，小女孩眼中的脆弱和恐惧。她母亲还在人世时，莉雅就像个圣徒般中规中矩，当时年仅十二的她却已在六个月前失去了父亲。然而这孩子却表现出惊人的坚持，她扛起了日夜照顾母亲的担子。她母亲的病已到药石罔效的地步，到了末期她饱受病痛折磨时，莉雅甚至还爬上病床，将那病骨支离的女人抱在怀里前后轻摇，柔声对她唱歌。莉雅有着天使般的嗓音，而眼见她对她母亲的爱是令人心痛的。

当恶魔的折磨告终时，她母亲也死在女儿的怀里。

莉雅不让任何人安慰她。夜里她总独自躲在她的小斗室哭泣，然而那紧闭的白窗帘却掩不去她的啜泣声。

她母亲就葬在教堂后，莉雅一刻也不愿离开她。纵使皇室家庭的第二个家——史东赫文——就在邻近，莉雅也从不想到那里去看看。

“我原以为我会永远待在这里。”莉雅喃喃道。

“你应该将此看作是命运的安排，”院长训诲道。“视之为生命中的一章已结束，而另一章正要开始。”

莉雅又低下头。“我希望我所有的章节都在这里，院长。如果您愿意大可以拒绝威廉郡公爵，或者用信件无限期地拖延，直到他忘了我。”

“那将军呢？”

莉雅早已为这难题想好一个答案。“他不敢来侵犯修道院的，只要我留在这里，就会很安全。”

“你是建议我欺瞒你的监护人？”

院长的口气中有一丝不以为然。“不是的，院长。”莉雅轻叹一声回答道。“我想欺瞒是不对的……”

她渴望的语气使院长又大摇其头。“我不会姑息你的，孩子。即使有正当理由……”

莉雅插嘴道：“真的有啊。”她深吸一口气才脱口而出：“我已经决定当修女了。”

光是想到莉雅加入她们神圣的行列已使院长的背脊窜下一阵寒颤。“上苍助我们大家。”她涩声说道。

“是因为帐簿的事对不对，院长？你不准备拒绝我的监护人，是为了那小小的……虚构。”

“莉雅……”

“我只捏造了第二组，好让银行借钱给您。您拒绝动用我的基金，而我又知道您有多需要新教堂。我们终究得到那笔贷款了。不是吗？所以上帝一定是原谅了我的欺骗，而且它一定会要我改改数字的，否则绝不会赐给我一副对数字有概念的脑，对不对，院长？它会原谅我的小聪明的。”

“小聪明？我相信正确的字眼应该是‘窃盗’吧？”院长斥道。

“不，院长。”莉雅反驳道。“窃盗意味着未经同意私自取用，而我并没有啊。我只做了些修改而已。”

院长紧锁的眉心告诉莉雅她不该反驳院长或是提起帐簿的事。她咬着

下唇苦思使院长转移心思的方法。

“院长，我说想当修女是非常认真的，我相信我得到了圣召。”

“莉雅，你不是天主教徒。”

“我可以改变。”她承诺道。

沉默持续了好半晌后，院长倾身向前，椅子随她的动作嘎吱作响。“莉雅，看着我。”

待莉雅服从命令后，她又说道：“我相信我知道你究竟在想些什么。现在，我向你保证我会好好照料你母亲的坟。如果我有个万一，也将会有婕丝修女或蕾秋修女继续做下去。你母亲不会被遗忘，她会在我们每天的祈祷中。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莉雅突然放声大哭。“我不能离开她。”

院长起身来到莉雅身边，环住她的肩轻拍着。“你并没有撇下她，她永远都在你心中，而且她也会要你继续你的生活的。”

泪水流下莉雅的脸颊，她用手背将之拭去。“我不认识威廉郡公爵，院长。我只见过他一次，根本不大记得他的长相。如果我和他处不来怎么办？或者是他不要我呢？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请让我留下来吧。”

“莉雅，你似乎认定我对这件事有选择权，但其实不然。我必须服从你的监护人。”

你在英格兰会很好的，威廉郡公爵自己就有六个子女，多一个也无妨的。”

“我不是小孩子，”莉雅提醒院长。“而我的监护人大概也又老又虚弱了。”

院长微微一笑。“威廉郡公爵是你父亲在多年前亲自挑选的，要对你父亲的判断有信心。”

“是，院长。”

“你会有快乐的生活的，莉雅，”院长继续说道。“只要你能记住稍作节制，三思而后行，这就是诀窍。你有很好的头脑，善加利用它吧。”

“谢谢您的教诲，院长。”

“快别这么顺从了，这样一点都不像你。我还有一句忠告要送给你，希望你注意听。”

坐直，莉雅，公主是不能弯腰驼背的。”

她如果再坐直些，只怕她的脊椎就要“唰”的一声断掉了。她把肩膀往后挺一点，院长赞许地点点头。

“诚如我所言，”院长继续说道。“在这里你是不是公主无关紧要，但在英格兰就很重要了。你要时时维持最佳仪表，千万不能让任性的举动支配你的生活。现在告诉我，哪两件事是我一再要你记在心上的？”

“尊严与礼节，院长。”

“对了。”

“我……万一我不喜欢我的新生活的話，还能回来吗？”

“当然可以。”院长承诺道。“去帮忙蕾秋修女整理行李吧。为防万一，你将在半夜上路，我会在教堂里和你道别。”

莉雅很快地行了礼后离去。院长站在小室中央，久久注视着她的背影。她原以为公主的离去是一桩应许的奇迹。院长的生活向来有条有理，然而莉雅进入她的生活后，条理不复存在。院长并不喜欢混乱，而混乱和莉雅却似

乎是如影之随形的。当这意志坚强的公主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院长眼中已盈满泪水，只觉得仿佛乌云刚遮住了太阳一般。

天可怜见，她会怀念那小丫头和她那稀奇古怪的点子及举止的。

第二章

一八二零年三月 英格兰 伦敦

他们叫他海豚，他则叫她小鬼。莉雅公主不明白为什么她监护人的次子克林会有一个海底鱼族的绰号，倒是很清楚他给她取绰号的缘由。那是她赢得的。她小时候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鬼，唯一和克林及他的哥哥在一起玩的那一次，她做了一件恶劣而顽皮的坏事。当时她年纪还很小，而生为独生女、周遭又尽是溺爱、面般容忍她的亲戚和仆从，会被宠坏自是待言。幸而她的双亲天生耐性十足，他们完全接受行为乖张的她，直到她长大，学会控制脾气和自制。

莉雅很小的时候，她的双亲曾带她到过英格兰。她不记得威廉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他们四个女儿的长相，对那两兄弟顶多也只有模糊的印象。如果置身人群中，只怕她一定认不出他们了。她希望克林已经忘了她以前的行为，也忘了他曾经叫过她小鬼。她母亲说这个绰号是她罪有应得，因为和克林在一起本该使所有的一切都更容易忍受的。

对莉雅而言，即将负担的两项义务都是十分烦人的，因而在每天结束后能有个安全的避风港也格外重要。

她不愿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也建议 事实上是坚持 她先暂时赁屋而居。而公爵夫人却光想到就开始担忧起来了。莉雅坚不让步，她提醒的监护人她毕竟已经成年了，当然有能力照顾自己。但她的监护人却不接受这种说法。争论持续了半天，最后莉雅被安排于伦敦停留期间住在凯恩和他妻子洁玉的家。

不幸的是，就在她预定离开的前一天，她的主人与女主人也双双染上了和近来公爵、公爵夫人及他们四个女儿全染上的、相同的神秘疾病。

唯一剩下的选择是克林。若不是莉雅已和许多她父亲的旧识约好要见面，她会待在乡下直到她的监护人康复为止。她不想打扰克林，尤其在自他父亲口中得知这两年来他艰辛的创业过程之后，更认为克林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意外的负担。然而威廉郡公爵却仍极度坚持她必须接受他的好意，而拒绝她的监护人也很有礼的。此外，和克林住几天或许会使她要请求他帮忙这事容易些。

晚餐时间过后不久，她抵达了克林家门前。而他早已出门赴宴去了。莉雅、她的新贴身女仆和两个值得信赖的私人护卫一齐挤在小小的玄关，将公爵的短笺交给年轻英俊、名唤富恩的管家。这个年龄绝不超过二十五的管家显然对她的突然到来慌了手脚。他不停地对她行礼，脸直红到发根，而她却不知该如何安抚他。

“你的光临真是我们最大的荣幸。”他结巴道。艰难地吞咽一下之后，他

又重复了同一句话。

“希望你的雇主也有同感，”她答道。“我不想造成任何麻烦”。

“不，不，”富恩冲口而出，显然认为那个念头十分骇人。“您绝不可能是个麻烦。”

“谢谢你，先生。”

富恩又吞咽一下，语带忧虑地说道：“但是莉雅公主，恐怕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安置你的人。”

管家尴尬得满脸通红。“我们会相到办法的。”她微笑着向他保证，试着要他放轻松些。这可怜人年来像是要病了。“公爵坚持要我带我的侍卫，而没有我的新女仆，我哪儿也去不了。她名叫薇娜，是公爵夫人要自挑选的。薇娜一直住在伦敦，但她是在我父亲的祖国出生、成长的。她正好来应征这个工作真让人惊喜，不是吗？对呀，的确是。”她自问自答，富恩根本没有插上嘴的余地。“而且她才工作不久，我不能就这么让她走。那太无礼了，不是吗？你能了解吧，是不是？”

富恩早已忘了她是在解释什么事，但为了让她高兴，他还是点点头。他终于将视线自美丽的公主身上移开，向她的贴身女仆鞠个躬，不料一开口便毁了他之前摆出来的威仪。“但她还只是个孩子。”

“薇娜比我大一岁。”莉雅解释道。她转向金发女人以一种富恩从没听过的语言和她交谈。他觉得那听来有点儿像法语，但又不是。

“您的仆人说英语吗？”他问道。

“当他们想说的时候。”她答道。她解开白色镶边毛皮斗篷的系带，一个高大健壮、黑发而且表情迫人的侍卫上前来接下了斗篷。她谢过了他才又转向富恩。“我想休息了。”

由于下雨的关系，我们花了大半天才到这里，我已经冷到骨子里去了。外面的天气真是恼人。”她一点头继续说道：“雨滴真像冰雹那么大对不对，陆蒙？”

“哎，的确是，公主。”侍卫的嗓音出奇地温柔。

“我们真的都累坏了。”她接着又对富恩说道。

“这是当然。”富恩同意道。“请随我来吧。”他陪着莉雅公主上楼。“二楼有四个卧房，公主，三楼则有三间仆人房。如果您的侍卫愿意合住一间……”

“陆蒙和杜文会很乐意合住一间。”见他没往下说，她这么告诉他。“先生，这只是暂时性的安排而已，等凯恩夫妇恢复健康，我就会搬回去和他们一起住了。”

富恩托着莉雅的手肘走完剩余的楼梯，他一派热心的样子使莉雅没开口告诉他她并不需要他的帮忙。如果当她像个老妪似的会让他高兴，就随他去吧。

上了二楼，管家这才发现两个侍卫没跟上来。他们已自行往后屋走去。莉雅解释说他们是四处熟悉一下所有的出口，等会儿便会上来。

“但他们为什么会……”

他没让他说完。“为了我们的安全，先生”。

富恩点点头，尽管事实上他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您愿意今晚先用我家主人的房间吗？那里的床单今天早晨才换过，而且其它房间也都尚未整理。屋内仆人只有厨子和我，您知道，因为我家主人

目前手头并不宽裕。而我又认为没必要每个房间都铺床单，我不知道我们会……”

“你不必担心。”她插进来说道。“我们可以另想办法的，我保证。”

“您这么能谅解下人实在太好了，赶明儿我就把您的东西搬到大客房去。”

“你忘了克林了吗？”她问道。“我想我占用他的床，他会很生气。”

富恩想象的却恰是相反的情节，随即为自己可耻的念头红起脸来。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想到，否则不会表现的像个呆子似的。贵客的来到正是他如此笨拙的原因，不，是莉雅公主。她是他所见最完美的女人，每回看着她他就会忘了自己所有的思绪。

她的美眸蓝得那么不可思议，乌黑的睫毛也是他所仅见的，精致的五官毫无瑕疵。只有鼻梁上的几颗雀斑破坏了完美，但富恩甚至认为那个小缺陷是优雅的。

他清清喉咙以便理清思路。“我确信我的雇主不会介意在客房里住一夜的，无论如何，他很有可能会明早才回来。那绝非您所想象的，莉雅公主，”想到她可能以为克林和其它女人过夜，他又急急说道。“他常常回翡翠船运公司去作些文书工作，干脆就睡在那边了。你知道，他常常忘了时间。”

语毕富恩便拉她穿过回廊。二楼有四个房间。第一间房门大敞，她在门口伫足往里看去。发现它是个迷人的图书室。桃花心木书桌面朝门，左边有个小壁炉，右边是一张棕色皮椅和相配的踏脚凳，两者之间是一张美丽的地毯。四墙全排满了书籍，桌上散置着纸张。

莉雅认为这图书室非常男性化，也很舒适。她甚至能想象到了自己身着厚袍子和拖鞋，蜷在旺旺的火堆前看最新的淑女杂志的情景。

第二扇门是克林的卧房。富恩赶在她之前打开了门。

“你的主人有长时间工作的习惯吗？”她问道。

“正是。”富恩答道。“几年前他和他的好友圣詹姆斯伯爵一块儿创立了公司，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两位先生都卯足了劲”。

莉雅点头。“翡翠船运公司的信誉良好。”

“真的吗？”

“哦，是啊。克林的父亲希望能买些股份，它会是投资资格稳固的投资，只可惜两个合伙人都不肯卖。”

“他们想要维持完全的控制。”富恩说明道，然后露齿一笑。“我听见他是这么对他父亲说的。”

她点点头走进房内，结束了这个话题。富恩注意到室内的寒气，连忙过去在壁炉里生了火。薇娜则点起床边桌上的蜡烛。

克林的卧房就和他的图书室一般阳刚味十足而且吸引人。面朝门口的床尺寸相当大，上覆深克力色床单。漆成淡褐色的墙壁在她看来是桃花心木家具最完美的背景搭配。

床头两侧是挂有淡褐色丝质窗帘的窗户。薇娜解放系住窗帘的带子，使房间不受底下街道的喧嚷干扰。

莉雅的左手边有一扇通往图书室的门，右侧一扇大木质屏风旁是另一道门。她走过去打开它，发现那是个相连的卧房，色调与主卧室相仿，只是床的尺寸小了些。

“这是幢美丽的宅子，”她开口道。“克林的眼光真不错。”

“这屋子不是他的，”富恩解释道。“不过租金挺合理的。只是等夏末屋主一家自美国回来，我们就又得搬家了。”

莉雅忍住笑意，她怀疑克林会感激他的仆人将他的财务状况宣扬出去。富恩是她所见过最热诚的仆人，他的诚实也令人耳目一新，莉雅立刻使喜欢上他了。

“明天我就把您的东西搬进邻房。”富恩对着正在另一房间探险的莉雅喊道，转身在壁炉里又加了块木头，站起来两手在裤腿上擦了擦。“这两间卧房比较大，”他解释道。“另外两间则很小。门上有锁。”他一点头加了最后一句话。

叫陆蒙的那个黑发侍卫敲敲门，莉雅匆匆赶到门边聆听他轻声的说明。

“陆蒙说楼下大厅有扇窗户的栓锁坏了，希望你允许他修好。”

“您是说现在吗？”富恩问道。

“对。”她答道。“陆蒙喜欢未雨绸缪，”她继续说道。“不到整幢房子都安全无疑是不会休息的。”

她没等管家有所表示，径对他颌首表示同意。薇娜已取出她女主人的睡衣和睡袍，当她打了个呵欠时，莉雅转身去帮忙她。

“薇娜，去睡吧。明天有的是时间整理。”

女仆对她的女主人深深鞠个躬。富恩赶忙上前建议女仆睡走廊的最后一间。那是所有的卧房中最小的，他解释道，但床铺相当舒适，他确信薇娜一定会喜欢。向莉雅道过晚安后，便领女仆过去帮她安顿下来了。

不到三十分钟后，莉雅便睡着了。他一如往常地熟睡了几个小时，但半夜两点整时又醒了过来。自回英格兰以来，她一直没法一觉到天明，而且也习惯这种情形了。她穿上睡袍，在壁炉里添加一段木头，然后便带着文件包上床去。她打算看看她的经纪人的股市现况分析报告，如果还睡不着，她打算再作一张她持有的证券的最新状况图。

楼下的一阵骚动使她分了心。她认出了富恩的声音，并自他慌乱的语言假设他是在试着平息他的雇主的怒气。

好奇心占了上风。莉雅趿上拖鞋、系紧睡袍的腰带，走向楼梯口。她伫立在阴影中，而底下的门厅却是烛火通明。她看见杜文和陆蒙正挡住克林的去路，不禁轻叹一声。克林背对着她。但陆蒙却正巧?头望见她。她立即示意他离去。他用肘轻触他的伙伴退到他的位置，两人朝克林鞠个躬后便离开了门厅。

富恩没注意到侍卫们离去，也没注意到莉雅。如果他晓得她就在那儿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想必是不会那么絮絮叨叨的了。

“她正是我想象中一位真正的公主的样子。”他对他的雇主说道，一派兴奋热诚的口吻。“她有着子夜般的黑发，柔软的鬃发仿佛是飘浮肩上一样。她的眼睛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蓝，如此的明亮澄澈。她大约是中等高度，您绝对比她高多了。甚至我自己在她面前，都自觉像个笨重的巨人哩。她有雀斑，大人，不过只在鼻梁上有。”

富恩停下来喘一口大。“她真是太美了。”

克林没怎么注意管家对公主的形容。方才正要动手修理那两个挡他路的陌生人，再把他们丢回街上时，富恩适时冲下楼来解释说那两个人是威廉郡公爵派来的。克林放开个子较大的那个，又开始翻着他手中的一叠文件，心想但愿他没把他合伙人写的报告忘在办公室里，他打算在上床前把那些资

料登记在帐簿上。

克林心情糟透了。他真的对他管家适才的插手有些失望，否则好好打一场架应该有助于摆脱一部分的挫折感才对。

他终于找到那份文件，富恩也再度开口。

“莉雅公主略显清瘦，但我也注意到她身段极佳。”

“够了”。克林命令道，他的声音温和却具有十足的权威。

管家立即停止对莉雅公主反复不停的赞美词，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才刚提起这个话题，而且至少还能再说上不只二十分钟的。啊，他甚至还没说到她的微笑或是她高贵的气质……

“好了，富恩，”克林打断管家的思绪。“我们来把事情弄清楚。一位公主决定和我们住在一起，对吗？”

“是的，大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大人？”

克林叹息。“你为什么认为……”

“我不宜擅自决定什么。”富恩插了一句。

“那什么时候又阻止过你了呢？”

富恩露齿一笑，仿佛他刚赢得了赞美似的。

克林打个呵欠。上帝，他累了，今晚实在没心情见任何人。长时间研究公司的帐目使他筋疲力竭，无法使帐目转亏为盈令他深感挫折，而面对大小竞争则使他厌烦，感觉上仿佛每天都有一家新船运公司开张大吉似的。

除了财务上的麻烦外，他还必须忍受自己身上的疼痛。几年前他在一次海上意外中伤了左腿，现在它正隐隐抽痛，令他只想带杯热白兰地上床休息。

他不打算向疲惫的肉体屈服，上床前他还有工作得做。他把斗篷丢给富恩，把手杖搁在伞架上，然后将文件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大人，您要我帮您拿点饮料来吗？”

“我要在图书室喝杯白兰地。”他答道。“您怎么叫我‘大人’？我早已经准你叫我克林。”

“但那是以前。”

“什么以前？”

“在一位真正的公主来和我们同住以前。”富恩解释道。“现在我再称呼您克林就不适当了。或者您喜欢我称您赫布鲁爵士？”他问道，使用的是克林被授封的骑士勋爵头衔。

“我喜欢克林。”

“但我已经解释过了，大人，那是不行的。”

克林笑了起来。富恩的口气极尽夸张之能事，他的举动也愈来愈像他哥哥的管家滕斯了。他其实不该觉得惊讶，因为滕斯正是富恩的伯父，当初他把这年轻人安插在克林家中就是想磨练他的。

“你快变得像你的伯父一样自大了。”克林说道。

“您过奖了，大人。”

克林又笑了起来，然后对他的仆人摇头。“我们再来谈谈公主，好吗？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她没对我说。”富恩说明道。“而且我也觉得我不适合问她。”

“所以你就让她进来了？”

“她带了一封您父亲的信来。”

他们终于找到了谜底。“信在哪？”

“我放在大厅……或是餐厅呢？”

“去找出来。”克林命令道。“也许他在信上会解释这女人为什么非得带两个凶手同行。”

“他们是她的私人侍卫，大人。”富恩以辩护的口吻解释道。“您父亲派他们跟着她的，”富恩一点头。“而且一位公主是不会和凶手一道旅行的。”

富恩对公主溢于言表的敬畏几已至令人发噓的程度，显然已使得这位善感的管家晕头转向了。

管家跑向大厅去找信。克林吹熄桌上的蜡烛后，拿起文件转身上楼。

他终于明白莉雅公主来访的原因了，他父亲正是幕后的主谋。他乱点鸳鸯的游戏愈来愈过火了，克林可没心情再来一回合。

他上楼到一半时看见了她。她看来的确像个公主，一个美丽的公主。她飘逸的长发果真乌黑如子夜，一身的白看起来真像是诸神派来考验他的幻象。

而他没通过考验。尽管他竭尽全力，仍无法控制自己对她的肉体反应。

他父亲这次的确干得好。克林决定要记得为他这一次的好眼光恭维他几句，不过当然是在他打发她上路之后。

他们站在那儿注视着彼此足足有一分钟之久。她等着他开口说话，他则等着她向他解释她出现在他家的原因。

莉雅先放弃。她走到楼梯前施个礼，然后说道：“晚安，克林。能再见到你真好。”

好怕声音美妙动听。克林试着专心听她讲的话，却发现它困难得几近荒谬。

“再？”他问道。老天，他的声音可真像只青蛙。

“对呀，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曾见过彼此，那时你叫我小鬼。”

这话令他不由绽出一抹微笑，不过对那次的见面他仍没有任何印象。“那时你真的是‘小鬼’吗？”

“喔，没错。”她答道。“他们说我踢你，事实上是好几次。不过，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现在我已经长大，这绰号也不再适合我；我已有很多年不曾踢人了。”

克林倚着楼梯扶手，减轻一些伤腿的负担。“我们在哪儿认识的？”

“在你父亲乡下的家。”她解释道。“那时我的父母亲带我去作客，你正好从牛津放假回家，你哥哥则刚毕业。”

克林还是不记得她，不过他并不惊讶。他的父母亲向来好客，他根本很少支注意他们。那些人，他回想疲乏，多半是时运不济、穷途潦倒的人，而他那过分好心肠的父亲总是把每一个伸出求援之手的人带回家来。

她的双手矜持地交叠着，一派轻松自在的样子。然而克林见到了她泛白的指尖，这才知道她正为了不知是害怕还是紧张捏紧着手。她并不如她希望他相信的那般平静，而这无意间透露的脆弱令他发觉自己正试着使她自在些。

“你的父母亲现在人在哪儿？”他问道。

“我父亲在我十一岁时便去世了，”她答道。“母亲则在第二年夏天辞世。”

先生，你愿意让我帮你收拾那些文件吗？”她急急加了一句，希望能转变话题。

“什么文件？”

她的笑容令人目眩神迷。“你掉的那些。”

他低头一看，这才发觉它们全都散在阶梯上，兀自抓着空气的手让他自觉像个白痴。

看来他也没比富恩好到哪儿去，他露齿一笑暗忖道，而且富恩那颠三倒四的举止至少还有个比较能让人接受的借口：他还年轻、见识少且不谙世事。

克林则刚好相反，他不论在年龄或经验上都比管家年长很多。只是他今晚太累了，他提醒自己，而那当然是他此刻一幅笨伯样的原因。

此外她也实在美得过火，他叹了一口气。“我待会儿再来收拾。”他对她说道。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呢，莉雅公主？”他丝毫不在意这话问得有多唐突。

“你哥哥和嫂嫂都病了，”她答道。“本来我在城里时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但就在最后一分钟他们却病了，因此他们告诉我来住你这里，直到他们康复。”

“是谁这么要求你的？”

“你父亲”。

“他干么操这么多心？”

“他是我的监护人，克林。”

他无法掩饰对这小小新闻的惊讶之情。他父亲从未提及只字词组，纵使克林猜想这其实不关他的事。他父亲向来惜口如金，鲜少向他的两个儿子吐露心事。

“你是为了社交季来伦敦的吗？”

“不尽然。”她答道。“我当然很希望能受邀去参加一些盛会，但我这一趟来并非为了那些多彩多姿的宴会。”

克林更好奇了。她的口气挺严肃的，他又朝她前进一步。

“我不愿造成任何麻烦。”她说道。“甚至提议过我自己租个房子，或是使用你父母亲在城里的宅子。但你父亲不准我一个人住，我真的试过了，但就是争不赢他。”

老天，她的微笑真是美极了，而且还有感染力。他发觉自己也在回她一笑。“没人争得赢我父亲。”他同意道。“但你还是没说你来的原因。”他提醒她。

“的确。”她答道。“你知道，克林，我本来是不需要来伦敦的，但是现在又非来不可。”

他摇头。“说了一半的解释总会使我发狂。我很迟钝，他们说我是被我的合伙人感染的。我欣赏完全的诚实，因为它实在非常罕有，因此只要你在作客，我希望你都能有话直说，同意吗？”

“是，当然好。”

天杀的，她又把手给拧在一块儿了，一定是他吓坏她了。他的口气听起来一定像个食人巨妖，天知道他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他为她害怕他而颇感遗憾，却又很高兴，因为一切都按着他的方式来。她没有和他争论或大发娇嗔，他最厌恶的莫过于女人的小脾气了。

他强迫自己以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介意现在回答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为什么带着两名侍卫呢？”

“是你父亲坚持的。陆蒙和杜文是院长雇来陪我到英国来的，而你父亲要求他们继续留下来。他们还没有家室，而且薪水也很高。你不必替他们担心。”

他按捺住火气，因为她一副认真的模样。“我不是在担心他们，”他答道，接着露齿一笑。“你知道，莉雅，想从你口中得到答案还真难呢。”

她点头。“院长以前也常这么说，她认为那是我的大缺点之一。如果我给你造成困扰，我在此致歉。”

“莉雅，我父亲是这计划的幕后主使者，对不对？是他要你来我这里的。”

“也对也不对。”

她急急抬起一手阻止他蹙眉。“我这么说并非投机，克林。你父亲的确要我来到你这里，但那是在他发觉凯恩身染微恙之后。而且，我不相信这中间还扯上了什么计划。事实上，你的父母亲原要我待在乡下，直到他们康复能陪我进城来。而只要没有那么多排好的约会，我原本也是希望那样的。”

她的语气再真挚不过，然而克林仍无法相信这不是他父亲的诡计之一。不到一星期前他才在俱乐部见过他父亲，那时他可是健康的很。克林也还记得那番无可避免的争论；他父亲先是不经心地提起了婚姻的话题，接着便开始了要他讨个老婆的疲劳轰炸。克林装着在听，等他父亲念完经后，才再度告诉他决心维持单身。

莉雅不知道克林在想些什么，然而他打结的眉头却令她紧张，他显然是个多疑的人。

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她暗忖道，有着一头浓厚、深褐色的头发和一双淡褐色的眼睛，会在他微笑时闪闪发光，另外左颊上还有个小酒窝。但是老天，他皱眉时可真凶猛，其至比院长还慑人，而莉雅认为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

她无法忍受沉默太久，“你父亲打算告诉你有关我不寻常的处境，”她轻声道。

“他一定会据实以告的。”

“只要有关我父亲和他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据实以告这回事。”

她挺起肩，对他皱起眉来。“你父亲是我有幸见过最值得尊敬的绅士之一。他对我一直非常好，并时时刻刻在为我设想。”

讲完替他父亲辩护的这番话后，她的口气已变得气愤起来了。克林咧嘴一笑。“你不必为他向我辩解，我知道我父亲很可敬，而这正是我爱他的约一百个原因之一。”

她的态度缓和下来。“你能有这么好的父亲真是很幸运。”

“你也一样幸运吗？”

“喔，是呀。”她回答。“我父亲棒极了。”

克林走上剩余的几阶楼梯，她赶忙往后退，最后碰上了墙壁，然后转身慢慢走回房间。

克林双手背在身后走在她身旁。富恩说得没错，他是比莉雅高一大截，也许是他的个子令她有威胁感。

“你不必怕我。”

她一下子停了下来？头看向他。“怕？你怎么会认为我是‘怕’你呢？”

她一副不可思议的口吻，克林耸耸肩。“我上到二楼时，你急急忙忙就退开了。”他没提到他在她眼中见到的那一闪而过的恐惧，或是她扭绞双手的事实。如果她要他相信她不怕他，就随她去吧。

“呃，我不是很怕。”她宣称道。“我不习惯……穿着睡衣睡袍社交。事实上，克林，在这里我觉得很安全。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因为近来我一直有些不安。”

她红了脸，仿佛承认此事令她很尴尬似的。“为什么你会不安呢？”

她没回答，反将话题一转。“你想知道我来伦敦的原因吗？”

他几乎当场大笑起来，这十分钟以来他不就一直努力试着这么做吗？“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

“其实这一趟来是有两个原因的。”她开始说道。“第一个和一个谜团有关。一年以前，我认识了白蓓莉小姐。她在随家人同游奥地利时病倒了，因而在圣十字修道院待了一阵子。圣十字的修女向来以看护技巧闻名，因而蓓莉的家人将她留在那儿静养，我们成了朋友，而她回英国之后还每个月写一封信给我，有时更多。真希望我把信全留下来了，因为她在两、三封信中曾提及一位在追求她的秘密仰慕者，而她认为那很浪漫。”

“白……我在哪儿听过这个姓氏呢？”克林大声狐疑道。

“我不知道，先生。”她答道。

“我不该打断你的，请继续说吧。”

她点点头。“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九月一日，当时我马上回了信，却得不到任何回章，而这使我有些担心。在到了你父亲的家之后，我送了张短笺给蓓莉要求见个面。因为蓓莉的生活向来那么多彩多姿，我很想知道她的近况。”

“那么你们见过面、聊过天了吗？”

“没有。”莉雅说道，她停下脚步仰视克林。“你父亲告诉了我那桩丑闻。据说蓓莉和一个低下阶层的男人私奔到格雷塔格结婚，而她的家人也和她断绝了关系。”

“现在我记得了，我也听说过。”

“那真是一派胡言。”

她激动的语气令他挑起一眉。“是吗？”他问道。

“没错。”她说道。“我擅于观察人的性格，克林，而且我向你保证蓓莉绝不会私奔。我打算查出蓓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明天我计划送个字给她的哥哥尼尔，要求和他见上一面。”

“我不认为那家人会愿意这件事再被渲染开来。”

“我会谨慎行事的。”

她慎重的口吻令他微笑起来，接着又发觉她的手正好放在他的门把上。她迷人的香泽令他失神，淡淡的玫瑰香飘浮在他们之间，克林立即后退一步，在两人间制造出一些距离。

“你介意我睡你的床吗？”

他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知道你睡在我的床上。”

“富恩明天才要把我的东西搬进邻房去，他本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不过既然他已经在隔壁房间铺好床单，我很乐意把床还给你。”

“我们等早上再换床。”

“你对我太好了，谢谢你。”

克林终于发觉她眼下的黑影。显然她已经累坏了，而他却一直拿各种问题来烦她，不让她睡觉。“你得去睡了，莉雅，已经半夜了。”

她点点头打开他的房门。“晚安，克林，再次谢谢你的慷慨。”

“我没办法拒绝一个运气不好又美丽的公主。”他说道。

“抱歉？”她根本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以为她运气不好呢？

“莉雅，你来伦敦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

她一副摸不着头绪的样子，看来这另一个原因应该不是很重要了，他想到。“我只是好奇而已。”他耸耸肩告诉她。“刚才你说有两个原因，我只是在想那另外一个究竟是什么。也许明天早上你就会记起来了，晚安，莉雅。”

“现在我就记起来了。”她冲口说道。

他转向她。“真的？”

“你要我告诉你？”

“是呀，”他笑起来。“我要。”

她仰头注视他好半晌，显得很犹豫不决，也很脆弱。“你要完全的坦白？”

他点头，她严肃的语调使他蹙起眉头。“当然。”

她开始红了脸，又吸了口气。“好吧，我就完全坦白。你父亲建议我别告诉你，但既然你坚持要知道，而我又保证会诚实……嗯，那么……”

“嗯？”

“我来伦敦是要和你结婚的。”

第三章

莉雅那晚接下来睡得并不好。她脱口说出到伦敦来的第二个理由后，克林脸上的表情吓得她简直透不过气来。他对她愤怒到极点，以至于她怎么也没法抹去脑中他狂怒的模样好好睡去。

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迷人的酒窝和冷酷的双眼呢？被触怒的克林是个危险人物。她真希望他父亲在让自己这么出丑前，曾告诉她这么重要的事。

她实在不该这么直言无讳。但话说回来，是他坚持要完全的坦白，而他也确实是她选丈夫的第一人选。

她害怕再见到他。慢慢地穿上衣服后，薇娜一边帮她梳理头发一边和她聊天。然而她注意到了女主人的心不在焉，于是一直扣完莉雅那件皇家蓝的外出服最后一颗扣子前，她也不再出声了。

富恩敲门时，薇娜正要帮莉雅编头发。他请公主尽快到大厅去见克林。莉雅知道最好是别让他等太久。没时间编头发了。反正她也不爱这么麻烦。在修道院时她并没有贴身女仆，也发现这种规矩是件麻烦事。她一直是凡事自己来，所以常常有帮薇娜忙的冲动。

她让薇娜退下，然后急忙走到行李箱旁，取出了监护人给她的备忘卡片，并将长发往后梳了梳，再走出房间。

她已经准备好面对那只恶龙了。克林正站在大厅的壁炉前面对着门、

背着双手等她。

他脸上的表情教她松了口气。现在他看起来只是有一点不耐烦而已。

她站在门口等他邀请自己入内，但克林却许久不发一语，只是站在那里瞪着她。她想他可能是在控制即将爆发的脾。她可以感觉自己在他的逼视下全身发热，然后才注意到自己也正同样无礼地审视着他。

她实在情不自禁，克林是个太吸引人的男人。他有着强壮而匀称的身材，身穿淡褐色的马裤、擦得雪亮的棕色高统靴和一件耀眼的白衬衫。克林的穿着打扮反映出他的个性；他不扣衬衫的第一个扣子，也不打僵硬的领巾。他的发型一点都称不上时髦，事实上它非常长，她认为至少及肩。她无法正确看出来，因为他已经把它用皮带扎在脑后了。

克林是个独立的男人。他很高大，臂膀与大腿结实有力，而且让莉雅联想到她在一些炭素描画中看过的外表狂猛的边地人。他英俊非凡，但看来却又是饱经沧桑的模样。还好他温暖的微笑使他不致显得完全遥不可及。想必当他高兴时，一定会吸引住成群的名媛淑女吧。

只是他现在没有笑。

“进来坐下，莉雅。我们必需谈谈。”

“当然。”她立刻答道。

富恩突然出现在她身旁，扶着她的手肘领她穿过大厅。“这根本没必要，”克林说道，明显地生气着。“莉雅还没那么衰老，她自己可以走。”

“但她是公主。”富恩提醒他的主人。

克林的目光告诉管家闭上嘴。于是富恩不情不愿地放开莉雅。

他看起来非常难过，莉雅马上想安抚他的情绪。“你设想真周到，富恩。”她赞美道，无视于克林的不悦。

管家立刻又托起她的手肘，她让他领着自己走向长椅。坐定之后，富恩接着又要抚平她的裙褶，但她拒绝了。

“你需要些什么吗？公主？”他问道。“你的早餐上就好了。”他点个头说道。

“要不要先来杯热巧克力呢？”

“不了，谢谢你。”她答道。“不过我倒想要一支笔及墨水台。”她接说道。

“麻烦你帮我拿过来好吗？”

富恩急忙出去张罗了。

“他没向你下跪我倒挺意外的。”克林懒洋洋地说道。

他的嘲弄使她微笑起来。“他很认真，不是吗？”

克林对她的话不予置评。富恩拿着她要的东西匆匆走进来。他将笔和墨水放在一个小桌上捧到她身旁。

她的感谢令他高兴得红了脸。

“出去时把门带上，富恩。”克林命令道：“我不要任何人来打扰。”

他的口气又严厉起来了。莉雅轻叹一声，她多希望他是个随和的男人呀。

她终于将全副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我惹你你生气吧？真的很抱歉……”

她的道歉因他的摇头而中断。“你没有惹我生气。”

如果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她真会大笑一场。这男人的确是在生气。假使他紧绷的下颚还不足以反映他的真实情绪，那还有什么可以呢？

“我了解。”她意在安抚他地同意道。

“不过，”他清晰而严肃地开始说道。“我相信此刻我们得先弄清楚一些事情；你到底凭什么认定我会娶你？”

“你父亲说你会。”

他丝毫不掩饰他的怒气。“我是个成人，莉雅，我自己可以作决定。”

“是的，你当然可以。”她同意道。“但你永远都是他的儿子，克林，完成你父亲的期望是你的责任。当儿子的应该要服从父亲。”

“这说法太可笑。”

她优雅地耸了耸肩。克林耐住性子。“我不知道你和我父亲究竟有什么约定，也为我代我做的任何承诺感到抱歉，但现在我要你了解我一点也没娶你的意思。”

她低头看一眼手中的卡片低声答道：“好的。”

她迅速的回答令他扬起一道眉毛。接着又起了疑心。“你对我的拒绝一点也不生气。”他问道。“为什么呢？”

“我是很失望，”她答道。“但当然不会生气。克林，我几乎还不算认识你，没理由为你的拒绝不高兴。”

“的确。”他同意道。“你不认识我，怎么还会要嫁给我，如果你……”

“你父亲要我嫁给你的。”

克林吸口气，注视了她好半晌。“可是我刚刚才告诉你我不会娶你，不是吗？”

他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唐突之处。她停了很久没有反应，而她的沉默让他不安，真想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你接受我的决定吗？”

“你可不可能再考虑一下呢？”

“不可能。”

“那我只好接受了。”

他笑了。上帝，她居然一副遭人遗弃的模样。他真想大笑，但他没有，因为他不想伤害她。

“莉雅，你是个很美的女人。”

她耸了耸肩，显然对他的赞美无动于衷。

“所以我确信你要找个合适的丈夫并不难，我想由你开口向我求婚……”

她挺直了背脊。“我并未向你求婚。”她声明。“只不过是把你父亲的意思转达给你罢了。”

他对她荒谬的说词露齿一笑。“我明白了。”

他的附和让她心里舒服了些。“不过，我还是要承认告诉你这些事确实很教人尴尬。”

她特别强调“告诉”这两个字，克林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你父亲建议我对婚姻的事只字不提，他说你每次听到有人提起婚姻这字眼就会变得很鲁莽。在他向你解释前，他要我给你一点时间了解我，他认为……你或许会喜欢上我。”

他简直气疯了。“我已经喜欢你了。”他粗声说道。“但现在我还不打算与任何人结婚。依据我的计划，再过五年我才有能力养老婆。”

“院长会喜欢你的，克林”。莉雅声明道。“她喜欢有计划的人，认为若无计划生活将会是一场灾难。”

“你在修道院住了多久？”他问道。

“有一段时间了。”她答道。“克林，我不能等你，我真的必须马上结婚。真是可惜。你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丈夫的。”

“你又怎么知道呢？”

“你父亲告诉我的。”

这次他真的笑出来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上帝，她真是天真得可以。当他看见她紧握着手上的卡片时，遂强迫自己停止笑。她已经很尴尬了，而他的笑声只更增加她的不安。

“我会和我父亲讲通，让你不再为难。”他保证道。“我知道是他灌输你这些念头的。他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不是吗？”

她又耸了耸肩。“莉雅，你和我父亲的契约想必附带了些好处。他到底给你多少钱。”

听到她说出的金额后，他低声吹了一声口哨，摇着头靠回椅背。现在他可真的气他父亲了。“好吧，老天在上，你不会失望的。如果他答应了你一大笔财富，就必须付给你。你已经遵守了你这一方的条件……”

她下意识地学院长要人肃静的动作，举起手要求他安静。

克林本能地闭上嘴。“你误会了，先生。你父亲未曾承诺我任何东西，是我承诺他。”

“你承诺他什么？”

“那笔财富。”

他以为她在开玩笑。“我相信这完全是他的意思。”

她吸口气。“事情并不那么单纯，我们也没真的订了什么契约，只是一个财务上的协议罢了。我必须在三个星期内结婚，所以我求助于你父亲。毕竟他是我的监护人。”

克林需要坐下来。他走向长椅对面的皮椅坐下，“求助？”他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我请你父亲帮我列一张名单。”

“什么名单”

“合适的人选名单。”

老天，要问出事情完整的前因后果还直是辛苦。“然后呢？”他催促着。

“他叫我和你结婚。”

克林倾身向前双肘撑在膝上，皱眉瞪视着她。“仔细听好，”他命令道。“我不会娶你的。”

她立刻拿起笔沾了一下墨水，在她的卡片上最顶端画了一条线。

“你刚刚在做什么？”

“我把你的名字删掉！”

“从哪里删掉？”

她看起来一副恼怒的样子。“我的名单，你认不认识谭普登伯爵？”

“认识。”

“他人好吗？”

“才怪，”他喃喃道。“他是个败家子。他把他妹妹的嫁妆拿来偿还赌债，而且还每晚到牌桌前报。”

莉雅立刻又沾笔把名单上的第二个人名除去。“奇怪，你父亲竟然不知道他有赌博的恶习。”

“父亲已经很久不出入俱乐部。”

“那倒是说得通。”她答道。“天啊，这事比我原先预期的困难多了。”

“莉雅，你为什么要这么急着结婚？”

她的笔停留在半空中。“请问你说什么？”她问道，注意力完全在手上的卡片。

他重复他的问题。“我不了解你为何必须在三星期内结婚？”

“为了教堂，”她点头迅速答道。“克林，你该不会也正好认识汤森侯爵吧？他有没有什么恶习？”

他已完全失去耐性。“把那张单子放下来，莉雅，专心回答我的问题。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诉我到底教堂和这事有啥……”

她打断他的话。“你母亲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它会是场美丽的婚礼，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不打算举行盛大的婚礼——这点你父母打点的。”

“莉雅，你不觉得这有些本末倒置吗？应该是先反到新郎，再准备婚礼才对啊。”

“我同意你的说法，但这是个特殊情况，反正我必须马上结婚就是了。”

“为什么？”

“请原谅我的无礼，不过既然你已决定不和我结婚，我想你最好不要知道太多。然而如果你愿意帮我，我还是很感激你最你的。”

克林无意就此结束这个话题，他会在今天之内查明她必须结婚的原因。他决定先玩一点把戏，待会儿重提这个问题。

“我很乐意帮助你。”他说道。“你需要什么呢？”

“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五个，不，六个合适的人选名单？我要在这星期内和他们见面，这样到了下星期一，我就可以决定谁是新郎了。”

上帝，她真是教人恼火。“你的条件是什么？”他温和地询问着。

“首先，他必须是个正直的人。”她开始说道。“再者，他必须有个爵位，如果我嫁个平民我父亲会死不瞑目。”

“我并没有爵位。”他提醒她。

“你是个骑士。那也算是个爵衔。”

他笑了。“你漏了最重要的一点——他必须很健康。”

她怒视他。“我想你只是在侮辱我。”她说道。“但是我原谅你的讥讽，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

“莉雅，大部分女人寻找丈夫要的是一个舒适的生活。”他还击道。

“财富对我并非重要。”她答道。“你过得像个奴隶一样，但我还是愿意嫁给你，记得吗？”

他为她的直言无讳感到恼怒。“你又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钱？”

“你父亲告诉我的。知道吗，克林？当你生气时，会让我联想到火龙。我以前都在背后叫玛丽修女是龙。你生气时的表情也是那么严厉，所以我想这个绰号也很适合你。”

克林拒绝上她的当，他不打算让她转移话题。“你对你的丈夫还有什么要求？”

“他必须能让我有自己的空间。”她思考了一下才回答。“我不要一个……老粘着我的男人。”

他大笑起来，但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后立刻后悔不？糟糕，他伤了她的感情了，她的双眼蓄满了泪水。

“我也不喜欢一个紧跟不放的老婆。”他同意道，认为这样会让她好受些。

她不看他。“你会比较喜欢一个有钱的女人吗？”她问道。

“不会。”他答道。“我老早就决定要自己创业，不靠别人的帮助，而且我会坚守承诺。事实上，我哥哥曾有意借钱给我和我的合伙人，我父亲也是。”

“但是你都拒绝了，”她接着说道。“你父亲认为你独立得过头了。”

克林决定换个话题。“你会和你丈夫同床吗？”

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再度拿起笔来。“请开始念你的名单。”

“不。”

“可是你说过要帮我的。”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已经疯了。”

她把笔放回桌上站了起来。“请容我退下。”

“你要去哪里。”

“整理行李。”

他追到门口，抓住她的手臂使她转身面对他。该死，他真的刺伤她了。他讨厌看到她眼中的泪水，尤其知道那是自己惹的祸。

“你必须一直待到我决定怎么做为止。”他粗声说道。

“我的将来由我自己决定，克林，不是由你。放开我，我不会待在不欢迎我我的地方。”

“你必须待在这里。”

他瞪大眼睛命令她，以为她会被吓让步，但是没有用。她不受威吓，反而回瞪他。

“你不要我的，记得吗？”她挑衅道。

他微笑。“喔，我是要你的，只是不要娶你罢了。我对你完全坦白，而且我也由你的脸红看出来你有多尴尬。你玩这种荒谬的游戏实在是太年轻也太嫩了，让我父亲……”

“你父亲病得太重，无法帮我。”她插嘴道，挣脱他的手。“但有其它人会帮我，不劳你费心。”

他不懂自己何以会有受辱的感觉。“既然我父亲病得无法完成帮你选丈夫的责任，那么这责任自然就落在我肩上了。”

“不，不是这样的。”她争论道。“你哥哥凯恩会执行监护我的职权，他是第二人选。”

“但是凯恩也刚好生病不方便，不是吗？”

“我想对他的病情而言，没有什么事是方便的，克林。”

他假装没有听到她的话，不和她争论这点。“我会在他们生病期间代行对你的监护权并决定你的去处与离开时间。别那样挑衅地看我，小姐。”他命令道。“我总会办到的。今晚以前我就要弄清楚你为什么必须尽快结婚。”

她摇摇头。他抓住她的下巴不让她摇。“老天，你可真顽固。”他捏她的鼻子然后放开她。“我几小时后回来。好好待着，莉雅，如果你跑掉我会去把你找回来。”

陆蒙与杜文两人等在走廊上。克林走过他俩身旁停下来说道：“别让她离开。”他下令道。

陆蒙立刻点头。莉雅睁大眼睛。“他们是我的侍卫，克林。”她大叫。该死，他把她当成小孩一样地捏她的鼻尖，而且还很关切地和她说话，而现在她可真表现得像个小孩子。

“是的，他们是你的侍卫。”克林同意道，他打开前门后又回头。“可是

他们听命于我，是不是啊，两位？”

陆蒙和杜文立刻一齐点头。她有点被激怒了，差点就要破口大骂他的高压手段。

尊严和礼貌，这些字眼在她心中回响着。她仿佛可以感到院长就站在她身后监视着她。当然这只是个可笑的错觉，因为她远在海洋的那一边。然而她的教诲却早已根深柢固。莉雅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地点头表示同意。

“克林，你会去很久吗？”她平静地问道。

他觉得她的声音嘶哑，好似想对他大吼一般。克林微笑着。“可能吧，”他答道。

“你会想我吗？”

她回他一笑。“大概不会吧。”

大门在他的笑声中关上。

第四章

她一点也不想他。克林直到晚餐过后才回来。莉雅应幸他不在身边，因为她不要他干涉她的事，而这男人却正好是典型的爱管闲事的人。

她一直忙于自己的约会，把整天的时间花在会见她父亲的老朋友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候她，同时表示要提供她在伦敦期间的一切协助。大部分访客都是上流社会有头有脸的人，可也有一小部分是艺术家和工人，莉雅的父亲交游广阔，非常善于观察人性——这点她自信有遗传，而她喜欢他的每一个朋友。

狄马修是她的最后一位访客。这位挺着啤酒肚的长者是她父亲的英国股票经纪人，目前手上尚处理着莉雅的一些资产。狄先生身为伦敦股市举足轻重的证券交易人之一已有二十三年，而且他还是少数自恃甚高的经纪人之一。他不仅重伦理，人也很精明。莉雅的父亲曾告诉她母亲——她母亲又转告她——说在他死后，财务上可听取狄马修的忠告。

莉雅邀请他留下来晚餐，由富恩和薇娜负责侍候晚餐。然而绝大半时间富恩都专心聆听餐桌上有关财经的对话，让薇娜一个人忙碌。他很惊讶一个女人竟能对股市如此了解，暗中决定把所听到的转告他的主人。

狄马修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提出各种建议，莉雅也提供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才结束所有的讨论。狄先生只用她的名字缩写来签署所有的股票承购单，因为女人参与投机生意是无法想象的。莉雅深知狄马修对女人的偏见，所以她告诉狄马修说伯特并不真是她的亲戚，但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早在多年前即视他为亲人了。为了确保狄先生不会去调查此人，她又提到伯特是她父亲的私人密友。

狄马修对她的解释相当满意。替男人买卖股票他心里不会犯嘀咕，虽然他不只一次表示不了解何以伯特会允许她以自己的名字缩写来代表他。狄先生甚至要求与她这位朋友见面，但她马上以伯特目前已处于隐居状态，不喜欢被打扰的借口搪塞过去。他觉得访客会影响他平静的生活规律，她谎称道。然而狄先生也没有多加争论，因为这人的每一笔交易都为他赚进可观的

佣金，他可不愿意他的客户不悦，只当伯特是个怪人而让此事作罢。

晚餐后他们回到大厅去，富恩为狄马修倒了一杯葡萄酒。莉雅坐在面对客人的长椅上，聆听他诉说一些皇家证券交易所里的趣事。她真想亲眼见识一下交易所里闪亮的硬木地板，盛满股票承购单的木盒的景象。狄先生还告诉她一个开始于公元一七一零年间，关于股市喊价者的奇特风俗。当时的一个叫凯尼的侍者会站在一个像讲台的地方以浑厚、清晰的声音对在场啜饮美酒的绅士们朗读报纸。莉雅只能在心中描绘当时的景象，因为女人是不准进入皇家证券交易所的。

狄先生快喝完酒时，克林正好回来，他把披风交给富恩，大步走进大厅。看见厅内的访客，他停住脚步。

莉雅和狄马修同时站起身来，她把经纪人介绍给屋主。克林早就知道狄马修的身份，而且对狄行狂在船运界的声誉印象深刻。这个股票经纪人是公认的理财天才，克林对他十分敬佩。在竞争激烈的股市里，狄马修是少数几个能把客户利益摆在自己之上的经纪人，而克林认为他的正直在经纪人身上是很少见的。

“我打搅了重要的会议吗？”他问道。

“我们已经谈完公事了。”狄马修答道。“很高兴认识你，先生。”那经纪人接着道：“我一直很注意贵公司的成长。短短五年间，贵公司从只有三艘船到目前的二十余艘，成长速度真是惊人，值得道贺。”

克林点头。“我和我的合伙人一直努力地维持公司的竞争力。”他说道。

“你考虑过将股权公开上市吗？我对投资这种稳当而具挑战性的事业相当有兴趣。”

克林摇头。“不。”他说。“纳山和我各拥有一半的股权，我们无意让外人介入。”

“如果你改变心意……”

“我不会的。”

狄先生点点头转移话题。“莉雅公主刚才提到你将暂代行她的监护人职责。”

“没错。”

“这真是一大荣幸。”狄马修说道。他顿了一下，对莉雅笑笑。“好好保护她，先生，她是稀世珍宝。”

狄先生的赞美让莉雅很不好意思。不过当狄先生问及克林父亲的近况时，她的注意力也跟着转移。

“我刚去探望过他。”克林说道。“他病得不轻，不过目前正在康复中。”

莉雅掩不住惊讶地转向克林。“你没有……”她及时阻止自己脱口指出他对自己明显的不信任。甚而企图去证实父亲也插了一脚。她为他的行为感到可耻。不过这到底是家务事，不宜在生意伙伴面前讨论。这是一条铁律，不论她此刻有多痛心都不能触犯。

“我没有什么？”克林问道，他的笑容说明他知道她要说的的是什么。她的表情虽然平静，但眼神已转为冰冷。

“你没有太靠近你父亲或母亲吧？”她问道。“我相信那种病是会传染的。”

“可能吧。”克林笑岔了气。

莉雅不理睬他，转身面对狄马修。“克林的大哥几天前去探视他父亲，

只待了一小时左右，现在夫妻两人也都病倒了。当然我应该警告他的，只是当时我正好去骑马，回去时他们已经离开了。”

狄先生表达了对这家族的困境的同情。莉雅和克林一起送狄先生到大门口。“我会在三天内把文件准备好送过来让你签名，莉雅公主。”

经纪人随即告别离去。克林关上门转身，发现莉雅正站在一尺外瞪视着他，她双手插腰，一副准备战斗的样子。

“你应该向我道歉。”她声明道。

“是的，我应该。”

她气得大叫道：“你是吗？”

他点头。“你说我父亲和大哥都生病无法替你作主，而我不相信。”

“所以你就亲自去求证此事？”

他不理会她语气中的讥讽。“我承认原先以为这是个阴谋，”他告诉她。“而且以为可以带父亲一起回来。”

“做什么呢？”

他决定要完全坦白。“好把你打发掉，莉雅。”

她努力地掩饰自己受伤的情绪。“很抱歉我在此竟造成你如此大的不便。”

他叹了口气。“这并非针对个人，只是我的公务繁忙，无暇做你的监护人罢了。”

莉雅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自己确实对他的话耿耿于怀，而且一点也不喜欢和他同住，克林已转向他的管家。

“富恩，倒杯酒来。要烈一点的，今天这种天气骑马真会冷死人。”

“你活该。”莉雅插嘴道。“总有一天你的疑心病会为你带来麻烦。”

他低头凑近她的脸。“我的疑心病只会让我活久一些，莉雅。”

她不懂他话里的意思。然而她实在不喜欢他对她皱眉的样子，决定离他远一点。她转身上楼，克林跟随其后。他可以听到她正低声喃喃自语，却听不清她到底在叨念什么。

反正他也没集中注意力去听她的话，他正努力试着不去注意她轻摆的腰臀和她性感诱人的背部。

她听到背后一声长叹，知道他正跟着她上楼。她背对着他问道：“你也去看过凯恩？”

“是的。”

她突然回过头来，他近得使她差点跌入他怀里。因为她站在上阶，所以两人现在是四目相对。

她注意到了他深棕色的肌肤、坚毅的双唇和微笑时明亮的淡褐色眼珠。

他发现到她鼻染上性感的小雀斑。

她不喜欢不受控制的遐想。“你一身尘土，克林，味道也跟你的马差不多，该去洗个澡了。”

他不喜欢她的口气了。“你不该瞪着我看。”他命令道，语气和她的一样不客气。

“被监护人不该对监护人如此不尊敬。”

一时之间她对这点无话可反驳。克林目前是她的监护人没错，或许她是该我尊敬他一点。不过因为他已清楚表示不要她待在这里，而她不算同意此点。

“你大哥好点了吗？”

“他快死了。”他颇为愉快地告诉她。

“你不喜欢凯恩吗？”

她看似被这个念头吓到了似的。他笑道：“我当然喜欢我大哥。”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说他快死时那么快乐？”

“因为他是真的生病，而且和我父亲的计划完全无关。”

她对他摇头，转身跑上楼。“他老婆好一点吧？”她回头喊道。

“她气色不像恺恩那么差”克林答道。“幸好他们的小女儿没染上，她和滕斯留在乡下。”

“滕斯是谁？”

“他们的管家兼保母”。他解释道。“凯恩和洁玉将留在伦敦家中养病直到完全康复。我母亲已经好多了，但是我妹妹还没办法吃东西，真奇怪，莉雅，你竟然没被传染到。”

她没看他。她知道自己该对此事负责，但她实在不愿承认。“事实上，我在来英国途中也有些不舒服。”她轻描淡写的说道。

他笑了。“凯恩叫你‘黑死病’。”

她又转过头来看他。“我不是有意让每个人都生病。他真的怪我吗？”

“是的。”他故意戏弄她。

她的肩膀下垂。“我本想明天搬去和你哥哥他们住的。”

“你不能去。”

“现在你会认为自己和我缠在一起了，是不是？”

她为他的过度诚实而怒视他。“你最好还是接受这个事实，试着往好处想吧。”

她急忙穿过长廊走进他的书房，他靠在门框上看着她收拾壁炉旁桌上的文件。

“你不是真的因为我不相信我的家人都病了而生气吧？”

她没回答。“你父亲有没有向你提及我的处境？”

她眼中的恐惧使他惊讶。“他无法长谈。”

她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你会自己告诉我，不是吗？”

他低声安抚她，她却一副他刚刚是对她大吼的模样。“我想还是由你亲自解释比较好。”

“他没办法，所以由你来。”

“好吧，”她终于同意。“看来必须由我告诉你了。你挡住富恩的路了。”她补充道，富恩的打扰显然让她松了口气。

“莉雅公主，您有位访客。哈格文伯爵白尼尔正在大厅等着和您说话。”

“他来做什么？”克林问道。

“尼尔是蓓莉的兄长。”她解释道。“我今早请人传过话让他来找我。”

莉雅将手上的文件交给富恩，请他将它们放回她房间，然后转向克林。“我并没有说明请他来的真正目的。”

她迅速走出房间，让克林没时间骂她施用诡计。她不理睬他叫她回去的召唤，一直朝自己房间走去，她准备了一张写下所有要问尼尔的问题的单子，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

她把它折好，对正在整理床单的富恩笑笑，又急忙下楼去。

富恩要宣报她的出现，但她不让他这么做。尼尔正站在大厅里。他转

身向走进来的莉雅弯腰致敬。

“谢谢你这么快就来。”她屈膝答礼后说道。

“公主，你传话说有非常重要的事和我讨论。我们以前见过吗？我完全没有印象，如果有我一定会记得的。”

蓓莉的哥哥想表现迷人的风度，然而在莉雅看来他的微笑却更像是嘲笑。哈格文伯爵只比她高出一、两寸，而他僵直的站姿使他的衣服起来像是浆过的一般。除了眼睛的颜色外，莉雅无法从他削瘦的脸上看出任何与蓓莉相似之处，他们同样都遗传到家族中迷人的棕色眼睛。除此之外，蓓莉的鼻子较短且直，而尼尔的却很细长，类似鹰钩鼻。

他一点也不讨人喜欢，而且他的鼻音更教人敬而远之。

她提醒自己外表并不能代表什么。她祈祷尼尔和他妹妹一样有着甜美的气质。他看起来很挑剔，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和他妹妹大相径庭了。

“请进来坐下。我有些私事要和你讨论，并请教你一些问题。”

尼尔点头表示同意，转身穿过房间，等她坐妥之后也在邻近的椅子上坐下，两腿交叠并将双手叠放在膝上。她注意到他的指甲有过长，但修饰得非常完美。

“我从没来过这里。”尼尔环视四周说道，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不过我知道这是租来的。”

“没错。”她同意道。

“满小的，不是吗？我以为一位公主应该住在象样些的地方。”

尼尔是个势利鬼。莉雅努力试着喜欢这个人。毕竟他是蓓莉的兄长，而她也需要他帮忙找寻蓓莉。

“我在这里很好。”她勉强维持愉快的声音答道。“现在我想和你谈谈你妹妹。”

他不喜欢听到那句话，笑容立刻消失无踪。“我不想谈论我妹妹，莉雅公主。”

“我希望你能改变心意。”她说道。“我去年认识了蓓莉。”她点点头继续说道。

“当时她正因旅途中生病而暂住在圣十字修道院，她是否向你提到过我呢。”

尼尔摇头。“我妹妹和我很少交谈。”

“真的？”莉雅掩不住惊讶之情。

尼尔夸张地长叹一声。“蓓莉和母亲住，而我则独居。”他的口气有一丝吹嘘。

“当然，既然蓓莉现在行踪不明，母亲已搬来和我住了。”

他开始不耐地用手指敲膝盖。

“我很抱歉你不想谈这事，但我很为蓓莉担心，我不相信她会私奔去结婚。”

“不用担心。”他反驳道。“她不值得任何人担心。她……”

“我不了解你为何如此无情，蓓莉可能遇上麻烦了。”

“我也不懂你干么这么关心，公主。”尼尔回敬道。“你在伦敦待得还不够久，不了解丑闻对一个的社会地位影响有多大。我母亲差点因蓓莉莽撞的行为而崩溃。这十五年来她头一次没被邀请参加艾斯佛的宴会，这个羞辱让她卧病整整一个月；而这都是我妹妹弄砸的。她向来是傻子，她本来可以嫁

给任何她要的对象，据我所知她就至少拒绝了三个有头衔的追求者。蓓莉总是只想到自己；我母亲为替她找个好对象而烦心，她却背地里偷溜出去会情人。”

莉雅控制着自己的脾气。“你根本无从确定此事。”她争论道。“至于丑闻……”

她没能把话说完。“显然你也不在乎丑闻，”尼尔喃喃道。“难怪和我妹妹处得这么好。”

“你究竟在暗示些什么？”她问道。

“你和一个未婚男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他说道。“已经开始有人在说闲话了。”

莉雅深吸口气压制住快爆发的火气。“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有人说韦克林是你堂兄，有人则相信他是你的……情人。”

她放下她的纸条站起来。“你妹妹很少向我提起你，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了。白尼尔，你是个卑劣的人。要不是我真的很担心蓓莉，我会立刻把你丢出去。”

“这种小事交给我就行了。”

克林站在门口说道。尼尔被他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但立刻又若无其事地慢慢站起来。

“早知道你要见我的原因，我就不会来了。再见，莉雅公主。”

富恩把门打开。克林面无表情站在管家身旁，以至于尼尔看不出他是真要把他丢出去。

莉雅惊喘一声跑向门口，富恩让她看了一下哈格文伯爵四脚朝天地跌在人行道上，才把门关上。

“我现在该怎么办，克林？你这样把他丢出去，我想他不会再来，而且他还没回答我任何问题呢。”

“那人羞辱了你。”克林提醒她。“我不容许这样的事。”

她没听进她的话。“我的单子该怎么办？”

“什么单子，公主？”

“我打算问尼尔问题的单子。”

她急蹿回大厅，弯身在长椅下找到那张单子。

富恩和克林看着她。“莉雅公主是清单的信徒，大人，她说清单让她做事有条理。”

克林摇头。他皱着眉头看莉雅经过他身旁走上楼去。

“我不准你再邀请姓白的来这里，莉雅。”他叫道，心里还为着那卑鄙小人的诽谤而恼火。

“我当然会再请他来。”她回头喊道。“只要你是我的监护人，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决心要查出蓓莉的近况，克林，为此即使必须忍受她那讨厌的哥哥，我也愿意。”

克林转向管家。“不准让他进来，知道吗？”

“知道了，大人。”

莉雅已经上了楼，没听到克林与富恩的对话。她已对男人感到厌烦，尤其是白尼尔。

她决定不去想蓓莉的哥哥，明天再开始下一个步骤。

薇娜正在房里等候她的女主人。她和富恩已将莉雅东西由克林房间移到隔壁的客房里了。

莉雅坐在床沿把鞋踢掉。“看来我们得在这里多待几天了，薇娜。”

“你的行李已经送来了，要不要我开始整理？”

“明天再弄好了。我知道现在还早，可是我想上床了。你可以先退下。”

薇娜告退离去，莉雅慢慢地准备就寝。这一天的众多访客已让她感到情绪上非常疲惫。和那么多父亲的老友谈话，又听了许多有关父亲的辉煌事迹，使她异常思念她的双亲。如果尼尔不是那么自私、冷酷，莉雅或许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真想对那个男人大叫，告诉他有一个母亲与妹妹可以爱他应该心存感激才对。不过她猜想他不可能了解，也不会在乎，因为他就像她认识的其它人一样，认为有家人是理所当然的。

她没有家人，可是她有美好的回忆可安慰自己。然而回忆却不足以抹去她心中的伤痛。几分钟后，莉雅上床躲在被窝里哭到睡着。半夜醒来她感觉还是一样糟，老天慈悲，她又开始哭起来了。

克林听到了她的哭声。他也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腿上阵阵的疼痛教他无法成眠。莉雅并没有很吵，只是他对屋内所有的声音都很敏感。他掀开被子下床，走到一半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他穿上一条长裤走到门前又停了下来。

他想去安慰她，但同时也了解到这可能会使她尴尬。她模糊的哭声，显示她在极力保持安静，不愿被人听见，而他应该尊重她的隐私。

“天杀的。”他对自己喃喃道，他不再了解自己的心意了。他平常不会这么优柔寡断，而他的直觉也告诉他和莉雅保持距离才是上策。她是个他还没准备好应付的麻烦。

他蹙了回去上床，终于承认自己不只是怕莉雅尴尬，也怕自己侵犯她的念头。她在床上，很可能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如果他靠近她——该死，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忍不住碰她。

克林咬牙闭上双眼。如果隔壁的小天真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的话，铁定会叫她的侍卫在她床边站岗。

上帝，他要她。

第五章

第二天早上，莉雅下楼时克林已经走了。富恩和陆蒙陪她在餐桌坐下，她则翻阅那天早上送来的成堆邀请函。杜文值了夜班，此时正在休息。莉雅不认为有必要守夜，但是资深的陆蒙不肯听她的。他辩称，万一遇到任何麻烦，总得有人保持警戒。

“但是我们已经抵达英格兰了。”她再次提醒这名侍卫。

“雷将军不容轻视。”陆蒙反驳她。“我们的确安抵这里，但他有可能派更多的人追来。”

莉雅不再和他争论，将注意力转向手边成堆的邀请函。

“奇怪，居然有这么多人这么快就得知我已到达伦敦。”她有感而发。

“我倒不觉得奇怪，”富恩回答。“我听厨子说——而他又是从肉贩那听来的——你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我怕你住在这里难免会招惹出一些流言。但是因为你有女仆及侍卫相陪，那些流言不至于太难堪。同时，坊间还流传一些好笑的说法……其实都是胡说……”

莉雅正要自信封中抽出便笺，她停下动作抬头看富恩。“什么样的胡说？”

“有些人相信你和我家主人有亲戚关系，”他解释。“他们认为克林是你堂哥。”

“白尼尔说过，”她说。“他也提到某些人认为克林是我的情人。”

富恩目瞪口呆。好拍拍他的手。“没关系，随他们怎么想吧。可怜的克林，就这样他已经几乎无法忍受我挤在这里，是哪个人说我是他的堂妹，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

“你怎能这么说？”富恩问。“我家主人非常喜欢你住在这里。”

“我印象深刻，富恩。”

“对什么印象深刻？”

“你当着我的面撒下天大的谎仍面不改色。”

直到她微微一笑富恩才笑出声。“要不是他正在为他的帐务伤脑筋，他会很兴奋地欢迎你的到来。”

莉雅猜测他是想为主人保存颜面。她点点头，佯装同意他的说法，继而将注意力转至手头的工作。富恩自愿帮忙，她让他为信封盖上她的印信。她的纹饰非常特殊。富恩从没见过类似的图案。那是一座城堡的轮廓及一只看来是飞鹰的大鸟。

“公主，这座城堡可有名字？”富恩问，细腻的纹饰引出了他的兴趣。

“它叫做史东赫文。我的父母是在那儿结婚的。”

她回答了他提出的每个问题。富恩快活的情绪连带地使她也轻松起来，当他听说她拥有的不只一座城堡而是两座时，他不可思议的表情令她禁不住发笑。他实在是个讨喜的人。

他们工作了一整个早上。当一点的钟声敲响时，莉雅上楼更衣。她告诉富恩下午会有访客而她想呈现出最好的一面。

富恩不认为公主需要改变什么。她不可能比现在更漂亮了。

那天晚上克林回到家已七点了。在办公室坐了那么久，他全身僵硬而且心情不佳。

厚重的帐本仍挟在腋下。

是陆蒙替他开的门，他的管家则歪斜地倒在通往楼上的楼梯。“你怎么了？”克林问。

管家撑起身体站起来。“我们今天又有了访客。公主事先没有警告我。当然，我并不怪她，她的确说过会有访客，只是我没料到访客的身分。当他和随从到达时，我打翻了茶。他离开后，一位码头工人在门口出现。我以为他是来乞讨的，就要他绕到后门找厨子讨点东西吃。但是被莉雅公主听到而拦了下来。天知道，她正在等那个人，而且，大人，她待他就像她对待其它人一样的尊重。”

“什么其它人？我可真该死了。”

富恩在楼梯坐下。“若是我的滕斯伯父听到我的失态，他会赏我几耳光。”

“什么失态？”

“我把茶泼在摄政王的外套上了。”

“你真棒，”克林回答。“我负担得起时就加你的薪。”

富恩微微一笑，他都忘了他的东家有多不喜欢摄政王。“他的出现使我相当狼狈，但莉雅公主却显得习以为常。她一派高贵端庄。摄政王不见平日的傲慢，倒像是手足无措的学生。显然他深深地迷上了公主。”

莉雅出现在楼梯顶。克林抬头，随即锁紧眉心。紧绷的胸腔令他领悟到他忘了呼吸。

她看起来漂亮极了。一身银白的长服随着她的移动而闪闪发亮。衣服的剪裁相当保守，但是领口仍隐隐约约露出一抹肌肤。

她看起来十足的女性化，他突然想将她抱进怀里吻她。

“你要去哪里？”

听到他怀有敌意的质问，她的眼睛睁大。“剧院，”她回答。“摄政王坚持今晚请我坐他的包厢。他留下了两张票，克林。我要带陆蒙一起去。”

“不行，”克林驳斥。“你得留在家里。”

“莉雅公主，你不能指望我走进歌剧院和摄政王毗邻而坐。”陆蒙说道。

“他不会去，陆蒙。”她解释。

“我还是不能进去，那不合体统。我会在马车上等。”

“没有我作陪你哪都不能去。”克林咆哮道，接着又补上凶狠的一瞪，好让她明白他是说真的。

她朝他灿烂一笑，他这才明白他被骗得自告奋勇地陪她。“那你最好快点更衣。我们可不想迟到。”

“我讨厌歌剧。”

他说得好象小男孩抱怨必须吃蔬菜，她一点也不同情他。虽然她也不很喜欢歌剧，但她可不会对他承认。否则他会坚持留在家里，而她实在不能因为没用摄政王的票而得罪了他。

“太可惜了，克林。你已经答应了要去，现在就请快一点好吗？”

莉雅撩起裙摆下楼。富恩张口结舌地愣视着她，她经过他时微微一笑。

她衣服的领口开得比意料中的低。她走近他之后，他能看到她隆起的胸脯。

“我们出去前你得先换衣服。”他宣布。

“我为什么该换？”

他低声咕哝。“你想要剧院中每个人都厚颜地瞪视你？”

“你想他们会吗？”

“当然会。”

她微微一笑。“那好。”

“你想吸引他们的注意？”他显得不敢置信。

她显得愤慨。“当然。我正想钓个丈夫，记得吗？”

“你得去换衣服。”

“我会披着斗篷。”

“不行。”

富恩的脖子因连续来回转动而痛起来。

“你无理取闹，”她宣称。“而且极为守旧。”

“我是你的监护人，”他顶撞回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要讲理。薇娜花了许多工夫才烫好这件衣服……”

他没让她说完。“你在浪费时间”。

她对他摇摇头。他走向她，她还没弄清楚他的意图，他已将她的衣领拉向颈项。他的手背刷过她胸脯的内侧，她的脸胀得嫣红。

她试着格开他的手，但他却揪得牢牢地，她掰不动他。“你到底在做什么？”

“每当我认为你的衣服需要调整，我就往上提，不论我们在何处。”

“我去换”。

他松手。“我想也是。”

她奔上楼，他的笑声跟随在后。“你不只是粗鲁，”她回头喊道。“你还令人讨厌。”

克林不在乎她的轻蔑。毕竟他还是遂了心愿，那才是重要的。

他梳洗及换上正式礼服没花多少时间。不到十五分钟，他再次下楼。

她则耗时较久。她再次下楼时克林正从餐厅漫步而出。看到她，他停止了吃苹果。

他的目光流连在她的上装好长一分钟，接着同意地点个头，眸中也闪现一抹温柔。她猜想他认为这件森林绿的衣服适合。其实一点也不。她的上装有个深陷的V型领口，但她巧妙地在中间遮了一了片蕾丝纱巾以取悦她的监护人。

莉雅不是故意挑出这件衣服激怒克林；她只有这件可选，另外一件太皱了不能穿。

克林当然是一派英俊模样。黑色很适合他。他系上白领巾，同时吞下他的苹果。

他的动作看来像被迫穿正式服装的小男生，但又性感得要命。他的上装紧绷在宽阔的胸膛，长裤也合身到不体面的程度，莉雅禁不住地注意到他大腿的肌肉。

去歌剧院的一路上克林似乎心事重重，莉雅坐在车厢对面，双手交叠在腿上。他的脚将她逼至车厢一角，而在黑黑的车厢内，他的体型更显得逼人的亲密。

“我不知道你是摄政王的朋友。”他说。

“我不能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今天才认识。”

“富恩告诉我他迷上了你。”

“他迷上的是我的头衔，不是我本人。”

“意思是？”

她先叹口气。“摄政王喜欢的是身为公主的我，他根本不知道我的人。现在你懂了吗？”

他点点头。“大部分的人都会为了你的身分欢迎你。我很高兴你明白那种肤浅的友谊，它显示了你的成熟。”

“成熟？不，它显示了愤世嫉俗。”

他微微一笑。“那个也有。”

沉默了几分钟后克林又说：“你可喜欢摄政王？”

“我对他认识不深，不足以构成意见。”

“你有所保留，莉雅。告诉我实话。”

“我只是采取外交辞令，”她回答。“但我就老实告诉你好了。不，我不

特别喜欢他。这样你满意了吧？”

“嗯，”他回答。“你的答案证明你很会判断人的个性。”

“或许摄政王有颗仁慈的心。”她响应，觉得有点心虚，因为她并不喜欢他。

“他没有。”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他食言……对我合伙人毁约。”克林解释。“摄政王保管了一笔原属于纳山的妻子莎娜的巨额财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决定将之据为己有。极不名誉的行为。”

“真可耻，”她附议，不再为自己不喜欢摄政王而感到心虚。“他以乎非常自私。”她接着评论。

克林闷哼一声。“他非常……”他猛地住嘴，用一个较温和的形容词取代原先想到的粗话。“虚荣。”

马车在皇家歌剧院前停下。莉雅戴上白手套，但注意力仍集中在她的护花使者身上。

“早知道他对你做过那种事，我绝不会准许他进入你家。克林，我道歉。你的家应该是你的城堡，只有朋友才能受邀。”

“你会拒绝他？”

她慢慢点头。他对她眨眨眼，她因而假设她的答案取悦了他。

陆蒙和车夫坐在马车前座，这时他跳下马车，替他们开门。

克林先下车，接着转身去扶莉雅。她伸出手时披肩敞开了。她塞在上衣里的蕾丝纱巾松动了，而当她踏上人行道，纱巾掉了出来。

他接个正着。然后他瞧一眼她诱人的上身，眼睛露出凶光。

他气死她了。她试着躲开他的瞪视，却差一点摔下弯道。他抓住她，将她转过身面对车门，继而粗鲁地将纱巾塞回她的领口。

她尴尬地忍受，眉心像他一样深锁。他们四目交锁了好久，终于她放弃并且掉开视线。克林调整她的披肩，将她拉在身旁，继而转向台阶。她想她应该庆幸他没有出糗，她不认为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小冲突。他挡在她前面遮去了众人好奇的目光，但她却不觉感激；克林表现得像个老年人。

“你花了太多时间在帐务，应该常出来走走。那时你就会发现我的衣裳并不会不得体。事实上它的剪裁还算相当基本。”

她并不感激他不可置信地闷哼。她只想踢他一脚。“你把监护人的职责很当一回事，嗯？”

他们上楼时他一直拥着她的肩。她曾试过摆脱掉他，不过克林的占有欲很强，她终于放弃尝试。

“莉雅，家父要我照顾你，而我喜不喜欢这个职责并不重要。我是你的监护人，所以你得照我的话做。”

“可惜你不像你父亲，他很能体谅人，你可以自他那学到一、二课。”

“等你不再穿得像娼妓，我就会更体谅。”他应声。

她的抽气声像是打嗝。“从没有人胆敢说我是娼妓。”

克林没有响应，只是微微一笑。

过了好久好久，他们俩都不发一言。他们被领至摄政王的包厢，并肩而坐。

剧院座无虚席，但是克林确信只有莉雅在看表演，其它人都在看她。

她佯装没注意到观众的瞪视，高雅端庄的态度令克林也为之眼睛一亮。她的背脊挺直，一次都不曾将注意力移开舞台。不过，他能看到她的手紧紧地捏着放在膝上。

他向她挪近一点，接着伸手过去盖住她的手。她没有看他，但却紧扣着他的手不放。

接下来的表演他们就这样渡过。

浆硬的白背心逼得他要发疯。他真想扯掉那玩意，将脚跷至看台栏杆，然后闭上眼，如果他胆敢做出如此可耻的行为，莉雅或许会心肌梗塞。当然他不会令她尴尬，但是天知道，他讨厌所有的虚伪。

他也憎恨坐在摄政王的包厢。若是给纳山知道了。他会叨念上一星期。克林的合伙人比他更不喜欢他们的统治者。毕竟，是他的妻子被这位不怎么高贵的亲王骗走了遗产。

这出天杀的歌剧没有改进他胡思乱想的性格。最后他闭上了眼睛，试着抵挡发自舞台的尖叫声。

到表演结束莉雅才发觉克林睡着了。她转头想问他是否欣赏这出歌剧，还没有开口，他已开始打鼾。她几乎笑出声，耗了好大的劲她才保持住镇静的表情。这出戏实在太糟，其实她也想用睡眠打发。不过她绝不会对克林承认，因为她知道他会幸灾乐祸。

她用手肘猛力地戳他。克林惊醒过来。

“你真是无可救药。”她低声告诉他。

他睡眼蒙蒙地朝她咧嘴一笑。“我乐于同意。”

她放弃尝试激他。她站起身拿着披肩转身离开包厢，克林跟随。

楼下前厅挤满了人。多数是等着要仔细看她。莉雅旋即卷入一群争相请求认识的绅士中。嬉闹推攘之间，她失去了克林的身影，等再找到他时，她看见他被女士们包围。

一位衣着俗丽、胸脯敞开至腰的红发女人挂在克林的臂弯。那位可厌的女人一直舔她的上唇，使莉雅联想到一头刚发现一碗鲜奶油的饿猫。

克林显然正是那女人的点心。莉雅试着注意那位自我介绍什么伯爵的人在说什么，但她的目光总飘回克林。他看起来非常高兴他所受到的注意力，不知怎的，那情形令莉雅气愤。

她立刻想通了这种不合理的嫉妒。天，那是最恐怖的感觉。她就是受不了看到那女人的爪子搁在克林的手臂上。

她气克林但更气自己。自从她到达英格兰，她一直试着依照她认为一个公主应该有的行径去做。院长的神圣教诲、尊严及礼节，一直在她脑海回荡。莉雅记得玛丽修女警告过她避免做出直觉的动作；她曾举出不下十个因为她一时冲动而惹出的麻烦事。

莉雅叹口气。她猜想大摇大摆地走到克林身边，自克林的手臂拨掉那女人的手应该算是直觉的冲动；而且明天的闲话会让她为一时的冲动后悔。她看起来也会像个嫉妒的泼妇，而她不能容许如此罪恶的情绪强出头。

前厅仿佛朝她当头罩下。似乎没人急着离开，却有愈来愈多的人挤进这块小空间。

她需要新鲜空气。她对那位正在要求她同意接见的绅士道声失陪，继而穿过人丛走向前门。

她不管克林是否跟着她。站在前门外的台阶，她深吸一口不怎么新鲜

的都市空气，披上她的披肩。克林的马车就在下面，而陆蒙立刻看到了她。他爬下驾驶座。

莉雅撩起裙摆动身下台阶。有人抓住她的手臂，她想是克林终于赶上她了。但他的手劲太大，她因而转头要他松手。抓住她的不是克林。他是个陌生人，穿着一身黑，并戴了顶黑帽遮住他大部分的眉毛。她几乎看不到他的脸。

“放手。”她喝令。

“你必须跟我们走，莉雅公主。”

她的心一凉，那人说的是她父亲家乡的语言，她这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她试着压抑惊慌，猛地抽手试图逃跑，但是又有一个人从后面将她抓住，莉雅愤怒得已顾不到被捏得紧的疼痛。在他的朋友的协助下，那人开始把她往剧院侧面拖。第三个人出现在剧院正门的石柱阴影中，跑下台阶拦截正冲上来要保护她的陆蒙。陆蒙挥出一拳，但被击中的人只向后摇晃一下。接着他持着一柄锐器向前猛戳。莉雅看到陆蒙的脸流下鲜血，她开始尖叫。

一只手捂住她的嘴，截断了她的呼声。她用力咬他，攻击她的人痛苦地大叫，抓住她的手移动了位置。

莉雅不能呼吸，她一直挣扎，迫切地想挣脱这个人跑去救陆蒙，她必须救他，他可能会流血致死，而这都是她的错，她应该听陆蒙的话保持警戒，她应该留在家.....

在看到克林前，她先听到了他的声音。黑暗中来一声她从未听过的怒吼。从后面扣住她的人突然被扯了开，一头飞向石柱，像个吃剩的苹果核被摔到地上。

莉雅连声咳嗽喘气。抓住她手臂的陌生人试图将她拉到身前做挡箭牌，克林可不答应。他的动作快速，莉雅甚至插不上手帮忙。克林的拳头抡进那人的脸，陌生人的帽子飞向一方，人则飞下台阶，“咚”的一声落在陆蒙脚下。莉雅的侍卫正忙着和他的敌手兜圈子，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人手中持着的刀上。

克林自后面加入战圈。那人转身向他劈刺，克林踢掉他的刀，再欺身向前扣住他的手臂，扭成不自然的角度。那人手骨断裂，恐怖的骨折声后随之而起是痛苦的尖叫。不过克林已结束了打鬥，他将头探进马车厢。

莉雅奔下台阶，抽出纱布压住陆蒙淌血的面颊。

克林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攻击者。依他看，莉雅只有回到家后才会安全。

“进马车，莉雅。现在。”

他的声音严厉中夹着愤怒。她想他是在生她的气。她急急依令动作，试图带着陆蒙一起。她挽起他的手臂搭在她肩上，准备承受他的重量，并且低声要他靠着她。

“我没事，公主，”陆蒙告诉她。“快进去，你留在这里不安全。”

克林将她拖离侍卫。他半抱半扔地将她推进马车，继而转身协助陆蒙。若是陆蒙的状况尚能照顾莉雅，克林会留下来从那几个混帐口中问出一些答案。

但是陆蒙流了不少血，而且莉雅看起来就要崩溃了。

克林低声诅咒着上了马车。马车夫立刻驱策马匹全速奔驰。

莉雅坐在侍卫旁边。“我不懂为什么没人帮助我们，”她低喃。“难道他

们看不到我们有难？”

“外面只有你一个人，公主，”陆蒙回答。他颓然地靠着车厢一角。“一切发生得太快。你的伴护为什么没和你在一起？”

陆蒙转头瞪视克林。他用来压住面颊的纱巾已染成鲜红色。

她的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垂下视线。“都是我的错，”她说：“我突然不耐烦起来，而前厅里又挤满了人，我想吸点新鲜空气。我应该等的。”

“你本来就该等的。”

“克林，请别生我的气。”

“席尔曼死到哪里去了？”

“那位你丢下我之前介绍给我的伯爵？”

“我没有丢下你，”他咕哝。“席尔曼正要介绍你给他几位好朋友认识，我则趁此和几位生意上往来的人对象打招呼。可恶，莉雅，如果你想离开，为什么不告诉席尔曼来叫我？”

“不管怎样都用不着你对我大呼小叫。我愿负起今晚所发生的事一切责任。”

她转向侍卫。“陆蒙，你能原谅我吗？我应该留在家里的，我使你涉险……”

克林打断她。“莉雅，你不必躲在锁及铁窗的后面，只是出去时一定要有我相伴。”

“就算你和我在一起，他们也会攻击的。”她反驳。

他观望地看她一眼。“开始解释吧。”他命令。

“你不再对我大叫时我才解释。”

他没有大叫，但她显然懊恼得没注意到。她已脱下白手套，他注视她将手套折成方块递给陆蒙用以取代被血浸湿的纱巾。

“莉雅，你可能受到伤害。”

“你也一样，克林。”她回答。“陆蒙需要看医生。”

“我会要富恩去请温爵士。”

“温爵士是你的私人医生吗？”

“嗯。莉雅，你可认识那些攻击者？”

“不认识，”她回答。“至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我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他们是狂热分子。”陆蒙插嘴。

莉雅不忍看克林的皱眉。她靠着椅垫，闭上眼。“那些人是从家父的家乡来的，他们想带我回去。”

“有何目的？”

“嫁给他们的混帐将军。”陆蒙回答。“对不起，公主，我不该当着你的面说粗话，但是雷将军的确是混帐。”

克林的其它问题在他们到达他在城中的房子时暂时搁置。一直等到前门打开，他才让莉雅离开安全的马车。杜文出来扶持陆蒙，克林则扶住莉雅。

他们花了足足一小时照料陆蒙的伤。克林的医生住在三条街外，而且当晚正好在家。

富恩搭乘克林的马车载他过来。

温爵士是个白发棕眸的老人，他的声音温和，办事又有效率。他以为这次的攻击行动是一群杀手所为。没有人纠正他。

“现在伦敦什么地方都不安全，街上到处都是暴民。政府一定得拿出办法，而且要快，否则规矩的人都要被害死。”

医生站在大厅中央，抬着陆蒙的下颚检视他面颊上的伤，一面嘀咕着伦敦的治安。

克林建议陆蒙坐在餐桌旁。富恩拿来更多蜡烛提供医生足够的光线。

伤口先用气味浓烈的酒精清洗，再用黑线缝合。痛苦的治疗过程中，陆蒙不曾抖缩一下。莉雅倒替他颤抖心寒。她坐在侍卫身旁，握着他的手让温医生缝合伤口。

克林站在门口观察。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莉雅身上。他看出她有多难过。泪水在她的眼眶内打转，而她的肩膀抖动。克林压抑走过去安慰她的冲动。

莉雅是如此的温柔、敏感而且脆弱。她正对着侍卫低声说什么，但克林听不清楚内容。他走向前，继而猝然止步。他听懂她所说的话了。

莉雅正向陆蒙保证不会再有其它灾祸发生。她说毕竟雷将军可能不会是个糟糕的丈夫，她告诉那名侍卫她做了通盘考量，并且决定到她父亲的家乡。

陆蒙对她的承诺并没有喜形于色。克林则暴跳如雷。“今晚你不能做任何决定，莉雅。”他喝令道。

她转头看他，他声音中的愤怒令她讶异。他为什么在乎她的决定？

“是啊，公主，”陆蒙说。“明天决定要怎么做也不迟。”

莉雅佯装同意，不过她已拿定主意。她不能再让任何人因她而受伤。今晚之前，她一直没想到将军的拥护者会做到什么程度。若非克林及时搭救，陆蒙或许就此送命。

克林也可能受伤。不她已经决定了。

温医生治疗完毕，下达指示后便离开了。克林替陆蒙倒了一满杯白兰地，受伤的侍卫一口气吞下。

陆蒙上楼休息后，富恩代替他逐室检查门窗的锁，确定房子安全无虞。

莉雅试图回房，但是克林在她握住门把时拦住她。他拉着她的手拖往书房，一言不发地推进她进去，接着关上了房门。

她猜该是她解释她特殊状况的时候了。她走向火炉，站在那里烘手。

克林一声不吭地看着她。她终于转身面对他。他双手抱胸倚门斜立，眉头没有皱，面也没有板……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今晚我使你涉险。”她低喃。“我早该解释清楚的。”

她等他表示意见，克林却依然沉默。只是站在那里瞪着她。

她的手揪紧。“我唯一的借口是我以为我不会住在这里太久，所以不用拿细节烦你，尤其在你说明你目前无意结婚之后。我同时相信，雷将军会派大使来要求我回国。我没料到他的意志如此坚定，而他的需要又如此迫切。”

泪水涌出她的眼眶，她深吸一口气试着平静情绪。“对于今晚发生的事我很抱歉。”

克林的同情油然而生。“不是你的错。”

“但我有责任。他们要的是我，不是陆蒙也不是你。”

克林终于有了动作，他走到书桌后面坐下，双脚跷在附近的脚垫上。

“这位将军为什么要你回家？”

“那里不是我的家，”她更正他。“我甚至不在那儿出生。家父在娶我母亲前是一国之君。她是英国人，不是外人。父亲退位娶妻，而他的弟弟苑德继

任为王。大家都很有风度。”

克林对她的解释不做评论，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要我继续说下去吗？”她问，显然十分忧虑。

“我要你解释为什么那位将军要你回去。”他重复。

她点点头。“家父深受子民爱戴。他们没有因为他娶了家母而唾弃他，反而认为他非常浪漫，毕竟他的确是为了她而放弃江山。而每个认识家母的人都爱她，她是个甜蜜仁慈的女人。”

“你长得像你母亲？”

“是的。”

“那么她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嗯？”

他在赞美她，但她很难接受。她母亲岂只一个“美”字所能形容的？她仁慈而有爱心，从来不曾对任何人产生坏念头。的确，单单一个美丽的字眼不足以形容她。

“赞美不应该使你皱眉。”克林说。

她没想到自己一直皱眉头。“我母亲确实很美，”她说道。“但她也有颗纯洁的心。”

我只是外形略微像她，但我的思想极不纯洁。今晚我愤怒得真想伤害那些人。”

他第一次露出微笑。“我的确伤到他们了。”他提醒她。“现在继续你的解释。”

她点头。“去年叔叔过世，祖国再次陷入混乱，有些人似乎认为我应该回去。雷将军认为如果我嫁给他，他必能稳夺王位。”

“为什么？”

她叹口气。“我是王室唯一的血脉。每个人似乎都忘了家父已经退位。他深受子民爱戴，而那种感情……”

她没说下去。克林对她的故事以及她脸上的红晕同样感兴趣。“那种感情怎么样。”他问。

“被移转给了我。至少理察爵士是这么解释的，而这些年来我收到的证实了他的假设。”

克林在椅中坐直。“你认识理察爵士？”他不可思议地问。

“认识”，她回答。“他似乎是个好人。克林，有什么不对吗？你似乎对我提到他感觉相当惊讶。”

他没有回答她。“英国的情报局长怎么会卷入这件事？”

“那么你也认识理察爵士了？”

“我替他工作。”

轮到她诧异了。“替你们的情报局从事秘密工作，你不担心危险吗？令尊对你过的这种双重生活有什么想法？克林，难怪你不想结婚，你的妻子会时时担心受怕。”

克林后悔说了实话。“我曾替他工作过。”他修正说法。

她看得出他在骗她，证据就在他眼中。它们变得……冷硬。不过她决定不和他争论。

如果他要她相信他和国防部没有关系，她会假装配合。

“莉雅，理察爵士为什么会牵扯上你？”

他恼怒的声调将她拉回现实。“他在令尊生病前一天来看我。他和他的

同僚 或者说高阶人员 希望我嫁给雷将军。”

“那么他认识这位将军？”

她摇摇头。“他只知道他的为人，”她解释。“理察爵士认为嫁给雷将军是两害相较取其轻。”

克林低声诅咒，她佯装没听见。“我听到他告诉令尊，雷将军比较容易控制。英国想继续和我国做生意。若是贵国的领袖人物说服了我嫁给雷将军，他一定会视英国为盟邦。还有另一个人急于夺权，而理察相信他更残酷不仁。他同时相信那人不会遵守商业协议。”

“你因而成了牺牲的羔羊，嗯？”

她没有回答她。“我父亲告诉理察爵士什么？”

她绞紧手指头。“局长非常有说服力。令尊听了他的论点后同意考虑。理察走后，他决定反对我嫁给雷将军。”

“为什么？”

她垂视双手。“我哭了，”她坦承。“我羞愧地承认，我哭了，我非常难过。令堂开始生令尊的气，他们为了我大吵一架。我因而更难过，觉得自己太自私。我唯一的借口是家父母婚姻幸福，我也想找到同样的快乐。我不认为嫁给一个为了政治而娶我的人我会快乐。我从没见过雷将军，但是陆蒙和杜文告诉过我许多他的事，若是其中一半属实。他是个非常任性蛮横的人。”

莉雅暂停一下，喘口气。“令尊心肠软，他受不了看我难过，而且他又答应过家父要照顾我。”

“因此他决定你该嫁给我？”

“嗯，”她回答。“那是他的希望，但他不敢指望。否则令堂大人早就发喜帖了。”

克林，你要了解，我告诉令尊我要为爱而结婚时是太过幻想。鉴于我急着找丈夫，现在我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决定考虑在互惠的原则下结婚。我的丈夫在享用我可观的资产的同时必须同意我们双方各行其是。我想我四处旅游……或许回修道院。那里非常安静祥和。”

“见鬼了。”

她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他的诅咒，只是反射地皱起眉头，接着又说：“我同时希望我的丈夫和我最后会变成朋友。”

“及情人？”他问。

她耸耸肩。“只要有时间及耐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克林。不过我重新评估了我的状况。当然，英国的绅士看起来比较文明，而我本来也希望找一个至少有道德的丈夫。

但今晚我终于领悟那些都不重要，我愿意合作嫁给雷将军。我已经惹出了够多的麻烦，或许假以时日这个人会学会……温柔。”

克林嗤之以鼻。“蛇永远只会爬行。他不会变，而你也不会嫁他。听到了吗？”

他声音中的严厉令她颤抖。“我要你保证，莉雅。”

她不会答应他，只是一再想着鲜血从陆蒙的脸颊不停淌下的样子。“我不要惹出任何……”

“过来。”

莉雅走到书桌前，他钩钩指头示意她再靠近。她慢慢绕过桌角，在距离他一步的地方停下。

“如果我有了丈夫，雷将军就会放弃他的计划不再烦我了，是不是？”

她的声音混杂着恐惧与希望，他听了为之心烦意乱。她年轻得不应该如此担惊受怕。

他握住她的双手，她这才发现她的双手又绞紧在一起。她试图放松，但就是办不到。

“嫁给雷将军绝对不行，这一点你清楚吗？”他捏捏她的手直到她点头。“很好，”他接着说。“你的解释是否遗漏了什么？”

“没有。”

克林微微一笑。“没有人敢和情报局长作对。”他说道，指的是理察爵士。

“令尊就敢。”

“不错，他的确唱了反调，不是吗？”他万分得意。“明天家兄痊愈，我会尽快安排和他们开个会。”

“为了什么目的？”

“想出该拿你怎么办。”

他原只当这是一句玩笑话，她却当真了。她猛地抽出手，他的粗鲁直率得罪了她。

莉雅天性敏感。他考虑建议她学着控制情绪。继而决定做罢；或许她会认为那也是一种侮辱。

“我不要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我没说你是。”

“你暗示是。”

“我从不暗示，我一向有话直说。”

她转身往门口走。“我相信该是重新评估状况的时候了。”

“你已经重新评估过了。”

“我还要再评估一次。”她宣布。

一阵晕眩出其不意地袭向克林。他闭上眼，做个深呼吸，他的胃也咕噜作响，他假设这些突发的虚弱是由于他没吃晚餐。

他强忍着，思索她刚才的话。“你现在就要重新评估？”

“我们的约定，”她解释道。“行不通的。我相信明天我该另外找个住所。”

“莉雅。”他没有提高音量，但威严的声调威胁犹存。她在书房门口止步，转身看他，挺直背脊准备承受他另一句伤人的言语。

看到她眸中的泪光他好难过。“抱歉，”他咕哝说。“你不是负担，不过你目前的情况的确很混乱，同意我所说的话吗？”他问道。

“我同意。”

克林心不在焉地揉揉他的眉心，讶异地发现他的额际有汗。接着又拉拉他的背心，图书室中可真热。壁炉的火制造出许多不必要的热量，他想到。他考虑脱下上装，但又疲倦得不想那么麻烦。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克林。”见他对她先前的说法没有反应，她补充说道。

“但总不是世界末日。你看起来像是被它完全击溃了。”

“我是一败涂地。”她哭道。“陆蒙受了伤，难道你已经忘了？他差一点就死了。

而你……你也可能受伤。”

他又皱起眉头。她几乎后悔提起今晚的横祸，遂决定不能以如此凄惨的话结束这一晚。

“我忘了礼节，”她冲口而出。“我现在应该说谢谢你才对。”

“哦？为什么？”

“因为你道歉了。”她解释。“我知道你那么做很不容易，但你的确说了抱歉，而这使你的道歉更珍贵。”

她走向他身旁。趁她还没丧失勇气之前弯腰吻了他的面颊。“我仍宁愿要令尊做我的监护人，”她告诉他，希望能得到一抹微笑。“他比较容易……”

她搜寻适当字眼，他替她说完。“操纵？”

她失笑出声。“嗯。”

“我的四个妹妹累垮她，那几个女人把他变成了羔羊。”

克林叹口气，又揉捏他的眉心。这几分钟内他的头突然痛起来，几乎无法专心眼前的话题。“睡觉去，莉雅。时间不早了，而你今天也受够了。”

她正要离开，却又停下脚步。“你不舒服吗？你的脸看起来好苍白。”

“我很好，”他告诉她。“睡觉去。”他轻易地撒了谎。其实他一点也不好，他痛苦极了。他的身体像是着了火，胃部扭绞得像刚吞了一块火红的木炭。他的皮肤火烫，而他庆幸今晚没吃多少东西，单单想到食物都令他想吐。

克林确信睡了一觉他就会好过起来。

清晨一点时他希望能闭上眼就此死掉。

三点时他认为他已经死了。

他发着高烧，而他去歌剧院前吃掉的那颗青苹果至少让他吐了二十次。

他的胃终于接受他的囊袋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吐的事实，揪成一团地安定下来。

克林躺在床上，脸朝下，两臂横伸。

哦！这时候能死就是恩赐了。

第六章

她不会让他死，也不会扔下他不管。自从她被克林传来的呕吐声吵醒，她立刻掀开被盖下床。克林需要她帮助。

等她穿好睡袍来了隔壁，克林已回到床，趴在被盖上，全身未着半缕，她试着不去注意。房里的两扇窗户全开，冷冽的空气令她的呼吸起雾，强劲的风将窗帘吹得鼓胀成气球状。

“天，你想自杀不成？”她问。

克林没有回答。她急急关上窗户，再转向床。她只能看到克林的半边脸，但已足够让她看出他有多难受。

经过一番挣扎，她终于设法将被盖自他身下抽出，然后替他盖妥。他要她别管他，她不理睬这道命令。她摸摸他发烫的前额，立刻取了一条湿毛巾来。

克林虚弱得没法和她作对。接下来的整晚，她每隔五分钟替他抹汗，同时不停地替他拿痰盂。他吐不出什么来，因为他的胃已空，但仍发出呕吐

的恐怖声音。

他要喝水，她不给他。她试图告诉他理由。他却没心情听。幸好他虚弱得没法自行倒水喝。

“你吃任何东西都会吐出来。我曾得过这种病，克林，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你闭上眼睛，试着休息一会儿。明天早上就会好过多了。”

她想给他一点希望，因此她刻意撒谎。若是克林的病情和其它人一样，他会难受上足足一星期。

她的预测得到了证实。第二天他并不好过，接下来那几天亦然。她亲自照顾他，不让薇娜或富恩进房，害怕他们也染病。富恩和她理论。毕竟克林是他的责任，应该由他照顾。

莉雅解释她已得过那种病，因此只有她能接近克林，照料他的生活所需。而且若是富恩也染病在床，他们大家又靠谁照料？

富恩终于同意她的说法。他忙于管家，甚至接管了替她回信的职责。屋里拒绝一切访客。温医生又来看过陆蒙的伤，莉雅趁便请教他有关克林的病情。不过医生并没有进克林的房间，他也不想染上流行病，但是留下一瓶他认为能安定肠胃病的药水，并建议替他擦澡降温。

克林是个难缠的病人。那天晚上他的体温升高时她试着听从医生指示替他擦澡，她先用冷毛巾擦拭他的胸膛及手臂，接着转向他的腿。他似乎睡着了，但是当她触及他的腿时，他几乎翻下床。

“我想安静地死，莉雅，快滚出去。”

他粗嘎的咆哮没有影响到她，因为她正为他伤痕累累的腿惊愕不已。一道粗大的疤痕自小腿肚一直沿伸到脚踝。莉雅不知道他如何受的伤，但是他曾受的苦撕裂了她的心。

她想他仍能走路该是奇迹。克林扯过被盖遮住他的腿，再次要她离开他的房间，虽然这一次的声调缓和疲倦得多。

她的眸中有泪，她想他可能也看到了。她不想让他知道那是看到他的腿引出的反应。

克林是个骄傲的人。他不要她同情，而且显然对那道疤敏感。

莉雅决定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的吼叫最令我难受，克林。若是你继续对我下那种命令，或许我会像小孩一样放声大哭，但我不会走，不论你变得多凶。现在请把你的腿给我，我要清洗它。”

“莉雅，如果你不走，我发誓我会把你扔出窗外。”

“克林，昨晚你都没反对擦澡，现在为什么突然恼怒起来？还是你的体温又升高了？”

“昨晚你就替我洗脚了？”

“没错。”她睁眼说瞎话。

“你见鬼的还洗了哪里？”

她知道他在问什么，回答他时她试着不要脸红。“你的手臂、胸膛和腿。”她告诉她。“中间没有动，现在别和我争了。”她一把自被盖下抓出他的腿。

克林认输了。他低声诅咒着闭上眼，莉雅将毛巾浸冷水，接着轻柔地清洗他的双腿。

她维持一贯的镇静，直到替他盖上被盖，才发现他一直在观察她。

“现在，”她呼口气。“你不觉得舒服多了？”

他用怒目作答。她站起来转开身，不让他看到她的微笑。她将水盆放回梳洗架，接着端一杯半满的水回到她的病人身旁。

她把水递给他，告诉他她会离开一会儿，就在她转身欲走时，他抓住她的手紧紧握住。

“你想睡了吗？”他问，声音仍因恼怒而粗嘎。

“不很想。”

“那就留下来陪我说话。”

他挪开腿拍拍床沿。莉雅坐下，她的双手交叠在膝上，并且拼命不去瞪他的胸膛。

“你没有睡衣吗？”她问。

“没有。”

“那你就盖好，克林。”她建议，不等他听从她的指示，她亲自执行了这道命令。

他立刻推开被盖坐起来，背靠着床头板，打一声大大的呵欠。“天，我觉得快要死了。”

“你为什么留这么长的头发？都长到你的肩膀了。看起来很野蛮。”她微笑地补充，使他不至于认为她是在侮辱他。“真的，那种头发使你看起来像海盗。”

他耸耸肩。“长头发提醒我自由的感觉。”

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不像有进一步解释的打算。他转移了话题，要她为他演示文稿生意方面的现况。

“富恩有没有送信给波德？”

“你是说你的同僚？”

“波德不是同僚。他已经从船运界退休，只是在我需要他时帮忙而已。”

“那么，”她回答。“富恩的确送了信去，而法德先生现在接掌了你的生意。每天晚上他把当日记录送来，现在都堆在你的书桌上等你好一点时看，你的合伙人有信来，”她点个头。“我都不知道你们俩已在海外开设了分公司，不久你们就会横跨全世界了，嗯？”

“或许。现在告诉我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没出去吧？”

她摇摇头。“我一直在照顾你。我曾写一封信给蓓莉的哥哥，要求再见他一面，但尼尔严词拒绝了。我直希望你没有将他撵走。”

“莉雅，我不要他再来这里。”

她叹口气，他深深地皱起眉头。“你在惹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保证过我会谨慎。我只是担心蓓莉。”她补充说明。

“别人都不担心。”他驳斥她。

“我知道，”她低喃。“克林，如果你有了麻烦，我会尽一切帮助你。”

她热切的保证令他开心。“真的？”

她点点头。“我们就像一家人不是吗？令尊是我的监护人，而我试着当你是哥哥……”

“见鬼了。”

她的眼睛睁大。克林一副好生她气的样子。“你不要我当你是哥哥？”

“你说对了，我是不愿意。”

她像是被击溃了。

克林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瞪着她。发烧丝毫不减他对她的欲望。该

死，只有等他死了、埋掉、他对她的渴念才可能消除。

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对他的吸引力。她端庄地坐在他身边，穿着应该是最不挑逗的白色却依然漂亮得紧。她的衣领直扣到颈颞下，他却认为那个款式好性感。她的头发也是；今晚她没有将它绾在脑后，而是成髻地披在肩头。她用一种他认为全然诱人动作将头发拨至肩后。

他怎可能让她当他是哥哥。

“不到一星期前你才考虑过要我做你未来的丈夫，记得吗？”

他满不讲理地愤怒激起了她的火气。“但是你拒绝了，记得吗？”

“别用那种口气对说话，莉雅。”

“别对我提高嗓门，克林。”

他叹了一口气，他们俩都累坏了，他告诉自己，当然这就是他们的脾气如此火爆的原因。

“你是位公主，莉雅，”他又说道。“而我……”

她替他说完。“是条恶龙。”

“好吧，”他冲口而出。“就是条恶龙。而公主是不会嫁给恶龙的。”

“你今晚的火气可真大。”

“我的火气素来就大。”

“那么幸好我们不会结婚，你会使我的生活非常难过。”

克林再打下呵欠。“或许。”

她站起身。“你需要睡眠。”她宣布，一面俯身摸摸他的前额。“你仍然发烧，不过不像昨晚那么高了。克林，你不喜欢女人说‘我早告诉过你了’吧？”

“正是。”

她微微一笑。“很好。我记得曾告诉过你怀疑的天性会使你惹上麻烦，而我真说对了，是不是？”

他没有回答她。她也不介意，能取笑到他已使她心满意足。她转身走向通往隔壁卧室的房门。“你就是亲自证实凯恩是否真的生病，现在看看你自己。”

她推开门。“晚安，恶龙。”

“莉雅，我错了。”

“哦？”她兴奋地等待他进一步的道歉。这人还不至于全然地无可救药。“还有呢？”看他没继续，她稍作提示。

“你仍是个没长大的小鬼。”

克林的发烧肆虐了七天七夜。第八天晚上醒来时终于觉得又像个人，并且明白他的烧退了。他奇怪地发现莉雅在他床上。她衣着整齐地倚着床头板斜坐着，头发垂在脸上，他下床时她甚至动都没动。克林略事梳洗，换上一条干净的长裤，接着趑回他的床前，将莉雅抱起来。虽然身体虚弱，抱她却毫不吃力，对他来说她轻得像空气。克林将她抱进她自己的房间放上床，再用锦缎丝被替她盖好。

他站在那里注视着她，她一直没睁开眼。显然是因为缺乏睡眠而筋疲力尽了。他知道这一整个星期中她日夜守候在他的病榻旁，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天，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的感受。

他愿意承认他欠她的情，但他的感觉远超过感激的层次。她开始在他心中有分量，而这个事实令他试着找出减轻她的冲击的方法。现在不是他

和任何女人扯上关系的时候。

时机全然不对，他非常确信他不会为任何女人放弃他的理想和目标。

不过莉雅可不是泛泛的女流之辈，而他知道如果他不尽快躲开，事情就来不及了。

可恶，整个情况是如此复杂。他的心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的情绪。他不要她，他一再训令自己，但是一想到任何其它人拥有她就令他的胃纠结。

克林终于逼得自己离开她的床畔，回到自己的卧室，再进入书房。他至少积压了一个月的工作，而且需要等量的时间才能将所有的数据登录入帐。一头栽进工作正好可以让他藉以忘掉莉雅。

有人做完了所有工作。克林不敢相信地看着他的帐本。纪录显示着今天的出货数据。他花了一小时覆查所有的数目是否正确，接着靠进椅背翻阅各方留言。

凯恩显然一肩挑起了所有的重任，克林判断。他得记得谢谢哥哥的大力相助。这一星期他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的帐本至少多了十五页的交易纪录，而一年多来克林不曾有过这么多现金。

他将注意力转移至留言上，从天亮一直工作到午后。富恩好高兴看到他的主人已告痊愈，早、午两餐均是他亲自送来，克林沐浴后换上白衬衫、黑长裤，富恩宣称他的主人又恢复了一点颜色。他像只母鸡般流连不去，不久就把克林逼得心浮气躁。

那天下午三点富恩再次打断他的工作，送来他父亲及哥哥的短笺。

威谦郡公爵的信充满对莉雅公主安全的关切。他显然听说了公主在歌剧院外遭致伏击。他建议召开家庭会议安顿莉雅的未来，并且要克林病体康复立刻带公主到他们家在伦敦的宅邸。

凯恩的信内容相似，但也令他困惑，因为他对于帮忙做帐的事竟然只字未提。克林想凯恩未免太谦虚了。

“好消息，不是吗？”富恩问。“你家的人都完全康复了。厨子听你父亲的园丁说，大家都健壮如昔。你父亲已经下床，而你的妹妹们则被指示继续留在乡下一、两个星期。

你要我送信去告诉他们，你已经痊愈了吗？”

管家透露的消息并没有使克林讶异。两个家之间的流言管道一向畅通无阻而且极富效率。“家父要举行家庭会议，或者你已经从园丁那听到了？”他讽刺地问。

富恩点点头。“我听说了，但不知道确实日期。”

克林摇摇头。“就把会议定在明天下午。”

“什么时候？”

“两点。”

“你哥哥呢？”富恩问。“我该也送个信去？”

“好，”克林同意。“我相信他会想在场。”

富恩急急走向门去执行他的任务。来到门口，他忽然停下脚步。“对了，大人，我们家能否接待访客了呢？莉雅公主的追求者已经请求接见一星期了。”

克林皱起眉头。“你是说那些无赖已经驻扎在家门口？”

主人愤怒的口气令富恩打个哆嗦。“我们家住着一位美丽纯洁的公主的闲话已经像野火般传了开来。”

“可恶。我们的家庭会议举行之前，任何人不得进门。”克林宣布。他接着微微一笑。“对于莉雅的追求者，你似乎比我还恼怒。为什么，富恩？”

管家没有假装。“我是很火。”他坦承不讳。“她属于我们，克林，”他脱口而出，一时间忘了礼数地直呼主人之名。“赶走那些豺狼是我们的责任。”

克林点头同意。富恩这才转移话题：“她父亲的代理人狄先生每天早上送信来要求接见，说是有文件需要她签字。”他补充说明。“但是我在莉雅公主身后瞄到的一封信，看见他坚持说有重大消息禀报。”

克林向后靠。“莉雅对这封信做了什么反应？”

“她丝毫不显烦恼，”富恩回答。“我问她是否应该稍觉担心，她回说狄先生的重大消息或许和市场不景气有关。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她说的是财富损失。”他解释。“也送封信给狄先生，告诉他我们邀请他到家父在城里的房子拜访莉雅。时间定在三点，富恩。那时我们应该开完家庭会议了。”

管家仍不肯走。“你还需要什么吗？”

“莉雅公主会离开我们吗？”

管家声音中的忧虑非常明显。“她很可能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

“但是大人……”

“家父是她的监护人，富恩。”

“他或许是，”仆人反驳。“但你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人。抱歉我说话太直，但令尊年纪大了，而令兄有妻儿需要照顾，所以您责无旁贷。老实说，如果公主发生了什么事，我会非常难过。”

“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主人声音中的愤怒冲消了富恩的忧虑。克林现在表现得像个保护者了。他天生有旺盛占有欲，富恩知道迟早他会明白莉雅是属于他的。

克林继续研究他的帐务。富恩咳嗽一声，暗示克林他还没说完。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克林问。

“我只是想我要提一下，……呃，歌剧院外的攻击……”

克林合上他的帐本。“怎么样？”他的恼怒全在紧锁的眉心表露无遗。

“影响了她。她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我知道她仍然很难过。为了令陆蒙受伤责怪自己。”

“荒唐。”

富恩点头同意。“她一直向陆蒙道歉，而且今天早上她下楼时，我看得出来她哭过。”

“我相信你应该和她谈谈，大人。”

“好。待会儿我会和她谈。现在你先出去，富恩。几个月来第一次，我总算就要赶上进度了。现在我想把今天的总额加进去。晚餐之前我不想受打扰。”

富恩不介意他主人的粗率。克林会照顾莉雅公主，那才是他所关切的。

管家愉快的心情一整个下午都受到强烈的测试。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花在应门及拒绝追求者求见。真是无聊透顶。

那天晚上六点，理察爵士来到他们的门槛。他没有要求进屋，只是指示富恩开门。

富恩领理察爵士上楼，进入克林的书房。这位相貌堂堂的灰发绅士等

到管家离开后才对克林说话。

“你看起来还不差，”他宣称。“我想亲自看看你的情况，当然，同时赞美你的杰出成绩。魏宁汉那件案子有可能很难缠，你办得很好。”

克林靠着椅背。“它的确变得很难缠。”他提醒理察。

“没错，但你处理得很有技巧。”

克林勉强克制他的嗤笑。处理得很有技巧，如此说明英国已除掉一位敌人颇合理察的作风。

“理察，你来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来赞美你的。”

克林又笑了。理察也微微一笑。“我可以喝一杯白兰地，”他朝吧台指指。“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克林婉拒。他正要起身替理察斟酒，理察挥手制止。“我自己来。”

理察替自己倒了一杯酒，继而坐进面对书桌的真皮座椅。“再过几分钟摩根就要过来，不过我想先和你谈谈。又发生了一桩麻烦事，我想它可能正好适合摩根去办。给他一个暖身的机会。”

“这么说他改吃公家饭了？”

“他想服务他的国家，”理察告诉他。“你觉得他怎么样，克林，我不要外交辞令，直接说出你的感觉。”

克林耸耸肩。他的脖子因为长时间看帐册而僵硬，于是扭动肩膀，试图消除其间的硬块。“听说他在几年前继承了他父亲的头衔及产业。他现在是欧克山伯爵了，不是吗？”

“没错，”理察爵士回答。“但你只说对了一半。他的头衔及产业是得自他叔叔。”

摩根的父亲好久以前就离开他而去，他则在一家又一家的亲戚推来让去在长大。传说他的出身不正，有人认为那是他父亲遗弃他的原因。摩根的母亲在他四或五岁时过世。”

“坎坷的童年。”克林叹道。

理察同意道：“因而造就今日的他。他很早就学会要放聪明一点。”

“你对他的背景知道的比我还多，”克林说。“我能补充的只是浮面印象。我曾在不同的场合看过他。他深受上流社会欢迎。”

理察喝了一大口酒后说：“你还是没告诉我你的看法。”他提醒克林。

“我不是有所保留。”克林回答。“我和他真的不熟，不足以有任何看法。他似乎很讨人喜欢，不过纳山不很喜欢他，我记得他曾做过这种表示。”

理察微微一笑。“你的合伙人谁都不喜欢。”

“没错，他是不喜欢。”

“他可有不喜欢摩根的明确理由？”

“没有，他只说他是时髦的小伙子。摩根长得俊俏，至少女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纳山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长相？”

克林失笑。理察爵士似乎不敢相信。“我的合伙人不喜欢魅力十足的人，他说他永远猜不透他们在想什么。”

理察将这桩讯息贮存在脑海一角。“摩根的关系几乎和你一样多，他会是局里的一项珍贵资产。但我仍决定慢慢来，我们还不知道他碰到危机时会有什么反应。克林，我要他来这里和你谈谈。另外还有一件棘手的事你或许

愿意替我们处理，如果你决定接下这桩任务，我希望摩根也能参与。他可以向你学点东西。”

“我是退休的人，记得吗？”

理察微微一笑。“我也是，”他拉长声调。“我想交出大权已经四年了。”

“你绝不会退休的。”

“你也不会，”理察预测。“至少在你的公司没有你的补助而能维持之前。告诉我，小子，你的合伙人可曾纳闷那些额外的资金是打哪儿来的？我知道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又再为局里效命了。”

克林用手梳头。“他还没注意到。”他解释道。“纳山一直忙着开设分公司，而且他的妻子莎娜就快生头胎。我怀疑纳山有时间分心。

“而他注意到的时候呢？”

“我会告诉他实情。”

“我们还用得着纳山。”理察说。

“不可能，他现在有家室了。”

理察爵士勉强同意他，继而将话题转回他要克林接下的任务。“关于这项任务，”他说。“它不会比上次更危险，但是……啊，晚安，莉雅公主。很荣幸再见到你。”

她就站在门外。克林纳闷她到底听到多少。

她对理察微微一笑。“很高兴再见到你，爵士，”她轻声回答。“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门是开着的。但若你们正在开会，我待会儿再来。”

理察爵士急急走向她。“没事，进来坐吧。我正想在走之前和你谈。”

他扶着她的手肘引她走向椅子坐下，她拂平裙摆等候他落座。

“我听说了歌剧院外的不幸事件。”理察皱着眉头表示。

“你心情好一点没有？”

“我没有什麼不好的，理察爵士，是我的侍卫受了伤。陆蒙总共缝了八针，但昨天拆线了。他现在感觉好多了，是不是啊，克林？”

她把克林纳入谈话圈时，她的视线完全对准理察，他并不介意她没看他，甚至还忙着掩饰他的愉快。理察爵士胀红了脸。克林无法相信这个消息灵通、铁石心肠的情报局长竟然像小男生般脸红起来。

莉雅迷倒了这个老家伙，克林怀疑她对自己的影响力是否知情。她的笑容、视线清明。若是她开始扇动睫毛，那么我们会知道她的诱惑毕竟不那么清纯。

“你可有机会查问我们讨论过的那件事？”她问。“我知道这么要求太厚颜，理察爵士，而我要你知道我对你提议派个人去格雷塔格有多感激。”

“我已经办好了。”理察回答。“我的手下辛普森昨晚才回来。你猜对了，公主，艾洛伯和他的对手蓝大卫那里并没有她结婚的纪录。”

“我就知道，”莉雅呼道。她双手合握，仿佛在祷告，接着对克林皱眉。“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她的热切令他失笑。“告诉我什么？”

“蓓莉小姐不会私奔。理察爵士刚才证实了我的推测。”

“公主，仍有可能她确实在那里结了婚。艾洛伯和蓝大卫保持正确纪录用来吹嘘他们主持婚礼的数量，不过他们并不是格雷塔格村里唯一主持婚礼的人。有些声誉没那么高的公证人根本不留纪录。他们直接填发结婚证书，交给做丈夫的了事。所以你瞧，她仍有可能是私奔了。”

“她没有。”

莉雅执迷不悟。克林摇摇头。“她这是在捣黄蜂巢，理察我告诉过她别管这件事，但她不听我的。”

她对克林皱眉。“我什么都没捣乱。”

“不，你有，”克林回答。“如果你再拿各种问题去烦蓓莉的家人，会使得他们更难过的。”

他的批评一针见血，她低下头。“你一定认为我存心伤害人。”

“你不必如此苛责她，孩子。”

克林恼怒地说：“我没有苛责她，只是实话实说。”

理察爵士摇摇头。莉雅对他露出微笑，很高兴他站在她这边。

“理察爵士，如果他知道我担心的理由，就不会妄下断语，认为我侵犯别人的隐私。”

理察瞪克林一眼。“你不听她解释？克林，她说得很有道理。你不该不明所有内情就妄下断语。”

“谢谢你，理察爵士。”

克林闷哼一声，莉雅决定不理睬这个莽汉。“我们的下一步要调查什么？”她问理察。

理察爵士一脸茫然。“调查？我还没想到……”

“你说过你会帮我，”她提醒理察。“你不能这么快就泄气了。”

理察爵士向克林求助，克林咧嘴一笑。

“这不是放弃不放弃的事。”理察说。“我只是不确定我在调查的是什么。显然你的朋友的确和某人私奔，而且我相信克林建议你不要插手是正确的。”

“为什么显然？”

“蓓莉留下了短笺。”

她摇摇头。“任何人都可能写信。”

“但是……”

“我抱了好大的希望你能帮我，理察爵士，”她打断他，声调孤寂。“你是我最后的希望。蓓莉有危险，而她只有你和我帮她，只有你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理察爵士像只公鸡般趾高气昂。莉雅的一句赞美就使这个人软到骨髓里去了。

“我找到她的结婚记录，你就会满意了吗？”

“你真找到了，我就罢手不管此事。”

理察点点头。“那好，我从她家人开始问起。明天我会派个人和她哥哥谈谈。不论如何，我会查明真相。”

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谢谢你。”她低语。“不过我应该先警告你。我曾送信给蓓莉的哥哥，但她拒绝和我见面。因为克林曾对他不礼貌，而他显然没有原谅他。”

“他不会拒绝我。”理察爵士宣称。

克林听够了他们这可笑的话题。他不喜欢英国的情报局局长自失身分地打听别人的家务事。

他正想改变话题，理察爵士的一句话吸引了他的注意。“莉雅公主，承蒙你应允合作，这件小事起码是我能做到的。请放心，我会在你离开英国时给你答案。”

克林俯身向前。“理察，你说清楚，”他质问。“莉雅应允合作什么？”

理察颇表意外。“她没告诉你……”

“我认为那不重要，”莉雅脱口而出，她匆匆站起来。“我失陪一下，你们俩可以私下谈你们的事。”

“莉雅，坐下。”

克林的声音不容她争论，她叹口气遵令坐下。不过她不肯看他，视线落在她的膝上。

她想躲起来而不是讨论她的决定，但那么做太懦弱而且不负责，此外克林有权知道她做了什么决定。

要有尊严，要有礼节，她暗自想道。克林绝不会知道她有多难过，而这多少自是一种胜利，不是吗？

“解释一下为什么理察爵士如此高兴你的合作？”

“我决定回家父的故乡。”她的声音低微。“我要嫁给雷将军，令尊已同意了。”

好长一段时间克林说不出一个字。他瞪着莉雅，她则瞪着自己的膝盖。

“这些都是我生病时决定的？”

“嗯。”

“看着我。”

她泫然欲泣，深吸一口气，终于转头看着他。

克林知道她很烦乱。她双手绞紧，正试着不哭出来。

“没有人逼她。”理察爵士插嘴。

“没有才见鬼了。”

“那是我的决定。”她坚持。

克林摇摇头。“理察，什么事都没决定，你懂了吗？莉雅仍为上星期的意外自责。”

“我应该为陆蒙受伤自责。”她喊道。

“不”，他厉声喝斥。“你只是被吓到了。”他将注意力转向情报局长。“莉雅显然忘了上星期她对我的承诺。”

“克林……”

“安静。”

她的眼睛不可思议地睁大。“安静？你们讨论的是我的未来，不是你的。”

“我是你的监护人，”他反驳。“我决定你的未来，而你似乎忘了这项事实。”

他火辣辣的口气像火龙喷出的热气。她决定不和他争论，他已变得蛮不讲理，若非他已不再瞪她，她一定会掉头就走。

克林将注意力转回理察。“上星期莉雅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解释道。“我们决议她不能嫁给那位将军。你可以告诉你的同僚，交易已经取消。”

克林气愤得几乎没注意到理察点头同意。“她不会嫁他。那位将军真像位甜心，不是吗？派出一群杀手绑架他的新娘，这等追求术可真少见，你说是不是啊？我真希望他自己来英国一趟，我会好好陪他几分钟。”

莉雅不懂克林为什么如此激动。她从没看过他这么愤怒，更不知道该怎么安抚他。

“克林，他不会放弃的，”她低喃，颤抖的声音自己也不忍猝听。“他会

派其它人来。”

“那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

“是吗？”

她眸中的恐惧消除了他部分的怒气。他不要她怕他，因而刻意放软声调回答：“没错。”

他们四目相交了好一会儿，他温柔的表情令她宽慰得想哭。他不会让她离开英国。

她勉强抽回瞪着他的视线，不让他看到她眸中的泪。她深一口气控制住情绪，然后说：“我只是想做得完美些。我不想有人受伤，而理察爵士说他们能有机会商议更好的贸易协议……”

“我的同僚相信将军会合作。”理察爵士插口说道。“我个人则不相信这种鬼扯，我和克林想法相同。”他点头强调。“雷将军不足以信赖。因此亲爱的，你不必表现任何高贵情操。”

“要是克林受到伤害呢？”她脱口询问。

理察爵士和克林都被这一问愣住了，莉雅的表情又掺进了恐惧。克林靠着椅背凝视她。她不害怕自己的安危，反倒替他担心。他或许应该生气才是；他能照顾自己，她替他担心实在有点侮辱人。

而且使他乐得晕陶陶的。

理察爵士扬起眉梢注视克林，等他回答她。

“我能照顾我自己，”克林说。“你不用担心，明白吗？”

“明白了，克林。”

她的立时回答取悦了他。“现在你出去吧，理察和我还有其它事要讨论。”

她随即听命离开，甚至没有向理察道再见。天，她真是跑着出来，她的行为极不淑女，但她不在乎。猛烈抖动的身体使她几乎关不好门。

她终究不必嫁给那个恐怖的人了。克林替她做了决定，她感激得一点都不介意他发了那么大脾气。为了她说不出来的原因，克林决定认真执行监护人的职责。

“莉雅公主，你还好吗？”

她惊跳起来，继而爆出笑声，富恩及一位她从没见过的人就站在距她几尺的地方。

她没听到他们的足音。

她感觉自己胀红了脸。那个陌生人正对着她微笑。她想他或许认为她疯了，莉雅站直身体，强迫自己止住哭声。“我很好。”

“你在做什么？”

“反省。”她回答。还有祈祷，她无声地补充。

富恩不知道她说反省是什么，只是继续茫然地瞪着她，她转向来客。“晚安，大人。”

管家终于记起了他的仪态。“莉雅公主，容我介绍安摩根，欧克山伯爵。”

莉雅微笑表示欢迎。“很高兴认识你。”

他走向前，握住她的手。“这是我的荣幸，公主。我早想见你了。”

“是吗？”

看到她讶异的眼神，他微微一笑。“是的，”他向她保证。“你是全伦敦

的中心话题，但我想这个你很清楚。”

她摇头。“不，我不清楚。”

“摄政王逢人就赞美你，”摩根解释。“请别皱眉，公主，我听到的全是好事。”

“什么样的好事？”富恩放胆一问。

摩根仍然注视着莉雅回答。“听说她非常美，现在我知道传言都是真的。她的确美丽绝伦。”

他的奉承令她尴尬。她试图抽回手，但他不肯松开。

“你的脸红得好漂亮，公主。”他告诉她。他走向前，借着烛光照射，她能看到几缕银丝在他深棕色头发中闪烁。他的深棕色眼睛因微笑而熠熠生辉。摩根不比富恩高多少，但他似乎完全慑住了管家。他浑身散发的力量或许是源于他的社会地位，她猜想。

他的爵位容许他傲慢自持。

不过这个人也很了解自己的魅力，他知道这种紧迫盯人的方式令她不自在。

“你在英国住得可习惯？”他问道。

“很习惯，谢谢你。”

克林打开门时，摩根正在问莉雅他是否可以于第二天下午前来拜访她。克林立刻注意到莉雅胀红的脸，也注意到摩根正握着她的手。

他按捺不住地直接反应，伸手一把抓住莉雅的手臂，将她拉至身旁。接着他将手占有味十足地搭住她的肩，并且对他们的访客大皱其眉。

“莉雅明天会很忙。”他宣称。“进去，摩根，理察爵士在等你。”

摩根似乎没注意到克林恼怒的声调。就算注意到了，他也刻意忽略。他赞同地点点头，继而将注意力转回她身上。

“如果你允许，公主，我会继续试着说服令堂兄答应我拜访你。”

她一点头同意，他随即行礼告别，然后走进书房。

“不要再捏我了，‘堂兄’。”莉雅低喃道。

他听出她话中的笑意。转头瞪她一眼。“他打哪听来这种说法的？你告诉他我是你的堂兄？”

“我当然没有。”她回答。“现在你可以松手了吗？我必须回房去拿我的记事本。”他不放开她。“莉雅，你为何这么高兴？”

“我高兴是因为我似乎是不必嫁给雷将军了。”她说道，挣脱他的掌握，急急走下长廊。“还有，”她回头又说道：“我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

第七章

克林和理察爵士及摩根又继续开了几小时的会，莉雅独自在餐厅吃晚餐。她尽可能留在楼下，希望克林会下来。她想感谢他如此关心她的未来，并且向他打听一些欧克山伯爵的资料。

苦撑到午夜，她终于放弃等候上床休息。十五分钟后薇娜来敲她的门。

“公主，他们要你准备好明天早上动身，十点整出发。”

莉雅钻进被盖。“克林可曾说明我们要去哪？”

女仆点点头。“到理察爵士的家，”她回答。“就在波文街十二号。”

莉雅微微一笑。“他连地址都说了？”

“是的，公主。他的指示非常清楚，”她皱起眉头。“还有一件事他要我……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明天下午和威廉郡公爵的会谈取消了。”

“克林告诉你为什么取消吗？”

“没有，他没说。”

连续一星期照顾克林，莉雅那晚睡得很沈。第二天早上她在八点稍过后醒来，急急梳洗准备。她换上一件淡粉红色日服，克林应当会同意它保守的方型领口。

莉雅在预定出发前二十分钟已来到楼下。克林则直到十点过后几分钟才出现。她一看到他步下楼梯即出声唤住他。“我们已经迟了，克林。你的动作快一点。”

“计划有所改变，莉雅。”克林解释。他经过她走进餐厅时对她眨眨眼。

她赶在他后面。“改变了什么？”

“会议取消了。”

“是今天下午的会议，还是和理察爵士的会议？薇娜说……”

克林拉出椅子，指示她在餐桌前坐下。“两者皆取消了。”他说。

“公主，你可愿意来杯巧克力或热可可？”富恩自门口叫道。

“茶就可以，谢谢。克林，你怎么知道会议取消？我一直等在前厅，没看到信差上门呀。”

克林没有回答她，他坐下来拿起报纸开始阅读。富恩端着一盘煎饼出现。放在他前面。

莉雅既恼怒又困惑。“理察爵士要开这个会原先是为什么？昨晚我们俩者和他谈过话了。”

“吃你的早餐，莉雅。”

“你不肯解释？”

“正是。”

“克林，一大早就这么粗鲁太不礼貌。”

他放下报纸对她咧嘴一笑。她才领悟她那句话说得太傻。“我是说，粗鲁待人总是不礼貌。”

他再次消失在报纸后面，她用手在桌上敲击。这时陆蒙走进餐厅，莉雅立刻示意他靠过来。“信差可曾……”

克林打断她。“莉雅，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不是，”好回答。“我只是试着了解。你别再躲在报纸后面好吗？”

“你的情绪一向如此糟糕吗？”

莉雅放弃试图和这个人做正经的交谈。她吃了半块饼，继而轻声告退。经过陆蒙时，后者同情地瞧她一眼。

莉雅上楼，将整个早上花在联络上，她写了一封长信给院长，详细描述英国的旅途见闻。她描述了她的监护人和他的家庭，另外用了整整三页解释她怎么会和他住在一起。

她正在封口时杜文敲门进来。“他们要你去楼下，莉雅公主。”

“有访客吗？”

侍卫摇摇头。“我们要出去。带着你的披肩，今天风很大。”

“我们要去哪？”

“去开会，公主。”

“开会、不开，现在又要开了。”她咕哝。

“公主，你在说什么？”

莉雅旋紧油墨瓶盖，整理好自书桌后站起来。“我只是自言自语，”她微笑承认。

“这个会是和克林的父亲，抑或理察爵士开？”

“我不确定，”杜文坦言。“但克林正等在前厅，而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起行了。”

莉雅答应侍卫她随即下楼，杜文行礼后离开。她急急梳好头发，到衣橱拿出披肩。

走出门槛时，她突然想起她的名单。若他们是要去威廉郡公爵的家，她绝对会需要这些笔记和监护人及他的妻女一一核对。她急急转回书桌，拿起名单随手塞进披肩口袋。

克林正等在前厅。她在楼梯平台稍事停留，一面将披肩搭上手腕。

“克林，我们是去见你父母或理察爵士？”

他没有回答她。她急急下楼，又问一次。

“我们要去见理察爵士。”他说道。

“他为什么这么快又要见我们了？昨晚他才来这里。”她提醒他。

“他自有理由。”

薇娜和陆蒙及杜文正站在靠近沙龙入口。她急急向前，助女主人披上披肩。

克林抢先一步，他用披肩罩住莉雅的肩，握住她的手，继而拖着她出门。她必须用跑的才能跟得上他的大步。

陆蒙及杜文尾随于后，两名侍卫爬上驾驶座和马车夫并坐，克林和莉雅则各自占据车厢一角。

他锁上车门，接着靠进椅垫后对她微笑。

“你为什么皱眉？”他问。

“你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怪？”

“我不喜欢意外。”

“看吧，又是个怪异的回答。”

克林伸长他的腿。她挪开裙裾更往角落挤去。

“你可知道理察爵士想和我们谈的是什么？”她问。

“我们不是去见他。”克林回称。

“但是你刚才说……”

“我撒谎。”

她的抽气声令他微笑。“你撒谎？”

他慢慢地点点头。“是的。”

“为什么？”

她的愤怒令他想笑。她生气的时候真好看，而且她现在的确生气了。她的面颊胀得嫣红，脊柱挺得笔直几乎像要折断了。

“待会儿我才解释，”他告诉她。“别再皱眉了，小鬼。天气这么好，不该浪费在生气上。”

她终于注意到他有多愉快。“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他以耸肩作答。她叹口气，这个人故意使她迷惑。“克林，我们现在到

底去哪？”

“和我的家人开会，决定……”

她替他说完。“我的去留？”

他点点头，莉雅垂下眼睑，但是克林已看到了她的表情。她像是被击败了似的。他知道她感觉到伤害，却不知道他是说了什么引出那种反应。

他粗着嗓子问：“你是怎么了？”

“你骗了我。”

“我说过待会儿我会解释。”他试着不露出恼怒。“现在解释你为什么像是要哭的模样？”

“我待会儿再解释。”

克林前倾扣住她的下颚，强迫她看他。“不要引用我的话回答我。”他命令。

她推开他的手。“好吧，”她宣布。“想到你如此高兴我有点难受。”

“说清楚点，该死的。”

马车在威廉郡公爵的房子前停下。克林拔掉门闩，便是眼睛看着她。“怎么样？”他质问。

她调整披肩。“我觉得够清楚了。”她点一点头。

陆蒙打开门伸手扶她。她立刻下车。再转向克林。“你高兴是因为你终于可以甩掉我了。”

他张口欲言，但她举起一只手表示安静。“你不必担心，我的难过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屋好吗？”

她想保持尊严，克林却不允许，他开始发笑。她转身跑上楼。陆蒙和杜文环侍两侧。

“你看起来仍然心烦意乱，小鬼。”

她猛地转身说出她对克林那句粗鲁的批评的看法时，管家正好打开门。“如果你再叫我小鬼，我发誓我会做出极不文雅的行为。我没有心烦。”她的嗓音恰巧显示其反。

“我本以为你和我是朋友。你已变得像我的堂兄。而我……”

克林俯下头直到距她只余寸许。“我不是你的堂兄！”他忿忿地驳斥。

代替管家站在门口的凯恩等着这群人注意到他。他只能看到莉雅公主的背面。她的个子很娇小，他判断，而且相当勇敢，克林正耸立在她前面狠狠地瞪着她，但她毫不退缩。

“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是堂兄妹。”她回嘴。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

她深吸一口气。“这种对话实在荒谬至极。如果你不想和我扯上亲戚关系，我没有异议。”

“我的确和你没有亲戚关系。”

“你不必大吼大叫，克林。”

“两位午安。”

凯恩终于出声吸引他们的注意。莉雅惊愕得说不出话，只是猛地抓住克林。

她很快恢复镇静，挣开他的手臂，试着逼出高雅、尊严的表情。站在门口英俊的年轻人应该是克林的哥哥，他们的笑容几乎如出一辙。不过凯恩的发色较深，而且眼睛颜色，完全不若克林的淡褐色眸迷人。

莉雅试着行礼，克林不给她机会。他抓住她的手臂，推她进屋。

她捏他的手要他松开她。克林试图拿走她的披肩时又展开一场拔河，她一直挡开他的手好从披肩口袋掏出她的名单。

凯恩站在弟弟身后，背着双手拼命忍住笑。他已好久不曾看过弟弟如此狼狈了。

莉雅终于抽出她的名单。“现在你可以拿走我的披肩了，谢谢。”

克林翻翻白眼，将她的披肩扔向凯恩。他的哥哥接住，这时克林也注意到莉雅手中的名单。“你为什么带那玩意儿来？”

“我会有需要。”她解释。“克林，我真不懂你对这张表的反感。”

她将注意力转向他哥哥。“你得原谅你弟弟，他刚病愈！”

凯恩微微一笑。克林大摇其头。“你不必替我找借口，”他表示。“凯恩，这就是你称为瘟疫的女人。莉雅，这是我哥哥。”

她再次试着行礼，而克林再次破坏了她的企图，她才俯身撩起裙裾，克林已抓住她的手大步往客厅冲。

“你妻子呢，凯恩？”克林回头问。

“在楼上和母亲一起。”他回答。

莉雅拉开克林的手试图脱身。“你何不把我扔进一张椅子就走？你显然迫不及待地想甩掉我。”

“你喜欢哪张椅子？”

他终于放开她。她向后退，随即撞上凯恩。她转身请他原谅她的笨拙，接着询问他父亲在哪，她解释说她想尽快和他谈谈。

因为她看起来是如此的认真与忧虑，凯恩不敢发笑。莉雅公主是漂亮的女人，他暗想，她的眼睛是鲜明的蓝，鼻梁两侧的雀斑则令他想起他的妻子洁玉。

“詹金斯已上楼通报家父你来了，莉雅公主。你何不坐着舒服地等？”

她觉得这个主意真好。凯恩显然继承了这家所有的教养，他和气而有礼，和他弟弟真有天壤之别。

克林站在壁炉附近观察她，她相应不理。她刚才没注意她监护人的房子的外观，但想来应该和它的内间一样宏伟。客厅至少有克林邸的四倍大，三组长椅面对乳白色大理石壁炉成半圆型排列，屋里摆满了威廉郡公爵自世界各地搜储来的珍宝，她浏览四周，接着目光在壁炉架中央的东西上滞留。那座黄金打造的城堡，完全是她儿时的家的翻版。

莉雅欢欣的表情夺走了克林的呼吸。“莉雅？”他轻唤，揣测是什么引起她那种反应。

她转身对他微微一笑，接着急急走向壁炉架，颤抖着手轻轻抚摸金色城垛。“克林，这是我家的翻版。它叫史东赫文，以前我和爸妈住在那里。”

“我以为你父亲娶你母亲时就放弃了王位。”克林问。

她点头。“没错。但是史东赫文是他娶她之前就买下了，雷将军也不能动它。它位于奥地利，就算雷将军继承了王位，也管不到那个地方。”

“城堡现在归谁所有？”凯恩问道。

她没有回答他。他想她可能没听到他的问题。那座城堡显然勾起了他和克林的兴趣。

兄弟俩围在莉雅身旁注视那座复制品。

“我父亲将它送给了令尊，”她解释。“住在令尊的乡村别墅时没看到它，

我还以为它给弄丢了。我很高兴看到它在此享受殊荣。”

“当然它得享殊荣，”威廉郡公爵自门口出声。“令尊生前是我的好友，莉雅。”

听到监护人的声音，她微笑以示欢迎。威廉郡公爵容貌出从，灰发灰眸，两上儿子都像他。

“父亲，午安。”克林呼唤。

他父亲回礼，继而走进客厅。他在大厅中央停下，向莉雅张开双手。

她没有犹豫，立刻投进他怀里。他将她紧紧搂住，吻她的头顶。

克林和凯恩不可思议地对看一眼，他们的父亲对这个被监护人的热情令他俩震惊。

公爵通常非常保守，但他待莉雅却如同失散很久的女儿。

“克林待你好吗？”

“很好，亨利伯父。”

“亨利伯父？”凯恩和克林异口同声。

莉雅离开监护人怀抱，转身瞪克林一眼。“亨利伯父不介意做我的亲戚。”

“但他确实和你没有亲戚关系。”克林顽固地提醒她。

他父亲微微一笑，“我要她叫我亨利伯父，”角解释。“莉雅现在是我们的亲人。”

接着他转向莉雅。“坐，我们好讨论你的婚事。”

她急急遵令而行。克林等她在长椅坐好，才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

他巨大的身体将她逼至一角。莉雅推推他的大腿好抽出被他压住的裙裾。“其它座位多的是，”她低声说道，不想让亨利伯父听见她批评他儿子。

“堂兄，你坐到别的地方去。”

“再叫我堂兄，我发誓我会掐死你。”克林低声威胁。

“你挤到她了，儿子。挪过去。”

克林一动不动，他父亲眉头一皱，在面向莉雅的长椅和凯恩并肩而坐。

“你们俩相处得可好？”他父亲问道。

“克林病了一星期。”莉雅说明。“我今天就搬来和你住吗，伯父？”

“不行。”克林的否认是严厉而突兀。

他父亲皱眉相向后才将视线转向莉雅。

“你想搬来？”他问。

“我以为克林要我搬。”她回答，表情明显困惑。“照顾我似乎是一项负担，那是他今天会如此焦躁的原因。”

克林翻翻白眼。“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吧。”他咕哝。

他父亲相应不理。“克林焦躁？”他问莉雅。

“是啊，亨利伯父。”她回答。“他急着甩掉我。所以你能了解我的困惑吧？几分钟前他才想扔下我就走人，现在又说我该继续和他住。”

“太矛盾了。”凯恩插嘴道。

克林俯身向前，双手撑在膝上瞪视他父亲。“我不认为现在让她搬家是个好主意，她在歌剧院外差点出事。”他点头强调。

莉雅顶他的腰要他住口。“你不必提到那件事。”她低语。“那只会使他担心。”

“他需要担心，”克林告诉她。“如果他要负起保护你的责任，就必需了

解他要对抗的是什么。”

克林不给她时间争辩，直接转向父亲，迅速解释了事情经过，外加他从理察爵士那儿打听到的一些细节，最后表示除非莉雅已婚，那种威胁不会中止。

“或者是雷将军失势。”凯恩打岔。

“可能得耗上一年。”克林预测。

“或许，”他哥哥同意道，转身对他们的父亲说：“我认为克林是对的，莉雅应该继续同他住。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而且那样对你和母亲也比较不危险。”

“胡说。”他父亲反驳。“保护的事我也略知一二，危险我应付得了，闲言闲语才是我们必须注意的。现在你们母亲和我的身体已经康复，莉雅必须搬回来和我们同住。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毕竟不妥。”

“上星期就可以。”凯恩提醒父亲。

“因为我们生病。”他父亲回答。“大家当然能了解。”

对于父亲天真的想法，克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转向哥哥求救，要他帮忙反对莉雅搬家。

“你可听到什么闲话了？”他父亲问凯恩。

凯恩摇摇头。克林再度按捺住脾气。“父亲，流言已经无关紧要，”他说道。“你不能拿家人可能受到的危险和几句闲话相比。旁人当然会说话。莉雅和我都不在乎。”

“我的决定不容更改，”他父亲顽固地表示。“你若认为我不能照顾我的侄女，就是在侮辱我了。这些年来我不是照顾了一位妻子和六个孩子吗？现在我照样能。”

“但没有人想绑架母亲或……”凯恩争辩。

“够了，”他父亲喝令。“这个话题就此结束。”接着他语气转柔。“你母亲说莉雅应该尽快结婚是对的，那样一来所有的无聊闲话全部会结束了。”

克林看看凯恩。“她有张该死的名单。”

“名单是我给她的，儿子。”

克林不知该说什么。

“什么名单？”凯恩问。

“你一定要说给凯恩听吗？”她低声问道，双颊羞得变成粉红。“他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克林咧着嘴笑。

凯恩佯装没听到莉雅的抗议。“什么名单？”他再问弟弟。

“男人的名单。”克林解释。“她和父亲列出一张适合结婚的候选人名单。”

凯恩没有露出任何激烈的反应，由莉雅的表情，他看得出她为他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忐忑不安。他决定使她自在一些。“听起来满合理的。”他宣称道。

“合理？这是野蛮人的行径。”克林说。

凯恩忍不住窃笑。“这事并不有趣。”克林脱口指责。

“的确不很有趣。”凯恩附和。

“我们是很认真的。”莉雅点头强调。

凯恩坐直身体。“那么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从名单里挑出一个丈夫？”

“是的，”莉雅回答。“我本想上星期约谈这些候选人的，但是克林生病了，我忙着照顾他。”

“你照顾他？”凯恩笑着问道。

她点头。“不分昼夜，他需要我。”

克林火冒三丈。“我不需要你。”

她不服他粗鲁的声调。“你真不知感激。”她低语道。

克林不理她的批评，他朝凯恩点点头。“这倒提醒了我，”他说道。“我要谢谢你帮忙，我的帐本一年多来就没这么好看过。”

“什么帐本？”

“公司帐本，”克林解释。“非常谢谢你帮忙。”

凯恩摇头，莉雅戳戳克林吸引他的注意。“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好吗？”

“我没动你的帐本。”凯恩告诉弟弟。

“那么是谁……”

好半晌没有人说话。莉雅将注意力转到她的裙子的褶皱。克林慢慢看向她。

“你请狄先生或别人替我做帐？”

“当然没有。你的帐本是私人的财产，我不会让别人看的。此外你生病时家中也谢绝一切访客？”

“那么是谁替我做了帐？”

“是我。”

他摇摇。“别开玩笑，莉雅，我没有心情。”

“我不是开玩笑，帐是我做的。我也将你所有的开支日记整理后归档了。”

“有谁帮你？”

她觉得深受其辱。“没有人帮我，我对数字非常拿手。”她告诉他。“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写信给修道院长。我替她做了第二套帐簿好让银行给她……哎呀，我不该提的。”

院长说那是罪过，但我不认为，我只是改变了数字好让她拿到贷款。”

克林露出震惊的表情，她猜他觉得她的坦白丢人现眼，也不再为自己解释。“至于你的帐，”她继续说道，“誊写数目和加出总额并不需要特别训练。”

“利润呢？”克林问道，仍不确定该相信她的话。

她耸耸肩。“稍有一点脑筋的人都算得出利润。”

他摇摇头。“但你是个女人……”

他正要补充说他无法想象她从哪儿学到记帐的技巧，但她不让他说完。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她喊道。“只因为我是个女人，你就假设我不可能懂得时装以外的事。先生，你可要吓一跳了，因为我根本不关心流行。”

克林从没见过她如此火爆。她的眼睛变成两簇蓝色的火焰。他看了或许会想掐死她，但他会先吻她。

凯恩替她解围。“院长借到贷款了吗？”

“的确借到了。”莉雅回答，声音中有掩不住的骄傲。“当然，院长不知道银行看的是第二套帐本，否则会盘托出，修女宣誓诚实无私而且总是力

行不悖。等到她发现实情时已经太迟了，借来的钱早已建了新教堂。”

克林闷哼一声！“我敢打赌她一舍不得你走。”他干涩地说道。

“我们恢复今天来此的主题好吗？”凯恩提议道。他走向莉雅。“我能看看你的名单吗？”

“当然可以。”

凯恩接下名单后回座。“名单还不完全。”莉雅解释。“现在上面有十个名字，假若你也有人可以推荐，请自行加上。”

“我想我们就不等你母亲了，开始吧。”她的监护人宣布。“凯恩，念出第一个名字，我们讨论一下。”

凯恩打开名单，瞄一眼内容，继而瞧向他弟弟。

“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克林。”凯恩宣布。

“没错，但是我已经把他划掉了。”莉雅解说。“看到他名字上的线没有？请说出我没有划掉的名字。”

“且慢，”凯恩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被划掉，莉雅。是你把他放入名单中抑或家父建议克林的？”

“是我建议的，”他父亲回答。“我们开始列名单时她甚至还没见过克林。那时我深信他们会是完美的一对，但现在我看得出我错了。他们不适合。”

凯恩却持相反看法。莉雅和克林之间的火花四处飞溅，而且正各自拼命否认他们沮丧的原因。

“你怎么看出他们不适合的？”凯恩问。

“只要看看他们俩在一起的情形，儿子。莉雅是全然的不自在，而克林自从坐下就没有松开眉头。显然他们俩处不好，而那是美满婚姻的重要因素。”

“我们继续念下去好吗，凯恩？”

“克林，你一定要如此烦躁吗？”莉雅问。

他没回答她。她将注意力转向凯恩。“他大病初愈。”她提醒他哥哥，替克林找借口。

“若是克林同意娶你，莉雅，你肯接受他吗？”凯恩想知道。

“他已经表明不娶我了，”莉雅说。“而且反正也行不通。”

“为什么？”凯恩问。

“你少烦了行不行？”克林打岔。

凯恩不理弟弟的抗议，莉雅也是。她皱着眉头，考虑她的回答。她不想令凯恩困惑。

但也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他行不通因为是他不肯接受我的财产。”

“我本来就不会碰它。”

“现在你懂了吧？”

凯恩仍然不懂，不过他弟弟的表情告诉他不许继续刺探。克林仿佛随时要扑向某人的脖子似的，而凯恩觉得他或许会是受害者。

“没有更好的方法处理这个状况吗？”凯恩问。“莉雅应该慢慢……”

“但是她没有时间。”他父亲反驳。

“凯恩，谢谢你的关心。”莉雅补充。

“儿子，继续念出第二个名字。”

凯恩放弃争辩，“贺尔顿，麦屯伯爵。”

“我见过他一次。”他父亲宣布。“他看起来满规矩的，”凯恩点头表示同

意。克林却连连摇头。“他有什么不对，克林？”他哥哥问道。

“他是个酒鬼，不行。”

“酗酒？”父亲问。“我不知道贺尔顿有这个毛病。划掉，”他满面愁容。

“我不能让她嫁给酒鬼。”

“谢谢你，亨利伯父。”

克林觉得他快要爆炸了，而且耗尽所有的自制力才勉强控制住自己。老实说，他不懂自己为何如此暴躁。他已决定不娶莉雅。但可恨的是一想到任何人碰她，他就不舒服。

克林向后靠，仿佛那是世界上最自然的动作似地伸出手臂环住莉雅的肩，她直觉地偎过去，他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正微微颤动，明白她和他一样憎恶这场酷刑。

凯恩说得对，他们应该找出更好的。

他哥哥念出下一个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金仕福，洛春伍伯爵。”

“是文妮建议金仕福的，”他父亲宣称。“他的彬彬有礼令她印象深刻。”

克林摇头。“他也是有名的性变态。”

“划掉他，凯恩。”

“遵命”。凯恩附议，又念出下一位。“魏哈利，柯林汉侯爵。”

“他也是我提议的，”他父亲热心解说道。“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家好几年了，家世血统优良。”

凯恩艰难的维持严肃表情，克林已在大摇其头。

“他好色。”克林宣布这个候选人的罪状。

“我都不知道哈利有这个毛病。”做父亲的咕哝道。“文妮和我应该多出去走走，和外面多接触才能知道这类消息。好吧，他不行了。我们不能把她嫁给一位可能作奸犯科的人。”

凯恩念出一位人名时紧盯着克林，“唐强生，谭普顿伯爵。”

他还没说完那人的全衔，克林已在猛摇其头。

会议就这样进行下去，克林总能找出每个候选人的不是之处。等凯恩念到名单上最后一个人，威谦郡公爵已沮丧地靠进长椅一角，手抚着头，露出完全溃败的模样，凯恩勉强掩饰他的愉快。他念出最后一个人“安摩根，欧克山伯爵”时，克林已没法适当反击，而凯恩满心期待着弟弟对这个人有什么话说。

“我见过摩根，”莉雅宣称。“他似乎非常好。”她的声音缺乏热切，而且已无法掩饰她的痛苦。她恨这一场“听证会”，没有人会知道她有多不快乐，而她为这一点些微成就自傲。只有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她才会放松警戒。那时她会尽情痛哭，因为没有人听得见她。

“我不能提供我对摩根的看法，”凯恩说。“我从没见过她。”

“我见过他，”他父亲说。“我相当喜欢他。或许我们可以邀他来……克林，你见鬼的摇什么头？”

“是啊，老弟，”凯恩加入，“摩根有什么不好？”

克林叹口气，他很难找到这个人的不是。凯恩又在一旁煽火打岔，他开始大笑。

“我们瞧瞧，”凯恩拉长声调。“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因为酗酒、贪食、嫉妒、好色淫欲、贪念等等原因划掉九位候选人。真想知道你觉得摩根不妥的原因，我相信你已经用完了七大死罪。”

“你在暗示什么，凯恩？”

“这些候选人你一个都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可恶，我是在考虑莉雅的幸福，她是个公主，应该配个更好的夫婿。”

最后一句话令凯恩茅塞顿开，现在他明白克林的情绪为何如此暴躁了。依凯恩看，克林显然很想要莉雅，但又觉得自己不配。嗯，就这个原因。克林是次子，因而没有继承到产业或头衔，他会那么着迷于建立航远王国的部分原因，也是基于他想借着自身的成就获得肯定。他为自己的独立自主觉得骄傲，而那骄傲却会迫使他任莉雅溜掉。

当然，除非他被迫和她结婚。

“摩根又怎么样了？”他父亲催促道。“他有什么不好？”

“没有。”克林冲口而出。

他父亲正要微笑，克林又补上一句：“如果莉雅不介意有O型腿的孩子。”

“老天……”他父亲挫败地瘫进靠垫中。

“摩根是O型腿？”凯恩问莉雅。他觉得自傲，甚至能眼睛都不眨地问出这个问题。

“我得承认我没注意到他的腿，但若克林说他是O型腿，他一定是。我一定得生孩子吗？”

“一定。”克林回答。

“那么他也不成，我不希望有O型腿的孩子。”

讨论又继续了一小时。凯恩和他父亲轮流提供可能的丈夫人选，而克林总能挑出每个人的不是。

凯恩好乐，他拖来脚凳，伸长了腿放上去，舒服地享受这场听证会。

克林则越来越烦躁不安。他已挪开环住莉雅的手，双臂掌心撑在膝上等候他父亲想出另一位候选人。

会议进行得越久，莉雅愈感难受，她躲在沈静面具后面，但是双拳握得死紧。

就在她认为她再也受不了时，克林向后靠，用一只手覆住她握在一起的手。

她不想要他的安慰，却直觉地扣住他的手。

“莉雅，你想怎么做？”

凯恩问她，她羞涩地不敢承认她想嫁给她爱的男人，她想要她父母的那种婚姻，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曾想过做修女，但是院长不答应。”

她的眸中有泪，因此没有人笑。“她为什么不答应？”凯恩问道。

“我不是天主教徒，”莉雅解释。“那是必备资格。”

他这才微微一笑，他忍不住了。“你做修女不会快乐的。”他预测道。

她现在也不很快乐，但她认为这么表示不礼貌。

“莉雅，你何不去找文妮，”她的监护人建议。“你还没见过洁玉吧？去和凯恩可爱的妻子自我介绍一番。”

她像得到缓刑一样松一口气的表情昭然若揭。

莉雅站起来才发现她还没松开克林的手，她迅速抽走，转身离开。

父子三人等到她离开客厅才重新落座，克林拖来脚凳、跷起他的双脚。

“真为难了她。”他咕哝道。

“嗯，”他父亲同意。“我希望她有时间适应她的环境，但事与愿违，克林。”

凯恩决定转移话题。“我很好奇，父亲，”他说。“你是如何认识莉雅的父亲的呢？”

“是在亚斯福一年一度的竞技会上。”父亲解释。“萨尼和我一见如故。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追忆道。

“他很幸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克林道。

他父亲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悲伤。“不，你想错了。”他说。“有一件事你们俩都不知道，但是我想现在是坦白的时候。迟早你们总会知道的。”

他们父亲严肃的声调告诉两兄弟这事非常重要，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

亨利沉默了好几分钟才再开口。“凯恩，我在你母亲死后乱来了一阵子，”他解释。

“那时我还不认识文妮，而且也开始酗酒。”

“你？你从不喝酒的呀。”克林问。

“我现在不喝酒了，”他父亲回答。“但那时可喝得凶，我还赌博到债台高筑，甚至一直欺骗自己我能赢回输掉的一切。”

克林和凯恩惊愕得说不出话。他们瞪着父亲，仿佛他突然变成一个陌生了人。

“这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他继续说。“任何父亲都不愿当着孩子的面揭露自己的罪行。”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克林告诉他。

他父亲摇摇头。“没那么简单，”他解释。“我要你们了解。要知道，若不是莉雅的父亲，我这一生就毁了。祖传的家业和毕生辛苦所得全部押给放高利贷的人。”

“后来怎么了？”凯恩见父亲没有继续下去时间。

“萨尼救了我。前一分钟我还在怀特俱乐部，醒来时却已回到家。听说我因喝多了酒错倒在赌桌上。睁开眼睛时，萨尼站在我前面。天，他好生气。我头痛得只想一个睡死过去。但他不肯走，还威胁我。”

“他威胁你什么？”凯恩问道。

“他告诉我你在楼下。”他父亲说。“你还那么小，凡事都觉得新鲜，萨尼威胁要把你带来上楼，看看自己的父亲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用说，他的威胁使我清醒了，我宁死也不能让你看到我那种羞辱的状况。”

几分钟内没有一个人说话，凯恩一点也不记得父亲酗酒的日子。“那时我几岁？”他问。

“快五岁。”

“那么小，就算看到你醉酒或许也记不得了。”他说道。

“萨尼知道我有多爱你，”你父亲说道。“他非常聪明。那是我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那些赌债呢？”克林问。

亨利微微一笑。克林就会问这种问题，他的次子是家中最务实的一员。

萨尼拜访了所有放款人买下我的借据，不到一天我已了无债务。他想把借据还我，但我拒绝接受，也不肯让他撕掉。我要他保留直到我有能力偿还。我甚至坚持他加上利息。

“最后那些债都还了吗？”凯恩问。

“没有。萨尼带着他的妻子回到史东赫文，走前送给我那座金质城堡，”他朝壁炉架上的珍宝指指。“想想看，他买了我所有借据，还送我礼物。当然，我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他们再回英国时已有了莉雅。我想先还他一半的债，但他不肯收，当时的情况好尴尬。因为他高贵的情操，我甚至不能问他借据在哪。第二年冬天他去世了，上帝，我仍在哀悼他的辞世，他是我亲密的朋友。”

兄弟俩都喃喃称是。

“现在借据在哪？”凯恩问道。

“那仍是个谜，儿子。我不知道。”

“你问过莉雅没？”克林想知道。

“没有，”他父亲回答。“我怀疑她知道当年的事。身为她的监护人，我能检视她的财务状况，她的财务代理狄马修负责所有投资，但我不相信他知道那些借据的事。”

“若是现在有人拿了借据来讨债，你能支付所有的金额及利息吧？”凯恩问。

“不能全部。”他父亲回答。“但现在我的财务状况很不错，如果有人要求兑现，我也能借到所需的数目，你们俩不用替我担心。萨尼是个谨慎的人，他会将借据放在安全的地方，我只是好奇他到底把它们放在哪。”

“我也很好奇。”凯恩附和道。

“我向你们坦白往事有两个目的，”他们的父亲继续说。“首先，我要你们知道莉雅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并且了解我欠他的债；其次，我要你们了解我对他女儿的感觉，她在这世界上已没有了亲人，我有责任保护她。”

“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凯恩表示。

克林点头附和，父子三人再次陷入沉默。各自落入自己的思绪中。

克林试着考虑所有的枝节。

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她。他有个王国待他建立，该死，他根本没有时间或能力结婚。她会使他分心。

但是他们家欠她父亲的情，而他们父子有责任照顾莉雅公主。

他父亲年纪太大不足以保障她的安全，也没有和恶棍打交道的经验。

凯恩呢？他的兄长忙于管理他自己的产业。而且也结了婚，有他自己的家人要考虑。

他们家只剩下他这个儿子。

克林抬起头，发现他父亲及哥哥正瞪着他。他大声叹口气，当然他们早就明白了，只是在等他得出相同的结论。

“该死，看来我只有娶她了，是不是？”

第八章

克林的父亲想先把好消息告诉莉雅，但克林不让他说。他认为自己才是告诉她这项决定的最佳人选。

“我能提供一点意见吧，兄弟？”凯恩问道，他等克林点头后又接着说：

“我不认为你该告知她任何……”

他父亲不让他把话说完。“她必须要知道，凯恩。”

他儿子微笑起来。“是啊，当然她必须知道。”他同意道。“我跟女人打交道的经验虽然有限，但我仍然可以知道她们并不喜欢‘被通知’。克林应该向她求婚。”

“那么，在晚餐时跟她说吧。”他父亲建议道。

克林微笑。“我会决定何时何地。”他宣布道。

“你能保证在今晚结束前把它弄妥吗？”他父亲问道。“我在你跟她求婚前什么也不能说，而且文妮也必须开始安排细节了。”

“母亲早已把一切处理好了。”克林答道。

你父亲站起身，双手交握。“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莉雅也会很兴奋的。”

由于他们的父亲看来那么地自鸣得意，克林和凯恩谁也没提醒他不到一小时前，他才反对过儿子和他的监护人结婚，认为两人根本不适合对方。

凯恩想跟克林私下谈谈，但他们的母亲此时急急地走进客厅，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威廉郡公爵夫人有着小巧的身材、金色的鬃发和榛色眼珠，她丈夫和两个儿子较她高出一大截。岁月对这可爱的女人非常仁慈，她的皱纹非常少而头发也只稍稍泛灰。

事实上文妮是凯恩的后母，但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她待他如己出，而凯恩也早已接受她为自己的母亲。

“洁玉和莉雅一会儿就下楼。赶快进餐厅吧，晚餐快凉了，孩子们，给你们的母亲一吻。老天，凯恩，你是不是瘦了些？克林亲爱的，你的腿怎样了？还会疼吧？”

两个儿子都了解他们的母亲并不是真的要他们回答。他们也了解她喜欢溺爱孩子，并容忍她这种母性的表演，甚至没暗示她他们已是成熟的男人了。

文妮是唯一敢询问克林腿伤的人。其它人都明白自己必须不理睬它。

“凯恩，莉雅公主真是最可爱的小姐呢。”

他的妻子走进客厅时说道，然后在她丈夫身旁停下脚步，给他父亲问候的一吻，接着吻吻克林的脸颊。

“你被莉雅迷住了吧，海豚？”她问克林，用他在海上的那些日子得来的外号称呼他。

“她在哪儿？”克林问。

“在你父亲的书房，”洁玉回答，绿眼中闪烁着愉悦的光芒。“她看见他的藏书几乎快乐晕了。我出来的时候，她正在浏览他最近的旅游志呢。”

文妮立刻转向管家，叫他上楼通知莉雅晚餐已经好了。

洁玉挽起她丈夫的手。她迫不及待想问他家庭会议的决定为何，但却因为克林和他们的父亲站得太近而没法子问。

凯恩把妻子深红色的发丝拨到她肩后，俯身亲吻她。

“我想我们该进去了。”文妮宣布道，勾起丈夫的手并肩走出客厅。克林跟在后头，凯恩叫住了他。“待会儿我想跟你私下谈谈。”他说道。

“没什么好谈的吧。”克林答道。他从哥哥的表情便可以猜到他又想讨论莉雅的事。

“我认为有必要。”凯恩答。

“原谅我打岔，”洁玉说。“但我想到一位很适合的人选了。你们考虑过强森吗？克林，你应该记得他的，他是李昂的好朋友。”她提醒她的小叔。

“我记得他。”克林说道。

“那么？”洁玉见他没再往下说便又问道。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不行。”克林慢吞吞地说道。

“为什么不行？”洁玉问。“我喜欢他。”

“我也是，”凯恩同意道。“但克林一定会挑他毛病，而且事情也已经决定好了。”

凯恩朝他正欲抗议的妻子摇摇头，并眨眨眼好让她好过些，然后轻声说道：“待会儿。”让她知道当他们俩独处时，他会向她解释一切。

克林转身走出客厅，但他并没有走进餐厅，而是开始上楼。

“你们先走，别等我们了，”他往下对凯恩说道。“莉雅和我谈几分钟。”

克林不认为需要向莉雅解释他打算娶她。不，那声明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其余的时间就用来做预料中的事吧，他预料中的事。书房在长廊的尽头。莉雅正站在窗前往外看，双手捧着一本厚书。克林走进来时她过身来。

他关上身后的门，然后靠在门上。他朝她皱眉头，她则对他微笑。

“开完会了吗？”她问。

“是的。”

“我懂了，”见他没继续说下去，她低声说道。她走到书桌旁，把书放在吸墨纸上。

“有什么决定了吗？”她又问道，尽力使自己听起来不怎么感兴趣。

他正要告诉她他将娶她为妻，然后又想到凯恩的建议，于是把这个决定化为一个问题。

“你愿意嫁给我吗，莉雅？”

“不，”她低声回答。“不过我还是谢谢你的求婚。”

“婚后你和我……你说什么，不？我要娶你，莉雅，这事已经决定了。”

“不，你不会娶我的。”她反驳道。“别皱眉头，克林，你已经解脱了。你尽了本分问我，而我也拒绝了。你可以重新呼吸自由空气了。”

“莉雅……”她全然漠视他警告的语气。

“我对我走后在楼下发生的事一清二楚，”她夸口说道，“你父亲很技巧地操纵你同意娶我。他告诉你我父亲给他的礼物了吧，不是吗？”

克林微笑，莉雅的确非常聪明。“是的，”他回答。“但那不是礼物，而是贷款。”

他离开门朝她走来，她立刻往后退。

“那是你父亲的看法。”她争议道。

他摇头。“别管借款了，”他命令道。“理智点。你需要结婚，该死，而我也同意做你的丈夫。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呢？”

“因为你不爱我。”

她还没能阻止自己，就已脱口说出那个事实。克林大吃一惊，她则窘得想开窗往外跳。那句可笑的话使她想尖叫。她真的必须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告诉自己。

“有没有爱情有什么关系？你真的相信你名单上的男人会爱你吗？见鬼！不论你选谁，他甚至都不会对你有足够的了解……”

她打断他。“不，他当然不会爱我，我也不会要他那样，那纯粹是财务上的安排罢了。而你却曾斩钉截铁地表示绝不碰我的钱。你告诉我你要靠自己，记得吗？”

“我记得。”

“你在五分钟前改变心意了吗？”

“没有。”

“那么你明白了吗？既然跟我结婚你得不到好处，而且你又不爱我而这两者是结婚所有的动机，那么你真的没有理由做这种高贵的牺牲。”

克林站在书桌边缘注视着她。“我得把这事弄清楚，”他喃喃说道。“你真的相信你可以买一个丈夫吗？”

“当然。”她气急败坏地叫道。“女人向来这么做。”

“你收买不了我。”

他语调愤怒。她则叹口气，试着耐住性子。“我知道我收买不了你，”她同意道。

“而那使我在谈判上屈居下风。我不能容忍那种事。”

克林真想灌些理智给她。“我们谈的是婚姻，而不是商务合约。”他冲口而出。

“你难道不打算跟你丈夫同床共枕吗？还有孩子呢，莉雅？”

他问的是她不想回答的问题。“也许……迟早会。噢，我不晓得。”她低声说道。

“但那不关你的事。”

克林突然朝她走来，莉雅还来不及猜测到他的用意之前，他已把她拉进他怀里，一只手臂环住她的腰，另一手则抬起她的下巴，好让她看着他。

他本想朝她大吼，却瞥见她眼中的泪水，于是完全忘了要跟她吵架的事了。

“以后我时时刻刻都要碰你。”他沙哑地宣布道。

“为什么？”

他注意到她惊讶的神情。“就称之为一项红利吧。”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不！”

本来他只想给她纯洁的一吻，以封缄他要娶她的承诺；但她再度拒绝他又激起他的怒意。

“是。”他低声反驳她，接着他的嘴便降至她的朱唇上。这一吻的用意是要她服从，它无情、需索而且彻底。一开始他感觉到她奋力试图摆脱他，但他无视于她的挣扎，反而把她抱得更紧。他用手捏住她的下巴使她张开嘴，然后舌尖往内扫掠，迫使她停止反抗。

这一吻一点也不温柔。但是老天，它真是火辣辣的。莉雅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挣扎，她几乎无法思考。克林的嘴是那么奇妙，她永远不想叫他停住。莉雅从未被吻，因此也从不知激情为何物。此刻她已完全沈溺其中，而克林却有足够的经验。他的嘴一次次地覆在她唇上，舌头则亲密地和她的摩擦嬉戏。

听见她性感的嚤吟时，克林便知道自己该停下来了。他喉间发出一声低吼，再次吻她。该死，他要她。他的手轻擦过她隆起的胸前，手掌隔着布料所感觉到的热力和饱满使他强烈渴望和她做爱。

他迫使自己推开她。莉雅瘫在他身上，直到克林叫她放手，她才知道

自己的双手环住他的腰。

她对于刚才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一片茫然，不知该说或做些什么才好。她试着后退离开他，但她浑身正颤抖不已，几乎连站都站不稳。

他晓得自己已把她弄得心慌意乱。他脸上大大的微笑昭然若揭，而且自负。

“那是我的初吻。”她结结巴巴地为她狼狈的样子找借口。

克林无法抗拒地拥她入怀，再一次亲吻她。“而这是你的第二个。”他轻声地说道。

“打扰一下，”詹金斯在门外说道。“公爵夫人请你们务必马上到餐厅加入她。”

莉雅急忙推开克林，仿佛被太阳灼伤一样。她尴尬得颊生红晕，瞥向克林四周才看看管家。他朝她微微一笑。

“我们这就来了，詹金斯。”克林道。他的目光仍在莉雅身上，她的尴尬令他微笑。

她试着避开他，但他握住她的手不肯松开。“我会在晚餐时宣布。”他把她拉向门口说道。

“不要。”她抗议道。“克林，你的吻并没有改变什么。我不会嫁给你，然后毁了你精心计划的一切。”

“莉雅，我向来是赢家。懂了吗？”

她很不淑女地哼了一声。他捏捏她的手开始下楼，她必须小跑步才追得上他。

“我不喜欢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男人。”她喃喃说道。

“我也不喜欢。”

“我指的是你。”天，她真想尖叫。“我不要嫁给你。”

“走着瞧。”

他不打算放弃，这男人真是顽固到极点。但话说回来，她也是如此，她提醒自己。

她的监护人保证过她可以自行选择丈夫，克林的恐吓是无要紧要的。

这顿饭食得令人痛苦万分。莉雅的胃打结，几乎咽不下什么东西，她原该已经饿了，但却不然。她一直等着克林开口，同时也祈祷他别开口。

洁玉拉她加入谈话。“我听说摄政王拜访过你。”她说道。

“是的。”莉雅答道。“假如我知道他欺骗过克林的合伙人、使他丧失继承权，是绝不会允许他走进克林的家门的。”

洁玉微笑。“他的合伙人是我哥哥。”她转头向公爵夫人解释他们谈论话题。“摄政王在两家水火不容之时负责保管我嫂子继承的财产，但是纷争解决之后，他却决定将之纳为己有。那可是一大笔钱。”

“你当真不会让摄政王进门吗？”凯恩问道。

“不会，我绝不会。”莉雅再次说道。“你为什么那么惊讶？”克林的家是他的城堡，只有朋友才能进来的。”

莉雅转头跟洁玉说话，因此没看见两兄弟相视而笑的表情。

“你认识一位名叫白蓓莉的小姐吗？”她问道。

洁玉摇头。“这名字很陌生。为什么问呢？”

“我很担心她。”莉雅坦白说道。她解释遇见蓓莉的经过，并说出自收到她最后一封信后，她所听到的消息。

“亲爱的，我不认为再追究下去是个好主意。”公爵夫人说道。“她母亲一定伤心极了，再提这件事对她太残忍了。”

“克林也是这么跟我说。”莉雅说道。“也许你是对的，该就此打住。我只希望自己能停止为她担心。”

公爵夫人把话题转向她的大女儿。今年是凯琳进入社交界的时候，她对她第一个舞会已满怀计划。

接下来的时间凯恩一言不发，只是一直注视着他弟弟。

甜点上桌，克林仍没提到婚姻的话题，这使得莉雅心情放松不少。她想他很可能已经把事情想清楚了。

是的，他已经恢复理智了。

“儿子啊，你有没有找时间跟莉雅谈过？”威廉郡公爵问道。

“有啊，”克林回答。“我们决定……”

“不要结婚。”她冲口而出。

“这是怎么回事？克林，我以为一切都决定好了。”她父亲抗议道。

“是决定好了。”克林同意道，他伸手握住莉雅的手。“我们即将结婚，莉雅已同意嫁我为妻。”

她开始摇头否认，但却没人注意她。

“恭喜，”她的监护人说道。“文妮，这时候该举杯庆祝。”

“您不认为该先征求莉雅的同意吗？”她的公公正手握酒杯要站起来时，洁玉问道。

他坐了回去。“是的，当然。”他回答道。

“她会嫁给我。”克林说道，语气生硬而不容质疑。

她转向他。“我不会让你做这种高贵的牺牲。你五年内是不结婚的，记得吧？你的计划怎么办？”

她没等克林回答，径自转向亨利伯父。“我不想嫁给他，而且你答应过我可以自己选择的。”

她的监护人缓缓点头。“我的确同意让你选择你的丈夫，但是你拒绝克林有没有明确的原因？”

“他不同意作财务的安排。”她解释道。“他想要其它的好处。”

“好处？”凯恩问道，他的好奇心被挑起来了。“例如？”

她开始红了脸。她看看克林，希望他分担说明，他却朝她摇摇头。“是你开始的，你自己来收场吧。”

他眼中闪着幽默的光芒。她挺直肩膀。“好吧，”她回答凯恩时并没有注视他，而是瞪着他身后的墙壁。“克林想要……亲密关系。”

没人知道对这样的坦诚说什么，她的监护人则满脸困惑。他张嘴想说话，却又改变了主意。

“婚姻不都是亲密的吗？”凯恩问。“你指的是婚姻的床第关系是不是，莉雅？”

“是的。”

“那么？”他追问道。

“我的婚姻不会是亲密的，”她强调地说，试着稍稍转移话题。“克林在和他父亲谈话前并不想娶我，但他现在却觉得身负使命，他是出于义务才要娶我的。”

她的监护人叹了口气。“我曾经答应过你，假如你不想嫁克林为妻，我

不会勉强你。”

公爵夫人用餐巾扇风。“洁玉亲爱的，我认为你该和莉雅私下谈谈。你比我年轻，也不像我这么古板，而且我心里想的这个话题应该由一位女士来讨论比较合适。莉雅心里似乎对这个……婚姻的床第关系……心存畏惧，而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解释……也不是说……”

她再也讲不下去了。公爵夫人用力扇着餐巾，脸上像是着火了一般。

“母亲，您生过孩子，我相信那应该使您非常合适。”克林对她说。

洁玉用手戳她丈夫的腰侧，命令他停止发笑。

“我认为安摩根将会是合适人选。”莉雅脱口而出。“假如他需要我继承的财产，就会同意我的条件。我倒不介意生出O形腿的孩子。不，我一点也不介意。”

“假如你不打算跟你未来的丈夫‘亲密’你要怎样生孩子？”克林问道。

“我想的是未来。”莉雅结巴地说。她明白自己的说法前后矛盾，但又想不出可以自圆其说的方法。为什么她会想跟一个不了解的男人亲密？想到这一点就使她胃部一阵翻搅。

“洁玉，我想饭后你该马上跟莉雅谈谈。”公爵夫人插嘴说道。

“是的，母亲。”洁玉同意。

“有人跟你讨论过婚姻的详细内容吗？”凯恩问道。

莉雅的脸烫得都可以把桌巾烤焦了。“当然有，院长把一切我该知道的都告诉我了。

现在，我们能换个话题吗？”

她的监护人可怜她，于是问：“那你是决定选摩根了？”等她点头后，他接着说：“很好，我们得邀他来共进晚餐，并对他做一个评估。”

“我也想跟他谈，”克林宣称道。“他当然必须知道。”

“知道什么？”他父亲询问道。

凯恩已开始露齿而笑了。他知道弟弟在打某个主意，只是猜不出那是什么。凯恩能确定一件事，那就是克林已决定娶莉雅为妻，绝不会让她现在开溜。

“是啊，儿子，”他母亲也问。“摩根必须知道些什么？”

“知道莉雅和我已经同床共枕了。”

公爵夫人的餐巾从手上掉落，同时尖叫了一声。洁玉吃惊地张大嘴。凯恩则开始大笑。威廉郡公爵刚喝了一口水，听到克林的声明不禁呛得咳个不停。

莉雅紧闭双眼，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尖叫。

“你跟她共寝？”他父亲极力控制着不吼叫。

“是的，父亲，”克林答。他的声音很愉快，似乎不受他父亲震怒的影响。

“事实上已经好几次了。”

“你怎么可以故意……”莉雅讲不下去。她觉得羞死人了，根本没法捕捉自己的思绪，遑论说话。

“我怎么说谎？”克林问她。“你知道事实，而且我从不说谎，我们的确一起睡过，不是吗？”

每个人都瞪着她看，等她否认。

“是的，”她低声说道。“但是我们……”

“老天爷呀！”她的监护人大叫。

“亨利，镇定些。你这样会生病的。”他的妻子劝告他，她看见他脸色已不太对劲。

公爵夫人再度发狂似地用餐巾扇凉，努力地想保持镇定。

克林往后靠在椅背上，任凭火花在他四周飞扬。他一副无聊的表情，凯恩则完全自得其乐。洁玉一直用手戳她丈夫的肋骨，试着叫他正经点。

“克林，难道你不说些什么纠正这个误解吗？”莉雅几乎是用喊的，才能使声音盖过凯恩的笑声。

克林点点头。

她满怀感激，安心地松了口气，只是这感觉很快就不复存在。

“假如我跟他说明我俩上周是怎么过的之后，他还会要你的话，那他就是比我更好的人了。”

“你不必跟他说任何话。”莉雅努力控制自己声音里的怒气。她不想失态；但是老天，克林使得她无法克制。她正在丧失冷静，喉咙也充满大叫的渴望。

“噢，但是我真的有必要把情形跟摩根讲明白，”克林说。“这是唯一光明正大的做法，你说对不对，凯恩？”

“对得没话说，”凯恩赞同道。“那是唯一光明正大的做法。”

凯恩又转向他妻子。“甜心，我想你不必跟莉雅私下谈论有关夫妻床第之间的事了。”

莉雅听了这句话转头瞪着凯恩，因为她从他的笑声听出他在嘲笑自己。

“老天，萨尼会怎么想？他一定正从天上往下看，摇着头后悔把女儿交付给我。”

“亨利伯父，我父亲不会后悔的。”莉雅说道。她气极了克林，因为他居然让自己的父亲这么难过，她的声音也因而绷得很紧。“没什么罪恶的事发生。我的确到他房里跟他一起睡，但那只是因为他那么专制，而我又很疲倦……”

威廉郡公爵双手覆在前额上，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莉雅知道她愈描愈黑，便试着重新解释一番。“我穿着衣服，”她脱口而出。“而他……”

她正要解释克林当时正生着病需要她帮忙，但她还没把话说完就被打断了。

“我当时一丝不挂。”克林愉快地告诉家人。

“够了！”他父亲大声咆哮，拳头重重地敲在桌面上，震得水晶酒杯当啷作响。

莉雅吓了一跳，转头怒视克林。她这辈子从未这么生气过。克林故意把事实扭曲成对他有利的样子，现在她的监护人一定认为她是个堕落女子了。她不打算再坐在那儿一秒钟。她把餐巾放下想要离座，但还来不及把椅背推开就被克林抓住。他把手臂搭在她肩膀上，用力把她拉到他身旁。

“你们两个三天之内给我结婚。凯恩，你去申请特别的结婚许可。克林，不准你对发生的事说出半个字，我不会让你的纵欲毁了莉雅的名节。”

“三天之内，亨利？”文妮问。“教堂订的是下下个周六。你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她丈夫摇头。“三天。”他注意到克林的手臂环着莉雅的双肩，又说道：“他根本没办法不碰她。”

“但是，亨利……”他妻子恳求道。

“我心意已决，文妮。你可以邀请一些好朋友来，但那是我所能允许的

极限了。”

“不，父亲，”克林说道。“我不希望婚礼结束前消息外泄，那样对莉雅比较安全。”

他父亲点头。“我倒忘了。是的，那样比较安全，就这么办，只有至亲才能在场观礼。”他转头看着莉雅。“我要你同意嫁给克林，”他命令莉雅。“而且现在就要。”

“你同意吗？”克林问道。

他知道自己赢了，她缓缓地点头。克林弯身吻她，她被这充满爱意的表演吓了一跳，竟没有回避。

“那已经够了。”亨利斥道。“在结婚之前，你不准再碰她一下。”

莉雅转向克林。“你会后悔娶我的。”

他看来却不怎么担心那种可能性。如果他真的担心，就不会朝她眨眼了。

詹金斯出现在门口。“请打扰，阁下，门口有访客，理察爵士请求立刻与你的公子克林见面。”

“带他到客厅去，詹金斯。”克林说道。

“情报局局长为什么找你？”他父亲问道。“你说你已经离开那里了。”

他忧虑的口吻使莉雅困惑不已。她想问她的监护人为什么那么担心，但她还没开口，克林已捏紧她的肩膀。她转头看他，只见他面不改色，而她也明白餐桌上没人注意到他正沉默地命令她保持沉默。

“在你的腿受伤后，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他们工作？”他母亲打岔。

克林试着保持耐心。“他们和我的腿伤没有关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洁玉提醒公爵夫人。

“老天为证，他早就结束那种披风加短剑的生涯了。”他父亲宣布道。

凯恩倾前吸引了克林的注意力。“到底理察为什么来？”他问道。

“我请他帮忙，”克林回答。“他也要帮我搜集一些消息。”

“是关于？”凯恩问道。

“莉雅。”

他们的父亲看来放心不少。“那就没关系了。是啊，找理察打听事情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一起到客厅去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亨利，别把我们给漏掉了。”他妻子说着起身面向她丈夫。“洁玉，一起来吧。”

你也一样，莉雅。假如事情和我们其中一人有关，就等于是我们大伙儿的事。对吧，亨利？”

克林松手让莉雅站起来。在他离开前，她抓住他的手。

“你父亲现在认为我是个堕落女子了，”她低声说。“如果你能跟他解释清楚，我会很感激。”

克林倾身贴近她耳际。“等我们完婚后，我会解释得一清二楚。”

他暖暖的鼻息在她颈上激起一阵愉快的轻颤，使她很难集中心神。直到一小时前，在克林热情地亲吻她之前，她还一直拚命想把他视为一个朋友……或是堂哥。当然她是一直在欺骗自己；可是那真的还挺管用的。不过他碰了她，也转而占了上风。此刻，只是站在他旁边便使她心跳急促，他的气味是那么的美好、阳刚、噢，上帝，她真的必须控制自己的思绪才行。

“你是个恶棍，克林。”

“我喜欢认为我是。”

她放弃想激怒他的念头。“你为什么不想让你的家人知道你为……”

他没让她讲完。他的嘴迅速而有力地覆在她的嘴上。她在他松开后轻叹一声，又重复同样的问题。他又吻了她。

她终于弄懂她的意思而不再追问。“婚后你会解释吗？”

“会。”

洁玉走向餐桌。“克林，我想跟莉雅私下谈谈，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莉雅等克林离开餐厅后，才绕过餐桌走向洁玉。

“你真的不想嫁给克林吗？”

“不，”莉雅回答。“而那 你知道 正是问题所在。”

“它怎么会是问题。”

“克林是被迫娶我的，他只是在尽义务罢了，而我无法控制他。”

“我不明白。”洁玉说道。

莉雅紧张地把头发撩到肩后。“我想控制整个情势”。她低声说道。“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必须结婚时，心里其实很气愤。我觉得非常……无奈，那实在很不公平。

然而直到把婚姻视为一笔商场交易而非私人关系时，终于能和我的处境妥协了。我决定只要能自己挑选丈夫并定好条件，那么他是否爱我就不重要了。那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桩商业性安排，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克林不会同意你的条件，是吧？我并不觉得意外。”洁玉说道。“他是个独立自主的男人。他常以自食其力，不依仗家人或朋友的协助为傲。要控制他并不容易，但我相信你将会为此高兴的。对他要有信心，莉雅，他会好好照顾你的。”

是的，莉雅心想，克林会照顾她。

他对她继承的财产没有兴趣，甚至明白表示他碰都不会碰。

他甚至对她的头衔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跟一个公主结婚是件麻烦事，他得忍受一年好几次的大规模重要宴会，还得跟摄政王来往。老天，她知道他一定很讨厌这些事。

克林拒绝了她所提供的一切。

不，这不是一桩公平的交易。

第九章

洁玉和莉雅走进客厅时，理察爵士刚跟每个人打完招呼，理察转向两位女士。他认识洁玉，在跟她说他有多么高兴再见到她后，他将注意力转向莉雅。

“亨利告诉我好消息了，恭喜您，公主。你选了一个好男人。”

莉雅勉强笑了笑。她谢过理察，附和着说克林的确不错，然后问他是否能来能加婚礼。

“当然，”理察爵士答道。“我不会错过的。真可惜必须保密，但你也了

解个中原因，请过来坐下吧，我带来一些你会有兴趣听的消息。”

理察领她在一张椅上坐下。洁玉和凯恩坐在她对面，而公爵和他的夫人则坐在另一张长椅上。

克林独自站在壁炉前。他没注意理察或自己的家人，而是背对着他们，专注在研究壁炉架上的小饰物，莉雅注视着克林拿起那座小城堡看个仔细，脸上一无表情，她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

公爵夫人正在解释她对婚礼的计划，她决定把这桩美事办得尽善尽美。中途被她丈夫呼唤克林的声音打断。

“小心点，儿子。那是我的无价之宝。”

克林点点头，却没转身。他正注意到用看来非常细致的锁链拴住的吊桥。“这真是一件巧夺天工的作品。”他边说边轻巧地把吊桥从钩子上拿下来。城门立刻往下开启，克林把小城堡举得更高以便看到内部。

莉雅注意到他惊讶的眼神，还有他的微笑，她也微笑起来。他刚发现她父亲在多年前耍了他朋友一记的小诡计。

克林转向凯恩，一歪头示意他过去。凯恩起身走向壁炉架。克林不发一语，只是把城堡递给哥哥，然后转身走过来，坐在莉雅身边。

公爵夫人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她对婚礼的计划，她丈夫和理察俩都耐心地听她说话。

凯恩突然一阵爆笑，吸引了大伙儿的注意。

凯恩转向莉雅。“你知道此事吗？”

她点点头。“我母亲告诉过我这个故事。”

“待会儿等你和父亲独处时，你会弄给他看吗？”凯恩问道。

“是的，当然。”

“把那个放下来。”他父亲命令道。“看别人握着它教我提心吊胆。你知道它有多少价值吗，凯恩？”

他儿子笑说：“是的，父亲，我知道它的价值。”他关上吊桥，把城堡放回原处。

“母亲，我不认为理察爵士对你的婚礼计划会感兴趣。”凯恩说。“他已经保持礼貌够久了，让他谈谈他来访的原因吧。”

文妮转向理察。“你只是为了礼貌才听我说话吗？”

“当然是，文妮。”她丈夫对她说道。为了缓和他的直言无讳，他拍拍她的手。

凯恩坐回他妻子身旁，手臂绕在她双肩上，把她拉近他身边。

莉雅注意到她的监护人和他的长子俩都不介意公开对妻子表达关爱之情。凯恩正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他妻子的胳膊，而她的亨利伯父则一直没松开他妻子的手。莉雅很羡慕这两对爱侣。她知道她的监护人与他的妻子是因真爱而结合；而从洁玉和凯恩互相凝视的眼神看来，她推测他们也是先相恋而后结婚的。

她和克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她怀疑他了解跟她结婚需要放弃些什么，而且几乎当场就开口问了他。

理察爵士此时加入谈话，免除了莉雅受窘的可能。“克林要我协助他做小小实验。

他有理由相信这位小姐的女仆 薇娜 和不良分子勾结，想绑架公主。”

莉雅被理察的话吓了一跳，她转向克林。“你凭什么怀疑那个甜美的……”

他打断她的话。“让他说完，莉雅。”

“克林是对的，”理察爵士笑着对主人说道。“您的两位公子具有我在情报局工作以来发现过最好的直觉。”

亨利愉快地笑着说：“我喜欢认为那是得自我的遗传。”

“是呀，”文妮表示赞同，她对她的丈夫是绝对的忠诚。“亨利向来像狮子一样。”

克林试着不发笑。他认为父亲比较像绵羊而非狮子，但他不认为那是缺点。事实上，他还挺羡慕他的单纯。他自己在多年前就丧失了那份纯真，他父亲的确是稀有的人物，他似乎对人生的黑暗面完全免疫。听他父亲坦述年轻时历经的创伤，更使他显得不凡；那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他还是坦然表达感情。而克林知道如果他还有一丝温柔，那也一定是遗传自父亲。

“现在，诚如我所说的，”理察继续说道。“克林叫女仆通知公主说，在我的住所将举行一场会议，时间订在次日早晨十点。薇娜就在晚上偷溜出去告诉她的同伙，克林命令莉雅的一个侍卫跟踪她。不出所料，第二天早晨，他们一伙四人已埋伏在我住所附近，等着劫走公主。”

“所以他们总共有四人？”克林问道，他对这消息一点儿也不惊讶。莉雅说不出话来，她一直以为自己很能判断一个人的品格，现在却不得不承认她对薇娜看走了眼，随即又想到自己是否看错了蓓莉。

“老天，雇用薇娜的是我。”公爵夫人脱口说道。“她来毛遂自荐时我早该觉得奇怪了，但却因为她就出生在莉雅父亲家附近而认为有个能唤起她过去回忆的人陪她，会使我们所监护的女孩好过些。薇娜会说他们的语言，亨利，我还看过她的介绍信。我看过的，但是我现在知道我该更谨慎些才对。”

“母亲，没有人怪你。”克林对她说。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的疑虑？”莉雅问克林。

这个问题令他很意外。“因那是我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你。”

他似乎相信自己对她是有责任的，莉雅不知如何应付那种骄傲的自信。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什么使你起疑呢？”

“一扇窗户在陆蒙检查门窗一小时后被打开来，”他解释道。“而且一定有人提醒那伙人说我们会出去看戏。”

“也许是摄政王……”

克林打断她。“是的，也许他提过，”他同意道。“但他绝不会开那扇窗。”

“你把他们全都逮捕了吗？”亨利问理察。

“是的，全部一网打尽。”理察回答。“他们已经被关起来了。”

“明天一早我要和他们谈话。”克林宣布。“我可以跟你一起吗？”莉雅问道。

“不行。”

克林的语气不容反驳，他父亲也支持儿子的决定。“绝对不可以，莉雅。”

讨论结束。几分钟后理察爵士告辞离去，克林送他到门口，凯恩和洁玉同时跟他告别。公爵夫妇陪他们走向门口。莉雅立在壁炉旁，看着这一家

人彼此谈笑，突然间，一阵想成为这可爱、亲密的家庭一员的渴望朝她席卷而来，她摇头排除这个可能性。克林不是因为爱她而娶她，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忘了那个事实。

门在凯恩、洁玉两人身后关上，她这才察觉到克林已经离开了。

他连声再见也不说，莉雅因而受伤害。她转身盯着炉架，以免她的监护人看到她眼里的泪水。

尊严和礼仪，她默念着。她将平静地挨过婚礼。如果克林决心做愚昧、高贵的牺牲者，就随他的吧。

城堡吸引了她的注意，因克林以蛮横的手段强迫她同意而激起的怒气全被忘记了。

一波对父亲的思念袭来，使她内心隐隐作痛。

今天，她真是悲惨极了。她不该离开修道院的，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在那里她会很安全，而且对母亲的怀念也更有安慰人的力量。

莉雅深深吸口气，想藉此平息内心涌起的惊慌。她明白自己如此害怕的原因，上帝助她，她已经爱上那条龙了。

她无法承受这个事实。克林永远不会知道她对他感情，不黏着他，尽管她非常想这么做，她会强迫自己把这桩婚姻想成是一项便利的安排。克林有自己娶她的理由——即使是非常蠢的，而为了回报他提供的姓氏和保护，她绝不干涉他的计划。而为回报她的体恤，他也会任她自己面对命运。

莉雅抹去眼里的泪水，想出可行的计划使她心情好过些了。明天她会要求和克林谈谈，告诉他她的决定。

她甚至考虑谈判，但当然只限于比较无关紧要的事。

“莉雅，你的侍卫一会儿就会把你的东西带过来。”

她的监护人走向客厅宣布道，她转身谢谢他。亨利伯父瞥见她眼里的泪水，不禁皱起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你是不是不满意我给你选的丈夫，所以才……”

她摇头，“我正在看这座小城堡，它使我有点想家。”

他看起来宽心不少，走过去站在她身旁。“我想我会把它带回我们的别墅，我不喜欢看别人碰它，克林和凯恩对这东西是不会罢手的，不是吗？”他咧嘴一笑。“他们俩有时真像关在栏里的牛一样莽撞，我可不想这个宝贝给砸了。”

他转头看看模型。“你知道这礼物背后的故事吗？”他问道。

“我母亲说我父亲把它送给你了。”莉雅答道。

“这城堡是个礼物没错。”亨利伯父解释道。“但我是问你可曾听说有关你父亲给我的那笔贷款？你有权知道此事，了解你父亲是如何帮助我。”

他的声音轻得沙哑而充满感情。莉雅摇头。“伯父，那不是贷款。是的，我的确知道事情的经过。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是因为她认为我父亲作弄您的手法既聪明又有趣。”

“萨尼作弄我？怎么说呢？”

莉雅转身把城堡从炉架上举起，她的监护人本能地提醒留神，她点点头。他目不转睛地注视她，她则把吊桥从门闩上放下，然后把城堡递给他。

“它们一直都在里头。”她轻声说道。“瞧一瞧，亨利伯父。借条就在里面。”

他似乎无法理解她的话，面露惊异的表情盯着她。

“这么些年来……”他的声音哽咽，双眼迷蒙。

“父亲喜欢以他的方式做事。”莉雅解释。“他坚称那是个礼物，而您却坚持那是笔贷款。母亲告诉我您要求签下借据，父亲只好依您。但伯父，最后还是他技高一筹，给了您这座城堡作为礼物。”

“还有那些借条。”

她把手搁在他手臂上。“你持有那些借条，”她说道。“所以您必须接受债务已偿还的事实。”

她的监护人把城堡举起往里瞧，立刻看到那几张折起来的纸。“等你嫁给我儿子，债才算还清。”他说道。

他不晓得他的话对她的刺激有多大。此刻他全副心思都集中在城堡上，因而没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她转身离开客厅，在廊上和文妮擦身而过，但她什么也没说，唯恐她的声音会泄漏自己的心情。

文妮连忙走入客厅，莉雅已上了楼。“亨利，你对那孩子说了些什么？”她问道。

他示意她坐在他身边。“莉雅没事，文妮，她只是有点想家罢了。让她自己静一会儿吧。你瞧这个。”他又把注意力转回藏在那件宝贝里的借据。

莉雅暂时被大伙儿遗忘了。她很庆幸没有人跟上楼来。她走进她亨利伯父的书房，关上门开始泪如雨下，她至少哭了二十几分钟，觉得自己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她知道自己很孩子气也太可笑，但一点也不在乎。

哭够了之后，她仍没有觉得好过多少，她的神经仍然因为忧虑和困惑而绷得死紧。

一小时后狄先生来访，她签署了他准备的文件，然后听他滔滔不绝地解释如何把她的钱从她父亲的家乡转到英国的银行。狄先生雇来办这件事的人进行得不太顺利，但他向她保证一切都不必担心，只需要一点时间和耐心。

莉雅几乎无心于财务问题。当晚她很早就寝，并祈祷能有勇气渡过未来三天。

然而时间并未因此而变慢。文妮为准备婚礼而忙得不可开交。她瞒着丈夫和家人邀请一些密友——事实上是三十八个——来参加这项盛会；而婚礼举行之前还有许多事得做，她几乎忙不过来了。要订购新鲜的花朵来布置屋内的桌子和厅外的花园；准备一席丰盛、正式的餐点；还必须请脾气古怪却深具创造力的罗蜜缝制一袭婚纱。这位裁缝师和她的三位助手，已进三楼的一个大房间，日夜不停的手操针线，缝合好几码长的进口蕾丝，那是蜜莉为这个特别场合而保留的上好货色。

莉雅不是试穿衣服，就是办文妮吩咐她的事，或者写结婚通知；名单上的名字超过两百个。信封上也必须写上住址，文妮坚持一旦克林与莉雅成婚，这些通知就得交由信差送出。

只有家人、牧师和理察爵士将出席观礼的情况下，她不明白为何还必须如此大费周章。她问文妮如此麻烦的理由，得到的答案是只有如此才能回报莉雅父亲对她家人的恩惠。

举行婚礼的日子终于来临，合作的天气令文妮欣喜不已，他们可以用上花园了。阳光明亮耀眼，而就春天而言，气温也显得相当暖和。来宾们甚至不需穿斗篷，公爵夫人忖道。她吩咐仆人把落地窗两侧都打开来，并把石

阶地面清扫干净。

典礼订在下午四点举行。中午时光订的花送来了，信差来来往往，似乎永无止尽，莉雅待在餐厅里不挡大家的路。她的文妮伯母真是巨细无遗，她看着仆人把两大瓶花捧上楼想道。也许她认为书房也得装饰一下，说不定她丈夫会想在那里接待理察爵士呢。

莉雅正想她也应为婚礼准备，但克林的妹妹们却刚好抵达。最小的妹妹玛丽对她双亲来说是个惊喜，因为当时他们生完三个女儿几乎已有四年，而且也认为文妮已经过怀孕的年龄。最小的当然被父亲疼爱有加，她的两位大哥也不例外，但她的妹妹们——艾莉十四岁、珍妮十五岁、凯琳则刚满十六岁使她没完全被宠坏。

莉雅喜欢克林所有的妹妹，但凯琳是她最喜欢的。然而她小心地不让其它几个看出来，以免伤害了她们的感情。

凯琳真是讨人喜欢。她的个性和莉雅完全相反，而或许那就是她那么喜欢她的原因。

她承认她羡慕克林的妹妹。凯琳是那么地直言无讳，没有人必须猜测她在想些什么，她会讲出每个想法。她也非常戏剧化，常跟她的密友蜜雪一起调皮捣蛋。凯琳从不担心要自我克制，莉雅怀疑她是否了解尊严和礼仪为何物，她是莉雅见过最诚实可爱的人。

她也正渐渐长成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凯琳有着暗金色的秀发和榛色明眸，而且比莉雅高两寸。

克林的妹妹们都不清楚召来伦敦的原因。当她们的母亲对她们说明婚礼的事时，凯琳首先兴奋地尖叫一声扑向莉雅怀里紧紧搂住她。

“蜜雪八成要为你毁了她的计划杀了你。”她快活地告诉莉雅。“她想做克林的妻子，已经计划好多年了。”

文妮摇摇头。“克林从未见过你的朋友，她怎么会认为他会娶她呢？她跟你同年，凯琳，克林配她太老了，他几乎比她大一倍。”

艾莉和珍妮也冲向前去拥抱莉雅。三妹妹紧紧地黏着她。莉雅只得勉力保持平衡，她们全都同时开口说话，真是天下大乱，也使得莉雅晕头转向的。

玛丽抢不到位子落在后头，她便跺跺脚想引起注意。当那也起不了作用，她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大家立刻转身看看出什么事，玛丽则利用机会跳向莉雅身上。

陆蒙和杜文听到尖叫声跑了过来。文妮为她女儿的行为致歉，并叫玛丽安静下来，然后交代那两名侍卫到地窖把备用的酒杯搬出来。

陆蒙朝莉雅打手势，她向克林的家人说明后走向他。

“公爵夫人一直把门敞开，公主，而我们则不断把它们关起来。房子后面不上锁很不安全，您能否跟她谈？如果克林到这里时看到所有的门户洞开，会发火的。”

“我会试着跟她说。”莉雅允诺。“我怀疑她听我的，我想我们只能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了。只要再几个小时就不用担心了。”

陆蒙朝公主鞠个躬。他不会就此坐视不管，希望一切顺利。他和杜文两人会紧迫盯人地监视那些捧着鲜花和礼物踏进房里的陌生人。几乎无法认清来的人是何人。陆蒙走入厨房拦住一个仆人，命令他传个消息给克林。公爵夫人不会听从一个侍卫的话，但她必定会听她儿子的。

陆蒙并未就此停止，他接着走上楼找威廉郡公爵，提醒他可能发生的危险。

莉雅见时间逐渐紧迫。她刚要上楼时，蜜莉和她的助手也下楼来找她，裁缝师跟她说结婚礼服已挂在莉雅的衣橱前，而且无疑是她所做过最精美的。莉雅完全同意，她赞美裁缝师好一会儿，然后花更久的时间答应会小心穿上那件精致衣裳。

文妮在蜜莉及助手走时冲入门厅。“老天爷，莉雅，已经三点了，你还没开始准备。

你洗过澡了没？”

“洗过了，文妮伯母。”

“女孩们快准备好了。”文妮跟她说，她拉起莉雅的手开始上楼。“珍娜一编完码丽的辫子就会过来帮你，莉雅，你会紧张吗？我晓得你一定很兴奋，不过不要担心，一切都已就绪，这将是一个美丽的婚礼，现在动作要快些，不然你就要错过了。”

公爵夫人为自己的幽默笑了起来。她在自己房门口停下来关爱地捏捏莉雅的手，然后开门走进去，莉雅听见玛丽求女仆让她的头发垂下来，然后文妮命令她安静地坐好。

莉雅的卧房在长廊的尽头。她开门进去，此刻她除了脱下衣服外，什么也没注意。

钮扣在前面，她还没关上门就先解开了，她卸下衣服以便再清洗一次，然后穿上她的白色棉袍，她正把腰际的带子系好时，房门打了开来，莉雅以为是来帮忙的女仆，正想转身，却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一双手蒙住她的嘴不让她尖叫出来。

她听见门落闩的声音，立刻明白至少有两人躲在她房里。她竭力保持镇定，强迫自己不要挣扎，虽然她惊恐万分，但她绝不容许恐惧妨碍她的思考。在摆脱这些恐怖分子之前，她绝不能变得歇斯底里。

她告诉自己要有耐性，静候逃脱的时机，不论有多想尖叫，她都得控制好，否则克林的妹妹们一定马上跑过来。老天，她不希望她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

莉雅一想出计划，便立刻镇定下来。在离开屋子前，她会跟歹徒合作，那样对这一家人比较安全。然后她会奋力抵抗，高声尖叫，甚至用嘴咬，好教他们后悔胆敢碰她。

一阵敲门声响起，他的手才从她嘴上移开，另一个人打开门闩。莉雅把那人的脸仔细端详一番，他是个黑发，浓眉、皮肤油滑的家伙，脸上邪恶的表情使她害怕发抖。他的模样使她明白他是不会为伤害他人而良心不安的。

在她身后的人在她面前挥舞着一把尖刀，告诉她假如她出声警告，他会杀了她。她并不担心那种可能性，知道他是在吹牛。将军要的是活生生的新娘，而不是死的。她一度想告诉那恐怖分子她根本不担心自身的安危，但又改变了主意。不争论或许比较聪明，假如他们相信她会合作，也许防备会比较松懈。

莉雅被允许把门打开几寸，洁玉正站在门口朝她微笑。

“老天，莉雅，你甚至还没穿好衣服。要我帮你忙吗？”

莉雅摇头。“我不需要任何帮忙，凯琳，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你何

不到楼下跟你丈夫一起等呢？我相信你的亨利会希望你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招呼来宾的。”

洁玉的表情没有改变，在门再度关上前一直保持微笑。但是听见门落闩的声音，她立刻转身跑下走廊。

她冲到楼梯口时，克林正走入门厅。玛丽从客厅跑出来扑向她的哥哥，他把她举起来，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弯腰把凯恩的女儿金妮抱在另一只臂弯里，四岁大的女孩给她叔叔一记湿湿的吻。

洁玉猛冲下楼，凯恩在楼梯底接住她。“慢一点，甜心你会受……”

她眼里的惊恐使人住了嘴。“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莉雅叫我凯琳。”

克林听见了他嫂子忧心忡忡的口气，他把两个小女孩放下来，走上前去。他注意到通往花园的门洞然敞开，皱了眉头，难道他父亲不明白小心的必要吗？

“她只是搞混了，”凯恩对他妻子解释道。“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她一定会有点紧张。”

洁玉摇头，她转向克林。“莉雅叫我到楼下跟我丈夫亨利在一起。有人和她在房里，我很确定，她是想警告我。”

克林已开始走向楼阶。“叫陆蒙和杜文在莉雅的窗下待命，”他命令道。“凯恩，你负责后面的楼梯，他们或许会试着带她从那儿出去。”

他发号施令完毕，人已走到楼上，和正步下楼梯的父亲擦身而过，继续朝走廊上走去。

他对自己要做的事异常冷静。他体内怒火熊熊，但他决意不让情绪凌驾于理智之上。

他会等莉雅脱险后再尽情发泄怒气。

他到她的房门口，轻轻地试一下，确定门已被锁上，然后使尽全身力气，用肩膀猛撞那扇木门。门板应声裂开脱离了门轴，门闩断裂，碎片飞到房里。

莉雅试着警告克林当心，但又再次被蒙住了嘴。

第二个人用手中的刀对付克林。克林如闪电般迅速移动。他的对手还来不及弄清楚，手中的刀就被夺走了。当然克林也没有放过他的手，他把歹徒的手扭向他身后往上扯，直到那人的手脱臼并发出痛苦的哀号，克林毫不留情地把他丢向门边的墙上。

愤怒给了他四个大男人的力量，此刻他已愤怒得近乎盲目。因为莉雅看来害怕得要命，而那混蛋的脏手还在她身上乱来，她身上的袍子开口大得使他明白她长袍底下一丝不挂。

“别碰我的女人！”

克林大吼一声走上前去，捉住莉雅的歹徒知道 he 已走投无路，他等克林几乎到他面前时，连忙把莉雅往前一推，企图逃离房间。

克林一个动作把莉雅扔到床上避开危险。随即转身攫住那人的脖子。

他当场就想把那混蛋的脖子给扭断，又顾忌到莉雅正盯着他看，该死！他不想让她比现在更害怕了。

“要出去还有比楼梯更快的办法。”他宣称道。

他的声音听来既镇定又理智，莉雅根本没料到他会做出以下动作。克林抓住那人的裤头把他提起来，然后把他扔到窗外。

窗户没开，玻璃碎片落到四壁和地板上，几片没刺进那歹徒肩膀的框木掉在窗台上。

克林甚至没喘一下，他不经意似的力量使她惊异，他的态度也是。长裤上的灰尘使他轻咒一句“天杀的”，叹口气后，他这才转向她。仅仅一分钟前，克林的样子还教人毛骨悚然，而此时却一副没有任何异常的事发生过一样。

莉雅不知该作何想法。

她难道不明白他也许已经杀了那人吗？或者他心知肚明，只是不在乎？

莉雅决定亲自一探究竟。她从床上跳下来，跑向窗前，克林在她赤裸的双脚踩在碎玻璃上之前拦住她，把她往后拖回床边，然后粗鲁地拥她入怀。

“老天，克林，你想你杀死他了吗？”

她声音里全然的恐惧使他后悔让她目睹那场打斗。她太年轻、太单纯，还无法了解有些人最好是下地狱去，而她在他怀里颤抖的模样告诉他，她也怕他。

“不，我没有杀死他。”他告诉她，声音沙哑低沉，“我确信陆蒙在窗外把他接个正着。”

“噢”。她吐出一口憋了许久的气，然后放松地靠在他身上。“你忘了打开窗户，对不对？”

“是的，”他撒谎道：“我忘了。”

她偷偷抬眼看他。“你确定陆蒙接住了他？”

“非常确定。”

他努力使自己听起来像是相信那句胡说八道。他的漫天大谎使她镇定下来，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他把她抱得更紧，然后俯身吻了她的头顶。

“他们有没有伤害你？”他问道，粗嘎的嗓音透出对那种可能性的忧虑。

他的关心使她深感安慰。“没有。”她在他胸前轻声回答。

她自眼角瞥见了一个动作，便往克林四周望去。“另一个人爬走了。”

“凯恩正等着他呢。”他答道，再次倾身吻她，同时她也抬起了头。这诱惑大得无法抗拒。他的嘴爱抚地覆在她的唇上，但那还不够，他加深了吻，高兴地发现不必强迫她张开嘴。他的舌头探入与她的相触，喉咙底部响起一阵低沉而原始的呻吟。

这一吻击溃了她。极度缺乏经验的她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对他的碰触所产生的反应，也永远品尝不够他的味道。上帝，他的气味那么地干净、男性化而且美好，又那么地激动她的欲望。

她毫无禁忌的反应几乎瓦解了他的自制。克林明白他们该就此打住，他试图抽身，莉雅却不想与他高贵的计划合作。她的双肩环着他的颈子，拉扯着他的发促使他加深他的吻。

他任她摆布。她在他的嘴里轻叹一声，然后羞怯地伸出舌尖和他的互相摩擦。克林觉得他的自律正渐渐溜走，他的嘴一再地覆住她的。

“一切都还……老天……等婚礼完再做吗，克林。”

凯恩的声音惊醒沉浸在激情迷雾里的克林与莉雅。他缓缓地抽身，她则多花了一点时间才恢复神智。克林只得帮她把她的手从他的颈背上拿开，并把她长袍上的带子束得更紧些，她并没有接手自己弄，只是看着他调整她的袍子。把她颈部的每一寸肌肤都遮盖起来。

“现在你该穿衣服了。”他轻声建议，她脸上恍惚的神情使我不禁露出微

笑。她还没自他抚触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而那使他乐坏了。

她明白她得控制自己。她往后退一步，远离使她迷惑的原因。“是的，我该穿衣服了。”她点头表示同意，随即又摇头否决先前的话。“我无法穿好衣服，他们……”

“我很乐意帮忙，”洁玉自告奋勇。克林的嫂子因担忧和同情而皱起眉头。莉雅脸上的神情正显示出她的困惑。“用不了多久时间的。”她保证。

莉雅转头勉强微笑，意外地发现凯恩和洁玉仅仅站在几尺外。她根本看不见任何人走进房间。

她想一定是克林的吻使她忘了一切的，老天爷，他们看见她攀在他身上的模样了吗？一想到那个可能性，她就羞红了脸。

她不经心地用手指梳梳头发。长袍随着她的动作而分开了些，克林上前把它拉回原位，现在他已表现得像个占有欲强的丈夫了，她想到，如果他没有朝她皱眉头，那该有多可爱呀。“你总不能穿着你的浴袍款待客人吧，”他说道。“难道修女们没教你任何事吗？”

他不是开玩笑。她把他的手从她喉咙上拍开，然后又往后退。“你抓住那个爬下楼去的人了吗？”她问凯恩。

“抓到了。”

“噢，好，”她叹口气说道。“克林把另一个人丢出窗外，陆蒙将他接住了。”

凯恩几乎笑出来，随即又明白她真的相信他刚才讲的话。“那很好呀。”他涩声说道。

“可不可能还有他们的同伙埋伏在其它房里呢？”

克林回答了她。“不可能。”

“你的侍卫已经彻底检查了整栋屋子，”凯恩想抚平她的恐惧，“没有别的人了。”

洁玉惊喘一声，吸引了她丈夫的注意，他转头看见她眼里的泪水。“怎么啦，甜心？”他轻声问道。

洁玉指着衣橱前的地板。凯恩转头，看见了那件结婚礼服，不觉发出一声低沉的咒骂。

莉雅除了克林以外，谁也没注意。她刚才发现他有些不同，却无法确定不同在哪里。

“莉雅，我们在十分钟内就要结婚了。假如你还穿着那件浴袍，就只好穿着它结婚了。凯恩，我们交换外套吧，我的这件破了。”

“我不认为今天结婚是好主意。”莉雅低声说道。

“十分钟。”克林重复道。

他绷紧的下巴告诉她他不想听借口。她则仍想做最后的尝试。“不。”她说道，表情叛逆。

他弯下身，直到离她的脸仅仅数寸。“是。”

她叹了口气，然后点点头。克林很满意她终于妥协，于是给了她结结实实的一吻，然后他转身走向门口。

“他们毁了她的结婚礼服，克林。”

洁玉告诉他这个消息，莉雅放声哭泣。每个人都相信她是为礼服而难过，但那并不是她心烦的真正原因；她明白克林与平常有什么不同了。

“你剪了头发。”

她愤怒的口吻使克林大吃一惊。他转身看见她脸上滚滚而下的泪水，立刻想要去安慰她，他一朝她走去，她就往后退，他只得停步好让她站在原地。他不想让她意外踩到玻璃，也不想让她惊慌，而她看来却似乎就要那样子。

莉雅刚经历了一场炼狱似的折磨，再加上他认为大部分的新娘在婚礼当天都会经历的紧张和不安，所以她现在的行为才会变得如此不可理喻。

克林明白如果不先让她镇静下来，是绝对无法使她下楼结婚的。他决定如果此刻她想谈论他的头发，而非针对真正使她心烦气躁的原因，他也会顺着她。

“是的，”他说道，语气尽可能地温和。“你不高兴吗？”

她的声音愤怒地颤抖着。“事实上，那使我愤怒。”

她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他并不明白自己那么气他的原因，他显然忘了她问他为什么留那么长的头发时，他告诉她的理由。

自由。是的，那是他给她的答案。她还记得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及肩的长发能提醒他自己是个自由人。

莉雅的目光转向他的脚。“你何不铐上脚镣呢，克林？”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克林无法控制他的怒气。“她是为她的礼服心烦。”凯恩插上一句。

“请你别趟这浑水。”雅雅命令道。

凯恩闻言扬起眉毛。此刻莉雅表现得正像一位公主，而且好象对待她的臣下一样地对待凯恩，而且十分悲惨。

“喔，老天，瞧你对我做了什么？”她双臂交叉在胸前，瞪着他片刻才转向他哥哥。

“请原谅我对你的无礼。我通常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到我心情不佳，但那个男人使我忘记院长的金玉良言了。要不是他把头发剪短，我也不会变成这副模样。”

“哪个男人？”凯恩咧嘴笑着重复道。

“什么金玉良言？”洁玉好奇的问道。

“难道那件结婚礼服不是你心烦的真正原因吗？”

“尊严和礼仪。”莉雅向洁玉解释道，而后转向克林。“不，不是为了那礼服。”她声明道。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命令自己镇静下来。克林就是那么感觉迟钝，她想道，而且他还正打算放弃他的自由。“噢，算了。是的，当然我是为礼服烦心。你母亲会更难过。为了那蕾丝她已经付一大笔钱。如果她发现礼服被毁了，会使她伤心透顶的。”

“那么你是在担心我母亲的感觉吗？”克林问，试着弄清问题的所在。

“我不是已经说我的确如此了吗？克林，在这种时刻你怎还笑得出来？我没衣服可穿了。”

“那当然……”

她不让他说完。“答应我绝不告诉你母亲，”莉雅要求道。“我要你的保证，克林。

假如她发现的话，她的婚礼就毁了。”

“是你的婚礼，莉雅，不是她的。”

她不想听道理。“答应我。”

克林叹口气。“我不会跟她说。”他没说他母亲看到她没穿那件礼服，

还是会注意的，她还没想到那点，而他也不想提醒她。

她要凯恩和洁玉也保证。三人迅速的同意使莉雅镇定了下来。克林对她古怪的行为只有摇头。他抓住她的肩把她拉近自己，然后吻她。接着他放开她走出房间，他哥哥跟在后面。

“她似乎有点紧张，是不是？”克林问凯恩。

他哥哥忍不住笑起来。“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他涩声答道。“你的新娘被粗暴地挟持，而她很明白地表示她不想嫁给你，而她的结婚礼服又给撕成碎片。不，我无法相像她为什么紧张。”

克林肩膀下垂。“今天真是难捱。”他喃喃说道。

“它只会变好的。”凯恩预测道，向上帝祈祷他是对的。

两兄弟不发一语地来到门厅。他们在下楼时交换了外套，它几乎完全合身，因为克林这几年来肩部的肌肉发达不少，已经和他哥哥的一样结实。

克林注意到来宾已群集在大厅，正欲举步进去，突然又转向凯恩。“你错了。”

“事情不会好转吗？”

克林摇头：“你说莉雅不想嫁给我。你错了，她想的。”

凯恩微笑。“那么你知道她爱你了？”

他的话是对事实的陈述，但克林把它当做是问题。“不，她还没爱上我，但她会的。

五年后，等我有了财富，她就会明白她的选择没有错。”

凯恩无法相信他的弟弟竟会如此愚钝。“她已经拥有财富了。克林。她需要的是……”

“结婚，”克林替他说完。“那些人在这儿干什么？”

他当然是刻意转移话题。此刻克林并不想陷入一场关于莉雅的动机的激辩中，也不想思考自己娶她的理由。

第十章

婚礼在一小时后举行。威廉郡公爵护送他的被监护人走入大厅。克林和他哥哥一同站在牧师前面，等待新娘上前来，要保持镇定真是辛苦万分。自己的激动不安令他愕然，因为他向来自信是个永远能控制自己的人。没有什么能使他心乱的，他提醒自己。该死，他叹口气承认此刻自己真的慌了手脚。这种完全有违他本性的感觉使他不知该如何应付。

在莉雅走入他生命的那天以前，光是想到婚姻就会使他脸色发白。然而此时他的激动则是为着相反的理由。他想把事情赶快完成，以免又节外生枝。

他仍然可能失去她。

“看在上帝的分上，克林。这是婚礼，不是葬礼。别皱眉了。”

克林没心情听他哥哥的话，他全副心思都放在所有可能出岔的事情上。

不久，莉雅步入客厅。她挽着他父亲的手臂，但克林根本没注意到他，他的目光集中在他的新娘身上。她愈是接近，他就更镇静了一些。满足感使

他不再杞人忧天。当她走到他身旁时，他的眉宇也跟着舒展开来。

她即将是他的人了。

莉雅紧张得发抖。她穿了件象牙的丝绸礼服，剪裁简单而高雅，领口并不暴露，但仍然很撩人。莉雅并未佩戴任何珠宝，手里没有捧花，甚至头发也没有饰针固定。她移动时轻柔地在她肩上波动的黑色卷发是她所需要的一切装饰。

亲爱的上帝，她使他心生喜悦。他为她的羞涩微笑起来。她没有注视他，而是垂下视线，即使在她的监护人亲吻她脸颊时也没抬头。她甚至不放开他，他只得扯开她的手，放在克林的臂上。

至亲好友聚集在他们四周，莉雅几乎想当场逃走。她觉得自己像是被套住了，而且恐惧她和克林正在铸成大错。她抖得几乎站不住脚，而且似乎也无法好好吸一口气。克林适时握着她的手紧抓着。说也奇怪。他的碰触的确使她的颤抖缓和了些。

凯恩四岁大的女儿则帮莉雅消除她剩余的恐惧。小女孩看不到正在进行的仪式，一路挤过众人之间站到莉雅身旁，她假装没看见她母亲正对着她猛摇头，伸手握住莉雅的手。

牧师刚打开祈祷书，然后往下瞥向那小女孩。他立刻咳了一声来掩饰他的笑意。

莉雅可没有这种自制力。她朝那黑发碧眼的小精灵看一眼，不禁笑出声来。金妮显然正在享受她生命中的兴奋时光。而负责看着她的人显然是没有尽责。这孩子真是一团糟。她裙摆的下截沾了泥巴，显示她花了些时间在花园里奔跑，另外还有一处染到公爵夫人预备在典礼后招待宾客的红葡萄酒渍，显示她也到过厨房。她的腰带滑到臀部上，但是让莉雅完全失去控制的是她粉红色的大蝴蝶结。它悬在她的右眼上，当她抬头朝莉雅微笑时，同时也努力想把那玩意儿推回头顶上去。

洁玉很可能被金妮的出现弄得心脏病发作了。凯恩弯腰企图抓住他那躲在克林和莉雅背后的女儿。她往后躲开，咯咯地笑得好开心。

莉雅接管了这事件。她对金妮裙上的污渍毫无办法。但她可以整理一下她的仪容。

她把手从克林的手中抽出，重新绑好金妮的腰带，然后再把蝴蝶结重新固定在她头上。

金妮不耐烦地站着任她摸摸弄弄，待莉雅为她整理完毕后，她又握住她的手。

她挺直身子转向牧师，仍然不注视克林，只是朝他伸过手，手指轻刷过他。他明白了其中的暗示，握住她的手。

现在她已较能控制住情绪，也不再颤抖了。牧师问她问题时，她的回答几乎没有颤抖。她注意到她同意成为克林的妻子时，他明显地松了口气。她抬头看他，发现他正朝她微笑，他眼中的光芒使她心跳加速。

典礼总算结束。克林温柔地把她转向他，然后倾身吻她。观礼的众人欢呼起来，克林才刚把嘴覆在她的唇，就被人拍打背部，然后拖开接受大家道贺。

他拉着莉雅一起，不想让她离开他的视线……或是他的碰触。他伸臂环住她的腰，把她拉在他身边。

莉雅不太记得典礼后的庆祝活动，只觉得自己恍恍惚惚的。晚宴之前，

之间和之后都有人举杯祝福，但莉雅也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她被克林的亲戚朋友团团围住，而他们立即的接受使她又高兴又不安。

理察爵士坚持要跟克林和他哥哥在书房里一谈，克林却一直拖延。但是理察不接受拒绝。莉雅终于保证待在她的侍卫看得到她的地方后，克林才同意。他和凯恩随理察上楼，不到十五分钟便又下楼来。

克林在大厅找到他的新娘。她正试着听三个人说不同的话；玛丽要求跟她一起回家，凯琳在问她何时才能再见到她，而克林的父亲则正告诉任何想听的人有关他的儿子们幼年的趣事。

莉雅看起来被这一切搞得头昏脑胀，克林决定是带她回家的时候了。她没对他的决定作任何反驳，事实上似乎还松了口气。

花了足足二十分钟说“谢谢”和“再见”，就在克林的耐性快用完之际，他们终于坐上马车回他的家。

马车里的寂静和他们刚刚摆脱的混乱简直有若天渊之别，克林伸直长腿，闭上眼睛咧嘴笑了起来。

他正在想象他的洞房花烛夜。

莉雅坐在他的对面。她的姿势僵硬，双手紧紧地握着放在腿上。

她也正想着他们的新婚之夜。

克林睁开眼睛，看见她不展的愁眉，也注意到她正把双手绞在一块儿。

“怎么了？”他问，已经猜到七、八分了。

“今晚……”

“嗯？”

“你会坚持要我跟你同床吗？”

“会。”

她垂下双肩，脸色苍白，看起来异常无助。他几乎笑了起来，但及时制止住自己，自觉有些卑鄙，居然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她的痛苦上。她是天真无邪的，显然是被未来的事情给吓坏了。而帮助她克服而非加深她的恐惧，才是他的职责。

他往前倾身握住她的双手。“一切都会没事的。”他告诉她，声音沙哑而低沉。

她的表情告诉他她根本不信任他。“那么你是没兴趣再谈判一次了？”

“谈判什么？”

“你的利益。”

他缓缓摇头，她缩回手。“莉雅，一切都会没事的。”他再次告诉她。

“那是你说的，”她以小得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反驳道，“我可没听说过任何可以证明你是对的说话。你有没有任何相关的书籍资料可以在上床前给我看的？”

他往后靠，腿伸在对面的座位上，盯着她看。了不起的是，他没有笑出来。“哪一种书籍资料？”

“我想你也许有本手册……或是其它什么的，”她支支吾吾地解释，试着停止扭绞双手，以免让他发觉自己有多紧张。“某些能解释即将发生的事的书，”她故意耸耸肩。

“我只是有点好奇，你了解吧。”

他了解她已经吓坏了，他点头好让她认为他相信了她扯的谎，然后以轻快的语调问：“你不是说院长告诉你一切该知道的事情了吗？”

她久久没有回答他，克林耐心地等着。莉雅转头往窗外看去。外面一片漆黑，但月光亮得使她辨认得出他们所在的街道，并明白他们就快到家了。她不能惊慌，她告诉自己。她是个成熟女人，这么心慌意乱是很可笑的。

她企图掩饰她的困窘，并使自己听起来很冷静地开口解释：“院长的确私下跟我谈过，但现在我明白了她并没给我充分的信息。”

“她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更后悔提起这回事。“噢，就是这个那个的嘛。”她耸耸肩低声说道。

克林不肯就此罢休。“到底是哪些‘这个那个’的？”

马车在他的住宅前停了下来，她急忙伸手想打开门，但克林抓住了她的手，紧紧握住。“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他提醒她。

她瞪着覆在她手上的那只大手。那至少是她自己的两倍大。亲爱的上帝，为什么她从前没有注意到他有多强壮呢？她从没想到会跟他分享一张床，她提醒自己。至少几年内还不要，直到她对那个想法感到比较自在在以后……老天，那无知的念头是多么天真呀。

莉雅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傻子。她早该坚持当修女的，她想。

“院长说我不适合服圣职。”她大声说出那个想法，然后叹了一口气。“我不够谦卑，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故意想转移话题，但克林当然知道她在搞什么鬼。“那她对婚姻床第的事又告诉了你些什么？”

她把目光又移回他面上，终于说道：“她说女人的身体就像一座神殿。就这样，我已经说了。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我想出去。”

“还不行。”他反对，温柔的口吻消减了她的一些尴尬。

“你一定要我和盘托出，是吗？”

她脸上不悦的表情令他微笑起来。“是的，”他表示同意。“我要你全部说出来。”

“克林，你大概没有注意到，但这个话题使我很尴尬。”

“我注意到了。”

她听出他话里隐含着的幽默，却不愿抬头看他，知道如果看见他在笑，她很可能开始尖叫。

“你会尴尬吗？”

“不会。”

她又企图摆脱他的手，但他握得真紧。老天，他真固执。她知道如果不解释清楚，他是不会让她下车的。

“男人会想在那儿膜拜。”她脱口说出。

“哪儿？”他问，显然很困惑。

“在那神殿里。”她几乎是喊着跟他说。

他没有笑，反而放开她的手往后靠。他的腿有效地挡住她的出路，以防止她又想夺门而出。“我懂了。”他答道，把声音控制得尽可能地平和，希望他泰然自若的态度可以纾缓她的困恼。

她的脸色突然发红，看起来像是晒多了太阳一样，克林发觉她的无知十分可人。

“她还告诉你什么？”他问。

“我不可以让他们。”

“膜拜？”

她点头，“我不能让任何人碰我，除非我结了婚。然后院长又跟我说那是因为结合的结果是值得而且崇高的。”

“我也这么想。”

莉雅往后靠，转而专心把裙上的绉褶弄平。沉默良久后，克林再度开口：“她省略了一些细节，不是吗？”

“是的。”莉雅轻声说道，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克林终于了解她缺乏常识。“假如有本书或手册可以给我看的话……”

“我书房里没有这种书，”他告诉她。“甚至不知道是否出版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当然……”

“噢，是有很多书，但都不是我会允许你去读的那种，”他点头说。“它们也不公然在市面上卖。”

克林前倾把门闩弹开，然后推开车门，一直盯着他脸红的新娘看。

“你建议我怎么做？”

她对着自己的腿问那个问题。他轻轻抬起她的下巴，迫使她看着他。她湛蓝的眼中笼罩着忧虑。“我建议你信任我。”

听到她耳里，那更像是命令，而非建议，然而她还是决定信任她，因为她别无选择。

她很快地点点头。“好吧，我会信任你。”

她迅速的同意取悦了他。克林了解她为什么想先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那是莉雅控制自己的方法。她知道得愈多，就愈不会害怕。

通常，一位年轻的小姐当然是从母亲那儿得到必要的知识，至少克林是这么认为。

他确信他母亲已经对他妹妹凯琳讲过有关婚姻行为的详情。然而莉雅的母亲早在她女儿长大到需要这种知识以前就过世了。

也因此一位修女试着接下这个任务。“这位院长究竟多大岁数了？”他问道。

“她看起来像八十岁，但我想她应该更年轻些，”莉雅回答。“我从不会问她。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他说，把话题转回她担心的主题上。“莉雅，我会把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解释给你听。”

他温柔的语气像是在她脸颊上轻抚似的。“你会吗？”

“会。”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答应她。心里正忙着想象那行将作古的修女使用像“神殿”和“膜拜”等描述性字眼为莉雅解说性知识的场面。上帝，我真希望当时能到场听到那番谈话。

莉雅瞧见克林眼中的闪光，立刻下断语认为是她的天真使他觉得好笑。

“我很抱歉我表现得这么……缺乏经验。”

“你的确是没有经验。”他温柔地提醒她。

“是的，而且我很难过。”

克林笑了。“我倒不会。”他告诉她。

“你真的会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吗？”她问道，仍然不确定是否该相信她。

“你不会省略什么不说吗？我可不喜欢意外。”

“我不会省略掉任何事。”

她呼了一口气，不再扭着衣服上的绉褶。克林的保证使她再度控制住她的恐惧，甚至对他觉得她的困窘很好玩也不以为意的了，他即将告诉她必要的知识，那是唯一的重要的事，释然的感觉使她感激地虚软下来。

“好吧，一切都会没事了。”她说道。“现在我们不是该下马车了吗？”

克林同意了。他先跃下马车，然后转身扶莉雅。两名侍卫都对公主担心地皱着眉头，显然希望她能安安全全的。

富恩在门口徘徊，等着迎接他的新女主人。他为她脱去斗篷挂在自己的臂上，然后衷心表示他的祝贺。

“假如您想现在上楼的话，我马上为您预备洗澡水，公主。”他建议道。

在历经紧张的一天后，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听来十分吸引人。那会是她今天第二次洗澡，但院长告诉过她清洁的重要性仅次于敬神，因此她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堕落。

“克林和我要先在书房里谈谈，”她告诉富恩。“之后我再洗澡。”

“你先洗澡吧，”克林建议道。“我要先看一些文件。”

那当然是谎言。克林根本无意在洞房之夜工作，但他认为洗个澡也许能使莉雅放松，此刻她看来的确需要分分心。

这一天加上婚礼下来，已经够她受的了。虽然现在她似乎比较不担忧，也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知道她其实仍然非常紧张。

“好吧，”莉雅同意。她转身跟随管家上楼，克林尾随在后。

“婚礼很美吗？”富恩问道。

“噢，是的。”莉雅道，声音中充满兴奋之情。“一切都十分顺利，对不对，克林？”

“你差点被绑架了。”他提醒她。

“没错，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很美妙，不是吗？”

“而且吓坏了。”

“没错，但是……”

“他们还把你的结婚礼服给毁了。”

她在最上面的台阶上止步，转过头来瞪他，显然不想被提醒那些意外。

“每个新娘都希望相信自己的婚礼是完美无瑕的。”她宣称道。

他朝她眨眨眼。“那它就是完美无瑕的。”他声明。

她满意地微笑。

富恩等到他和莉雅单独在她房里时，才迫不及待地在她那儿挖出所有的细节。陆蒙和杜文抬来一桶桶冒着蒸气的热水注满椭圆形的澡缸。管家先前已体贴地把她的衣物取出来，并将一件白色睡袍和宽松的内衫放在她床上。

她从从容容地沐浴。热水松弛了她紧绷的神经和肩膀，她用玫瑰香皂洗头发，然后坐在火炉边把它弄干。莉雅不慌不忙，因为她知道克林正忙着工作，搞不好已经忘了时间。

至少过了一小时之后，她才决定找他。她的头发已完全干了，穿上长袍后，她又花了十分钟左右梳理头发，不时打着呵欠。热水澡和壁炉散发出的暖意使她昏昏欲睡，但她可不想在克林跟她解释的时候睡着了。

她沿着走廊来到书房。她敲了门，然后走进去。克林不在书桌后面。莉雅不确定他是回卧室去或是在楼下，她决定在书房里等他，认为他会想在这里跟她谈。她走到书桌旁想拿一张纸，正要伸手拿笔和墨水时，克林在通

往他卧房的门口出现。

他的模样使她呼吸一窒。克林显然也洗了澡，他的头发还是湿的。他没穿上衣，只穿一条黑色长裤，而且没扣扣子。

他有个孔武有力的身材。皮肤是漂亮的古铜色，其下结实波动的肌肉使她联想到一只豹。他的胸膛上覆着一层浓密的黑色卷毛，往下到腰际形成一个V字形。

她没再往下看。

克林倚在门框上，胸前两臂交叉对着她笑。她的双颊微红。她把手上的纸一折再折，努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知道他必须对她慢慢来，帮她控制住她的恐惧。那将是一项艰巨的考验，因为克林从未与一个处女上床，而看见身穿白色睡衣和外袍的莉雅已使他浑身火热，单单凝视着她就激起了他的欲望。他的视线集中在她的嘴上，想着他要怎么品尝那甜美、丰润、微噉的双唇。

“克林，你在想什么？”

他不认为告诉她实话是个好主意。“我正在想你要拿那张纸做什么。”他扯了个谎。

她紧张得快失神了，只得低头看看手上，这才明白他问起她的问题。“笔记。”她马上点头脱口而出。

“是啊。我想在你解释的时候做些笔记，才不会忘记任何重点。”

她话中的忧虑削减了他戏谑的心情。“你做事真是井然有序。”他说道。

她微笑。“谢谢你的赞美。我父亲是第一位教导我做事有条不紊的重要性的人，然后院长接手训练我。”

老天，她真希望自己别再喋喋不休下去了。

“你父亲去世时你多大？”

“十一岁。”

“然而你记得……”

“噢，是的，我记得他教我的每件事。”她回答。“克林，那是我取悦他的方法，而且我也十分享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跟我谈及他商场交易的事使他很高兴，而我也很高兴他让我参与。”

她已经把那张纸揉成一团球了，克林怀疑她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我只记得最重要的事。”她保证。

他缓缓地摇头。“你不必做任何笔记，”他向她保证。“你一定会记得我告诉你的每件事。”

他真是太以自己为傲了。大笑的冲动几乎淹没了他，他却仍克制着自己。

“那好吧。”她转向书桌想把那张纸放回原处，却赫然了解自己已把纸揉得一团糟。

她把它丢进垃圾桶，转回去盯着他。

他眼中温暖的光芒令她愉悦地轻颤起来，他嘴角的微笑则使她的心跳乱了章法。她深呼吸一次，命令自己平静下来。

老天，他真美。她不知不觉中脱口说出那个念头。

他对她的赞美报以笑声。他的发笑却没令她不悦，她发觉自己也报以微笑。“对一条龙而言。”她开玩笑地说道。

他注视着她的样子使她觉得胃里像是聚集了上百只扑翅的蝴蝶。她必

须让双手有事可做，她想道，于是立刻合上了它们。“我们现在要开始谈了吗？”

“事有先后。”他说道。“我刚想到我还没给你一个适当的新婚之吻。”

“你还没吗？”

他摇摇头，然后朝她勾勾手指。她缓缓穿越房间站在他面前。

“你现在要吻我吗？”她屏气凝神地问道。

“是啊。”

他慢吞吞地答道，缓缓地离开门框直立在她面前。她本能地后退一步，又立刻止步。

她不用怕克林，她提醒自己，而且她也真的想要他吻她。她又往前移动。“我喜欢你吻我的方式。”她低声道。

“我知道。”他自傲地咧嘴而笑，他也知道她很紧张。对此她没有任何疑问。而且他正在享受她的尴尬。

“你怎么知道？”她问，同时想在他回答后，给他一个机智的妙答。

“你的反应让我看出来你喜欢我碰你。”

她想不出任何巧妙的话来回答那个事实，实际上她根本掌握不住任何思绪。当然克林应该对她此刻的状况负全责，他眼里的温暖令她胃部打颤。

她感觉到他搁在她腰际的双手，朝下一看，见他正在解开系着她睡袍的腰带。她试着阻止他，但她还没把手放在他手上，他已把她的袍子从肩上褪下。

“你为什么那么做？”

“因为你看起来很暖和。”

“噢。”

睡袍掉在地板上。她的睡衣单薄得让他得以一窥她身躯柔美的曲线。她企图拉紧睡衣遮住自己，但克林不给她遮掩自己的时间。他把她拉过去紧贴住他。“莉雅，我吻你的时候双臂环着我。”

她把胳膊绕在他的脖子上，这同时他弯身开始轻咬她的唇，使她打个冷颤。她抱得更紧，并踮起脚尖试图加深这一吻。她的胸脯与他的胸膛互相摩擦，肌肤相亲的奇妙感觉使她发出一声破碎的轻叹。那感觉并不会使人不快，只是有些奇怪又美妙。她刻意与他厮磨，但动作轻微，好让他不知的想变得大胆些，因为他坚实的身体散发出的体热强烈地影响着她，使她觉得再怎么贴近他也不够。

他用舌头、牙齿逗弄着她的唇，使她为之疯狂。她无法忍受这种温柔的折磨，不耐地扯他的头发，默默告诉他她要更多。

他的嘴终于爱抚般地落在她的唇上。他像是拥有全世界的时间似地缓缓动作、深思熟虑，几乎毫不费力便燃起她体内的激情之火。

她轻柔的低吟告诉他她有多么喜欢他对她做的事。他往后一退，看见了她眼里的热情，明白自己的眼里也反映着相同的感受，于是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这么甜美！”他对着她的嘴轻声说道。

她温柔地随他摆布，无邪的反应使他忘了不能操之过急。突然间他对她的饥渴急切得无法控制他的步调。他的嘴开始变得蛮横、需要。他的大胆、她的羞怯使两人都在欲望中哆嗦不已。克林在她体内点燃的热情之火使她完全忘了害怕即将发生的事。她无法思考，只能随着本能不停地在他身上蠕动，浑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或自己在对他做什么。她的手指梳过他的头发，而

当她开始低吟地挨着他坚挺的下体撩人地移动时，他几乎要失去控制。他们的接吻变得恣纵而贪婪。当他的嘴原始而占有地覆在她唇上时，激情于是锻炼成了赤裸裸的欲望。

这一吻似乎没有终了，却又结束得太快。克林抽身退开，她的嘴已因他的碰触而湿润发红。他的嘴上已沾有她的芳泽，但那对他还不够。

她软弱无力地靠在他胸前，脸则埋在他的下巴下方，短暂急促的呼吸吹拂在他的锁骨上。

克林抱起她进入他的房间，温柔地把她放在床中央，站在床边低头盯着她看。他火热的目光同时使她全身发热和打冷颤。

他抓住她的睡衣把她拉向他。

正如他遇见她以来在梦里想象一样。

然而真实比想象还美妙，因为他无从想象她贴在他的肌肤上会是那么难以置信的柔软光滑，那种感觉真有如置身在天堂里。

“克林，我们不是该现在谈谈吗？”

他用手肘撑起上身看着她。她眼中显然可见忧虑；而他却充满胜利的喜悦。

“当然。”他捧住她的脸给她长久而结实的一吻。

他使她因欲望而颤抖。她无法抗拒地用双臂搂住他的腰，吸取更多他的热力。她的脚趾在他的腿上弯曲，突然间，只是抱着他不再足够了。她要触摸他、爱抚他，她的双手抚上他的背，再往下沿着他手臂的两侧抚摸。

她的触摸像是在他皮肤上轻微拍动的蝶翼一般，他转而亲吻她的颈子，她微微转头迎合他。他的牙齿温柔地拉扯她的耳垂，喜悦一波波直窜下她的脚趾，而亲爱的上帝，他使她根本无法思考。

她开始挪动，无言地要求更多。克林改变位置，一路亲吻到她的喉头。她开始认为如果他停下来，自己一定会死去，她不了解自己体内渐生的挫败感，她觉得自己像是由无数的接合线缝成，而那些接缝此刻正全部要崩裂开来了。她既害怕又快乐地叫出声来。

那感觉几乎强烈得令人无法消受，然而它同时也极度美妙。她的双手垂回身侧握拳紧紧抓住床单，企图抗拒汹涌的情感风暴。

“克林！”

他的名字随同一声啜泣逸出，她开始扭动身体。他使她无法控制自己，大手抚遍她全身。她深深吸了一口不稳的气，然后开始呜咽。他的嘴再度掬掠她的唇。她试着阻止他，他却不容阻挡。

她不知道自己要他做些什么，只知道如果他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舒缓这甜蜜的折磨，她就要发疯了。

他用言语安抚她。“甜心，一切都会没事的……”

“甜心，别哭。我很抱歉。老天，只要几分钟就会好了。你的感觉真棒。抱着我，宝贝，抱住我。”

他话里的担忧远比他的言语更能给她安慰。痛苦和喜悦交战，她被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感觉给弄胡涂了，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她想要他停止，却又想要他继续跟她结为一体。

他呼在她耳畔的鼻息既火热又急促，而那声音使她兴奋。她不懂自己是怎么回事，她的身体要求解放，但自哪里解放呢？她不知道。她体内的每一道神经都在期待着。

克林用手肘撑起自己注视她。她的眼睛闪烁着激情，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她已停止哭泣。

那是他所需的许可。他的自制力顿时瓦解，嘴急切地与她的覆合。他体内的饥渴犹如脱缰野马般一涌而出。莉雅在他怀里像是一团火，她的反应常常震撼了他。她毫无保留，而那无私的举动迫使他也作同样的反应。他无法做任何思考……

过了好久她才回到现实。她攀着她的丈夫，任一波波降服的喜悦冲向她，她心底的某处明白只要她也紧抱住克林，她就是安全的。

她从未感觉如此安全、自在过。

克林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反应。他深受刚才发生的一切震撼，他从未允许自己全然失去自制，从来没有。而这把他给吓死了。他经验丰富，然而她却能剥除他所有的防备。

他无法有任何保留。上帝助他，但他从未有这么棒的感觉，而那把他给吓坏了。

这辈子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脆弱而且无所遁逃。

他们仍然结合在一起。克林没有力气离开她的身体，但他知道自己的体重很可能已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她的手仍缠绕在他的颈间，他伸手轻柔地把它们拉开。他倾身吻她的喉头，感觉到她猛烈的脉搏，因而明白她也还没完全恢复过来而感到一股男性、自负的满足。

一分钟后，他和她分开，翻身躺在床上。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闭起双眼。他们做爱的气味弥漫四周，他嘴里仍有她的味道。老天，他可以感觉到自己又再度坚挺起来了。

莉雅终于自纷乱的思绪中清醒并转向他，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注视他。

他不豫的神色使她大吃一惊。“克林？”她轻声唤道。“你还好吧？”

他转头看她，表情骤变，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的脆弱。他朝她微笑，然后用手背轻刷过的脸颊。她倾身迎向他的爱抚。

“该是我问你你还好吧才对。”他说道。

她看起来比“还好”还好；她眼中闪烁着激情，嘴唇因他的热吻而微肿。她的头发披在一肩膀上，克林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

她缓缓点头，觉察到他似乎不太为此担忧。“我刚刚很……”

“热情如火？”

她脸红，他笑了起来，然后拥她入怀，让她把脸藏在他胸前。“现在才害臊有点儿晚了，不是吗？或者你忘记几分钟前你有多野了？”

她没有忘记，光是想到自己放荡的反应，她的脸就红到发根了。他的胸膛因发笑而起伏。她不介意他是在取笑她，这世上最奇妙的事刚刚才发生在她身上，她不想让任何事破坏那种感觉。一股暖意包围着她，使她觉得既幸福又爱悃。

“我刚才不太端庄，是不是？”

“你是问你求我别停下来时，是不是不太庄严吗？”

他慵懒地等她回答。

“我真的那么做了，不是吗？”

她无法置信的语气使她微笑起来。“是呀”，他慢吞吞地说“你是那么做了。”

她叹息。“那真不错，不是吗？”

他笑起来。“那比不错好太多了。”

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打了一声大大的呵欠，打破了安详的时刻。

“克林？我有没有……我是不是……”

她似乎无法把问题讲完。她的脆弱使她不敢大胆问他自己是否令他满意。

他知道此时她需要他做什么。“莉雅？”

他轻声呼唤她名字的感觉像是一阵爱抚。“嗯？”

“你真是完美。”

“你这么说真好。”

她安心地靠在他身上，闭上双眼，他心跳的声音和他柔柔的笑声抚慰了她。他一手抚摸她的背，另一手温柔地轻揉她的脖子。他再度呼唤她名字时，她正要飘入梦乡。

“嗯？”

“你要我现在开始解释吗？”

他等了几分钟，才知道她已经睡着。他的手指拨弄她的头发，然后略微改变姿势亲吻她的前额。“女人的身体像一座神殿。”他喃喃说道。

他不期待回答，也没得到任何一个。他把被子拉起来，手臂圈着他的新娘闭上眼睛。

他坠入梦乡前最后想到的事情使他微笑起来。那修女告诉莉雅男人会想要膜拜，真是一点也没错。

他的确这么做了。

第十一章

次日清晨莉雅睡得很晚，而克林早已离开了卧室。那正合她的意，因为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窘态；她浑身僵硬疼痛，下床时活像个老太婆一样呻吟不已。当她看见床单上的血迹时，很自然地胡思乱想起来。没有人警告过她做爱会使她流血。她既担心又愤怒地皱起眉头，因为根本没人告诉过她任何事。流血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是呢？如果是克林意外地把什么给弄破而无法复原呢？

她试着不惊慌，直到洗澡时浴巾上新染的血迹吓了她一大跳，而且也相当不好意思。

她不想让富恩在换床单时看到血迹，因此亲自把床单剥了下来。

莉雅着装时仍焦虑不安。她穿上一件淡蓝色的日装，配以柔软的皮鞋，衣裳的方形领口和长袖袖口四周有白色滚边。这是一件相当女性化的洋装，也是莉雅最钟爱的衣服之一。她梳了梳头发，然后去找她的丈夫。

在昨夜亲密后，白天的第一次见面对她而言想必会很窘，因此她想尽快把它了结。

她确信只要她尝试，就能掩饰她的尴尬。

克林坐在书房里的书桌后，通往走廊的门是敞开的。她站在门口，踌躇着要不要打扰他。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她的目光，突然间抬起头来。他仍因

专心读信而皱着眉，但他的表情很快改变了。他朝她微笑，眼中闪烁着温暖。

她想自己或许已报以微笑，却无法确定。老天，她可能有适应他的一天吗？他是个这么英俊、强健的男人。今天他的肩膀看起来似乎更宽，头发似乎更黑，皮肤也似乎更黝黑。他穿的白衬衫和他的肤色成了明显的对比，更强调了他的魅力。她的目光移向他的嘴，心里顿时满是他吻她的回忆。

莉雅的目光匆匆移下他的下巴。她不打算让他知道此刻她有多尴尬，她会维持尊严和优雅。

“早安，克林。”老天，她的声音像是蛙鸣，她的脸像着火般发烫。现在撤退似乎很合逻辑。她会等比较能控制自己时，再试着面对他。“看得出你在忙，”她慌忙说道，一边开始往后退。“我先下楼去好了。”

她转身开始举步走开。“莉雅。”

“什么事？”

“到这儿来。”

她走回门口，克林正倚在椅背上朝她勾勾手指。她挺直肩膀勉强笑笑，然后走进去。

她走到他的书桌前停下脚步，而那对他还不够好。他示意她绕到他身旁，她保持泰然自若的态度绕过书桌。克林绝不会知道她现在有多尴尬。

他久久地凝视她。“你要跟我说你怎么了吗？”

她的肩膀下垂些许。“你真难骗。”她说道。

他皱起眉头。“你再也不会试着骗我，那么这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是的。”

他等了一、两分钟还没听见她解释，因此他再度问她：“告诉我你的心事。”

她紧盯着地板。“那是……我很尴尬在……之后……”

“在什么之后？”

“昨晚。”

她的脸颊一片嫣红。克林发现她的反应让他很愉悦，也很撩人。他把她拉坐在他腿上，轻轻抬起她的下巴对她笑道，“然后？”他追问道。

“在白天里想到我们一起做的事，使我觉得有些尴尬。”

“那回忆使我想再要你一次。”

他粗嘎的告白使她瞪大双眼。“但是你不能。”

“我当然能。”他喜孜孜地告诉她。

她摇头。“我不能。”她轻声说道。

他皱眉。“你为什么不能？”

他脸红得像是皮肤受到灼伤似的。“我告诉你我不能还不够吗？”

“老天。不，还不够。”

她低头看着她的膝盖。“跟你说这个真难。”她说。“假如我母亲在这里，我就可以跟她说，但是……”

她没说下去，她哀伤的口吻使他忘了愤怒。她正担心着某事，他决定查明原委。

“你可以跟我说，”他说道。“我是你丈夫，记得吗？我们之间不该有秘密，而且你喜欢做爱的。”他点头说道。

他的口气听在她耳里是太狂妄了。“也许吧。”她刻意想激怒他。

他让她看见他的怒气。“也许？你在我怀里完全瘫痪了。”

“不，我没忘。克林，你使我受伤了。”

她脱口说出那个事实，并等着他致歉。她会告诉他她受的伤，而他也明白他不能再碰她的原因。

“宝贝，我知道我使你受伤。”

他粗哑、男性的语调使她打了个冷颤。她在他腿上移动位置，他即刻抓住她臀部教她不能移动。她显然不知道这段谈话对他产生的影响，也不知道自己的臀部与他亲密地摩擦已使他因欲望而坚硬。

莉雅不再觉得尴尬困窘，她开始为了她丈夫满不在乎的态度而生起气来了。他一点儿也不后悔。

她不悦的表情使他微笑起来。“甜心，”他开口，声音温柔抚慰。“我不会再那样伤害你了。”

她摇头，不看他的眼睛，反而把目光转向他的下巴。“你不懂，”她低声地说。

“某件事……发生了。”

“什么事？”他保持耐性地问道。

“我流血了。血迹沾在床单上，我……”

他终于明白了。克林用双臂环抱着她，把她拉靠在他胸膛上。他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他想抱她，二是他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笑。她也许会认为他是在嘲笑她。

她一点儿也不想被他抱，但他比她强壮许多、也坚决许多，不论她要不要，他都要安抚她。最后她终于放松身体挨着他，他轻叹一声，下巴在她头顶上厮磨。“而你认为事情不大对劲，是吧？我早该解释清楚的，我很抱歉让你平白无故地担心。”

他话里的温柔使她宽心不少。不过她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他。“你是说我应该会流血喽？”

她听起来很怀疑……也很震惊于那个念头。克林没笑，“是的，”他说。“你是会流血的。”

“但那很……野蛮。”

他不同意。他告诉她他觉得那使人既快乐又兴奋，她随即说他也很野蛮。

莉雅成长于修女们禁锢的环境里。她在修道院的时候只是个小女孩，离开时却是个小女人。她无法跟任何人谈论她体内的变化或者那些变化引起的感觉，而克林为她的感官并未因此而被毁伤而庆幸。修道院院长也许并不想跟她谈论性，但她也没有把许多吓人的胡言乱语灌输到莉雅的脑子里。那位修女把婚姻行为升华成美化的“神殿”与“膜拜”的关系，而由于她的态度，莉雅并不认为性是堕落污秽的。

他甜蜜的新娘就像挣脱与世隔绝的花的蝴蝶一般，她自己的肉欲和激情的反应或许已经吓死她了。

“我真幸运，那些修女没用恐惧扭曲了你的想法。”他说道。

“她们怎么会呢？”她显然很困惑。“我们许下的婚誓是神圣的，嘲弄它是有罪的。”

克林真是对她太满意了。他抱紧她，再度为她平白无故的烦恼致歉，然后详细解释为什么她流血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没有就此打住；院长曾跟莉雅说孩子是夫妻结合后高尚合宜的结晶，克林则仔细解释怀孕如何发生。他

懒懒地搓揉她的背，同是为她解说他们身体的差异。即席解说持续了二十分钟，一开始她有些尴尬，但她就事论事的态度很快地便帮她克服了害羞。他对他的身体极其好奇，问了他一堆问题，他全部为她解答。

他说完时，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倾身离开他，想要向他致谢，但他眼里温柔的光芒使她忘记自己原本要说的话，反而吻了他。

“你真的认为我们不能再……”

她没让他说完。“恐怕我们不能。”

“我现在就要你。”

“我太虚弱了，”她低声说。“而你刚才也说几天后才会比较舒服的。”

“还有其它方法。”

她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有吗？”她屏气凝神地问道。

他点头。“许多方法。”

他盯着她看的样子使她因欲望而不安起来。她的小腹有一股热流正在形成，她突然想接近他一些。她双臂搂住他脖子，抚弄他的头发并对他微笑。

“有多少方法呢？”

“几百个。”他夸张地说道。

他微笑的样子告诉她他在开玩笑，她也投桃报李。“那么也许在你一一解释给我听时，我该做些笔记，以免遗漏了其中一、二。”

他笑了。“示范比记笔记有效多了。”

“对不起，主人，但您楼下有客来访。”

莉雅听到富恩的声音，几乎从克林腿上一跃而起，但克林不放她走。他跟他的管家说话时，仍然一直盯着他的新娘。“什么人？”

“理察爵士。”

“该死！”

“你不喜欢他吗？”

克林叹了一口气。他抱开莉雅，站了起来。“我当然喜欢他，”他答道。“只是我知道他不能被拖延，我得立刻见他，富恩，请他上来。”

管家立刻去请理察。莉雅转身离开，克林却抓住她拉回来。他搂着她、弯身给她一长吻。他的嘴火热、湿润而且需索。他抽身而退时，她已因欲望而颤抖不已了。她坦白的反应使他自豪而喜悦。“待会儿。”他松开她时低声说道。

他深黝眼眸中的承诺明白表示出他意指为何。莉雅不信任自己的声音，只是点头表示同意。她转身走出书房。双手颤抖地把头发撩到肩后，沿着门廊转弯时，又几乎撞上墙壁。她为自己狼狈的样子轻叹了一口气。那男人只要盯着她看，就能使她心乱如麻；只消一吻，她就在他怀里软化。

她承认那是幻想，然而却又那么真空。也许只要新婚的新鲜感消退，她就会习惯克林了。她衷心盼望如此，因为她可不愿下半辈子在撞墙和茫然行走中渡过。

但她也不想把他视为理所当然，而那想法让她微笑起来。克林绝不会让她松懈散漫的。他是个要求甚多，欲望又强的男人，而假如昨晚暗示了什么的话，她自己也有那些特征。莉雅走回克林的卧室，站在一扇窗前朝外看。因为克林要她，这一天也变得灿烂起来。昨晚她的表现一定是无懈可击，否则今天他怎么会那么快又想要她了，不是吗？

欲望和爱情是不一样的，莉雅心知肚明，因为她向来自认是个现实主

义者。没错，克林是因为义务而娶她的，她无法改变事实。当然她无法“使”他爱上她，但是她相信总有一天，他的爱会属于她。她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了，不是吗？

这将是一桩美好、强韧的婚姻。他们双方都在上帝面前许下誓约，允诺要结为夫妻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克林荣誉感很重，不可能违背对她的承诺，未来他必然能学习如何爱她。

她已经爱上他了。莉雅随即摇头，她还不打算思考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脆弱使莉雅大吃一惊，她认为婚姻是比原先想象的复杂多了。

“莉雅公主，我可以打扰您一下，进来铺上干净的床单吗？”

她转身朝富恩微笑。“我很乐意帮你忙。”

他的反应宛如她刚才对他骂了脏话一般，一副深受冒犯的表情。她笑了起来。“富恩，我知道怎样换床单的。”

“你真的……”

他惊愕得说不下去，她觉得他的反应很怪异。“我来英国之前，在我住的地方都得负责打理自己的衣物和卧房。假如我想享受干净的床单，就得自己来洗。”

“谁竟然敢要求一位公主做这种事？”

“修道院的院长，”她回答。“我住在修道院里，”她解释道。“而且没有受到特别待遇。我很高兴自己没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

富恩点头。“现在我明白您为什么没有一丝骄纵气息了。”他脱口而出。“我是赞美的意思。”他结巴地补上一句。

“谢谢你。”她答道。

管家连忙赶到床边开始拉开床单。“公主，我已经在您的床上换了干净床单了，晚餐后我会把床罩给拉下来。”

他的解释使她大感不解。“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我以为我会跟我丈夫在他床上就寝。”

富恩没察觉她话中的忧虑，他正忙着把床单塞成完美的角褶。“主人吩咐我说您将睡在自己的房里。”他告诉她。

讲了一半的解释使她更为困惑。她转过身佯装往窗外看，以免富恩看见她的表情。

她怀疑自己是否能让受伤的感觉流露出来。

“我懂了。”她想不出说什么更好，只能这么回答。“克林有没有解释原因？”

“没有。”富恩答道。他挺直身躯，绕到床的另一边去。“在英格兰，大部分的夫妻都分房而睡，这是此地的习惯。”

莉雅觉得舒坦些。然后富恩又继续说明道：“当然，克林的哥哥凯恩并没有遵循那个习俗。侯爵的管家滕斯 也就是我的伯父 ”他的口气流露出一些骄傲的。“有一次透露说他的雇主和他妻子从没有分开睡。”

她马上又难过了起来，凯恩和洁玉自然是同床而眠的，因为他们深爱对方。她敢打赌公爵和他的夫人也共享一间卧房，因为他们对彼此也怀有深挚的感情。

莉雅挺直肩膀，她不会去质问克林为什么不跟她同睡一张床。她毕竟有她的自尊，而他早已明白表示了对他们的婚姻的看法。他先是剪了头发，现在又要她孤枕而眠，就随他吧。她打定主意，她当然不会为这小事伤心。

不，当然不会。同床共枕反而很麻烦。

晚上她不需要他的温暖，当然也不会想念被他抱在怀里的感觉。

但这些谎言都不管用，莉雅终于放弃试着要自己觉得好过些。她决定使自己忙碌以免胡思乱想。

富恩铺好了床，她跟着他走入走廊。通向书房的门是关着的。莉雅等走过之后，才问管家他认为克林的会谈还会持续多久。

“理察带来一大叠文件，”富恩说道。“我敢打赌还要整整一小时，他们才会结束。”

富恩估计错误。直到下午两点过后，他才把厨师准备的午餐端上楼，下楼来时又告诉莉雅那两个人还在研究那些文件。

狄先生预定三点来访，莉雅试着看完当天早上她和她丈夫收到的信件。其中有五十封是贺函，还有几乎同样多的请帖要整理。莉雅已把信函分类整理好，并为每一叠开出一张清单。她把要婉拒的那叠请帖交给富恩，自己则写了一封短笺给白尼尔，请他拨冗与她会面一小时谈谈他妹妹。

“我必须跟主人提一提帮你请个贴身女仆和全职秘书的事。”富恩说道。

“不，”莉雅反对。“我什么也不需要，富恩，除非你不愿意偶尔帮我的忙。而且你的主人正忙着建立公司，没有必要增加他的开支。”

她激烈的语气使管家明白如果他在她背后偷偷这么做，她是会大发雷霆的。他点头表示服从。“你真是体贴，那么了解您丈夫的财务。我们穷不了多久的。”他微笑地补充一句。

他们现在也不穷呀。莉雅暗想，当然那要克林愿意接受她的钱才行，她在心里又做了修正。“你的主人很固执。”她说道。

富恩不明白这话原因何在。此时有人敲门，他立刻告退去应门。

安摩根走入门厅。他瞥见莉雅在餐厅里，于是朝她笑了笑。“公主，恭喜您。我才刚得知您结婚的消息，希望您很幸福。”

莉雅作势欲起身，但摩根示意她继续坐着，解释说他与克林和理察的会面已迟了一会儿了。

他真是位迷人的绅士。他鞠躬后转身跟富恩上楼，她看着他离开她的视线，然后摇摇头。克林错了，安摩根根本没有O形腿。

又过了二十分钟后，理察爵士和摩根一起下楼来。他们和莉雅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两人离去时，狄先生正巧进门。

“公主，我真是担心极了。”狄马修一打完招呼便说道。“我们在哪里可以私下谈谈呢？”

陆蒙和杜文两人和富恩一起站在门厅里。这两名侍卫只要有人求见，他们总是飞奔而来。莉雅认为自己不再需要他们的保护，因为她现在结了婚，将军的魔掌已没法危及她。但是她知道这两名侍卫将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直到被遣散为止。然而她不会让他们走，除非她在伦敦替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陆蒙和杜文曾表示想留在英国的意愿，而她也决定试着帮助他们。这是她至少该为如此忠心耿耿的人所能帮忙的事。

“我们到客厅去如何？”莉雅建议道。

狄先生同意。他等公主先行，然后才转向富恩。“韦爵士今天在家吗？”他问道。

富恩点头，狄先生立刻松了口气。“能不能请他来一趟？我相信他会想听听这件恼人的消息。”

富恩转身疾步上楼禀报。狄先生说道，他的口气听来很疲惫。“我很抱歉在您新婚次日就来打扰您。”他轻叹了口气，接着说：“我的联络人刚才通知我说您的钱被冻结了，公主，似乎是一位雷将军找到名目把这一大笔巨款给没收了。”

莉雅对这消息反应平淡。她对他的解释有些困惑。“我知道那笔钱已经转到奥地利的银行了，”她说。“不是吗？”

“是的，已经转过去了。”马修回答。

“雷将军在那儿没有统治权的。”

“公主，他的恶势力是无所不在的。”

“他真的把钱从银行里提了出来，或者是把那款项给冻结了？”

“有什么差别呢？”狄先生问道。

“请回答我，然后我再解释。”

“是被冻结了。银行不让雷将军碰那笔钱，但又受那鼠辈威胁，也不敢把钱转到英格兰的银行。”

“那的确是进退两难。”莉雅说。

“进退两难？公主，我会说它是场浩劫。您难道不知道银行里闲置着多大一笔资金吗？天哪，那是您绝大多数的财产啊。”

马修看起来快哭了，她试着安慰他。“我还有足够的钱过舒适的生活，”她提醒她。

“多亏你善于投资，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更不会是我丈夫的。不过这个消息把我搞糊涂了，假如将军相信我会嫁给他，为什么会……”

他知道您已离开了修道院，“马修解释。”我猜他已经明白您是要逃离他。所以公主，他是要惩罚您拒绝他。”

“报复一向是很好的动机。”

克林在门口开口说道。莉雅和狄先生同时转头看他，经纪人起身。克林转身关上门走向莉雅，在她身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他示意马修再坐下来。

“克林，报复一点儿也不好。”莉雅说。

她转头注视经纪人。“我相信我知道可以使那笔钱解冻的方法。我来写信给院长，给她一张全额的支票。那些银行职员也许畏惧将军的淫威，但他们更怕修道院院长登门募款。噢，是的，狄先生，我确信那就是最好的办法。修道院需要那笔钱，我却不需要。”

克林摇头。“你父亲辛苦建立了他的家业，我不希望你将它平白送给别人。”

“我要它做什么？”她反驳。

狄先生说出他们所谈的金额总数。克林脸色一白，莉雅耸耸肩。“它会花在崇高的事情上，我父亲会同意的。院长和其它修女在我母亲生病时相当照顾她，她们对她爱护有加。是的，父亲会同意的。马修，你走之前我会写好信、签发一张支票给你。”莉雅转向她丈夫。他仍然对她的决定面露不悦之色，但她很感激他并没有跟她争论的意思。

“公主，关于那艘船，”马修插嘴说道。“他们已同意您开的条件和抵达日期。”

“什么船？”克林问道。

莉雅连忙转变话题。“你刚才说还有另一个坏消息，是什么呢？”

“他得先解释那艘船的事。”克林坚持要知道。

“那本来是一项惊喜的事。”

“莉雅？”

克林没那么好打发。“我在你父亲书房里碰巧读到一篇新发明的报导，克林，它叫做蒸汽船，横越大西洋只要二十六天，那不是很惊人吗？”她飞快地又补上一句：“而我写给院长的信至少要三个月才会到，也许更久呢。”

克林点头。他很清楚这项新发明，也和他的合伙人讨论过购买一艘来扩增他们舰队的可能性。但是因为价钱高得离谱，因而那个念头也只好搁置下来了。

“所以你就买了一艘，是不是？”克林的声音充满愤怒。他没给他妻子时间回答他的问题，便把他那张扑克脸转向她的经纪人。“取消订单。”他命令道。

“你不是认真的。”莉雅喊道，显然很苦恼。她突然气克林气得几乎想踢他。汽船能大大增加收入，而他却执意不要，只因那是用她继承的财产买的。

“我是很认真。”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此刻他很生她的气，因为他早就明白告诉她不会碰她的钱，而她却藐视他的决定。

他紧绷的下巴告诉她他不打算讲理了。她正要叫狄先生取消订单时，经纪人却突然打了岔。

“我不太懂，”他说道。“韦爵士，您是在跟我说您要拒绝她伯特叔父送的结婚礼物吗？我想接受赠礼是很自然的嘛。”

“谁是伯特叔父？”克林问莉雅。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假如她说实话，说伯特根本不存在，那狄先生一定会倍觉受辱。也许会拒绝继续为她工作，而她当然不愿危及这个关系。但她也不想对她丈夫说谎。

实话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不是我伯父。”她开口说道。

狄先生热切地打断她的话。“但他喜欢相信自己是，”他打岔道。“他是她家族的一位世交。我认识他多年，”他加了一句吹嘘的话。“而且还因为他的投资大赚了一笔呢。伯特手里还有一些你妻子的财产，如果你不接受他的礼物，可就大大冒犯了他了。”

克林仍然盯着莉雅。她的表情没透露什么，一副沉着平静的模样，但她的双手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在腿上紧紧地握着。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但克林却猜不透究竟哪里不对。

“你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位伯特叔叔？又为什么没邀请他来参加婚礼？”

她到头来还是得说谎。实话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她的动机真的是非常单纯的。她只想帮克林忙。

莉雅几乎看见了院长正不悦地摇头，她强迫自己抹去那幅画面，待会儿她会有很多时间忏悔的。

“我以为我跟你提过了，”她的眼睛盯着他的下巴看。“而且他不愿来参加婚礼。”

他向来不去任何地方，也不接见访客。”她边说边点头。

“他是位隐士，你知道，”狄先生插嘴。“莉雅是他跟外界唯一的联系管道。他没有家人，也没有其它亲戚，假如你是因为他的礼物太贵重而迟疑的话，放心，他绝对负担得起的。”

“你认识他很多年了？”克林问狄先生，仍然不相信他老婆不是这件事背后的主谋。

“是的，当然。”

克林靠在椅背上。他知道自己该为匆促妄下断语向莉雅致歉，并决定待会儿跟她独处时再跟她赔不是。

“在你下封信上致上我的谢意。”克林跟莉雅说道。

“那你是接受……”

看到他摇头她又住了口。“他很周到，但太奢华了。我……或者说我们，不能接受。

“向他建议送别的吧。”

“好比说？”

克林耸耸肩。“由你来想吧，”他告诉她。“你们要谈的另一件事是什么？”

狄先生立刻变得焦躁不安，他频频摸着稀疏灰白的头发。“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道。“你们两位知道一七七四年所制定的人寿保险法吗？”

“我知道。”克林道。

“我不知道。”莉雅同时回答。

狄先生转向她。“你没听说过这个法案我并不惊讶，”他说道。“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项法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个法的立意是什么呢？”莉雅问道。

“它是为杜绝某些脱法的行为而立法的，”狄先生解释道。“有些不道德的人为他人投保寿险，再雇杀手将之谋杀好坐收保险赔偿之利。公主，这虽然骇人听闻，但确有其事。”

她不解为什么话题会转到这上面。“这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马修。”

狄先生清了清喉咙，转向克林，“很少有保险公司会注意这个法案，而我碰巧发现有人为你妻子买了一份保险，日期是昨天，保险总额相当高。”

克林发出一句低咒，莉雅靠在他身侧。是谁会做出这种事？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是该觉得荣幸还是惊慌，”她说道。“这份保险有没有期限？”

“期限？”狄先生问道。

“我听说拿破伦也保了寿险，但为期只有一个月，”她解释道。“而且西敏寺公爵也为他的马买了保险。但我不知道那份合约期限多长。是哪家公司承保这项保险的呢？”

“我可以担保不是罗氏公司，”狄先生回答。“他们名气相当响亮，不会做这种事。”

是摩敦父子公司承保的，我没跟他们来往，但我的一位朋友跟他们很熟，就是他告诉我这消息的。感谢主让我碰见了。”

“跟我讲重点，”克林命令道。“期限究竟多久？”

“一个月。”

“受益者呢？”

狄先生摇头。“保险人匿名。”他说道。

“他能这么做吗？”

“能，当然能，”狄先生解释道。“你的伯特叔父只使用姓名缩写也是类似的做法。”

如果他不愿意，连缩写也用不着写下来。承保公司是必须守密的。”

经纪人转向克林。“到目前为止，我还查不出这个保险人是谁，我敢打赌这和拦截您夫人财产的恶棍是同一个人。”

“雷将军？不可能的。”莉雅不同意。“克林和我结婚只有一天，他还不知道呀。”

“也许是预防之计。”马修点头说道。

克林明白狄先生的意思。他环住他的妻子，亲昵地紧紧一抱，然后说道：“他很可能是对他派来抓你的一个属下下的命令。他只是没事找事罢了，老婆，他是输家。他面面俱到，显然是知道你不愿意嫁给他，而你的确也在夜里逃走了。”

“他真是非常无礼的人，不是吗，克林？”

他能想出一百个更能贴切形容他的字眼。“是的，他是很无礼。”他表示同意只为了让她宽心。

“我很高兴你能镇定地接受这则消息。”马修说。

克林几乎微笑起来。莉雅真的很擅长掩饰她的反应。他能感觉她在自己怀里正不停地颤抖，但她脸上却不改其色，甚至看起来还相当泰然自若。

但他知道其实不然。“她没理由担心，”克林宣称道。“我的妻子知道我会照顾她。”

“是我活着还是死了保险公司才会付钱，马修？”

他的迟疑给了她答案。克林又紧搂她一下。她知道他正试着安慰她，但却不得要领，因为事实上他已把她的肩膀都压在一起了。这男人不知道自己力气有多大，她决定道。

她转头想叫他停止这会捏痛她的拥抱，却瞥见了他的眼神。于是她真的感到安慰了；克林一副震怒、担忧的表情。他怎能在自己如此愤怒时候，还保持如此悦耳温柔的语气呢？

她几乎就要问他那问题时，她丈夫又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再度跟经纪人说话。

“我要你继续试着查出幕后主谋。”他命令道。“我们可以假设那是雷将军，但我要确实的证据。”

“是的，当然，我不会放弃的。”

“不知道伦敦是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个保险了。”莉雅说道。“假如有，那么也许有人会听到一些夸口……”

“假如有人夸口，我会听到的。”狄先生向她保证。“然而我想这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最近有个新鲜的丑闻正热门呢。”

“什么丑闻？”莉雅好奇地问道。

“当然是塔波特子爵的麻烦啦。是他妻子惹起了这个丑闻，她抛弃了她丈夫。真是令人震惊不是吗？”

克林从未听过如此荒谬的事。不论婚姻变得多么困难，夫妻一定得厮守在一起的。

“一定有别的原因。”他说道。

“你识子爵吗？”莉雅问道。

“是的，”克林回答。“他是个好人。罗萍夫人也许只是回他们乡下的别墅里几天。

有些人总是喜欢无中生有。”

狄先生很同意那项评语。“我是从桑大人那儿听到这个传言的，我承认

他是个多嘴的人。然而事出必有因。子爵夫人似乎已经失踪，子爵正为此而忧心忡忡。”

莉雅打了一个寒颤。“失踪？”她低声说道。

“喔，她会现身的，”狄先生一瞥见公主脸上的愁容便又急急说道。“我不敢打赌他们只是有点小磨擦，所以她藉此惩罚他，而且在一、两天内就会现身，不再躲藏了。”

经纪人起身告辞。“我一发现保险的最新消息就捎信过来。”

克林陪经纪人走向门口，莉雅叫住了他。“克林？我要你向我证明你真心要保护我。”

他被她的要求吓了一跳，根本不及多想。莉雅在给他那句侮辱后，朝他嫣然一笑，他也不知何以对待那个反应。

“你在想些什么？”

她走到他身旁，眼里闪烁着恶作剧。“为我买份保单，拿你自己作受益人，用同样的金额和时间期限。”

她还没解释完，克林已经开始大摇其头了。

“这是个妙计，”她点头肯定地说道。“别对我摇头了，考虑一下这个主意。”

“莉雅，是你活着还是死去保险公司才付费呢？”

她给他一个不悦的眼神。“当然是我活着啦。”

她转向经纪人。“我知道你不愿跟摩敦父子公司做生意，但你能不能就为我办这笔小小交易？”

“我还没同意这桩闹剧呢。”克林警告她。

“这不是闹剧。”她喊道。“这是做丈夫的为妻子所做的一种浪漫行为。”

他哼了一声，她决定克林不是那种浪漫的人。

“那么你是要他的名字写在保单上，让大家都知道喽？”狄先生问道。

“是的，当然。”

“你必须付一笔钜额的保险金，而我甚至不确定是否有公司愿意承保。”

“我父亲曾告诉我，罗氏公司只要保费够高，他们连一艘正在沈没的船都愿意保。”莉雅说道。“我确信以摩敦的声名，他们一定会欣然接受这项保险，好赚上一大笔。”

“也许……如果你嫁给韦爵士以外的任何人，那会是真的。”狄先生让步地说。

“然而公主，您丈夫的名声会使您的计划受挫，没有人会赌他输的。”

“为什么？”她问。

狄先生笑了。“公主，您丈夫已经成为某种神话人物了，各路人马都畏惧他。你知道，他在战争部的工作，其中的危险……”

“是什么样的危险，狄先生？”

“够了，”克林插嘴。“狄先生，你吓坏我妻子了。”

经纪人立刻点头。“韦爵士，我要试着找人承保这项保险吗？”

“名副其实地称它，”克林说道。“一个赌注。”

“克林，如果你怀疑你保护我的能力，我也能了解你为何不愿把你辛苦赚来的钱……”

“你十分清楚我会保护你的。”他打断她的话。“莉雅，坦白说，大部分的女人知道人有拿她们的性命做赌注，都会害怕得痛哭流涕，但是你……”

“怎么样？”

他摇头，终于接受了失败，虽然风度不太好。“就这么办吧。”他气冲冲地说道。

“假如我妻子愿意伦敦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两项赌注，我们就依她吧。”

“这是有趣的赌注。”莉雅插嘴。

“这一点也不有趣，”克林喃喃说道。“赌注是你的生命，你大概忘了吧？”

她一耸肩，他真想灌些理智进她脑袋。

“克林，我看不出任何值得你生气的原因。我完全了解赌的是什么，而且我衷心信任你保护我的能力，因此也看不出有什么需要烦恼的理由。”

她任她丈夫怒瞪她的背影，跟经纪人道别后，便自个儿转身上楼。

富恩上前领狄先生出大门，然后走向他主人。

“她真的一点儿也不担心，是吧，大人？”

“你偷听到多少？”

“全部。”

克林摇头。“你叔叔会很满意。你已经继承了他全部的不良习惯。”

“谢谢您，主人。您的公主的忠诚一定使您很高兴吧。”

克林笑了。他没回答他的仆人，上楼到他书房去。富恩的话在他心里响着。

我的公主，他想到。是的，现在她是他的公主了。而且噢，她多么使他欢喜呀。

第十二章

那天深夜，他们两个第一次吵架。他当真把她惹火了。莉雅本已上床，可是又睡不着，因此干脆拿出纸笔写下第二天要做的事。富恩告诉过她克林要她睡自己的卧室，她只得待在自己的房间，努力试着不要为有个没感情的丈夫生气，他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而既然他们的婚姻也不是爱的结合，他要求分房睡她也无法有任何异议。但是为何她会觉得无助而惊惶呢？

她试着找出原因，决定是因为克林使她自觉在协议中屈居下风，才会这么缺乏安全感。接着她甩甩头，觉得自己的想法太不切实际。她凭什么跟他协议？她丈夫已经拒绝了她愿意给予他的一切。

老天，她已经开始可怜自己了。院长在一次例行的讲道中告诉她，人总是在追寻得不到的事物。羡慕，她加以阐释道，很快地会蜕变成嫉妒，一旦被邪恶的情绪控制你，不幸便随之涌至。嫉妒逐渐地燃烧、消耗，终有一天会连块容纳幸福快乐的净土都没有。

“但我不是嫉妒呀。”她对自己低声说道。但是她必须承认是有些羡慕，唉，她长长地呼了口气。她是已开始对克林兄长幸福美满的婚姻起了羡慕之心，老天，那么离变成满怀嫉妒之心的泼妇的日子是否不远了呢？

婚姻，她给这个名词下了注脚，是一桩复杂的生意。

而克林没有时间给“它”。晚餐后他立即回书房埋首处理他的帐簿。多

了个妻子对他的习惯不会有任何改变。他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没有人尤其是受欢迎的新娘可以干扰他的计划。克林不必要与她坐下来，好好将自己的看法向她解释，他的行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的态度并没有使她着恼，事实上她挺欣赏他事业的投入。而且她也毫无疑问地相信克林必能达到他所设定的目标，因为他既强壮、极度聪明，而且又自律甚严。

她不想成为他的绊脚石，也不愿使他分心。克林最不需要的正是黏人的老婆，只是……到了夜里，当他忙完之后，她又希望他能来陪她。在他怀里睡着，漫漫长夜挨在他身边一定很美好。她也喜欢他吻她、碰她的方式……

她呻吟起来，再不停止幻想自己的丈夫，她根本不可能专心列表。她摇摇头，强迫把心思拉回工作上。

大约在午夜时分，克林打开与她卧室相连的房间。他只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而且还没走到床边就脱掉了。

他对自己的裸体似乎一点也不以为意，她也试着不要太在意。“你忙完了吗？”她对着床开口问道。粉嫩的脸蛋开始泛红，声音也变了调。

克林咧嘴笑道：“是！可是我又被另一件事情困住了。”

“什么事？”

他试着不笑出来。“莉雅，没什么好害羞的。”

“我没有害羞。”

她撒这明显的谎时，总算能直视他的眼睛了，而克林认为那是一个进步。他掀开棉被上床，她连忙将散落床上的纸张收拾。

背靠着床头板，他吐了一口大气，有意给她一段冷静下来的时间。她再继续脸红下去，只怕就恰恰起火燃烧了。她伸手拿那些纸张时，双手居然抖个不停。他不明白是什么使她如此紧张，不过他决定这问题留待以后再问，这时候提出来只会使她的情况更糟。

“你冷吗？”

“不会。”

“你的手在抖。”

“或许我是有点冷，刚才洗完澡，我没有把头发弄干。”

他伸手捧住她的颈背，感觉到那里的紧绷，于是开始按摩那紧绷的肌肉。她不禁闭上双眼，愉快地叹了一口气。

“你在忙什么？”他开口问道。

“我把每个人的职责都分别列了一张表，富恩、厨师、陆蒙、杜文还有我自己，每个人都有。噢，当然还有一张主人的，我才刚弄完。”

她错误地瞥了他一眼，原先晰的思绪全都飞到窗外，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把话说完。

都是他的错。他如果没有那双漂亮的眼睛、那美妙的笑容和那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她也不会一看便什么都忘了。闭上眼睛也没有用，她仍然可以感觉到他的体热，闻到他清爽。男性的气息，仍然……

“什么是主人的职责表？”

“什么？”

他咧嘴笑着重复道：“主人的职责表。”

他明白她正一片混乱，而如果他的笑容有任何暗示，他正颇以此为乐。这个认知多少令她重拾了些自制。

“它是我列的所有表格的表格。”她解释道。

“你为所有的表又列了一张表？”

“正是。”

他忍不住一阵大笑，床都因为他的笑声而摇晃起来。她立即抗议起来：“克林。”

她的语调带着权威。由于她那么认真，他不得不控制自己。“我懂了，”他懒懒地说道。“你打哪儿学到这个重要的概念？”

“修道院院长把有关组织的一切都教给了我。”

“她是不是也同样透彻地解释了亲密……”

他不让他说完。“对她所知道的一切，她当然是毫无保留地倾囊以授，但她毕竟是修女，多年以前就已发誓守贞。我想你应该明白，她在那方面的经验一定不会太多。”

“我想她一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同意道。

克林快占去整张床了。她一直往旁边挪，他却老实不客气地伸展四肢。他惬意地伸伸懒腰打个呵欠，随即占去了所有空间。

他也拿走了她的纸张，一股脑儿全放在他那边的小几上，然后顺势将两根蜡烛吹熄，才又转向她。

“失去组织，我们就会变成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她明知这话很蠢，一时之间却又找不到更好的话题。其实她很想问他为什么来她的床上，他打算以后每晚都来她的房间和她一起睡觉吗？不，他的床又大又舒服，这么做根本毫无道理。

莉雅决定不动声色地将话题转到睡觉的安排上。她现在冷静多了，而他毕竟是她的丈夫，不管多私人的事情她应该都可以提出和他讨论才是。

远处突然响起一阵雷声，她差点儿跌下床。他及时拉住了她，并揽到自己身边。

“你怕雷声吗？”

“不。”她回答道。“克林，我一直在考虑……”

“甜心，把睡衣脱掉。”在她开口的同时，他也开口道。

他的命令得到她全副的注意力。“为什么？”

“我要碰你。”

“噢。”

她没有任何动作。“莉雅？怎么了？”

“你把我搞迷糊了。”她轻声道。“我本以为你喜欢……然后富恩又告诉我……呃，我不懂。”

她知道自己在胡言乱语，干脆闭嘴认真考虑他的命令。壁炉的火光使床上浴着一片金光，她真希望现在房里暗些，希望他别那样看着她。但克林是她的丈夫，她的每一寸肌肤他也都见过了，她压根儿没有害羞的理由。她讨厌自己的害羞，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百无禁忌。

话说回来，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天。莉雅决定告诉他她的尴尬，说不定他会想办法让她克服她的羞涩。

他将睡衣拉至她的臀部，她这才注意到他在做什么，只得克制自己别拍掉他的手。

“你在做什么？”她仿佛喘不过气来似的，觉得自己像个大白痴；她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在帮你忙。”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今晚一直都很紧张？”

“有啊，我注意到了。”他回答道，声音有着笑意，也混杂着火热的情绪。他一整天不断被碰触她的渴望给干扰，老在最奇怪的时候弄得他心神不宁。而现在，他终于得以纾解体内不断增加的强烈欲望了。

“你跟我在一起还是有点害羞，是不是，莉雅？”

她眼珠子往上一翻，有点儿害羞？她简直就快尴尬得爆炸了。

克林将睡衣拉过她的头顶，顺势往床外一丢。她立即抓起毯子遮掩自己。只是他不同意她这么做，轻轻地将被子拉下。

她的身材完美，乳房饱满浑圆而美丽，而他自负地将之归因于自己的靠近，也相信她胳膊上的鸡皮疙瘩绝非寒冷所致。她的身体已开始对他有所反应，而他甚至还没碰她呢。

他恣意地欣赏着她，她则低头瞪着棉被。“我不习惯不穿睡衣睡觉。”

“我们还没要睡觉，甜心。”

她脸上首次绽出微笑。“我知道。”她低声道，决定自己已经够狼狈了，尽管用尽了每一分意志力，她还是大胆转向他。他温暖而充满感情的眼神令她胆子大了起来。她的双臂搂上他的颈子，她的身躯也贴上他的。

紧抱着他的感觉真美好。她愉悦地轻喟一声，挨着他磨蹭起来。他响应地呻吟出声，双手捧着她的背，使之紧贴着他。他抬起她的下巴，俯首相就。

他先亲吻她的额头，接着是鼻梁，然后将她的下唇顶开，他的嘴覆在她分开的唇上。

她贴着他的唇瓣柔软而美妙，甜蜜的滋味令他想更想要她。他使她一阵哆嗦，嚤哼出声。

爱的游戏持续着，他也一再肆虐着她的唇，永不厌足。偶尔由她口中逸出的娇喘更加强了他的喜悦，他从没有过反应如此狂放的女人，她的反应使他无法自己。上帝，昨晚之前，他从不知道男人与女人之间可能存在那样的激情。她没有一点保留，而那诚实的反应迫使他尽撒藩篱。

他将她放倒再度吻她，接着注意力移至粉嫩的颈间，粗喘的鼻息拂向她耳际。“你快使我燃烧起来了。”他的嗓音透着浓烈的欲望。“你如此迅速地变得火热。弄得我也如此疯狂。”

他将他的话当成一种恭维。“克林，那是因为你抚摸我的方式，”她轻声答道。

“我没办法……”克林使她接下来的话化为一声娇吟。她在痛楚及快感中叫了出来，同时伸手攥住他的手，却怎么也无法将他拉开。

“克林，我们不应该……我不能……别这样子。”她喊出声。

克林用唇覆上她的，阻止了她的抗议，这一吻贪婪而永无止境。当他再次抬起头时，她已全然被自己的欲望淹没。

她根本无法思考。

克林凝视着怀里美丽的女人，她眸中的激情几乎使他失去控制。在他的热吻下，她早已红艳微肿的唇在召唤着他。

她几乎无法专心思索，克林的一切已完全将她吞没。他是如此炽热，她一心只想和他融成一体。他那男性的气息与他神奇的爱抚同样令她兴奋。他是个强壮的男子汉，对待她却又如此地温柔。她抚着他上臂贲起的肌肉，

指下钢铁般的触感及力量令她陶醉其中。

克林无法等她回答。想彻底知道她一切的需求征服了他……

他以为自己已死，正往天堂之路飞去。他满足得直想微笑，却连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莉雅花了不少时间才恢复过来。在丈夫温柔的怀里，她感觉安全而又温暖，前不久的恐惧都已烟消云散。

“天，你真棒。”

他翻身仰躺，没头没脑给了她这句“恭维”。他实在是不擅言辞，莉雅微笑地想道，为自己能取悦他而骄傲不已。或许她也该给他适当的奖励，于是她翻身面对他，手掌覆在他心脏狂跳的胸前，轻声道：“你也很棒，而且是我有过最棒的。”

他睁开双眼看着他。“我是你唯一的男人，记得吗？”

“我记得。”

“莉雅，我不准其它任何男人碰你，你属于我。”

他的占有欲她倒不觉得着恼，反而欣喜她觉得这是他在乎她的表现。现在她属于他，而光是想象与其它男人做他们刚才做的事，她都觉得恶心。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克林，而他也属于她所有。

她把脸蛋偎在他的肩上。“除了你，我谁也不要。”

他很高兴听见她热切的告白，在她额上亲了一记以示他的愉悦。

几分钟在沉默中流逝。莉雅努力地想把自己适才的行为做合理的解释，却发现怎么也理不出头绪，她对丈夫的反应大多是不合逻辑的。

“克林？”

“嗯？”

“你一碰我，我就失去控制。那种感觉就像心智和肉体分开来了似的。那实在没道理，对不对？”

他没等他答腔。“很吓人，但是也很棒。”

黑暗中，克林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的妻子似乎正陷在困惑与忧虑之中。“它本来就该是件很棒的事，甜心。”

“院长没告诉我这件事。”

“我也这么认为。”

“我想把这件事想出个头绪。”

“为什么呢？”

“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她回答道。然后抬头一看，发现了已闭上双眼一脸祥和，似乎快睡着了。她舒舒服服地窝进他怀里，闭上双眼，只是她的脑袋都不肯配合，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掠过她的脑海。

“克林？”

他咕哝一声。

“你有没有带别的女人上你的床过？”

他没有立即回答，她推推他的身侧，他这才叹息一声。

“有。”

“很多吗？”

他差点儿将她挤开。“这要看来是谁来计算了。”

她非常不喜欢这个答案。是两个还是二十个呢？光是想象他和另“一”个女人做这么亲密的事就够她胃痛半天了。她的反应毫无理性可言，他的过

去跟她没有半点关系，但她还是很不舒服。“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他不高兴了，而她也是。同时她还觉得自己很脆弱，然而她这个迟钝的丈夫是不会了解的。

她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连她都不了解自己，怎么要求他了解呢？这种要求未免太不公平……也不合逻辑。

“我只是好奇。”她轻声说道。“你爱她们之中任何一个吗？”

“不。”

“那是欲望喽？”

他再次叹息道：“是。”

“对我也是欲望？”

她原本想问“或者是爱，”却又害怕听到不中意的答案。老天，她问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她早就知道克林并不爱她，为什么还迫切想要他说出这句话来呢？

她到底怎么了？

她所提的问题他根本还没好好想过，也不想让她继续追问下去。没错，他上她的床当然是出于肉欲，第一眼见到她时，他就想要她在他的床上了。

可是他又极不愿将莉雅和他以前睡过的女人放在一起。和她做爱是全然不同的，而且也满足得多。没有任何女人能像莉雅一样地让他燃烧、让他如此彻底地迷失了自我。

但是爱？克林实在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她，他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判断爱究竟是什么。

本能告诉他不要强烈地去爱一个人，纳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仍记得纳山和他的妻子谈恋爱时饱尝的苦头。他自忖在感情上没比纳山坚强多少，当然不愿轻易尝试。他不想变得和纳山一样脆弱。

克林把纷杂的思绪抛开，手探向妻子。她一寸寸地往床的另一边移去远离他，他当然不会让她得逞。他将她拉回他怀里，用自己的身体由头至脚覆着她。然后才用胳膊撑起自己的上半身俯视她。见到她眼中的泪光，他不禁皱起眉头。“我又弄痛你了吗，甜心？我……”

他粗哑的嗓音充满深情，她伸手抚着他的脸颊。“你使我忘了自己该是个淑女。”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一些事想个明白。”

“爱情和肉欲？”

她点头。微笑道：“甜心，我早就很想要你，而你也很想要我。”

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她居然蹙起眉头。“放纵自己的情欲是种罪恶，”她轻声说道。

“我承认你的确很具吸引力，但却压根没想过和你上床。”

“究竟为什么没有呢？”

他似乎被她的话激怒了，想必是她冒犯了他的男性自尊吧。

“因为我不明白做爱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告诉过我。你懂了吗？”

他咧嘴一笑。“你知道，克林，我刚刚才理出一些头绪，”她宣布道。“我原来不了解为何会觉得自己好脆弱，可是现在我已知道为什么，而且感觉好多了。”

“解释一下吧。”

“亲密关系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它会这么美好，也不知道我的感情会如此投入。”她对他微笑。“如果我的经验和你一样丰富应该就不会觉得那么软弱无助了。”

“做妻子的软弱无助并没有什么关系。”他说道。“但你的话还是没什么道理。”

“因为你当然知道我会照顾你，因此你不该有任何理由担心害怕。”

“这话太过自大了吧，丈夫。”

他耸肩。“我是个自大的男人。”

“做丈夫的会不会有软弱无助的时刻呢？”

“不会。”

“可是克林，如果……”

他不让她把话说完，覆上她的唇让她闭上嘴。原来他只想让她不再提那些恼人的话题，但是她热烈的反应使他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激情。

这回他想放慢速度，温柔地对待她，但是她的反应是这么地热切，没多久两人又随着高涨的情欲而逐渐忘我。高潮过后，发觉她落在他肩上的泪水，他才明白自己又弄痛了她。

克林点燃蜡烛，把她呵护地抱在自己胸前安慰着。她向他保证他没有弄痛她，却无法解释她哭的理由。

她打了个呵欠，告诉他她累坏了，奇怪的是，他却完全没有睡意。他转身要吹熄蜡烛，她列的那张表上的两个名字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白蓓莉；另一个是罗萍夫人。

在她俩的名字后头莉雅分别画了个大问号。

不消说，他的好奇心已被挑起，他轻推已快睡着的莉雅。

“这是怎么回事？”

她连眼睛都没睁开，克林念了那两个名字，再度要求她解释。

“我们明天早上再讨论不行吗？”

他正想同意时，她的喃喃自语使得他更好奇了。“我确定这两个人之间有某种关系，等我和罗萍夫人的丈夫谈过之后，再把这些事向你解释清楚，晚安，克林。”

“你不会去和子爵谈话。”

他的语气使她清醒过来。“不会吗？”

“他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不准你再去烦他。”

“克林，我……”

他不让她把话说完。“莉雅，我不准你去。答应我。”

他强硬的命令使她吃了一惊也激怒了她。毕竟她早已不是任何事都要父亲同意的三岁小孩，她得让克林明白她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做法才行。

“答应我。”

“不。”

他真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不？”

由于她的脸还窝在他胸前，不可能看见她的表情，所以她觉得扮个鬼脸应该没什么关系。老天，他听起来好愤怒，圈着她的臂膀也收紧了。一个好妻子在这时候想必应该安抚她的丈夫才对，她猜想道。

话说回来，她大概没有做个好妻子的天分吧。不论如何，没有任何

包括克林在内 能指使她如何如何。

“你对婚姻还很陌生，克林，所以你应该重视我说的话，当我告诉你……”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我们两个结婚的时间不是一样长吗？”

“没错……”

“你对婚姻也是一样陌生，不是吗？”

她点点头。“莉雅，不管陌生与否，誓言永远不会改变。妻子应该服从丈夫。”

“我们不是寻常的婚姻关系，”她还击道。“在说出婚誓之前，我们已有某种程度的协议。你显然早就忘了，因此我不计较你专制的口气，容我提醒你，我们都同意过不黏着对方不放。”

“我们才没有。”

“我们只是没有真正的说开而已。我告诉过你我不要一个处处干涉我的丈夫，你也承认不希望有个好事的妻子。”

“那到底有什么……”

“你已经几次明白地说不要我帮忙或干涉你的事，而我现在也坚持你不要干涉我的。”

她不太敢直视他，他那无法置信的表情使她紧张。她盯着他的下巴。“我父亲从未禁止母亲做任何事，他们的婚姻是以互敬互信为基础的。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和他们一样。”

“你说完了没有？”他的口气听不出是否生气，这倒是好现象。克林终究是个讲理的人，他愿意听她说话，也克制住了自大的脾性。

“是的，谢谢你。”

“看着我。”

她立即直视他的眼睛。有好一会儿，他一直没有开口，灼热的目光却瞪得她开始不安。他的表情实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而他这种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感情的惊人能力着实令她印象深刻。

“你有话要说吗？”她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点点头，她立即报以笑容。

“你不能去找罗萍夫人的丈夫谈她。”

他们又回到起点了。显然她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进，她真恨不得踢他几脚。当然身为一位淑女的她不能这么做，而她那不可思议的丈夫也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恼火。

上帝为证，他真会也让院长气得破口大骂。

克林强压下笑意。这件事重要得不能当笑话看，但上帝，她的表情可真是无价之宝，她一副想杀了他的样子。

“答应我，老婆。”

“噢，好嘛，”她嚷道。“算你赢，我不去烦子爵。”

“这不是输赢的事，”他认真地说。“他已经够烦的了，我不希望你去雪上加霜。”

“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力对吧，克林？”

“对。”

这个回答比他专制的命令更加伤人。她还来不及转头，他已伸手捏住她的下巴。

“你对我的判断没有信心吗？”

他期待着听见和自己方才相同的答案，毕竟她对他的了解还不足以让她完全信任。

当然，假以时日他们必然能彼此熟悉，而她也开始信任他了。

“我对你的判断当然有信心。”

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讶异与惊喜，扣住她的项背将她搂入怀里热情地亲吻她。

“很高兴你已经直觉地对我有这份信心。”

她皱起眉头说道：“那不是直觉，实际上你已经做过很好的判断。”

“什么时候？”

“你娶了我，表示你选择正确。当然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件当时你知道而我却不知道的事。”

“什么事？”

“没有人会要你。”

她还在生他的气，故意用这句话想激怒他。没想到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开怀地笑了起来，压根儿没听懂她的侮辱。或者是不在乎，她想到。

“你逗得我很开心，莉雅。”

“你当然开心，反正是我让步。”

她捶捶枕头，翻身躺回自己那边。“婚姻比我预期的复杂的多了。”她喃喃说道。

“我会永远是让步的一方吗？”

老天，她听起来一副绝望的口气。“不会的。”

她极不淑女的鼾声告诉他根本不信任他。“婚姻本来就是有施有受。”他深思似地说道。

“妻子‘施’而丈夫永远是‘受’的一方吗？”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搂她贴着他，闭上眼睛享受这种亲密。沉默地过了许久后，他认为她已入睡正要起床时，她又开口了。“我不喜欢‘服从’这字眼，克林。”

“我想也是。”他涩声答道。

“公主其实不应该‘服从’任何人的。”

“但你是我的公主，”他提醒她。“因此你必须听从我的决定。我们俩谁也没有婚姻生活的经验，只好先按传统的方式来，而事实是你的确发誓会服从，我还记得很清楚喔。”

“我真希望你能讲理些。”

“莉雅？”

“怎么了？”

“睡觉吧。”

良久，他确定她已睡着方才起身轻声回到他自己的卧室。

她听见他离去，几乎开口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和她一起睡，但自尊阻止了。泪水盈眶，她感觉自己仿佛被她的丈夫当面拒绝了似的。这种感觉在方才激情的做爱后出现未免太没道理，但她实在累得无法多作思考了。

莉雅时睡时醒。约莫一小时后，克林房里传出一阵刮擦的声音将她惊醒，她立即翻身下床去查看个究竟。

她拉开门偷偷地往里头望去时，克林正好吐出一串呻吟。他正站在壁炉前，她看着他受伤的脚放在沙发上，弯身以双手按摩伤腿。

他不晓得她正看着他，他没有任何戒备的表情使她更加确定。而虽然只看到他半边脸，却已足够知道他正处于极大的痛苦中。

她费尽力气才没马上冲进去做任何帮得上忙的事。他的自尊也牵扯在这里面，而她知道如果他晓得她在看他，一定会很恼怒的。

按摩受伤的肌肉还是无法减轻痛楚。克林站直起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试着将全身的重量放在受伤的左脚上消除肌肉的抽搐扭曲，一阵锥心刺骨的痛楚直达他的胸口，差点使他站不住脚。克林拒绝向疼痛屈服，咬牙切齿地吸一口气后，又继续踱步。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有时候只要一个小时疼痛就会消失，但其它时候则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他走到通往莉雅房间的门前，手搁在门把上，又打了退堂鼓。他想进去看她，却又怕吵醒她。她是个浅眠的人，在他卧病在床而她来睡在他身边时，他就知道了。

莉雅需要休息。他转身又开始踱步，脑里开始回想不久前两人间的对话。他记得她说不喜欢“服从”这个字眼时的语气，呃，这一点也不能怪她。要一个女人发誓在有生之年永远服从丈夫的确是有点强人所难，也不人道。如果保守派人士知道他有这种背叛的想法，他八成得到新门去蹲了。而且克林也不得不承认有个完全服从自己的女人的主意还挺有吸引力的，然而这种吸引力持续不了多久。仆人会服从他的每个命令，或许有些为人妻的也一样驯服，但莉雅完全相反，感谢上帝，他忖道。她不受束缚又意见多多，他却就要她这个样子。她对每件事都是那么热情洋溢。

他的公主，他想到，离完美还有一点距离。

莉雅蹑手蹑脚地回到被窝里。克林痛苦的神情在她脑海里盘桓不去，她不禁为她丈夫心痛不已。一旦知悉他所承受的痛楚，她发誓一定要想个办法帮他。

她突然多一项任务，于是点燃蜡烛，又列了一张表；首先她要找所有相关的文章来看，第二件事则是去见温医生并请他给些建议。莉雅一时想不出还能做些什么，而且她也累了，相信在好好睡一觉后，她一定能想出来才对。

她快睡着前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克林之所以不要她同床是因为那曾受伤脚，他不想让她知道他承受的痛苦。除了强烈的自尊外，他还有颗体贴的心，如果他每晚都得踱步，那一定弄得她无法成眠。莉雅终于大大松了口气。

克林毕竟没有拒绝她。

第十三章

第二天一早，克林将莉雅摇醒。“甜心，睁开眼睛，出门前我有事要告诉你。”

她挣扎地坐起。“你去哪儿。”

“工作。”

她又要钻回被窝里，克林俯身抓住她的肩膀。他看不出她的眼睛是睁

是闭，因为散在她脸上的鬃发遮住了她的视线。他腾出一手拨开发丝，有些着恼又觉得好笑。“醒了没？”

“我相信是。”

“在我回家前，我要你一直待在家里。我已经通知陆蒙和杜文了。”

“我为什么不能出门？”

“你忘了三十天的效期？”

她打了个大呵欠，真的忘了这回事。“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被锁在家里一整个月吗？”

“想开点，老婆。”

“克林，现在几点了？”

“天刚亮没多久。”

“老天！”

“听到没有？”

她没理他，只是自顾自地下床，套上睡袍径直往他的卧室走去。克林立即尾随其后。

“你去哪儿？”

“你的床。”

“为什么？”

“那也是我的床。”

她上床不到一分钟光景又呼呼大睡。克林替她将被子盖好，并俯身吻了她的额头。

克林来到大厅，交代富恩该注意的事；从现在起的三十天内，这幢屋子将成为一座堡垒，除了亲人之外，不准任何外人进入。

“主人，陪公主出门容易，把她留在家里不出去可是桩天大的苦差事。”

富恩的预感百分之百正确。上午还没过完，战争就开始了。管家首先发现他的新女主人坐在克林卧室的地板上，四周摆满了她丈夫的鞋。

“公主，您在做什么？”

“克林需要新靴子。”她答道。

“可是他至少有五双从没穿过的。他宁可穿老掉牙的少希安靴，也不碰最时髦的威灵顿靴子。”

莉雅仔细检查鞋跟。“富恩，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双鞋的左脚鞋跟几乎没有磨痕？”

管家在女主人身边蹲下，打量她手中的靴子。“看起来像新的一样，”他开口道。

“可是我知道他……”

“是，他的确穿了这些靴子。”她打断他的话，拿起右脚的靴子。“这鞋跟几乎都快磨平了。”

“公主，您到底想说什么？”

“富恩，我们现在讨论一切都要保密。他对他的脚非常敏感，我不希望他知道我们背地里谈论他的脚。”

“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

她点点头。“他受过伤的左脚似乎比左脚短了一点。我想找个鞋匠看看这些鞋，做点调整。”

“你的意思是加高鞋跟吗，公主？克林会发觉的。”

她摇摇头。“我在考虑是否在鞋子里头加……一片薄薄的软垫。克林的靴子都是谁做的？”

“哈比，”富恩答道。“每个时髦的绅士都穿他做的靴子。”

“那我们就不找他，”她寻思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实验，我们得另找人。”

“那就找寇蒂斯好了。”富恩思索一会儿后说道。“老主人经常穿他做的鞋子。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或许我们可以说服他帮个忙。”

“那我立刻去找他，只带一双靴子，克林应该不会发现。”

富恩大摇其头。“你不能出这屋子，我很乐意跑这一趟。”见到她一副要开始争辩的神情，他又继续说道：“您可以写下要他做的事。”

“好吧。”她终于同意。“我就列张表，真是好主意。今天下午你可以去吗？”

管家立即点头同意。“如果这个计划行得通，我希望寇蒂斯能做一双威灵顿式样的半统靴，让他可以穿在长裤下。现在，富恩，我还有事要你帮忙。”

“请说，公主。”

“麻烦你带个口信给温爵士，希望下午他能来一趟。”

“没问题，”管家同意道。“我能大胆请问您为什么要找医生吗？”

“下午我将生场小病。”

管家一下子没意会过来。“真的？您怎能……”

她叹口气。“如果我解释给你听，又叫你保密又要骗克林一次，我们不能那么做吧？”

“当然不能。”

“所以啦，富恩，你还是别知道的好。”

“这件事跟克林有关系？”

她面露微笑道：“或许。”

她留下富恩一人收拾满地的鞋，自个儿回到房里将交代寇蒂斯要做的事写在纸条上，然后又写了张要温特爵士于下午四点来访的条子。

医师十分准时。杜文领他进入客厅。由于公主坚持让他进来，杜文大胆地对主人皱皱眉头。她则对他笑笑。

“你的丈夫特别指示我们，除了亲人之外，谁都不可以进来。”他压低嗓音抗议道。

“温爵士就像家人一样，杜文，而且我身体不舒服，需要他帮忙。”

侍卫只得让步。大胆的瞎话令莉雅有些罪恶感，但这感觉很快就消去了。她提醒自己一切以克林的利益优先。

莉雅将法式门一拉，把忠心耿耿的侍卫隔在外头。然后，她陪着腋下挟着棕色公文包的温医生来到长椅边。

“身体不舒服不是该躺在床上休息吗，公主？”

她微笑地看着医师。“没那么严重，”她开口说道。“只是喉咙有点痒而已。”

“这种情形喝茶最管用，”温爵士答道。“一点白兰地也有同样的效果。”

眼看这位白发老人如此诚挚且关心，她再也瞒不住了。“我请你到来还有另一个目的，”她坦白承认。“我想跟你谈谈克林。”

莉雅在医生对面的椅子坐下，双手平放膝上。“我使了一点小诡计使你来这里。”她一副招认什么滔天大罪的表情。“事实上，我只有在想大声吼我

那顽固的丈夫又不能时，喉咙才会痛。”

温爵士脸上浮现笑意。“克林很顽固，不是吗？”

“的确。”

“那么是他病了？”医师想知道被召至此的真正用意。

她摇摇头。“他的腿。”她轻声地加解释：“他不原意讨论受伤的事情，而且又很敏感。而我虽然知道他处于极大的痛苦中，却不知如何减轻他的痛苦。”

医生看着她脸上忧虑的神情，知道她是真的关心。“他没有告诉过你那次意外的发生经过？”

“没有。”

“他的腿被鲨鱼咬了一大口，公主。我负责治疗他，而且一度考虑过切除那条腿。”

他的合伙人纳山竭力反对，当时你的丈夫根本无法表示任何意见。幸好他还是撑过来了。”

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富恩端着银盘进来，为他们各倒一杯热茶后方才告退。

温爵士放下公文包，开始享用精致的甜点热茶。

“如果克林知道我们在讨论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生气。”她说道。“做这种会令他不高兴的事，我多少觉得有些罪恶感。”

“胡说，”温爵士反驳道。“你是为了他好，而我也不会让他知道。至于你提出的问题。”“鸦片酊及白兰地都能有效止痛，可是我知道克林不会吃那种东西。”

“是自尊使然？”

温爵士摇头。“是独立。鸦片和酒精会使人上瘾，克林不愿冒这种险成为两者的奴隶。”

“我懂了。”

“我也建议过从膝盖至脚踝用铁架固定，他当场就大发脾气了。”

“他天生是个骄傲的人。”

温医生点点头。“他比我想象中坚强多了。”他说道。“原本我认为他没人帮忙一定无法再走路，他却证明我是错的。直到现在，他走路也只有点跛。”

“到了晚上或是他累了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跛。”

“那时就用毛巾热敷，虽然没有使肌肉强壮的效果，但却可以减轻不适。按摩也是有帮助的。”

她怀疑克林会让她做这些事。但这是她的问题，不是温爵士的，等他走了以后她再操这个心吧。“还有别的建议吗？”

“如果痛得厉害，他应该脱鞋休息。”

莉雅同意地点点头，不让他看出她的失望，这些建议都只有治标的效果。“温爵士，你给我的都是应付疼痛的做法，有没有任何根治的办法？”

“要使那条腿复原，只有奇迹才办得到，公主。”

“是的，”她轻声地说。“我想我是期待着奇迹的出现。谢谢你给我的建议，如果以后你还想到什么的话，请务必写下来给我好吗？我会用得上你所有的建议。”

温爵士取走最后一块饼干，他正专注于克林的身体状况，没留意到自己竟将一整盘饼干吃得精光。莉雅又替他倒了杯茶。

“所有的丈夫都很顽固吗？”她问医生。

爵士笑了起来。“我敢打赌至少绝大多数是。”

接着，他说了几个贵族为了面子拒绝看医生的故事给她听。其中他觉得最有趣的是艾克曼侯爵。在一次决斗里，他肩膀中了一枪，却拒绝让任何人照料他的伤势。后来还是他的哥哥去把温爵士找来。

“我们在白家的赌桌旁找到他，”他告诉她。“三个壮汉才把他拖离牌桌，我们一将外套脱掉，才发现到处都是血迹。”

“侯爵后来好了吗？”

“那么顽固的人如果自己不想死，谁也没办法要他死。在他失去知觉前，他一直嚷着那伤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建议他的妻子将他绑在床上，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

莉雅为想象中的景象笑了起来。“克林的脾气也差不多。”她叹口气道。“希望你能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温爵士放下茶杯，拿起公文包起身准备离去。“别担心，公主，我一定保密。不知有多少妻子为她们的丈夫偷偷来找我帮忙过。”

医生正要开门时，门已由外开启，面前赫然是克林。他向医师颌首示意，然后转身面对莉雅。

“富恩说你病了。”

他没等她回答，转而对医生开口问道：“她生什么病？”

莉雅不想让医生为她扯这个谎。“我喉咙有点痒，医师建议我多喝热茶。现在好多了。”

“没错。”医师附和 her 的话。

事情有点不对劲，但克林一时也说不上来。莉雅不敢直视他，而依他对她的了解，他知道她没说话。她也看不出半点病容，泛红的脸颊暗示着她正为某事而十分尴尬。他决定等他们独处时，再要她交代清楚。

她告诉自己，她的动机是纯正的，罪恶感是多余的。然而站在几尺外的富恩正对她投以同情的眼神。

谎话就是谎话。院长常说不可因恶小而为之，还说上帝记下了世上每个人犯的每一个恶行，而莉雅的清单，院长认为已经长到海底了。

莉雅不相信自己犯过那么多错，她想象自己的单子大概有她的影子那么长。而且她猜想她的上帝应该有两套记录：一套记小过失，另一套记真正的恶行。

温爵士的一句话把她拉回现实。“听说你损失‘钻石’，克林，真正运气不佳。”

“你掉了一颗钻石吗？”莉雅不解地问道。

克林摇头。“那是一艘船，莉雅，她满载着货物沈到海里去了。温大夫，你这么快就知道这个消息，我自己都是昨天才知道的。”

“我有个朋友和罗氏保险公司有生意往来，公司里的人告诉他的。听说他们得赔偿你的损失。”

“没错。”

“这是你和纳山今年损失的第二艘船吧？”

克林点头。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莉雅开口问道，她无法掩饰受到伤害的感觉。

“我不想让你担心。”克林解释道。

她觉得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的原因，没错，他很可能是不要她担心，但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不要她分担他的担子。克林向来独来独往，和其它人分享他的世界不是什么容易的事，甚至妻子也不例外。

她知道自己应该有耐心，慢慢让他习惯她的存在。因此，她先行告退回到自己的房间，让丈夫和医生继续聊天。

一回到房里，她开始列下医生刚才所提的建议，心思却没放在那上头。该死，他应该把沉船的事告诉她的，丈夫和妻子应该一起分担彼此的问题，不是吗？

富恩前来通知她吃晚餐，下楼时，她乘机请他帮另一个忙。

“你知道塔波特子爵的事吗？”

“当然知道，”富恩答道。“据说罗萍夫人离开了她的丈夫。”

“克林禁止我去找子爵谈这件事，我也不想违背他的心意。他认为我会弄得子爵更加心烦。”

“你为什么想见子爵？”

“我怀疑罗萍夫人和我朋友白蓓莉的突然失踪之间有某种关联。我想让你去和仆人谈谈，我想知道罗萍夫人是否有收到某个匿名仰慕者的小礼物。”

她的话挑起富恩的好奇心。“什么样的小礼物，公主？”

她耸耸肩道：“鲜花、巧克力，诸如此类的。”她说道。“女仆们不是都会留意这类的事吗？”

富恩点头。“当然会，而且会彼此讨论，只是不会跟我说罢了。厨房女仆明天上菜市场我去问问她，可以吗？”

“好，拜托了。”

“你们两在嘀咕些什么？”

克林站在餐厅入口开口问道。莉雅吓得差点跳起来。“今晚你似乎有点紧张。”他面带微笑地看着妻子。

“我必须连续锁在家里一整个月吗？”两人坐定之后，她开口问道。

“是的。”

他连吃饭时间都忙着处理业务，她决定提一个比较有压迫性的问题。

“凯林第一次舞会怎么办？它一个礼拜后就要举行，克林，我不想错过。”

“我会说给你听。”

“你不带我去？她失望地问道。

他微笑。“是的，我必须出席，而你则必须理智点。”

他的表情告诉了她，他是不会让步的。她愠怒地用指尖敲着桌面。

“在饭桌上看公文是很不礼貌的。”

克林正专心看他合伙人的来信，没听见她的抗议。

“纳山的妻子生了个女娃娃，取名为娇安。他还说等莎娜的身体恢复健康后，会带她们来伦敦一趟，公司的事就先交给金宝来管。”

“金宝？”奇怪的名字让莉雅微笑起来。

“一个很好的朋友。”克林答道。“他是翡翠号的船长，船现在正进坞大修，因此他可以帮忙照料公司的事。”

“这算是好消息，不是吗？”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还皱眉？”

经她提醒，他才晓得自己在皱眉。“纳山想出售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股

份，我不喜欢这主意，相信他也是。他和莎娜两个人一直住租来的房子，现在孩子生下来，他会想有固定的住所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为何如此反对出售股份呢？”

“我们要完全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如果只出售百分之十到二十，你们还是最大的股东，控制权还是你们的呀。”

她的推论没有说服他，他依旧眉头深锁，她又提出另一个建议。“如果把股份卖给家人呢？”

“不行。”

“看在老天的分上，为什么不行？”

他叹口气。“这跟钱的意思一样。”

“才不会的，”她争论道。“凯恩和你父亲必定很乐意做这笔投资。”

“你为什么找温大夫来？”

他故意改变话题，她当然不会让他得逞。“你同意纳山出售自己的股份了吗？”

“是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决定？”

“已经决定了，我会叫狄马修负责买卖，这问题到此为止。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何找温大夫？”

“我已经解释过了，”她答道。“我的喉……”

“我知道，”克林答道。“你的喉咙不舒服。”

莉雅的手不停地折弄餐巾。“实际上它只是有点痒。”

“是这样。”他一点也不打算放过她。“现在，我要你眼睛看着我说话。”

她放下餐巾，眼睛望着他。“如果你暗示我撒谎，那就太过分了。”

“你是吗？”

“是的。”

“为什么？”

“如果我实话实说，你一定会生气。”

“以后不能再对我撒谎，老婆，答应我。”

“你自己也撒谎。”

“什么时候？”

“你对我说你不再为理察爵士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他汇了钱进你的帐户，克林，而且我还听见他交代某件新任务给你。是的，你骗我。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骗我，我也会很高兴地向你保证。”

“莉雅，这不一样。”

“一样。”

突然间，一股无法遏抑的怒意生起，她将餐巾甩在桌上，富恩恰好端着一盘食物走进餐厅。“克林，我从不冒险的事，可是你会，你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不是吗？”

他不给他时间回答。“你故意使自己置身危险当中，既然我们已经结婚，我考虑的就不是我，而是我们两人的未来。如果你出了事，我一定会崩溃。然而如果换了是我，你顶多只会暂时放下工作，花几个小时来参加我的葬礼，请在我说出更多让自己后悔的事前，容我告退。”

他没等他同意，也不理会他要她坐回原位的要求，径自上楼回房间，

她很想把受挫的情绪发泄在甩门上，却没真那么做，因为那实在不太庄重。

还好克林没跟上，她需要时间来冷却狂乱的思绪。

对方才的大发雷霆，老实说她自己也吃了一惊。她不是他的监护人，即使他乐意为理察工作，她不能也不该阻止他。

但是他也不该去冒这种险。如果他有些微在乎她，就不该如此伤害她。

莉雅在房里藉踱方步来消气。她在壁炉前来回走了足足十分钟，口中喃喃自语：“院长知道我对她的依赖，绝不会去做任何冒险或危险的事。她爱我，该死。”

虽说她不是天主教徒，褻渎的字眼出口后，她还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怀疑理察会要院长去为他卖命，莉雅。”

克林站在门口说道。她太专注于自己的思绪，连开门声都没听见。她迅速地转身，发觉她的丈夫正双臂抱胸倚着门框。

“我不欣赏你的幽默。”

“我也不欣赏你的行为。”他还击道。“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不喜欢我为理察做事？”

“我自己本来也不知道。”

他扬眉道：“你要我歇手不干吗？”

她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改变心意摇摇头。“我希望你是自己想歇手不做，克林。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总有一天你终究会了解。”

“现在你就可以帮我了解。”

她转身望着壁炉。“我在修道院里时就学会不去冒不必要的险，至少在得到了教训之后。有一回修道院失火，而我被困在里面，直到屋顶坍下的前一秒钟我才及时逃出去。

院长担心得都晕了。她一方面很高兴我无恙，一方面又气我为了看蓓莉的信而擅自将蜡烛自烛台取下，她这么难过让我也很难过。那场火灾虽是一场意外，但我还是向自己保证以后不再做这种蠢事。”

“如果火灾是场意外，你怎么做什么傻事呢？”

“我一再冲到里面抢救修女们收藏的画像及小雕像。”

“那的确是傻。”

“没错。”

“院长像对自己的女儿般爱你，是不是？”

“莉雅点点头。”

“你也爱她。”

“是的。”

沉默持续了几分钟。“责任随着爱而来，”她喃喃说道。“见院长那么恼我，我才明白了这件事。”

“你爱我吗，莉雅？”

他一语中的。她一转身，见他正举步来到她面前，她立刻往后退。

“我不想爱你。”

她惊慌的语气阻止了他。“你爱我吗？”他再次问道。

还好今晚壁炉没有生火，否则已退到壁炉前的她只怕裙摆早已着火。

她是蓄意规避他或他的问题？克林无法确定。不管如何，他一定要她回答，他要……需要听她承认的事实。

“回答我，莉雅。”

她突然不再逃避，反而上前到他面前，抬头毫不畏惧地迎向他的目光。
“是的。”

“是什么？”

“是的，我爱你。”

他的得意与满足同时显示在他的笑容里。他对她的答案似乎一点儿都不意外，而这把她完全弄胡涂了。

“你早知道我爱你了，是不是？”

他缓缓点头，她却摇头。“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呢？”

他伸手想拥她入怀，她迅速退开。“不行，你别用吻来使我忘了一切，先回答我的问题，克林。”

他却不容拒绝。他将她揽入怀里，抬起她的下巴恣意地吻她。等他终于抬起头时，她已闭上双眼瘫在他胸前，大声叹口气，他箍紧她的腰，下巴栖在她的头顶上。

抱着她的感觉真好。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已成为值得期待的事，因为他知道她会在家里等他。

克林突然发觉他喜欢有个妻子。不是随便一个，他告诉自己，只是莉雅才行。以往，由于腿部到夜里益形加剧的疼痛，他总不乐见夜的到来。然而他温柔的小新娘却使他转移了注意力，她激恼他、诱惑他，而忙于加以响应的他根本无暇顾及及其它的任何事。

而且她爱他。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笑起来。“当真我一碰你，你就昏了头？”

“这么丢脸的事你用不着这么得意。不过你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啊，我甚至可以想象你吻我时，脑子里也一定充满各种念头。”

“没错。”

“噢。”她语带沮丧。

“而且它们全是我要用嘴巴、双手抚摸你、吻你……”

她立即捂住他的嘴巴免得听到更煽情的字眼，她的反应逼得他又开心地笑起来。

他拉开她的手。“你在想我是什么时候肯定你是爱我的。”

“我是想过。”

“是在新婚之夜，”他解释道。“你对我的反应可以明显看出你是爱我的。”

她摇头。“我不明白。”

“你没有一点保留，每一个反应都那么诚实。除非你爱我，否则不可能如此投入。”

“克林！”

“什么事？”

“你该找人治治你的自大，越来越不象样了。”

“你喜欢我的自大。”

她没回答。“克林，我保证不会干涉你的计划。”

“我从不认为你会。”她认真的语气使我不禁露出笑容。

“你的计划没什么改变吧？你还要五年的时间才……”她没继续说下去。

“才怎样？”

才会改变心意来爱你的妻子 还有孩子，你这白痴。五年后他可能会想要一、两个孩子，只是到时候不知她是否已老得不适合生育子女了。

现在她暂时不能有孩子，孩子会给克林增加不少压力。看看纳山的改变就知道了。

原本他是坚决反对出让股权。但孩子诞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以前不能接受的的事情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了。

“莉雅，才怎样啊？”克林再次问道，莉雅若有所思的口气使他摸不着头脑。

“达成你的目标。”她连忙答道。

“对，还要五年。”

他走到床边坐下，弯腰脱鞋。“我不知道我帮理察工作你会担心，”他把话题又转到那上头。“你早该告诉我。”

他把靴子袜子随意往旁边一丢，开始解衬衫扣子。“你说得对，我们应该互相为对方着想，我很抱歉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注视着他将衬衫下摆自腰际拉起过头顶，她无法移开目光。她思索他的每句话，希望他会告诉他对她的感情。她没有胆量问他是否爱她。克林没有任何顾忌，她告诉自己。不过话说回来，他早就知道她的答案了。

她可不知道他的答案。

她必须把这些空想抛开。男人不会考虑诸如爱这种事情的，至少她是这么认为。如果他没时间想对他为理察工作的感受，又凭什么花时间来想爱不爱她呢？他的心充满了那些将他的公司变成大帝国的计划，根本没空位容纳其它事情了。

莉雅提醒自己有个这么专心事业的丈夫应该感到自豪。她应有耐心，再过个五年，克林就会回她身边了。

“我已经答应理察帮他传递几份文件，”他把衬衫往椅上一丢，然后站起来。“至于其它的，我打算让摩根来接手。其实我原本就决定不接这件差事，那么一来我就得离开伦敦两星期，甚至是三个星期。辛普森可以帮我打理公司，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

她认为这是克林说过最甜蜜的话了。他会想她，她决定要听他亲口说出这几个字。

“为什么你不想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当然是目前的情势使然。”

她肩膀一垂。“陆蒙和杜文会照顾我。”

“莉雅，你是我的责任。”

“但我不想变成你的责任。”她喃喃道。“你要想的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对她的话他没有做任何反应，只是解开长裤脱掉剩余的衣物。

她的思绪顿成碎片，没办法不瞪着自己的丈夫。老天，他真的壮观，古希腊的战神想必就是这模样。克林全身尽是结实有力的肌肉，而线条却又如此平滑优雅。

她的视线随着他穿过房间把房门落锁。然后他趑回来经过她走到床边，拉开被罩，对她勾勾手指。

她毫不迟疑地来到他面前，一脸镇静严肃。但他一拨开她颈间的发丝，

便发现她的脉搏正以狂乱的频率跳动着，他低头吻她。

她开始解衣服，克林温柔地推开她的手。“让我来。”

她顺从地放下双手。他的动作比她快了许多，也没那么小心。他把她的衣服胡乱丢在他的衬衫上，急着想接触她。他注意到自己解着她内衬丝带的双手正在微微颤抖着，不觉为自己的缺乏自制微笑起来。

他对她的迅速反应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的呼吸已经开始不顺，心脏在胸腔中剧烈跳动，而他甚至还没碰她呢，至少不是他想要的方式。

莉雅决定要让他告诉她，如果他接下那个任务一定会很想她。当她身上最后一件衣物也被卸下时，她抬头轻声唤着他的名字。

“克林？”

“怎么了？”

“如果你离开伦敦，会不会想我？”

他抬起她的下巴，四目相对。他的微笑满溢着温柔。“会。”

这个答案令她愉快地呼一口气。克林俯首轻刷她的双唇。

“你不问我会不会想你吗？”

“不必了。”

“为什么？”

他拉起她的双手搂住他的颈子，接着他开始啃啮着她的耳垂。“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会想我。你爱我，记得吗？”

他的说词无懈可击。她的丈夫绝对没有自尊方面的问题。一等他停止用吻把她的脑袋化成一团浆糊，她就要这么告诉他。

克林在她的颈间布下无数个潮湿的吻。她的脉搏已经快得几近疯狂，娇躯在他怀里哆嗦不已。

克林也同样深受震撼。他拍抚着她的背，有如轻风般呢喃着爱语，直到她恢复些许的自制。

“它一次比一次美妙。”她呢喃道。

“那有这么可怕吗？”

“这样下去我一个礼拜之内就死了。”她宣称道。“你感觉不到我的心脏快跳出来了吗？我确定那对我的健康绝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你真的死掉，甜心，也是快乐的死。”他夸张地说道。

她缓缓地点头。

他的笑声充满了整个卧室。

她这才满足地闭上眼睛，蜷缩在丈夫的怀里。

“我们忘了吃晚餐。”她突然想了起来。

第十四章

爱克林和喜欢克林完全是两回事。他这人很难理喻，却很容易亲吻。她聪明的没直接提出用她继承的财产解决他的需要的建议，而是诉诸古老的伎俩来帮助他。她将用她父亲的手法，而且不只一次告诉自己即使克林无法谅解，至少上帝可以。克林终究会克服他的顽固，但她却不愿意在等他恢复

理智的期间，坐视外人介入他的公司。

星期三早上十点，克林公司的部分股票正式出售。两分钟后那二十股的股份已全部售出，而且价钱高得不得了。

卖出的价格高得令克林瞠目结舌，立时起了疑心。他要求狄马修把购买者的名单列出来。狄先生却只告诉他买主只有一个，而且他无权透露其姓名。

“你只要告诉我，我的妻子是否就是买主。”

狄先生立刻地摇头。“不是，韦先生，”他一派坦然地答道。“莉雅公主不是这名买主。”

克林对这个答案相当满意，接着又思及另一个可能。“那么她的顾问呢？她的伯特叔叔是买主吗？”

“不是。”狄先生立即答道。“我相信他如果事先得知，一定会来抢购。只可惜，我还来不及通知，就已卖掉了。”

克林终于不再追问。莉雅喃喃感谢上帝。

她为自己耍了小诡计而觉得罪恶感深重。她知道不该这么对待自己的丈夫，并将之全归咎于他的冥顽不化。她本以为自己能将此事也抛诸脑后，却发现实情藏愈久她愈难过。她不断地对自己念念有辞。幸好克林不在家

他在公司一天要工作十二个钟点，而富恩只当她是因被长期禁足而情绪不佳。

由公爵夫人及洁玉口中，她得知凯琳的舞会办得非常成功。她们俩为她的不克参加表示遗憾，但也颇能理解克林决定把她锁在家里的原因。

第二天下午，凯琳也来了，再次将宴会大肆描绘一番。她宣布她已爱上了一位侯爵和两位伯爵，正热切等她父亲允许这两位绅士来家中拜访她。

由于工作占了克林大半的时间，莉雅分外珍惜两人独处的时光，但有时还是有必要提及正事。他们原来的经纪人通知富恩说屋主决定长居海外，因此希望出售这栋房子，而已经喜欢上这房子的莉雅有意买下。她在晚餐时间提了这个话题。

克林对她继承的财产态度依然不变。他告诉她她如何运用她的财产都无妨，于是她把话挑明了。“我想买下这栋房子。”

他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又匆匆解释道：“由于你们英格兰简陋的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几乎不能独立行使任何权利。我不想拿这事麻烦你，但是契约上需要你签名。”

“那个规定的用意很容易懂，”他反驳道。“做丈夫的必须为妻子的一切行为负责。”

“可是我要讨论的重点不是……”

“重点在于我是否有能力供养你，”他的声音变得严厉。“你怀疑我没有这份能力？”

“不，当然不会。”

他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她叹口气，看样子对这件事他是不打算讲理的了。她考虑了一下，随即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克林一定会起疑心，何况这种谎也扯得太过分了。她怀疑上帝会为她那自私多于好意的动机再原谅她一次。用一点诡计来帮忙克林和人的合伙是一回事，但使诈买一幢她喜欢的房子可不能相提并论了。她自忖嫁给克林之后，上帝那张纪录她的罪行的单子一定加长了许多，不过当然都是小错那一边的。为了自己快乐而扯谎绝对

是要归在严重的罪行那一边的。

她不能骗他。“就照你的意思吗，克林。但是请你记住一点，关于这件事你非常不理性。”

“记住了。”他涩声答道。

这回他连最后一句也不让她。然而尽管他对她如此迟钝，对别人却是完全不同，有时候甚至是很体贴的。这个月过后，陆蒙和杜文卸下了担任她的护卫的工作，克林在公司里头替他们安插工作。恰好这两个人都年轻而且没有家累，正想上船环游世界，因此克林就叫金宝负责带他们。

克林一直是个热情的情人。他每晚都上她的床，做完爱总会抱着她，确定她睡着后，才返回自己的房间。由于他早已表明不想谈论他的腿的立场，莉雅只好闷不作声。他甚至装成一切没问题的模样。她不了解他的逻辑，难道承认有凡人的缺陷就会使他不如人吗？而如果他爱她，不是该和她分享他的喜乐和忧伤吗？

但是克林不爱她，至少目前如此，而莉雅提醒自己不要气馁。他是个聪明人，假以时日他会明白她是个好妻子，对她的态度也会改善。如果五年内他还不明白，那也没关系，她可以再等。她会遵守对他的承诺，绝不会干涉他。

在他的鞋内加一小片鞋垫依她的想法里不算干涉。他现在几乎每天都穿她特别订制的那双鞋。鞋匠做了两种厚薄不同的鞋垫，其中之一大概太厚了，因为克林穿不到几分钟便脱掉换另一双。另一种似乎好多了，克林还以为是他自己把它穿合脚了，只有她和富恩两人知道事情真相。富恩偷偷告诉莉雅，近来他的主人在走了一天之后不再跛得那么厉害了。初步计划获得成功，她立即又请鞋匠照样做了两双鞋垫，让她丈夫在休闲和在正式场合中都有舒服的鞋可穿。

对外，克林经常是一副天塌下来与我何干的样子，但所到之处却又会使人趋之若鹜。即使婚后，那些个淑女照样缠着他不放。所幸克林是朵“花”而不是只花蝴蝶。他经常是挽着她的手进行他娱乐与公事并行的社交活动。克林不只是聪明，还很精明。他的船生意大半是在宴会或舞会里谈成的，因此不论多晚回家，她都不介意。

整整两个月，她和克林几乎每晚参加宴会。弄得筋疲力竭的她开始有反胃的症状。

然而今晚艾伦堡伯爵的宴会，由于克林的家人都会参加，因此莉雅也格外期待。公爵及公爵夫人会带他们的女儿凯琳去，而克林的哥哥凯恩和他的妻子也会出席。

为了盛大的舞会，伯爵租下了哈里逊宫，其亮丽堂皇几乎可与摄政王的皇宫相比。

莉雅身穿一袭象牙白晚礼服。领口开得并不致太过暴露，但克林还是嘀咕了半天。

她唯一的装饰是一条镶金蓝宝石项链，中间那颗蓝宝石至少有两克拉重，而且毫无瑕疵。

克林知道那玩意儿价值不菲，而他不喜欢莉雅戴着它。

“我特别喜欢这条项链，”他俩坐上马车直驱会场途中，她说道。“可是你的表情却告诉我你不太喜欢它，为什么呢，克林？”

“你为什么喜欢？”

她抚着颈间的项链。“因为这是我母亲的。父亲送给她，她又送给了我。每回戴着它，我总会想起她。”

克林的态度立即和缓许多。“那你应该常常戴。”

“可是你为什么不高兴呢？我看到你刚见到它时皱起了眉头。”

他一耸肩。“因为那不是我送给你的。”

她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只是伸手准备将项链取下。克林阻止了她。“是我太小气了。戴着吧，它跟你眼睛很相配。”

由他的神情看来，这话应该是恭维而不是讽刺。她双手叠在膝上，微笑地看着她丈夫。“你的合伙人是不是该回来了？”

“是的。”

“我会喜欢他吗？”

“终究会。”

“我会喜欢他的妻子吗？”

“是的。”

他简短的回答并未使她不悦，从他的表情，她看得出他的腿又在作怪了。过了一会儿，克林将左脚抬高放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知道她猜对了。

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伸手碰他的腿。“我们今晚并不一定要去，你好象累了。”

“我没事。”

他肃然的口气使她决定不与他争辩，也决定改变话题。“我们该送个礼物给纳山和莎娜的孩子。”

克林靠着椅背，紧闭双眼，不知有没有听见她说的话。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开始调整裙褶。“这些小事就不必麻烦你，我来处理就行了。你和纳山都喜欢船，不如教人为你们的船做艘模型船。等他们买了房子，可以挂在客厅。”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克林答道。“你怎么做我都赞成。”

“你的书房里有好几幅公司的船的油画，”她继续说道。“希望你介意我借翡翠号那幅拿给画匠去复制。”

马车在哈里逊宫前停下。车夫将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克林半睡半醒的模样立即一变，克林立即微笑起来。

克林并没有奇迹似的恢复过来。只有莉雅知道他忍受了多大的痛楚，才勉强挤出微笑。医生说过如果脚痛得厉害，克林应该多休息。然而她丈夫显然是不会听话的，为了证明没事，搞不好今晚他还会跳一整晚的舞。

夜晚的空气潮湿而寒冷。莉雅突然间觉得头重脚轻。胃也开始不安分起来，还好她没吃太多东西。她真的累坏了，她告诉自己。

洁玉注意到莉雅苍白的脸色，并且在两个大男人面前提起来。凯恩和克林立刻转头看着她。

“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克林问道。

“我只是有些疲倦，”她迅速答道。“别皱眉盯着我，克林。我不习惯每天交际应酬，所以才觉得很疲倦。其实我倒宁可和你待在家里不出门。”

“你不喜欢宴会？”

她的丈夫一脸惊讶。他一耸肩。“该做的还是要做。”

“解释一下，甜心。”

他是不想轻易放过她了。“好吧。”她说道。“我是不怎么喜欢参加宴

会……”

“为什么你从没说过？”

他在生她的气了。她摇摇头道：“因为每个宴会都是你和纳山的机会。你自己也不喜欢常常应酬，而那正是我说那句话的意思。不过，我总有一天会说的。”

他的妻子是个聪明的女人。她不仅明白他的动机，也了解他拉她参加宴会心里真正的想法。“总有一天？”他露齿一笑。“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提出抗议？”

“我才不会抗议，而且你该为此暗示而道歉。”她不服气地说道。“所谓‘总有一天’正确地说是五年后，到时我会告诉你我喜欢待在家里。”

凯恩改变了话题，他对莉雅微笑道：“代我向你的伯特叔叔致谢，我在他的指点下买的股票已经涨了三倍。”

她点点头，“什么？”克林问道。

凯恩回答道：“上回在你家我提起有意作些投资，莉雅说伯特推荐刚上市的坎普敦玻璃公司。”

“我以为你投资的是肯特成衣厂。”洁玉插进来说道。

“还在考虑中。”

莉雅未及多想便摇了摇头。“我想这不是件很好的投资，凯恩，希望你考虑周详之后再决定。”

莉雅感觉丈夫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决定不予理会。“伯特原本对这成家衣厂也颇有兴趣，他已经请狄先生去看过了。而狄先生报告说工厂设备简陋，好几百个妇孺挤在狭小的工作环境，防火设备也少得可怜。他不想藉使他人生活悲惨的方式而得到……至少上一封信中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凯恩点头表示同意。一进室内，公爵与公爵夫人已在招手要他们过去加入他们。公事暂时被搁在一旁。凯恩拥抱了洁玉，然后转向莉雅，她立刻发现了那串蓝宝石项链，直嚷着快嫉妒得晕倒了。她把玩着自己颈间的珍珠项链，状似不经心地说她父亲如果送她蓝宝，她的礼服一定会生色不少。

那再明显不过的暗示使莉雅笑起来，既然没人注意她们，她遂迅速解下项链交给凯琳。

“这是我母亲的，所以你得格外小心。”莉雅压低嗓门免得克林听见。“只要不大力拉扯，项链绝对牢靠。”

凯琳半推半就地解下她自己的递给莉雅。洁玉拿着凯琳的跳舞卡，好让她小姑戴上项链，然后又要她转身让她检查扣子有没有勾好，“小心点。”洁玉提醒她。

克林一直没注意到交换项链的事，理察爵士上前来和他们打招呼，趁着凯恩正和他父亲讨论某件事情时，示意克林私下谈谈。由他的脸色看来，事态似乎挺严重的。

机会终于来了。克林的父亲邀请莉雅跳支舞，一等他们进入舞池，克林便走向正站在处凹室前的理察。克林注意到房间另一头的白尼尔，不悦地蹙起眉头。他希望莉雅不会看见，否则她一定会再去逼问他妹妹的事。而姓白的绝对又会出言不逊，克林就又不得不出手摆平他了。

而那可能性使他微笑起来。

接着他看见了他妹妹，她正在和摩根共舞。克林双手背在背后，凝视着那一对。不久摩根也注意到他，两人彼此颌首示意。

理察爵士也对这位新加入的伙伴微笑致意，因此当他开口时生气的语调着实令克林颇意外。“我不该派摩根出那次任务，”他低声道。“他把它搞砸了。你记得戴文这个人吗？”

克林点点头。理察提到的这个人偶尔会为他们传递讯息。

“他死了。摩根说他们正准备接头时，戴文的女儿却冒出来，他就惊慌起来了。不幸的是，女孩也丧生在火网下，真该死，克林。原本一桩稳当安全的任务，却被摩根的急躁和经验不足弄得功亏一篑，不论是不是运气不好，显然这个人不是干这行的料。”

“别再用他了，”克林声音中满是怒意。“戴文不是那种会慌张失措的人。没错，他的脾气很大，但他的判断向来十分准确。”

“是的，在通常情况下我同意你对他的评价。然而他也是个父亲，如果他认为他的女儿有危险，的确有可能会慌了手脚。”

“我倒认为做父亲的会有完全相反的反应，他有更多的理由不慌张。”

理察点点头。“我告诉摩根他出局了，他还不能接受我的决定。他承认自己反应过度，但他也怪到你头上来，说是你没事先指导他或陪他一起去，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克林不以为然地摇头，显然理察也一样。

“你说的对，他不是干这行的料。”

“真可惜，”理察继续说疲乏。“他很有心，也需要钱。不过他倒是可以藉婚姻来解决问题，小姐们都满喜欢他的。”

克林往舞池望去，立刻便看到安摩根。他正和凯琳在跳舞，而他那笑个不停的妹妹显然正在享受她的好时光。

接着他发现莉雅的项链居然戴在凯琳身上。他迅速把目光移向人群中的莉雅。没错，她戴的是凯琳的珍珠项链。他蹙起眉头，因为他发现她脸色几乎和礼服一样，一副随时会晕倒的模样。

他向理察告退走向自己的妻子，拍拍父亲的肩膀后把莉雅揽入怀中。她挤出一笑，整个人偎在他身侧。

克林领着他的妻子到阳台上时，华尔兹舞曲正好结束。

“你真的病了吗，甜心？”

凯恩正好和他的妻子站在门口，看见莉雅的脸色，他立即后退一步。他的弟媳脸色发青，他只能祈祷那不会又是什么传染病。

莉雅不知道自己是想要呕吐还是晕倒，而且希望在回家之前能撑下去。不过新鲜空气似乎颇有帮助，几分钟后，她的头便停止旋转了。

“大概是跳舞跳晕了头。”

松了一口气的凯恩上前伸出援手。克林让她靠着凯恩，自己去和众人道别，再回来接她，见她没穿斗篷，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莉雅身上，扶她上马车。

颠簸摇晃的车身使她的胃又翻搅起来。她握紧拳头，做几次深呼吸以抗拒反胃的感觉。

克林把她抱在怀里，到家后立即抱她回房，他让她坐在床边，去拿她要的冷开水。

莉雅躺在床罩上，一分钟后已沉沉睡去。

克林为她卸下礼服。富恩担心地在门外踱着步，但克林不要他帮忙。她真的累坏了，因为她睡得像个婴儿，而且他抱起她拉开毛毯时，连眼睛

都没睁开。

他决定整夜陪她。如果她半夜醒来需要什么，他可以就近照顾。他突然觉得自己也筋疲力竭了。他脱了衣裤上床，她本能地偎进他怀里。克林吻她的前额并闭上眼睛，随即也沉沉睡去了。

黎明前，他被挨着他蠕动的莉雅吵醒了。她没醒，而克林在半睡半醒中，想都没想便开始和她做爱。两人先后获得满足后，他又坠入梦乡，身体仍与她结合着。

第二天，莉雅已完全恢复正常。凯琳在下午两点带项链来还她。还兴高采烈地告诉莉雅，已经有好几个人向她求婚了。

“这么美好的星期天下午，我哥哥跑哪儿去了？”

“工作去了。”莉雅答道。“他晚餐时会回来。”

凯琳和莉雅两人坐在客厅聊天，富恩则站在门口。

“这几个绅士都很难取舍。”

“你该列张你喜欢的绅士的名单，”莉雅建议道。“一一做比较，不要感情用事。”凯琳认为那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莉雅便要富恩走纸笔来。

“我已经要父亲替我拒绝几位绅士，他说他也不急着要我定下来。”

“你应该把拒绝过的人也列个名单，注明理由，以防日后忘记，或改变主意。”

“嗯，好主意。”凯琳说道。“有你这么心思缜密的人帮忙真好。”

莉雅很高兴能帮上忙。“组织就是关键。”她宣布道。

“什么的关键？”

莉雅正要回答，却又发觉自己不确定答案是什么。“充实、快乐的人生的关键。”她终于说道。富恩拿来了她要的东西，她谢过他后又转向凯琳。

“我们先把你拒绝的人列出来。”

“好。”凯琳同意道。“白尼尔是头一个。昨天他向我求了婚。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

莉雅把他的名字写上去。“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她说道。“拒绝他是正确的选择。”

“谢谢。”

“我要他的名字旁边注明什么原因呢？”

“令人作呕。”

莉雅笑了。“一点没错。”她说道。“他是和他妹妹完全不一样，蓓莉是个很可爱的淑女。”

由于凯琳不认识蓓莉，也无从表示任何意见。她继续说了几个她不喜欢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进行第二部分，而且她还有其它的消息想告诉莉雅。

“开始列第二张名单吧？”

凯琳给了她四个名字，摩根是最后一个。“昨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当然他也还没有向我求婚。可是他真的又英俊又迷人，莉雅。他一露出笑容，我的心就像是要停止跳动似的。不过我怀疑自己会有任何机会，而且他太受欢迎了。对了，他说他会问父亲是否能来拜访我。”

“我见过摩根，”莉雅答道。“他的确很迷人。我想克林也喜欢他。”

“他是个好人选。”凯琳道。“不过……还有一个我也想列入考虑。”

“他是谁呢？”

凯琳的脸颊开始泛红。“这是最浪漫的事，”她轻声道。“可是父亲一定

不会这么认为。你要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说什么呢？”

“你先发誓，我再说给你听。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这样才算数。”

看她这么认真，莉雅不愿扫她的兴，只是忍着笑乖乖照办。

“现在可以说了吗？”

“我还不知道这位绅士的名字。”凯琳说道。“我相信昨晚他也参加了舞会，而且他一定很棒。”

“如果你不认识他，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呢？或者你见过他，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形容一下他的长相，说不定我见过他呢。”

“噢，我还没见过他呀。”

“你把我搞迷糊了。”

凯琳笑起来。“我们仍然可以在名单上列上他的名字。”

莉雅拿笔沾墨水，凯琳等她准备好才低声道：“秘密的仰慕者。”

她快乐地叹息，莉雅闻言却惊喘一声。她的笔掉在她的粉红色长袍上，染了一块污渍。

“老天爷，你看你的裙子……”

莉雅摇摇头。“别管裙子了，”她语带忧虑。“我要多知道这个秘密仰慕者的事。”

凯琳皱起眉头。“我又没有做错事，莉雅，为什么不高兴？”

“我没有不高兴……至少不是对你。”

“你对我吼叫。”

“我不是有意的。”

凯琳眼中的泪光使莉雅明白她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遂决定不告诉她她的忧虑。她要先和克林谈，他会知道该拿这个秘密仰慕者怎么办。

“抱歉惹你难过，请原谅我。”她尽可能用最温和的语气。“我对这个秘密仰慕者很感兴趣，你能多说一些他的事好吗？”

凯琳眨眨眼睛。“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她说道。“今天早上我收到一束鲜花和一张卡片，上头只有签名，没有其它字眼。”

“什么签名？”

“你秘密的仰慕者。我觉得那好浪漫，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上帝。”莉雅颓然靠在椅背上，脑筋飞快地转着。克林一定要听她这一次，即使她得把他绑起来也在所不惜。

“你在发抖，莉雅。”

“我只是有点冷。”

“母亲告诉洁玉说你怀孕了。”

“我什么？”她无意吼叫，但凯琳的话实在太教人意外了。

“她们都认为你有了克林的孩子。”凯琳解释道。“你有吗？”

“没有，当然没有。这是不可能，只是太快了。”

“你们已经结婚超过三个月了吧。”凯琳提醒她。“母亲说你的反胃是一种征兆，如果你没怀孕，她一定会很失望的。你确定吗？”

“我确定。”

事实上她根本不确定。天，她可能真的怀孕了，上一次的月事好象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吧。她回头算去，没错，婚前两周她才来过一次。这么说反胃不是疲劳所致喽？她又想起以前自己从不午睡，最近却没午睡便撑不完

一整天。难道每晚出去不是她疲倦的原因吗？

她的手本能地落至小腹上。“我很喜欢有克林的孩子，只是他有个重要的计划，我答应过不让他分心。”

“他的计划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莉雅试着控制住自己，她觉得头晕目眩的，根本无法思考。

“说嘛，莉雅。”凯琳恳求道。

“那是一个五年计划，”莉雅冲口而出。“五年后我才能生小孩。”

凯琳还以为她是在逗她玩，于是笑了起来。莉雅力持镇静，直到她的小姑离去，才匆匆上楼回房，关起门哭了起来。

她内心充满矛盾的情绪。怀着克林的儿子或女儿的可能性令她兴奋不已，一个正在她体内成长的、珍贵的生命就像个应许的奇迹。她满心喜悦……和罪恶感。

克林或许根本不会高兴有孩子。莉雅毫不怀疑他做个好父亲的能力，然而此刻孩子会不会是个额外的负担呢？上帝，她真希望他爱她，也希望他对她继承的财产态度不那么顽固。

富恩替他的女主人倒了一杯热茶，正要敲她的门时，听见她的啜泣声，这令他迟疑着没敢敲门，既想帮忙又不知该不该打扰她。

他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赶紧走向楼梯。他还没下楼梯，克林已进了屋里，后面还跟着他的合伙人纳山。纳山高大得不得不低下头，才能通过拱门。

富恩还没笨得在外人面前提及女主人的情况，他下楼后先向主人鞠躬，然后才对他的朋友致意。

“我们会在客厅里，”克林说道。“凯恩和他老婆待会儿会来。莉雅呢？”

“公主在楼上休息。”富恩答道。

“就让她休息到凯恩他们来好了。”他回头跟他的合伙人说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得出门，莉雅累坏了。”

“她喜欢吗？”

克林微笑。“不喜欢。”

敲门声响起时，克林和纳山正走入客厅，富恩认为那是克林的家人，赶紧开门迎接，结果竟然只是信差。男孩丢给他一个用红丝带绑着的白色礼盒。

“有人要我送这东西给莉雅公主。”

富恩点点头关上门。他微笑地转身上楼，现在他可有充分的理由去打扰公主，并探听出她那么难过的原因了。

敲门声再度响起。富恩将盒子搁在一张小几上，趑回前门，还以为那小信差又回来了。

门口是凯恩夫妇。洁玉夫人对富恩甜甜一笑，凯恩却几乎没理管家。他正对他的妻子大皱其眉。

“午安。”富恩将大门打开后说道。

洁玉匆匆进屋并和管家打招呼，凯恩则点个头。他有点心不在焉。

“我们还没讨论完。”他的口气不容辩驳。

“早就完了。”她回嘴道。“你是个非常不讲理的丈夫。富恩，克林和纳山在哪里？”

“他们正在客厅等你们，夫人。”

“我一定要把这事弄清楚，洁玉。”凯恩喃喃道。“不管花多少时间我都不在乎。”

“你嫉妒得过头了，凯恩。”

“对极了。”

他大声说完那句话，尾随着妻子进客厅。

洁玉走进时，纳山和克林立即站起来。纳山紧抱一下他妹妹，然后瞪着对他妹妹大声讲话的妹夫。“丈夫对妻子讲话的声音不应该太大。”

凯恩和克林同时笑了起来。“真是风水轮流转。”凯恩说道。“我好象记得你以前老在大吼大叫的。”

纳山露齿一笑。“那小女人的确也有脾气的。”

洁玉在纳山身边坐下，纳山坐下后又转向凯恩。“你们两个人意见不合吗？”大哥开口问了。

“没这回事。”洁玉抢着回答。

“有。”凯恩几乎和她同时开口。

“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洁玉刻意岔开话题。“纳山，我真想看看你的宝宝，她像你还是像莎娜？”

“眼睛像我，腿像莎娜。谢天谢地。”

“她们人在哪里？”克林问道。

“我把她先送回娘家，让她炫耀一下。”

“你们在伦敦停留期间，会住在她娘家吗？”凯恩问道。

“才不，”纳山的声​​音居然有点颤抖。“他们会把我给逼疯，我们要和你们一起住。”凯恩微笑地点点头，命令别人正是纳山典型的作风。洁玉为这消息高兴极了。

“你老婆呢？”纳山问克林。

“富恩已经上楼通知她，她再过一分钟就会下楼。”

一分钟变成十分钟。莉雅换下被墨水弄脏的长袍，穿着紫罗兰色日装，坐在写字台前专心列着给克林的单子。她当然不可能把单子拿给她丈夫看，因为上面所有的要求都极不恰当。她逐渐了解为人妻者应付她们的丈夫应该有比“建议”更好的办法，因为他们大多数——包括克林——都不喜欢被“命令”做任何事。

不过写下对他的期望，的确有助于她心情的恢复。她把克林的名字写在纸张的最上头，底下是命令的内容。第一，他必须听他的妻子对蓓莉和一个自称秘密仰慕者之间的事疑虑说完。后面又加上括号，里头是凯琳的名字。

第二，克林应该改变对她名下财产的态度。括号里注明“太顽固”。

第三，克林不能过了五年后才明白爱不爱她，应该现在就弄清楚，并且让她知道。

第四，身为人父应该表现得很快乐，不能责怪她破坏了他的计划。

莉雅念一遍自己写的东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好兴奋就要有克林的孩子，却又害怕他会不高兴。诸多矛盾的情绪令她既想大哭又想大叫。

她又长叹一声。就她而言，如此慌乱又情绪化实在是太反常了？

她继续写道：怀孕的已婚妇女可以做修女吗？

接着又加上一句：院长爱我。

这句话使她感觉好多了，她点点头准备将纸条撕掉。

富恩打断了她。他敲敲门，她一请他进来，富恩便冲了进来。

看见他的公主不再哭泣，他安心许多。尽管她眼睛仍有些红肿，但两个都没说什么。

“公主，我们有……”

她没让他说完。“原谅我插嘴，只是我不想忘记要问你的事。厨子和子爵家的仆人谈过没有？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添麻烦，我真的很抱歉，富恩。但我有必须得到答案的重大原因，请你多加包涵。”

“她还没在市场遇见子爵家的仆人。”富恩答道。“我能不能提个建议？”

“请说。”

“何不直接派她去子爵家呢？如果她走后门，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

她立即点头同意。“好主意，”她称赞道。“立刻就这么做，不能再拖了，她可以用我的马车。”

“喔，不行，公主，这样子反而会惊动别人。反正距离很近，走路就可以了。”

“好吧。刚才被我打断之前，你想说什么？”

“有客人来访，”富恩说道。“您丈夫的合伙人来了。主人的大哥夫妇也都到了。”

他露出期盼的笑容。他明白女主人是关心他，才会想训练他有系统地处理事情，而费心替他列表。而当他顺利完成每件工作后，她也不吝于给予赞赏。

莉雅自一叠纸张中挑出写着富恩名字的那一张递给了他。

他将纸条塞进口袋，然后陪着她下楼。看见门厅小几上的盒子，他才想起那个礼物还没拿给她。

“那个礼物刚刚送到。”他告诉她。“你想现在打开，还是待会儿再看？”

“待会儿好了。”她答。“我急着要见见克林的合伙人。”

她走进客厅时，克林正准备亲自去找她。男人们全部立即站起来。莉雅上前握住洁玉的手，告诉她真高兴再次再到她。

“克林，你的眼光果然不赖。”

莉雅没听见纳山低声的赞美。片刻后，她鼓足勇气面对这位巨汉，抬头对他微笑。

“我必须向公主鞠躬吗？”纳山问道。

“如果你向我鞠躬，为了答谢你，我得拿梯子爬到上头才能吻到你的脸颊。”

纳山开心地笑了，他俯身得到了一个吻，然后站直身子。“解释一下答谢的意思。”

老天，他真是个英俊的魔鬼。“当然是答谢你对克林的容忍喽。我知道你们俩合作无间，由于克林固执得很，因此一定都是你在容忍他。”

克林闻言忍不住捧腹大笑，纳山则是一脸尴尬。

“你完全搞反了，莉雅。”凯恩解释道。“纳山才是顽固的人，克林是和事佬。”

“她叫我喷火龙。”克林宣称道。

莉雅假意对丈夫怒目而视，然后走到他身边坐下。

“凯恩，别再瞪你老婆了。”克林命令道。

“他对我气极。”洁玉解释道。“真是荒谬，我又没有去勾引别人。”

“我没这么说。”

洁玉转向克林。“你知道吗？他还把花束都丢到外面去了。”

克林耸耸肩。他搂着莉雅的肩，两腿伸得长长的。“我完全没搞懂你们在说些什么。”

“在我带莎娜和娇安进你们家之前，希望你们先吵完，我女儿需要安静的气氛。”

纳山的话立即引来凯恩和克林无法置信的眼光。纳山不理他们。

“你发现自己快当爸爸时，心里高不高兴？”莉雅故作不在意地问纳山，握紧双拳搁在腿上。

即使纳山觉得她的问题太奇怪，他也没表示出来。“我当然很高兴。”

“那么你和克林的五年计划怎么办？”莉雅追问道。

“什么？”他一脸困惑地反问。

“孩子不会干扰你们对公司的计划吗？”

“不会。”

她不相信他。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他不会出售公司的股权。克林告诉过她他想为他的家人买一幢房子的。

不过她也不想再追问下去了。“我懂了，你的计划里留有妥协的弹性空间。”

“克林，我听不懂你的妻子在说什么。”

“我刚认识莉雅时，说过五年内我不打算结婚。”

“或者是拥有一个家庭。”她插进一句话。

“没错。”克林为取悦她而同意道。

凯恩和洁玉互看一眼。“你真是有条有理呀。”

莉雅认为那是赞美的意思。“是啊，他的确很有计划。”

“计划是可以改变的。”洁玉望着莉雅同情地说道。她发现莉雅突然变得难过起来，而洁玉相信自己知道原因。

“孩子是天赐的礼物。”她冲口而出。

“是的，”纳山同意道。“洁玉说计划可以改变这句话也十分正确。”他点点头继续说道。“克林和我原本一直靠我妻子的财产来经营公司，但摄政王决定把财产冻结，我们只好想其它办法了。”

“于是就有了五年计划。”克林补充道。

莉雅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凯恩真想一把勒死他弟弟。如果克林肯看她一眼，就会知道出了什么岔了。他弟弟显然一无所知，而凯恩也不认为他该插手……至少是目前。

莉雅脑中思绪翻腾，纳山不经意说出的话让她生起气来。显然他和克林都不以为用莎娜的财产有何不妥，那么克林又为什么要那么顽固地拒绝用她的呢？

纳山把注意力移回妹妹及妹夫身上。“洁玉，你们到底在吵什么？”莉雅听见他问道。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束花，还有一张只有签名的卡片。”

纳山和克林一起皱起眉头。“你收到别的男人送的花？”纳山问道。

“是的。”

纳山瞪着妹夫看。“你得想想办法，凯恩。她是你的妻子，你不该容忍其它男人送她花，你怎么还没把这混球宰了？”

凯恩十分感谢纳山的支持。“只要我查出这人的身份，一定会把他宰了。”

克林大摇其头。“你不可以随便杀人！”他生气地说道。“凯恩，你必须理智地处理这件事。送花又不犯罪，那人搞不好只是个迷上她的毛头孩子。”

“克林，你理智当然无妨，洁玉不是你的妻子。”

“如果花是送给莉雅的，我照样会很理智。”

凯恩摇头。“把那人的名字告诉大家，洁玉。”纳山要求道。

“是啊，”克林也问洁玉。“花是谁送的？”

“他在他所有卡片上的签名都一样——你秘密的仰慕者。”

所有的人一齐望向莉雅，洁玉张大嘴巴。

“对吗，洁玉？”

洁玉点头。“你怎么知道？”

纳山靠向椅背。“看样子这不只是单纯的仰慕喽？”

好半晌，室内一片沉默。莉雅突然想起那个白色礼盒。她想起身去拿来看看，克林却按住她的肩。

“我相信那人也送了东西给我。”她解释道。“门厅里有个包里。”

“好大的狗胆。富恩！”

克林大声咆哮，莉雅的耳朵嗡嗡作响。富恩跑着进来，手上的白色礼盒暗示着他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

莉雅伸手想接包里，但克林的脸色使她改变初衷。克林低声诅咒地大手一扯将缎带扯下，掀开盒盖，里头是一把精致的扇子。“狗娘养的！”克林吼道，然后又骂了一次那句脏话。莉雅注意到纳山不住地点头，显然颇有同感。

克林拿起那张卡片。“你要理智地处理这件事吗？”凯恩火上添油。

“才不。”

“这才正确！”凯恩很高兴又有人站在他这边。

“再加一个这里就成了暴力集团了。”洁玉说道。“莉雅，你看看我们的丈夫，这种嫉妒心真是冠绝古今。”

她期待着莉雅的支持，没想到她却摇摇头。

“克林和凯恩不该嫉妒，”莉雅轻声道。“他们应该担心。”

“你怎么会知道卡片上的签名？”纳山问道。“你收过别的礼物吗？”

克林转头看着她，脸色冷得吓人，他的口气也不相上下。如果你收过别的礼物一定会告诉我，对不对，莉雅？”

她很高兴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克林的脾气着实有点吓人。“是的，我会告诉你。

还有不，我没收到其它的礼物。”

克林点头。他靠回椅背，手臂再度环上她肩头，拉她紧挨在他身侧。此刻她只觉得他的占有欲颇令人安慰，便不在乎他正不自觉地捏痛了她。

“你还有事没说出来。”纳山说道。

莉雅点一点头。“是的，”她答道。“而且我试着找人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甚至还找过理察爵士。”她回头对丈夫皱起眉头。“你准备要听我讲了吗？”

他妻子的话令克林有点意外，但真正令他惊讶的是她愤怒的口吻。

“你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事情？”

“关于蓓莉收到秘密仰慕者送的礼物和信的事。”

克林闻言大吃一惊，莉雅的确试过解释她对好友遭遇的忧虑，他却不让她讲。他错了。

“蓓莉是谁？”

莉雅把认识蓓莉的经过说一遍。“她回英格兰后，每个月至少写一封信给我。我当然都立刻回信，因为我好喜欢看她的信，她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最后几封信中她提到有个秘密仰慕者送礼物给她，而且认为那是非常浪漫的事。九月上旬我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

“那封信上写些什么？”凯恩问道。

“她决定要和那男人见面。”莉雅答道。“我吓坏了，立即回信要她小心，并建议她最好带着她哥哥一起去。”

莉雅开始发抖，克林立即搂住她。“我不知道蓓莉有没有收到我的回信。那时她已经走了。”

“走了？走到哪里去？”洁玉问道。

“有人说蓓莉私奔到格雷塔格去了，”克林解释道。“可是莉雅不相信。”

“那儿没有她的结婚记录。”

“那么你认为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纳山问道。

这一刻，她才真正允许自己说出心里的恐惧。她深深地吸口气，望着她丈夫的合伙人。

“我相信她被谋杀了。”

第十五章

那句话立即引起反应。“老天爷！”凯恩低声道。

“可能吗？”纳山问道。

“我没听懂……”洁玉一手捂在胸口喃喃道。

克林反应最慢但也最合逻辑。“解释一下你的理由。”他命令道。

“富恩，请你上楼取我的清单下来好吗？”

“你有一张列着你怀疑你朋友是凶手的理由的清单？”凯恩问道。

“她有每件事情的清单。”

克林这话不带丝毫纡尊降贵，而那令她欣喜非常。“对，我的确有张清单，”莉雅说道。“是用来思考蓓莉的失踪并作些计划用的。我一听说她和车夫私奔，就知道事情不大对劲。蓓莉绝不会做这种事，对她来说面子可比爱情重要多了。而且她也不会允许自己爱上一个她认为社会阶级比她低的男人。她有点肤浅，也有些势利，不过她只有这些缺点。她的心肠很好。”

“他一定是位居显要的人。”纳山大声说了他的看法。

“嗯，我也有同感。”莉雅同意道。“我还认为这男人要求她到某处碰面，而她一时好奇便忘了要提高警觉。她一定要被他迷得团团转了。”

“她太天真了。”洁玉道。

“凯琳也是。”

“凯琳？我妹妹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她要我保证不说出去，但如今她的安全堪虑，我只好食言了。今早她

也收到花了。”

“老天，我需要来杯白兰地。”凯恩喃喃道。

此时富恩已返回客厅。他把一叠纸张递给克林，再转给莉雅。他听见凯恩的话，立刻又说他会去准备白兰地。

“整瓶拿过来。”凯恩吩咐道。

“我向上帝祈祷我们全都下错结论了。”纳山开口道。

“最好是。”凯恩附议道。“那混帐竟敢追求我们家族的三位女性，我们最好小心点儿。”他一颌首强调他的话。

克林翻阅着那叠纸张，找寻着和他们此时讨论的主题有关的那一张。一张上书他的名字的纸条使他暂停下来。

此刻莉雅并未注意到她的丈夫，她正专心注视着他的兄长。

“凯恩，你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只有三个，”她解释。“那人说不定送礼物给全伦敦的女人呢。”

“她说的有理。”纳山说道。

凯恩却摇头。“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冲着我们家这三个之一来的。”

克林读完莉雅的那张纸条。他费尽一切力量才没作出任何反应，颤抖着手将那张纸张放到最下面。

他快要升格作父亲了。他高兴得只想一把搂住莉雅亲吻她。

这消息来得可真巧哪，他自顾自地想道。克林当然不会让她知道他看过纸条了，他要等她亲口告诉他。他决定等到今晚，等到他们一起在床上时……

“你在笑什么，克林？对这种事你有这种反应也太诡异了吧。”凯恩道。

“我在想别的事。”

“专心点嘛。”莉雅央求道。

克林转过去看着她。她看见他眼中闪烁着的温暖，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事让他有这种神情。然而她尚未及问出口，他已倾身吻她。

这迅速却不含糊的吻在她有所反应前便结束了。

“看在老天的分上，克林。”凯恩喃喃道。

“我们是新婚嘛。”莉雅试着为她丈夫的当众表演找个借口。

富恩捧着一个放有几只高脚杯和一大瓶白兰地的托盘进来。他把托盘摆在莉雅旁边的桌上，并凑在她耳边低语了些什么。

“厨子回来了。”

“她有什么消息吗？”

富恩热切地点点头。凯恩自个倒了一杯酒，一口饮干了它。纳山和克林都婉拒了白兰地。

“请给我一杯好吗？”莉雅问道。她并不特别喜欢白兰地的口感，只是觉得它应该能祛除一些她体内的寒意。另外她还有点儿反胃，而她确信这有关谋杀的讨论正是原因。

“富恩，替莉雅倒杯水来。”克林唤道。

“我想喝白兰地。”她抗议。

“不行。”

她被他直截的否定吓了一跳。“为什么不行？”

克林并未立即回答。他想告诉她白兰地对她目前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大合适，不过他当然不能这么说啦。因为她还没告诉他宝宝的事呢。

“你在笑什么？我要说，克林，你真是最令人费解的男人。”

他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话题上。“我不喜欢你喝酒。”他宣称道。

“我从不喝酒的。”

“那就对了，”克林同意道。“而且现在也不会开始。”

富恩轻触莉雅肩头，提醒她他带来的消息。

“请容我失陪一下。”她这才注意到他手上正拿着她所有的纸条。“你拿着它们做什么？”

“替你拿呀。”他答道。“要我找出和蓓莉有关的那一张吗？”

“不用了，谢谢。”她接过整叠纸张，发现蓓莉的那张就在第二张。她作势欲起身，克林却摇摇头把她拉回去。

“你不去任何地方。”

“我得去和厨子谈谈。”

“富恩可以回答她的问题。”

“你不了解，”莉雅轻声道。“她出去替我办些事情，我想知道结果如何了。”

“什么事？”克林问道。

她无法决定要不要回答他。“你会生气的。”她喃喃道。

“不，我不会。”

她的表情告诉他她不信任他。“莉雅？”

他相信这带有警告意味的轻唤已足够使她尽快回答，然而她却只对他微笑着，于是他知道她根本不在意。

“拜托你告诉我。”他要求道。

他是用请求而非命令的，两者在她心里有着天渊之别，她立即开口道：“我派她到塔波特子爵城里的宅邸去。你要生气之前，克林，先想想是你命令我不可以和子爵交谈的，我照你的话做了。”

他完全弄糊涂了。“我还是不懂。”他承认道。

“我派厨子去找罗萍夫人的侍女，我想知道她失踪前有没有收到什么礼物。克林，我们都知道她并没有逃离她丈夫，这种理由太牵强了。”

“她的确收到了礼物，”富恩迫不及待地说道。“而子爵也气疯了，佣人们都相信罗萍夫人是和那个追求者私奔了，子爵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下人都认为他也有相同的想法。楼上女仆告诉厨子说子爵成天锁在他的书房里藉酒浇愁。”

“这里究竟在搞什么？”凯恩问道。“这两个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她们两个都失踪了。”洁玉提醒丈夫。“这个算是关联吧？”

“我指的不是这个，甜心。”

“或许他并没有特定下手的对象。”纳山推测道。

“但总该有动机吧。”克林不以为然。

“也许第一个是有。”纳山同意道。

莉雅对那句话有些不解。“为什么第一个有动机，到了第二个就没有了呢？”

纳山看看克林，克林点了点头他才开口道：“第一次谋杀时很可能有动机存在，”纳山解释。“但之后他便迷上血腥味儿了。”

“有些人的确如此。”凯恩表示同意。

“老天爷。”洁玉轻喃道。明显地打着哆嗦。凯恩见状立刻起身走向他的妻子，把她拉起来，自己坐下再拉她坐在他腿上，她倚着他。

“你是说他喜欢杀人？”莉雅问道。

“可能。”纳山答道。

莉雅再度反胃起来。她靠向她丈夫那边，想寻求更多暖意，靠近他总让她有安全而舒适的感觉。那就是爱的内涵，她在心里想道。

“我们得再搜集更多的消息。”凯恩宣布道。

“我和蓓莉的哥哥谈过，但他一点儿也帮不上忙。”莉雅说道。

“等我去和他谈，他就帮得上忙了。”克林怒道。

“我不认为他会合作，”莉雅答道。“上回你和他‘谈谈’，结果却把他丢到人行道上了。”

“请理察出面帮忙如何？”纳山建议道。

莉雅闭上双眼听其它人讨论。克林不经意地揉着她的的胳膊，他的碰触美妙而舒服。

其它人轻声讨论着行动计划时，她则在心里想着终于得到她丈夫的合作实在太棒了。她知道他会查出蓓莉究竟出了什么事……和出事原因，她毫不怀疑克林找出真正的犯罪者的能力，因为她相信自己嫁的是全英格兰最聪明的男人。他很可能也是最顽固的，不过现在这个小缺点反而对他们有利。他没得到答案是绝不会罢手的。

“我们还要做什么吗？”凯恩问道。

莉雅看了一下纸条才答道：“你们得找出谁会因蓓莉的死而获利。克林，你可以查查受偿的保险单，狄先生会很乐意帮忙的。”

三个大男人一起笑起来。“我以为你睡着了。”克林说道。

她不理睬那句话。“还得考虑其它动机……一般性的。”她解释道：“例如嫉妒和求婚被拒就是。尼尔提过他妹妹曾拒绝过两个人的求婚，也许其中之一不喜欢人家说‘不’。”

洁玉突然发觉莉雅确是聪慧，而克林咧大嘴的笑容则暗示她他也知道自己妻子有多聪明，只是纳山和凯恩还没有搞清楚。

“对，当然我们会追查每一种可能的动机。”凯恩说道。“我只有希望手上能有一、两个线索。”

“哦，但你们有啊。”莉雅答道。“你的家族中同时有三个女性收到礼物就是最好的线索了，凯恩。这又让我想到，可能是你们几个男人或我们女人当中有冒犯了那人也说不定。”

克林点点头。“这一点我也想过。”他说道。“他愈来愈不小心了。”

“或者是愈来愈自满。”纳山补充道。

“我们大伙儿是不是忘了一项重要的事实了？”洁玉问道。

“是什么呢？”凯恩问他的妻子。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尸体。我们真的很可能全搞拧了。”

“你觉得我们是吗？”莉雅问道。

洁玉思索了好半晌，才低声道：“不。”

接着克林开始分派每个人的任务，唯独莉雅没有。他要洁玉尽可能多和名门淑媛接触，看看还有谁也收到了礼物。他还要她别告诉那些女人们，凯琳和莉雅也收到了礼物，以免哪个笨女人以为是什么比赛。

纳山的工作是在克林忙着揭开谜底期间全权负责公司的事。

“凯恩，莉雅说得对。尼尔不会和我谈的，你得来处理他的事。”

“没问题。”凯恩同意道。“我也该和塔波特谈谈，我们一块儿上牛津，或许他会比较听得进我的话。”

“我去找父亲，”克林最后说道。“他最好盯着凯琳等那混帐落网。”

莉雅等着克林指派工作给她，等了几分钟后她失去了耐性。她轻推她的丈夫。

“你没忘了我吧？”

“没有。”

“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克林？你要我做什么？”

“休息，甜心。”

“休息？”

她有些恼火，但克林却不想和她争执。凯恩已打算要走，他抱开坐在他膝上的妻子站起身来。纳山也站起来走向门口。

“来吧，莉雅，你得小睡片刻。”克林说道。

她当然不需要小睡，她忖道，而且要不是她太累，一定会这么告诉他。和她丈夫争执很花气力。而莉雅已经没剩多少了，刚才的讨论已经榨光了她所有的精力。

凯恩正对着她笑。莉雅不要他认为她弱不禁风，而她知道她已听见了克林坚持要她休息。她把纸条塞到他手上。“我在纸条上还写了其它的动机，也许你会想看看。”她说道。

凯恩还来不及谢她，她已经又接着说道：“我有一点儿累了，不过那是因为克林和我每晚都太晚睡的关系。他也累了。”她说着了点了点头。

凯恩对她眨眨眼。她还没搞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克林已经带她转身上楼去了。由富恩负责送客。

“你干么拿我当病人看待？”

回卧室后她如是问道。他正忙着为她解扣子。“你看起来累坏了，”他说道。“而且我喜欢为你脱衣服。”

他对她温柔至极。当她脱得只剩白色的丝质紧身衬裙时，他撩起她颈背的发丝，低头印上一吻。

他拉开床单，再替她盖好棉被。“我只要休息一会儿就好，”她说道。“我不能真睡着。”

他弯身吻她的眉梢。“为什么不能？”

“如果我现在睡，晚上一定睡不着。”

克林举步走向门口。“好吧，甜心，休息一下。”

“你不也一起休息吗？”

他笑起来。“不，我有工作要做。”

“我很抱歉，丈夫。”

他正推开门。“抱歉什么？”

“我似乎老是在打扰你工作，我很抱歉。”

他点点头走出房间，然后又改变主意蜷回床畔。他想告诉她为了打扰他而道歉太荒谬了，毕竟她是他的妻子，不是什么专找麻烦的远亲。

他一个字也没说，决定等稍晚他的妻子听得进他的话再讲，因为她已经睡着了。她这么快入睡着实令他有些惊讶，外带一丝内疚——因为他每晚带她出去。眼前的她真是细致、脆弱得可以。

克林完全不知道站在那儿看着莉雅多久，一心只想保护她。他从没感觉如此具占有欲……和如此幸福，他突然领悟到。

她爱他。

上帝，他也好爱她。这个事实令他露出了微笑。他很早就晓得自己爱她，即使顽固如他一直不愿公开承认。天知道他有恋爱中男人的特征。自认识她开始，他就变得十足具占有欲和保护欲。他的双手怎么都离不开她，而好长一段时间他还一直以为那只是单纯的肉欲。当然，后来他便明白其实不然。

噢，他的确爱她，却仍无法想象她为什么爱他。如果她还醒着，他一定当场就这样问她。她当然大可挑选更好的对象，某个有头衔……有土地祖传大宅……某个有健全、健康的身体的人。

克林不以为自己天性浪漫，他是个有条理、讲实际的人，深知够努力才能成功的道理。在他心底一个黑暗的角落，始终存在着上帝抛弃了他的想法。它是个毫无理性的观念，而且自他一条腿几乎报废后早已根深蒂固。他还记得医师低声说伤腿必须切除，也记得他的好友强烈的反对。纳山不准温爵士碰那条腿。然而克林仍怕极了闭眼睡觉，怕一觉醒来他已不再完整。

那条腿逃过了一切，持续的疼痛长伴他左右，时时提醒他这得来不易的胜利。

奇迹只发生在别人身上，克林向来如此认为……直到莉雅进入他的生命。他的公主真的爱他，他完全知道她的爱没有任何保留及条件。即使她认识的是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她仍会一样爱他。他或许会得到他的同情，但绝不是怜悯，她的举止间显示着她决心照顾他的力量。

她会永远在他身旁，唠叨他、和他争辩、爱他，无论任何……

而那，克林下了结论，绝对是一个奇迹。

上帝终究没忘了他。

她要离开他。莉雅知道自己不大讲理，但她已烦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了。纳山无意间提及他和克林都靠莎娜继承的遗产来支撑船运公司的营运，自此这件事便一再在她脑中盘旋，让她愈想愈难过。

克林，她忖道，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拒绝了她。他不要她帮忙照顾公司，不要她的家产，甚至也不要……不需要她的爱。他的心四周仿佛围了一道高墙，莉雅不以为自己能使他爱上她。

那天一早院长的信已到，而莉雅也至少看了十次以上，她要回家。她实在太想那些修女和那片土地，不禁哭了起来。这没关系，她决定道，这里只有她一个人，而克林正关在书房里埋头工作，他听不到的。

上帝，她真希望自己近来没变得这么情绪化，连逻辑都不管用了。她穿着睡衣、睡袍站在窗边往外看，满心的忧虑令她甚至没听见开门声。

“怎么了，甜心？你哪里不舒服吗？”

他的语气满含关切。她深吸口气叫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才转身面对他。

“我想回家。”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他措手不及，然而他很快便回过神来。他随手关上房门走向她。

“你已经在家了。”

她本想否认，随即又作罢。“是的，当然，”她同意道。“我只是希望你

同意我回圣十字看看，修院离史东赫文很近，我想再看看我父母的家。”

克林走到她的写字台前。“到底怎么回事？”他倚在桌畔等她回答。

“今天我收到一封院长的来信，突然很想家。”

克林仍不动声色，“目前我拨不出时间来……”

“杜文和陆蒙会陪我去。”她插进来说道。“你可以不必勉强，我晓得你很忙。”

但只觉自己怒气渐生，光是想到他的妻子没有他陪伴独自旅行便足以让他恼火。但他仍没有马上拒绝她的要求，因为他从没见她这么低潮过。考虑到她目前的特殊状况，他更加担心了。

然而她如果以为他会任她独自到任何地方去，那她就真是疯了。不过他并没说出口。

他决定诉之以理。“莉雅……”

“克林，你不需要我。”

此言令他一阵愕然。“我不需要你才怪。”他几近咆哮地反驳道。她摇头，他点头，然后她转身背对他。

“你从没需要过我。”她轻声道。

“莉雅，坐下来。”

“我不想坐。”

“我要和你谈谈这个……”他差点脱口说出要和她谈谈她荒谬的念头，又及时阻止了自己。

她没理会他，只一径望着窗外。

他注意到她桌上的一叠纸。突然明白自己该怎么办了。他飞快翻阅，挑出写了他的名字的那一张。

她没注意他。他把那张纸对折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命令她坐下。这一次口气严肃、坚持多了。

她却慢条斯理地用手指拭去脸上的泪水，才慢慢走回床边坐下，低下头。

“你突然不再爱我了吗？”

他无法控制自己声音中的忧虑。她闻言猛一抬头，显然被他的问题吓一大跳。“不，我当然不会停止爱你。”

他一颌首，她急切的回答令他既欣喜又松了一大口气。接着他挺直身躯举步走到她面前。“根本没有伯特叔父这个人，对不对？”

突然改变的话题令她大惑不解。“伯特叔父和我要回家有什么关系？”

“天杀的，这里就是你的家。”他驳斥道。

她又低下了头。他立刻后悔自己乱发脾气，于是深深吸口气教自己平静下来。“你就容忍我一下，莉雅，回答我的问题。”

她犹豫了好半晌才决定据实以告。“不，的确没有伯特叔父其人。”

“我就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那人从没写任何信来给你，我却听到你跟凯恩说你收到了一封信。你凭空捏造了这个人，而我认为我知道原因何在。”

“我真的很不想谈这个。我发现我今晚特别累，现在也已经很晚，快十点了。”

他可不打算让她轻易逃过去。“今天你已经午睡四个钟头了。”他提醒

她。

“我在补眠。”她宣称道。

“狄先生不会把女人对股票的意见当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你就创造了伯特叔父这个人。”

她不想和他争这件事，“对。”

他点点头，双手背在身后蹙眉俯视她。“你隐藏了自己的聪明对不对，莉雅？你确实懂市场经济诀窍，但却没炫耀自己的聪明，反而让一个杜撰的人物居功。”

她抬头让他看见她紧蹙的眉头。“男人只听男人的建议。”她宣称道。

“女性有这种兴趣并不是好事，那太不淑女了。而且它也不是什么诀窍，克林。我看杂志，也听狄先生的建议，而了解他的看法并不需要多么特别聪明。”

“那么你愿意承认你至少有聪明到能合逻辑地思考大多数的事情吧？”

她真搞不懂他们讨论这个作什么用，而且她丈夫又一副很不安的样子。她想象不出原因何在。

“是，”她答道。“我可以同意这一点。”

“那你究竟为何没能把所有明显的事实加在一起，并得到我爱你的结论呢？”

她双眸大睁，张嘴想对他说些什么，却记不得自己想说些什么。

“我爱你，莉雅。”

本来难以启齿的话如今一旦说出口，他却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对他的妻子微笑，又再说一遍。

她跳下床，对他攒起眉心。“你不爱我。”她宣布道。

“我当然爱你。”他辩道。“如果你用些理智……”

“我的确用了。”她打断他。“而且得到相反的结论。”

“甜心……”

“别甜心长甜心短的。”她喊道。

克林伸手要碰她，她却避开他又坐了下来。“喔，我理智地想过一遍又一遍。要我告诉你我得到的结论吗？”她没给他时间回答。“你拒绝了我想给你的每一样东西，如果这样我还能看出你是爱我的，未免也太不合逻辑了。”

“我什么？”他被她激动的口吻吓了一跳。“我究竟拒绝了些什么？”

“我的头衔、地位、城堡、家产、甚至包括对你公司的帮忙。”

他终于明白了。他拉她站起来，双臂圈住她，她试着挣开他，结果两人一块跌到床上。克林连忙换个姿势以免压到她。他用自己的两股压住她的下半身，两肘撑着自己好望着她。

她披散在枕上的发丝及珠泪盈睫的明眸，使她在眼中更形脆弱。“我爱你，莉雅。”他低语道。“而且我也接受了你能给我的一切。”

她张嘴想反驳，他却伸手捂住她的嘴巴。“我没有拒绝任何有价值东西，而那些都是男人所渴望的。你给我你的爱、信任、忠诚、你的智能，你的心和身体，那些都是无法与物质相提并论的，甜心，而即使你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对我也不会有任何差别。你就是我想要一切，现在你明白了吗？”

他的一番剖白令她久久无法言语。他的双眼带着雾气，她这才知道对他来说开口说出他对她的感情有多么困难。克林真的爱她，她高兴得又哭了起来。

“爱，别哭。”他央求道。“看你这么难过我实在很不好受。”

她努力停止哭泣告诉他她一点儿也不难过。克林捂住她嘴的手改而拭掉她的泪水。

“我娶你的时候，什么都无法给你。”他告诉她。“然而……新婚夜当晚我就知道你爱我。一开始我很难接受这事实，那对你似乎太不公平了。我是该记住你说过的有一句有关摄政王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平白担这么多心了。”

“什么话呢？”

“当时我告诉你我听说摄政王在追求你，”他答道。“你还记得你怎么回答我的吗？”

她的确记得，“我告诉你他追求的是我的头衔，而不是我这个人。”

“所以啦？”他低哑地喃喃道。

“所以什么？”

她粲然一笑，她终于懂了。

“我想你是相当聪明的。”

“你爱我。”

“没错。”

他俯身亲吻她，她在他的口中轻叹着。他往后退进，她已是一副被说服了的样子。

“你自己也相信吗？”

他不懂她要问的是什么，他正忙着解开她睡衣最上面的扣子。“相信什么？”

“相信我爱的是你的人，而不是你的财产。”她答道。“吸引我的是你的力量和勇气，克林，我两样都需要。”

他快乐得再度俯身吻她。“我也需要你。”

他想吻她，她却想说话。“克林，你总要让人家认为你是为建立公司而辛苦挣扎的男人。”

“我是个为建立公司而辛苦挣扎的男人。”

他翻身侧躺以便能快些脱下她的睡袍和睡衣。

“你不是个穷人。”她宣称道。她在床上坐起来，开始把睡袍扯去，克林也动手帮她。

“我仔细看过你的帐簿，记得吗？你的营收惊人，只不过你又把它们全数投入营运，而其结果也很可观。你一直想建立一个王国，而只要停下来好好看一看，你会发觉其实你已达成目标了，你有将近二十艘船，订单更早已排到明年，这些都足以证明你的公司早就不是所谓‘挣扎的冒险’了。”

他根本没法专心听她说话，她已褪下睡袍，此刻睡衣正一寸寸自她的头上脱掉，他的喉咙紧绷到极点。她一抛开那层障碍，他立即朝她张开双臂。但她却摇摇头。“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点了头。他的体内正烈焰熊熊，他唯一想做的是把他自己埋在她里面。在碰触她的急迫渴望中，他顾不得衬衫被毁的危险匆匆将之剥下。

他热烈的目光令她期待地红了脸。“克林，什么时候才是够了就是够了？”

她的问题要求注意，他却无暇他顾。

“我永远要不够你。”

“我对你也一样，”她喃喃道。“但我问的不是那个……”

克林用嘴让她闭了嘴，她再无法抗拒他，她的双臂缠在他颈间，臣服于他的热情……他的爱。

他对她同时既需索又不可思议的温柔，他的碰触充满了魔力。当她徜徉在充满喜悦的降服时，他则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有他有多爱她。

她本也想告诉他她爱他，然而克林把她累惨了，她根本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她翻身仰躺，闭眼倾听她自己雷鸣般的心跳，凉风轻拂过她灼烫的皮肤。

“甜心，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事吗？”

她满足得无暇去想除了刚才发生的事以外的事情。

克林正打算诱哄她告诉他宝宝的事，富恩却选在这节骨眼儿敲着卧室的门。“主人，您大哥来了，我请他先在书房里坐。”

“我马上过去。”克林吼道。

他嘀咕着他老哥来得不是时候。莉雅笑了，她仍闭着双眼地说道：“十分钟前才真叫做‘不是时候’呢，我倒认为他挺周到的。”

他同意她的说法。他正欲离开床，却又蜷回她身边。她一睁眼刚巧见到他俯身在她的肚脐上印下一吻。她一手轻刷过他的肩，他颈后的发丝缠绕在她的指间。

克林又开始留长他的头发了。这顿悟的事实令她快乐得差点又要哭了起来。不过她当然没哭，因为克林看她哭心里会难过，而且八成也无法理解她的这种反应。然而她了解，这也正是重点所在。对她的丈夫而言，婚姻并非牢笼。

他被她的表情搞胡涂了。“甜心？”他问道。

“你依然是自由的，克林。”

他闻言瞪大双眼。“你的话好奇怪。”

“你哥哥还在等你。”

他点点头，“我要你在我和凯恩谈话时想想我的问题。好吗，爱？”

“什么问题？”

克林下床穿好长裤。“我问你还有没有其它事情要告诉我。”他提醒她。

他穿上皮鞋准备回他房里拿件衬衫，原来那件被他扯破了。

“想想看。”他抓起外套对她眨眨眼，接着便离开她的房间。

凯恩正坐在壁炉旁的皮椅上。克林对他点点头后在书桌后坐下，拿起了纸笔。

凯恩瞥了他弟弟一眼，绽出一朵大大的笑容。“看得出来我打扰了你。抱歉。”

克林没理会他哥哥声音中的笑意，他知道自己一副衣衫不整的模样，衬衫没扣好，连头发都没梳。

“婚姻生活很适合你，克林。”

克林并未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他抬头直视他大哥，事实就写在他眼底。所有的防备都消失了。

“我是个恋爱中的男人。”

凯恩笑起来。“你可花了真久的时间才弄清楚啊。”

“没比你搞清楚你爱洁玉长。”

凯恩同意地点点头。克林继续在纸上写着什么。

“你在做什么？”

克林笑容有些腼腆地答说他在写张纸条。

“我似乎也染上我老婆凡事组织一番的狂热了。”他说道。“你和子爵谈过了吗？”

凯恩的微笑褪去，他松开领结答道：“哈洛凄惨极了，连话都几乎说不完整。他最后一次见到他老婆时和她吵了一架，自此他天天为他对她老婆说的气话折磨着自己，真令人不忍卒睹。”

“可悲的笨家伙。”克林摇头。“他告诉了你他们吵些什么吗？”

“他认为她另有爱人，”凯恩答道。“她不时收到礼物，哈洛一口咬定她和其它男人有染。”

“天杀的。”

“他到现在还没搞懂，克林。我告诉他我们的老婆也都收到礼物，但他却醉得根本看不出这其中的关联，只一直叨念着他把罗萍气得和她的情人一起跑了。”

克林往后靠向椅背。“他有什么帮得上忙的消息吗？”

“没有。”

两兄弟陷入沉默，各自若有所思。克林推开椅子弯身脱下鞋，先左脚再右脚，正要直起身子时却发现左脚的鞋的鞋衬里跑出来了。

“天杀的！”他自言自语道。他最舒服的一双鞋就快坏了，他拎起鞋检查看看还能不能修，结果一片厚鞋垫掉进他手中。

他从没见过这种东西，拿起了左脚检视一番。富恩恰在此时端着一瓶白兰地进书房来，他瞥一眼克林握在手上的东西，立刻转身欲离去。

“回来，富恩。”克林命令道。

“您想喝一杯吗，大人？”富恩问凯恩。

“是，”凯恩答道。“但我要水，不要白兰地。今晚见过哈洛之后，光想到酒就让我反胃。”

“我立刻去准备水。”

富恩又想走开，克林叫住了他。

“您也想喝水吗？”管家问他的雇主道。

克林举起那片鞋垫。“我想知道你晓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富恩心中一阵挣扎。他是克林雇的管家。理当对他忠心耿耿，但他也答应了公主不透露鞋匠的事。

富恩的沉默惹得凯恩笑起来。“看他的表情，我敢说他知道八成不只一些。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克林？”

他把皮鞋垫丢给凯恩。“我刚发现这个塞在我的鞋衬里下面，它是特别为我的左脚弄的。”

他将目光转回他的管家身上。“这是莉雅的主意，对不对？”

富恩清清喉咙。“它们变成你最喜欢的鞋了，大人。”他急急指出。“鞋垫让鞋子更合您的脚，希望你别为这个生气。”

克林根本没在生气，然而他年轻的管家却担心得没注意到这点。

“公主知道您对您的腿有些……敏感，”富恩继续说道。“因而自己想了个小花样没让您知道。我真诚希望您别降怒于她。”

克林微微一笑，富恩为莉雅辩白让他挺高兴的。“你去请公主下来好吗？轻声敲门，她如果没立刻应门，就当她已经睡了就好。”

富恩匆匆走出书房，发现自己手上仍拿着酒瓶，遂又趑回去把酒瓶摆在小几上再离开。

凯恩把鞋垫丢回给他的弟弟。“这玩意儿管用吗？”

“嗯，”克林答道。“我甚至不知道……”

凯恩见到他弟弟眼底脆弱的神情，不觉大吃一惊。克林鲜少如此真情流露，他突然感觉和弟弟亲密许多，而这完全肇因于克林并未拒他于外。他倾身向前，两肘支在膝上。

“你不知道些什么？”

克林盯着鞋垫后半部加厚的部分答道：“不知道我的左腿比右腿短。这说得通，失去的肌肉……”

他一耸肩。凯恩一时无言以对，这是克林首次承认他的情况，凯恩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他的口吻太过冷静，他弟弟或许会认为他漠不关心。然而他如果太急切或问太多问题，克林更可能会又整整五年绝口不提此事。

情况真令人进退两难。结果他始终没说什么，只是改变了话题。“你和父亲谈过凯琳的事了吗？”

“有，”克林答道。“他答应会小心，也告诉了他的仆役。如果再有什么事发生，父亲也想知道。”

“他打算警告凯琳吗？”

“他不想让她担心，”克林答道。“但我坚持。凯琳需要明白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她是有点太……轻浮了，你以为呢？”

凯恩微笑。“她还没完全长大呢，克林，多给她一点时间。”

“并保护她直到她长大。”

“没错。”

莉雅出现在书房门口，富恩陪在一旁。她穿着一件由下巴到拖鞋全包了起来的深色袍子，走进书房对凯恩笑笑，而后转向她的丈夫。克林拿起鞋垫给她看，她立时没了笑容，开始要向后退开去。

她并不害怕，只是警觉而已。“莉雅，你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吗？”

从他的表情她看不出他对她是火冒三丈抑或只是有点恼她，她提醒自己几分钟之前她的丈夫才对她倾吐爱意，遂往前跨了一步。“是。”

“是‘什么’？”

“是的，我知道鞋垫的事。晚安，凯恩，能再见到你真好。”

她匆匆附带说道。

她在装傻，克林对她摇头。“我问了你一个问题，老婆。”

“现在我懂了，”她冲口道，又往前跨了一步。“刚才你离开的事。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是我想出来的，但我是一片善意，克林。我知道你对你的腿很敏感，否则我一定会先和你商量才让富恩去鞋匠那儿。我不得不强迫你的管家，他对你真是太忠心了。”她加上最后一段话，免得克林认为富恩背叛了他。

“不，公主，”富恩抗声道。“我求您让我负这个责任。”

克林双眼往上一翻，“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

她被他的问题吓了一跳。“你总会有些跛……在晚上或是累了的时候。克林，你总该知道自己比较常用右腿吧？”

他几乎笑出来。“没错，我是知道。”

“你同意你是个相当聪明的男人吗？”

她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故意蹙起眉来。“同意。”

“那么你为何没试着找出你之所以会跛行的原因。”

他双肩一耸。“一条鲨鱼咬了我的腿一口。算我笨好了，莉雅，但我以为那正是我跛行的原因。”

她摇头。“那是受伤的原因。”她解释道。“我看过你的鞋底，每一双都是右脚跟磨损得比较严重，然后我就晓得该怎么做了。”她叹口气。“我真的希望你对这件事别太敏感。”

她转向凯恩。“不过他的确敏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

凯恩点头，莉雅因而微笑起来。“他甚至连谈都不想谈它。”

“他现在就在谈啦。”凯恩告诉她。

她倏然转回去望着她丈夫。“你正在谈它。”她喊道。

她一副惊愕的模样，克林顿时乱了分寸。“是的。”他承认道。

“那你愿意让我每晚睡在你床上吗？”

凯恩笑起来，莉雅没理会他。“我知道你每次都回你的房间去，是因为腿痛需要走路。我说得没错对不对，克林？”

他没回答，她又说：“请你开口说句话好吗？”

“谢谢你。”

她完全搞胡涂了。“你为什么要谢我？”

“为了鞋垫。”

“你不生气吗？”

“不。”

他的态度令她吃了一惊。

她的细心使他谦卑。

他们注视彼此许久。“你没生富恩的气，是不？”

“没有。”

“你为什么没生我的气？”

“因为你是一片好意。”

“说得好。”

克林哈哈一笑，她微笑。富恩跑着进书房，把一杯水塞给凯恩，注意力全放在莉雅身上。她见他一脸的忧心忡忡便低声道：“他没生气。”

“莉雅，待在这里，富恩会送凯恩出去。”

“遵命，夫君大人。”

“老天，我真爱你谦卑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在太稀有了。”

她耸肩，他又笑起来。“你还有其它要告诉我的事吗？”

她肩膀一垮，这人着实太精明了。“喔，好吧。”她喃喃道。“我和温爵士讨论过你的腿，当然是私底下的。”

克林挑起一眉，“讨论什么呢？”

“讨论让你舒服些的方法。我把他的建议都写下来了，你要我拿单子来吗？”

“待会儿。”他答道。“现在，你还有其它要告诉我的事吗？”

这一问涵盖的范围极广，克林决定将来他得每隔一周问她一次，才能

知道她都在做些什么事。

在找出他所问何事前，她可不想再傻傻地招供。“你能说明一下吗？”

她的反问告诉他还有其它的秘密。“不，”他答道。“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告诉我。”

她用指尖理理头发，走到他的书桌旁。“狄先生告诉你了是不是？”

他摇摇头。“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你先告诉我，我再告诉你。”他承诺道。

“你早就知道了，”她驳道。“只是想我产生罪恶感而已，对不对？呃，这不会有用的，我不会取消蒸汽船的订单，而你要插手也太慢了。我自己去订了那艘船，真的，因为我一直很想有一艘那种船。不过如果你和纳山偶尔要借用，我也很乐意借你们用。”

“我要狄先生取消订单了。”他提醒她。

“我告诉他伯特决定要订一艘。”

“你究竟还有什么没让我知道的事？”

“你不知道吗？”

“莉雅……”

“你在试探我的脾气，克林，你仍然不明白你伤我多深。”她宣称道。“你能想象我听纳山说他和你完全是靠莎娜继承的财产成立公司时，心里有什么感觉吗？尤其你又那么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克林拉她坐在他膝上，她的双臂立刻圈在他颈间，冲着他微微一笑。

他却对她蹙起眉头。“那笔钱是国王给纳山和莎娜的。”他解释道。

“我父亲也替我和我的丈夫准备了一笔钱。”

她可逮到他啦，对自己说道，而她也知道。“你父亲弄不懂为什么他还在管理我的基金，克林。这实在让人尴尬，你应该接下这个工作，我也可以帮忙。”

他的笑容极其温柔。“你说让我来帮忙，你来管理如何？”

“那太好了。”她偎在他身上。“我爱你，克林。”

“我也爱你，甜心。你还有其它要告诉我的事吗？”

她没回答。克林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她的纸条。她更偎紧了他。

他打开纸条。“我要你什么事都让我知道。”他解释。“从这一刻起。”

她作势要抽身后退，他却更抱紧她。“我让你不敢提我的腿的事，对不对？”

“对。”

“我很抱歉，甜心，现在你乖乖不要动，让我来替你回答你的问题，好吗？”

“我没有问题呀！”

“嘘，爱。”她命令道，一手紧抱住她，另一手拿着那张纸条，无声地念了她写的第一条后问道：“我听了你对蓓莉安危的看法了，对不？”

“对，但是为什么……”

克林捏捏她。“耐心点。”他谈了第二条。“我保证软化我对你的财产的态度，”莉雅甚至在顽固两字加上括号，他叹息一声。“而且不会再像驴子一样顽固。”

第三条令他会心一笑，她在上面写着他必须在五年内明白他爱她。而既然他已履行这一条，便继续看下一条；他应该试着为即将成为父亲而高兴，

而且不能怪她干涉他的计划。

怀了孕的已婚妇女能当修女吗？克林决定先处理最后一条。

“莉雅？”

“嗯？”

他吻吻她的头顶。“不。”他柔声道。

他声音中的笑意让她一头雾水，他的否定也是，“不什么，夫君？”

“怀孕的已婚妇女不能当修女。”

要不是他抱着她，她一定会跳起来，他紧搂着她待她平静下来。她又是诅咒又是咆哮。

“你知道……一直……噢，上帝，是那纸条。你发现了它，所以才对我说你爱我。”

克林支起她的下巴用力吻上去。“在看你的纸条以前，我就知道我爱你了。”他告诉她。“你得学着相信我，莉雅；也相信你的心。”

“但是……”

他的嘴封住了她的抗议，当他退开来时，她已泪眼盈眶。“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他说道。“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她缓缓点了头，他一副骄傲而愉快的神情。亲爱的上帝，她真爱他。而从他望着她的表情看来，她晓得他也一样爱她。

噢，是的，他对宝宝的事很高兴，对此她没有任何疑虑。他的手正搁在她的腹部轻拍着她，他可能没注意自己在做什么，但这个动作已说明了一切；他正在拍抚未出世的儿子或女儿。

“回答我呀。”嗓音粗哑地轻声道。

他一派紧张的模样令她不自觉地报以一笑。克林老是那么严肃拘谨，她当然就爱这样的他，不过也很高兴能不时让他“忘我”一下。

她真的喜欢逗他，因为他的反应常会令人惊喜。

克林的耐性已告罄。“回答我，莉雅。”

“是的，克林，我的确有事要告诉你。我决定要当修女。”

他一副想掐死她的表情让她笑了起来。她又将胳膊绕上他的颈子，头偎在他的下巴下。

“他们就要有宝宝了，”她轻声道。“我跟你提过吗？”

第十六章

接下来两个礼拜，川流不息的访客占去了克林大半的时间。理察爵士待在那里的时间长得都该有个房间了；凯恩则每天下午来访，纳山也是。莉雅白天很少看到她丈夫，不过晚上就全是她的了。克林每天晚餐后总会把调查的最新进展告诉她。

狄先生帮了一次大忙。他查到一份在蓓莉失踪前几个月签订的人寿保险，契约上的受益人是她的哥哥尼尔，保险公司是摩敦父子保险公司。

经由他的消息管道，克林发现如果蓓莉没回伦敦，尼尔将继承他妹妹自出生便由一位远房姑妈拨出来的嫁妆。

理察爵士也和他们一起晚餐，他听着克林对莉雅解释他所知道的一切，

然后开口道：“除非找到尸体，否则他还是不能得到保险金或嫁妆。如果他就是凶手而且动机是钱，又何必费事藏她的尸体呢？”

“这的确不太合理，”克林同意道。“他自己已经有了一大笔银行存款。”

理察爵士同意地一颌首。“不过他也可能想要更多。”他说道。“莉雅提过说尼尔并不太喜欢他妹妹，而这又是一个不利于他的线索，虽然这只是情况证据。你们瞧，六年前他向罗萍求婚被拒，而据说她和子爵婚后他仍继续在追求她，甚至有人相信她和他有不寻常的关系。而这正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联。”

“我无法想象会有任何女人想和白尼尔在一起，”莉雅低声道。“他一点也不……迷人。”

“你收过任何其它的礼物吗？”他问道。

她摇头。“我准备送纳山和莎娜的礼物今天早上送过来，结果克林差点把它拆坏了才想起我订了那艘船。幸好他只扯破了盒子。”

“你忘了提那盒子是用金线扎的，”克林说道。“起码要五个大男人才毁得了它。”

凯恩冲进餐厅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他们发现蓓莉的尸体了。”

克林立即伸手覆住莉雅的手。“在哪里？”

“在离此骑程约一个钟头的田里。一个佃农凑巧挖到了坟墓，狼群已经……”莉雅痛苦的表情令凯恩没了声音，他不想多描述细节让她更难过。

“当局确定了那就是蓓莉？”她问道。

她双眸满是泪水，却强忍着控制自己。她可以以后再为蓓莉哭泣，为她的灵魂祈祷……在谋害她的人落网之后。

“她佩戴的首饰……有助于身分的指认。”凯恩解释道。

理察爵士推开椅子站起来，说是要去看看发现尸体的地方。

“外面现在已暗得什么都看不到了，”凯恩说着拉开莉雅旁边的椅子坐下。“你得等到明天了。”

“她被发现的那块地是谁的？”克林问道。

“白尼尔。”

“真方便哪。”克林说道。

“太方便了。”凯恩同意道。

“我们尽量搜集证据，”理察宣布道。“然后再一一拆解寻求真相。”

“你打算何时叫你的人开始挖掘？”克林问道。

“明天一大清早。”

“挖掘？”莉雅问道。“既然已找到蓓莉，你们为什么还要……”

“只想看看能不能发现其它的什么。”理察解释道。

“你认为罗萍也被埋在那里吗？”

“没错。”

“我也一样。”凯恩出声附和道。

“尼尔不会笨到把他的受害者埋在自己的土地上。”她说道。

“我们认为他极有可能行凶，”凯恩道。“可没说他很聪明。”

她拉拉凯恩的手好引起他注意。“但那正是重点所在呀，”她争辩道。

“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很聪明，不是吗？他为什么要把那两个女人埋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呢？太没道理了。而且你们也忘了一件事。”

“是什么？”凯恩问道。

“你们全都假设只有两个女人，事实上或许更多呢？”

“她说得有理，凯恩。”克林说道。“甜心，放开我大哥吧。”

她发觉自己正捏着凯恩的手，赶紧放开来，将注意力转向理察。“你还有什么其它的计划？”

“尼尔当然涉有重嫌。”他宣称道。“不过它只是个开始，莉雅。我和你一样还无法确信他就是凶手本人，这些证据方便得令我起疑。”

他对他的回答甚觉满意，于是欠身告退。凯恩起身为她拉椅子，她转身要谢谢他，却惊讶地发现他双手扶住她的肩，低头吻了她的前额。

“恭喜，莉雅。”他说道。“洁玉和我都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什么消息？”理察爵士问道。

她让克林回答他，自己抬头笑望着凯恩。“我们两个也都很高兴。”她轻声道。

她朝门口走去时，理察正热烈地和克林握手。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令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克林。“你还在怀疑为什么你的家庭同时有三个女性被挑中了吗？你曾把尼尔丢出去过，”她提醒她。“他有可能是怀恨在心而想报复吗？”

克林不作如是想。她让他和凯恩、理察一起讨论所有的可能性，自行上楼去。富恩正在图书室里等她，他的妹妹玫恩也是。

“她来了。”莉雅进门来时，富恩宣布道。

“莉雅公主，这就是玫恩，”他介绍道。“她将尽心服侍您。”

富恩以肘推推他妹妹的身侧，她立刻往前一步，笨拙地行了礼。“侍候您将是我最大的荣幸，夫人。”

“不是夫人，”富恩提示道。“是公主。”

玫恩点点头，她长得很像她哥哥，皮肤颜色相近，甚至连笑容都是富恩的再版。她以真正的喜爱看着她哥哥，此情此景令莉雅满心温暖。

“我们会处得很好的。”她预测道。

莉雅点点头。“可婷人在哪儿？我们不是约好她明天就会开始帮我处理信件的吗？”

“她还在整理打包。”富恩答道。“您向您丈夫提过我妹妹们的事了吗？”

“没有。”莉雅回道。“别那么担心，富恩。他会和我一样高兴的。”

“我把玫恩安排在楼上最后一间卧室，”富恩说道。“如果可以，可婷就使用她隔壁那一间。”

“当然可以。”

“那房间真不错，夫人，”玫恩急切地说道。“而且是第一间我独自占用的房间。”

“是公主，不是夫人。”她哥哥又纠正道。

莉雅忍着没笑，她不想侵犯富恩的权威。

“明天你就开始接受训练，玫恩。我想现在我该上床休息了，你有任何需要就找你哥哥。他会照顾你的，就像他对我和克林一样。没有了他，我们真会不知该怎么办哩。”

富恩被她的赞美弄得面红耳赤，玫恩则是一副印象深刻的样子。

她告诉克林他们新雇的人手时，他笑了起来，随即又因得知他薪水微薄的管家竟是玫恩和可婷唯一的经济支柱时，迅即恢复严肃的表情。他早已

知晓富恩的双亲已亡故……滕斯推荐他的侄子作克林的管家时已告诉过他，只是他未曾提及他有妹妹。不，他不知道，而且很高兴莉雅接纳了两姊妹。第二天一早，他就给富恩加了薪。

那天下午有人送花来给莉雅，是狄先生用以表示对她“悲剧性的损失”的哀悼之意。

莉雅在插花时，克林却对着小卡片皱眉。“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伯特死了。”

克林闻言放声大笑，她则微微一笑。“我想你应该很高兴。”

“这时候你还笑未免太无情了吧，克林。”

凯恩站在餐厅门口，对着他弟弟大皱其眉。他转向莉雅欲向她表达哀悼之意，却发现她正浅笑盈盈。

“伯特不是你们的好友吗？”

“不再是啦。”克林慢吞吞地说道。

凯恩大摇其头，克林又笑了起来。“他根本不存在。”他解释道。莉雅道。“莉雅创造了‘他’她让狄马修听话。”

“但是他给过我很好的意见。该死，我一定会想念他的。我……”

“是‘莉雅’给了你好意见，以后问她好啦。”克林建议道。

凯恩一副惊愕状。莉雅给了她丈夫一个“早告诉过你了吧”的表情，才又转向她的大伯。

“狄先生只有在相信我会把消息转告伯特时，才肯真正跟我谈投资的事。而从现在起，他就改为跟克林谈了。如果他发觉伯特根本不存在，一定会很不高兴，为此我请求你什么都别说。”

“何必这么煞费周章呢？”凯恩问道，仍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她的话。

“因为男人喜欢和男人打交道。”她耐着性子解释。

“你来有事吗？”克林改变话题问道。“有任何新的消息吗？”

“没错。”凯恩连忙恢复理智。“他们在离蓓莉的埋尸处约五十码外发现了罗萍夫人的尸体。”

“老天爷。”莉雅低呼道。

克林伸手环住他妻子的肩。“还有其它的发现吗？”

凯恩摇头。“目前还没，他们还在继续搜寻当中，尼尔已被控以第二桩谋杀的罪名了，他经由他的律师提出和莉雅一谈的要求。”

“绝对不成。”

“克林，我认为我应该和他谈谈。”

“不行。”

“拜托理智点嘛。”她央求道。“你不想确定他就是真凶吗？”

克林叹口气。“那就我去和他谈。”

“尼尔不喜欢你。”莉雅提醒她的丈夫。

“我管他喜不喜欢我。”克林说道。

她转向凯恩。“克林把人家丢出去过。”她解释道。“我很难想象现在他还会想和他交谈。”

“新门监狱对一个人的影响说不定会教你大吃一惊呢。”凯恩说道。“我倒以为他会和任何他觉得能帮他的人谈。”

“你不准去，莉雅。”克林对她说道。“不过，”见她又要抗议随即接着说道。

“你可以写下任何想问尼尔的问题，我一定替你问他。”

“我已经写好了。”她答道。

“那就去拿来给我。”

“克林，我和你一道去。”凯恩宣布道。

莉雅知道继续和她丈夫争辩无益。他眼中的神色已明白告诉她，对此事他要坚持到底。她上楼去拿纸条，在上面又加了几个问题后，才又下楼来。

“我们搭我的马车。”凯恩对他弟弟说道。

克林点点头。他接过妻子的纸条将之放进口袋内，并和她吻别。“待在家里别出去，”他命令道。“我马上回来。”

“她不会留在家里。”凯恩插口道。“我忘了提，纳山在一小时内就要来接她了。”

“干么？”克林问道。

“洁玉要你老婆见见莎娜，”他解释道。“母亲和凯琳也在。”

“纳山会陪莉雅去吗？”克林问道。

“对。”

莉雅转身上楼。她得赶紧换个衣服，想留给莎娜最好的印象。

“我该带礼物去吗？”她喊着问她丈夫。

克林正要走出门口。他对她说那是个好主意，但他的语气却告诉她他已有些心不在焉。

玫恩助她换衣服。富恩的妹妹很紧张，也有些笨手笨脚，但取悦女主人的心意却是再明显不过了。

没多久纳山就来接她了。莉雅带着富恩重新包装的礼物下楼，请纳山替她拿着却没解释那是什么东西。

克林的合伙人一副心有旁鹜的样子，在到凯恩城里的大宅的一路上几乎没对她说一个字。

她终于开口问他究竟是什么事情。

“我查遍了帐簿，”他解释道。“想找出一些进帐的来源。克林才有数字头脑，那些入帐可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的。”

“克林卧病期间是我记的帐，”她说道。“也许是我弄错了。你认为收支差额有错吗？”

纳山摇摇头。“克林告诉我你做得比他好。”他微微一笑，伸长双腿。莉雅挪挪裙裾好给他多一点空间。

“我找不到一笔多出来的存款的营运收据。”他说道。

她终于明白了他的烦恼所在，正是克林得自国防部的酬金。

“一共有四笔进帐没有收据。”她说道。

“没错，就是四笔。”纳山同意地一点头。“你晓得克林打哪儿得来这笔钱的吗？实在很没道理……船运的收入都有登记，而且我知道他并没有其它的秘密收入。”

“你问过了他了吗？”

纳山摇头。“我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你和克林……分享一切吗？我的意思是，你们会对彼此有所隐瞒吗？”

“我们是合伙人，莉雅。如果我们连彼此都无法信任，又还能信任谁呢？”他对她投以锐利的瞥。“你知道钱是哪里来的，对不对？”

她缓缓点点头。“应该要由克林来告诉你才对，而不是我。”她大声理

论道。

“钱是你的吗？”

“不是。”

“那究竟是谁的？”

他是打算追究到底。而因为纳山不仅是克林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莉雅决定告诉他应该无妨。

“你得答应我绝不向凯恩或其它克林家里的人提及此事。”她说道。

纳山点头，他的好奇心被挑起来了。“我答应。”

“克林是私底下从事一些工作才有那笔钱的。”

纳山往前倾身。“他为谁工作？”

“理察爵士。”

他的咆哮几乎把她的礼物震下座位。纳山先前看来只是颇有兴趣而已，因此他震怒的反应着实吓人。她惊跳一下，而他恶狠狠的诅咒则令她一度瑟缩。

重拾自制的纳山立刻为不雅的言词致歉，只是他的眼神依旧令人不寒而栗。

“我想最好还是由克林来解释，”她结巴道。“不过他现已不再为理察爵士工作了，纳山。”

“你确定？”

她点点头。“非常确定。”

纳山长吐一口气并往后靠。“谢谢你告诉我。”

“克林一定会跟你说的，对不？”

她的声音中的忧虑极其明显。纳山感觉到她已开始后悔告诉他此事，遂微笑道：“对，他一定会跟我说的。事实上，我今晚就会问他。”

接着他改变了话题以免她继续不安，几分钟后他们抵达了凯恩的宅子。

门一打开，莉雅便先见到了富恩的伯父滕斯。他是个不怒自威的老绅士，行事、仪节一丝不苟，不过问候她时，他眼中却闪着温暖的光芒。富恩大概在他面前盛赞过她，滕斯提起了他听说玫恩和可婷也在她手下做事了。

通往客厅的门大开着。凯恩的女儿一见到她立刻便撒腿跑了过来。四岁大的小女孩儿着滕斯的手行礼以防跌跤，不过她的淑女礼节也仅只于此了。她一施完那烦人的礼，便放开滕斯跳着攀上她纳山舅舅的腿了。当他举起她像顶帽子似地往上抛时，她兴奋地尖叫着。

“感谢上帝发明了高天花板。”滕斯喃喃道。

纳山闻言笑了起来。他把他的甥女抱在怀里，随莉雅进客厅去。

洁玉和凯琳坐一起，公爵夫人则坐在她的媳妇和女儿对面。三个女人正忙不叠的蜂拥至莉雅身边。

“我们才刚听说了好消息。”公爵夫人说道。

莉雅笑说：“我听凯琳说过。”

“我是听洁主说的。”凯琳说道。

“我从没……”洁主开始要反驳。

“我是听到母亲跟你的谈话啦。”凯琳承认道。

“莎娜人呢？”纳山开口问道。

“她在喂娇安奶，”洁玉答道。“再一、两分钟就会下来了。”

纳山转身打算去找他的老婆。他试着松开金妮，她却箍紧了他的脖子

并宣称要和他一起去。

莉雅将礼物置于小几上，和大家一起落座。她坐在公爵夫人旁边。公爵人人用她的亚麻手帕按按眼角。

“我真是太快乐了。”她宣布道。“另一个孙儿，真是件大喜事哪。”

莉雅快乐地笑起来。话题绕着孩子打转数分钟之久，凯琳一下就觉得无聊了。莉雅注意到了，并决定改变话题。

“你生气我告诉克林你收到花的事吗？”

“一开始是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父亲对我解释了一切，我又变得害怕了。既然白尼尔已经落网，我就再也不怕，而父亲也会准我出去约会了。你晓得社交季已经几乎结束了，等回乡下后我一定会无聊死了。”

“我们当然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喽。”她母亲说道。

“今天我要和安摩根一起到公园骑马。”

“凯琳，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你婉拒邀约，今天下午都要和家人在一起的。”她母亲提醒她。

“只是骑一会儿马而已，如果我没去大家都会注意到的，此外家人什么时候都能见的嘛。”

“摩根要来接你吗？”洁玉问道。

凯琳点头。“他真了不起，连父亲都喜欢他呢。”

莉雅不相信尼尔是凶手，却又不想吓着她的亲戚。她真希望克林在这里，他会晓得该怎么办的。

他绝不会让他妹妹出去的，莉雅立刻获得了这个结论。但话说回来，克林有时实在谨慎得过了头，她自顾自地想道。

“凯琳，我认为你应该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莉雅急急说道。

“为什么呢？”

真的，为什么呢？莉雅遍寻不获答案，只好转向洁玉无声求援。

凯恩的妻子心思相当敏锐。她瞥见莉雅眸中的忧虑，立即出声道：“没错，你应该留下来，”她对凯琳说。“滕斯会很乐意送张字条去向摩根解释你因为家里有事不克前往。”

“但我想前往呀。”凯琳争论道。“母亲，这不公平。人家蜜雪也要和汉普顿伯爵一道骑马，她的姊妹们都没有干涉她。”

“我们并非在干涉你，”莉雅说道。“只是希望你别去。”

“为什么不能去？”

凯琳沮丧得简直是在尖叫了。幸好莉雅暂时不必回答，因为纳山和他的妻子适时走进来，引开了大家的注意力。

莉雅连忙起身，匆匆走向莎娜。

纳山的妻子是个美人。她有着深褐色的秀发、无瑕的五官及一双榛色的美目。她的微笑迷人而充满温暖。

纳山把她介绍给他妻子，莉雅不确定自己该正式地施礼或是握莎娜的手。她两难的窘境并未存在多久，因为莎娜已走过来拥抱莉雅。

和莎娜在一起绝不会感到尴尬，她对待莉雅仿佛是拿她当久未联络的老朋友似的。

“娇安呢？”莉雅问道。

“金妮会带她下来。”莎娜答道。

“在滕斯的协助下。”纳山补充道，接着他又转向他老婆。“甜心，我得

回楼上看完帐目。”

洁玉招呼莎娜并拍拍她身旁的坐垫。莉雅没跟上，她追在纳山后面，在阶梯的一半处赶上他。“我能私下和你谈谈吗？”

“当然可以，”纳山答道。“书房好吗？”

她点点头跟他上楼走进书房。纳山指向一张椅子，她婉拒了。

房内满是地图和帐簿，显然纳山已把凯恩的书房变成了船运公司的第二个办公室了。

他穿过房内时，她这么告诉他。

“凯恩专用的书房在楼下，”纳山解释道。“他不让我进去那儿，也不会进来这里。”他咧嘴笑道。“我的妹夫疯狂崇拜秩序，根本无法忍受混乱。坐吧，莉雅，把你所想的事告诉我。”

她婉谢了坐下的邀请。“这事只需要一下子就行了。”她解释道。“凯琳想和安摩根去骑马，而他就要来接她了。我认为她不应该出去，纳山，却又想不出合理的理由。

她很固执。”

“你为何认为她不该去？”

她当然可以来个长篇大论又毫无理由的解释，但她决定不浪费纳山的时间。

“我只是对这事有些不安，”她说道。“而且我也知道克林不会让她去。他们都还无法确定白尼尔就是凶手，在这之前凯琳实在不宜随意外出。克林不在这里，而她母亲又拗不过她。你愿意处理一下这事吗？我想凯琳应该不至于敢和你争论。”

纳山朝门口走去。“那么克林并不信任这个姓安的喽？”

“呃，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道。“摩根是克林的朋友！”她放低声音。

“就是他接了克林在理察爵士那儿的的工作的。”

“不过你相信克林不会让她去。没问题，我来处理。”

“你打算用什么理由？”莉雅匆匆跟在纳山身后问道。

“什么都不用。”纳山答道，接着露出坏坏的笑容。“我不需要理由，只打算告诉她留在这里。”

“她如果不同意呢？”

纳山笑起来。“我跟她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的方式。相信我，莉雅，她绝不会争辩的。这世界上只有两个女人不受我威胁：我妹妹和我老婆。别担心，我会搞妥的。”

“事实上，纳山，应该是三个。你威胁不了洁玉、莎娜和我。”

他眼底意外的神色令她微笑起来，但却不敢真笑出来。

公爵夫人正在门厅里等着和莉雅及纳山说再见，她解释说得为一个重要的晚宴做准备。她吻吻莉雅的面颊，然后又要纳山弯腰好让她也吻吻他。

莉雅认为凯琳还在大厅里。她转身赶在纳山之前进去，免得她认为她从中作梗。凯琳为她的不守承诺已经有些不高兴了，莉雅可不想再给自己另添一项罪名。

莎娜坐在软椅上，小金妮坐在她旁边，宝宝就抱在她腿上。

“我真希望娇安会长成像你一样漂亮。”莎娜告诉金妮。

“我想不会，”金妮答道。“她的头发不够多。”

洁玉两眼一翻，莎娜微笑。“她还很小，”她说道。“也许以后会长多

呀。”

“凯琳人呢？”莉雅走进来问道。“纳山想和她谈谈。”

“她几分钟前走了。”洁玉答道。

莉雅立即假定凯琳是和她母亲一道走的。她在金妮旁边坐下看着宝宝。

“她对我们干涉她的计划很生气吗？很可能她现在就在对她母亲大发脾气呢。喔，莎娜，娇安真漂亮，她长那么小。”

“她会长大的。”金妮宣称。“宝宝都是这样，妈咪说的。”

“莉雅，凯琳没和她母亲一起回去，她和摩根一道走的。我们试着让她改变主意，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最后她母亲只好让步。凯琳的眼泪说来就来，我想她母亲也不想闹得太难看。”

宝宝开始闹起来，莎娜抱过她女儿站起来。“她小睡的时间到了，”她道。“我马上下来。滕斯一有空就会来帮我照顾她，那人对婴儿真有一套，对不对，洁玉？”

“他对四岁大的宝贝也很有一套。”洁玉转向她女儿。“你也该午睡啦，金妮。”

她女儿却不想走。洁玉坚持，她牵起金妮的手拉她站起来。

“我不是小宝宝也，妈咪。”

“我知道你不是，金妮。”洁玉答道。“所以你一天只要午睡一次，而娇安却有两次呀。”

莉雅在椅上坐下看着洁玉拖着她女儿走出房间。纳山站在门口。

“你要我去追凯琳吗？”他问道。

她摇头。“我只是太杞人忧天了，纳山，相信不会有事的。”

这一刻大门打开，凯恩和克林一道走进来。凯恩在门厅和纳山交谈，克林却立刻进来找他老婆。他在她身边坐下，拉她过来吻她。

“怎么样？”他开始摩她的颈侧，一直没告诉她结果，她只好设法开口问道。

“他很可能有罪。”克林说道。

凯恩和纳山走了进来，莉雅赶忙推他，叫他停止轻咬她的耳垂。她丈夫叹口气后才直起身子，见她颊生芙蓉又微笑起来。

“他有动机和下手的机会。”克林又接着说道。

凯恩听见了他弟弟的说词。“我认为我们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承认那个推论……颇有道理。”

克林点点头，接着拿出单子。“好啦，甜心，你要的答案在这儿。首先，尼尔否认他会和他妹妹一起去见自称她的秘密仰慕者的那个人；其次，他发誓他对保险的事一无所知；第三，他强烈否认和罗萍夫人有不可告人的私谊。”

“正是我意料中的回答。”莉雅说道。

“他可真是蓓莉的好哥哥哪。”凯恩坐下来打了个大呵欠。

“还有另一个问题？”

“哪一个呢？”克林问道。

“我要他给你曾被蓓莉拒绝的追求者名单。上回他来看我时提到过有三个人，我想那也许挺重要的。说真的，克林，你是不是忘了问他了？”

“我没忘。其中之一是简金斯……他已经结了婚，所以不算数；还有马基顿。”

“他就快结婚了。”凯恩进来说道。

“还有呢？”莉雅见克林没继续讲下去便随口问道。“第三个是谁？”

“安摩根。”

凯恩说出了这个名字，克林点点头。莉雅看纳山一眼，只见他蹙起了眉头。“克林，摩根是你的朋友吗？”他问道。

“老天，当然不是。”克林答道。“到现在他很可能已经想一把扼死我了，他一直为某件无法挽回而他又搞砸了的事怪罪我。”

纳山向前倾身。“他有没有可能怀恨到报复在你老婆身上？”

克林脸色一变。他正要摇头，继而停了下来。“是有可能，”他坦承道。

“机率不大，不过……你在想些什么，纳山？”

他的合伙人转头看着莉雅。

他们两个齐声说道：“凯琳。”

第十七章

“我们没有惊慌。”

“我们当然有啦。”莉雅冲着她丈夫一笑反驳道，然后又回头做她的事。

他们两个都在床上。克林头枕着枕头，四仰八叉地伸展着四肢，莉雅则跪在床尾拧干另一条长棉布，将之敷在她丈夫的腿上。热水已使她的手指发红，然而克林愉快的叹息使得一切不适有了价值。

她把温爵士建议的清单拿给克林看时，他居然没发火。他拒绝了止痛药和酒，也详细解释了原因；他不想变得依赖那些东西，不管腿有多痛，他都不会用那些东西。

热敷纾解了他小腿上的痉挛，而只要她让他忙着想其它事，他也会忘了对那些伤疤的尴尬。

当然他对他身体的其它部分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甚至还有些爱现呢。莉雅身穿粉白相间的高领睡衣和搭配的睡袍，克林却一丝不挂。他双手枕在脑后，当他又长叹一声后，她决定她的丈夫在她面前是百无禁忌……而且满足的。

“我承认凯恩是有些像无头苍蝇，但那也是因为摩根有可能涉嫌嘛。”

“有些？你在开玩笑吧，克林。他抓起他老婆一把丢进马车里，然后就一路飞驰追着凯琳到公园去了。”

克林为那景象咧嘴笑起来。“好吧，他是着慌了，我可没有。”

她毫不淑女地哼一声。“那我是没看见你跳上他们的马车以免没赶上喽？”

“有备无患嘛。”

“应该是杞人忧天。”她说道。“如果你和凯恩真赶上了，凯琳大概要丢脸丢死了。”

所幸摩根在她的哥哥们找到她前，就送她回到家。不过，这其实全是我的错。”

“错在哪里呢？”

“我搞得大家鸡飞狗跳。”她承认道。“我不该把你的家人弄得紧张兮兮

的。”

“他们也是你的家人。”他提醒她。

她点头。“你为什么会认为蓓莉拒绝过摩根呢？”

话题急转直下，克林却不以为意，他已逐渐习惯他老婆跳跃式的思考了。她是个极端理性的女人，又聪明得紧，为此他再也不小觑她的任何意见了。如果她还无法确信尼尔就是凶手，他也不会断然相信。

“摩根已债台高筑，也很可能会失去他的产业。”

“你从何得知的呢？”

“理察告诉我的。”他答道。“或许蓓莉认为她可以找更好的人选。”

“嗯，”雅莉说道。“不无可能。”

“甜心，我们上床睡觉吧。”

她下床将水盆搁到窗边的长条椅上，然后拿过他腿上的湿布折好，放到水盆边。

“克林，你会为我想告诉你蓓莉的事，而你却不肯听而内疚吗？”

“天，没错，我是内疚。每次你要讲，我都告诉你别管闲事。”

“很好。”

他睁开一双眼睛看她。“很好？你要我内疚？”

她微微一笑。“正是。”她脱下睡袍搁在床沿，她一派认真的模样。“你究竟想‘协商’什么？”

“关于我们睡觉的安排。我要整晚睡在你的床上，克林，争论不会有好处的。”

莉雅停止解扣子，急忙跳上床。她认为如果她已经在他旁边躺好，克林会比较难以拒绝她的要求。她拉好盖被、拍松枕头后说道：“如果‘内疚’不管用，我还打算提醒你我目前的‘非常时期’你总不至于拒绝你孩子的母亲吧。”

克林笑起来，他翻身侧躺揽着他的妻子。“你是个难缠的小谈判者。”他懒洋洋地说道。“爱，不是我不要你和我睡，而是我一个晚上要上下好几次床，我不想吵醒你。

“你需要休息。”

“你不会吵醒我的。”她答道。“今天我收到了院长的来信，”她又改变了话题。

“我把它放在你桌上要给你看。史东赫文的玫瑰开始开花了，也许明年你带我去看我们的城堡时，花会开得更美。那会是很美的景观呢，夫君。”

她又挨近他一些。“院长从银行拿到那些基金了。我向来没怀疑过她的能力，如果她愿意，可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克林听了这消息很高兴，他不希望将军得到莉雅继承的任何一丁点儿财产。“狄先生可以不用担心了，”他说道。“钱一旦安全地放在银行……”

“老天，克林，你该不会认为院长会把钱送来给我们吧？”

“我的确……”

她的笑声打断了他。“什么事这么有趣？”

“把钱从将军那里拿走一点也不难，不过要从院长那里拿可就不大可能啦。”

“为什么？”他一脸的茫然不解。

“因为她是个修女，”她答道。“而修女们最擅于‘募集’金钱，她们绝

不会漏掉一毛钱。将军根本比不上院长，你也一样，夫君。是上帝使她们获得那些钱的，”她接着说道：“此外，它是个礼物，记得吗？而她们当然也会把钱好好运用的。至于狄先生，他会不高兴一阵子，然后他就会忘记。”

克林俯身吻她。“我爱你，莉雅。”

她一直在等他这句告白，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或许你是有点爱我，但是当然不如纳山爱莎娜那么多。”

她的话让他吃了一惊，他用一肘撑住上身好看着她的表情。她没在微笑，但眼中闪过一抹错不了的光芒。这个小女人又在搞把戏了。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她丝毫不为他低吼似的声音和皱在一起的眉头所动。“我又在谈判了。”她解释道。

“这回你又要些什么啦？”克林几乎无法维持皱眉的表情，他想笑。

“你和纳山要用国王给莎娜的礼物，因此我请示……不，是要求你们要从我继承的财产中取用相等的数额。这才算公平，克林。”

“莉雅……”

“我不喜欢被轻视，丈夫。”

“轻视？你这念头又是打哪来的呀？”

“我现在真的很累了。想想我所请求的公平，明天告诉我答案。晚安，克林。”

请求？这字眼使他发笑。她是“命令”，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他觉得她已下决心固执到底，绝不轻易作罢。而从她的口气中，他也知道自认被轻视的她感情上已受了伤害。

“我会想想看。”他终于承诺道。

她没听见，她早已睡熟了。克林吹熄蜡烛，拉他的妻子靠近他，没几分钟也睡着了。

楼下还有人尚未上床休息，富恩还在为他妹妹善后。他原先指派给玫恩掸大厅灰尘的工作，现在努力弄干净她漏掉的地方。富恩是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而在他两个妹妹熟悉此处的习惯前，他会继续检查她们工作的成果，确定一切都合于他的标准。

到了凌晨一点他才终于把大厅弄好，并吹熄蜡烛。他刚走到廊上，大门便传来一阵砰砰的敲门声。

由于夜已深，富恩没有直接开门，而是从边窗往外瞥，见门外是他主人的朋友，这才开了门。

安摩根冲进屋里。富恩未及说明克林与莉雅已经休息，摩根已开口说道：“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但这是紧急事件，我得马上见克林一面。理察爵士再一会儿就会过来。”

“但我家主人已经上床睡觉了。”富恩迟疑道。

“去叫醒他。”摩根命令道，接着语气又放柔了下来：“我们碰上了危机，他会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的。快去吧，老兄，理察马上就来。”

富恩没和伯爵争论，他立即转身上楼。摩根跟在他后面，富恩认为他是想在图书室等，半转过身想请他在楼下大厅等就好了。

他的头部爆发一阵白热化的剧痛。没有发出警告的时间，也没有反抗的力量，落在富恩后脑的那一击使他跌入黑暗之中。

他往后跌。摩根攫住他的腋下，以免他跌下楼梯制造噪音，然后又将

他挂在扶栏上。

他站在那里端详管家好半晌，确定他不只是被吓着后，满意地点点头，将注意力转向更重要的任务上。

他爬上楼梯。一个口袋里装的是要用在莉雅身上的匕首，另一个则是装着对付克林的手枪。

兴奋并没有使他变得大意。他早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将他的计划演练至毫无瑕疵的地步了。

莉雅没和她丈夫同床，这是他第一次来拜访克林时发现的。当时他在书房门外碰见莉雅，听见她说要回她的房间拿东西，并看着她沿着走廊经过第一扇门进入第二扇。他将之记下以备日后不时之需，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机。

他打算先杀莉雅。他们两人的房间之间必定有相通的门，若没有走廊上的也一样。

他要让莉雅尖叫出她的恐惧和痛苦，引克林冲进来救他心爱的妻子。摩根会等他看见这一幕，看见莉雅体内涌出的鲜血。一旦他眼中出现惊骇而无助的神情，他便以一发命中心脏的子弹结束他的生命。

克林本应慢慢、痛苦地死去，但摩根不敢冒险。克林是个危险人物，这个理由便足以使他决定速战速决。

不过，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将死前的那个表情，也就足够摩根回味许久许久了。

他轻巧如猫地经过书房，然后是第一个卧室的门，直至到了他曾见莉雅打开的门前才恢复正常呼吸。

他冷静自持，而且蓄势待发。然而他仍等待着，兀自沉浸在斯待的喜悦中。他倾听着岑寂……等待……任高热攫获他、燃烧他，给他力量。

他们两个都该死。莉雅当然是因为她是女人，而克林则是为了毁了他在国防部的机会的缘故。没错，如果克林和他一起出那趟任务，他便不会在见到那法国人的女儿时失去控制，不会注意到她的皮肤看起来有多光滑，以及她眼中那脆弱纯真的神采。他会控制住用手中的利刃插入碰触的冲动……但克林并未和他一起去，而这一回幸运女神也和他作对。那个父亲比预定的时间早回来。撞见了正将他的利刃插出、插入抽出，沈溺于无上极乐之中的他。如果克林和他一起去了；现在那对父女还会好好活着，而他也控制住自己……是的，是的。他应该会……而，噢，上帝，她是如此甜蜜……

她的身躯在他的刃尖上感觉就像奶油般嫩滑，他知道莉雅的也同样柔软。她温热滑腻的鲜血将喷在他的双手上，就像他的精液一般温热滑腻……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理察告诉他克林和他都认为他不适合做他们的工作，摩根假装很失望，实则内心怒火熊熊。他们竟敢藐视他？他们敢？

他当场便决定杀了他们两个。他向来擅长计划，克林和理察将死于悲剧性的意外事件。然而今天和克林的妹妹在公园骑马，她告诉他莉雅企图说服她别出门后，计划有了改变。

那愚蠢的小丫头什么都告诉他了，摩根因而知道他们已开始怀疑他。根本没有任何足以证明他和那些女人间的关联的证据存在……不是吗？不，不，他不能如此怀疑自己，他精明狡猾得不容任何破绽存在。他会先杀了莉雅享受那全然的喜悦，然后是克林。最后在出去时，他会确定那管家再无法醒来。

没人能怀疑到他身上，他有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今晚“一整晚”都和洛琳那只母狗在一起，她会告诉每一个问她的人他一直没离开她的床，而这全拜他在她琴酒里加的那一大剂鸦片酊之赐。

哦，是的，他想到了每个细节。他露出满足的微笑，抽出口袋内的匕首伸手探向门把。

克林听见了门开时的吱呀声。他在不适中醒来，正想下床走走以祛除腿部的抽痛时，那模糊的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没再等其它声音出现，所有的直觉都在发出警告。有人在莉雅房里，而且那绝非他的仆役之一，他们绝不会未经准许便擅入他们的卧室的。

克林动作迅如闪电，却没发出半点声响。他取出床旁小几抽屉中装了子弹的手枪，再趑回他的妻子身边，一手捂住她的嘴将她拉向他，月光和手枪都对准两个卧房间相通的门。

莉雅乍然清醒过来。透窗而入的明亮月光使她看见丈夫脸上骇人的表情，她思绪霎时活跃起来，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克林终于移开捂住她的手，示意她到房间另一头去。

他始终没正眼看她，注意力一径集中在通往她卧房的门上。

她想走在他前面，他却攫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到他身后，和她一同退向房间的另一边，然后将她推进墙壁和壁橱间的隙缝中。他站在她的正前方，保护她不受正面攻击。

她完全不晓得他们在那儿站了多久，感觉上像是永恒那么久，而实际却可能只有几分钟。

然后门缓缓开启，一个人影投射在地毯上，闯入者并未悄悄潜入卧房，而是以恶魔般的速度和决心跑着进来。他低沉疯狂的咆哮令莉雅的背脊一阵冷颤直窜而来，她紧闭双眼开始祈祷。

摩根一手高举着匕首，另一手紧握手枪。由于他是跑着进来的，因而几乎到了床边他才发觉床是空的。他那原本已相当可怕、非人类的低咆哮突然变得像是头失去唾手可得的猎物般肉食动物愤怒的吼叫。甚至在未转身前，摩根便已知道克林正等着他……也知道他至多只有一秒的时间能救自己。而对像他这么聪明、优秀的人而言，一秒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毕竟他是无可匹敌的。他迅速一个转身，手枪在握，他的手指爱抚着扳机……

他的死亡在瞬息间开始、结束。克林手枪中的子弹自摩根的左太阳穴射入他的头部。

他颓然倒在地板上，两眼大睁，武器仍紧握双手中。

“别出来，莉雅。”

克林的命令严厉而简洁。她点头，继而想起他背对她根本看不见她。她一径紧压着腹部的双手开始作痛。她强自放松它们。

“小心。”她的声音轻得连她自己都怀疑克林根本听不到。

他走到尸体旁边，踢开摩根手中的枪，屈膝蹲下确定他是真的死了。然后他长呼一口气，心跳如雷。“混帐东西。”

他起身趑回莉雅身边，对她伸出双臂。她从角落里跑出来，眼睛盯着摩根缓缓地走向她丈夫。克林将她揽入怀中，挡住她的视线。

“别看她。”他命令道。

“他死了吗？”

“没错。”

“你是真的要杀他吗？”

“他妈的，当然是。”

她偎在他身侧，克林感觉得到她在颤抖。“都结束了，甜心。他再也无法伤害任何人了。”

“你确定了他死了吗？”她发颤的嗓音中满是忧虑。

“我确定。”他答道，口气依然因愤怒而严厉。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克林先深吸一口气镇定下来才开口答道：“这只是一种反应。”他说道。

“这混帐东西是有预谋而来的，莉雅，如果你是睡在你房里……”

他说不下去，她可能发生的事骇人得令他无法去想。

莉雅拉起她丈夫的手，领他走向床边，轻推他的肩要他坐下。“但是由于你的直觉，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听到了他在另一个房间的声音，对不对？”

她的轻声细语含有安抚的意味，克林不得不摇摇头。他的妻子正在安慰他……而天可怜见，他确实需要它。

“把睡袍穿上，甜心，我不要你冻坏了。你还好吗？”说着他将她拉到他膝上坐下。

“是的，”她答道。“你呢？”

“莉雅，要是你有个万一，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我也爱你，克林。”

她的告白抚慰了他。他咕哝地表达了他的喜悦，他把她抱下来放在身旁的床上。

他再深呼吸一次后站起身来。“我去叫醒富恩，要他去找理察来。坐在这儿别动，直到……”

见她一跃而起使他打住讲了一半的话。“我和你去，我不想留在这儿……看着他。”

“好吧，爱。”他以手臂环住她的肩走向门口。

她又开始打颤，克林不要她再害怕了。

“你不是说过摩根很有魅力吗？”

她惊喘一声。“我当然没说过这种话。是凯琳觉得他很迷人，我可从没有这种想法。”

克林没有反驳。他认为此刻并不适合提醒她她还曾把摩根列入她的结婚名单中，这么说只会使她更难受。

他这么说只是想在他们绕过尸体走向门口时转移她的注意，这办法还挺管用的。莉雅甚至没瞧摩根一眼，她正专心对她丈夫皱眉，脸上也恢复了血色。

“打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开始怀疑摩根了。”她宣称道。“呃，几乎是第一次见面开始啦。”见克林一副无法置信的表情，她连忙补充道。

他没和她争论。他们出了走廊他才发觉自己未着一丝半缕。他蜷回房里套上一条长裤，然后扯下床单盖在摩根身上。他不要莉雅再看见这混帐的脸，他自己也一样。

富恩不在他的房里，他们发现他趴在靠近门厅的楼梯扶栏上。管家的情况远比摩根的死更让莉雅难过。她紧抓着富恩的手放声痛哭，直到克林说

服她相信管家只是被敲昏了而已。当富恩发出一声呻吟时，她已经控制住自己了。

一小时后，屋内挤满了访客。克林到街上招了一部出租马车，要车夫把理察爵士、凯恩和纳山接来，他们在相距不到五分钟内就全到齐了。

理察先问富恩问题，然后送他上床。莉雅坐在软椅上，两旁各坐着纳山和凯恩，两人都争着要安慰她。由于深为他们的关切感动，她只好忍受纳山笨拙、过于用力的拍抚和凯恩那听不出什么意思的安慰语。

克林走进大厅见到这三人不自觉大摇其头，他几乎找不到他老婆，凯恩和纳山的宽肩已快把她完全挤扁了。

“纳山，我老婆没法呼吸了，让开。你也一样，凯恩。”

“我们正在给她适时的安慰。”凯恩宣称道。

“正是。”纳山同意道。

“你一定受到惊吓了，公主。”理察爵士站在门口说道。他匆匆走进来，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局长一副刚从床上被挖起来的模样，不但头发倒竖，衬衫下摆只有一部分塞在裤腰里，连脚上的鞋也不是同一双。两只鞋虽然都是黑色，但一只只有穗饰，另一只却没有。

“它当然是个惊吓了。”凯恩宣称道。

纳山又安慰地拍拍她的膝盖。莉雅望着克林，她眼中跃动的眸光告诉她她快笑出来了。他认为她是在微笑，但又无法确定，因为她下半部的脸被凯恩和纳山的肩膀遮住了。

“起来，纳山，我要和我老婆在一块儿。”

纳山又给她最后一拍才挪到另一张椅子上。克林连忙坐下，将她揽在身边。

“你是怎么杀了他的？”随后纳山问道。

凯恩指指莉雅，对他的大舅子摇摇头。她没看见那动作，而既然似乎没人要回答纳山，她决定自己来。“干净利落的一枪，直接射穿左太阳穴。”她说道。

“克林的枪法向来神乎其技。”理察爵士赞道。

“你为凶手是摩根感到惊讶吗，理察爵士？”她问道。

局长点点头。“我从没想过他竟然如此邪恶。上帝，我还把他安插到克林的部门工作呢。上回他把一桩任务搞砸我就认为他不适合做这行，他的无能害死了一对父女。”

“或许那根本不是无能。”克林说道。“理察，你告诉过我那个女儿是意外出现的，现在我开始怀疑是摩根下手杀了她的。他的报告不是已归档了吗？”

理察往前倾身。“我会查出真相。”他宣称道。“以上帝之名。另外，我也怀疑他今晚采取行动是基于什么理由？他怎么突然出来想杀莉雅？原来习惯把女人引诱到某个秘密场所的他，竟然来这里抓她，或许他是穷极无聊了。”

“凯琳或许是他冒险一试的原因。”凯恩插进来说道。“她一定告诉过摩根，莉雅曾阻止她和他一块去溜马。凯琳的确有张大嘴巴。或许摩根据此便得到我们可能已在怀疑他的结论了。”

纳山摇头。“那混球是疯了。”

克林对这句评语再同意不过。“他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冲进房里时，我就认为他已经疯了。”

“他已经上瘾了。”凯恩以强调的口吻说道。

这句话令莉雅震惊莫名，她无法想象竟然有人会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

“要不是他今晚现身，我们说不定还没办法发现事实呢。”纳山说道。“而尼尔也会为了两桩他没犯的罪而锒铛入狱。”

“摩根和罗萍夫人有什么瓜葛呢？他是和她有非同寻常的关系，或只是随意挑中她的？”莉雅问道。

这问题没有人马上有答案，理察决定推理一下。“子爵和他的夫人之间有问题是很明显的，也许摩根正是抓住了罗萍的弱点，毕竟秘密仰慕者送的礼物和信笺是很令人兴奋的惊喜。”

“无论如何，我们总会逮到摩根的。”凯恩说道。“他越控制不住自己，就越会犯下更多的错误。”

“凯琳还认为他很迷人呢。”

纳山大皱其眉的说这句话。凯恩点点头。

“是啊，”克林慢吞吞地说道。“他真是不折不扣的女性杀手。”

第十八章

自摩根死后已数月，莉雅却仍至少一天要想那可怕的男人一次。院长曾训诲她要为罪人的灵魂祈祷，因为他们比圣徒更需要祷告，然而莉雅仍无法教自己为摩根祈祷。她试着将那恐怖的一夜抛到脑后，不过却从没忘记蓓莉。每晚上床前，她都会为蓓莉祈祷一番，还有罗萍。她深信她们俩已受尽磨难，如今正和造物主一同在天堂。

纳山和莎娜正准备回他们在岛上的家。凯恩邀请了莉雅和克林到他们家和其它家人吃顿饯别晚餐。菜肴精美而且色香味俱全，但洁玉却在上第二道菜时脸色发青，突然跳起来冲出餐厅。凯恩对妻子的不适没表示多少同情，反而露出男性自大的笑容。

凯恩平常不是这么迟钝的人，而且莉雅问他何以一点都不关心他妻子的健康时，他只是把嘴咧得更开，接着才解释说洁玉又怀孕了，在兴奋之余，她特地交代丈夫对她早晚必然会有不适不准小题大做。

结果是凯恩的肩膀被猛拍一阵，大伙儿也干杯了好几回。然后纳山和克林各自带着他们的妻子进入客厅。

莎娜被滕斯唤上楼上去喂她那没有半点耐心的女儿。莉雅坐在她丈夫身旁听两个合伙人谈公事。话题转到公司最近的大笔进帐上，纳山声大如雷地要求知道钱打哪儿来。

莉雅很能理解纳山的反应，他以为克林又回去为理察卖命了。

克林解释由于他们用莎娜继承的钱却不用莉雅的，令她有被瞧不起的感觉。

“这笔进帐正好是我们贪得无厌的摄政王没决定将之据为己有的话，莎娜会得到的数额。”克林说道。

纳山摇头。“莉雅，你送娇安的礼物就已经太贵重了。”他抬眼看搁在壁炉上、他最爱的翡翠号的复制模型。

克林也抬头看了一下，见纳山把船模型摆在那儿不觉微微一笑。“它真美，不是吗？”

“你可以不必再对着它流口水啦，”纳山咧嘴笑道。“我们要把它带回家去。”

“我真高兴你喜欢它。”莉雅说道。她转身正想跟克林说她可以再请画匠再为他另制一艘，纳山却打断她，说他和克林已毋须用到她的钱，他们的财务已完全上轨道了。

“把钱用在克林为你买的房子上吧。”他建议道。

她摇摇头。“我丈夫用保险金买下了它，纳山，而城堡又不需要多做什么改动或增减。我希望你们走前能去看看，它离我们租的屋子只有一条街远，而且又大又有好多的房间。”

克林将视线由那模型移回他妻子身上。“那并不是城堡，甜心。”

“喔，但它是呀。”她争辩道。“它是我们家，克林，因此，是我们的城堡。”

这种逻辑虽教人困惑，他却无法反驳。“所以现在我有了两座城堡。”他笑道。

“和一个公主。”

他伸长双腿，手臂揽着他的妻子。纳山本想继续那笔钱的辩论，然而未几便了解莉雅对此事是绝不让步的。

他终于接受了挫败。“天杀的。”他喃喃咒道。

“现在又怎么了？”克林问道。

“如果早知道你老婆这份大礼，我就不会提议卖掉一些股份了。你查出是谁拥有那些股份了吗？或许我们可以把它们买回来。”

克林摇头。“狄马修不会说的，”他解释道。“他说那会使他失信于他的客户。”

“让我和他谈一谈。”纳山建议道。“只要我和他独处个五分钟，保证他一定告诉我们。”

莉雅马上试着要安抚纳山的火气。“狄先生是个有原则的人，我父亲绝不会和一个没荣誉感的人打交道的。我是他的女儿，纳山，因此我对他也有十足信心。我愿意拿我的每一分钱赌你绝对没办法使他改变信念，你还是放弃了吧。”

“克林和我有权知道持股人是谁。”纳山争论道。

克林听着不觉打了个大呵欠，但他妻子刚刚说的一句话突然吸引住他全副的注意力。

她是他父亲的女儿。克林睁开双眼，目光又缓缓转向那艘船。

他想起放在他父亲壁炉架上的那个城堡模型……以及莉雅的父亲将借条放在模型里的小把戏。

然后他知道了。她的确是她父亲的女儿，股票凭证就藏在那艘船里面。这个发现令他大吃一惊，他转向他的妻子时仍是一脸茫然。

“怎么了，克林？”

“你不会对我说谎吧，甜心？”

“不，当然不会。”

“你是怎么做的？”

“做什么？”

“你并没有那些股票。我问过狄先生，他告诉我你没买，而你也告诉我你没有。”

“我是没有。看在老天分上，为什么……”

克林指向船时她住了口，知道她丈夫终于猜到了事实。

她已怀了整整六个月的身孕，也一天天变得迟缓起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动作迅速的。她急急站来走向门口。“我去看看莎娜，我真爱抱小娇安，她的笑容真是可爱极了。”

“回这边来。”

“我想最好不要，克林。”

“我要和你说话，现在。”

“克林，你不该惹你老婆不快。老天，她正身怀六甲哩。”

“看看她，纳山，你觉得她像是不高兴的样子吗？在我看来倒像有罪恶感的模样。”

莉雅让她丈夫看见她生气的表情，又走回软椅前，纳山对她眨眨眼睛。她叠起双手，对她丈夫大皱其眉。“你最好别生气，克林，我们的宝宝可能会不高兴喔。”

“但是你没有不高兴吧，甜心？”

“没有。”

他拍拍他身旁的座位，她坐下来抚平衣摆。

她盯着地板，他则盯着她。“它们在船里面，对不对？”

“什么在船里面？”纳山问道。

“股票。”克林答道。“莉雅，我问了你一个问题，拜托你回答我。”

“是的，它们在船里面。”

他顿感释然，股份没被个陌生人买走令他高兴得真想大笑。

莉雅脸蛋微红。“你是怎么做的？”他问道。

“做什么？”

“它们是用我的名义吗？我从没想到问狄先生那个问题，我拥有它们吧？”

“不。”

“或者用的是纳山的名义？”

“不是。”

他等着她自己招认，她却一直固执地保持沉默。纳山已经完全胡涂了。

“我只是想和持股人谈谈，莉雅，看看他愿不愿意把它们卖回给我。我不会用威胁手段的。”

“持股者没法和你谈，纳山，而且你去买回那些股份就法律规定而言也是不可能的……至少不是现在。”

她转回去看她丈夫。“我承认我是插手干涉了一些，夫君，但我也要提醒你那时你对我的财产态度顽固得像头驴，我只好玩个花样了。”

“就像你父亲。”他顶她一句。

“没错，”她同意道。“像我父亲一样。他不会生我的气，你会吗？”她再度问道。

克林无法不注意到他的妻子似乎不太为这可能性担心。她绽出一抹微

笑，那灿烂的笑容令他不禁屏息。她总有一天会把他搞疯，而他却无法想象比它更美妙的事。

他俯身吻她。“去和莎娜道别吧，然后我们就要回我们的‘城堡’去了。我的腿需要你的安慰。”

“克林，这是我头一次听你提到你的腿呢。”纳山插口道。

“他不再那么敏感了，毕竟他的腿痛救了我们的命。如果不是抽痛让他醒过来，或许他就不会听见摩根的声音了。院长总告诉我凡事都有道理在，我相信她是对的。或许那鲨鱼咬你一口，是要让你能救我和我们的儿子。”

“我要有个儿子了吗？”克林问道，莉雅一派认真的口气令他微笑起来。

“喔，是的，我相信是。”她答道。

克林两眼往上翻。“你给他取名字了吗？”

她眼中又是光芒闪闪。“我们应该叫他‘海豚’或是‘火龙’。”这两个名字都很合适，毕竟，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莉雅起身离开房间，留下她丈夫兀自在那儿笑着。她拍拍她膨胀的肚子，低声说道：“你对我微笑，表现出温柔的一面时，我就叫你海豚，而如果你使性子发脾气时，我就知道你又变成我的‘火龙’了。我一定会全心爱你。”

“她在那儿嘀咕些什么？”纳山问克林。

两上男人目送莉雅上楼梯。“她在和我儿子说话。”克林说道。“她似乎认为他听得见她说话。”

纳山闻言大笑起来，他从没听说过这么荒谬的事情。

克林起身走向壁炉。他找到了巧妙地藏在船边的一个活板门内的门子并打开它，所有的股票都卷起来用一条粉红色的丝带绑着。

纳山看着他那些证券拿出来打开，看着上面持股人的姓名。

然后克林爆笑出声，纳山站了起来，他快好奇死了。“持股人是谁，克林？告诉我名字，我去和他谈谈。”

“莉雅说那人没法和你谈是对的，看来你只好耐心等啦。”

“等多久？”纳山追问道。

克林把股票递给他的合伙人。“我想大概要等到你女儿学会说话的时候。它们用的全是娇安的名字，纳山。我们两个都不能把股份买回来。因为我们俩都被指定为执行代理人了。”

纳山惊异不已。“但她怎么知道呢，股票在她和莎娜及娇安见面之前就卖掉了呀。”

“你在信里告诉过我你女儿的名字。”克林提醒他的好友。

纳山坐了下来，脸上缓缓露出微笑。“公司再也不必担心会有外人来干涉了。”

“你上哪儿去啊，克林？”见他的合伙人走出去，纳山赶忙又问道。

“回我的城堡，”克林说道。“带着我的公主一起。”

他步上楼梯要去找她。她悦耳的笑声传至他耳畔，他停下脚步让她的喜悦冲刷过他。

公主驯服了龙。

然而龙仍是赢家，他俘虏了公主的爱。

他满足了。

全书完

